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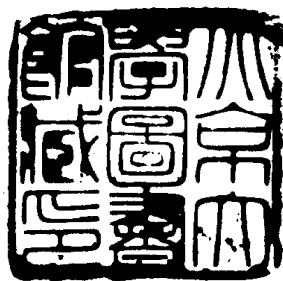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三四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2374/1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三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6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三四冊目次

子部·兵家類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二十卷(二)

〔明〕黃道周註斷 周亮輔增補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六年本立堂刻本

左略一卷

〔明〕曾益輯

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元年刻本

金湯借箸十三卷

〔明〕周鑑輯著 李長科校訂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吳壽格鈔本

左氏兵法測要二十卷首二卷

〔明〕宋徵璧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劍閣齋刻本

一

一五一

一六五

三五四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

百將傳二十卷(二)

〔明〕黃道周註斷 周亮輔增補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六年本

立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廣名將譜

十七卷》提要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十一

古岡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增補

郭子儀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也長七八二寸以武舉異
等遷單于副都護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詔子儀充
朔方節度使與李光弼合兵東討破賊將史思明於
沙河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
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及與戰未決因戮一部將
廣有將傳

以狗上懼殊死鬪遂破之斬獲甚衆於是書揚兵夜
擣壘賊不得息氣益老乃與李光弼等擊賊嘉山斬
首四萬級思明跳奔補陵於是河北諸郡往往斬賊
首以迎王師方北圖范陽會哥舒翰敗天子入蜀太
子即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光弼率步騎五萬赴行
在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總節度俄從元帥廣平
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是戰李嗣業以長刀突
出斬賊數十騎回紇以騎兵繚賊背夾攻之斬首六
萬級賊將張通儒夜亡陝郡翼日工入京師老幼來

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王休士三日遂東出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十萬屯睢陽通儒旌旗鉦鼓經百餘里師至新店賊已陣于儀遺二隊逐之又悉軍橫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却會副業率回紇從後擊塵飛矢集賊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屍相屬于道嚴莊等挾慶緒走保相州王師遂收東都於是河東河西河南郡縣悉平入朝帝遣迎壩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之力也帝復命九節度使大舉討安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踴躍但用魚朝恩爲觀軍容使而不主帥子儀自杏園濟河圍衛州慶緒分其衆爲三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士伏壁內誠曰吾却賊必乘壘若等渠而射既戰爲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賊震駭王師整而奮斬首四萬執安慶和收衛州連營進圍相州引漳水灌城浸二時不能破城中糧盡人相食慶緒求救于思明思明自魏來光弼前軍遇之戰鄆南勝負相當子儀督後軍未及戰會大風拔去晝晦睦步不能相物色於是王師南潰賊亦走時王師衆而無統進退頗望責功不

專是以及於敗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落之故帝以李光弼代子儀領朔方軍子儀雖失軍無少望于朝廷議者謂子儀有社稷功而孽地首鼠乃置散地非所宜帝亦悟及李光弼敗中山朝廷憂賊合而少年新將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爲兵馬副元帥進封汾陽郡王屯絳州時帝不豫引見卧內曰河東事一以委卿子儀嗚咽流涕出至屯誅首惡數十人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制因罷子儀副元帥子儀懼乃盡哀唐宗所賜詔赦千餘篇上言之以自明帝詔曰朕不德貽大臣憂朕甚自愧自今公無有殺廣德二年僕因懷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入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功奉天帝問計所出子儀曰無能爲也懷恩本臣裨將雖慄悍然素失士心今能爲亂者因恩歸之人劫與俱來且皆臣故部曲素以恩信結彼忍以刃相向乎帝曰善激怒邠州光驅至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雖彼下索德我善殺之當自勞二因下令敢言戰者斬擊賊之賊果遁去

渾口刺等三十萬掠涇州由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
大震帝命李忠臣李光弼諸將等各屯要害自將屯
宛中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敵騎圍已合
乃使李國臣等諸將各當一面身自率鎧騎二千出
人陣中回紇怪問是誰報曰郭令公回紇曰令公存
乎懷恩言天可汗素天下令公卽世中國無主故我
從以來今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報曰天子萬壽回紇
悟曰懷恩欺我子儀使人諭敵曰昔回紇涉萬里
大驚助復二京我與花華休戚同之今乃棄舊好助
叛臣一何愚也彼背主棄親於回紇何有回紇曰本
謂令公亡不然而何以至此今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將
出左右諫曰戎狄野心不可信子儀曰敵衆數十倍
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騎五百從又不
聽卽傳呼曰令公來敵皆持滿待子儀以數十騎出
見其大口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忍忘忠誼而
至是耶回紇舍兵下馬羅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卽召
與飲遺錦綵結歡誓如初因曰吐蕃本吾甥舅國
相負而來棄親也馬牛被數百里公等苦倒戈乘之

若取一芥是謂天賜不可失且逐戎得利與我繼好
不兩善乎會懷恩暴死群敵無所統一遂許諸吐蕃
疑之夜引去子儀遣將白元光合回紇衆追踰大軍
繼之破吐蕃十萬于靈武西原後回紇赤心遣人請
市馬萬匹有司以財乏止市千匹子儀曰回紇有大
功宜答其意况中原須馬臣請內一歲俸佐馬直詔
不聽人許其忠帝嘗與語吐蕃方強慷慨至流涕退
因上書曰朔方國之北門西禦犬戎北虞獫狁天寶
中戰士十萬馬三萬匹僅支一隅自先帝受命靈武
戰士從陛下征討無寧歲頃以懷恩之亂殘傷凋耗
十存二三今吐蕃兼吞河隴雜羌渾之衆每深入議
郊將何以安臣惟陛下不制勝耳力非不足但簡練
不至進退未一待淹師老地廣勢分願於諸道料精
卒滿五萬者剋也北邊則制勝可必也竊惟河南河
北江淮大鎮數萬小者數千殫屈廩給未始寬擇臣
請遣付關中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至長久
之策也德宗嗣位賜號尚父建中八十五子儀事上
誠御下恕賞罰必信遣李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棄

取不常然奉詔旨即日就道無纖芥顧望故譏問不行破吐蕃靈州而朝恩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懼有變及入見帝唁之即號泣曰臣久主共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人今發先人墓此天譴非人患也朝恩又嘗約子儀修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於公其下衷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子儀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田承嗣傲狠不軌子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其使曰茲膝不

斷曰

郭公子儀為唐名將安史亂時天下板蕩西蜀蒙塵靈武草創時事之難少得多喪子儀一身獨當其九屢敗思明祿山時向每戰有功長安無恙強暴易懲難當讒謗詔到即行罷兵放纖芥不存尚發父葬及敵寇邊驚無人仗再起子儀安敢辭

諫敵一見形早拜于帳所以功名無出其上

李抱真

李抱真字太元沉慮而剛兄抱玉屬以軍事授汾州別駕僕固懷恩反陷焉挺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回紇所將朔方兵猜憂之召抱真問狀抱真曰郭子儀嘗領朔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曰子儀為魚朝恩所殺今起而用之是伐其謀兵可不戰解也帝從之起子儀既而懷恩敗一如抱真策因遷澤潞節度留後抱真策山東有變澤潞戰伐後賊重人困軍伍

廣雅釋義

卷之五

七

潤利乃籍戶三十擇一蠲其租徭給弓矢令閒月約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賈比三年皆為精兵舉所部得戍卒二萬既不縻于官而府庫實乃曰軍可用矣縉甲淬兵遂雄山東初田悅反圍邢及臨洛詔抱真往救之斬其楊朝光遂解臨洛邢之圍復與悅戰洹水走之會朱滔王武俊反救悅抱真退保魏帝倉卒狩奉天問諸將皆哭各引麾下還屯此時李希烈陷汴李納反鄆李懷光相次反河中抱真獨以數州截然獨絕諸叛中離沮其姦為國終

所憚。朱滔悉幽薊兵與回紇圍貝州。以悉朱泚而希烈既稱名號。則欲臣置諸叛。衆稍離。天子下罪已詔。並赦群盜。抱真乃遣客以大義說武俊。合從擊泚。武俊許諾。而內猶豫。抱真將自造其壁。諉軍事於盧元卿。曰。吾此行繫時安危。使遂不還。部勒以聽。天子命惟子厲兵東向。雪吾之耻。亦惟子。即以數騎馳入見武俊。曰。泚希烈爭竊帝號。滔攻貝州。其志皆欲自肆於天下。足下既不能與競。長雄捨九葉天子而臣反。嗚呼。且歸壽罪已。禹易之心也。方上暴露。播越。公能自安乎。因持武俊泣下。武俊亦泣。左右皆泣。退卧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乃益恭指心誓天。曰。此身已許公死矣。食迄約爲兄弟。而別旦日合戰。大破酒經城。進檢校司空。抱真喜。士聞世賢者必欲與之遊。雖小善皆畢。甲薛厚幣邀致之。至無可錄。徐徐以禮謝。好方士。因餌月而卒。

曰

懷恩造反。挑敵出頭。抱真不念。逃歸獻壽。令公請起。以伐其謀。果如所。等懷恩敗。羞山東有變。兵賦。

早求三十。擇一二萬已。優田悅初反。邢洛皆仇。希烈李納復反。邢州懷光相次。河中虔劉抱真忠勇。獨自挺矛。離汨潰叛。賊不自由。朱泚之反。名號已浮。馳說武俊。帝焉可倖。武俊感憤。合兵以救盡力。若此爲臣之尤。

李晟

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洮人。年十八事河西王忠嗣。從擊吐蕃。悍曰。棄城殺傷士卒甚衆。忠嗣怒。募善射者。晟拔一矢。墮之三。軍譁奮。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

大曆初。吐蕃寇靈州。李抱玉表晟爲右將軍。授以兵五千。擊之。晟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千人。由大震關趨臨洮。屠定泰堡。執其帥慕容谷鍾。敵乃解法。馬璘與吐蕃戰。益倉敗績。晟率游兵援璘。以歸。璘內忌晟威畧。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晟爲神策先鋒。與河東馬燧。昭義李抱真合兵攻之。故乘水渡洛水。燧又戰洹水。悅大敗。遂進攻魏。朱滔王武俊之。因陳日知於趙州也。抱真分兵二千戍邢。燧怒。欲班師。晟曰。奉詔東討者。吾三帥也。邢乃趙之北壘。今賊。

以兵加趙是邢有晝夜受李公分兵守之不為過公
奈何遽引去。燧悟釋然。然即造抱重壘與交歡。晨建
言以兵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圍范陽。則武俊等當
捨趙帝壯之。俾晨自魏引而北。武俊果解去。會帝出
奉天。有詔召晨即日治嚴。而孝忠以軍介二盜間。倚
晨為重。數止晨無西。晨語衆曰。天子播越。人臣當百
舍一息。義武欲止吾。吾當以子為質。乃以憑約晉并
遣良馬。孝忠有親將謂晨解玉帶遺之。使喻孝忠。
乃得輪飛狐次代州。詔迎拜神策行營節度使。進臨
渭。晨北望東渭橋。所過無蘇無犯。時劉德信自扈調敗
歸。晨責其所以敗。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無敢動。
晨已并兵軍益振。李懷光方軍咸陽。不欲晨當一面。
請與晨合有詔從屯。與懷光聯壘。晨每與賊戰必錦
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懷光望見惡之。戒曰。將務持
重。豈宜自表為賊餌哉。晨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伏
微令是之奔其心耳。懷光不悅。每兵至都城下。而懷
光兵多鹵掠。晨軍整戢。懷光使分所募遣之。晨又辭
不敢受。懷光誹沮。曉其軍即奉言神策兵給賜北方。

軍則士怨易挑。帝議諸軍與神策等力。且不勝遣。學
士。當臨詔懷光。令與晨計所宜者。懷光曰。原賜不
均。軍何以戰。贊數頌晨。晨曰。公元帥軍政得專之。晨
將一軍。惟所命。其增損費調。敢不聽懷光。然計寒
顧刻削。應賜事出已。乃止。懷光陰與朱泚謀反。適有
使者到晨軍。晨即令曰。有詔從屯。遂結陣趨渭陽橋。
時帝狩梁州。詔理瑊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絕。晨能
辦賊耶。瑊曰。晨忠義不可奪。臣策之必破賊。帝乃
下詔。晨進晨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晨提孤軍。橫當寇
鋒。恐二盜合以軋之。則甲辭厚幣。偽致誠於懷光。既
而芻米告具。乃陳兵下令。以激發諸將曰。國家多難。
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自吾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凶。
以取富貴。非豪英也。衆皆奮泣。惟公命於是。分屯要
害。皆受晨飾度。懷光始懼晨。乃移書顯貴之。使破賊。
自曉懷光不勝。然其下也。落畏晨。晨乃奔河中。爭
長歸晨。皆表以要官。帝欲西幸。晨請駐梁漢。以繫天
下望。晨家為賊質。左右有言者。晨涕數行下。曰。嗟。

下安在而欲恤家乎朱泚使人款壁門曰公等家無恙晨怒曰爾乃與賊為間乎立斬之是○泚○之○謀○也○進士得姚令言姚○令○言○崔宣諫者晨命釋縛飯飲之遣還救曰為我謝令言等善為賊守勿不忠於泚引兵叩都門明日會諸將圖所向衆對先拔外城然後清宮晨曰外城有里閭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震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皆在苑中今直擊之是披其心腹將圖走不暇諸將曰善乃自東渭橋進薄都城賊將張庭芝等求戰晨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晨死來矣晨○死○來○矣○大誘之矣遂勒兵晨大破之泚率殘卒萬人西走餘黨悉降露布至梁帝感泣群臣上壽盛稱晟功帝曰晨天生為社稷萬民豈獨朕哉拜司徒兼中書令初晨屯渭橋焚賊守歲久忽退府中皆賀曰焚賊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晨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耶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勸晨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天維五緯盈縮不常晨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晨常曰河隴之阻非吐蕃能取告將臣查貪暴其種落不得耕稼日益

東徙自棄之爾且士無繒絮入苦役擾思唐之心豈有既乎因悉家資懷輯降附得大口浪息表以王號每敵使至必召息襲於坐衣大錦袍金帶參異之敵皆指目歎艷吐蕃君臣大懼有尚結贊者善計乃計曰唐名將特李晟馬燧渾瑊耳不去之必為吾患官遣使卑辭因燧請和且求盟因盟謀執城以賣燧於是尚結贊大興兵踰隴屢因戰敗而乞和會晨朝京師奏言敵人無信不可許而時張延賞當國故與晨有隙言晨不可久持兵帝感其言貞元二年拜晨太尉中書令罷其兵是歲城與吐蕃盟好寇劫之城挺身走免詔罷燧河東皆如結贊策不出晨所料九年晨晨性疾惡臨下明每治軍必曰某有勞某長於是雖厮養小善必記姓名

李晟為將忠勇天生以謀為用以和獎成朱泚之反懷光得情甲辭厚幣偽致其誠為朱告具然後慨行家為賊質涕下淚云天子安在敢私自營與賊為間立斬以懲接外計勢心始驚勸兵急

敗走無形群臣上壽以賀太平延賞一諧遂罷其兵結贊奸弄賊幾命傾敗唐名將首數李晟

李愬

李愬字允直有箕畚善騎射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既敗以哀滋代將復無功愬圖求自試宰相李逢吉以愬可用乃命愬為唐鄧節度使討之愬以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為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袁公之鬼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於軍曰天子知愬能忍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

李愬

卷之十

李愬

信而安之蔡人以嘗敗辱霞寓等又愬名非夙所畏易之不為備愬務推誠待士故能張其柔弱而用之賊來降輒聽其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衣帛遣還勞之曰爾亦王人也無棄親戚眾願為愬死故山川險易與賊情偽一能曉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請濟師諸益河中鄜坊二千騎於是繕鎧厲兵攻馬鞍山下之進軍青陵擒剽將丁士良其才不殺表為捉生將士良謝曰吳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以陳克治為之謀也我能為公取之乃擒以獻於是秀琳以

文城柵降遂以其眾攻吳房殘外垣始出攻吏曰往亡日法當避愬曰彼謂吾不來此可擊也既引還賊以精騎尾擊愬下馬坐胡床令軍曰退者斬眾決死戰射殺其將賊乃走或勸遂取吳房愬曰不可吳房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初秀琳降愬單騎抵柵下與語親釋縛表以為將秀琳因與愬策曰必欲破賊非李祐無與成功祐賊之健將也守興橋柵其戰嘗易官軍愬謀祐護獲於野因遣史用誠以壯其三百伏其傍乃見肅卒若將擁聚者祐果輕出用誠擒而還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為客待間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至夜分忠義亦賊將軍中多諫此二人不可近愬待益厚募死士三千人命祐為突將以統之會雨自五月至七月不止軍中以為不殺祐之罰將吏雜然不解愬力難獨完祐乃特以泣曰天不欲以平賊乎何見奪者衆耶則賊而道之朝表言必殺祐無與共誅蔡者詔釋以還愬愬乃令佩刀以出入帳中表為大院兵馬使六院者皆唐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材銳士故委祐統之祐俸糧賜

諸將乃不敢言。由是始定葉蔡之謀。舊令敢舍謀。指族。愬刊其令。一切撫之。故謀者反効以情。愬益悉賊虛實。時李光顏戰數勝。元濟悉銳卒屯洄曲以抗光顏。愬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澠見裴度告師期。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祐以突將三千爲前鋒。李忠義副之。愬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城柵會大雨。雪天。朔風。旌旗裂。膚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於道。十二三。皆謂投不測。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私計然。業從愬。人人不敢自爲計。愬分輕兵斷橋以絕洄曲道。又以兵絕郎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縣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鴨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郎山戍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墻先登。衆從之。殺門者。開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求。楮衣耳。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薄之。大南門。元濟方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中光顏屯尚二萬衆皆降。愬不戮一人。使不戮乃屯兵。塲以俟裴度至。愬以

藥。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蔡人。詳觀乃還屯文城柵。有詔進尚書左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涼國公。時諸將請曰。始敗於郎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寸大風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人所不論。敢問其故。愬曰。郎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吳兩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死。賊自倍矣。失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者。不慮。而進。愬曰。小勝恤小敗。先自捷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後帥魏博。長慶會疾。甚不能軍。以太子少保還東都卒。

斷曰

唐憲宗時。元濟據蔡。實寓袁滋。屢討屢敗。李愬自求因用爲帥。欲示無能。事事忍耐。元濟不知隄防。果解蔡之英雄。李祐無寶。愬獲降之最親最愛衆。忠懷奸。請誅至再。愬只不聽。愈加客待。作儀統軍。嗚咽感戴。因而請兵。直入。侵臨鵝鴨亂軍。風雪壓界。元濟成擒。請裴受拜。方知將軍才高功大。

馬燧

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常歎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遠老一儒哉！安祿山反，使賈循守范陽。燧因說循曰：祿山首亂，今雖舉洛陽，將誅覆公盍。斯向閭閻客，牛廷珩頌其根本，使不得入關。退亡所據，則坐受擒矣。此不世之功也。循許之。不時安祿山遣韓朝陽召循計事，因縊殺之。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署燧為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傷州縣，供餼不稱。縣人抱玉將饋勞，賓介無敢往。燧自請典辦具，乃先賂其長與約，得其旗章為信。犯令者得殺之。又取死犯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殺之。賊大駭，至出境無敢暴者。抱玉才之，表為隴州刺史。西山直吐蕃，其上有通道，寇常出人，燧聚石種木障之，設二門為譙橰，八日而畢。寇不能入，遷河東節度使。太原兵力衰，燧募所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鎗必短長三制，稱士所衣以便趨進。為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于後，行以戟兵，止則為陣。遇險則制衝冒器，用完銳居一年，關廣塲羅兵三萬，以肆威震北方。初，田悅新有魏博，恐下未附，即輸款朝廷。燧建言：悅必反，既而悅果圍邢州，身攻臨洛，築重城，絕內外援。詔燧以步騎二萬與昭義李抱真、神策兵馬使李晟合軍救之。燧出嚙口，未過險，移書抵悅，示之好悅，以燧畏已大，喜既次，即遣使至燧，新以善其氣。新之遣兵，致其支軍射殺賊將成炫之悅聞，使大將楊朝光以兵萬人據雙岡，築東西二柵以禦燧。意燧攻柵未下，則吾已拔臨洛，襲士以戰必勝之術也。燧令大將李自良等以騎兵奇襲雙岡，賊曰：令悅得過，則吾已拔臨洛，襲士以戰必勝之術也。燧乃推火車焚朝光柵，自晨及晡，急擊大破之。斬朝光，擒其將盧子昌，進軍臨洛。悅悉軍戰，燧自以銳士當之，凡百餘返，士皆決死，悅大敗，斬首萬級，俘係千人。邢圍亦解。初，將戰，燧約衆勝則以家資賞，至是，殫私財賜麾下。德宗嘉之，詔出度支錢五十萬償其財。進兼魏博招討使。悅救至，悅因裒散兵二萬壁恒水，遣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築月壘扼軍路，燧于下流以鐵鎖維車數百，絕河，載上壘，過水而後渡。悅知燧食之深，壁不戰。燧令士齎十日糧進營，合

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自挑戰悅不出陰伏
萬人將以撓燧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鷄鳴時鳴鼓角
而潛師棄洹而趨魏州令曰聞賊至止爲陣留百騎
藏火待軍畢發匿其旁須悅衆渡卽焚橋燧行十餘
里悅率兵踰橋乘風縱火噪而前燧乃令士無動命
除榛莽廣百步爲塲募勇士五十人陣而待比悅至
火止氣少衰燧縱兵擊之悅敗奔橋橋已焚衆赴水
死者不可計斬首二萬級悅夜走魏州李抱真問曰
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戰利速兵善於致人今
悅與淄青恒爲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右
未可必破悅且來助是腹背受敵也法有攻其必救
故取魏以破之皆曰善李懷光反河中詔燧與渾瑊
駱元光合兵討之時賊黨各據地分守燧移檄鐫諭
皆以州降時天下蝗兵艱于食朝臣多請宥懷光帝
未決燧以河中近甸捨之屈威靈無以示天下乃捨
軍入朝爲天子白言之且得三十日糧足平河中許
之乃與瑊元光合兵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
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則所傷必衆乃挺身至

城見廷光廷光憚燧威拜城上燧傾其心已屈因曰
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
士自崑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爲滅族計若從
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未對燧曰爾以吾爲欺
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
皆流涕卽率衆降燧以數騎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
更爲王人矣渾瑊自以爲不及也因歎曰嘗疑馬公
能君田悅今觀其制敵固有過人者吾不逮遠矣燧
濟河軍城下是日賊將牛名俊斬懷光降河中遂平
後誤請許尚結贊之和爲其所賣帝悔怒奪其兵卒
斷曰
馬燧多才知機識變術不從亡回兵難暴山直吐
蕃隨其通道田悅圍那先示柔好既斬朝光兵突
直校斬係萬千那圍解耗悅知食糧夾洹後造縱
火乘風向前鼓噪燧伺氣衰戰雄虎豹夜走魏州
傷客削貌欲討懷光長春城峭燧說廷光廷光奉
詔復爲王人民心歡樂

渾瑊

渾瑊本鉄勒九姓之渾部也。善騎射。祿山反。從李光弼定河北。射賊驍將李立節。貫其左目死。從郭子儀復兩京。討安慶緒。勝之新鄉。從僕固懷恩平史朝義。大小數十戰。皆捷。自武鋒軍收授太常卿。吐蕃盜塞。深入。瑊會馬璘討之。次黃善原。瑊引衆據險。設槍壘。自營以遏賊。奔突。舊將史抗等內輕瑊。顧左右去槍。叱騎馳賊。既還。敵踵而入。遂大敗。子儀召諸將曰。朔方軍高天下。今敗于敵。奈何。瑊曰。願再戰。乃馳趨秦原。吐蕃引去。却邀擊破之。悉奪所掠而還。建中中。李

渾瑊傳

希烈詐爲瑊書。若同亂者。帝識其謀。用不疑。更賜良馬錦幣。帝待奉天。瑊率家人子弟以從。朱泚兵薄城。戰譙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芻車至。瑊曳車塞門。焚以戰。賊乃解。泚治攻具。矢石如雨。晝夜不息。人心危。帝與瑊相泣。泚又造雲梁。廣數十丈。施大輪。濡瑊及華冒之。周布水囊爲障。指城東北。構木廬。宋韋周置之。運薪土其下。將塞湟。帝召瑊授以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而下。募突將死士當賊。又賜瑊筆使量功。授詔不足。則以衣授。因曰。朕與公訣矣。

瑊俯伏鳴咽。帝撫而遣之。城乃前。與防城使侯仲莊搃雲梁所道。掘大隄。積馬矢及薪。然之。賊乘風推梁以進。載數千人。王師乘城者皆束衾甲弊。兵饑。瑊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人。受不支。群臣號天以禱。城中矢自振去。被血而戰。愈厲。雲梁及隄而陷。風返。悉焚賊皆死。與城歡。衆乃第賞將吏。泚攻城益急。會李懷光奔難。賊乃棄去。後吐蕃相尚結贊陷鹽夏。陰圖京師。而畏瑊與李晟馬健。欲以計勝之。乃說詞重禮。請

渾瑊傳

至爲結贊所劫。副使崔漢衡以下皆陷。惟瑊得免。自奉天入朝。羸服待罪。詔釋之。會吐蕃復入盜。使瑊鎮奉天。敵罷還河中。卒。瑊性忠勤。功高而志益下。歲時貢奉。必躬閱視。每有賜子。下拜跪受。如在帝前。世方之。金日磾。故帝始終倚任。貞元後。天子常恐藩侯生事。每事姑息。惟瑊有所奏論。不盡從。可瑊私喜曰。上不疑我。故治滿十六年。猜間不能入。

斷曰

渾瑊本來鉄勒九姓。光弼掌兵河北。從定郭。復兩

京陵緒曾勝其餘戰爭皆旋於令史抗敗名再騰以正李詐賊書帝不疑聽朱泚薄城危如懸磨惟帝與賊相倚爲命血戰不休號天相應燒賊雲衆陷城地葬天未絕唐火返賊淨吐蕃圖京請賊講競迫陷多人惟賊保既釋鎮奉天卒于忠敬

王忠嗣

王忠嗣華州鄭人也父海賓爲先鋒追戰吐蕃至長城堡諸將媚其功按兵觀望遂至戰死玄宗憐其忠忠嗣時年九歲始名訓入見帝伏地號泣帝撫之曰

忠嗣

忠嗣

此去病孤也更賜令名收養禁中及長雄毅寡言有武略上與論兵應對遯起帝器之蕭嵩出河西引爲麾下帝以其年少有復仇志詔不得特將及嵩入朝忠嗣曰從公三年無以歸報天子乃請精銳數百襲敵殺賊數千人獲牛馬萬計嵩上其功帝大悅屢左威衛將軍代北都督時突厥新有難忠嗣進軍饋口經畧之烏蘇米施可汗請降忠嗣以其方強特文降耳乃營木刺蘭山誅虛實因上平戎十八策策大同靜邊二城徙清塞橫野軍以寔之併受降振武爲

一城自是敵不敢盜塞徙河東節度使忠嗣本自勇敢及爲將乃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爲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故訓練士馬隨缺繕備有漆弓百五十斤每發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盛日夜思戰忠嗣縱說間同敵隙時出奇兵襲敵所向無不克故士樂爲用軍每出召屬長付以兵使按士卒雖弓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弦亡矢皆按名第罪以是部下人自勸器甲充牣自朔方至雲中袤數千里據要險築城堡斥地甚遠自張仁愿後四

忠嗣

忠嗣

忠嗣

十餘年忠嗣繼其功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近世未有也帝方事石堡城詔問攻取計忠嗣奏言吐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補所失請厲兵馬待舉取之帝意不快而李林甫尤忌其功日鈎遞過咎會董延光建言請下石堡遂詔忠嗣忠嗣不得已而出軍而士無賞格延光不悅李光弼因謂忠嗣曰大夫愛惜士卒有拒延光心雖名受詔實奪其謀然大夫已付萬衆而不立賞格何以賈士乎且大夫惜數萬段賜以啓邊口有

如不捷歸罪大夫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吾固審矣
得一城不足以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忍以數萬人
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
衛再不者黔中上左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
先弼又何言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沮兵又陰使
人誣告忠嗣嘗養宮中云吾欲奉太子帝怒召入付
三司詳驗罪應死哥舒翰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
解貶漢陽太守卒後翰引兵攻石堡拔之死亡畧盡
如忠嗣言故當世號爲名將

唐書

卷之五

五

斷曰

忠嗣遺孤養於禁內詔從蕭嵩立功於外歸報無
顏襲敵自代上策平戎敵難盜塞本負勇名持重
以戒恐爲功名陷衆於害雖殺漆弓出去敵敗石
堡有城攻計何在忠嗣阻之帝意不快得城非功
失城何礙忍以一官致禍於大縱使受牽金吾不
壞豈料奸誣竟以死概賴有哥舒棄官請貸再貶
漢陽功名何賴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十二

古問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

王彥章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初事梁太祖繼事末帝
屢遷澶州刺史爲人驍勇有力能跳足履棘行百步
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人號王鐵鎗梁分魏
相六州爲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
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
軍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厚其
供給間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絕晉梁自
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爲先鋒是時晉已盡
有河其乃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
寨梁人大恐宰相敬翔見末帝曰事急矣非王彥章
不可帝乃召彥章爲招討使以段凝爲副帝問破敵
之期彥章對曰三左右皆失笑彥章出兩日馳至
滑州置酒大會陰使人具舟于楊村命甲士六百人
皆持巨斧

衆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

佯起更衣。遂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斷浮橋。彥章引兵擊南城。破之。適三日焉。時晉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為招討。驚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于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救之。行二十里。得報曰。彥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莊宗乃撤北城為柵。下揚劉與彥章俱浮於河。各行一岸。每舟柵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揚劉。攻之幾下。晉人乃計築壘博州東。以分其勢。彥章果引兵攻之不克。再還擊揚劉。遂戰敗。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巖等交通。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為提書以聞。凝遣人告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已書末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揚劉之敗。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巖等復從中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為招討使。彥章馳至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跡。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動還第。及晉兵攻兗州。末帝召彥章使守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僅保鑾五百騎。皆新募之兵。

乃以屬彥章。彥章以兵少。戰敗。馬踏被擒。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謝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主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遂見殺。

斷曰

梁將彥章。慣用鉄鎗。入魏。虞變。魏已改常。虞其妻。子招歸晉。王章怒。斬使。一意保梁。晉橫鉄鎗夾寨。逞強。章期三日。一火燒洋。功成。雖易。讓毀難當。段凝。將傳。

凝邀賞。彥章無償。畫地陳說。反加中傷。兵少善鬪。被擒逼降。留皮留名。忠早酌量。死得其所。死又何妨。

五代晉

周德威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情。事晉為招討使。小字陽五。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為刺史。有號將陳章者。號陳野叉。常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

求周陽五欲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又欲得汝以求刺史，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耶？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稍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鉄鎚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梁攻燕，晉遣德威將五萬人為燕攻梁，取潞州。梁軍捨燕攻潞，圍以夾城，潞州守將李嗣昭閉城拒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踰年，晉王病且革，語莊宗曰：梁軍困潞，而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及王喪在殯，莊宗新立，而晉之重兵悉屬德威，莊宗使人以喪告，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太原，留其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絕。遂從莊宗復擊梁軍，破其城，與李嗣昭歡如初。天祐中，梁遣王景仁將兵擊趙，人告急，莊宗自將出贊皇，會德威于石橋，進距栢鄉。時梁兵精銳，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之曰：此汴宋傭販兒，徒飾於外，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值數十千，鵠之

適足為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而往，取之。退告莊宗曰：梁軍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利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之，使敵知吾之衆寡，則吾無所施也。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騎利於平川，廣野今軍河上，迫賊營門，非用長之地，使梁得舟楫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鄆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勝也。監軍張承業亦以德威之言為是，適援梁游兵言景仁治舟數百，將為浮梁。莊宗乃笑而從之，退軍鄆邑。德威進兵即梁營挑戰，景仁悉兵與德威轉戰于鄆南，兩軍皆陣。莊宗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之勝地。即欲進兵，德威諫曰：梁兵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必不暇齎糗，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皆饑，因其將退而擊之，未有不勝者。諸將皆以為然。至未申時，梁軍走，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軍曰：梁軍走矣。梁軍既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之。自鄆退至栢鄉，橫屍數十里。景仁僅以身免，劉守光僭號于燕，晉遣德威領兵擊之，已盡得燕諸州縣，獨幽州不下，固之。

踰年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於陣曰此周陽五也乃挺鎗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却廷珪馬方馳不可止德威縱其少過奮撾擊之廷珪墜馬遂見擒燕始破莊宗與劉鄩相持於魏而臨清有積粟且為晉軍餉道鄩欲東趨臨清而德威已先馳據之以故莊宗卒能困鄩軍而敗之莊宗勇而好戰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十五年從莊宗領兵河上進據汴州忽候騎報曰梁兵至矣莊宗即欲趨戰德威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非利也可以計勝難以力爭且吾軍先在此糧糈具而營柵完是謂以逸待勞之師也王宜按兵無動臣請以騎軍擾之使其營柵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而乘之可以勝也莊宗不聽遽督軍出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兵已接而梁兵犯晉輜重輜重見梁朱旗亂驚走入德威軍而梁兵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諸將相持而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及莊宗即位贈德威太師

斷曰

陽五德威望塵知敵天下聞名勇而有力誰能擒之刺史加級野又陳章求之甚急德威笑言欲得偏失因詭誘之鉄鎚一擊既獲野又誰不震慄初與嗣昭兩心有隙因念國家歡然不釋乘饑敗梁廷珪芥拾凡有戰爭莫非勝蹟奈何汴州莊宗浪擲苦諫不從父子狼籍敗後痛悲事已無及天意雖然人謀可惜

五代晉唐

郭崇韜

郭崇韜代州雁門人也事晉代孟知祥為中門使甚見親信晉兵圍張文禮于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為文禮為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勢已振矣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揚劉彥章圍之莊宗引短兵出戰為彥章伏兵所射大敗而歸因問計于崇韜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彥章圍我於此

其志在取鄆州也。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此○得○我○軍○而○敵○分○之○法○爭之地以應鄆州。為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以圖也。然版築之功難卒就。須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東。十日則壘成矣。莊宗然之。乃遣崇韜將數千人夜行渡河。築壘於博州東。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方大暑。兵多熱死。攻之不克。所失大半。復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梁康延孝奔唐。先見崇韜。崇韜延之卧內。盡得梁虛實。延孝又言梁方召諸鎮兵欲大舉。莊宗聞而惡之。以問諸將。諸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為界。與梁約。罷兵無相攻。庶幾以為後圖。莊宗不悅。召問崇韜。崇韜對曰。陛下興兵十餘年。大號已建。河北人皆引領望成功。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為界。誰為陛下守之。且唐未失德。勝時四方商賈咸集。芻餉如山。自夫南。咸保楊劉。道路轉徙。亡失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來。得梁虛實。此天亡之時。陛下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搗其巢穴。不

出。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人丈夫之事也。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繫凶門而出。况成算已決。區區常談。豈足信也。莊宗即日下令歸其家屬于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崇韜未嘗親戰陣。徒以謀議佐命。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為己任。遇事無所迴避。而宦官伶人不便毀之。崇韜懼乃聽故人子弟之言。請立劉氏為皇后。欲求中官之功。又請魏王征蜀。因自副之。欲立大功。以為自安之計。及平蜀。莊宗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而延嗣大怒。魏王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多不平。每思有以中之。因與延嗣共構之。延嗣還上蜀簿。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証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以告劉皇后。劉皇后敕彥珪矯詔殺之。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略。既已破蜀。因遣使以唐德威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緩來之。可謂有志矣。

新口

莊宗爲王崇韜事晉晉圍鎮州契丹引進晉人皆驚欲解圍遁莊宗狐疑召崇韜問崇韜力言晉威已振果破契丹兵心大奮彥章再來唐已得耶樂壘必爭彥章空陣群臣無才只謀淺近惟有崇韜敗成先論直至破梁其言方信無奈群邪苦加讒譖功在身亡向誰申恨

宋

曹彬

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奇人

歲父母以百承

羅共前觀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視人皆異之宋乾德二年冬詔伐蜀

以劉光毅爲前軍彬爲都監岐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上聞降詔褒之全斌等晝夜宴飲不恤軍士諸將多取干女王帛彬橐中圖書衣衾而已及還上盡得其狀以全斌等屬吏詔彬清介廉謹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彬入見

以示勸上曰卿自將士俱得罪臣獨受賞恐無伐設有微累仁贍等

豈惜之哉懲勸國之常典無可讓開寶七年將伐江南彬奉詔先赴荆南發戰艦由荆南順流而東破峽口砦進克池州連克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采石幾十一月作浮橋跨大江以濟師八年二月師進次秦淮江南水陸十餘萬陣於城下吳人出兵來禦破之自三月至八月又連破之無採路絕李煜危甚遣其臣徐鉉奉表詣闕請緩師上不之省先是大軍列三砦其形勢遣使上聞太祖指此砦謂使者曰吳人必夜出兵來寇爾急去令曹彬築深溝以防無墮其計

中溝既成吳人果夜來襲彬等依溝拒之吳人大敗

奏至上笑曰果如此彬圍城每緩師與煜歸服因使人論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靈若能歸順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子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自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即愈又明日城陷李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客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

素備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火。愷之君臣卒
全初彬之總師也。太祖詔曰：侯克李煜，當以卿
為使相。及是，副師濟美，以為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
仗天威，尊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
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及還，獻俘，上語彬曰：
本欲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
笑，上遽詰所以。美以實對，上亦大笑，乃賜彬錢二十
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爾。太宗
聞位議征太原，召彬問曰：卿以為何如？彬曰：以國家
兵甲精銳，剪太原之孤壘，如摧枯拉朽，爾何為而不
可？太宗意遂決。三年，果下太原。既而賀金圖等言於
上曰：契丹主少，太后專政，寵幸用事，請乘其釁以取
幽薊。上遂遣彬自雄州田重進趨飛狐，濟美出雁門
約期齊舉。將發，上謂之曰：潘美之師，但先趨雲應，卿
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須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
聞大軍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服，援山後矣。既而美之
師先下寰朔雲應等州，重進又取飛狐靈丘蔚州，多
得山後要害地。彬亦連下州縣，勢大振。每奏至上，已

訝彬進軍之速。及兵次涿州，旬日食盡，退師雄州，以
援餉。餽上聞之曰：敵在前，反退師，以援弱，果失策之
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引師緣白溝河與朱信軍會。
按兵養銳，以張西軍之勢。候美等盡掠山後地，會重
進之師，東合勢，以取幽州。時彬部下諸將聞美及重
進屢建功，而已握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
得已，乃復襲糧，再往攻涿州。契丹大衆當前，時方炎
暑，軍士乏用糧，且盡。彬退軍，無復行伍，遂為所躡而
敗。遷朝雅始具伏違詔失律之罪，責授右驍衛上將。
軍真宗即位，召拜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上趨駕臨
問，手為和藥，仍賜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
可言。臣二子材器可取，皆堪為將。上問其優劣，對曰：
綽不如瑋。六月，薨，追封濟陽郡王。

斷曰
曹彬為將，與衆不同。仁以戢下，廉以治躬。奉詔伐
蜀，圖書自封，毫不矜伐。上賀其功，江南之伐，命之
總戎。城危將下，忽作病容，誓不妄殺。力起而攻，李
煜伏罪，賞待甚恭。盡貨使相，彬曰：無庸，但多得錢

何必位崇既而特異北伐食竊因念前緒祿位幸終

曹翰

曹翰大名人士少爲郡小吏好使氣凌人不爲鄉里所容乾祐初隸周世宗帳下尋遷樞密承旨世宗征淮南留鎧甲數千在正陽旣而得降卒八百部送歸京師時翰適從京師來詣過正陽十數里遇之慮劫兵器爲叛遂矯殺之及見世宗具言其事世宗不悅翰曰賊以國歸我非心服也所得器甲盡在正陽苟爲所劫是復生一淮南矣世宗因不之罪世宗大漸論范質等以王著爲相翰爲宣徽使質以著恃酒翰飾詐而專並殺之朱初太祖親征西蜀移刺均州均州洞谷深險翰令鑿石通道師旋以濟又詔兼西南諸州轉運使自石門徑趨歸州餉運不乏全師雄摧衆據鄂縣以叛翰率兵會劉先殺曹彬等討平之未幾軍校呂翰殺武懷節據嘉州叛翰及諸將奔其城謀賊約三更復來攻翰戒加更使緩向晨猶二鼓賊衆不集而潰因破之劍南遂平後金陵平江州軍校胡

德牙將宋德明據城拒命翰率兵攻之凡五月而勝屠城無噍類殺兵八百所掠金帛以億萬計從征太原分部攻城翰攻東北劉遇攻西北西北與劉繼元值城尤險固遇欲與翰易處翰言觀察使班次下當部東北遇堅欲易之數日不決上慮諸將不協乃遣使諭翰曰卿智勇無雙西北面非卿不能當也翰乃築土山瞰城中繼元大恐詔開南河以通漕運議築大隄以捍之翰遣徒數萬伐巨木于漢境遣騎五授五色旗爲斥候前遇兵陳水澤焚賊煙火則各舉其旗以爲應又起烽火于境上敵疑不敢近寨得巨木數萬以濟用汝陰令孫崇望詣關訴翰私市兵器所爲多不法詔遣御史鞠之獄具當棄市上貸其罪削官爵流錮登州雍熙二年起爲右千牛衛將軍淳化三年卒贈太尉

附曰

曹翰小吏勉爲大計矯詔殺人恐竊兵器遣命宣徽以翰爲使因翰詐多其命遂廢宋祖蜀征均州新判移石道通師旋以濟轉運諸州糧餉殊利賊

一叛嘉州奪城以閉賊約三更重來爭地曉斷工更賊驚奔避德明據城屠無噍類西北雖當伐木遣騎因私市兵法當棄削爵流登才品遂替

王全斌

王全斌開州太原人初事莊宗屢歷內職同光末國有內難兵入宮城近臣宿將皆棄甲遁去惟全斌等十數人居中拒戰莊宗中流矢扶掖至絳宵殿全斌乃慟哭而去宋乾德二年詔伐蜀命全斌爲西川前軍由鳳州進討召示川陝地圖授以方略全斌始

下興州獲軍糧四十餘萬斛進軍三泉又獲糧三十

餘萬斛遂至嘉州蜀人斷閣道軍不得進全斌議取羅川路以入康延澤曰羅川路險軍難並進不如分兵以治閣道全斌以爲然因督治閣道數日成遂進擊金山砦破小漫天砦乘勢轉戰進克利州又得軍糧八十萬斛自利州趨劔門次益光蜀將王昭遠等據守劔門全斌會諸將曰劔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戈萬夫莫前各宜陳進取之策有降卒牟進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

岸有渡自此出關南二十里至清強店與大路合可於此進兵卽劔門不足恃也全斌聽之乃自督兵攻劔門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至清強王昭遠聞宋兵自來蘇至清強卽退陣於漢源坡留偏將守劔門全斌擊破之昭遠崇韜皆遁走遣輕騎追獲傳送闕下遂克劔州師次魏城孟昶遣使奉表來降全斌等遂入成都俄詔發蜀兵赴闕人給錢十千未行者加兩月廩食全斌等不卽奉命由是蜀軍憤怨人人思亂旣行全斌等又不令隨軍部送蜀軍至綿州遂叛劫屬邑衆至十餘萬蜀交州刺史全師雄嘗爲將有威惠士卒畏服適携其族赴闕下至綿州遇亂恐爲所協乃匿民舍亂民探知遂推爲主帥全斌聞亂遣都監米光緒往招撫之光緒不察盡滅師雄之族又納其愛女及聚裝師雄知之遂無歸志因號興蜀大王開幕府置僚屬署節帥二十餘人分據灌口道以及青城等縣彥進欽祚等討之或死或敗賊衆益盛全斌等甚懼旣而曹彬等破之又值師雄病死賊衆始息全斌因謂所親曰我聞古之將帥多不能保全功

名今西蜀既平欲稱疾東歸庶免悔吝猶豫未決會
有詔全斌及彥進等破蜀日奪民間子女玉帛不法
等事與諸將同時召還太祖以全斌等初立功雖犯
法不欲辱以獄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令御
史臺於朝堂集百官議其罪罪當大辟請准律處分
乃下詔曰全斌等貪殘無厭殺戮非罪稽於假華職
爾玩兵尚念前勞特從寬貸止停施錢猶委藩宣全
斌責授崇義軍節度觀察留後開寶末車駕幸洛陽
召全斌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

律故抑卿數年為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仍
賜酒器萬兩帛萬四錢十萬全斌至鎮數月卒

斷曰

全斌歸宋伐蜀領軍重修閣道直至劍門既降孟
昶召衆歸屯斌不奉命怒切人人既許其行護送
不聞至綿遂叛劫雄為君震驚天子命計紛紜雖
獲定罪在全斌况私子女更宜加論念功寬貸
深感聖恩

潘美

潘美字冲詢大名人士少惆悵嘗謂人曰漢代將終見
臣肆虐大丈夫不干此時立功名取富貴碌碌與萬
物共實可羞也宋太祖遇美素厚及受禪命美先往
見執政諭旨于中外陝帥袁彥克悍嗜殺且籍甲兵
太祖慮其為變遣美監其軍以圖之美卑騎往諭以
天命既歸宜修臣職彥遂入朝上喜潘美不殺袁彥
能令來覲成我志矣湖南人心未平乃授美潭州防
禦使嶺南劉鋹數寇桂陽江華美擊走之溪峒蠻酋
自唐以來不時侵掠美剿其巢穴多所殺獲餘加慰

撫夷落遂定開寶三年征嶺南以美為諸軍都部署
尹崇珂副之進克富州鋹遣衆來援遇賊大破之遂
克賓州又下昭桂連三州進次韶州鋹窮蹙遣左僕
射蕭道奉表乞降美諭以上意以為彼能戰則與之
戰不能戰則勸之守不能守則諭之降不能降則死
不能死則亡即令冉彥袞部送道等赴闕銀復遣其
弟保興率衆拒戰美因率厲士卒倍道趨柵頭銀兵
十五萬依山谷堅壁以待美因築壘休士與諸將計
日彼編竹為柵若攻之以火彼必潰亂再以銳師夾

擊之萬全策也。遂分遣勇夫數千人，人持二炬，間道
進其柵，及夜萬炬俱發，會天大風，火勢甚熾，銀衆驚
擾，來犯美，揮兵急擊之，銀衆敗走，斬獲數萬計。長驅
至廣州，銀盡焚其府庫，遂克之。擒銀送京，師領表，遂
安八年上命美同曹彬等征江南，進次秦准，時舟楫
未備，美下令曰：「美受詔提統軍數萬人，期于必勝，豈
阻此一衣帶水而徘徊渡乎？」遂麾以涉，大軍隨之。吳
師大敗，及采石磯，浮梁成，吳人以戰艦二十餘鳴鼓
衝流，來趨利，美麾兵奮擊，奪其戰艦，擒其將七人，又
破其城南水砦，分舟師守之。奏至，太祖遣使令亟徙
置戰艦以防他變。美聞詔，即徙軍，是夜吳人果來攻，
砦不能克，進薄金陵。與曹彬晨夜百道攻城，金陵遂
平。上征范陽，以美知幽州行府事，及班師，又命兼三
交都部署，留屯以捍北邊。三交西北三百里地名固
軍，其地險阻，為北邊咽喉。美沿師襲之，遂據有其地。
因積粟屯兵以守之，自是北邊以寧。嘗巡撫至代州，
既秣馬蓐食，俄而遼兵萬騎來寇，近塞美，普衆御，攷
奮擊，大破之。詔內徙其民，會遼兵奄至，戰于陳家谷。

口不利，號將楊業死之。美坐削職二等，責授檢校大
保明年復檢校太師，知真定府，數月卒。

斷曰

潘美丈夫，羞稱碌碌。宋祖開基，美為力戮。袁彥論
歸，啊贊征伐，擒銀送京，數萬斬獲，同下江南，其功
更足上征范陽、幽州，以屬美善守之。屯兵積粟，再
破遼兵，徙民入腹，不意遼兵突攻陳谷，楊業戰亡。
降秩削祿，試問功名，是榮是辱。

曹瑋

曹瑋字寶臣，彬之少子也。沉勇有謀，喜讀書，通春秋
三傳。於左氏尤深。李繼遷叛，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
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即召見，以本官同
知渭州。時年十九，至州，嚴軍，嚴明賞罰，立決善用間。
周知虜動靜，舉措如老將。李繼遷虐用其國人，瑋度
其下必怨，即移書諸部，諭以朝廷恩信，以動諸羌。由
是東奴等族多請內附，繼遷畧西番，還擊於石
門川，俘獲甚衆，以鎮戎軍據平地，便于騎戰，非中國
之利。請自隴山以東，循古長城，鑿以為限，又以弓箭箭

手皆土人。習曉寒暄曉曉詔耐寒苦官本嘗與兵械資糧而每戰輒使先拒賊恐無以責死力遂給以漢外之境內閒田春秋耕種州爲出兵護作而獨其租繼遷死其子德明請命于朝瑋上言繼遷擅河南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西爲郡縣此其時也帝方以恩致德明不報既而西延祿俄然魏數大族請拔帳自歸諸將猶豫不敢應瑋曰德明野心不急折其翼後必飛去是○李○德○明○之○第○即日將其士滿天都山受降者內使德明不敢拒瑋使○上○和○要○書○處○嘗上涇原環慶兩道圖帝出以示左右曰華夷山川城郭險固出入戰守之要舉在是矣因勅別繪二圖以一留樞密院以一付本道俾諸將得按圖計事瑋後爲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於是隴山諸族皆來獻地瑋築堡山外爲籠竿城募土兵守之曰異時秦渭有警此必爭之地也西羌將舉事必先定約束號爲立文法○大○有○見○脩羅使其舅賞棣丹與脩攸立文法於離王族謀內寇瑋陰結○漢○外○之○解寶帶子之○是○李○德○明○之○第○所收感激

求自効聞謂瑋曰吾父何所使欲吾首猶可斷以獻瑋曰我知賞棣丹時至汝帳下汝能爲我取賞棣丹首乎脩攸謬然應之後十餘日果斷其首來初張信知秦州置回門砦侵奪羌地羌人多叛去畏得罪不敢出瑋招出之令人馬贖罪還其故地至者數千人每送馬六十匹給綵一端築弓門等十寨浚壕三百八十里皆役屬夷廂兵工費不煩民脩羅率衆數萬大入寇瑋迎戰三多谷追奔三十里斬首千餘級既而河州洮蘭安江妙敦邈川黨連諸城皆納質爲熟戶時瑋作塹抵援囉囉西番要害地也先是瑋遣小吏楊知進護賜物送甘州可汗王還過宗哥界李立遵邀知進語曰秦川太人直以兵入援囉囉來幸爲我言願罷兵歲入貢約蕃漢爲一家因使種人黨失畢陵從知進來獻馬自是脩羅勢蹙退保嶺中不出秦人請刻石紀功有詔褒之宰相丁謂逐寇準恐瑋不附已指爲準黨謫容州觀察使知萊州瑋以宿將爲謂所忌即下道從弱卒十餘人不以弓報矢嚴自隨謂敗改彰武軍節度使卒贈侍中謚武穆

用士得其死力。平居甚閒暇。及師出。多奇計。田人神
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
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廷下矣。嘗稱疾加詔艾卧閣中。
不出。會賊至。瑋奮起。褰鈴披甲跨馬。賊望見皆遁去。
瑋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利。角廝羅聞瑋名。即望
瑋所在。東向合于加額。契丹使過天雄。部勒其下曰。
曹公在此。毋縱騎馳驅也。渭州有告戍卒叛入夏國。
者。瑋方對客奕棋。遽曰。吾使之行也。夏人聞之。即斬
叛者。殺其首境。上羗殺邊民。以羊馬贖罪。瑋下令曰。
若自相犯。從其俗。犯邊民者。論如律。自是毋敢犯。環
慶屬夷田。多爲邊人所市。以致卑弱。不能自存。瑋盡
令還其故田。後有犯者。遷其家內地。所募弓箭手。使
馳射較強弱。勝者與田二頃。再使獲課市一馬。馬必
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則團
爲一指。揮要害處爲築堡。使自塹其地。爲方田。塹之
立馬社一馬死。衆出錢市馬。降者既多。因制屬羗百
帳以上。其首領爲本族軍主。次爲指揮使。又次爲副
指揮使。不及百帳爲本族指揮使。其蕃落將士止于

本軍敘進。以其習知羗情與地利。不可徙他軍也。天
雄卒有犯盜者。衆設獄具。必殺之。瑋乃處以常法。人
或以爲疑。瑋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衆
若非好殺也。治內郡安事此乎。初守邊時。山東知名
士賈同造。瑋客外舍。瑋欲按邊。即同舍邀與俱。同問
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
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瑋殆名將也。

斷曰

瑋瑋寶臣之少子。敏。軍。嚴。明。賞。罰。不。詭。既。敗。繼
遷德明。慮死。帝方用恩。置之不理。瑋恐飽。遇降
內徙。陰結廝。教。棟。丹。死。矣。大敗廝。羅。納。質。比。比。檢
點。邊。功。實。有。可。紀。宰。相。謂。公。恨。不。附。已。日。爲。準。私
容。州。安。甘。謂。敗。復。官。改。節。度。使。不。測。用。心。別。妙。可
喜。謂。之。名。將。深。得。其。體。

李繼隆

李繼隆字霸圖。潞州上黨人。都監處耘之子也。以父
蔭補官。初領雄武卒三百戍邠州。止給刀盾。蠻賊數
千陣長沙南。截其道。繼隆率衆力戰。始遁去。手足俱

中毒矢得良醫而愈太祖聞其勇敢而器重之心後吳將部送赴闕至項縣而病斬其首以獻太祖益嘉之從李符督荆湖漕運給征南軍會有機事當奏時在軍中者皆欲伺城陷獻捷不願行繼隆獨請赴闕時城尚未下太祖見其來甚訝之繼隆度金陵破在旦夕臣來時城雖未下而在途遇大風噴晦實破城之兆也翌日提奏至太祖召繼隆謂曰如汝所料矣契丹犯邊繼隆與諸將禦之初太祖授以陣圖及臨陣有不便衆以上命不可逾繼隆曰事有應變外○預○安可預定設有違詔之罪請獨當之印從便行事敗契丹于徐河從曹彬征幽州進克涿州矢中左股血流至踵獲契丹貴臣一人彬欲上其功繼隆止之俄而傳潛米信軍敗衆潰獨繼隆所部振旅而還即命繼隆知定州尋詔分屯諸軍繼隆令書吏盡錄其詔旬餘有敗卒集城下不知所向繼隆按詔給券仰各持詣所部太宗益嘉其有謀初朝議有寇至今堅壁清野勿與戰一百契丹驟至攻蒲城至唐河護軍袁繼忠慷慨請出師衆以詔書止之繼隆曰閭外之事

將帥得專乃與繼忠出兵擊走之嘗有詔廢城口軍繼隆言梁門爲北面保障不可廢遂城守如故訖爲要地夏州趙保忠與李繼遷連謀爲患朝廷使繼隆與尹繼倫討之既而繼遷遁去擒保忠以獻裨將侯延廣等議請誅保忠及忠兵追繼遷繼隆曰保忠几上肉耳當請于天子繼遷遁千里窮殫艱於轉餉宜養威持重未易輕舉延廣等服其言詔五路討李繼遷以繼隆出環州取東關鎮由赤柁苦井路赴之繼隆以所道迥遠乏水請由秦鞬徑趨賊之巢穴且遣弟繼和入奏太宗召詰之知其必敗遣周瑋齎詔切責之督其進軍赤柁及瑋至繼隆以便宜發兵不俟報行二十餘日果不見賊而還諸將失期士卒困乏先是送軍糧赴靈州必由早海路自冬至春而芻粟始集繼隆請由古原州蔚州以如河便太宗許之是爲鎮戎軍真宗卽位加中書門下平章事後王師失利于望都繼隆累表求請闕面陳邊事俄召還延見詢訪因言醜類侵擾蓋亦常事願委將帥討伐不煩親征真宗慰諭之加開府儀同三司會疾作上親臨

問卒贈中書令

斷四

隆成郢州領卒三百。蝥賊數千一戰逐北。獲將送京道中。病革斬首上。聞喜。權有得城破。有机隆先奏。白果如其言。至期報克契丹。犯邊戰。遵詔額隆急破之。違詔願責。從征幽州。一人功窄。傳衆喪師。令軍生色。保忠繼。還連謀作賊。繼隆討之。擒遁兩。迫後縱無功。亦稱奇特。

新鐫續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十

古門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

尹繼倫

尹繼倫開封浚儀人。父敷爲郢州防禦使。嘗內舉繼倫以爲可用。太宗卽位。以從征太原功。使充北而緣邊都巡檢使。端拱中。契丹潛入寇。上遣李繼隆護送輜重數千乘。契丹將于越。謀知之。率精銳數萬騎。將邀于路。繼倫適領兵遊徼。路與寇值。于起徑越大軍。過繼倫軍。不顧而去。繼倫謂其麾下曰。寇蔑視我。爾彼南出而捷。還則乘勝驅我而北。不捷則亦洩怒于我。將無遺類矣。爲今日計。但當捲甲御枚。以蹕之。彼銳氣前驅。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爲忠義。豈可泯然而死。爲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軍秣馬伺夜。人持短兵潛。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川徐河。天尚未明。于趨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詭將戰。繼隆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忽擊殺其將皮室。一人皮室者。契丹相也。皮室被殺。衆遂驚。

于方食失箸爲短兵中其脅創甚垂善馬先逝繼兵隨之大潰蹂踐死者無數弁丹自是不敢窺邊每相戒當避黑而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也以功領長州刺史至道二年分遣將帥五道以討李繼遷上疑李繼隆逗遛不進急召繼倫至京師授靈慶副都部署欲以夾輔繼隆時繼倫已被病強起受詔上素聞其嗜酒以上尊酒賜而遣之卽日赴行營僅至慶州卒

斷曰

尹子繼倫領軍巡徼繼隆擁輜于越欲援兵過尹

前視之如草

後搗斬相皮室于越

繼倫怒噴激衆共討俟其前驅忽從後搗斬相皮室于越驚倒臂中短兵萬馬奔跑潰兵蹂躪死者不少黑面大王戒避須蚤再奉詔行奈命不保

狄青

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善騎射寶元初趙元昊反詔擇衛士從邊時偏將屢爲賊敗士卒畏怯惟青願行當爲先鋒凡四年前後大小二十五戰中流矢者八破金場城畧賓州屠囉咩族等族燔積聚數萬收

其帳二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又破喬子谷衆大部等堡皆陷賊要害嘗戰安遠被創甚聞寇至卽挺起馳赴臨敵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不敢當尹洙爲經畧判官青見之洙與談兵善之薦于經畧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見而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折節讀書由是益知名青奮起行伍十餘年而貴是時面涅猶存帝嘗敕青傳藥除字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第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

願留此以勸軍中不敢奉詔皇祐中廣德州蠻儂智高反陷邕州嶺南騷動師久無功救孫沔余靖爲安撫使討賊猶以爲憂青因自請于帝曰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於關下帝壯其言遂除宣徽南院使經制廣南盜賊事置酒垂拱殿而遣之時智高還據邕州青合孫沔余靖兵次賓州先是蔣偕張忠戰敗軍聲大沮廣西黔軫陳昭乘青未至復以步卒八千犯賊潰于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至乃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

晨會諸將堂上揖罷起并召用等三十人按以敗亡狀俱驅出軍門斬之汚靖相顧錯愕諸將股慄已而頌甲令軍中休十日賊覘者以為軍未即進青明日乃整軍騎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舖為陣賊既失險悉出逆戰前鋒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銳甚汚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騎兵從左右翼出其不意遂大敗之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智高縱火燒城遁去明日檢賊屍有衣金龍衣者眾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始交趾願出兵助討智高余靖言其可信具萬人糧于邕欽待之詔以緡錢三萬賜交趾為兵費許賊平厚賞之青既至檄余靖無通使假兵即上奏曰李德政言將步兵五萬騎一千赴援非其情實且假兵於外以除內患非我利也以一智高而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兵蠻獫貪得忘義因而起亂何以禦之請罷交趾助兵從之及賊平人服其有遠慮青在樞密四年每出卒輒指目以相矜誇既而出判陳州卒贈中書令青為人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

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饑寒勞苦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故其出常有功尤善推功與將佐始與孫汚破賊謀一出于青賊既平經制餘事悉以讓汚退若不用意者汚始嘆其有勇既而服其為人自以為不如也

斷曰

狄青為將戰功紛紛帶銅而具所向吸魂朝野名重面涅猶存帝命藥去請留勸軍懷智高反眾敗崑崙青怒盡勦突出關門賊出不意大敗而奔高

廣南傳

卷之三

四

死未確不敢妄聞智高一叛青已早論破之亦易何假于人賊平之後方服其神

种世衡

种世衡字仲平放之兄子也少尚氣節昆弟有欲析其資者世衡盡推與之唯取圖書而已以放蔭補官時西邊用事守備不足世衡因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克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董其役夏人屢出爭而世衡且戰且城之然

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於石。石工
不可穿。世衡卽命屑石一希。酬百錢。卒得泉。城成。
賜名青澗城。遷內殿崇班知城事。遂開營田二千頃。
募商賈。資以本錢。使通貨。贏其利。城遂富實。間出行
部族。慰勞日長。或解與所服帶。嘗會客飲。有得敵情
來告者。卽以飲器與之。由是屬者皆樂爲用。再遷洛
苑副使。知環州。番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崛強。未嘗
出謁郡守。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
帳勞其部落。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

廣西傳

卷之十三

此與邪子

僕

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信。遂緣險而進。奴
訛方歸帳。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楚而起。奴訛大驚。
曰。前此未嘗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疑我耶。率其族
羅拜聽命。又差長慕恩。部落最强。世衡嘗夜與飲。出
侍姬以佐酒。旣而佯起入內。潛於壁隙窺之。慕恩竊
與侍姬戲語。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慙懼。請罪。世衡乃
笑曰。君欲之耶。卽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二
者。使討之。無不克。其後百餘帳皆自歸。因令諸族置
烽火。有急則舉燧介馬以待。葛懷敏敗。率羌兵數千

人以援涇原。無敢後者。嘗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
釋其罪。有辭某事。請某事。輒因中否而與奪之。人人
自勵。皆精于射。由是數年。敵不敢近。環范仲淹檄
令與蔣偕築細腰城。世衡時卧病起。將所部甲士。晝
夜興築。城成而卒。初。世衡在青澗城。元昊未臣。其貴
人剛浪凌號野利王。又一將遇乞號天都王。皆元昊
腹心。親信用事。欲以謀間之。未得其隙。會剛浪凌令
浪理賞乞媚娘三人。詣世衡請降。世衡知其詐。曰。與
其殺之不若。因以爲間。遂留以監商稅。出入騎從甚

廣西傳

卷之十三

此與邪子

僕

寵有僧王光信者。越勇善騎射。習知番部山川道路。
世衡出兵。常使爲鄉導。改名嵩。世衡爲蠟書遣嵩。遺
剛浪凌內言。浪理等已至。朝廷知王有向漢心。命爲
夏州節度使。奉錢月萬緡。旌節已至。等語。令嵩密藏
衣中。非濱死不得泄。別以橐一部。書施一幅。遺野利。
以諭其早歸之意。剛浪凌得之大懼。命執嵩歸。元昊
元昊疑剛浪凌貳已。召嵩廷詰。問書所在。嵩堅執無
有。雖甚箠答不言。元昊命曳出斬之。嵩乃大號曰。种
將軍密遺野利王書。戒不得輕泄。今至死。不了得將

軍事即解衣出書書入元昊遂疑野利陰遣別將假爲野利使使于世衡傳野利語世衡審知爲元昊所遣轉嫂罵元昊盛稱野利內附之意仍厚遣使者曰爲我歸語汝主速決無稽留也使者去滿即還而野利已報死矣世衡知謀已行因欲并開天都王又置祭境上作文書于板以弔之多述野利與天都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敗之意遺於境上傳聞于元昊并殺天都王遂復遣使請降稱臣如舊世衡在邊數年積穀隨饋不煩縣官大有恩惠及卒羣長朝夕臨者數日青澗及環人皆畫像祠之

斷曰

種子○上○衡○少○尚○氣○節○有○事○西○邊○心○盡○力○竭○既○爲○築○城○又○將○泉○掘○先○開○營○田○復○貸○商○業○荒○涼○邊○城○富○如○帝○闕○行○部○慰○勞○差○長○陰○結○約○帳○往○還○不○憚○大○雪○敵○感○且○懷○拜○皆○羅○列○以○酒○醉○之○再○贈○姬○妾○若○有○所○圖○死○亦○勇○矣○種○類○猜○嫌○因○而○間○別○所○忌○掃○除○所○憎○挑○滅○勢○獨○歸○辟○不○生○釁○孽○所○以○邊○庭○常○清○常○潔○

郭達字仲通其先自邢徙洛達始隸陝西范仲淹麾下仲淹方議取靈武達曰地遠而食不繼城大而兵不多未見其利未幾涇原任福以全軍沒入服其先見陳執中安撫京東奉達爲駐泊將執中嘗與賓佐論當世名將共推葛懷敏達曰懷敏喜功微幸徒勇無謀易與耳他日必敗朝廷事執中嘆曰君直知兵已而懷敏果覆師保州卒叛田況遣達往招之達與亂首待其臻嘗同事范仲淹因馳至城下示以舊所佩紫囊囊識之即與其黨再拜邀達登城既見申諭禍福衆疑不即下達曰若降恐不免達請以身爲質於是開城降麗籍鎮河東俾達權忻州契丹來求天池願地以無稽也籍不能決以該達達訪得太平興國中故牘證爲王土檄報之契丹愧伏湖北溪蠻彭仕義叛達招得黨所親信爲鄉導盡平諸隘遂破其所居桃花州仕義棄城走衆悉降神宗卽位改宣徽南院使判鄆州是時种諤受鬼名山降因取綏州夏人遂殺楊定朝論以邊釁方起欲棄綏州達曰敵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見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

何以處。既而夏人欲以塞門安遠二砦來易朝廷許之。達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遣其屬趙禹等。與夏使議，夏使惟言砦基高，曰：二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爲界。西平王祥符所移書固在也。敵使驚不能對，乃寢其請。初，詔焚棄綏州達匿而不下。至是，帝問大臣，皆不知達始自勅向者達詔肯之罪。帝手詔褒荅之。夏人又求以亡命景詢易峇山。達曰：詢庸人也。于事何所重輕受之。則不得不還名山。恐自是番人無復敢向化矣。達謂得殺楊定首領姓名，詐告將斬之於境，以謝罪。達曰：是且梟死，犯以給我報，曰：必執李崇貴、韓道喜來。夏人言殺之矣。達命以二人狀貌物色詰問，敵請得乃執獻之。達慷慨喜兵學，神宗常訪以入陣。達曰：兵無常形，是特奇正相生之一法耳。因爲帝論其詳。在延安使人教兵，久不就，乃擇習金鼓屯營者六十四人，使一人教一隊，頃刻而成。就李復圭治慶州之敗，既斬李信，又欲罪鄭延巡、檢白玉。玉見達托以後事，且泣言不得終養，達哀之不遣，申救甚力，得免。

已而玉天提於新砦，神宗謂達曰：自玉能以功補過，卿之力也。達每戰先招懷，後戰開，惜士卒，不妄加誅戮。其殺賊婦女老弱者，皆不賞，雖坐征南無功，久廢，猶隱然爲一時宿將云。

斷曰

郭達談兵頗有先見，任福覆軍，懷敏師陷，一如其言。誰不欽羨保州招降，登城戒勸，恐衆有疑，留身爲券。柳地契丹無稽思占，故牘查明王土，可驗湖北溪蠻仕義有變，招蠻之親爲蠻之患。若棄綏州弱

見于而匿詔不宣，後方無玷，坐論成功，勝于力戰。

王韶

王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試制科，不中。客遊陝西，訪承邊事，詣闕上平戎策三篇。其略以爲：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年攻青唐，不能克，萬一克之，必併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間，牧馬于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山，生羌西集，武勝遣兵時掠洮河，則隴蜀諸郡當盡驚擾。瞻征兄弟其能自保耶。今猶氏子孫惟董瑄相能自立，瞻征

欺已溫之徒。文法所及。各不過一二百里。其勢豈能與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于洮河。蘭部皆故漢郡縣。所謂湟中。浩疊。大小榆。抱罕。土地肥美。宜五種者在焉。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也。諸種既服。唃氏雖不歸。唃氏歸。則河西李氏在吾掌中矣。且唃氏子孫。賄征差盛。為諸羌所畏。若招諭之。使居武勝。或渭源。城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習用漢法。異時族類雖盛。不過一延州。李士彬。環州。慕恩。耳。倘漢有肝腹之助。且使夏人無所結連。策之上也。

也。神宗異其言。召問方畧。因以韶管幹秦鳳。機宜文字。時番部俞龍珂在青唐。最大。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以成敗。招致之。龍珂遂率屬十二萬口內附。帝乃志復河隴。築古渭為通遠軍。以韶知軍事。初羌保險。諸將謀置陣平地。韶曰。賊不舍險來關。則我師必徒歸。今已入險。當使險為吾有。乃徑趨榰那山。賊敵軍而陣。令曰。敢言退者斬。賊乘高下。關師少却。韶乃躬環甲出。麾帳下兵逆擊之。羌人潰焚其帳而還。洮西大震。會瞻征度洮為之援。餘黨復集。韶乃潛

師。越武勝。遇瞻征首領。瞻藥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建為鎮。洮軍復擊走瞻征。降其部落二萬人。更名鎮洮為熙州。以熙河洮湟通遠為一路。會景惠立。敗于踏白城。賊圍河州。韶聞之。日夜馳至熙。熙方城守命撤之。選兵得二萬。議所向。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我至。必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者也。乃直扣定羌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瞻征知援絕。拔去。初思立

廣百將傳。卷之十三。之覆師也。羌勢復熾。朝廷議棄熙河。帝為之肝食。數下詔戒韶持重勿出。及是。帝乃大喜。韶還熙。以兵巡西山。繞出踏白。後焚八千帳。瞻征窮蹙。丐降。因俾以獻。拜韶觀文殿學士。未幾。召為樞密副使。韶欲求退。因言。決里廣源之建。臣以為貪虛名而忘實禍。執政乃疑臣為譏刺。方舉事之初。臣力爭極論。欲寬民力而省財用。但同列不肯聽。至以熙河事折臣。臣本意不費朝廷而可至伊吾。虛耳。初不欲令熙河作路。河岷作州也。今與眾異論。倘不求退。必致不容。帝見其

以勤兵費財。歸曲朝廷。由是不悅。故罷職知洪州。四年病疽卒。詔起孤生用兵有機畧。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麾。不復更問。每戰必提嘗夜卧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交。呼聲震山谷。侍者往往股慄。而詔鼻息自如。詔交多楚人。依詔求仕。乃分屬諸將。武殺降老弱。子以首為功。級晚節言動不常。頗若病狂。既病疽。洞見五臟。蓋亦多殺之徵云。

斷曰

王韶有志上策。平戎西夏。可敵河西。掌中神宗驚。

異機宜與衷。龍珂招致。丙附相通。帝復河隴。詔領軍充壓敵。而陣甲冑環躬。麾兵逆擊。焚帳奏功。再議所向。直逞羌鋒。斷夏國路。使其不通。瞻征窮蹙。俘獻重。曠兵勤財。費歸曲聖聰。帝意不悅。罷職知洪病。雖疽卒。人亦稱雄。

神師道

神師道字彝叔。少從張載學。以蔭為熙州推官。議役法。忤蔡京旨。知德順軍。又謂其詆毀先烈。罷入黨籍。屏廢十年。以武功知懷德軍。夏國畫境。其使焦彥堅。

必欲得故地。師道曰。如古故地。當以漢唐為正。則君家。士益感矣。彥堅無以對。童貫提兵。樹翁張威。福見者皆。旅拜師道。長揖而已。召諸閭閻。繼宗訪以邊事。對曰。先為不可勝。來則應之。妄動生事。非計也。貫議。從內郡。弓箭手實邊。而指為新邊。所募帝復訪之。對曰。臣恐勤遠之功未立。而近擾先及矣。帝善其言。賜衣金帶。以為提舉。秦鳳弓箭手。時五路並置。官帝謂曰。卿吾所親。懼也。貫茲不悅。師道不敢拜。久之。知西安州。嘗督兵築堡。口城敵至。堅壁。蒞河師道。陣於河。游若將夾戰者。陰使偏將曲充徑出。橫領揚言。長兵至敵方駭。而揚可世早潛軍衝其後。執平仲。復以精甲襲擊之。敵大潰。斬獲甚衆。其長僅以身免。卒城而還。又帥陝西河東七路兵。征賊底城。馬以旬日必克。既薄城下。敵守備甚固。官軍小息。有據胡床自休者。立斬之。屍于軍門。令曰。今日城不下。視此衆股。僕操而登城。城即潰。時兵至。繼八日童貫謀伐。遣使師道盡護諸將。師道諫曰。今日之舉。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

聽既次白澤。遼人譟而前。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板自防。賴以不大敗。遼使來請曰。女真之犯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虎狼之隣。基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貫不能對。師道復諫。以為宜許之。又不聽。密劾其助賊王。肅怒。責為右衛將軍。致仕。而用劉延慶代之。延慶敗績於盧溝。帝思其言。起為河北制置使。師道聞命。即東過姚平仲。有步騎七千與之俱。北至洛陽。聞幹離不屯京城下。武止勿行。曰。賊勢方熾。願少駐。況水以謀。燕京府志。卷之十一。師道。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我來。一氣自振。何憂賊哉。因揭榜沿道。言神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城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營稍北。欲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春秋高大。下稱為老。欽宗聞其至。喜甚。開安上門。命尚書李綱迎。勞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和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師

道時被病。命毋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訥在廷。頃頃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師道笑曰。彼為卿故也。京師自被圍。諸門盡閉。市無薪菜。師道請啟城南壁。聽民出入。如常。金人有擅過偏將馬忠軍者。忠斬其六人。金人來訴。師道付以界旗。使自為制。後無敢越。佚者。神氏姚氏皆山西巨族。平仲父古方以熙河兵入援。平仲慮功名獨歸神氏。乃以士不得速戰為言。達於上。李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自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為緩。竟用平仲所營。以及於敗。李綱罷。太學諸生都人伏闕。願見神李詔。趣使彈壓。師道乘車而來。眾褰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率聲喏而散。金師退。乃罷師道為中太一宮使。御史中丞許翰見帝。以為不宜解師道兵權。上曰。師道老矣。難用。當使卿見之。令相見於殿門外。師道不語。翰曰。國家有急。詔翰訪所疑。公勿以書生之故。不肯談。師道始言我輩彼寡。但分兵經營。控守要地。使彼糧道不通。坐以待久。可破也。翰嘆味其言。復上奏。謂

師道智慮未衰尚可用於是加少師進太尉爲河東宣撫使屯滑州實無兵自隨師道請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論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以示弱却不用既而師中戰死姚古敗朝廷震悚召師道還太原陷又使巡邊次河陽遇王汧端敵必大舉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爲怯復召還既至病不能見十月卒京師失守帝撫膺曰不用種師道言以至於此金兵之始退也師道申前議勸帝乘半濟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爲國患故追痛其語

唐書

卷之三

斷曰

老種師道宋末主兵非實不悅卽忤蔡京帝問邊事不敗爲精來則以應妄動事生遼功未立近擾先驚揚言援至前擊後衝敵潰斬獲城功始成再征賊底斬情先登師繞入日敵已削平遼乃鄰也伐之何名白溝戰敗轉互相傾再起河北或止勿行師道亟進直壓敵營帝聞而喜虜憚而停平仲心思戰以速爭種請少緩帝亦不聽旣而戰敗功罪無憑大都亂世良將空稱旣病而死方痛撫應

宗澤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也幼有大志登進士第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其直與末甲通判登州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真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此多事矣靖康元年陳過庭薦澤充和議使澤曰是不生還矣或問之澤曰敵能悔過退師固善否則安能屈節北庭以辱君命乎會議者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上因不遣命知磁州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率托故不行澤曰食祿而避難不可也卽日

唐書

卷之三

單騎就道磁經蹂躪之餘人民逃徙帑篋慘然澤至緝城壁浚陘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爲固守不移之計金人破真定引兵南取慶源自李固渡渡河恐澤兵躡其後遣數千騎直扣磁州城澤環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賞軍士康王再使金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州未幾有詔以澤爲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乃自趨渡道遇北兵乃

遺秦光弼張俊夾擊大破之。金人既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擣其軍，破三十餘砦。時康王問大元帥府檄兵會大名，澤履水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曹輔齋蠟封欽宗手詔至，自京師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獪，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飢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不能成功在此

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遺書總管趙野、范訥、曾懋等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荅。澤以孤軍進，都統陳淬言敵力熾，未可輕舉。澤怒欲斬之，諸將乞貸。澤使進兵，遇金人敗之。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又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濮，先遣騎三千往援。金人果至，又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樵彥孔彥威夾擊，又大敗之。澤兵進至衛南，渡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日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又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

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餘里。澤計敵十倍於我，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募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時金人已逼二帝北行，澤聞即提軍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勸王之兵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會約大元帥書約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乃止不進。而屢表勸王卽帝位於南京。澤入見涕泗交頤，陳興復大計。

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也。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上壯其言，欲留輔政。潛善等沮之，遂徙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民兵襍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賊，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誓營，泣謂之。」

○音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臣力遂解甲降時楊俊號○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侵掠爲患○澤使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上疏請上○京時金遣人以使偽楚爲名至開封府澤曰此名爲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所拘金使延置別館澤復上疏曰國家承平久不識兵革以敵國誕謾爲可憑信恬不置疑今金人假使偽楚來覘虛實臣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

下惑于人言○令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澤憂金人入攻乃渡河約諸將議圖恢復因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沿河鱗次爲連珠砦又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視師河北還抗疏言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劫掠侵欺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固有阿意順旨以叨富貴者亦有不相詭隨以獲罪戾者陛

下觀之叨富貴者爲是乎獲罪戾者爲是乎○今之言遷幸者猶前日之言和議可行者也○今日言不可遷者猶前日之言和議不可行者也○惟陛下熟思而審用之且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業奈何輕棄以遺敵國乎○詔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澤又上疏曰京師天下之腹心也兩河雖朱安○特一手臂之不伸耳今遽欲去之是并腹心而棄之矣澤前後建議輒爲黃潛善等所抑每見澤奏疏皆笑以爲狂金將兀朮渡河謀攻汴京諸將請先期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部將劉衍繼滑劉達趙鄭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遁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奕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面衝突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去東京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以義師爲名請下令止勤王澤疏曰自敵圍京城忠義之士憤激奮激越數千里爭先勤上當時大臣無

遠識大略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饑餓困窮。弱皆填溝壑。強者爲盜賊。此非勤王者之罪。乃一時措置乖謬所致耳。今河東西不從敵國而保山砦者。不知其幾。諸處節義之夫。自黜其面而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効義之心哉。王策者。本遼種爲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語之曰。契丹本宋兄弟。國今女真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耻。策感泣。願効死。澤因問敵國虛實。盡得其詳。遂決爲大舉之計。乃召諸將謂曰。汝等素有忠義之心。當協謀勦賊。

廣南傳

卷之十一

五

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金人戰不利。悉引兵去。澤又上疏曰。天下之事。見機而爲。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伊洛。而金人渡河。悍蔽滑臺。而敵國屢敗。山東河北。山砦義民。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以幾以時而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已。澤屢敗金人。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澤又疏言。下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

成願。扈從還闕。卽渡河討賊。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臣聞多助之至。天下順之。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國之足憂乎。上乃降詔。擇日還京。後不果。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皆爲潛差等所抑。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賊。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薨。都人號痛。遣表猶贊上。

廣南傳

卷之十一

五

入京斷曰。宗澤將軍。天生忠勇。兩河破殘。單騎往董固守。不移城池。復聳金人南來。神弓力猛。縱擊直前。斬首成踵。康王使金。請毋覆踵。京師入援。兵須速擁。迭戰十二捷。報洵洵。奈何朝廷和議受哄。二帝蒙塵。江山失統。帝及康王已非英種。再相權奸。惟貪榮寵。澤雖英雄。難回懵懂。望駕還京。首猶南拱。憂憤發疽。誰爲一棒。連呼過河。誰爲一動。每一悲思。淚如泉湧。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十四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補

岳飛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也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

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

入石學射于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

祭于其家父義之曰汝為時用其徇國死義乎真定

宣撫劉韜募敢死士飛應募時相有劇賊陶俊賈進

和飛請百騎滅之先遣卒偽為商人入賊境賊掠以

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

戰飛佯北賊來追之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和

以歸嘗從劉浩解東京與敵相持於滑南領百騎

習兵河上敵猝至飛麾其徒曰敵雖衆未知吾虛實

當及其未定擊之乃獨馳迎敵有梟將舞刀而前飛

斬之敵遂大敗遷秉義郎宗澤見而奇之曰爾勇智

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

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

是其言康王即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略謂黃潛曜

伯彥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

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舊

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因問

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樂校

曳柴以敗荆藁藁采樵以致絞謀定故也所變然曰

君殆非行伍中人借補武經郎命從王彥渡河擊金

人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

寨而歸諸軍見飛勇奮遂拔新鄉翌日戰候北川又

敗之夜屯石門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飛揣

知其不來堅卧不動金兵卒不來食盡走彥壁乞糧

彥不許飛引兵益北戰于太行山擒金將拓拔耶烏

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馳丈入鐵鎗刺殺黑風大王

敵衆敗走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澤澤卒杜充代

之與金人大戰汜水關射殲金將大破其衆駐軍竹

虛渡與敵相持慮敵不易走因選精銳三百伏前山

下令各以薪芻交縛而東夜半燕兩端而舉之金人

疑援兵至驚而潰三年賊黃善曹成孔彥丹等合衆

五十萬薄南。燕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爲諸軍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大敗之。杜充將遣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也。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克不聽。遂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賊張用。至六合。遇賊李成。與戰皆敗之。成奔江西。時命充守建康。金人與成合。窺烏江。克閉門不出。飛泣請視師。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迎戰。諸將皆潰。飛獨力戰。會充降。金諸將多行剽掠。惟飛軍秋毫無犯。元木趨

杭州。飛邀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發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今夜偵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破之。金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爭來降附。元木趨建康。飛設伏牛首山待之。又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援之。金兵驚自相擊。元木次龍灣。飛以騎三百步二千馳至新城。大破之。元木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因奏建康爲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元木歸。飛邀擊於靜安。又敗之。紹興元年。張俊請飛同討李成。時成將馬

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迫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自爲先鋒。重鎧躍馬潛出。賊有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鈞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市。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生吾不殺。汝坐而降者。百有餘人。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遇于樓子莊。將與戰。又大敗而追之。進成走蘄州。降爲齊張用。寇江西。用亦期大飛以書諭之曰。君與張同。與用

燕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據道賀一州。詔付飛金字牌黃旗。命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即分道而遁。飛至茶陵。知成遁不從。招因上奏曰。比年多命招安。故爲盜者。力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畧加勸除。盜起之衆。未可遽殄。上許之。飛入賀州境。得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出。張調兵食。吏曰。食盡矣。奈何。飛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謀若夫意狀。頓足而人陰令逸之。謀歸

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辟食。潛趨嶺。未
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砦。成據險拒飛。飛揮兵掩擊。賊
大潰。而成走。飛因謂張憲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
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汝等誅其魁。而
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
沿道招降二萬餘人。進兵追成。成走宜燕。司降嶺表。
平時處吉盜。連兵寇掠。帝命飛平之。飛至虔。賊彭友
驩馬迎戰。飛麾兵即馬上擒之。賊衆驚呼。丐命。飛令
勿殺。受其降。帝有詔。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
赦脅從。帝因曲赦之人。感飛德。繪像祠之。秋。人見帝
手書。精忠岳飛。自製旗以賜之。先是。李成使金人入
侵。又親趨兩浙。與楊么會。飛因上奏。襄陽六郡為恢
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使李成遠遁。然後加兵
湖湘。以殄群盜。因渡江。顧中流而誓曰。不擒賊。不涉
此江。既至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
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卒。平地雖衆
十萬。何能為。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
兵指牛鼻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既合戰。馬應銳而

斃。步卒騎衝。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遂復襄陽。既而
又復鄧州。帝聞之喜曰。吾但知岳飛行軍有紀律。不
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又復唐州。襄漢平。又擊走劉豫
兀術。而廬州平。因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
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
賊黨黃佐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
背曰。子知順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
至湖中。視其可棄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
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陽。政簡益與浚
語。疑飛玩寇。欲以開浚曰。岳侯忠孝人也。且兵有溪
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既受飛命。因襲周倫。若
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會詔
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
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入。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
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
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
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之孤立。
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賊。浚許之。飛遂

如○謁○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曉○勇○既○降○賊○
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欽○又○說○余○端○
劉○先○等○來○降○又○復○入○湖○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仍○
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
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溝○汊○又○
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木○淺○處○遣○善○罵○者○挑○之○
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
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後○張○牛○革○以○
激○矢○石○果○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革○擒○斬○之○
飛○入○賊○壘○餘○賊○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
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入○日○而○賊○平○浚○歎○曰○
岳○侯○神○筭○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
是○人○以○其○言○爲○讖○木○幾○居○毋○憂○降○制○起○伏○飛○扶○輟○還○
廬○山○連○表○乞○終○喪○不○許○屢○詔○趨○起○乃○就○軍○既○而○從○幸○
建○康○詔○以○王○德○卿○變○兵○隸○于○飛○且○論○德○等○聽○飛○號○令○
如○朕○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畧○帝○荅○曰○有○臣○如○此○
朕○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
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不○

以○德○變○兵○隸○於○飛○詔○諸○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謂○飛○
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督○府○
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振○之○在○
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
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
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耳○豈○能○取○此○軍○浚○慨○然○曰○浚○
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
其○愚○豈○以○得○兵○爲○念○耶○卽○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制○
以○張○憲○燁○軍○事○歸○廬○毋○墓○側○帝○累○詔○趣○飛○還○飛○
力○辭○又○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始○還○朝○待○罪○
帝○慰○遣○之○未○幾○鄧○瓊○叛○浚○始○悔○飛○復○奏○願○進○屯○淮○甸○
伺○便○擊○瓊○不○許○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因○思○劉○
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謀○者○飛○併○責○之○曰○汝○
非○吾○軍○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
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名○以○會○合○寇○江○
爲○名○致○四○太○子○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
與○緩○死○卽○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兀○朮○事○因○
謂○謀○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封○股○納○肅○

謀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
飛復請乘廢豫之際搗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
十年金人攻毫劉錡告急命飛馳援因賜札曰設施
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遠度飛先遣張憲姚政馳赴之
後乃遣王貴牛皋等分布經畧西京汝鄭諸郡又命
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
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闚中原未幾所遣諸
將相繼奏捷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
騎先鋒元朮大懼會龍虎大王曰諸師兀朮大懼會龍虎大王曰諸師
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至併力一戰中外聞之併力一戰中外聞之
俱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伎窮矣乃日出挑
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
兵逼郾城飛遣其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
勝先斬汝雲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
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
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
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
軍奮擊遂大敗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

已矣方郾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
宜速援王貴既至兀朮果至雲復大敗之兀朮遁
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亦屢戰皆捷中
原大震飛因進軍朱仙鎮距汴梁四十五里與兀朮
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
遁還汴京是時磁相等境皆期日與兵與官軍會其
所揭旗以岳字爲號父老百姓爭挈車牽牛載糗糧
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
號令不行兀朮欲發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
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
陵思謀及崔慶等皆次第來降將軍韓常亦欲以五
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與諸君痛飲
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盡淮以北棄之遂降詔班
師飛奏金人銳氣喪盡矣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
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
同一日奉十二金字牌詔飛班師飛憤惋泣下東向
再拜曰十年之力廢于一旦飛班師民遮道慟哭訴
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相公去

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吾不得擅留。因留五日。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又函奏以洪上田處之。方發。方兀木棄沐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木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書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木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飛力請解兵柄。不許。既而金兵分道渡淮。帝趨飛應援。飛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兀木被擒。州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兀木乃遺檄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檄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乃使万侯高何鑄羅汝楫交章彈論飛。又論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檄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鞠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侯高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言其書已焚。

飛繫獄兩月。無可證者。又逼孫革等誣飛受詔逗遛。命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成獄。歲暮獄不成。檣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乘市籍家資徙嶺南。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稱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母死。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歡。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却不受。帝欲為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要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孝宗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追封鄂王。

斷曰
岳侯忠勇貫絕古今。雖好野戰。妙在一心。賊五十萬。八百立勲。中原浪棄。兀木南侵。牛首敗走。新城又奔。李成之討。自洪至筠。不從者坐。招降賊人。分道而遁。蓋見岳軍么湖中破彭馬。上擒既而北伐。中原直臨。刀斬馬足。拐子敗群。賊屍布野。積如獸禽。兀木大慟。欲遁還金。書生點破。內有權臣死。且不免功。又何論其言果應。遺恨至今。

韓世忠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也。鬱勇絕人。年十八。以勇敢應募。西夏騷動。世忠斬關殺敵。將擲首陳外。夏人大敗。去俄復出。世忠顧一騎士銳甚。問爲誰。或曰。監軍駙馬兀朮也。遂躍馬斬之。敵衆復大潰。方臘反。江浙震動。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之。次杭州。賊奄至。勢張甚。諸將惶怖無策。世忠以兵二千北伏關堰。賊遇伏。發蹂亂。擊之。賊敗而遁。淵嘆曰。真萬人敵也。時有詔。能得臘首者。授兩鎮節鉞。世忠窮追至睦州清溪洞。

卷之十四

四

賊溪據巖屋爲三窟。諸將莫知所入。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卽挺戈直前。踰險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從宣撫李綱大討山東賊。追擊至臨淄河。兵不滿千。分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令後隊勦殺。於是皆死戰。破之。乘勝追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椎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立功名。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飲啖之。盡於是。衆悉就降。黎明見世忠軍不至。始大悔。

卷之十四

四

失色然無及矣。扈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劫帝位。傳於皇子。張浚等在乎江。議討之。知世忠至。更相慶慰。世忠聞報。大慟。舉酒酹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士卒皆奮。因見浚曰。今日大事。世忠願以身任之。公無憂。卽欲進兵。浚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不測。已遣馬轡甘言誘賊矣。既而世忠進兵至秀州。稱病不行。造雲梯。治器械。傅等始懼。初傅與正彥聞世忠來。極以其兵屯江陰。世忠以好語報之。且言新部殘零。欲赴行在。傅等大喜。許之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皆爲傅所質。防守甚嚴。爲朱勝非所詔。白太后遣還。世忠與其勤王。未幾。明受詔至。世忠乃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斬。其使取詔焚之。進兵益急。傅等大懼。因使賊將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河爲陣。中流置鹿角以梗行舟。世忠舍舟力戰。軍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而不敵數矢者皆斬。於是士卒用命。賊列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敗。傅正彥擁精兵二千。開湧金門以遁。世忠馳入帝步至。

官門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吳湛逆爲最尚留朕
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卽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
於市又自徇信追擊至漁梁皆擒而伏誅帝手書忠
義二字揭旗以賜元朮將入侵帝召諸將問移蹕之
地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
地於是世忠爲浙西制置使守鎮江旣而元朮分
道渡江諸屯皆敗世忠自鎮江還保江陰杜充以建
康降敵元朮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乃以前
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敵歸邀
擊之會上元節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
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矣元朮遣使通問
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
不得渡請盡歸所掠假道不許請以名馬獻又不聽
撻辣在淮州遣亭董太一趨淮東以俟元朮世忠與
二人相持黃天蕩者四十八日大一亭董軍江北元
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艘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
鈎授驍健者明日敵舟諒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
出其背每綆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元朮窮蹙求會語

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金
元朮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
敵馳去謂諸將曰南人使船如使馬奈何以人獻破
舟策聞人王某者教其舟中載土平板鋪之穴船
板以摧槳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
動也又有獻謀者曰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
元朮一夕潛鑿渠三十里次日風止我軍輒弱不能
運金入以小舟縱火矢下如雨我軍多戰死敵遂得
絕江遁去世忠收餘軍還鎮江是役也元朮兵號十
萬世忠僅八千餘人帝賜札褒美建安范汝爲反辛
企宗等討捕未克賊勢愈熾詔世忠討之世忠曰建
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領步卒
三萬水陸並進次劍潭賊焚橋世忠策馬先渡師遂
濟賊盡塞要路拒王師世忠命諸軍偃旗仆鼓徑抵
賊寨山傾城邑設雲梯火樓日夕併攻賊震怖莫
測五日城破汝爲自焚斬其弟岳吉以徇民感更生
家爲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如世忠因奏江
西湖南寇賊尚多乞乘勝討平於是旋師永嘉若將

就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汴濱數十里。祥
賊不虞其至。成大驚。世忠遣人招之。廣西賊曹成以
其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遂移師長沙。時劉忠
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管柵相望。世忠始至。欲急擊。宣
撫使孟庾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非參政所知。請期
半月。効捷。遂與賊對壘。奕棋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
乃夜伏精兵二千於白面山。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
迎戰。所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
賊回顧驚潰。麾將士夾擊。遂大破之。斬忠。湖南悉平。
師駐鎮江。金人與劉豫合兵入侵。世忠親提兵駐大
敵。當敵會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
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令軍
中曰。視吾鞭所向。於是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
鼓即起。擊良臣至。金人問王師動息。良臣具以所
見對。金人聞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別將撻孛也
擁鉄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
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寇軍各持長斧。
上截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

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孛也等二百餘人。世忠復
進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甚衆。捷聞。祥臣入
見。帝曰。世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自建炎以來。將
士不嘗與金人迎敵。今世忠連戰以挫其鋒。論者以
爲中興武功第一。六年。授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世忠
至。拔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薄爲
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巾幘婦人粧以耻之。故人
人奮厲。無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鎮。劉豫兵
數次寇。輒爲世忠所敗。七年。築高郵城。民益安之初。
世忠移屯山陽。遣間結山東豪傑。約以緩急爲應。宿
州馬秦及太行群盜多願奉約束者。金人廢割。中
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爲恢復計。會
秦檜主和議。命世忠徙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
以計緩我師。乞留此師以蔽江淮。又力陳和議之非。
慷慨激切。帝優詔褒答。後金果渝盟。咸如其言。金使
蕭哲來。以詔諭爲名。世忠聞之上言。金人欲以劉豫
相待。則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
沮。請馳驛面奏。不許。既而伏兵洪澤鎮。將殺金使。不

克十年世忠聞淮陽金人來救世忠迎擊于湖州鎮敗之又遣解元擊金人于潭城皆捷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世忠既不以和議為然為檜所抑諷言者論之世忠連疏乞解樞柄復上表乞骸罷為醴泉觀使封福國公節鉞如故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見其面顯仁皇后自金還世忠詣臨平朝謁后在北方聞其名慰問者良久二十一年八月薨孝宗朝追封顯王

斷曰

韓公世忠戰有大力萬衆之中躍馬斬敵方臘反時詔求甚急踰險擒之有如拾級討賊山東卑騎夜入連呼大軍賊降不及苗劉劫君韓聞大泣即刻進兵誅奸肘腋兀術再侵帝思移蹕河北山東國家已失再棄江淮身于何立死守鎮江不容歸跡求乞甚哀愈加攻擊窮困蕩中四十八日天不絕彼鑿渠風息江西南寇賊如織乘勝平之無不盡克帝論武功中興第一權槍不容乞歸前適

張俊

張俊字伯英鳳翔府成紀人好騎射負才氣年十六為三陽弓箭手屢立戰功金人圍汴京俊勒兵勤王高宗時為大元帥見俊英偉擢元帥府後軍統制會有人自汴齎報詔命高宗以兵付副帥還京高宗問大計俊曰此金人詐謀耳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高宗許之既而汴京破三帝北遷俊懇辭勸進曰大王皇帝親弟人心所歸當天下洶洶不早正大號無以稱人望高宗泣涕不許俊便道尾行至應天府高宗始卽位隨遣還京迎隆祐太后尋奉太后及六宮以歸時江淮群盜蜂起俊討杜用干淮寧趙萬郭青于鎮江陳通于杭州蔣和尚等于蘭溪皆平之尋又破秀州賊數萬縛徐明斬之進武寧軍承宣使帝如揚州召諸將議恢復俊曰今敵勢方張宜且南渡據江為險練兵政安人心俟國勢定大舉未晚帝如臨安後苗傅劉正彥作亂俊時屯兵吳江縣傅等矯詔加官調之俊知其偽拒不受會韓世忠自海上來俊借一軍與之世忠為前軍俊以精兵翼之戰于

臨平討平之。金人分兵深入攻臨安。帝如溫州。留俊於明州以拒敵。帝賜親札曰：朕非卿則倡義誰先？卿捨朕則前功俱廢。宜戮力共捍敵兵，一戰成功，當封王爵。既而金人三犯明州，雖互有勝負，然極力戰守，未嘗有失。未幾江浙群盜遽起，俊復奉詔討平之。紹興元年，帝至會稽，時金人殘亂之餘，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陽，李成尤悍強，據江淮湖湘十餘州，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意。圍江州久未解，朝議遣將致討。俊慨然請行，時成黨馬進在筠州，豫章介江筠之間。

俊聞命就道，急趨豫章。且曰：我已得洪州，破賊必矣。

主

乃歛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居月餘，進以大書牒來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賊以俊為怯。俊謀知賊怠，乃出賊不意，大戰敗之，追奔七十里至筠州。既復筠州，又進至樓子莊，賊黨商元據草山，挾險設伏。俊遣步兵從間道直趨，拔山殺伏，奪險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遁。號俊為張鉄山，既復江州而興國軍等處群盜聞俊兵至，皆遁去。俊因引兵渡江至黃梅縣，親與成戰，成懲泰新失險之敗，據

石幢坡，悉由以木石投人。俊失道，游卒進退若無險，以誑賊。俊親冒矢石，率衆攻險，賊衆懼而潰。馬進為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諸郡悉平。拜太尉。四年，金人與劉豫分道入寇，謀至舉朝震恐，或請他幸。俊謂趙鼎曰：避將何之？惟向前進一步，庶可脫。遂改俊為淮西宣撫使，溯江相距逾月，敵不得入，敵將引去。俊乃謂王進曰：敵既無留心，必徑渡淮去，可速及其半濟而擊之。進往敵果北渡，遂薄諸淮，大破之，獲其魁程師回、張延壽以獻。既而劉麟入寇，率兵十餘萬。

俊拒敵，俊介於中。

大越家坊遇劉猷。

犯濠壽，詔并以淮西屬俊。揚存中亦聽節制，與俊合兵拒敵。俊介於中，大越家坊遇劉猷。左右軍擊走之，俊率大軍鼓行而前，至李家灣遇猷。大兵與戰，殺獲畧盡，降者萬餘人。猷僅以身免，拜少保。帝曰：卿議論持重，深達敵情，兼聞挽強之士數萬，報國如此，朕復何慮？後俊與韓世忠入見，秦檜奏陛下倚此二大將，譬如兩虎固當，各守藩籬，使寇不敢近。帝曰：正如左右手，豈可一手不盡力耶？命俊自盱眙屯廬州。八年，金人請寢兵，許之。九年冬，金復渝盟。

再破河南圍順昌。命俊策應劉錡。俊督軍渡江。金人退。繼又分道來侵。俊收宿豪諸軍擊之。盡復衛真鹿邑等地。十年。鄆瓊在亳州。俊以大軍至城。都統制王德下符離。乘勝趨毫。與俊合。俊引軍入城。金人棄城遁。父老列香花迎。俊遂復亳州。進少師。自是金人凡入寇。皆為俊等所敗。然俊知朝廷欲罷兵。首請納所統兵力。贊和議。與秦檜意合。言無不從。加少傅。封益國公。十二年。以御史江邈論之。罷為統體。泉觀使。俊握兵最眾。屢立戰功。與韓世忠劉錡岳飛並為名將。如○何○可○與○岳○並○稱○

世稱張韓劉岳岳飛冤獄。韓世忠救之。俊獨助檜成其事。心術之殊也遠哉。

斷曰

張俊用兵戰功可數。二帝蒙塵。請王為主。太后迎歸。已無北土。杜用淮。侵郭青鎮。阻陳通杭。錢蘭溪。蔣忬。一一皆平。徐明斬捕苗劉之誅。雖韓操斧。俊借一軍。亦云相輔。請討李成。先以怯聲。俟情追奔。突強如虎。請郡奏功。太尉受祜。和議贊成。合拾心。辦武穆之冤。惜無一語。

劉錡

劉錡字信叔。德順軍人。節度使劉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鐘。嘗從仲武征討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室之。人服其精。高宗召見奇之。特差為隨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帝駐于江。解潛王彥兩軍交鬪。俱罷。命錡兼將之。錡始能成軍。扈從赴金陵。十日。金人歸三京。乃以錡充東京副留守。節制馬軍。所部八軍。總三萬七千人。錡自臨安浙江絕淮至渦口。方廣而將傳。營之。時。金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未至順昌三百里。金人果敗。盟來侵。錡遂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城中。問知府陳規曰。城中有糧否。有。則能與尹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因遣騎促所部將士及老嫗輜重連夜至。及旦。報金騎已入陳。錡遂歛兵入城。為守禦計。人心乃安。衆計事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為殿。令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有○力○可○守○奈何。棄之。領意已決。敢言去者斬。

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士殊死戰。入其營。刀斧亂下。敵大敗。錡遣兵追之。死者萬數。方大戰時。兀朮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載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卽用拒馬擁之。官軍乃以槍擽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鉄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真所爲。號長勝軍。專以攻堅。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所殺。遂至太敗。棄屍斃馬血肉枕籍。車旗甲積如山。阜兀朮拔營還汴。是役也。錡兵不滿二萬。出戰僅五千人。而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五十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營中譙譙終夜不息。而錡城中寂然。無鷄犬聲。以逸待勞。故能勝之。捷聞。帝喜甚。旣而洪皓在燕歸。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欲捐燕以南棄之。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十一年。兀朮簽兩河兵。謀再舉。乃詔大合兵於淮西。以待之。金人攻廬和二州。錡自太平渡江。據東關之險。兩戰皆勝。之行至柘皋。與金人夾石梁河而陣。河廣二丈。錡命曳斷舊橋。須臾。

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臥槍而坐。會楊沂中、王德用、師中、張子孟之軍俱至。是時兀朮以鉄騎十萬分爲兩隅夾道而陣。王德用薄其右隅。引弓射一人斃之。因大呼馳擊。諸將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楊沂中復以萬兵各持長斧奮擊之。敵大敗。錡與德用等追之。又敗之於東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卽退去。居數日。正議班師。而濠州告急。錡俊沂中等急趨黃連埠。援之。去濠六十里。而南城已陷。沂中欲進戰。錡謂俊曰。本救濠。今濠已失。下如退師據險。以爲後圖。諸將曰。善。三帥踞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又謂曰。敵得城而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備之。俊不從。命沂中與德將步騎六萬人直趨濠州。果遇伏敗還。錡軍至鵝塘。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近。奈何。錡語俊無恐。請以步卒禦敵。宜撫試觀之。錡麾下皆曰。兩大帥軍已渡我軍。何苦獨戰。錡曰。順昌孤城。旁無赤子之助。提兵不滿二萬。猶足取勝。况今得地利。又有銳兵耶。俄而俊至。曰。謀者妄也。錡與俊益不相下。一夕俊軍士縱火劫錡軍。錡擒十六人。梟首梁上。餘皆逸。錡見俊。

俊怒曰。我爲宣撫。爾乃判官。何得斬吾軍。鎬曰。不知宣撫軍乃斬劫若賊耳。俊曰。有卒歸言。未嘗劫若呼。人出對鎬。變色曰。鎬爲國家將帥。有罪宣撫當言。朝豈得與卒伍對事。長揖上馬去。已皆班師。俊沂還朝。每言鎬戰不力。秦檜主其說。遂罷宣撫判官。命知荆南府。後魏良臣言鎬名將。不當久閒。乃命知潭州。加太尉。復帥荆南府。三十一年。金主亮調軍六十萬。自將南來。中外大震。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鎬爲江淮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鎬引兵屯揚州。軍容甚肅。金人以輜輳船載糧而來。鎬使善沒者鑿沉其舟。金高景山攻揚州。鎬遣員琦拒於皂角林。陷圍力戰。林中伏發。大敗之。斬景山俘數百人。捷奏。賜金五百兩。銀七萬兩。以犒師。鎬病。求解兵柄。留其姪劉汜以千五百人塞瓜州渡。又令李橫以八千人固守。詔鎬專防江。鎬遂還鎮江。時葉義問督師江淮。至鎮江。見鎬病劇。因督兵渡江。衆皆以爲不可。義問強之。不得已而行。及金人以重兵逼瓜州。後軍王方死之。橫汜僅以身免。

江而北。鎬使人持黃幟登高。望之。戒曰。賊至。舉白幟。合戰。舉二幟。勝則舉黃幟。是日。二幟舉。踰時。鎬曰。黃幟久不舉。吾軍殆矣。鎬憤懣益甚。衆軍虞允文自石督舟師。與金人戰。過鎮江。謁鎬。問疾。鎬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書生。我輩愧死矣。發怒。嘔血數升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鎬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鎬姓名者。罪不赦。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荅如響。獨至鎬。莫有應者。

劉鎬受命。節制東京軍。名八字三萬餘兵。絕淮而入。上暴風。勿驚。王有賊兆。金果敗。盟順昌。既至。因趨入城。及旦。敵合百計。戰爭。或伏擣敵。或夜斫營。或借電。或聚吹笙。使其不惻。自戰。屍橫。又示柔弱。令其驕盈。又毒水草。使其病生。晨涼不戰。午疲急。征外兵。震擾內寂。無聲。故能大勝。捷奏。帝廷金謀。在舉群帥列旌。順昌旗號。一見遠行。後屢合戰。或輸或贏。王謀不一。嘔血。淪傾。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十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

補

吳玠

吳玠字晉卿隴干人也。少知兵。善騎射。以良家子隸涇原軍。夏人犯邊。以功擢陳將。又從討方臘。破之。金人攻延安。經畧王庶召曲端進兵。端不進。且曰。不如。其巢穴。攻其必救。遂攻蒲城。命玠攻華州。拔之時。張浚欲合五路兵與金人決戰。玠言。宜各守要害。真其變而乘之一戰。可以成功。浚不聽。進兵富平。又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以備敵深入。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雖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敵驟與柴囊。士藉淖。平行進薄。端營軍遂大潰。五路皆陷。巴蜀大震。玠將散卒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守漢中。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懼我。其後是所以保蜀也。糧食雖不繼。鳳翔民耕獲者。聚若以恩義結之。

彼自有糧助我。乃遣人詣鳳翔。告以恩德。并以重惠。道之。使其預通金人消息。鳳翔民大悅。曰。我輩皆宋民。迫于虜勢。不得已耳。今吳將軍不棄我等。當以死報。於是相與夜送芻糧二千餘斛。助之。玠仍以金帛賞之。民得金帛。益喜。輸者愈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邊。殺之。今保伍連坐。然民感玠恩德。冒禁如故。紹興元年。金將沒立自鳳翔別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大敗。移砦黃牛。會風雨雹。遂遁去。沒立方攻箭筈關。玠復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張浚錄其功。拜明州觀察使。金人自起海角。徂于常勝。及與玠戰。輒北。憤甚。謀必取玠。因會諸道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爲城。夾間與官軍相拒。十月。攻和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賊隊矢連發不絕。擊如雨注。敵稍却。則以騎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以待。金兵至。伏發。衆大亂。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兀

未既敗復以撤離喝爲陝西經略使屯鳳翔與玠相持且金久窺蜀第以璘守和尚原不得逞將出奇取之時玠在河池遂用叛將李彥珙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玠後令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乃命撤離喝自商於直搗上津取金州竟長驅趨制洋漢興元守臣劉子羽急以驛書招玠入援玠遂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以黃相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撤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嶺金人機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則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而敵不退募敢死士五千將來攻會玠小校有得罪奔金者導以祖溪間路出關背乘高以闕饒風諸軍不支遂潰玠退保西縣敵入興元劉子羽退保三泉玠走三泉會之策渾毒山以自固未幾金人北歸玠急遣人邀于武休關掩擊其後軍墮澗死者以千計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道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郡而失不償得進玠檢校少保先是璘在和尚原餉饋不繼玠又謂去蜀遠命璘棄之

經營仙人關創築一壘移原兵居之至是兀朮撤離喝及劉夔率十萬騎入侵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當其衝璘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與金兵轉戰七晝夜始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分軍兀朮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紫右纁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屢至人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撤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出震鼓動地明日大兵出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張彥結橫山砦王浚伏河池扼歸路又敗之是役也金自元帥以下皆隳擊來劉夔乃豫之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又度玠終不可犯則還據鳳翔授甲士用

爲久留計。自是不妄動。捷聞屢遷授。檢校少師。玠與敵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治屯田。歲收至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願歸業者數萬家。九年遷四川宣撫使。遣內侍奉親札以賜。至則玠病已甚。扶掖聽命。帝聞而憂之。命守臣就蜀求善醫。且勅國公馳視。未至。玠卒于仙人關。年四十七。贈少師。賜錢三十萬。玠善讀書。凡往事可師者。皆錄座右。積久。牆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近利。故能保必勝御。廣南將傳 卷之五 五

富平之敗。秦鳳皆陷。金人一意睨蜀。東南之勢亦急。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至今思之。淳熙中封涪王。

斷曰

吳玠用兵大有方畧。屢言戰爭當以利作。張浚不聽。一敗勢弱。急保散關。爲蜀要著。思結鳳翔。芻糧才若更戰。迭休金兵。屢却遠遺。黃柑令敵錯愕。金人始謀。謂玠西掠道險。東來玠偏擁幕。三郡雖侵。失厚得薄。用火攻樓酒。缶撲剝分。紫白旗金營橫。

廣南將傳

卷之五

六

虐射目韓常乘宵奔脫西蜀。旣安。玠病早惡。爲國亡身英雄所樂。

吳璘

吳璘字唐卿。玠弟也。從玠攻戰。以箭筈關之功居多。超遷統制。又以守和尚原大敗金人。兀朮中流矢遁去。之功陞康州團練使。至紹興三年。玠敗于祖溪嶺。璘猶在和尚原。玠命璘棄原別營。仙人關以防金人。深入四年。兀朮撤離喝果以大兵十萬至關下。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地。遠前陣。

戰連日金人大敗自是數年不敢窺蜀時金人廢劉豫歸河南陝西地樓炤使陝以便宜欲命三帥分陝而守以郭浩帥鄜延楊政帥熙河璘帥秦鳳欲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璘曰金人反復難信懼有他變今我移軍陝右則蜀空虛敵若自南山要我陝右軍直

廣百將傳

卷之五十五

七

擣蜀口是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爲屯控其要害逮其情見力疲漸圖進據炤從之命璘與楊政兩軍屯內地保蜀郭浩一軍屯延安以守陝既而胡世將至河池璘見之曰金大兵屯河中府止隔大慶一橋耳騎兵疾馳不五日至川口吾軍遠在陝西緩急不可追集關隘不葺糧道斷絕此存亡之秋也而朝廷恃和忘戰且欲廢仙人關璘家族固不足惜如國事何世將遂抗疏謂外固和好宜內修守禦於是璘僅以牙校三隊赴秦州留大軍守階成山砦戒諸將毋

得撤備十年金人敗盟撤離喝渡河人長安趨鳳翔陝石諸軍隔在敵後遠近震恐召諸將議惟涇原帥田晟與楊政同至參謀孫渥謂河池不可守欲退保仙人原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于此乃命田晟以三千人迎敵璘又遣姚仲拒于石壁砦敗之璘又以書遺金將約戰金鶻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以驍騎擊走之鶻眼入扶風復攻拔之獲二將及女真百十有七人撤離喝怒甚自戰百通坊列

廣百將傳

卷之五十五

八

陣三十里璘力戰破之十一年金統軍胡蓋與習不視合軍五萬屯劉家園璘請討之世將問策璘曰有新立登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并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敵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登陣此古束伍令也車戰餘意無出于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及與二酋遇遂用之二酋老於兵陳

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我必不敢輕犯光
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山
下則敗璘以爲然乃告敵請戰敵笑之璘夜半遣仲
及王彥卿枚截坡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
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
及胡蓋出鏖戰璘以疊陣法更休遞戰自輕裘駐馬
亟麾之士殊死鬪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蓋走保臘
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以驛書詔璘班師世
將浩歎而已明年竟割和尚原以與敵撤戍割地皆
屬南將傳

秦檜主之也此後和議方堅而璘治軍經武常如敵
至三十一年金主亮叛盟渡淮遣合喜以兵扼大散
關璘即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又移檄
契丹西夏及山東河北聲金人之罪以致討金人據
大散關璘將姚仲與之相持六十日不能被乃舍輦
攻德順璘遣子挺與敵戰于瓦亭敗之璘自將至城
下守俾者聞呼相公來觀望咨嗟矢不忍發璘按行
諸屯預治黃河戰地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嘗敵
敵一鳴鼓銳士空壁躍出突璘軍璘軍得先治地無

不一當十至暮璘忽傳呼其將戰不力人益奮搏敵
大敗奔入壁黎明師再出敵堅壁不動會天大風雷
金人拔營去凡八日而克所得輜重不計數璘入城
而不改肆父老擁馬迎拜不絕璘尋還河池四月原
州受圍璘命姚仲以德順之兵往探璘自趨鳳陽視
師諸將雖力戰敵攻益急五月仲與敵戰于原州之
北嶺敗績璘亦無功還因奪仲兵欲斬之或勸而止
璘策金人必再爭德順亟馳至城下而完顏悉烈等
兵十餘萬果來攻萬戶豁謫復領精兵自鳳翔繼至
屬南將傳

璘築堡東山以守敵極力爭之殺傷大半終不能克
時議者以爲兵宿於外去川日遠恐敵襲之欲棄三
路遂詔璘退師敵乘其後璘將士死亡者甚衆三路
復爲敵有乾道元年請闕召見德壽宮高宗見璘嘆
曰朕與卿老君臣也可數入見璘頓首謝及還鎮兩
宮宴餞甚寵又解所佩刀賜之曰異時思朕視此可
矣璘至漢中修復褒城古堰溉田數千頃民甚便之
三年卒贈太師追封信王璘剛勇喜大節代兄爲將
守蜀餘二十年隱然爲方面之重高宗嘗問勝敗之

術。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高。宗。曰。此。孫。順。三。之。法。一。敗。而。二。勝。也。嘗。著。兵。法。大。略。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取。我。之。短。制。彼。之。長。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其。番。漢。所。長。兼。收。而。並。用。之。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制。其。重。甲。則。其。弓。矢。則。以。遠。克。近。以。強。制。弱。布。陣。之。法。則。以。步。軍。為。陣。心。左。右。翼。以。馬。軍。為。左。右。助。距。馬。步。兩。陣。之。間。至。帖。檢。增。損。之。不。同。則。係。乎。臨。機。知。兵。者。取。焉。

斷曰

吳。璘。玠。弟。戰。功。多。利。散。漫。難。攻。隘。擊。容。易。主。第。二。門。以。張。形。勢。血。戰。破。之。窺。蜀。無。計。金。人。敗。盟。衆。欲。退。避。璘。怒。叱。之。戰。守。兩。濟。金。屯。劉。園。璘。請。討。致。章。陣。攻。之。以。強。乘。勝。再。戰。山。上。敵。憂。敗。斃。勢。已。垂。危。班。師。詔。至。秦。檜。為。奸。復。主。和。議。戰。勝。轉。驚。敗。已。成。例。可。惜。英。雄。空。生。其。際。雖。贈。太。師。不。勝。其。氣。

李而忠

李。顯。忠。初。名。世。輔。綏。德。軍。青。澗。人。也。由。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巡。檢。初。其。母。當。產。數。日。不。能。免。有。僧。過。門。

曰。所。育。乃。奇。男。子。當。以。劍。矢。實。母。旁。即。生。已。而。果。生。顯。忠。立。于。葦。咸。興。之。年。十。七。隨。父。末。奇。出。入。行。陣。全。入。犯。鄜。延。經。畧。王。庶。命。末。奇。募。間。者。得。張。琦。更。求。一。人。顯。忠。請。行。末。奇。曰。汝。未。涉。歷。行。必。累。琦。顯。忠。曰。顯。忠。年。少。膽。氣。不。小。必。不。累。琦。遂。與。琦。俱。有。敵。人。夜。宿。陶。穴。顯。忠。絕。穴。中。得。十。七。人。皆。殺。之。取。首。二。級。馬。二。匹。餘。馬。悉。折。其。足。庶。大。奇。之。補。充。隊。將。由。是。始。知。名。金。人。陷。延。安。授。顯。忠。父。子。官。末。奇。聚。泣。曰。我。末。臣。也。世。襲。國。恩。乃。為。彼。用。耶。會。劉。毅。令。顯。忠。帥。馬。軍。赴。東。京。末。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顯。忠。至。東。京。劉。贊。善。之。授。南。路。鈴。轄。已。而。豫。廢。兀。朮。以。萬。騎。馳。獵。淮。上。與。顯。忠。獨。立。馬。圍。場。間。顯。忠。戒。吳。俊。往。探。淮。水。可。渡。馬。處。欲。執。兀。朮。歸。朝。後。還。顯。忠。馳。問。之。為。竹。刺。傷。馬。而。止。兀。朮。授。之。忠。承。宣。使。知。同。州。之。忠。至。鄜。省。視。末。奇。襲。之。忠。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來。人。路。汝。可。於。此。擒。其。酋。渡。洛。渭。由。商。就。歸。朝。弟。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顯。忠。赴。同。州。郡。遣。黃。士。成。等。持。書。由。蜀。至。吳。報。

歸朝事元帥撒離喝來同州。顯忠以計執之。馳山城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勝。顯忠慰高原望。追騎益多。乃與撒離喝折箭爲誓。不得殺同州人。不得害我骨肉。皆許之。遂推之下山。唯追兵追救得免。顯忠携老幼長驅而北。至郿城縣。急遣人告宋奇未奇。卽挈家出城。至馬翅谷口。爲金人所及。家屬二百口皆遇害。是日天昏大雪。延安人聞之。皆泣。下顯忠僅以二十六人奔夏國。夏人問故。顯忠泣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卽死。願得二十萬人。擒撒離喝。取陝西五路歸于夏。顯忠亦得以報不共戴天之仇。夏主曰。爾能立功。則不靳借兵。時有酋豪號青而夜叉者。久爲夏國患。乃令顯忠圖之。請二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以歸。夏主大悅。卽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哆訛爲陝西招撫使。顯忠爲延安招撫使。顯忠引兵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鄜延路今復歸宋矣。已有赦書。顯忠與官吏親赦書。列拜。顯忠大哭。衆皆哭。百姓哭聲未絕。顯忠乃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哆訛諭之曰。顯忠已

得延安府。見講和赦書。招撫可以本部軍歸國。哆訛不從。曰。初經畧乞兵來取陝西。今既到此。乃令我歸耶。顯忠知勢不可。乃出刀所哆訛不及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鐵錫子軍來。顯忠以所部拒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殺死蹂殘無慮萬人。獲馬四萬匹。顯忠揭榜招兵。每得一人與馬一匹。旬日間得萬人。皆驍勇少壯。乃擒害其父母弟姪者。皆斬于東城之內。行至鄜州。已有馬步軍四萬餘。撒離喝在耀州聞顯忠來。一夕遁去。四川宣撫吳玠遣張振來撫諭云。兩國見議和好。不可生事。可量引軍赴行在。遂在河池縣見玠。玠撫之曰。忠義歸朝。惟君第一。至行在高宗又撫勞再三。賜名加資。兀朮犯河南。命顯忠與李貴同破靈壁縣。兀朮犯合肥。手詔以軍與張俊會。顯忠至孔城鎮。與敵戰。大敗之。兀朮謂韓常曰。李世輔歸宋。不曾立功。此人敢勇。宜且避之。乃焚廬江而走。顯忠欲追之。與死戰。俊以奉旨監護。慮失顯忠。遂各以軍還。顯忠熟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忤秦檜意。會金使言顯忠私遣人過界。遂降官奉祠。台州岳

住三十九年。至是金渝盟。詔顯忠以本部捍禦。因遣
未春等以二百騎與金將小韓將軍兵五十人戰
于大人洲。敗之。又增兵萬餘來戰。顯忠率騎軍出自
且至午。氣百倍。以大刀斫敵陣。敵不能支。殺獲甚衆。
擁入淮者不可計。金主亮犯淮。西朝廷命王權拒于
合。肥。權棄軍渡江。和州失守。金主統軍駐和之鵝籠
山。將濟采石。朝廷詔以顯忠代權。軍中大喜。於是
采石之捷。顯忠退軍沙上。得楊存中報。車駕至平江。
可速進兵。顯忠選銳士萬人渡江。盡復淮西州郡。軍
至橫山。洞與金射鵲軍戰。敵兵敗走。金主亮切責諸
將。不用命。諸將弑之。而還是役也。顯忠所得一萬九
千餘人。行賞有差。詔賜顯忠五子金帶。授顯忠淮南
京畿等處招討使。孝宗卽位。賜田百畝。時金主雍新
立。見山東河北豪傑起。皆欲擗地還于朝。金主懼
而亟請和。時張浚開都督府。命顯忠渡江督戰。乃自
濠梁渡淮。至陞溝。蕭琦用拐子馬來拒。與戰。敗之。琦
復背城列陣。顯忠躬率將士鏖戰。琦敗走。遂拔靈壁
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中原歸附者接踵。時邵去

淵。圍虹縣未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遂皆出
降。宏淵耻功不自己出。又有降于戶。訴宏淵卒奪其
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益不相睦。六月。兵薄宿
州。城金人來拒。顯忠敗之。斬其首虜數千人。追奔二
十餘里。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關西將軍也。顯忠
閉營休士。爲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上城。
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促之。乃始渡淮。
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千人。遂復宿州。捷聞。授
顯忠開府儀同三司。金帥李汝自南京率部騎十萬
來晨薄城。列大陣。顯忠親率軍遇于南城。戰數十合。
李撤大敗。遂退走。翌日。敵益兵至。顯忠并力夾擊。宏
淵按兵不動。顯忠獨與所部力戰。百餘合。殺左翼都
統及千戶萬戶斬首虜五千餘人。俄增兵復來。逼城。
顯忠用克敵弓射却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
于清涼猶不堪。况烈日中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
復鬪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爲敵兵至。
與邵世雍劉旉各以所部兵遁。繼而左士淵李彥孚
亦遁。顯忠移軍入城。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

樂斬首虜二千餘人積尸與羊馬皆平城東北角
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
敵始退却顯忠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掩擊則
敵兵可盡金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
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倘我軍不返恐不測生變顯
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歎咤曰皇天未欲平
中原耶何阻撓若此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所喪
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顯忠以軍還見浚納
印待罪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後朝廷知其
忠乃復召除威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賜第
京師上奇其狀貌魁傑命繪像閣下淳熙四年七月
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襄

斷曰

顯忠丈夫生而不誣殺人陶大膽勇已粗陷金授
職泣思改圖會遣軍赴恰與意符報父潛走父緩
被誅切齒致恨投夏訴辜為擒青面惜兵以扶害
父母者立擒以屠適值有赦歸宋如初高宗加資
命備戎父兀朮來犯十戰幾俘相戒避去壯志可

喬上策忤檜奉祠間居二十九載金盟復渝大
大戮小戰小驅牽連即敗實衆所拘丈夫至此不
負其軀

楊存中

楊存中代州崞縣人本名沂中字正甫紹興間賜今
名為人沉鷲嘗慨然語人曰大丈夫當以武功取富
貴焉能俯首為腐儒哉因精孫吳兵法善騎射初隸
張俊部曲上問將於俊俊以存中對因召見扈衛
提制賊李昱據任城久不克存中以數騎入擊殺數
百人帝乘高望見介冑盡赤意其被重創召視之皆
汚賊血帝壯之飲以酒曰酌此血漢存中請復往帝
止之存中曰此賊膽碎即成擒矣遂大破之復任城
建炎二年討賊徐明于嘉興先登城陷主帥將屠城
存中力請止之戮其渠魁而已郡賴以全紹興元年
從張俊討李成諸將議欲分道進存中曰賊勢如此
兵分則力弱又諸將位均勢敵非招討督之必不相
為用俊然之整軍至豫章存中率兵數千首破賊于
王隆觀追至筠州賊驍將以衆十萬來援夾河而營

存中謂俊曰。彼衆寡擊之。當用奇。願以騎見。屬公以步兵居前。後俊從之。存中夜啣枚渡。筠河出西山。馳下擊賊。俊以步兵夾攻。俘八千人。諸將夜見存中。曰。戰未休。降卒多。忽有變。奈何。非盡殲之不可。存中曰。殺降。吾不忍。諸將轉告俊。竟夜坑之。乘勝追至九江。成遂遁去。二年。進存中神武中軍統制。存中固辭。曰。神武諸帥如韓世忠。張俊。皆貴擁旄鉞。名望至重。如臣么麼。一旦位與之抗。實不自安。不許。時中軍卒不滿五千。疲癯者居半。存中請拘神武卒。借出于外。

廣百將傳

卷之五

九

者歸軍中。由是軍政浸修。劉猷入犯淮西。宣撫使劉光世欲棄廬州。退保太平。賊衆十萬。已次濠壽。時張浚視師。因命張俊拒之。又使存中往泗州與俊合。及至泗。則光世已捨廬去。浚使人諭之曰。一人渡江。卽斬以徇。光世不得已。還廬駐兵。與存中相應。賊先犯定遠縣。存中以兵二千襲敗于越家坊。旣而與猷兵遇藕塘。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存中急擊之。且使統制吳錫以勁騎五千突其陣。陣亂。存中鼓大兵乘之。自以精騎衝其脇。大呼曰。賊破矣。賊錯愕。駭視。遂大敗。

敗。猷以首抵謀主李諤曰。適見將軍。銳不可當。僕殿司也。卽以數騎遁去。餘黨萬人。僞立失措。存中躍馬叱之。皆怖而降。劉麟在順昌。孔彥舟方開。光州聞之。皆拔砦遁去。提聞帝喜。謂宰執曰。卿輩始知朕待人也。十年金人叛盟。取河南。命存中爲宣撫。引兵至宿州。金人詭令來告。敵騎數百屯柳子鎮。存中信之。留王滋蕭保以千騎守宿。自將五百騎夜襲柳子鎮。黎明不見敵而還。金人以精兵伏歸路。存中知之。遂橫奔而潰。叅議官不知存亡。以聞。朝廷震恐。旣而

廣百將傳

卷之五

五

存中自壽春渡淮歸泗。人心始安。十一年。兀朮耻順昌之敗。復謀來侵。詔大合兵於淮西以待之。於是存中以殿司兵三萬戍淮。與金人遇于柘皋。時張俊劉錡王德皆會集。金人以拐子馬翼而進。存中曰。敵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操長斧如牆而進。諸軍鼓噪奮擊。金人大敗。退屯紫金山。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而濠圍猶未解。欲往救之。距濠六十里。聞城陷矣。召存中。錡謀之。錡謂存中何以處此。存中曰。惟戰耳。相公與太尉在後。存中當居前。錡

廣南將傳 卷之五

日本來救濠。濠既已失。進無所依。人懷歸心。勝氣已索。此危道也。不若退師據險。俟其去。為後圖。諸將皆曰。善。則足而營。遣人俟敵。曰。已去矣。俊欲自以為功。謂綺毋往。命存中與德偕至濠。列陣未定。烟起。城中金人伏騎萬人分兩翼出。存中顧德曰。何如。德曰。德小將焉敢預事。存中因以策麾軍曰。那回諸軍以為令其走也。遂散亂南奔。無復紀律。金人追殺甚衆。存中乃自宣化渡江。歸行在加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蓋錄拓事之功。而掩濠梁之敗也。時金主亮有南

侵意。存中上備敵十策。步帥趙密謀奪存中權。因指為喜功。生事。存中聞之上章乞免。密竟代之。未幾邊警。日急。劉汜戰敗于瓜州。命存中往京口為守。江計虞允文自采石來。命存中與之協力拒敵。敵不能濟。金主亮死。金人請和。存中奏俟彼得新主之命。無違許。帝如建康。詔存中扈蹕。因語宰相曰。楊存中惟命東西。忠無與二。朕之郭子儀也。隆興二年。金人再入關。議割蜀之和。尚原以界之。存中入對曰。原

龍右之藩要也。敵得之則可以睥睨漢川。我得之則

廣南將傳 卷之五

可下。兵秦雍。曩議與金人吳璘力爭不從。今璘在遠。不及知。臣若不言。非特負陛下。亦有愧于璘。近者王師盡銳而後得。願毋棄。未幾金人復攻淮甸。詔存中同都督江淮事。時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始更相為援。帝親獎之曰。諸將協和。互相策應。卿之力也。會金兵已深入。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金卒在揚州。或勸存中擊之。存中不敢渡。獨臨江固壘。以老之。金人尋請盟。乾道二年卒。存中天資忠孝。敢勇。大小二百餘戰。身被五十餘

創。嘗以克敵弓。雖勁而蹙。張難。遂以意創馬皇弩。思巧製工發易中。遠人服其精。

斷曰。楊子存中。天生勇悍。寢幄扈從。適逢賊亂。數騎衝鋒。殺人無算。遍體鮮紅。疑傷染茜。及解甲看。皆賊血。濺因賜醇醪。酌此血。漢既征李成。彼衆萬萬。若不出奇。難破。一旦願請奇兵。馳擊其暗果。俘八千餘。俱遁。掠劉猷據山。矢如雨散。存中一呼。神失魂。斷驚。將軍銳不可犯。帝喜得人。忠日可貫。惟命

東西子儀之伴濠雖敗歸柘功足按君念及臣庶
幾無憾

王德

王德字子華通遠軍熟羊寨人也。以武勇應募隸熙
帥姚古。會金人入侵。古軍懷澤間。遣德謀之。斬一酋
而還。古曰。能復往乎。德曰。可。遂從十六騎徑入隆德
府。治執偽守姚太師左右。驚擾德手殺數十百人。衆
愕眙莫敢前。德械姚獻于朝。欽宗問狀。姚曰。臣就縛
時。止見一夜叉耳。時遂呼德爲王。夜叉建炎元年。夏

勤王師倍道趨闕。改隸於劉光世。平濟南寇李昱池

陽寇張遇。光世討李成德。以百騎覘賊至蔡州。止蔡

驛口橋。賊疑爲誘騎。擁衆欲西。德麾騎大呼曰。王師

大至矣。賊駭遁。追殺甚衆。成奔新息。收散卒復戰。賊

見光世張蓋行陣。不介。冒知爲主帥。并兵圍之。德突

圍擁光世還軍。因而襲敗。成授武畧大夫。金人攻揚

州。西軍多潰。德趨宣化。會叛將張昱張彥圓和州太

守張績求援于德。德兵薄城下。賊不意其至。大潰。還

明接戰。斬昱。俘其兵騎萬數。濟自采石。光世方謀討

苗劉之逆。迎至建康。謂德曰。江都之擾。不寢則益公
可仗義。夜涉大江。狗國急變。遂以軍屬光世。會苗劉
走閩中。詔德追擊。隸韓世忠。德欲自致功名。而世忠
不欲德爲之使。遣親將陳彥章拔佩刀擊德。德遂殺
彥章。尸諸市。德至蒲城。斬苗瑠擒馬柔吉。送行在世
忠訟其擅殺。下臺獄。侍御史趙鼎按德當死。帝命特
原之。編管柳州。時光世屯九江。得楊惟中所失空輿
黃勅。卽以便宜復德前軍統制。遣平信州妖賊王念
經行次。歸會賊劉文舉圍城。德引兵赴之。文舉請

降。德納而誅之。自餘不戮一人。謂諸校曰。念經聞吾

宿留。必不爲備。倍道而趨。一鼓擒之。獻俘示朝。詔還

舊秩。加榮州刺史。四年。光世鎮京口。以德爲都統制。

金兵復南。光世將退。保丹陽。德請以死捍江。諸將持

以自強。分軍扼險。渡江。襲金人。收真揚數郡。旣而又

遇敵于揚州北。有被重鎧突陣者。德馳叱之。重鎧者

直前刺德。德揮刀迎之。卽墮馬。衆驚駭。因揮騎乘之。

所殺萬計。紹興元年。秀州水賊邵青作亂。德與戰于

崇明沙。親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軍大潰。他日黨衆

復索戰。謀言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可一不可再。今不知變此成擒耳。先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反奔。賊衆殲焉。青自縛請命。德獻俘行在。帝召見褒賞。特異三年。光世宣撫江淮。當後屯建康。命韓世忠代之。德僅數十騎。自京口逆世忠。度將及麾下。乃徒步立道左。抗言曰：擅殺陳彥章。王德迎馬頭請死。世忠下馬。揭其手曰：知公好漢。向來纖介不足。冀懷乃設酒盡歡。而別。六年冬。劉豫遣麟兒驅鄉兵三十萬分東西道入寇。中外甚恐。議欲爲保江計。殿帥楊沂中及德等分兵禦之。大敗。倪兵于綢塘。倪挺身走。麟在順昌聞之。亦拔砦遁。德追至壽春。弗及。獲其糧舟四百艘。第功除武康軍承宣使。會光世罷宣撫。詔德盡護其衆。以鄺瓊副之。瓊與德故等夷。耻居其下。率衆叛。從劉豫十年。德解頴昌圍。俊檄德就取宿州。德倍道自壽春馳至。斬縣與敵游騎。遇遂入城。偃旗卧鼓。騎引去。因潛師宿州。夜半薄賊營。敵將高統軍詰朝壓汴而陣。僞守馬秦同知耶律溫以三十人沮水邀戰。德策馬先濟。步騎從之。遙謂賊曰：吾

與金人大小百餘戰。雖名王貴酋莫不靡碎。爾何爲者。賊遂投兵降。馬秦耶律溫馳入閉門城守。德至呼秦諭以逆順。乃自縊而下。德叱其子順先登。秦率溫降。遣請行在。德乘勝趨亳州。會俊于城父。時叛將鄺瓊屯毫。聞德至。謂三路都統制曰：夜叉未易當也。遂遁。德入亳州。白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乘破竹之勢。進取東都。俊雖之。乃班師策功。第十一年。金人自合肥入。侵游騎及江俊議分軍守南岸。德曰：淮者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謂唇亡齒寒也。敵數千里遠來。餉道決不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使少安。則淮非吾有矣。俊猶豫未許。德請益堅。曰：願父子先越江。俟和州下。然後宣撫北渡。俊乃許。德卽渡。采石。俊督軍繼之。宿江中。德曰：明旦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敵退保昭關。又擊走之。追至柘。早與金人夾河而軍。諸將帥俱集。惟張俊後至。田師中欲待之。德怒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徑上馬。兀术以鐵騎十餘萬夾道而陣。德曰：敵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橋。首犯其鋒。一酋披甲躍馬始出。德引弓一

發而斃乘勝大呼令萬兵持長斧加牆而進敵大敗退屯紫金山德復尾擊之劉錡謂德曰昔開公威果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召拜清遠軍節度使建康府駐劄御前二十五年卒贈少傅二子珙順亦以驍勇聞

斷曰

王德夜叉大師就縛擒賊四方如草被剗詔擊苗劉當受韓約欲自立功殺人而作按法當誅帝原編漢光世憐才空勅補爵祇賊念經信州肆虐一

康府將傳

卷之五

四

鼓擒之罪以功脫光世鎮江金人南拉德請擇之殺賊賊却水賊邵青戰敗計錯思用火牛射回自著事急方降上獻俘惡道見世忠請死如昨下馬笑携好漢之略再破麟祝追獲大毫名王皆靡何有微弱守淮守江氣方不肅嘶起英雄古今誰若

新鐫總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之五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

王彥

王彥字子才上黨人也性喜韜畧金人攻汴京彥慨然棄家赴闕求自試討賊招撫張所異其才擢爲都統制使率裨將張翼白安民岳飛等十一將部七千人渡河與金人戰敗之復衛州新鄉縣傳檄諸郡金人購求彥彥慮變夜殺累遷其部曲覽之相率刺

康府將傳

卷之五

四

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傳選等皆附之衆至十餘萬綿亘數百里皆受彥約束張浚宣撫川陝奏彥爲前軍初至漢中浚與金將裴宿相持於富平欲大舉會諸將議彥獨以爲不可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闢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幕府不然其言彥即請爲利路鈴轄時中原盜賊蠭起加以饑饉無所資

食惟蜀富饒。秦仲既陷淮安。襄陽眾號三十萬。欲乘勢西向。因申廣請於彥曰。仲於公無敢犯。願假道入蜀就食耳。彥乃遣統領官閔立為先鋒。擊之賊銳甚立戰死。將士失色。或請避之。彥叱曰。相張公方有事。閔陝若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斬。即勒兵趨長沙平阻。水據山設伏以待。賊見官軍少。蟻附搏戰。彥執幟一麾。士殊死鬪。賊乃敗走。彥休士進擊。追奔至白積。復房州。紹興元年。總管李忠反。據京西。虜果魯戰。彥與戰不利。閔陷。彥退。秦郊距郡城二十里。路坦夷。彥募敢死士易麾幟。設奇以待。閔再宿。賊至秦郊。官軍逆戰。大敗之。追襲至秦嶺。遂復祁縣。以歸。忠走降。劉豫初。秦仲既敗。還襄陽。乃鳩集散亡。詣鄧州。凶焰復熾。分眾三道。一攻注口。關一出馬。郎領一騎。鄧陽前軍去金州不三十里。彥曰。仲以我寡。彼眾。故分三道。以離吾勢。法當先破其堅。則脆者自走。因自以親兵營馬郎。相持一月。大戰六日。賊大敗。仲為其下所殺。其餘彥悉討平之。五

年差知荆南府。充歸陝荆門公安軍安撫使。彥因荆南曠土。措置屯田。自蜀買牛千七百頭。授官兵耕營田八百五十頃。分給將士。九年卒。于官彥稱名將。當建炎初。屢破大敵。威聲振河朔。時方撓于和議。遠召之還。又奪其兵柄。而使之治郡。士議惜之。

斷曰

彥志慨然。自請討賊。張所異之。都統授職。部七千人。岳飛在側。刺而表誠。赤心報國。戰無不前。求無不得。未仲侍。彈請蜀就食。先鋒戰亡。將士失色。彥怒。麾戈力戰。大克忠反。京西秦郊。阻塞敢死。設奇忠敗。而北尋領荆南屯。由分給惜哉。卒官才未展畢。

劉子羽

劉子羽字彥修建之崇安人也。學士幹之長子也。幹帥浙東。子羽以機宜文字佐父。而破陸賊。幹守真定。會金人入寇。父子相誓死守。金人不能拔而去。由是知名。後京城不守。幹死之。子羽嘗論天下兵勢。當以秦隴為根本。建炎三年。大將范瑒擁強兵江西。召之。

弗來。來人不肯釋兵。張浚與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俊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俊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為設飲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勅將軍。可討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為。顧左右擁置與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瓊在圍城中。附金人迫二帝出。符狀且曰。所誅止瓊爾。沒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頃刻而定。瓊竟伏誅。浚以此奇其才。辟之。

廣南傳

卷之六

泰議軍事。明年金人窺江淮。急浚念禁衛寡弱。計所以分撓其兵勢者。遂合五路之兵以進。子羽以非本計。爭之浚曰。吾豈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不為是耳。遂北至富平。與金人遇。金人乘勝而前。宣撫使退保興州。人情大震。官屬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州口有鉄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叶。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適近郡。宣司但

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變而動。庶猶可補前愆。而贖後咎。奈何。乃為此言乎。浚然子羽言。而諸叅佐無敢行者。子羽即自請奉命。北出復以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諸亡將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金人知有備。引去。明年吳玠經畧河池。王彥鎮金州。二鎮皆饑饉。元帥臣開羅玠彥病之。皆願得子羽守漢中。浚乃承制拜子羽利州路經畧使。兼知興元府。子羽至漢中。通商輸粟。二鎮遂安。三

廣南傳

卷之六

年正。尺王彥失守。退保石泉。子羽急移兵守饒風嶺。玠聞之大驚。即越境而東。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列營拒守。金人悉力仰攻。死傷山積。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玠遽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西。子羽焚興元。退守三泉縣。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財。玠時在仙人關。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則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開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子。玠曰。關外蜀之門。

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澤壽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十六日而成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于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張浚欲移鎮潼川子羽遺浚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撤離喝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于武休不及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旌招子羽子羽盡斬之而留其下縱之還曰爲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耳何可招也先是子羽預徙梁洋公私之積至是金人深入餽餉不繼又腹背爲子羽玠所攻死傷十五六浚病且作亟遁去子羽出師掩擊墮深淵死者不可勝計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始金人攻蜀所選士卒千取百百取十戰被重鎧登山攻險每一人前輒二人推其後前者死後者被其甲以進又死則又代之其爲必取計如此浚雖劓師卒全蜀子羽之力居多浚還朝議合兵大舉子羽言金人未可圖宜益兵屯田以俟機會後金人八寇子羽建議清野淮東之人皆徙鎮江俄而金人不至浚問子羽子羽曰異時金人

入寇飄忽如風雨今久遲回定有他意蓋今人以和事之敗欲急和也未幾果遣使請和子羽十六年卒

斷曰

子羽論勢泰隴爲根在朝臣子范璽不純密謀議事忽詔獄論制伏已定不容少存金人攻急議從夔門子羽大叱欲斬以狗夔峽僻遠誰寄聲聞宜出關外呼召諸軍分布險隘旋乾轉坤浚雖允議無人厭勤子羽自往衆始雲屯金知有備相引而奔二鎮饑饉輸粟如雲三泉死守不惜危身賊招子羽盡斬猶填無門金遁全蜀功真始知立國在乎有人

魏勝

魏勝字彥威淮陽軍宿遷縣人也多智勇善騎射應募爲弓箭手紹興三十一年金人將南侵議籍諸路民爲兵勝躍曰此其時也因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漣水民翕然以聽遂取海州殺其僞守高文富父子民皆安堵遂權知州事遣人諭朐山懷仁沐陽東海諸縣皆定乃蠲租

稅釋罪因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爲五軍紀律嚴明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人金人遣蒙恬鎮國以兵萬餘來收海州抵州北二十里新橋勝帥兵出迎之設伏於隘以待賊至先殊死戰後伏發賊遂大敗殺虜國賊千人軍聲益振山東之民咸願來附沂民鑿若山者數十萬人圍之久而不下若首降報告急勝提兵往救之陣于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若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敵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爲將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戰移時身被數十槍冒刃出圍金人追之馬中矢踏步而入若無敢當者又度敵必復攻海州因間出若趨城中金人果解若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分兵四面攻之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人死傷多遁去勝起義久朝廷尚未知至是制置使李寶出海道覘敵始自勝之姓名於執政而知其戰功焉金主亮舉兵渡淮慮勝脫其後因分兵數萬來攻勝邀李寶同繫于新橋大敗之既而金兵復至先使人說勝使

降勝諭之曰汝主叛盟失信無故興兵我朝以仁義之師來復舊疆汝主渡淮必敗爾等宜早來歸必獲爵賞時金兵已逼關勝登開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金人攻之踰時乃少遣士出憑險監繫之金人知不可攻因率軍渡河襲關後勝致兵入城金兵有追之者勝獨乘馬逐叱之曰魏勝在此聞者皆辟易不復敢追有新募士守河者不知金兵遽過河勝恐絕河路遂收軍入城金兵追至軍門勝單騎逐而大叱之金兵五百皆望風遁勝又追至十數里

廣南軍傳

士始得入城有不得入者由城南入西門金兵復自西南來襲勝從後又叱逐之金兵方駭散手殺數人奏功差知海州兼山東路忠義軍都統金兵一日黎明乘昏霧四面而薄城急攻勝激厲士卒竭力捍禦矢石交下金兵不能前多死傷乃拔若走及亮死乃解之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旗揭曰山東魏勝金人望見即退走勝爲旗十數書其姓名密付諸將遇盛戰即揭之金兵悉避走初勝起義時無州郡糧餉之給無府庫倉廩之儲勝經畫市易謀瀆權監勸糴糴

右環海州度視敵兵攻取處築城後陞塞關隘在軍
未嘗一日懈弛恒如寇至亮既殞勝益得自治軍旅
人皆精銳獲金謀者猶以酒食厚賂遣還大有作用有自北方
來歸者與之同卧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饗貸使
之感激自是山東河北歸附者衆得金人消息悉以
上聞金人忽以兵十萬攻海州時李寶帥海州水陸
並進勝率衆合寶軍大破之斬首不可計堰水爲之
不流餘悉奔潰金人復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
餘萬來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勝軍餉道勝

李寶帥傳

卷之十

十

擇勇悍三千拒于石閣壘金軍不能進金復益兵十
萬來奪勝率衆鏖戰殺數千人餘皆遁去因下令守
險勿追衛民入城居無何金兵環城圍數重勝與郭
蔚分兵備禦偃旗卧鼓寂若無人金兵驚疑數日不
敢攻已乃植雲梯置砲石四面合圍勝俟其近城始
鳴鼓張旗矢石俱發繼以火矢金液凡三晝夜金兵
竟不能近於是罷攻修營壘絕河道謀爲固守勝俟
其不備掩擊或獨出撓之使不得休息又間夜發兵
劫其營或焚其攻具既而金人併力急攻乃告急于

李寶寶因請張子益率兵來解圍共與金軍大戰斬
首不可計追數十里餘兵皆遁海州城西南枕孤山
敵至登山瞰城中虛實立見故西南受敵最劇勝築
重城圍山在內寇至則先據之不能害勝嘗自創如
意戰車數百輛砲車數千輛車上爲獸面木牌木柵
數十垂穗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
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爲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
遇敵又可以禦箭鏑列陣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
營軍當陣門其上置床子弩矢大如桴一矢能射數

李寶帥傳

卷之十

十

人發三矢可數百步砲車在陣中施火石砲亦二百
步兩陣相近則陣間發弓弩箭砲近陣門則刀斧鎗
手突出交陣則出奇兵兩嚮掩擊得捷則拔陣追襲
少却則入陣間稍懸士卒不致進退俱利伺便出擊
慮有拒遏預爲解脫計夜習不使人見以其製上於
朝詔諸軍遵其式造焉二年以議和撤海州戍命勝
知楚州勝專一措置清河清和議尚未決金兵乘
其懈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規知之
身帥忠義士拒于清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

由清河口入淮。勝知其謀。欲禦之。都統制劉寶以方議和不許。金騎輒境勝諸軍拒于淮陽口。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軍增生兵來勝與之戰。又遣人告急于寶。寶在楚州相拒四十里。堅謂方講和。決無戰事。遂不發一兵。勝矢盡。救不至。猶依上阜為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為殿。至淮陰東十里。中矢墜馬死。事聞。贈保寧軍節度使。謚忠壯。

謝曰

魏勝彥威。天生豪傑。義渡淮。水交結。宣德朝廷連民大悅。遂取海州。自行其節。釋罪。蠲租。忠分義別。大快人心。響應一輪。勝若被圍。求救甚切。解圍者山連戰皆捷。金人恃強。招降饒舌。責其叛盟。方饒無說。魏勝旌旗。凡戰前列。自製戰車。刀重箭。登海戍甚嚴。皆為和撤。由清入淮。和不敢越。及敗盟。侵無兵應。接殺死報君。猶和不絕。

李寶

李寶河北人。嘗陷于金。拔身從海道來歸。金主亮淪。

盟聽奸民。效造舟。將由海道襲浙江。諜聞高宗曰。頃召李寶詢以和事。歷歷如數。且以一介脫身還朝。是必能事者。乃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督海州捍禦。領舟百二十艘。兵三千。皆閩浙弓箭手。八月次江陰。先遣其子公佐潛往伺敵動靜。虛實。即督舟啓行。軍士爭之。西北風力尚勁。迎之。非利寶下。令改圍大計。者斯遂發。蘇州大洋行三日。風甚惡。舟散不可收。寶慷慨顧左右曰。天以是試李寶心耶。寶心如鉄石不變矣。爾酒自誓。風即止。明日散舟復聚。且有報言公。

廣百精傳

卷之六

七

佐已扶魏勝得海州。乃喜曰。吾兒不負乃翁矣。士氣百倍。趨眾乘機進。適大風復作。海濤如山。寶神色不為動。竟縱舟抵東海。敵已雲合圍海州。旌麾數千里。寶麾兵登岸。以劍畫地。令曰。此非復吾境。力戰與否。在汝等。因握槳前行。遇敵奮擊。將士賈勇。無不一當十。敵出不意。亟引去。勝出城迎。寶獎其忠義。勉其共立功名。勝感泣。乃維舟犒士。遣辨士四出招納降附。聲振山東。既而發舟至膠西石臼島。時敵舟已出海。泊唐島相距僅一山。時北風盛作。王師薄敵。鼓聲。

震○登○海○波○騰○躍○敵○大○驚○擊○行○舉○帆○風○浪○捲○聚○一○隅○窘○
束○無○復○行○次○寶○命○火○箭○環○射○前○所○中○延○燒○數○百○艘○
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短○兵○擊○
刺○殪○之○舟○中○餘○盡○中○原○舊○民○皆○登○海○岸○脫○甲○歸○命○以○
故○不○殺○其○餘○賊○與○貨○斬○獲○殆○盡○提○報○上○喜○曰○朕○獨○用○
李○寶○果○立○功○為○天○下○倡○矣○賜○詔○獎○諭○又○書○忠○勇○李○寶○
四○字○表○其○旗○幟○因○除○靜○海○軍○節○度○使○賜○金○器○玉○帶○金○
主○亮○聞○敗○大○怒○召○諸○酋○約○以○三○日○渡○江○適○內○變○殺○亮○
向○徵○唐○島○之○捷○則○亮○之○死○未○可○期○錢○塘○之○危○可○憂○也○
寶○之○功○亦○大○矣○卒○贈○檢○校○少○保○

斷曰

李○寶○陷○金○拔○身○歸○宋○金○復○渝○盟○遣○舟○海○哄○謀○知○其○
情○以○寶○備○用○揭○天○風○波○寶○不○為○動○連○合○海○州○魏○勝○
相○共○敵○舟○望○中○如○雲○之○衆○僅○隔○一○山○重○重○連○控○寶○
揮○舟○師○如○馬○磬○輕○橫○架○直○前○忽○操○忽○縱○浪○驚○若○雷○
波○蕩○如○送○火○箭○延○燒○迴○風○亂○逆○壯○士○登○舟○斬○獲○快○
痛○敵○敗○欲○逃○恨○海○無○縫○捷○奏○九○重○群○將○功○頌○自○此○
論○才○方○知○寶○重○

趙方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也○舉○進○士○知○青○陽○縣○告○其○守○曰○
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
人○以○為○名○言○時○和○議○成○諸○郡○震○弛○備○禦○方○獨○招○兵○擇○
將○拔○士○豪○孟○宗○政○等○補○以○官○增○修○山○海○八○閘○以○壯○形○
勢○荆○門○有○東○西○兩○山○險○要○復○築○堡○其○上○增○戍○兵○以○遏○
其○衝○方○知○襄○陽○府○謀○知○金○人○圍○棗○陽○急○因○遣○宗○政○等○
援○之○已○而○金○人○敗○棗○陽○圍○解○仍○申○飭○諸○將○戒○嚴○當○遏○
於○境○上○勿○使○至○城○下○時○麥○正○熟○方○遣○兵○護○民○刈○之○清○
野○以○待○金○人○復○大○舉○圍○棗○陽○方○計○其○空○巢○穴○而○來○若○
搗○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乃○命○許○國○東○向○唐○州○劉○再○
興○西○向○鄧○州○又○命○子○范○葵○後○殿○時○宗○政○權○知○棗○陽○在○
城○中○日○夜○應○戰○焚○其○攻○具○金○人○不○敢○近○城○西○師○由○光○
化○境○出○砦○于○三○尖○山○拔○順○陽○縣○金○人○率○衆○仰○攻○大○敗○
再○興○與○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棗○陽○
城○堅○金○兵○頓○八○十○餘○日○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
還○併○東○師○隸○于○再○興○尅○期○合○戰○宗○政○自○城○中○出○夾○擊○
殺○其○衆○三○萬○獲○其○輜○糧○器○甲○不○可○勝○計○進○方○煥○章○閣○

直學士方料金人數不得志于棗陽必將同時並攻諸城當先發以制之命國宗政出師向唐再興向郢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資糧而已宗政進破河陽縣擒其千戶趙興兒國與金人戰于泚陽戮其將李提控再興破高頭城大敗金人降者踵至已而金兵至樊城方命再興俾以待之方視其師金人三日不敢動遂遁金將阿海犯淮西樞密院顏小驢屯唐州爲後繼方先攻唐伐其謀再興再興發東陽兵擊其西許國發桐柘兵擊其東唐州將顏小驢屯唐州爲後繼方先攻唐伐其謀再興敗金人于唐城斬小驢圍其城五匝垂下會斬黃繼陷詔趙方遣救方乃命國宗鄂州保江再興援淮西金兵皆大敗進方顯猷閣大學士方起自儒生帥邊十年以戰爲守合官兵爲一體通判總司爲一家持軍嚴每令諸將飲酒勿醉當使日日可戰故淮西一境獨全

斷曰

趙方儒者頗識兵機催科刑罰正論人微和雖有議兵不可達土豪宗政拔之相依棗陽有急立命

解圍金兵再至東西指揮視其力竭忽盡召歸中外夾擊斬獲不稀途經失利定復逞威棗陽唐鄧攻必同時先發者是後發自非小驢既斬五匝城危斬黃促詔開籠鳥飛進官學士不愧宣徽

孟宗政

孟宗政字德夫絳州人父林從岳飛至隨州因家焉宗政自幼豪偉有膽畧常出沒疆場間嘉定十年金人犯棗陽圍急趙方檄宗政往救之宗政午發峴首應明即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而遁方聞捷大

唐州將顏小驢

卷之六

七

喜進權棗陽軍宗政初職事十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慄十一年金帥完顏襄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劉再興合兵與角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則城開濠四面控兵列濠外飛鋒鎗以綢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適許國援師至宗政出城夾擊金人奔潰十二年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薄城宗政裝輿盛沙以覆濠棚礮發諸水以防火攻募總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

選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銀
礮石工晝夜陷城又運茅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
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制戰棚防城隕穿穿絕透
卽地毒烟烈火鼓鑼以薰之金人室以濕煙析路以
列土城類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
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樓所數丈命築偃月
城袤百餘丈翼傳正城深坑倍勿躬督役五日成金
人摘強兵披厚鎧瓊衫鉄面而前又濕瓊濡葦蒙火
山覆以兵雪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軍以
長戈舂其喉殺之勇敢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燒燬
自斃至昇死傷踴接梯橋盡燬金人連不得志俄乘
順風渡淮飛脂葦燒戰棚宗政激將士血戰金兵死
者千餘射其都統殪之天忽反風金人愈忿砲愈急
會王大任領卒一千冒重圍轉圍入城內合外勢士
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金人橫屍遍地奪
其銅印十有六訛可棄帳走獲輜重牛馬萬計捷至
陞武功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重賜金帶籍其勇壯
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威振境外金人呼爲孟爺

孟爺病疽卒宗政年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罰
好賢樂善出于天性未嘗學兵法而暗與之合死之
日邊城爲罷市慟哭

斷曰

宗政豪偉幼歷疆場忽奉趙檄解圍棗陽午發峴
首明卽至疆賊驚神速早過他方趙聞捷喜遂命
掌堂金兵再至勢甚猖狂戰經七十餘輒敗亡金
人憤怒開壕掘塹誓必城破以逞其強雲梯上擊
地穴下椿樁水防火葦絙以傷首攻百備適足相

孟珙

當會援轉關內外奮揚金人敗去宗政名香閣門
宣贊膺帝寵光病疽死罷市慟傷

孟珙

孟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也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
父宗政以兵禦之珙料其必圍樊城請由羅家渡濟河
宗政然之翌日令諸軍臨渡布陣金人果至伏發殲
其半十二年完顏訛可率步騎二十萬分兩路攻棗
陽城珙登城射之將士驚服宗政命珙取他道劫金
人破砦十有八斬首千餘級大俘軍器以歸金人遁

○相○定○元○年○瑛○白○制○置○司○勅○平○堰○于○棗○陽○自○城○至○軍○西○
○十○八○里○潘○河○水○溉○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使○軍○民○分○
○屯○是○年○收○十○五○萬○石○六○年○元○將○那○顏○倚○蓋○追○金○主○守○
○緒○逼○于○蔡○因○檄○瑛○戍○鄆○計○金○唐○鄧○行○省○武○仙○仙○時○與○
○武○天○錫○及○鄧○守○移○刺○瑗○互○相○犄○角○欲○迎○守○緒○入○蜀○天○
○錫○者○鄧○之○農○夫○乘○亂○聚○衆○二○十○萬○爲○邊○患○瑛○突○逼○其○
○營○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俘○其○將○士○
○四○百○餘○人○乃○授○江○陵○副○都○統○制○賜○金○帶○檄○問○邊○事○瑛○
○曰○金○人○若○向○呂○堰○則○八○千○不○可○少○已○而○金○人○犯○呂○堰○

唐書

卷之六

七

○瑛○喜○曰○吾○計○得○矣○遂○命○諸○將○追○擊○呂○堰○進○逼○大○河○退○
○逼○山○險○若○軍○四○合○金○人○棄○輜○重○走○俘○獲○以○萬○計○移○刺○
○瑗○遂○奉○書○請○降○瑛○入○城○瑗○伏○階○下○請○死○瑛○爲○之○易○衣○
○冠○以○賓○禮○見○武○仙○初○屯○順○陽○爲○宋○軍○所○撓○退○也○馬○踰○
○其○愛○將○劉○儀○來○降○瑛○納○之○因○問○仙○之○虛○實○儀○言○仙○所○
○據○石○穴○九○若○馬○踰○沙○窩○岵○山○三○若○蔽○前○三○若○不○破○石○
○穴○未○可○圖○也○若○先○破○離○金○若○則○王○子○山○若○亦○破○而○三○
○若○成○擒○矣○瑛○因○遣○人○向○離○金○執○黑○旗○率○衆○入○若○金○人○
○不○疑○爲○宋○軍○乃○分○據○巷○道○大○平○縱○火○掩○殺○幾○盡○是○夜○

○壯○士○楊○清○又○誅○金○小○元○帥○金○益○恐○又○遣○樊○文○彬○攻○其○
○前○門○成○明○等○邀○截○走○路○殺○傷○山○積○瑛○料○武○仙○將○上○岵○
○山○絕○頂○窺○伺○因○令○樊○文○彬○詰○旦○奪○岵○山○駐○軍○其○下○前○
○當○設○伏○後○遮○歸○路○已○而○仙○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
○兵○四○起○仙○衆○失○措○枕○藉○崖○谷○兵○至○石○穴○仙○易○服○與○五○
○六○騎○奔○遁○隨○隱○不○見○衆○悉○降○軍○還○襄○陽○時○金○主○守○緒○
○在○蔡○元○倚○蓋○約○共○攻○蔡○制○置○使○謀○于○瑛○瑛○請○以○二○萬○
○人○由○真○陽○橫○山○南○來○鼓○行○而○前○金○人○戰○敗○却○走○追○至○
○高○廣○陂○斬○首○千○二○百○級○倚○蓋○遣○人○來○迓○瑛○與○射○佩○割○

唐書

卷之六

七

○鮮○而○飲○約○爲○兄○弟○南○北○軍○毋○相○犯○已○而○金○兵○萬○人○自○
○東○門○出○戰○瑛○遮○其○歸○路○擁○入○汝○河○擒○其○偏○裨○多○人○進○
○逼○柴○潭○立○柵○翌○日○命○諸○將○奪○柴○潭○樓○蔡○人○恃○潭○爲○固○
○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瑛○因○召○麾下○曰○柴○
○潭○非○天○造○地○設○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涸○可○立○待○
○因○鑿○其○兩○翼○潭○果○決○實○以○薪○葦○遂○濟○師○攻○城○城○破○開○
○西○門○招○倚○蓋○入○時○守○緒○已○自○縱○火○焚○瑛○與○倚○蓋○因○分○
○守○緒○骨○還○軍○襄○陽○帝○贊○曰○卿○名○將○之○子○破○蔡○滅○金○功○
○績○昭○著○因○問○恢○復○瑛○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

俟機會帝又問和議。珙曰：臣介冑之上，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賫甚厚。三年，珙至黃岡，增埤浚隍，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為屋三萬間，居之，厚加賑貸。元兵攻蘄州，珙遣兵解其圍。元兵攻江陵，珙自率軍援之。允軍分兩路，一攻復州，一在枝江監利縣編後窺江。珙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躬視節度。破砦二十四，還民二萬。嘉熙元年，授鄂州諸軍統制。元將忒沒解入漢陽口，溫不花入淮，旬江師萬文勝戰不利，珙入城，軍民喜曰：吾父來。

廣百將傳

卷之十六

五

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卒全其城。將士隔月苦戰，病傷者相屬。珙遣千視療師，皆感泣。初，詔珙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饒饒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畧，發兵深入，所至皆以捷聞。珙奏畧曰：取襄不難，而守為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平事功之不給耳。襄樊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批兵于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軍以襄郢歸順人隸。

焉。又條上流備禦為藩籬三層，乞創制副司及後關外都統一軍於夔，任涪南以下江南之責為第一層。備門澧為第二層，備辰沅靖桂為第三層。峽州松滋須各屯萬人，舟師隸焉。歸州屯三千人，門澧辰沅靖各五千人，彬桂各千人。如是則江西可保，又度師必因糧於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大其積聚。四川制置使陳隆之與副使彭大雅不協，交章於朝。珙曰：國事如此，合智并謀，猶懼弗克，而兩司方勇于私鬪，豈不愧廉藺之風乎？馳書責之，陳彭得書大愧，因改釐。

廣百將傳

卷之十六

五

蜀政之弊，軍無宿儲。珙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種歸尾漢口為屯二十，為莊百七十，為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上屯田始末與減餉之數降詔獎諭，諜知元將也可那延以騎兵經商州取鵲嶺關，珙遣王令屯江陵，鄧州劉全屯沙市，焦進提千人自江陵荆門出襄，檄劉全濟十日糧，取道南漳入襄，與諸軍合。元兵至三川，珙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士士權開州梁棟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其首以徇。由是諸將奉令惟謹。珙言沅之險不如辰靖之。

陽○不○如○沅○三○州○皆○當○措○置○而○請○尤○急○今○三○州○粒○米○寸○
兵○無○所○從○出○此○京○湖○之○憂○一○江○防○上○自○秭○歸○下○至○壽○
昌○亘○二○千○里○自○公○安○至○峽○川○灘○磧○凡○十○餘○處○隆○冬○水○
涸○節○節○當○防○此○京○湖○之○憂○二○今○又○猶○數○鈔○既○守○灘○磧○
又○守○關○隘○此○京○湖○之○憂○三○陸○抗○有○言○荆○州○國○之○藩○表○
如○其○有○虞○非○但○失○一○郡○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八○萬○
併○力○備○禦○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今○日○事○勢○大○畧○相○
似○詔○京○湖○調○兵○五○千○戊○安○豐○援○壽○昌○珙○遣○劉○全○將○兵○
以○往○繼○有○命○分○兵○三○千○備○齊○安○珙○言○黃○州○與○壽○昌○三○
廣○百○將○傳○

卷之六

話

江○口○隔○一○水○耳○須○兵○節○度○何○必○預○遣○先○一○日○則○有○一○
日○之○費○無○益○有○損○萬○一○上○游○有○警○我○兵○已○疲○非○計○之○
得○也○不○從○樞○密○調○兵○五○千○赴○廣○西○珙○移○書○執○政○曰○大○
理○至○邑○數○千○里○部○落○隔○絕○今○當○擇○人○分○部○數○郡○使○之○
分○治○生○夷○險○要○形○勢○隨○宜○措○置○創○關○屯○兵○積○糧○聚○芻○
於○何○地○聲○勢○既○張○國○威○自○振○計○不○出○此○而○聞○風○調○將○
空○費○錢○糧○無○補○于○事○不○聽○元○將○大○納○至○江○陵○遣○楊○全○
伏○兵○荆○門○以○戰○珙○先○期○謀○知○達○于○樞○密○檄○兩○淮○為○備○
兩○淮○不○知○也○後○果○如○所○報○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以○

廣○受○告○為○質○珙○自○於○朝○不○從○珙○因○歎○曰○三○十○年○收○
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病○遂○革○乞○休○政○終○於○江○陵○府○
治○是○月○朔○大○星○隕○于○境○內○聲○如○雷○震○之○夕○大○風○發○屋○
折○木○累○贈○太○師○封○吉○國○公○謚○忠○襄○

斷曰

孟○珙○才○只○能○經○善○權○策○陽○既○守○河○水○慨○田○十○莊○三○
韓○歲○歲○有○年○元○將○傳○無○敵○討○武○仙○先○誅○天○錫○次○降○
剌○瑗○武○仙○將○獲○忽○遁○而○潛○奔○盜○畏○服○飲○割○鮮○約○
為○兄○弟○戒○毋○犯○疆○常○開○歡○復○勢○已○倒○懸○寬○力○蓄○村○
以○俟○機○緣○金○既○破○賊○敗○而○防○元○荆○襄○樊○漢○百○計○保○
全○一○謀○一○策○無○不○了○然○時○衰○君○懦○盡○付○空○言○齋○志○
以○沒○憑○誰○問○天○

杜杲

杜○杲○字○子○斯○邵○武○人○也○江○淮○制○置○使○李○珪○羅○致○幕○下○
滁○州○受○兵○檄○杲○提○偏○師○往○援○甫○至○民○敵○野○求○入○避○滁○
守○固○拒○杲○啓○餉○納○之○金○人○圍○城○數○重○杲○登○城○中○矢○益○
自○奮○厲○卒○全○其○城○泝○光○兵○變○杲○舉○騎○往○誅○其○渠○魁○守○
將○爭○餉○金○幣○悉○封○貯○一○室○臨○行○反○之○安○豐○守○告○成○將○



扇搖軍情且將為變帥欲討之果曰是激使叛請與
兩卒往呼將論之曰而果無他○可持吾書詣制府將
即日行一軍帖然李全犯邊朝廷以果久習邊事擢
知濠州制置大使趙善湘謀復盱眙密訪於果果曰
賊恃外援當斷盱眙橋梁以困之卒用其策成功金
衆數萬駐榆林阜請降輜重甚富或請誘而圖之果
曰殺降不仁奪貨不義納之則有後患論而遣之趙
善湘等出師詔問守禦策果上封事曰沿淮旱蝗不
征征役中原赤立無糧可因若虛內事外移南實北
腹心之地必有可慮及兵敗洛陽人始服其先見再
知濠州未行改安豐元兵圍城果善完守禦元以火
砲焚樓櫓果隨陷隨補完元令拔都魯斡牌杈木拔
都魯者死囚為之攻城以自贖果募善射者以小箭
射其目拔都魯多傷而退元填濠為二十七壩果分
兵扼壩允乘風縱火俄而風雪驟作果募壯士奪壩
路士皆奮躍死戰會池州都統制呂文德突圍入城
合力捍禦元兵引去御書慰諭之朝論謂帥淮西無
逾社果者遂詔以去撫兼知廬州察罕師兵號八十

萬圍廬州於濠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濠攻具甚數
倍於安豐時果極力守禦元築壩高於城樓果以油
灌草即壩下煉之皆為煨燼又于壩樓內立雁翅七
層俄砲中壩上衆驚果乘勝出戰元兵敗走果追蹙
數十里元兵知不能進遂引師北歸詔加果淮西制
置使果屢疏請老不許既而乞去愈力遂以直學士
奉祠未幾果卒果淹貫多能嘗言吾兵間無停謀左
畫得於四書

斷曰

杜果善謀謀皆有濟敵野難民許入城避兵變浮
光果魁詠葉金弊爭遺封貯不費告將動搖衆驚
有異果論以書無他赴吏將即日行一軍安利金
衆欲降輜可誘致殺降不仁奪貨不義受恐後虞
論遣為是詔問戰機果上封事中原亦存一時難
治實北移南腹心可慮兵敗洛陽人服其智元將
焚樓隨陷隨備處處成功皆果畫計何無停謀四
書得意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十七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

余玠

余玠字義夫。衢州人也。少為白鹿洞書生。家貧落魄。無門嘗毆賣茶翁死。脫身走淮襄。時趙葵為浙東制。置使玠作長短句上謁。葵壯之。留幕中。既而屢以功補官。會詔進對。因言。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為僇人。片之為增伍。願陛下視

廣百將傳

卷之十七

文武之士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于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常。可獨當一面。乃授權兵部侍郎。四川宣諭使。帝從容慰遣之。玠亦自許。當手挈全蜀還本朝。時蜀大壞。民不聊生。及聞玠帥蜀。人心粗定。玠大更弊政。策招賢館於府之左。供帳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眾思廣忠益。孔明所以興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於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其才而任之。

廣百將傳

卷之十七

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播州冉璉冉璞兄弟有文武才。居蠻中。前後閩帥辟召。堅不肯起。聞玠賢。詣府上謁。玠素聞冉氏兄弟。刺入。即出見之。與分近抗禮。賓館之奉。冉安之。若素有。居數月。無所言。玠將謝之。適為設宴。酒酣。坐客競言所長。璉兄弟飲食而已。玠以微言挑之。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耳。明日更闢別館。以處。且日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為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方請見。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非敢同衆人也。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以耳。璉曰。蜀口形勢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于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密以其謀聞于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璉為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璞為承務郎。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諠然以為不可。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諸君無預

也。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基布星分。爲諸郡治所。屯兵聚糧。爲必守計。且誅潰將以肅軍令。又移金戎于大獲。以護蜀口。移汚戎于青居。與戎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共備內外。移利戎于雲頂。以備外水。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又開屯田于成都。蜀以富實。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號夜叉。恃力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每得富人。加以毒虐。曾取金帛。稍不遂意。卽死其手。蜀人患苦之。朝廷雖知其不法。在遠不能詰也。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纔羸弱二百。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卽見者。恐驚從人耳。頃見之。班聲如雷。江水爲沸。聲止。圖陣卽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慄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有差。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夔在蜀久。所部兵精。前時大帥夔皆勢出其右。意不止此也。視侍郎爲文臣。必不肯甘

心從令。今縱不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曰。我欲誅之久矣。獨患其黨羽衆。未發耳。成曰。侍郎以夔在蜀久。有威名。孰與吳氏。吳氏當厄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根本益固。一旦變爲畔逆。諸將誅之。如取孤豚。况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曠之逆心。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貽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營曉之。遂相率拜賀。夔至卽斬之。戎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屬丞相謝方叔家子。侄自永康避地雲頂。世安厚結之。求方叔爲援。方叔因倡言玠失利戎之心。旦夕有變。又陰嗾世安客求玠之短。陳于帝前。于是世安與玠抗。玠鬱鬱不樂。寶祐元年。聞有召命。愈不自安。一夕暴卒。或謂仰藥死。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然。

斷曰

玠本書生。給當一面。欲保蜀全。以自表見。下令招

賢講論守戰月士來歸優禮不厭。冉進冉退弟兄最善從合州城恰投玠願青居釣魚一時雄占寨布星分連成一片獨奈夜叉王夔殘悍都制擁兵如雷如電親將楊成密令代換乘夜召夔誅不容辯舉用世安軍中之薦玠欲革除遂爲所陷鬱鬱此心一夕暴變

趙范

趙范字武仲制置使方之子也嘉定中嘗與弟葵殲金人於高麗十四年出師唐鄧范與葵監軍孟宗政

時知襄陽憚于供億使人問曰金人在蘄黃而君攻唐鄧何也范曰不然撤襄陽之備以救蘄黃則唐鄧必將與吾後且蘄黃之寇正銳曷若先擣唐鄧以示有餘唐鄧應我之不暇則吾圍不守而自固寇在蘄黃師日以老然後回師蹙之乃勝敵而無後患矣十一年劉全王文信二軍老幼留揚州范欲修軍政懼其徒漏洩兵機乃時加餽勞二家大喜范卽遣徐晞復書令教二人挈家歸楚二人從之范厚資以遣又請創馬軍三千招游手之強壯者及籍宇城重兵人

充之別籍民爲半年兵春夏在田秋冬教閱官免建砦而私不廢農彭義斌使統領張士顯見范請合謀討李全范因告制置使趙善湘曰以義斌兵蹙全如山壓卵然必請而後討者知有朝廷也失此不右而右凶徒則權綱解紐矣萬一義斌無朝命而成大勳是又唐藩鎮之事非計之得也莫若移揚州增戍之兵往盱眙入淮以斷賊歸路再密約義斌自北攻之事無不濟不報范又曰國家討賊則自此中興否則自此不振若朝廷不欲張皇則范乃提刑職在捕盜

但令范以本路兵親提精銳示賊以形勢論賊以禍福賊必自降若猶拒守則別約義斌攻之干北不出半月此賊必亡丞相史彌遠報范書令各享安靖之福會李全且至范又獻計曰今逆全不得志于義斌而復慮四總管應之歸據舊巢其謀必急然蹙之於喪敗之日者易圖之於休息之後者難若廟筭果定不欲出教今但得密賜指授范一切伏藏不動只約義斌自彼攻其所必敗則機會在我而前日之策可用矣還報戒范無出位專兵范乃爲書謝廟堂曰賊

見范爲備不得以肆其奸他日必指范爲首禍激發
之人劫朝廷以去范先生必將曰是何惜一趙范而
不以紆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范遂爲宋鼂錯欲
望於憐別與間慢差遣網遠得書爲之動心於是二
年春奉祠三年改知池州范以母老辭乃上書彌遠
淮東之事日異日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江以北
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里何
從而防哉或謂異辭厚惠可以啗賊而不知陷彼款
兵之計或謂歛兵退也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
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烏合而浪戰或以
賊詞乍順乍逆而爲喜怒或以賊兵乍進乍退而爲
寬鬆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
不可勝計者矣夫有遏寇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
之兵今實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須各增戍兵
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
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伺隙時遣偏將撓其不備以
示敢戰使彼雖欲深入而畏吾之擣其虛此遏寇之
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

兵擄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校募土豪出奇設
伏以勦殺之此游擊之兵也維揚金陵合肥各聚二
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
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術念慮必人人忠親其上而
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強國一年而可以討
賊矣或謂揚州不可以屯重兵以速賊禍是不然揚
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
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實應天長二
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關帥以張吾勢賊將不知所
攻而敢犯我揚州哉設使賊不知兵勢而犯揚州是
送死矣朝廷乃召范復知池州三年又爲書告廟堂
請罷調停之議一請檄沿江制置同以扼泰州下江
之捷徑一請檄射陽湖人爲兵屯其半高郵以制敵
後屯其半瓜州以扼敵前一請速調淮西兵合滁陽
六合諸軍圍救江面不然范雖死江臯無益也朝旨
乃許范射陽湖兵毋過二萬人就聽節制范又遣
趙善湘書曰今日與宗社同休戚者在內惟丞相在
外惟制使與范及范弟葵耳賊若得志此四家決無

有理於是討賊之謀遂急因而遂戮李全屢問范至
端明殿學士及入洛之師潰乃授范京湖安撫制置
使兼知襄陽府范至明倚王旻樊文彬李伯淵黃國
弼數人爲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
一切廢弛蜀南北軍將交爭范失于撫御於是北軍
王旻內叛李伯淵繼之焚襄陽北去南軍大將李虎
不救樊不定賊因之劫掠城中官民錢糧弓矢器械
皆爲敵有蓋自岳飛收復百三十年生聚繁庶一旦
灰燼禍至慘也言者劾范降三官落職移舊制置使
尋本祠論者不已再降兩官建寧府居住嘉興三年
敘復官職後卒于家

圖曰

方子趙范有謀有筭唐鄧之攻一一硬判是時李
全江淮爲亂屢請討之忠義上贊貪靜希安君相
無斷獻策陳言不啻千萬成敗剖明方許討叛既
戮李全功存鉄案奈何比私竟費公幹可惜一人
末年心變竟此低徊不禁浩歎

趙葵

趙葵字南仲方之子范之弟也從方時每聞警報輒
與諸將偕出遇敵則深入死戰諸將皆恐失制置子
盡死救之屢以此捷一旦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
爲變葵時年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
別有賞資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嘉定十年
金將高琪等圍襄陽葵往戰敗走之十三年方帥葵
攻金人至高頭金人出勁兵拒戰葵率先鋒進破之
進次鄧州金人阻泚河以拒葵麾軍進擊又大破之
俘斬及降者幾二萬十四年金人犯蘄州葵與范致
唐鄧方命之曰不克敵無相見也三月至唐州薄城
而陣金大將阿海引兵出戰葵帥精兵赴敵扈再興
從之戰大捷金人閉門不出既而官軍分爲二種范
將左再興將右葵率突騎左右策應金人背山亦分
爲二以相當而不先動范曰金人必謀夜戰以倖勝
乃預備大鼓令軍中聞鼓聲始動若敵未至五十
步內而輒動者斬未幾金兵稍下山再興進衝之果
爲敵所乘遂逼范軍范叠鼓麾軍突開葵繼進殲金
兵數千敵併力向再興葵率騎橫衝之金人體疑懼

屬猶相持列陣如故范葵急選死士數千四面奮擊
聲撼山谷金人敗走乘勝逐北斬首數千級副統
軍投戈降坡所掠子女萬餘得輜重器械山積論功
補葵承務郎知襄陽軍十七年李全犯青州淮東制
置使許國檄葵議兵葵至曰君侯欲圖賊而坐賊奔
中悔已無及惟有重帳前兵猶足制之耳國曰兵不
能集集不能精奈何葵曰葵請視兩路之兵別其精
銳君侯留三萬帳前賊不敢動矣國曰不若集淮軍
來問而君董之既足示衆亦可選銳葵曰有兵之郡

廣南將傳

卷之十七

七

○必當衝要守將豈可空壁以從制使命耶○必將力爭○
於朝分留自衛一得朝命必匿其強壯者遺老弱以
備敵本欲選銳適得其鈍本欲示衆適示卑弱徒啓
戎心國不聽卒敗紹定二年金將入浙西告羅賓欲
覘淮甸也初李全之獻俘也朝廷授以節鉞葵策其
必叛上書丞相史彌遠請發兵討之乃加葵直寶章
閣東提點已而全攻揚州東門賊將張友呼城門
請葵出及葵出全隔壕立馬相勞苦左右欲射全葵
止之問全來何爲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

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葵曰朝廷資汝錢糧龍汝官
職蓋不貲矣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陷城邑
朝廷安得不絕汝錢糧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子金
無以對弩弓抽矢向葵而去四年正月金兵復圍成
聖范葵遣諸將出城東門掩擊金走土城官軍躡之
蹂躪甚衆甲午金兵千餘犯州東門城中出兵應之
全即引去乙未李虎出南門楊義出東門王鑑出西
門崔福出北門各徑扼賊圍開上城數處范葵提兵
策應金步騎數千出城諸將奮擊俘虜甚衆丁酉范

廣南將傳

卷之十七

七

陣于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乃出耳乃
伏騎破垣門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壕側虎力
戰城上矢石雨注賊退將正月望城中放燈張樂姑
示整暇全亦從海陵載妓女張燈平山堂綸情自肆
范葵後議諸將向葵曰東南利不如出東門范曰
西去當不利賊必見其弱其所易爾爾之必勝不如
出西門壬寅全置酒高會平山堂有望塞候卒識其
槍垂雙拂爲號以報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
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爲賊所

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李永一官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圍而前。力不知其爲全也。范麾軍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已塞其甕門。全竄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軍。淮軍屋之。賊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陷淖。不能拔。制勇軍奮長槍三十餘。亂刺之。全曰。無殺我。我乃頭目。群卒碎其屍而分其鞍馬器甲。并殺三十餘人。餘黨潰去。諸將欲追之。范懼有伏。丙午黎明。葵復

廣南將傳

卷之七

七

追賊及于灣頭。一戰又破之。奪回糧畜蔽野。進葵福州。觀察使左驍衛上將軍葵辭不受。尋進兵部侍郎。入對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行陣又能率先士卒。捐身報國。尤儒臣之所難。朕甚嘉之。葵頓首謝。端拱元年。朝議收復三京。葵跡請出戰。旣而水潦兵多。溺死遂潰而歸。范上表劾葵。詔降一級。咸淳元年。十二年。乞致仕。特授少師。舟次小孤山。薨。是夕五洲星隕如棋。贈太傅諡忠靖。

斷三

方子趙葵大有將畧。橫衝金兵。奪還所掠。檄討李全。駐揚城郭。隔河語全。聖恩不薄。資汝錢糧。龍汝官爵。汝何不忠反戈爲惡。欺人欺天。禍皆自作。全無以言。彎弓而却。旣而謀知平山。強樂因易敗。旗鼓精前搏。全初輕之。旣戰方急。急欲遁逃。四圍難脫。陷入淖中。刀鎗橫槊。碎分其屍。葵功誰若。帝嘉儒臣不負所學。

曹友聞

曹友聞字允叔。同慶栗亭人。武惠王彬十二世孫也。

廣南將傳

卷之七

七

登進士。改授天水軍教授。是時城已被圍。友聞單騎夜入。與守臣張維糾民厲戰。兵退。制置使裂大旗書滿身。膽以旌之。已而兵復至。友聞罄家財招集忠義。得健士五十人。制置使檄領所部守仙人關。且行且戰。至峽口。據險已而北兵入鳳州。畧河池。友聞遣將授以方畧。出戰。兵至城下。友聞部分諸將各守一門。此即始如。張旗伐鼓。戢士卒。俟漸近。鳴鼓張旗。矢石並發。又遣將漢臣等取間道出戰。自提重兵尾敵。遂大戰有功。越明年北兵破武休關。入河陽。制置進屯青野原。破

○友○聞○曰○青○野○爲○蜀○咽喉○不○可○緩○遣○弟○萬○領○兵○自○冷○
水○口○渡○嘉○陵○江○至○六○股○株○屢○戰○有○功○夜○啣○枚○山○間○道○
直○趨○青○野○原○友○聞○引○精○兵○亦○趨○至○原○下○夜○半○截○戰○圍○
遂○得○解○特○授○左○驍○騎○大○將○軍○北○兵○破○沔○州○擣○大○安○友○
聞○遣○推○軍○統○制○王○資○右○軍○統○制○白○再○興○速○趨○鷄○冠○隘○
左○軍○王○進○據○陽○平○關○友○聞○自○登○溪○嶺○手○執○五○方○旗○指○
揮○甫○畢○而○北○兵○數○萬○突○至○陽○平○關○遂○遣○進○出○戰○又○親○
帥○帳○前○兵○及○背○嵬○軍○突○出○陣○前○左○右○馳○射○北○兵○遂○退○
友○聞○因○謂○陳○庚○及○當○可○等○曰○敵○必○旋○兵○攻○鷄○冠○隘○宜○
急○援○之○既○而○北○兵○果○以○步○騎○萬○餘○攻○隘○庚○以○騎○五○百○
直○前○夾○戰○當○可○以○步○兵○左○右○翼○並○進○王○資○白○再○興○又○
自○隘○出○戰○喋○血○十○餘○里○兵○乃○解○去○特○授○友○聞○眉○州○防○
禦○使○明○年○友○聞○引○兵○扼○仙○人○關○諜○知○北○兵○合○西○夏○女○
真○回○吐○蕃○渤海○軍○五○十○餘○萬○大○至○友○聞○語○弟○萬○曰○
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容○浪○戰○惟○當○乘○高○
據○險○出○奇○伏○匿○以○待○之○既○而○北○兵○至○先○敗○武○休○關○敗○
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制○置○使○趙○彥○呐○
敗○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戶○友○聞○馳○書○彥○呐○曰○沔○陽○

蜀○之○險○要○吾○重○兵○在○此○敵○有○後○顧○之○憂○必○不○能○越○沔○
陽○而○入○蜀○又○有○曹○萬○王○宣○首○尾○應○援○可○保○必○提○大○安○
地○勢○平○曠○無○險○可○守○正○敵○騎○所○長○步○兵○所○短○况○衆○寡○
不○敵○豈○可○於○平○地○控○禦○彥○呐○乃○不○以○爲○然○一○日○持○小○
紅○牌○來○速○者○七○友○聞○萬○不○得○已○而○分○兵○乘○夜○出○戰○弟○
萬○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
血○流○二○十○里○又○適○大○雨○西○軍○素○以○綿○裘○代○鉄○甲○經○雨○
濡○濕○不○利○步○關○黎○明○敵○兵○益○增○廼○以○鉄○騎○四○面○圍○繞○
友○聞○歎○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
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弟○俱○死○軍○盡○沒○北○兵○
遂○長○驅○入○蜀○事○聞○特○贈○龍○圖○閣○學○士○賜○廟○褒○忠○諡○曰○
節○官○其○二○子○
斷○曰○友○聞○彬○孫○天○水○教○授○城○已○被○圍○繞○挺○身○就○滿○身○膽○
旗○旌○之○不○謬○敵○敗○再○來○伏○前○尾○後○重○復○破○之○功○未○
加○厚○制○置○青○原○兵○圍○望○救○趨○赴○解○危○驍○騎○職○茂○北○
兵○之○來○揮○將○力○關○手○五○方○旗○麾○左○麾○右○喋○血○盈○前○
敵○方○解○冠○後○合○諸○雄○大○小○相○湊○五○十○萬○餘○如○風○雨○

縣請守汚陽險不易透彥响不聽強令戰受累寡
天懸堅非甲冑一戰敗亡狼骨藉肉賜廟褒忠全
蜀已覆

元

史天澤

史天澤字潤甫秉直季子也身長八尺音如洪鐘善
騎射勇力絕人其兄天倪爲武仙所害天澤聞之殺
然曰兄弟之讐雖死不避况未必死耶即傾貲裝易
甲仗南還行次蒲城得土馬甚衆遣李伯佑詣國王

李魯言狀且乞濟師

李魯命笑乃解率蒙古三千人

援之合勢攻仙生擒仙將葛鐵槍仙奔雙門遂復真

定宋大名總管趙斌陰與仙合欲取真定天澤同
笑乃解扼諸贊皇不得進義斌勢感焚山自守天

澤遣銳卒摧鋒而入自以鉄騎繼其後擒義斌斬之
未幾仙令謀者結死士于城中大歷寺爲內應夜斬

關而入據其城天澤引步兵數千踰城東出至藁城
求援于董俊俊援以銳卒數百夜赴真定而笑乃解

亦至捕叛者三百餘人仙從數騎走保西山乃擒若

笑乃解忿民從賊驅萬餘人將殺之天澤曰彼皆吾
民但爲賊所脇耳殺之何罪力爭得釋天澤以抱犢
諸若爲仙之巢穴不即剪覆終遺後患因急攻下之

仙乃遁去癸巳春金主令完顏白撒自黃龍岡來襲
新衛天澤率輕騎馳赴之比至圍已合天澤奮戈突

至城下呼守者曰汝等勉力援兵且至復躍出其衆
皆披靡遂與大軍夾擊之白撒等敗走蒲城天澤屢

其後白撒等兵尚八萬俘斬殆盡金主以單舸東走
歸德天澤追至歸德撤吉思不花欲渡黃河背水而營

天澤曰此豈駐兵之地乎彼若來化則進退失矣不

聽會天澤有事之汴比還撤吉思不花全軍皆沒金

主還蔡帝命元帥倭蓋率大軍圍之天澤當其北面
結柵潛渡汝水血戰連日蔡破金主自經死金亡移

師伐宋師次復州宋兵以舟三千鎖湖而爲柵天澤
曰柵破則復自潰親執桴鼓督勇士四千入攻其柵

不踰時柵破復州人懼請降宋將呂文德縱贖千餘
沂嘉陵江而上北軍迎戰不利帝命天澤禦之乃分

軍爲兩翼跨江注珣親率舟師順流縱擊三戰三捷

奪其戰舟百餘艘追至重慶而還三年春李璣以益都叛遂據濟南詔親王哈必赤討之繼命天澤往天澤聞璣入濟南笑曰家突入豈無能為也至則進說於哈必赤曰璣多謀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絕其奔轍凡四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生擒璣斬于軍門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初天澤將行帝臨軒授詔責以專征俾諸將皆聽節度天澤未嘗以詔示人及還帝慰勞之悉歸功於諸將其廣密謙退如此至元三年以天

廣密傳

澤為樞密副使四年改中書左丞相六年帝以未附議攻襄陽遣天澤與駙馬忽剌出往經畫之至則相要害立城堡以絕其聲援為必取之計七年以疾還燕十一年又詔進至鄧州遇疾還襄陽帝賜以葡萄酒且諭之曰卿自朕祖宗以來躬擐甲胄跋涉山用宣力多矣又卿首事南伐異日功成皆卿力也勿以小疾阻行為憂可且北歸善自調護還至真定帝又遣其子杲與尚醫馳視賜以藥餌天澤因附奏曰臣天限有終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語

不及他十二年薨贈太尉諡忠武天澤拜相之後嘗語人曰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為權出人將相五十年上無疑而下無怨人比于郭子儀曹彬云

斷曰

天澤之兄為武仙害欲報其仇傾資易械言狀國王乞師相貸蒙古三千助其親愛合勢攻仙擒仙葛帥仙奔雙門復斬關隘既破其城又破其營巢穴已空安知所在金已垂亡猶逞故態天澤橫戈一戰而敗伐宋移師宋已大壞天澤歸朝龍膺大賚一帝一臣自生一代

伯顏

伯顏者入都鄙人父曉古台從宗王旭烈兀開西城伯顏長于西域至元初旭烈兀遣人奏事世祖見其親偉聽其言厲因曰此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與國事恒出廷臣右世祖益賢之拜左丞相諸曹白事有難決者徐以一二語決之衆服之曰真宰相也十一年拜伯顏大舉伐宋陞辭世祖諭之曰昔曹彬以不情殺平江南汝其體朕心為吾曹彬可也九月

師於襄陽分軍爲三道並進自與平章可大出中
漢江趨郢州遇水潦霖雨水溢無舟不能涉伯
顏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此潢潦耶乃召一壯士負
甲伏騎而前導麾諸軍畢濟次益山距郢州二十里
郢在漢水北以石爲城宋人又於漢水南築新郢橫
鉄繩鎖戰艦密樹椿木水中守禦甚嚴下流黃家灣
堡亦設守禦之具堡之西有溝南通藤湖至江僅數
里伯顏乃遣總管李庭等攻黃家灣堡拔之以破竹
席地盪舟由藤湖入漢江諸將請曰郢城我之喉襟

廣南將傳

卷之七

主

不取恐爲後患伯顏曰攻城下策也大軍之出豈爲
此一城哉遂合郢順流下伯顏阿朮殿後不滿百騎
郢將趙文義范興以騎二千來襲伯顏未及介甲亟
還軍迎擊之手殺文義并擒范興殺之次沙洋使一
侍持黃榜檄文傳趙文義首入城招其守將王虎臣
王大用虎臣等斬俘焚黃榜伯顏復命呂文煥招之
又不應會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掣金汁砲焚其
廬舍烟焰漲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大用等四人餘悉
屠之次新城列沙洋所馘于城下射檄文于城中以

招之其守將邊居誼力戰而死舉家自焚十一月阿
朮使人來言渡江之期伯顏不荅明日又來又不荅
阿朮乃自來伯顏曰此大事也主上以付吾二人可
使餘人知吾實乎潛刻期而去軍次蔡店宋將夏貴
等以戰艦萬艘分據要害兵不得進千戶馬福建言
論河口可通沙蕪入江伯顏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
精兵守之乃圍漢陽軍聲言由漢口渡貴果移兵援
漢陽十二月諸將乃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徑趨
沙蕪遂入大江伯顏戰艦萬計相踵而至諸將言沙

廣南將傳

卷之七

主

蕪南岸彼戰船在焉可攻而取伯顏曰吾亦知其可
必取但慮汝輩貪小功夫失大事一舉渡江收其全功
可也遂進軍陽邏堡遣人招之其將士戮力死戰不
願歸降諸將攻之三日不克伯顏乃密謀於阿朮曰
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
今夜以鐵騎三千泛舟直趨上流爲檣虛之計若已
渡江襲南岸則速遣人報我又分遣張弘範等先以
步騎攻陽邏堡及夏貴來援阿朮出其不意率軍泝
流西上四十里對青山磯而泊是夜雪大作遙見南

岸沙洲阿木登舟。指示諸將先渡。爲其都統程賜飛所却。阿木橫身夾戰。擒其將高邦顯等。死者無算。賜飛敗走。遂起浮橋而渡。舳舻相銜。直抵夏貴。貴引麾下軍數千先通諸軍。乘之殺溺不可數計。追至鄂州東門而還。阿木遣使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斬王達。宋軍大潰。夏貴僅以身免。諸將請追之。伯顏曰。陽邏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而貴走代吾使。不必追也。諸將議兵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木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先取鄂漢。雖遲旬日。可爲萬全。

廣百將傳

卷之七元

五

計伯顏從之。師次鄂州。知鄂州張晏然及漢陽王儀德安來興國。皆以城降。乃留阿里海牙等分屯鄂州。窺取荊湖。伯顏與阿木以大軍水陸東下。至黃州。知黃州陳奕降。至蘄州。安撫使管景模出降。伯顏至江州。宋尚書呂師夔降。因設宴度公樓。選宋宗室女二人盛飾以獻。伯顏怒曰。吾奉天子明命興師。問罪於宋。豈以女色移吾志耶。斥遣之。次丁家洲。賈似道督諸路軍馬十二萬。號百萬。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以禦伯顏。命左右翼夾江而進。砲聲震百

里。夏貴先遁。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倉皇失措。遽鳴金收軍。軍潰。衆因大呼曰。宋軍敗矣。阿木挺身登舟。手柁衝敵船。舳舻相盪。伯顏又命步騎左右椅之。追殺百五十餘里。溺死無算。似道東走揚州。貴走廬州。江東諸郡皆下。淮西諸軍亦相繼降。有詔天暑方熾。不利興師。俟秋再舉。伯顏奏曰。宋人之據江海。如獸保穴。今已扼其亢少。縱之則逸矣。世祖曰。將在軍。不從中制。兵法也。宜從丞相言。伯顏遂分軍爲三道。期會於臨安。伯顏出中

廣百將傳

卷之七元

五

道節制諸軍。水陸並進。軍至常州。通判王虎臣亦已先降。而都統制劉思勇等復拒之。推姚訔爲守。固拒數月不下。伯顏射書城中。招諭皆不應。乃親臨南濠。多建火炮。張弓弩。晝夜攻之。宋兵大潰。姚訔等死之。劉師勇變服單騎奔平江。諸將請追之。伯顏曰。勿追。師勇所過城守者胆落矣。宋柳岳等奉其國主及太皇太后書來見。垂泣而言曰。嗣君冲幼。在哀經中。自古禮不伐喪。望哀恕班師。伯顏曰。汝國執我行人。又殺廉奉使等。如我師不進。將効錢王納土乎。李王出

降乎爾宋昔得天下於小兒今亦失於小兒蓋天道
也不必多言竟進軍臨平鎮次阜亭由宋主遣知臨
安賈餘慶同宗室尹甫吉甫奉傳國璽及降表請軍
前伯顏受訖遣囊加歹以宋傳國璽入獻得府三十
七州百二十八縣七百二十三帝勞伯顏伯顏曰奉
陛下成筭阿木効力臣何功之有或告乃顏反詔伯
顏窺覘之乃多載衣裘入其境輒與驛人既至乃顏
為設宴謀執之伯顏覺與其從者趨出分三道逸去
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健馬遂得脫還自狀從世祖
親征卒擒乃顏宗王明理鉄木兒挾海都以叛詔伯
顏討之相值於阿撒忽禿嶺矢下如雨衆軍莫敢登
伯顏先登陷陳衆軍望風爭奮大破之明理鉄木兒
挺身走伯顏引軍夜還卒遇伏兵伯顏堅壁不動黎
明遂引去伯顏輕騎追擊之斬首二千級俘其餘衆
以歸諸將言古禮兵勝必馮旗於所征之地因用俘
酋為牲伯顏不可衆皆歎服軍中獲謀者衆欲殺之
伯顏不許厚賜之遣齎書諭明理鉄木兒以禍福明
理鉄木兒得書感泣以衆來歸未幾海都復犯邊伯

顏留拒廷臣有請伯顏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無尺
寸之功詔以御史大夫王昔帖木兒代之居伯顏於
大同以俟後命王昔帖木兒未至三驛合海都兵復
至伯顏遣人語王昔帖木兒曰公姑止待我蕩此寇
而來未晚也伯顏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却凡七日諸
將以為怯憤曰果懼戰何不授軍於大夫伯顏曰海
都惡軍涉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必
欲速戰若失海都誰任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即還軍
擊敗之海都脫去乃召王昔帖木兒至軍授以印而
行三十年冬驛騎召自大同明年世祖崩伯顏總百
官以聽丙申有大星隕於東北庚子伯顏薨伯顏深
畧善師將二十萬衆伐宋若將一人畢事還朝歸裝
惟衣被而已未嘗言功也

斷曰

伯顏偉人自非王臣拜相伐宋欲繼曹彬進師襄
郢招降以仁逆命不順兵甲方陳殺非得已下城
為真或抗其吭或奪其魂不貪小利戰立勦安
撫請降似道敗聞行軍在將直搗浙門小兒得朱

天道足論。降書國璽。上獻於君。赤心若此。猶請不純。大同安置。後命空詩。大星東隕。歎息古今。

張弘範

張弘範字仲疇。柔之第九子也。善馬槊。從親王哈必赤討李璫於濟南。柔戒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汝無怠心。則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攻收可。因而立功。勉之。弘範營城西。璫出兵突諸將營。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璫乃示弱於我。必有奇兵。來襲。謂我弗悟也。遂乘長壘內伏。甲士而外為稼。開

唐書

卷之七

七

東門以待之。夜令士卒浚濠。益深廣。璫不知也。明日。柔為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壕中。得跨濠而上者。突入壘門。過伏皆死。降兩賊將。柔聞之曰。直吾子也。至正六年。朝廷以益都兵。乃李璫所教練之卒。勇悍難制。故命弘範領之。戍鹿門堡。以斷宋餉道。且絕郛之。救兵弘範建言曰。國家取襄陽。為延久之計者。所以重人命而欲其自斃也。曩者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師坐視無禦之者。而其境南接江陝。歸峽商賈。行旅士卒絡繹不絕。豈有自斃之時乎。宜城萬山以

斷其西。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速斃之道也。純

府奏用其言。移弘範兵千人戍萬山。既城。與將士較

射出東門。宋師奄至。將佐皆謂眾寡不敵。宜入城自

守。弘範曰。吾與諸君在此何事。敵至將不戰乎。敢言

退者死。即蒙甲上馬。立遣偏將李庭當其前。他將攻

其後。親率二百騎為長陣。令曰。聞吾鼓則進。未鼓勿

動。宋軍步騎相間突陣。弘範軍不動。再進。却弘範

曰。彼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奔潰。九年攻樊城。

弘範謂生節曰。襄樊相為唇齒。故不可破。若截江道

斷其援兵。水陸夾攻。樊必破矣。樊破。則襄陽何所恃。

從之。明日復出。筑卒先登。遂拔樊城。未幾襄城亦下。

十一年。伯顏伐宋。弘範為先鋒。轉戰而前。遂長驅至

建康。次瓜州。分兵立柵。據其要害。與宋師夾水陣。弘

範以三十騎經渡術之陣。堅不動。弘範引却。忽一騎

躍馬揮刀直趨弘範。弘範旋轡反迎。刺之。頓斃。

馬下其眾潰亂。追至城門。斬首萬餘級。自相蹂躪溺

死者過半。宋將張世傑等率水軍於焦山決戰。弘範

以一軍從旁橫衝之。宋師遂敗。追至圖山之東。奪戰

八十艘俘滅千數上其功授鎮國上將軍十五年
張世傑立廣王於海上聞廣響應命弘範往平之
弘範為李恒為已又以弟弘正為先鋒戒之曰選
驍勇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挑公勉之故
弘正所向皆捷進攻三江寨寨據隘乘高不可近因
連兵向之寨中持滿以待弘範下令下馬治朝食若
將持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疑也忽麾軍
迎拔數寨回搆三江寨拔之至漳州軍其東門命別
將攻南門西門乃乘虛破其北門拔之攻鮑浦寨又
廣南將傳 卷之七元

拔之由是潮海郡邑皆望風降附十六年由潮順流
發船入海獲宋斥候將謀知廣王在崖山弘範引舟
師赴之崖山東西對峙其北水淺舟阻出兵斷其汲
路又使李恒以戰艦守其北將戰或請用砲弘範曰
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軍其東南北
三面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下令曰聞吾樂作乃戰違
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潮以戰不克而退既而樂
作宋將以為且宴少懈弘範舟師犯其前眾繼之預
構戰機於舟尾以布幙障之命將士負盾而伏令之

日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飛矢集如蜩伏盾
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障弩弓火矢交作頃刻并破
七舟宋師大潰宋臣抱其主謁赴水死獲其符璽印
將吏皆降嶺海遂平十月入朝賜宴內殿慰勞甚厚
未幾疾作帝命尚醫診視病甚沐浴易衣冠扶掖至
中庭面闕再拜退出所賜劍甲付子珪曰汝父以
是立功汝佩服勿忘也語竟而卒

斷下

弘範知兵從討李璫險地立營璫欲偷犯範外挖
壕內伏兵瞰璫兵突來壕中被陷既拔到營伏斬
無算因取襄陽以犒為斷不成萬山斃於何患既
成兵來請避於暫範曰避之成此何幹因鼓而前
宋兵潰亂再破樊城并襄俱占謁至海中世傑為
伴師至崖山君臣死難歸朝奏功內庭賜宴上義
下忠庶幾無憾

劉基傳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十八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新

長州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獻增補

劉基

劉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也元末舉進士揭曼碩見而奇之曰此魏徵之流也常偕游西湖西北有異雲起光耀湖中衆以爲慶雲欲賦詩紀之基熟視良久因喜而語人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後有王者起當輔之因棄官歸青田或說曰今天下擾擾以公

將傳卷十八

才略下括蒼併婺州畫江而守之此勾踐之業也基曰吾平生念谷珍士誠所爲豈效尤乎且天命有歸姑待之及朱太祖取婺州定括蒼基乃指乾象曰此天命也會大祖使孫炎來聘因謂人曰吾西湖之言即日同章溢葉琛間道走金陵既見太祖陳時參十八策太祖大悅俄陳友諒傾國入寇太祖欲禦之衆恒怯不決有請背城借一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者有勸納款者基後至獨張目不言太祖問之基乃請先斬納款及奔鍾山者太祖又問計將安

將傳卷十八

出基曰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微取之易耳取威定霸在此一舉納及奔何也太祖從之果誘破友諒盡覆其衆時太祖初稱吳國公而中書省猶設奉韓林兒爲小明王基怒罵不拜曰何爲奉牧豎因爲太祖陳天命所在太祖感悟始定征討大計及師攻友諒皖城未下基曰鄱九地何足久勞師友諒膽破矣急進薄江州彼必遁江州下皖城焉往兵至江州友諒果遁都督馮勝攻其城基授一赫號封曰夜半出兵至其所見某方青雲起即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中昃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啣枚踵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讀而未敢信已而青雲黑雲起具如基言遂奉而破賊取其城基以母喪歸至衢適苗軍叛殺守將胡大海耿再成等衢人洶洶迎基入城衆即帖伏因移書諸屬邑俾固守俟卻平章之兵而悉誅諸叛將既而治喪畢復騰書宣太祖威德以示方氏方氏遂請降俄驛召還道過建德而張士誠來寇李文忠時爲帥奮欲擊之基使勿擊三日後必走走而尾之可盡擒也三日基登

城望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
莫敢發基德趨之至則空壁所留者老弱追而薄之
東陽悉其家其人見太祖問曰吾欲取陳友諒張
士誠先基曰士誠自守口耳陳氏上流竊名號
無日忘我不宜久藉崇之取友諒則士誠囊中物
太祖以爲然會友諒復攻洪都太祖遂率師迎之遇
於鄱陽湖大戰五晝夜基密言于太祖請移軍于湖
口期于金木相犯日決勝太祖從之方盛戰時基在
御舟忽躍起大呼太祖驚起但見基兩手揮之連聲
敵砲擊碎矣由此遂卒陳氏基嘗見日中有一黑子
言于上曰東南當失一大將忽報參軍胡琛攻福建
爲陳友定所殺他日太祖謂基曰吾夜夢三人共弁
一血帽何故基曰三人首弁血帽衆象也此得衆
之兆越三日海寧果以城降熒惑守心群下皆惴惴
以太祖且有加侈基密奏宜下書罪已以回天意太
祖許之衆乃安後太祖既定天下論功封誠意伯既
而寢疾給驛舟護歸青田亡何竟卒卒之前以平生

所習天文秘書封授子璉曰服闋亟上毋令後人習
之

斷曰

劉基何品魏徵之流畫江以守勾踐可謀基曰不
可天命已優谷珍之事吾豈效尤金陵既立徵聘
是求牧豎不奉驕賊何憂誘之深入盡覆其僑焉
勝戰蹟驗雲而收衛苗叛逆基入而休士誠守口
陳據上流况竊名號宜先斷頭難星將過急請移
舟有謀皆應無言不酬上識天意故爾優游論功

廣百將傳

卷之十八

四

封伯高遜一簪

徐達

徐達鳳陽人精通韜畧徐壽輝劉福通張士誠皆慕
而欲起之達不赴曰帝星旺在本鄉豈宜遠適他人
未幾太祖諸其盧與論驅群雄以救生靈之策達曰
定天下在德不在勢今元勢雖強意在必亡諸雄若
徐壽輝強而自暴張士誠驕而自若劉福通行無紀
綱方谷珍偷居自逸明玉珍恃險自滿皆無志于生
未足定天下誠能以仁義道德爲心不貪不殺爲

本府庫以固士民。天下不足慮也。太祖聞而忻然。遂請與至濠。又問。勝之道。達曰。上勝者以仁中勝者以智。下勝者以勇。三者不可缺一。太祖曰。公之雄才大略。見于議論。有古名將風。遂推授爲帥。首因與謀渡江。取金陵。正慮無舟。適巢湖水寨軍師俞通海等率兵萬餘船千艘來降。遂渡江東下。采石乘勝取太平。時元將陳也先。康茂才。水陸來犯。達令湯和擊其水軍。鄧禹擊其陸軍。遂擒也先及聞也先之子兆先。集兵也方山。達曰。也先既擒。兆先必約倪文秀復據舟師。結聚采石。以窺我太平矣。乃東取溧水。以阻其援。復設疑兵。以分其勢。而以正合與戰。及戰。又出奇兵以搗之。由是文秀遁去。兆先亦擒。康茂才率所部來降。進圍金陵。十日。遂陽新于斯焉。達將兵取鍾江。太祖戒之曰。爾能體我心。城下之日。戒士卒毋焚掠。毋殺戮。達受命至鍾江。元平章定定遁去。卽克其城。兵不血刃。號令嚴肅。城中晏然。太祖喜曰。吾用徐達。近王者之師。復命達取高淳。丹徒等處。守將尼文明用拐子馬以拒王師。達分兵與康茂才攻之。仍

令善用長鎗者皆立于軍前。以刺其馬。善用弓弩者次之。以射其人。文明戰敗。遂以城降。太祖諭達曰。獨漢王陳友諒竊據江左。若不勦平。則兩河關陝燕山之地非吾所望。漢若就擒。則吾師乘勝長驅。胡元可席捲矣。乃親督達等。達等分舟師爲兩翼夾擊。破之。友諒懼。率妻子奔武昌。達征武昌。聞祝宗。康太以南昌叛。達因旋兵討之。斬宗。太南昌平。太祖喜曰。南昌楚之重鎮。吳西南之藩蔽。我得其地。是去陳氏右臂。而張氏亦無策矣。張士誠北寇壽春。太祖親往。援之。達爲前鋒。張氏敗。北命達移師圍左君弼於廬州。會陳友諒寇豫章。太祖曰。爲一廬州而失南昌。非計也。遂命達釋廬州之圍。歸整舟師。以解豫章之難。友諒東出鄱陽。逆戰。遇于康郎山。達身先諸將。敗其前鋒。一巨賊降者千五百人。太祖恐士誠乘虛命達還守建康。自是彼軍勢弱。我軍威振矣。旣而達率兵取信州路。時僞漢守將燕繼超擁兵四萬陣于龍虎山下。晝夜備禦。達謂楊璟等曰。山後有小路。名趙牛峪。竟衝城南角。爾領兵潛伏山下。勿動。待我兵與賊破

見我敗。必空壁還我。汝等乘隙急攻。破之必矣。乃曉與龍超戰。佯敗走。繼超果盡衆追之。景等急攻城。勢不敵。知州梅天蔭遂以城降。繼超遁於饒州。友諒死。子理仍據武昌。太祖不忍傷民。欲招之。達曰。理初立。人心未寧。不如一面以書招之。一面與兵致討。順則無之。逆則討之一舉而兩得。上然之。以罪人爲使。持檄諭之。檄至。理不從。竟殺其使。遂命帥兵急攻。以正殺使之罪。理與將劉勇屯益州。以拒王師。達令柳廷領細作數十人。匿入益州城。燒其倉粟。理無糧可

守。遂與勇棄城夜遁。達先設伏邀擊之。漢兵大敗。達與常遇春分兵六路進攻。遇春擒理。武昌遂平。提問太祖喜曰。達此舉兵之奇者也。時襄陽守臣魏德光姚天儒畢榮賂貴等合謀。嚴守曰。我等不奉陳理號令。不屬胡元統轄。不受張士誠挾制。不懼明玉珍侵犯。所慮者惟金陵之兵。然內多聚糧。外多守兵。不亦另是一乾坤耶。達率兵攻之。不克。夜於山下聞鄉人云。金陵兵若於城四門外築高埠。架砲打攻。內無十石填塞。破之易耳。達聞甚喜。曉集諸將令軍士築埠。

架砲四門齊攻。復令俞通海俞通淵各領兵俟於東西二門外。以防賊遁。計定。掘戰火砲齊發。城中民居火烟漲天。城門不能守。通海等入城。畢榮被擒。賂貴戰死。德光天儒遁去。襄陽悉平。太祖欲討張士誠。問於達。達曰。張氏驕奢橫侈。此天亡之時也。所任偽將伯昇呂珍之徒。皆驕弱不足數。居中用事。王蔡葉迂濶書生。不知大計。若聲罪致討。可計日而定。太祖卽命達爲大將。率兵二十萬伐之。由太湖直趨湖州。一路戰勝。遂進圍蘇城。塞其六門。時無錫莫天祐與張

士誠爲聲援。其部將楊茂春善遊水。天祐遣之被達偵卒所獲。達釋而勞之。待以腹心。茂春感而往來游水。彼此所遺之蠟丸書皆報之。故達陰得士誠天祐之虛實。知城中食盡。督兵急攻。或曰。姑蘇城壘形齊門則其勝也。遂攻克之。縛士誠送京師。籍其兵得二十五萬。復圍無錫。天祐遂降。洪武元年。太祖命達爲征口將軍。常遇春副之。北取中原。太祖曰。諸將非不健闘。然能持重師有紀律得爲將之體無如大將軍司專主中軍策勵群師古云。將在軍君不御者。勝則

之事。其任之達。遂帥甲士二十五萬。由長淮入人河。太祖至河南。勢軍因與諸將共議取燕之事。達曰。臣與諸將。仰仗天威。渡河北行。由衛輝彰德懷州邯鄲趙州及河間取臨清。不數月而元主可擒矣。伏願陛下駐蹕汴梁。以爲犄角之勢。太祖曰。卿策可謂萬全。及師至通州。常遇春等三路繼至。遇春沐英李文忠自河南由左路取沿河等處。州郡湯和華雲龍康茂才朱亮祖自河南由右路取沿山等處。州郡郭英郭子興蔣顯自河南由中路水竄。俱至通州。合兵

廣百將傳

卷之八

九

以攻元主。聞之大懼。謂左右曰。祖宗基業。至今百年。一旦棄去。情實不忍。然內無謀臣。外無勇將。且聞金陵將勇兵強。王業已成。不可敵者一也。不尚殺戮。民心已歸。不可敵者二也。劉基爲謀。上徐達爲元帥。四海悅服。望風而降。不可敵者三也。爲今之計。不如北走爲愈。乃命淮王帖木兒守燕京。自集三宮后妃太子妃。夜半開建德門。出居庸關北去。如上都。八月達兵至大都。不戰而克。乃籍府庫。封宮殿。命將守之。禁軍士不得侵擾人民。安業市肆。不易遠近。悅服。又

留兵三萬。使孫興祖防禦北平。遂率衆向太原。橋南帖木兒乘驛馬遁去。太原遂平。既而克臨洮。克慶陽。陝西悉平。自是天下一統矣。達爲將。言簡慮精。令出不二。與士卒同甘苦。財寶無所私。婦女無所幸。是時南取吳越。北定中原。東平齊魯。西入關陝。大抵皆達之功。故爲開國功臣第一。太祖嘗以漢之韓信。宋之曹彬。擬之。命宋濂書御門聯曰。破口平蠻。功貫古今。人第一。出將入相。才兼文武。世無雙。卒封中山王。謚武寧。

廣百將傳

卷之八

十

斷曰

徐達識高。所見自大。帝旺本鄉。肯從其亞。在德一言。已臻王化。仁義爲心。忍流于弱。故凡用兵。所征即下。友誼手除。士誠足跨。不血流。謀不尚詐。正堂堂神。驚鬼怕北。取中原。更添聲價。不侵不侵。游於舍北。至通州。元已北。駕帝至。鴻平兵。間焉。暇謂之王師。實非假借。常遇春。定遠人多智。畧勇力絕倫。元末爲盜魁。劉聚

所得四路剽劫。遇春察其急鹵掠。不圖遠終必無成。
會高皇帝駐兵和州。遂偕其私卒數千來歸。請為先
鋒。高皇曰。爾以饑來歸。且有故主在。遇春頓首泣曰。
劉聚盜耳。無能為也。倘得效犬馬之力。雖死猶生。高
皇猶弗許。既渡江。抵采石。元兵置陣磯上。舟相去三
丈餘。適遇春飛舸至高皇麾下。遇春應聲挺戈一躍
而上。敵皆披靡。大兵乘之。遂乘勝取太平。始授遇春
總管。時高皇已渡江。而將士家屬皆在北。元中
丞繼子海牙擁舟師數重。界其中。南北音信不通。帝

廣文傳

卷之六

五

使遇春多張疑兵。而自帥正兵直搗之。戰既合。遇春
別操輕棚橫衝之。海牙之舟分而為二。左右縱擊。大
破之。悉俘其精銳。自是元扼江之勢衰。而南北通矣。
遂從取集慶路。再從徐達取鎮江。徐達攻常州而降
卒叛與張士誠合。而圍達。帝命遇春以師援之。表裏
其擊。大破士誠。明年克常州。取池州。功為最。又明年
取婺州。復有功。未幾召還京師。又從拔安慶。趙普勝
水寨。漢人聲言且援安慶。遇春曰。賊必攻池州。言援
安慶者疑我耳。乃留羸弱守城。而出銳士伏九華山。

漢兵果攻池州。伏起。俘斬萬人。帝所任將帥其最著
者三人。平章邵榮。右丞徐達。與遇春。榮最為宿舊。且
善戰。既貴而驕。有所不得志。輒謀伏兵置酒。要帝。遂
而劫之。事發。就縛。帝猶語諸將曰。吾欲宥榮死。以終
勞。臣衆唯唯。遇春獨前曰。人臣而以反名寧可宥乎。
臣誼不與之俱。生帝乃飲榮酒。流涕而修之以是。益
重遇春。張士誠別將呂珍殺劉福通而奪據安豐。連
營水陸守備甚嚴。時元帥為前鋒。戰敗欲出去。阻
於龍。殊死鬪。卒不可解。而遇春以精騎斷其後。遂

廣文傳

卷之六

五

三合三勝。大軍乘之。遂進圍安豐。帝與陳友諒戰于
鄱陽湖。帝舟適膠淺。而友諒大將張瑄定邊。遂奮而前。
欲犯帝。帝危甚。遇春乃從旁射定邊。中之。始引退。而
帝舟得脫。故破友諒。歸飲至策勲。以遇春為首。丙午
從徐達克泰州。克高郵。徇淮安。徐宿皆下之。丁未大
發兵討張士誠。直趨湖州之毗山。與敵兵水陸鏖戰。
遂抵城下。塞其六門。晝夜環攻。僞相張士信悉發境
中兵為援。屯於舊館。出我師之背。遇春偵知之。潛引
奇兵由大全港而入。結營東門。復出敵背。且填壘。

港絕其歸路。士誠五太子及呂珍遂以舊館降。春因撫王弼背曰。汝以勇將名軍中。能為我取此賊乎。弼即揮雙刀馳鐵騎往擊之。遇春亦率兵乘之。敵大敗走。遂滅吳。初帝議討中原。遇春獻策欲輕兵直搗其腹心。而肢節當自解。帝雖持重未用。然心服其勇。至是乃命遇春為征口將軍。副大將軍徐達率步騎以北。遇春諸將曰。推鋒陷陣所向披靡。無知副將。遇春者然吾不虞其不能戰。虞其輕戰耳。且遇春大將也。而好與小校爭能。非吾所望也。遇春頓首拜。詔師既出。遂破汴梁。走其帥李景昌。元兵五萬陣洛水北。將合戰。遇春單騎突其陣。敵以二十騎橫槊刺遇春。遇春發一矢。墜其當先者大呼而入。麾下壯士從之。遂盡殺其二十騎。敵遂大潰。河南下諸郡邑悉平。止幸汴梁。勞之曰。將軍北征不踰歲而下中原之半。功亦大矣。既而復與大將軍畧定河北。進逼大都。元主北走。又移師狗太原。元擴廓帖木兒還師來救。

其鋒甚銳。遇春與達謀夜劫之。擴廓果潰走太原下。遂西過鳳翔。元平章李思齊率所部十餘萬奔臨洮。鳳翔亦下。帝乃遣遇春以所部馳至故元都。部署將士。遇春謀元主在開平。乃選部卒八萬騎一萬取道三河抵惠州。敗其將江文清於錦川。獲士馬千計。次全寧。與也速遇復敗之。進次大興州。遇春分千人為八伏。微其歸。大興之守兵走伏發。遂大敗之。擒其丞相脫火赤。遂薄開平。元主已前走。追北數百里。俘其宗室三人及平章。賜位等。斬之。北得將士萬人車萬。馬三千匹。子女貨寶無算。師還次柳河川。暴得疾卒。年僅四十。帝為震動。擇墓地鍾山之陰。追封開平王。謚忠武。

斷曰
將軍遇春。勇力絕倫。初為盜。得禽起。帝臣時。帝與賊采石爭津。適春舟至。麾之進軍。機隔三丈一躍登。濱太平入掌。敵衆潰奔。鎮江安慶。以次立勳。邵榮既反。已亂大倫。帝如曲赦。臣願殺身。邵因就戮。王法始申。帝舟膠淺。定邊欲侵一箭射退。方脫其。

連上誠被還突出。門春絕其後。雖走夫。中原
議討請搗腹心。言雖未刑壯氣如雲。破汴而北。功
實其勤師還。暴卒震痛殊深。

李文忠

李文忠。字晦人。父名貞。母卽高帝之長姊也。母死。父
不能自存。遂携文忠投帝於滁。陽帝撫養及壯。遂令
以舍人從軍。策應池州。時年僅十九。遂奮擊破陳友
諒之卒。驍勇爲諸軍冠。無何。幸所部取青陽。石埭。旌
德。黃山之既。所破苗獠於。皆化。獲婦女輜重甚夥。聚

忠恐衆驕。矜莫有間。志遂潛殺所獲而焚其輜重。因
激勵之曰。患不力。賊何患不富貴。衆感奮。遂取淳安
及嚴州。時嚴新下城。壘未固。而張士誠來爭。拔苗獠
之衆。數萬人。水陸奄至。文忠以輕兵從陸逆擊。大敗
之。賊其首標之樣。放於中流。水兵見而夜遁。遂克諸
暨。苗將將英。賊殺其帥胡大海。以叛。文忠急擊破之。
蔣英走。諸暨守將謝再興。叛。挾張士誠寇我東陽。文
忠馳救。復破之。再興走。文忠以反側都處。兩叛間。又
與強口接壤。而練兵繕甲。訖不可煩。姑文忠所樂。逼

諸暨而城者。曰新城。士誠之司徒李伯昇。悉兵二十
萬來圍文忠。往救之。令去城十里而軍。守新城將胡
德濟曰。賊勢盛。盍少避之。以俟大軍。文忠曰。俟大軍
城爲彼有矣。將在謀不在衆。遂誓師而鼓之。曰。彼衆
而當我寡。而整且聞。彼之輜重山積。是天以富賜我。
也。勉之。戰既合。文忠橫槊引鉄騎救。乘高馳下。直
出賊陣衝其中。堅縱橫搏擊。所向草靡。賊駭亂相蹂
躪。大軍乘之。城中守兵亦鼓噪而出。伯昇遂大潰。斬
首數萬級。獲將校七百。人委棄輜重。使勿聚。強直數十
里。伯昇雖以身免。既而又受命統全浙兵攻張士誠。
將至杭。杭州潘原明使其員外方彝納款。文忠詰之。
曰。兵未交而遽納款。得無爲緩師計乎。彝謝曰。王師
所過。秋毫無犯。杭之吏民鼓舞而慶。有主自不能緩。
非敢緩也。文忠乃與飲而授之約。東明日師入。文忠
立於麗譙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
民釜立磔以徇。洪武二年。從開平北討。進薄上都。克
之。走元君。獲其士馬萬計。及開平卒。文忠代之。詔移
兵陝西。與大將軍哈攻慶陽。行次大原。慶陽則已平。

而敵東攻大同甚急。文忠曰：兵可無西也。援大同便軍吏以爲疑。文忠按劍叱曰：聞外之事，吾得而專之。敢言不援大同者，斬。遂出鴈門，次馬邑，敗其邏騎數千。擒劉平章，進次白陽門。又擒四大王，前軍已去敵五十里。而營文忠遽移之五里前，阻水自固。敵夜率衆來劫，毫不可動。質明文忠望見敵益大至，乃以二營委敵，俾死戰久之，度其饑疲，乃選精兵爲左右翼，奮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擒其驍將脫列伯，俘斬及降者萬餘人。窮追至莽哥舍而還。三年，進征敵左副將。廣帝將傳

斷曰：文忠帝甥，賴帝撫養，舍人從軍，勇已無兩。既破苗

後，獲輜甚廣，怒無間心，焚而激獎，再破嚴。加賞蔣英，再興既成，叛黨忠處其間，與之接。甲練兵，不爲少。枉張將伯昇來，圍莽莽，破擊而奔。土崩水淌，方尋歎降，吐誠慨慷，進薄上都是其職。半急援大同，機權殊，夷苦戰成功，帝欣忠，賜爵曹公，誰不景仰。

沐英

沐英定遠人，父母早亡。高帝收以爲子，既長，數從諸征伐，加授昭勇大將軍，以所部從平福建擒平章。廣帝將傳

友定洪武元年，歸其沐姓。上以徐達爲大元帥，下深木命英統兵一枝，先取傍郡，以爲犄角之勢。英曰：深木乃金陵肘腋，苟遲緩不攻，必爲他日患。今敵已離心，有怯我之意，宜提兵轉出州後，以攻其背。大元帥統兵以扼其前，彼欲戰則我堅壁不出，彼欲不戰則我師急攻之，不一月則城中糧盡矣。此兵法所謂老師坐困自斃之道也。帝以英言論達，達曰：沐將軍策無遺策，不意少年有老成之謀。遂如英計，竟以成功。元將脫火赤等屯衆和林，爲邊患。帝命英討之，由

集乃路。渡黃河。歷賀蘭山。涉流沙。至其境。去敵營五十里。英下令分軍為四。一軍其背。二掩其左右。而自率騎當其前。夜以進。合而圍之。脫火。賊不知所持。皆俯首就擒。揚其前部。而歸。十五年。以征南右副將軍。同賴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下雲南。兵至普安。下之。遂趨曲靖。故元梁王密遣其將達里麻。將精兵拒戰。英曰。彼謂我師疲于深入。未有虞心。及其無虞。乃河破也。於是倍道兼行。將至白石江。忽大霧四塞。衝霧及江。頃之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麻大驚。以為神兵飛至。倉皇失措。乃擁兵逼水而陣。友德欲渡。英曰。未可。遣一軍泝流潛渡。出其陣後。吹銅角。樹旗幟。為疑兵。山谷間達里麻大驚。急撤兵還禦。陣亂。英乃趨師渡江。以猛而善。泗者先之。長刀蒙盾。斬其軍。敵却數里。而後陣。師既濟。英與友德。麾兵大進。矢石交發。呼聲動天地。戰數十合。英縱騎騎。其中虛敵大敗。生擒達里麻。遂克曲靖。累戰水元。右丞相觀音保。舉城降。英整兵入城。秋毫無犯。不。九月。出師。迄下雲南。百口。英又引兵攻大理。

大理城倚點蒼山。西洱海為固。而龍首龍尾二關。最為險要。土酋段世。以五萬眾拒之。關英自將攻之。不下。乃令藍玉王弼。由洱水東趨上關。而自以兵綴下關。為犄角之勢。又令胡海將一軍。由石門間道繞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崖。上立旗幟。遲明。下關兵見。踴躍呼。蠻眾驚亂。英馬軍渡河水。及馬腹。遂斬關而入。山上軍亦下擊之。諸蠻腹背受敵。遂克大理。擒段世。生命英留雲南。且曰。遲速之機。宜自審度。英定責賊。均為後跡。其節。段世大悅。又以其子。而荒蕪最多。請置屯田。今軍士開耕。以備儲蓄。帝從之。二十一年。平緬。蠻叛。舉眾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寇定遠。英自將精銳二萬往討之。賊營。遣都督為誠。輕騎三百挑之。賊驅萬眾。乘二十象來戰。誠與交刃。一象而還。英喜曰。吾知賊不足破也。即命諸將多置火銃。神機箭。分將士作三行。俟敵象進。則前行之銃箭齊發。若象未退。則第二行發之。第三行又繼之。銃聲不絕。象必驚走。然後以大軍乘之。破賊必矣。明日賊悉眾驅百象來戰。象皆披甲。背負礮。礮若

補植於大後箭於兩傍置短鎗其中乘以標之特
以張分軍爲三命馮陳領前軍青正領左軍湯
昭領右軍復中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後者
一級必重賞退而勦者一隊必盡戮於是將士皆鼓
勇而進陣既交列我前軍大箭銃砲連發不已星流
烟飛雷擊電走山谷震動象皆驚奔賊將背刺亦勇
猛殊死戰左師小却英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左師之
首末左師遙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魔衆復前英督
戰益急三軍大呼而應不移時賊衆大敗斬首三萬

廣西紀事

卷之八

七

餘級俘萬人生獲四十七象餘象皆被矢如爛而死
自是諸蠻服不復反英沉毅明達臨事果斷用兵
如神貴明明信得賜悉頒將士故能得其死力其鎮
雲南也簡官僚別奸蠹撫農興學聖日治水軍食充
足大行雲南遂爲樂土後懿文太子死哭之極
哀血卒年四十八封贈寧王謚昭靖

附三

養子沐英長從征伐戰陳陳擒攻福福拔深水行
兵命從徐達請戰慶之達稱得法元將犯邊英分

軍發襄陽當前不令亂札值就擒其後得在
征雲南道遠路難以我力疲憊千深捷大霧及
雷雷電撒一戰蕩天兵誅馬踏水死梁王里麻生
扶大理二關俱平一寨留鎮雲南夷民安洽編置
侍衛倚象來壓銃砲驚奔蠻方解甲功至封王河
和烈俠

鄧愈

鄧愈虹縣人元末從父爲盜既而父死會高皇帝
師除陽遂率所部日盱眙來附高帝授以營軍總管

廣西紀事

卷之八

七

遂從渡江克采石取太平時元將陳也先合蠻子海
牙之兵凡數萬高帝禦之戰陣山合而愈與徐達率
奇兵執出其後大破之獲也先蠻子海牙走遂從下
建康略定溧水破鎮江愈功最多既而又克廣德州
長鎗軍謝元帥味攻愈出輕兵昔城戰走之移鎮宣
州又別將兵取休寧鎮溪與胡大海合而攻下徽州
既而移源之師師汪同來降既而進攻建德遂得建
康以爲嚴州又破元將苗揚之兵于烏龍嶺又下皖
州數與陳友諒角有功又以兵取浮梁走其衆政候

邦佐遂進圍洪都駐師臨川之平塘時吳宏既歸林
帝帝因使以其兵取撫州撫州帥鄧克明欲與宏拒
而畏愈強乃遣人詐獻地以緩我愈謂得之即率勁
兵間道夜馳二百里黎明下其三門克明自度不免
乃以朴省印及所掠十八縣印請愈降愈遂定撫州
後陳友諒圍洪都文正約束將士分門城守而愈得
撫州門最為衝要愈晝夜不解甲者三月餘帝來援
射殺友諒圍始解論功能守與克敵等出鎮襄陽襄
陽西接巴蜀南控楚北襟河洛降人旌相望愈披
荆棘立軍府營屯練卒威惠甚著後高帝即位吐蕃
諸部為梗劫掠烏思藏貢使輻重愈分兵深入其巢
斬首捕敵以萬計捷聞帝悅使使召還至壽春而卒
年四十一追封寧河王謚武順

斷曰

鄧愈少時從父為盜父死擇君戮力自効采石太
平一隨兵調也先被擒海牙遠漂水鎮江俱從
征到若問誰功多為愈報廣德長餘戰走沒道發
源汪同降而識賊既下徽嚴饒洪從召種種戰功

實經非冒出鎮襄陽威惠立教寧河封王

俞通海

俞通海巢縣人元末江淮盜起因與父廷玉弟通源
通淵結寨巢湖以自守恐終無成聞高帝駐兵和陽
因而歸款時帝正欲渡江得通海父子水軍甚喜既
而敗蠻子海牙敗陳也先而通海水軍之功居多因
陞秦淮翼元帥又攻鎮江又攻常州又攻宣城又敗
張瑄皆有功又從帝征陳友諒率舟師從風逆流
而上至安慶帝先陳陸兵以疑之命通海潛以精兵
持其水寨敵不及支遂大破之已而友諒發憤盡銳
攻南昌帝率通海等往援之友諒解圍東出鄱陽湖
逆戰通海乘風火焚其舟明日友諒復以巨艦連鎖
為陣旗幟樓櫓赫赫然半天我軍舟小怯于仰攻通海
乃分調漁舟載葦荻置火藥其中至晡時東北風起
乘風縱火焚其戰艦數百艘烟焰漲天十里之開湖
水盡赤友諒之弟友仁友貴皆焚死時通海小舟深
入敵寨鏖戰久之不復見意其戰沒也少頃忽飄銀

統出敵舟傍我師見之大喜雖呼奮而前友諒遂大
敗欲退保桂山我師橫截湖面要其歸路友諒不得
出相持三日通海曰湖水有淺處舟難回旋不利于
戰莫若入江據敵上流彼舟若入即成擒矣帝從之
敵因糧盡繞下流欲遁通海追擊之友諒中流矢死
班師還陞中書省平章事後從征浙江克湖州轉戰
滅渡橋中流矢死追贈號國公謚忠烈

斷曰

通海父兄當元解紐結寨巢湖聊以自守恐終無

廣百將傳

卷之六

五

成○投○明○圖○久○帝○正○渡○江○舟○師○恰○有○發○子○也○先○因○而○
敗○走○細○論○其○功○水○軍○八○九○友○諒○鄱○湖○戰○艦○山○斗○通○
海○從○征○繞○出○其○後○潛○載○葦○蘆○火○藥○備○手○乘○風○燒○之○
烟○飛○火○吼○小○舟○環○攻○如○鶩○穿○柳○友○諒○箭○傷○喪○心○垂○
首○師○還○進○官○六○公○儕○偶○滅○渡○身○亡○勲○名○不○朽○

傅友德

傅友德宿州人驍勇多力擊刺騎射冠絕一時少從
李喜之為盜李喜之敗遂歸明王珍王珍疑不信用
走武昌從陳友諒忽忽無所展及聞高帝舟師伐江

州遂以所部謁見于小孤山高帝奇之俾為別將
常遇春遂于陳友諒于鄱陽湖友德操輕舟盡其鋒
身被數鎗戰益力手殺數百人復與諸將邀之禁江
口友諒入師旋第功為最復從帝圍武昌城東南有
高冠山下瞰城中帝顧諸將曰誰能奪此山者賁友
德即率萬人先登一鼓而奪之流矢中頰鏃出腦後
復洞脇不為沮武昌平復從徐達下廬州西取夷陵
又略衡州襄陽安陸俱取之帝即吳王位之元年友
德率彭瑄王保保之大將李二來寇勢張甚友德
度兵寡不能敵謂其衆方肆掠因率步騎二千自呂
梁渡直趨擊之李二有驍將曰韓乙者出戰友德單
騎奮槊刺之墮馬師乘而進遂敗之友德度賊且復
至乃開城門陣于野使皆卧槍以待聞鼓即起李二
果盛兵至輕我師寡競而搗友德鼓之士騰躍搏賊
遂敗之縛李二以獻明年從大將軍破沂州斬其將
王宣下青州元丞相也速率數萬騎來爭大將軍設
伏友德以輕騎五百為誘師敵追至伏而迴師擊之
伏盡發也速敗走遂取萊陽明年從取東昌一帶

克元都又畧平定州遂克太原王保保自保安以大衆來援兵未交而萬騎突至友德率死士五百拒却之因與大將軍謀夜伏兵掩其營王保保乘驛馬以十八騎走復敗賀宗哲於石州擊走四大王友德功最多復從大將軍西入關走張思道於鹿臺降其大帥李思齊關陝悉下賜白金文綺從上典又明年復從大將軍擒定西大破王保保取其士馬輜重移兵伐蜀友德領前鋒攻漢中克之蜀將吳友仁謀復漢中兵大至守臣皆殺友德以精騎三千攻斗山寨夜令人人持十炬列山上蜀兵驚散凱旋太封功臣進友德爲潁川侯是歲冬復議伐蜀蜀和廖永忠引崔塘以舟師趨重慶友德由秦隴以步騎趨成都既受命帝復諮詢友德曰若出其不意直搗階文門戶既隙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友德疾馳至陝陽言出金牛潛使人覘青州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遂引兵趨陳倉選精騎五千趨終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守將丁世珍戰敗遁去遂克階州引兵趨文州世珍復集兵據險以拒

友德急攻之世珍又敗僅以數騎遁又拔文州友德乃引兵渡青州果陽白水江趨綿州至漢江阻水不得渡乃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艘時蜀人雖失階文猶恃漢水以爲固及聞造舟進取益震恐友德戰艦成將進攻漢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漢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十大書克階文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爲之解體及友德舟師進逼漢州守將向大亨戰敗于城下僞相戴壽在瞿塘聞之留鄒興守瞿塘而自與太尉吳玠率還援漢州至友德下令曰彼遠來勞困聞大亨兵敗衆心洶洶一戰可克也乃親帥軍迎擊壽兵大敗之遂拔漢州壽與大亨走成都友德圍成都壽與大亨以衆載甲士出戰友德命前鋒以弓矢火箭衝之衆皆被傷却走壽等遂率官屬出降蜀中大定時邊境咸寧惟兵南特其險遠殺信使納述通帝以友德爲征南將軍率師討之濱行諭之曰雲南僻在遐方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險易以窺進取朕雖未親至其地嘗覽輿圖於衆論得其扼塞取之之計當自求寧先遣驍將

別出一軍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安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曲靖雲南之襟喉彼必併力於此以拒我師當察形勢出奇取勝既下曲靖三將軍令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援未寧之師大軍直搗雲南彼此牽制彼疲于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分兵趨大理先聲既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皆煩兵也友德恪遵成算竟平雲南乃詔友德等還京進封賴國公子孫世襲

斷曰

友德英勇冠絕一時轉轉擇土主皆不知小孤見帝帝方稱奇俾為別將出入相隨大戰友諒被創不移高冠山隘一鼓奪之矢出腦後戰猶前持保保李二橫戈直趨驍將韓乙樂刺如屍卧鎗以待踊躍以馳既走思道復降思齊閬陝悉下伐蜀何辭列炬山上驚走其師階文既克其餘莫支轉戰轉勝愈入愈威雲南之捷以逸制疲所以得志振旅而歸子孫世襲誰曰不宜

新鐫繡像旁批評註總歸廣百將傳卷之十

古聞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

姚廣孝

姚廣孝長洲人少祝髮為僧名道衍字斯道已又不學佛而好讀兵書曾遇異人授占術輒為人決休咎洪武中高皇帝分封十子成祖封燕王道衍乘間請謁曰大王骨相非常英武冠世今皇圖草昧東宮仁柔願厚自愛大王試乞臣府中常奉一白帽與王戴

蓋王上加白其父皇也成祖已稔知道衍亦欲得道衍會高皇后崩帝命王與一名僧誦經念佛修齋成祖遂乘機請道衍去後高皇帝崩建文即位齊黃用事逼執伊周齊谷制爵為庶人湘獻王自燒死事且至燕燕王懼甚因憶道衍言而召之入卜道衍遂借卜而說燕王曰主上猜間宗室侵漁齊藩所戮辱囚首隸士伍者蓋五王矣大王先帝所最愛也且又仁明英武得士衆心主上所最忌也夫燕勝國之遺而北方雄鎮也其民習弓馬地饒棗栗若悉雄薊屬郡

之材官良家子。數甲可三十萬。支十年。大王之。衛精兵投石超距者。又不下一二萬。鼓行定。山。略河南。此勢若建瓴而下。誰能抗禦。大王若不南。然。機已發。欲高。得耶。日暮匹夫耳。臣竊謂大王卜之心。與極下無異也。燕王初。猶拒之。及朝廷責燕益急。燕王遂召道衍入。使殿。密議。或歎息泣下。道衍曰。天之所興。誰能廢之。燕王因問師期。道衍曰。未也。俟吾助者至。又問助者何人。曰。吾師又數日乃請。曰。可矣。燕王遂謀召張揚。謝賞等。設伏斬之。遣張玉朱能改。

卷之九

卷之九

克九門。出祭。見披髮而旌旗者。蔽天。燕王問道衍曰。何神。道衍曰。嚮固言之。吾師北方之將玄武也。燕王因披髮仗劍。應之。兵初起。暴風雨。燕王不悅。道衍曰。飛龍在天。從以風雨。元吉也。燕王師行後。道衍及郭資等奉獻陵。居守。日夜備禦。南兵至攻城。設伏截其後。城上呼噪。伏發。急開門夾擊。大敗南兵。去。又夜縱死士下城。劫南兵。或遣數十人遠伏草莽間。夜。火鳴砲。驚南兵。不得休息。輒出精兵奮擊。敗之。盡焚九門諸柵寨。燕王軍中有聞見異事。及兵進止。輒。

書飛騎問師。師盡條答。而去。並。中機宜。靖難後。立為左善世。復姚姓。賜名廣孝。立東宮。隆太子。少師。帝令蓄髮。再三終不肯。嘗賜兩宮人。逾月不返。亦不降。帝乃召還。永樂十六年來朝。北京。寓慶壽寺。病。車駕直臨視。辛。贈少師。榮國公。諡恭靖。

斷曰

姚師廣孝。人中之英。雖云祝髮。借佛論兵。高帝十子。燕貝龍形。一眼覷定。故請從行。先奉白帽。後卜。言情。既知。心。斷方。細。奏。明。激之。兵。起。促之。進。征。不。出。所。籌。帝。業。果。成。雖。如。少。師。亦。是。虛。名。大。都。應。運。自。是。天。生。

劉江

劉江宿遷人。從靖難兵。興遼東。時守將楊文引兵圍。未。平。略。州。通。化。諸。郡。縣。帝。急。遣。兵。率。衆。趨。未。平。因。謂。之。曰。爾。至。未。平。敵。必。遁。歸。山。海。勿。追。之。第。聲。言。還。北。平。必。復。來。侵。爾。速。出。擊。之。必。大。獲。江。如。言。果。敗。東。兵。于。昌。黎。斬。首。數。千。級。建。文。三。年。七。月。平。安。自。真。定。率。兵。攻。北。平。營。于。平。村。離。城。五。十。里。擾。其。耕。牧。世。

子督衆固守。帝聞北平被圍。召江問策。江慷慨請行。因與帝約曰。臣至北平。以砲響爲號。一次砲響。則決圍。二次砲響。則進城。若不聞第三次砲響。則臣戰死矣。臣若入城中。既聞救至。則守城軍士勇氣自倍。則令軍士人帶十砲。俟三次砲響之後。爲敵者放砲。常不經聲。則遠近皆謂大軍至。平安必駭散矣。江遂進兵。與安賊悉如其策。乃大敗之。永樂十七年。江爲左都督。鎮守遼東。巡視諸島。相度地形。以全州衛金線島之望海。地高可望諸島。寇所必由。實濱海。海濤噴之地。請築城堡。立烟墩。瞭望。一日。瞭者曰。東南夜舉火。有光。江計寇將至。亟遣馬步官軍赴。上小堡。備之。令犒師秣馬。略不爲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于山下。百戶姜隆帥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砲鳴。伏兵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翌日。倭賊二千餘人。乘海鷁直逼。下登岸。魚貫而行。如入無人之境。江拔髮舉旗。鳴砲。伏兵盡起。爲兩翼而進。賊大敗。橫屍草莽。餘衆奔櫻桃園堡中。官軍環而攻之。將士欲入堡。力殺而江不許。故開西壁以觀之。

仍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千餘級。有脫去入鱗者。盡爲隆所縛。無一人得免。師還。諸將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閒。惟飽士馬。及臨陣。披髮而戰。追賊入堡。不殺而縱走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饑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固兵家治力之法耳。賊始魚貫而來。成長蛇陣。形故披髮作意。武勢以鎮服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借以壯氣。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攻之。彼必死。聞我兵寧無傷乎。故縱之出路。而後掩擊之。即圍師必缺之意耳。此皆兵法。諸君未察也。語。唐。李。公。問。進。封。廣。寧。伯。先。是。倭。寇。出。沒。海。上。燔。民。居。掠。貨。財。殺。擄。人。口。凡。沿。邊。無。歲。不。受。其。害。及。爲。江。所。挫。寇。患。屏。息。者。數。十。年。及。卒。人。思。慕。之。謚。忠。武。

斷曰。大將劉江從燕靖難。師圍北平。馳救。不憚約砲三聲。圍兵解散。進戰勝之。果如其算。倭犯海城。先已瞭探。伏兵待來。潛師截斷。倭賊二千被誅大半。餘逃櫻園。轉逼其京。細論兵機。一一合案。爲將若斯。一時獨冠。

王驥

王驥字的德東。鹿人。永樂四年成進士。為人剛毅。有膽識。我機嘗奉命山西。奏蠲鹽池逋課二十餘萬。人皆德之。滿九載。進兵部尚書。時西兵阿台。朵兒只。等。侵。甘。涼。諸。邊。掠。殺。吏。人。總。兵。任。禮。蔣。貴。等。勢。敵。不。相。下。狐。疑。莫。發。於。是。驥。輟。部。務。行。邊。奉。詔。一。切。便。宜。行。事。時。都。指。揮。安。敬。為。偏。將。驥。而。怯。都。督。蔣。貴。都。御。史。曹。翼。追。兵。至。魚。海。子。已。將。及。之。而。安。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遂。引。還。驥。察。知。而。換。秘。之。既。至。而。

大會諸將方就坐。忽。指。敬。下。曰。兵。貴。進。獲。汝。奈。何。逗。撓。誤。大。事。遂。命。斬。敬。復。謂。貴。曰。公。亦。當。死。今。且。責。狀。以。報。於。是。諸。將。士。股。慄。莫。敢。仰。視。驥。乃。請。分。兵。盡。地。各。自。鎮。守。約。以。賊。小。至。則。各。自。戰。守。大。至。則。併。力。拒。敵。軍。勢。遂。大。振。尋。又。詔。驥。進。討。阿。台。朵。兒。只。伯。驥。謀。知。敵。營。狼。山。等。處。乃。選。精。騎。授。蔣。貴。使。為。前。鋒。任。禮。為。將。軍。以。大。軍。繼。之。且。與。貴。約。曰。勉。旃。不。能。成。功。無。相。見。也。貴。感。奮。直。前。搏。敵。敗。之。敵。渡。黃。河。遁。去。貴。等。又。追。敗。之。於。名。城。獲。金。銀。輿。印。各。一。馳。馬。兵。甲。以。千。

計。朵。兒。只。伯。與。阿。台。以。數。騎。遁。尋。賜。死。而。任。禮。兵。亦。至。又。共。窮。追。五。百。餘。里。至。黑。泉。降。其。部。落。數。十。帳。而。還。提。問。各。加。爵。賞。尋。詔。驥。還。理。部。事。既。而。麓。川。宣。慰。司。思。任。發。叛。雲。南。總。兵。沐。晟。數。討。不。利。遂。至。憂。死。而。刑。臣。何。文。淵。援。舜。舞。于。羽。格。苗。事。請。使。使。撫。諭。驥。因。議。以。天。下。全。盛。而。示。弱。于。舊。屬。小。夷。非。策。時。中。貴。王。振。柄。國。喜。功。名。遂。細。文。淵。說。而。命。蔣。貴。為。平。蠻。將。軍。驥。總。督。軍。務。大。發。諸。鎮。兵。合。十。五。萬。討。之。驥。馳。傳。至。雲。南。奏。上。方。略。請。遣。再。保。等。由。東。路。直。取。孟。定。而。大。軍。由。中。路。至。騰。衝。與。保。會。俾。賊。腹。背。受。敵。從。之。驥。等。抵。金。齒。其。別。酋。陶。孟。刀。門。捧。以。鎮。康。降。遣。冉。保。等。率。輕。兵。五。千。受。之。因。其。衆。破。昔。刺。寨。進。攻。孟。通。而。驥。等。以。兵。二。萬。水。陸。攻。上。江。敗。其。伏。兵。遂。進。圍。上。江。寨。副。總。兵。劉。聚。等。兵。亦。至。因。風。焚。其。排。棚。遂。大。破。之。殺。其。將。刀。放。戩。刀。招。漢。父。子。及。虜。刀。門。瑱。斬。賊。五。萬。餘。級。上。江。平。又。由。夾。象。石。渡。下。江。直。抵。木。籠。山。連。破。其。七。寨。又。破。其。象。陣。進。圍。麓。川。縱。火。焚。其。門。俘。斬。及。溺。者。數。萬。人。思。任。發。夜。携。其。二。子。走。孟。養。驥。以。大。提。問。

會維摩州賊章郎羅自稱廣新王以叛因詔驥範師討之驥曰此不足血吾刃也方遣偏師其境曰王尚書大兵至矣賊大潰章郎羅走安南傳檄山之安南王懼斬其首來獻師旋上遣大臣迎勞之既入見慰勞有加後思任發子思機發復友孟養驥又督諸軍討之師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驥造浮梁渡兵攻破之乘勝追至孟養賊斂衆拒險爲寨我師皆攻破之斬獲無算思機發竟失所在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里諸酋皆驚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

今王師至此真天威也驥威名雖甚著然卒不能得其渠魁天順四年卒贈靖遠侯諡忠敬

斷曰

尚書王驥奉詔行邊指揮安敬驥怯斬焉軍勢大振莫不爭先謀敵犯境蔣貴敬前任禮繼後助其勉旃若功不立相見無年衆力感奮一戰赫然黃河敵遁追至黑泉俘以千計斬獲十全提聞還部再討麓川東西乘隙腹背搗堅破其七若俘溺萬千任發機發敗逃若烟渠魁雖失天威大宣文臣

出討殊足稱賢

于謙

于謙字廷益杭州人也七歲時蘭古春善相見而大奇之曰此兒異日救時宰相也十六補邑諸生時按察僉事行學督諸生過峻爭噪而摘之方詎懷間僉事忽墮泮宮池諸生皆驚走謙獨前掖之起僉事怒乃欲以罪歸謙謙徐對曰噪公者走不噪公者留此易曉也今不罪噪公者猶可而因以罪按公者其謂何謙頓首而止而謙由此顯名年二十三成永樂十

九年進士拜監察御史風骨秀峻吐音鴻啞每奏對上必爲之傾聽按江西糾誅獄寃死者出數百人後議增補谷部右侍郎上手書謙姓名下吏部遂超拜

兵部右侍郎時年僅三十三嘗輕騎自河內歷太行而盜有窺者謙厲聲叱之皆大驚散走口不知爲我公也當入朝議事人謂即不蒙金口往豈無一二土物充交際耶謙笑而兩舉其袖曰吾惟有清風而已時中貴王振勢張甚以謙無私謂謙之勸人廷劾謙下法司論斬謙三月振悔無謂乃托詞曰吾嘗見一

故名若干謙者。恣甚欲治。今乃非此于謙也。
之未。仍復兵部右侍郎。正統十四年秋。賊也先入
寇。時王振喜功。遂挾上下詔。親征。謙與尚書鄭瑄上
言也。先覲于耳。諸邊將士足以制之。陛下爲宗廟
社稷主。奈何不自重。率以與犬羊角乎。上不聽。瑄乃
從治兵。而留謙治部事。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
大震。時皇太子冲幼。不能監國。太后乃命郕王攝政。
王御左順門。時中外臣咸恨振而欲食其肉。請用反
法。罪其家。索求寬而振黨錦衣指揮馬順遂妄傳王

旨。欲叱衆退。給事中王竑起而面前撿順曰。此翼虎
者也。今日猶敢爾。衆臣爭擁之立死。又捶二閣之督
私振者死。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退。諸大臣皆披靡。
有趨者。謙獨直前掖王具啓。王下令捶順與二閣
死者義激無罪。復請皇太后降旨族振并籍馬順家。
衆始退。郕王既卽位。以謙爲賢。進謙兵部尚書。內外
倚之爲安。謙因慷慨泣奏曰。敵得志挾我大駕。勢必
長驅而南。今軍實武庫俱盡矣。司馬宜急分道募兵。
及留漕兵自益。司空宜蒐乘繼械。凡自要地宜令節

督分守。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
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鄴通州倉諒不能守。委
以與敵。則非籌宜。今官軍皆豫給一歲祿俸。聽其自
運。敵所急者草。諸廠所積宜聽軍和力取之。不盡則
焚之。毋以飽敵。馬石亨楊洪材勇可用。請赦之。與安
遠侯柳溥爲大帥。而身總其機。宜進止不效。則治臣
之罪。以謝天下。上皆嘉納之。旣而敵信益急。侍講徐
理好言天象。力言紫微中宮俱有變。必反。故都而後
吉。而二三大臣復依違其間。縉紳士人又多遣其私
屬。請傳。參之尤明。

歸謙乃慟哭廷諍曰。京師天下之本。宗廟社稷山陵
在此。百官萬姓帑藏庾廩萃此。此而不守。去欲安之。
今日足一動。明日大事去矣。宋之南渡非前鑒乎。且
敵乘勝而驕。實不足畏。上聞之稱善。遂一聽其處分。
十月也。先以送太上皇還京爲名。入寇紫荆。直窺京
師。石亨欲閉九門自守。謙曰。是示弱也。乃躬擐甲胃。
以大義泣諭六軍。由是人人感情。及也先逼城。謙與
石亨設伏敗之。又諜知上皇駕遠。夜復以火炮擊其
營。死者甚衆也。先大沮衆。請進擊。謙曰。勝不足以削

取萬一不從所損實多况上皇在其中不可不慎因請大書聖旨榜文潛遣敵管論回達奚漢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以疑其心敵知有備又城外無所掠遂引去論功加少保總督軍務大同參將乞與之和事下兵部謀力言其不可曰中國與敵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於理不可和又敵貪而多詐和議行而有無厭之求從則坐蹙違之則生變於勢不可和苟以強敵難制姑和以緩其兵則宋渚淵盟後國勢陵夷無救于敗則和議之不足明矣今惟選將練兵養成蓄銳賊侵則相機而勦殺賊遁亦不貪利而窮追可也若遣使求和則示敵以弱而啓輕侮之心萬萬不可上嘉納之謙又言也先屯聚敵衆迫我邊疆若不豫爲設法選練則軍不識將意將不識軍情必不能爲用請選馬步軍一十五萬分爲十營俱聽臣往來提督如有聲息互相策應征勦臨敵必能成功詔曰可圍營之設自此始大監喜寧故倖敵也下垂室八中貴土木敗因降也先遂以中國虛實告之而凡敵之入寇皆喜爲鄉導

謙因言不早除喜寧敵知我險易虛實定反覆不可禦因密以計授楊俊擒喜寧誅之此後也先方恟輒奉上皇還京師初永樂間韃靼來降者多安置于河間東昌等處生養番息驕悍不馴當也先入寇之際皆乘機騷動幾至不可收拾會發兵征湖廣貴州苗寇謙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進征及事平遂請留于彼數十年積惡一旦磨消識者稱快貴州苗寇久不平侍那何文淵欲請罷二司再設都司而以大將鎮之謙曰不設二司是夷之也夷之何以通鎮鎮道且無故而棄祖宗所設地不祥事遂寢當是時漸聞則有鄧茂七葉宗留廣則有黃蕭養又有龜孫苗獠處處蜂起前後命新將兵皆出謙意號令明審勦合機宜故天下咸服本上既歸上奉之南城又欲易皇太子謙以非所職不敢爭七年上不豫石亨與中貴人曹吉祥等奔南城門迎太上皇復辟自以爲功因嗾言官劾謙盜金符迎立襄王爲帝坐以謀反極刑鍛鍊然無顯跡可據謙笑曰亨等意欲死我辨之何益既奏上帝猶豫曰于謙實有功若何時徐

程改名有貞而與亭比。因前曰不戮諫此舉為無名。遂請樂市籍其家自上賜外無長物諫死之日陰。新尉天行路嗟嘆吉祥麾下。有達官朵耳者以一觴。酹地而慟吉祥悲朴之明日復酹慟如故未幾西北。邊報甚急上憂之恭順侯吳璉侍進曰于謙若在不。令敵若此上為之然然既而徐有貞下獄流金齒亭。下獄吏死曹吉祥族成化二年謙子于冕主疏白冤。上憐而復其官并還沒產賜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為權奸之所害在先。

慶壽傳

卷之九

四

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誦而稱之弘治。特贈太傅諡肅愍萬曆改忠肅。

斷曰

于謙正臣大有權術出按江西辨明冤獄進謁權。門清風拂拂上木蒙塵京師兀兀中外慌張群臣。鵠突請立戚王江山手握選將留兵九門保室豫。支飽兵焚芻馬黜城外立營不為少怵或請南遷。謙力衆拂幸帝察忠計聽謙出借送上皇求如無。物遇伏敗歸方驚有律鎮定大功實難沒但惜。

城於禮稍失君死臣誅事亦非屈

郭登

郭登字元登英之諸孫也。未樂中充勳衛正統七年。從王驥征龍川有功九年從沐斌征騰衝有功陞都。指揮僉事十四年敵人塞急進都督僉事于大同會。上親征全軍覆沒倉卒議班師登告學士曹鼐曰。駕。宜從紫荆關入乃忍東折向居庸關纔四十里敵突。至上遂北狩是時大同堡塢蕭條城門晝閉人心洶。洶登雖處危疑而氣益壯慷慨自奮修城繕兵拊循。

慶壽傳

卷之九

五

士卒衆皆感奮八月敵擁上皇至城下索金帛詐言。歸駕登開門不納上皇曰朕與登有姻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霍瑄等出見獻上皇金幣及約賄往敵笑不應竟擁。駕去十月敵以和為名入犯京師登欲帥所部兵并。糾集忠義從雁門入援先以嚙書馳奏請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闕庭京兵擊于內臣兵擊于外使彼。腹背受敵首尾不救奏至敵已退優詔褒答時論壯。之十二月敵欲復犯京師登以京兵新選不可輕發。

上疏曰今日之計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開智不可闢勇其涑水易州真定保定一帶皆堅清野京兵分據犄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務在萬全此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景泰元年謀報敵入朔州敵自屢勝以來出入自由竟莫與拒登不勝忿晝夜激勵將士定爲賞期必殺敵而後已及是得報遂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暮休兵夜二鼓報云二十里東西沙窩敵營十二皆自朔州搶掠而同者登召將士問計皆言彼衆我寡莫

能自將傳

卷之十九

七

若全軍而返登曰我兵去城已百里若一退避人馬疲倦彼以鐵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因即按劍曰敢言退者斬徑薄敵營天漸明敵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先進諸軍繼之呼聲震山谷遂大破之追奔四十餘里斬敵首二百餘級奪回人馬器械以萬計時登僅八百騎破敵數千爲一時戰功第一賜勅褒美進封定襄伯登爲將智勇善撫士卒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初至大同士可戰者不及數百馬止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與彼相拒

大小數十戰未嘗挫衄嘗以已意設爲機地龍飛鳳網等法鑿爲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及彼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俱陷又用砲石擊敵一發五百餘步人馬死者數十敵相傳以爲神上皇天順元年謫戍甘州初上皇脂敵也先以復駕爲名選通京師于謙使人謂之曰賴宗廟社稷之靈中國已有君矣及駕至大同登言亦如之蓋權辭以沮狡寇之謀也上皇啣之故有是謫未幾召還充團營總兵八年卒贈侯諡忠武

斷曰

郭登變後死守大同上皇擁至借道入攻守城爲重安敢妄通敵笑而去無以表忠晝夜激勵必刃敵冒忽報敵過緊矚其踪彼衆我寡或請避鋒登曰若避城遠誰容敵騎後蹙死不英雄何不血戰以成大功因而奮勇直撞橫衝斬獲無算敵寨一空捷奏天子褒美定封上皇復位謫去勿勿爲人臣子難保始終

韓雍

字永熙吳人也弱冠舉進士選授監察御史出
江西衆猶謂雍年少未經事雍抵鎮振刷精彩經
大後先皆弗如也成化二年廣西徭酋侯大狗
延廣東高雷廉之境所至殘毀守臣不能制
兵部尚書王竑薦雍智勇過人宜任討之遂擢爲僉
都御史同將軍趙輔往討之兵至南京衆議欲分江
西軍及達官從遊擊由庾嶺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
入廣西以賊在廣東宜逐之在廣西宜困之也雍曰
不然兵有聚而爲正亦有分而爲奇今廣西已無完

卷之九

郡而大藤峽爲賊巢穴不是之圖而趨其末則賊愈
奔突汗漫郡縣愈殘毀是救火而噓之也未見其能
濟苟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峽援高雷廉東可以
應南詔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譬如常
山之蛇動無不應腹心既潰諸處之賊假息游魂耳
何須逐乎且軍志曰兵貴神速不貴巧久又何泥于
困乎將軍趙輔知雍才軍士一聽之雍于是督大兵
兼程進擊直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百人詭持
香曰我輩苦賊久矣今日幸遇天兵得生爲良民願

先三軍鋒雍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
右初猶疑既縛而袂中利刃出乃悉斷頭散手足剗
腸胃分挂箐棘中賊見而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遂
大破之前後斬獲四萬有奇進擣大藤峽覆其巢穴
其中盤亘數百里山澗險阻有崖名九層樓尤爲斗
絕官軍直抵其上磨崖紀歲月而還復斬峽藤斷之
易名斷藤峽以志武功自是蠻夷畏懼兩廣寢安捷
聞上大嘉賞雍功卽軍中拜左副都御史雍威嚴擬
王公盡法繩下不貸以故謗議遂起內臣黃公思公
總束不得肆嗾人上書誣公上遣使卽訊雍引疾乞
歸卒年五十三謚襄毅

卷之九

斷曰

韓公永熙經措宏大命征大藤腹心直破絕不分
兵小爲之挫趙輔主軍甘心爲佐火速進兵如風
雨過里老儒生道迎而賀雍曰奸人縛誅毋情搜
証藏鋒方知不錯斷首屠腸懸林以播賊見震驚
敗走無那直覆其巢紀功崖磨自此夷蠻強變爲
懦遠近黎民貼席而卧功大忌多譏人附和引疾

乞歸苦辛誰課

馬文昇

馬文昇字賓圖河南鈞州人。登景泰二年進士。歷官山西湖廣。所至發奸摘伏。皆有神君之稱。成化四年。固原土夷滿四據石城。以叛。擢文昇巡撫陝西。與總督項忠帥兵討之。進至固原。賊據石城之險。先是官軍屢戰不利。忠督兵敗之。賊堅壁不出。文昇言于項忠曰。聞賊城中無水。芻粟亦漸乏。若絕其樵汲。則釜魚當自斃矣。忠以為然。令官軍堵室其水源。又掩捕

虜酋

卷之九

馬

樵汲者。詰之。乃知城中正艱于水。卒用坐困之策。擒四斬之。八年七月。北敵寇臨洮。鞏昌文昇遣兵敗之。追至黑水口。斬首數千級。擒其平章迭列孫。命兼總制。三邊九月。敵復寇鞏州。深入至好水川。文昇復縱兵破之于湯羊嶺。敵敗走。盡棄輜重。俘斬二百餘級。因改其嶺為得勝坡。勒石以紀。十四年。建州女直復叛。巡撫陳鉞欲誘致進貢夷人。以掩已過。由是東夷譁懼為亂。上命文昇撫勦。時汪直恃寵倖功。陰主鐵議。欲邀文昇偕行。文昇弗聽。疾馳至鎮。撫黑鎖忒等

三百餘人。比直至敵已散矣。無所解浹。卿之鐵行事

垂方。每被文昇更置約束。不得逞。亦恨之。及直巡邊

見罪。戎服遠逐。除道飾厨。供帳解備。賄托僂從。

而文昇獨與直抗禮。奴視其左右。左右多譽鉞而詆

文昇。鉞復乘間毀之。直還奏文昇妄啟邊釁。女直建

州諸敵皆以文昇禁不與農器。故屢寇塞。文昇遂下

獄。謫戍。然所禁乃鐵器。非農器也。士論惜之。已而直

敗。鉞亦敗。文昇得雪。復官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土

卒聞文昇復至。皆鼓掌喧舞。蓋文昇至是凡三度遼

遼西

卷之九

馬

矣。多有惠政。故東人至今思之。旋入為兵部尚書。會貴州都勻苗叛。守臣請合三鎮兵討之。文昇念天下方困于兵。以為不可。惟遣官勘處。卒無他也。未幾敵小王子以數萬騎駐大同邊外。勢洶洶。屬文昇有小疾。上使中貴人挾醫視文昇疾。賜上尊餽。文昇謂此敵方敗于他部。勢已絀。無能為也。密為之備。而揚聲逼之。敵果徙去。安南侵奪占城五州地。占城請命官往問其罪。文昇上言。春秋王者不治夷狄。今安南負固多年。若遣官往至其國。以掉口舌。小

必文過飾非大或執迷玩命若置而不問損成已多
若問罪與師貽害尤大非計也會二國各入貢仍請
面折諸廷安南詞服因諭以恩威禍福厚賜之歸令
還占城侵地竟不煩兵而解廣西二守岑欽與侄溥
相仇殺巡撫欲討之文昇不許第令勝書戒飾已皆
悔悟納款請死弘治七年議絕土魯番而復哈密先
是哈密在肅州西北千五百里本韃靼回回雜處之
國也永樂初設其地為哈密衛封元肅王之言脫脫
為忠順王賜金印城哈密居之令為西域之襟喉以

廣西將傳

卷之九

三

迫諸番之朝貢征雖高而兵最弱忠順王死無子王
母理國事憲宗朝土魯番鎖檀阿力王恃強擄王母
及金印而去國人驚散已而王母死鎖檀阿力亦死
子阿黑麻嗣位其肅守臣請乘間以王母甥早慎襲
封為王遣兵送入哈密阿黑麻謂早慎非脫脫之貴
族佯與結親而誘執之至孝宗朝而阿黑麻以金印
城池來歸文昇謂哈密三夷種共居一城早慎非貴
族故衆不服必得元之命方能與復哈密因訪得
王姪陝巴襲封忠順土主國事未幾阿黑麻復

巴及金印去報至朝廷遣兵部侍郎張海德經界之
遂修嘉峪關捕哈密黠詐四回通黑里麻故令反覆
為奸者二十餘人發戍廣西文昇曰此敵使入
貢復搆陝巴金印其心輕中國不大創之不戢請閉
關絕諸番貢令西域歸怨阿黑麻以擄其黨上
從之阿黑麻緣此益驕橫詐稱以萬人入寇甘肅報
至朝議頗駭文昇曰吐魯番至哈密十數程哈密至
苦谿又數程路乏水草開夷使入貢多帶水行今若
遠來肅州有備彼豈得全歸哉料不能至特以虛聲

廣西將傳

卷之九

三

恐我耳已而果不至八年阿黑麻復令酋目牙木蘭
率番夷三百騎入據哈密文昇亦奏請執阿黑麻之
貢使四十餘人流聞廣而薦都御史許進率副將彭
清選番漢兵倍道而至夜登城破之斬級六十降自
保者八百人牙木蘭以千里馬走報阿黑麻阿黑麻
方與赤斤蒙古衛相仇殺不能大發兵僅使別將將
輕騎五百圍復哈密復為赤斤衛兵所破殺乃遣使
上書謝罪請歸陝巴及金印於是文昇亦奏還其貢
使酬以少金帛而哈密復後轉吏部文功不述至正

德元年致仕卒贈太傅謚端肅文昇立刺五十餘年
以身殉國不避艱險凡有大議衆莫能決者文昇至
一言而決至于值事變臨利害屹然如山不可搖奪

斷曰

文昇馬撫巡按山西固原土賊據險吼嘶官軍屢
敗項忠督提馬諭無戰城乏水隄斷其樵汲釜魚
自携項忠從信擒四燃膽敵寇臨登遣將削泥再
入好水戰獲其輜女直復叛陳鉞敗栖欲殺貢敵
以掩已非貢敵懼亂震鼓鼙文昇往諭解散不
疑內臣汪直借此出師及至邊境無敵排擠懷恨
馬撫下獄奏題至於直敗位方復躋不戰而撫中
安外齊卽至大創必勢所宜所以立朝高風莫梯

王信

王信字君實南鄭人成化初以指揮守荆襄時石和
尚劉千金友信進據房陵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
衆突至圍之主帥逗遛不援信乃多張旗幟舉火晝
夜不息廖四旬餘間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鳴砲
賊以爲援兵至驚走有功陞都指揮同知已而移鎮

廣濟縣志

卷之九

五

廣濟縣志

卷之九

五

湖廣條陳八事曰繕城隍廣儲蓄省徭役立賞罰選
能官禁窩戶繕將才慎守備又條上四事曰慎專任
以利民情定倉庫以備兵荒修兵衛以圖無患禁刑
罰以省財用未幾信又上言湘廣蠻夷雖曰腹心之
蠹無能爲也但我軍奸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
今但選精銳常加隄防勿蹈前非其患自息荆襄流
逋本爲逃避徭役今長老子孫已成家業濫加誅殺
非惟死及無辜恐傷和氣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斂獲
未竟餓殍已空機杼纒停布縷何在求免饑寒不可
得矣乞選良守令大加存恤濫陞官員無慮千百無
一矢之勞冒崇階之賞乞查削奪三司方面所以
折衝禦侮承宣激揚者也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已端
本澄源則在朝廷而已憲宗下其章飭勵衆職時未
順保靖二夷世相仇殺信諭以威福遂兩解不爲亂
靖州及武岡蠻久不靖守臣議勦之信巡邊面諭之
竟不煩兵而下有諸苗犒以牛酒且詰其順逆之故
皆稽首曰累歲苦徭使徵索故作亂今將軍待我如
此願爲屬役何敢反耶因爲信舉肩與以表敬信歷

鎮大邦不營私產平居默坐展玩經史經三十年簡
無華衣廐無肥馬鈴閣之下寂無人聲子善
皆舉進士有名

新日

王信指揮荆襄協守和尚于斤雙攻趙趙主帥逗
遛兵不遑手晝夜戒嚴圍之既久突開城門火揚
砲吼賊疑援來驚張奔走乘勝追亡功堪不朽移
鎮上言參無酌有大合兵機一言不苟上下其章
申飭儻偶變夷解仇爲之和剏屢征未降直諭稽
首竟不煩兵但搞牛酒小用大才功名山斗

張輔

張輔玉之子以靖難功封信安伯又以父功進新城
侯永樂四年副宋能討交趾由廣西思明府憑祥州
入龍州能疾留龍州輔率衆度坡壘闌入安南境進
至北江府新福縣駐營時賊恃東西都及宜江姚江
沱江富良江以爲固緣江北岸樹柵於多邦隘築土
城城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郡兵守之又
於富良江南岸列置木椿盡取國中船艦列于椿內

諸江口俱下桿木以防攻擊賊之東都守備亦嚴時
列衆陣于城柵內路守隘以老我師適西平侯沐晟
以雲南兵與輔大軍合輔遂自三帶州招市江造舟
而進晟軍至沱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而輔率大軍
營於城北之沙灘與晟合勢賊新築土城高峻城下
設重濠濠密置竹刺濠外坎地以陷人馬輔下令曰
賊所恃者此城立功在此一舉期夜襲城以舉火鳴
角爲號是夜四鼓都督黃中卿收昇攻具越重濠薄
城下以雲梯附城牙將蔡福先登諸將士繼之火炬

廣府志

卷之九

七

齊明銅角競響賊倉皇驚散遂入城賊復巷戰列象
爲陣輔命畫獅蒙馬神銃翼之象見皆股慄又爲銃
矢所傷皆退奔官軍追斬無數西都聞之亦焚宮室
倉庫逃入海輔追至富良江賊欲立柵相拒輔乘柵
未備躬率將士力戰復大破之分道窮追舟師追至
海門涇鵠淺時久晴水涸賊棄舟遁俄而大雨水漲
數尺我舟畢渡衆喜曰天助我滅賊也益追之遂生
擒黎季犛及其子澄滄等交南悉平因設都布按三
司以撫輯兵民捷聞進封英國公未幾交賊簡定反

輔討之獲簡定還京。八年交賊陳季擴又反。輔又出討之。賊走。追至愛子江。登岸。賊設象伏。以俟官軍。輔偵知之。戒先驅曰。群象來衝。一矢落象奴。再矢披其象鼻。象奔還。自相蹂踐。大軍乘之。賊大敗。遂擒季擴。餘黨悉降。交趾復平。宣德元年。漢王高煦反。遣人密約輔為內應。輔即縛其人。白於宣宗。擒之。二年。交賊黎利猖獗。遣人進前安南國王三世孫。屬表乞立為陳氏。後上以示輔。輔曰。不可。從征將士勞苦數年。乃始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誦。無疑當益兵誅之。上不從。遂復交趾。正統十四年。從駕親征。王師敗績。輔死于土木。追封定興王。諡忠烈。

斷曰

張輔封侯。命討交趾。交賊隄防。亘九百里。既下椿桿。又刺濠底。輔但令攻一切。不理雲梯。附城火炬。齊起。乘賊驚慌。遂入城。裏列象拒人。盡獅驚。靡統矢再加半。逃半死。生擒季擴。捷聞。賜。再及再平。功已足。紀請立陳孫。聖心稱美。遂令大功不全。終始土木。從亡臣節盡矣。

古閣黃道周石齋註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羅通

羅通字學古。吉水人也。年二十四。舉進士。授監察御史。會交趾平。夷僚新附。中朝士憚往。上詔御史予三級知交趾諸州。通得清化。既至。黎利叛。來攻清化。通擊却之。而成山侯王通擅與利構。棄交趾。拔吏士歸。檄至。通怒。髮上指。謂都指揮曰。王通不奉命。我地辱國。此城羅生。死所耳。都指揮曰。如教。於是獨不與黎利清化。利大發兵八萬。晝夜來攻。圍通死戰。大敗之。踰年。詔使至。知成山侯語。乃全吏士歸。帝怒。收成山侯下獄。論死。贖為庶人。其餘非罷。即謫。而獨引見通。敗戶部員外郎。唐皇帝北陷口。詔舉將略。有以通應者。遂擢為副都。命守居庸。是歲十月也。先脫脫不花擁三萬騎逼居庸。甚急。通飭將士。日矢石固守。不下。而宣府參將楊俊者。以精騎入衛京師。通聞欲入。通仗劍牒聲曰。若欲保京師耶。保京師。保居庸足。

矣。下今有一人一馬南渡者。斬以徇。乃止。會天大寒。制敵。令老弱汲水灌城。水堅滑不可破。七日敵退。趙紫荆通選兵追敗之。逐出長安嶺。中外始定。提問加太子少保。賜璽書慰獎。通數上書論兵事。與謙不合。乞病歸卒。

斷曰

羅通豪傑守禦屹然。清化一怒生死不遷。居庸仗劍誰敢言旋灌城汲水敵退城全不獨忠勇才實大焉提問帝喜宮保加銜始知節烈臨事愈堅

廣雅傳

項忠

項忠字蓋臣嘉興人也。正統七年進士。成化四年固原土達滿四叛。據石城遠近戒嚴。勅忠往討。時伏羗伯毛忠戰死。我兵遠退。忠即戰斬指揮以徇。陣始定。聞賊城中乏水草。因移兵據賊水草。以困之。與賊相持百日。賊急。忠乃隨二卒單騎抵賊寨。曉以禍福。諸脅從賊因相率來降。賊愛將楊虎狸忽被擒。忠叱令斫頭來。虎狸伏地乞宥死。自效。忠即假以詞色。許令立功。解金鉤束賜虎狸。遣去。故滿四竟為虎狸所誘。

凡斬首七千六百。俘獲無算。六年大旱。荆襄流民咸遁入山。李陽子劉千斤之黨。因倡為亂。復勅忠總督討之。忠因遣人持檄諭降。負險不服。縱兵擒斬不赦。凡遣還鄉者四十餘萬。編戍者萬餘。俘斬二千八。年又討平野王剛。小王洪。召還院荆襄以忠處置得宜。三十餘年賊不復起。而議者猶指忠妄殺。致干天和。交章論奏。忠疏辨乞閒。上俱不聽。

斷曰

為將用兵要有機巧。滿賊石城詔忠往討。忠不戰

廣雅傳

爭但據水草困久賊窮。禍福親曉降待以恩擒許自保。所以虎狸誘滿以微賊亂荆襄忠復乘旄先以申令不遽兵擾意在招降。負險方勦由此全多誅戮甚少。三十餘年地方靜好。議者猶言妄殺如草深怪廷臣如此顛倒。

陶魯

陶魯字自強。懷林人也。父成。為按察副使。從擊賊。兵敗死之上旌死事者。贈官錄一子入。魯監魯補焉。二十授廣東新會丞。魯機明內蘊而神觀不足。或從令

尉列見上官獨昏睡。雖督榜不恤也。大藤峽諸賊。飢
兩廣都御史韓雍。總師討之。檄魯隸麾下。雍感廢旋
王者。二司長吏見。皆長跪白事。惴若不自勝。一日
雍顧峽賊。最強險難下者。方設策。魯時直膳侍左右。
請食。雍謾曰。我不時食。丞揣我何意。魯曰。無非某賊
耶。雍詫曰。然。丞既知之。能往否。魯曰。匪直能往。攻之
易耳。雍怒曰。賊銳甚。又隘阻自衛。非大兵不可入。
部下文武數千人。熟視無可當吾奇者。吾方欲身
往。安得易。且使若食粟能之耳。魯爾邑不能理。乃言
擊賊。若妄當。魯不拜。謝復抗言曰。夫賊難攻者。非
賊難也。我難其攻賊者也。謂魯能食粟不解擊賊者。
明公未悉魯也。蔣宛龐統廢邑事。後乃為蜀名臣。公
幸無棄魯。使得畢技。當悉縛諸醜。以獻。雍異之。改容
曰。若所將幾何。而辦魯曰。三百人足矣。雍曰。何少也。
魯曰。猶以為多。兵貴精。請任選擇。雍曰。任為之。魯乃
標式約曰。有能身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三軍十
五萬人。其比于式者。得二百五十人。曰。未也。請復下
令募。募數目足。魯乃為別將。日操練陣法。椎牛酒犒。

甘苦共之士。爭願為死。率以先登。越人。身。者。
算賊穴。所得士女金帛。悉以分于三百人。已無。者。
衆益奮。雍大賞。言于朝。累功進同知。至
左右布政司。錄其後。為錦衣千戶。魯前後任廣東所
殺及降者。二萬七千餘。賊聞陶家軍。駭慄。避。近。不。及。
遇。即。叩。首。乞。為。良。民。得。無。死。幸。甚。然。僅。三。百。人。耳。服。
其。心。累。用。不。贖。語。有。之。一。夫。決。萬。夫。避。况。三。百。人。乎。
斷曰
陶魯內才外形。憤憤雍討大藤。正憂無對。見魯。僉
前因而戲。謂食粟汝知。計賊應愧。魯曰。不然。人有
呆慧。食粟不知。計賊頗會。蔣龐之流。是其前輩。雍
驚其言。授以軍隊。三百選鋒。可進可退。破賊須臾
決。不反。旆陶家軍。各一時。稱最。方信用兵。以精為
王越
王越字世昌。大名之潯人也。年二十六。進士。後以
總督視師。延綏。以輕騎襲破敵千崖。塞川。俘四十餘
人。鹵首加百。又破之黃草梁。俘五人。鹵首百二十人。

進右都御史前是文臣視師多從大軍後出城令行賞罰而已至越始多選驍勇跳盪武騎爲腹心與敵搏始有戰矣或探敵重而劫之或剪其用是得數成功名既而謀知敵滿都魯李羅能加蘭三口自河套渡分寇西路而其妻子營于紅鹽池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襲之兩晝夜行三百三十里至其地分兵千餘爲十伏以相救而身與寧等分兩哨薄其營遂破之擒斬甚多獲輜不可勝計焚其廬帳而還時滿都魯等行剽至鞏州頗有所獲

廣雅傳

卷之三

而遇諸鎮兵邀敗之斬首敵一百四十九奪其齒男婦二千馬騾牛羊十三萬敵既失利歸而盧帳妻子畜產又皆蕩盡乃相顧慟哭遠徙不敢復居河套故地捷聞再賜璽書褒諭俄召還京既而敵口西犯邊時上所寵信中貴人汪直年少好言兵越亦與之好因詔保國公朱永爲平敵將軍由南路會榆林越爲總督率師西討直自監其軍既至大同諜知敵帳在威寧河因遣勁騎二萬餘分道乘風雲薄之敵狼狽出戰遂破敵斬首四百三十七級俘獲無算捷聞越

進封威寧伯越居常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恤下財往來若流水籠罩豪傑不知所從入皆願爲之死軍行過陝西秦王賜宴奏伎越語王下官爲王吹大久矣寧有以相酬者因盡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爐使諸伎抱琵琶捧觴侍忽一千戶調敵還即召入與談敵事甚晰大喜曰寒矣手金卮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而稍酒即并金卮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妓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皆效死力一日夜襲敵帳將至風暴

廣雅傳

卷之三

起塵騎目衆惑欲歸一老卒前曰此天贊我也去而風使口不覺歸而卒遇敵入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率功以爲千戶以家近京得通于中貴人李廣後廣敗自殺言者皆首攻越上雖雅重越不爲報而越坐憂悴者遂卒

斷曰

王越文臣偏長于武視師延緩以將自許斬獲占多論功誰阻謀賊威寧乘風襲取功成捷聞威寧封補師過秦王賜宴歌舞吹大自陳乞其伎女

夜擁爐嬾姬環處將詞敵還命之入語語敵詳明
飲以金縷再語得情金尼賜與語終入神麗姝乞
汝所以士心死干為主

王璽

王璽字德華山西晉州人也舉進士武宗朝召拜戶
部尚書久之改兵部璽為人多計筭頗敏默識凡天
下兵馬數多寡強弱及塞隘夷險福禪才否一覽悉
記無遺武宗末饑民乘間起為盜最大者山東劉六
河南趙鐸兒中藍鄧江西桃源華林瑪瑙多者至二
萬餘萬攻城剽府庫日益盛對事告變旁午璽手錄

指悉計合機宜敵嘗入寇山西一得利踰歲乃復獵
境上陽若東者璽曰是必趨舊利奏集諸鎮兵據山
西要害賊果入大敗之進少保贛州盜大起王守仁
特巡撫其地請便宜從事璽才之威報可守仁果以
次平賊寧王反報至朝中外惴惴無人色而璽益治
兵自如衆問之璽曰吾久用王守仁在上焉何謂耶
寧王之反度此時已執之矣亡何賊守仁執王時
都督江彬得幸璽陰與厚結燕言無不當璽得成

功者此也嘉靖改元言官論璽奸狀下獄論死赦成
遼左璽上疏自辯釋為民後敵復入陝楊一清還朝
難其代詔復璽尚書總督諸軍事璽至修一清之政
加振刷焉因逐敵去既而築牆阻敵招商實邊功配
楊一清進太子太保後改吏部卒

斷曰

王璽大才高坐堂上盜賊紛攻洶洶蕩蕩調將遣
兵無一不當敵寇山西驕矜無狀奏集鎬兵伏擊
敗我報反寧王中外驚悵璽曰無傷久已有將
游平攻此時已創亡何捷聞方知非妄但惜正人
往往遭謗削職復官有如風浪

馬昊

馬昊關中人也長身驍捷善騎射舉進士為御史以
罪謫真定推官至則教吏士習武多布置鈎指民家
有流劫奸盜亡命悉擒之再用前罪謫判開州吏士
伏闕上言馬昊於真定稱保鄆請勿謫詔許之亡何
蜀盜藍鄆叛合四省兵討之未效吏部言馬昊才因
陞蜀按察僉事佐治兵昊至閱所郡兵笑曰將不知

兵若勝何因擇驍勇才力之士千人分四隊隊各立
長會賊來逼城吳夜出百騎舉砲擊賊賊營亂自相
踣籍乃悉兵從後乘之斬首四千級軍中皆喜以爲
兵起未有者吳曰此尚未見大敵胡足喜宜及勝用
之遂前逆賊敵方陣左而伏兵於右爲應吳以正兵
當左而身與兵百騎直擣伏伏驚潰趨左左陣亦潰
兵令擊火其柵大破之斬騎將方四捕首敵降萬人
遷副使時賊勢尚張當事議招降賊雖請降而乞住
劉臨清市空其民吳曰臨清市蜀襟喉上達重敘下

通湖湘其地饒富沃衍胡可委敵以自困獨益治兵

募召豪傑賊因不敢東未幾賊復反集衆至二十萬

前後官兵俱敗績賊遂進圍中江因謀向成都吳以

五千騎馳赴中江擊之賊敗走窮追之殺賊口廖麻

子遂進益都御史巡撫廖麻子死餘黨尚數萬竄
于東鄉由復推喻老人爲帥吳請于總督彭澤曰山

險不便騎射願發步兵三萬據出入要道賊自餓死

也澤如吳言賊窘果縛喻老人請降而他賊在遂寧

渠縣者相繼平進副都逾歲有亦不刺自西海犯松

潘蜀大震吳招土番爲間取道夜襲之彼驚潰獲
及衣械甚夥事聞加祿俸一級高拱筠贊人普法慈
倡諸夷部立寨僭號攻劫吳率兵搗破之降者萬計
獨青山寨不下吳行周視寨曰此固高絕水道可下
也乃遣兵據泉口而攝南方圍待之兩日賊渴岷南
圍薄夜走兵從後追捕首敵又萬人執普法惡誅之
進都御史子一子錦衣百戶然吳好功名又欲討松
潘夷不勝逮下獄罷免

斷曰

馬吳用兵妙于有制所以賊來斬殺如意小勝不

奇大敵方異賊左立營伏右以濟吳偏伏趨伏未

及備敗潰左奔并左失勢左右俱傷敗走無地當

事招降劉欲據市吳不許之中江復吹麻子尋誘
老人旋棄法惡再萌諸夷重二吳直擣之降者萬
計最險青山據泉而斃始知將能戰無不利

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也弘治十二年舉進士正統
元年劉瑾亂政守仁抗疏劾之受杖被謫貴州龍場

驛丞瑾敗方漸起歷陞至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守仁
至置二匣行臺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當廷時
寧王宸濠蓄逆謀江西上流山谿中劇盜出肆掠劫
焚官府募獄囚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皆互相觀望
久之積至數十萬宸濠又輒與諸賊通曲護于賊守
仁逆知有變仍請提督軍務兵部尚書王瓊素奇守
仁因請上卽與守仁兵符改提督是年茶寮賊大起
江廣湖郴騷然上命三省會征守仁首誅通賊監生
張讓然後督江西兵自南康入破橫水左溪巢賊敗
奔復連戰奔桶岡又攻桶岡大戰西山界賊大潰盡
磔之凡破巢八十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
釋其脅從千餘人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開山通
道夷其險阻頭尤悍黠擬官借號益增機險守仁
休士歸農若不復用兵者至明年先計擒賊魁遂進
兵擊其懈連破三洲乘勝逐北滅巢二十八俘斬三
千餘還師開縣置官司堅明約束諸賊盡爲治境
虔吉人皆立生祠歲時以祀十四年六月宸濠反守
仁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與縣令顧泌指心顙誓不

與濠俱生急馳小舸返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
討賊發檄召江西知府邢珣等又密遣諜四出投機
揚言京師及湖廣廣東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共
數十萬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賊疑四路兵至不
敢出遲回半月餘乃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而守
仁之兵則已大集矣卽傳檄罪宸濠遣入密書與賊
心腹李士實劉養正及閔念四吳十三若有約內應
者宸濠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實等士實等勸宸濠
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則徑出新黃趨京師宸濠不聽
守仁遂進兵攻破南昌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條及宸
濠子三哥四哥時宸濠正攻安慶聞而解圍回顧巢
穴守仁迎戰樵舍縱火攻之大破賊擒濠及其子
大哥宸濠旣擒江彬諸奸遂導上南巡丁丑親征時
宸濠未死諸奸佞皆通宸濠得金錢者多在上左右
頗有異謀而畏守仁不敢發惟百計欲去守仁而守
仁深機曲弄內戢凶倖外防賊徒撫定瘡痍激勵將
士日夜如對勁敵宸濠竟得伏誅內閣大臣素惡王
璉因忌守仁以提督軍務得專制召兵及平賊歸功

璦久之不賞。至嘉靖改元。始詔錄守仁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未幾。丁艱。去服闋。竟不召。謔謗益起。封爵賜號。竟不與。鉄券一時勤王有功諸臣中。獨斥殆盡。嘉靖五年。岑猛反。兩廣聚兵討猛。猛死。田州而其黨盧蘇王受相結再叛。益發四省兵。嶺南大困。因起守仁代姚謨。守仁至。開示恩信。班師撤旅。蘇受等自縛來歸。守仁薄示其懲。因遣歸田。乃論蘇受等朝廷宥爾。宜有以報皇恩。衆皆頓首願效死。時入奏。例以壽績表守仁。因益與蘇受約。及會保請。

上兵自嶺南還。因密與領兵官約。過八寨。當與蘇受等兵相犄角。徑搗其巢。或過其前。或截其後。或張左右翼夾擊之。諒斬蕪計。而八寨亦平。桂萼素忌守仁。言守仁挾詐專兵。時守仁病乞致仕。至南安卒。桂又言守仁擒宸濠。攻城紀律不減。奏捷誇張已甚。及斥守仁學術不端。襄士習乞削奪官爵。上憐其功。但停恤典。子不得嗣封而已。

斷曰
從來大功。扼于群小。若無機權性命。不保守仁高。

賢江彬大殺。同立一朝。自傷西卯。劉瑾龍場已陷。於早宸濠之功。豈容直表上已南巡。群奸矯矯。或曰縱之。或曰重計。若觸若違。事定顛倒。婉轉托人。始不紛擾。封伯雖遲。聲名自好。

楊銳

楊銳字進之。其先徐之蕭縣人也。爲人機警。弘治中。代父官羽林。正德四年。總江西十二衛所諸運糧艘。聯屬比之陣法。加嚴運無後期。凡八年。進署都指揮。參事奉簡書守備九江安慶諸郡。駐軍皖城。求余闕。

城守事曰。今日當不足憂也。九年。盡獲江賊于蓮花洲。監司喜以事上。聞銳曰。江賊奚足憂。所慮者豫章耳。意指寧濠也。又謂九江爲鄱陽上流。遠不可恃。湖口最要害。當以中左所之一旅移置戍于湖口。縣之高嶺。便于遠望。有警可即達也。因繪長江圖具事。標

凡數本呈南京機務司馬重臣及臺院司防江者。又請造戰艦若干艘。習水戰于江上。至十四年。寧濠變。作即告變。京師先引軍設釣。距于江側。禁勿泄。及寇至。船二百餘艘抵岸。皆爲鉤鉅所破。繼至者以千。

數銳坐城上與衆警勦逆當得大功又告郡守張文
錦俾發府庫金懸以示賞有寇緋衣者稱凌十一欲
先登銳引弓中其首其子繼登又引弓貫其吭而死
于是懦者皆起城上建大旗書勦逆賊以壯士氣有
安慶人僉事潘鵬持黃紙衣紕擁騎至城稱後兵數
十萬能以城降得不死銳語鵬曰汝死已後尚視額
爲悖言乎吾刃至矣捕鵬家一人腰斬棄城下鵬乃
遁去寇爲敵樓數仞向城有甲冑者出闌楯外持鉤
距大呼銳發矢中其左腋藥火齊發頃之樓燬死者
不可計宸濠船泊南岸聞不克大怒率衆分攻各首
舉木爲蔽攻甚急銳乃裂方布覆紙裹藥火千數散
置所蔽木上火發盡棄去火光周匝不絕寇無所遁
寇又于北濠結木爲棧與城接挾兵而進城中大驚
銳曰事急矣乃詭以大將軍火銃實石被緋金鼓置
城上向寇寇兵望見遂大潰銳乃潛使一卒從間道
棧絕且暑甚濠賊力憊夜斂睡去銳募善泅者
船中聞斂聲即斬首絕其纜故之江中又遣
突入岸上營舉火炮城上應之乘勝捕殺

聲震數里是夜宸濠浩歎出涕舉帆順風而返捷聞
武皇下璽書褒之曰十八晝夜勞苦可嘉朕心大悅
又賜有忠勤報國并戰守奇功二傍皆授都指揮僉
事充叅將仍守安慶兼湖廣地方濠既平兵部論功
進銳爲都督僉事蔭子評爲羽林千戶安慶立生祠
以祀後以疾卒卒後囊無一錢諸子鬻衣爲葬

斷曰

楊銳羽林代父總轄儲運艘艘比之陣法運無後
期九江駐札獲賊運洲監司自剖銳曰無然豫章
宜蔡國請移師湖口鎮壓又先設鉤以待賊發及
賊來時盡爲鈎殺射賊勇施焚樓威維銳石齊如
碎兵穿甲敗走宸濠捷音上達賜璽書褒男兒志
荅

仇鉞

仇鉞江都人也世襲指揮同知驍勇敢戰正德五年
真鑑反鉞陷賊中京師訛有鉞從賊守備保勦又與
賊聯姻疑爲之外應李文正曰鉞必不從賊勦賊埃
姻耳若疑勦不用則諸與賊通者皆懼而不從歸正

矣因白上用勳爲參將以鉞爲副總兵討賊命下
卽上疏言臣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家恨不
飛渡黃河食城肉謝朝廷鉞聞命亦稱病臥陰約游
兵壯士候保勳楊英諸兵至河上乃從中發爲內應
俄蒼頭書童沒河潛入見鉞言諸兵已至河上列營
鉞因喚人謂賊何錦宜急出守渡口防決河灌城且
過東岸勿使渡河錦果出而留賊周昂守城鉞又稱
病亟昂來問病鉞猶堅卧呻吟言且夕且死蒼頭率
起捶殺昂斬首鉞起披甲仗劍跨馬出門一呼諸游
兵壯士皆至遂奪城門擒真鐸充總兵寧夏封咸寧
伯食祿千石與世券方真鐸之變朝廷遣張永同楊
達庵將兵出討達庵謂永曰寧夏事不足平仇鉞在
彼不久當有捷報至是果然蓋鉞自列校楊公誠援
以起者其早受知于大賢如此

斷曰

仇鉞指揮忠勇奇特偶陷真鐸詭言從城峻皎此
心一時誰白楊李知人反令討賊鉞因病情形之
聲色俟兵至河假爲畫策恐樞樞賊驚出城

起奪門反正頃刻方知其忠凜凜赫赫食祿流芳
不爲多得

戚繼光

戚繼光字元敬定遠人幼而褀聞多權術英風勃勃
既冠奉父命襲世官待次司馬門有善相者目逆之
曰將軍三十六乘鉞專征不五等則三孤矣庚戌口
人大入繼光條上便宜部當其議又有推轂者遂進
官備倭都司尋轉浙江都司會倭難時作繼光因上
練兵議其略無兵而議戰猶人無臂而格于將乃今
廣官將傳

卷之三

烏合者不張徵調者不戰吾不知其可也聞義烏人
其氣敵愾其習嫺而自輕其俗力本無他宜可鼓舞
及今簡練一旅可當三軍督府乃檄繼光亟募三千
人假以節制繼光則以爲甘伍起于丘乘兵寓于農
但西北地夷宜得地利南而走險不利並驅乃間長
短兵夾振而進隊立一人爲長偏則伍之兩則什之
犄角互張攻距擊刺互用名駕驚陣居無何卒服習
矣督府請補東叅將分部台州既而島夷入台州觀
旌旗皆辟易所向以全取勝其平江西告急督府檄

繼光西行既捷。露布以聞。軍聲益振。頃之。聞寇張其分壘。為三窟。一據橫嶼。一據牛田。其口長壁。南出沒焚掠。因而塞路。沃野不耕。廣叛兵乘亂出入。藐若無人。繼光以督府命。部兵八千。往自橫嶼趨牛田。倅敵立盡。他戎部繼至。截先登者五之三。其二突圍南奔。窮追絕跡。勒功平遠臺而還。隆慶初。敵陷石州。用廷臣議。召繼光入策備邊。繼光因上書陳七原六夫四弊。大畧謂。兵制西北什倍東南。敵憑積威劫邊。人人入望風而靡。戰將率股軍費。參外家兒視敵。飽歸。尾而鵬。勦掩老弱為功。借曰當戰。鮮不唾之。且不練。何以議兵。無兵何以議戰。練兵之效。臣嘗驗之。東南諸簡部將若而人。分出三輔州縣。再部募三千丁。壯部將將之。合為四營。營各五部。每營立一裨將。為之連衡總攬。折衝主將。則專制簡練訓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堂堂乎可格敵矣。長驅出塞。務令咋指而避窮廬。設有警。則大舉討罪之師。逐北而虛大漠。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銷兵。坐致富強。則百世之利也。部持可否未決。既而有言太阿之柄。不假武人。而練兵

之議寢矣。既而又議築臺。督府上其議。許之不旬日。告成功。又議立軍營。出戰。以代城郭。首分數次。形名。次伎擊。次步伐。次偵邏。次鄉導。次批搗。次遮擊。次追襲。次倅藏。軍政畢。張無不以律比。年東西俱謀。八犯自繼光修內備。不戰而伐。口敵。即軍正無所課功。其功上上。時江陵當國。上遣古司馬出行邊。大閱。門十六萬之師。畢至營。伍必整。旌旗大鼓必齊。約束必堅。號令賞罰必信。驗諸械器必精。履諸關隘必周。此還報。悉以狀聞。因以備邊功。進左都督。加秩少保。及江陵殂。人言波及少保。忌者復陰布蜚語。始移鎮南粵。未幾。敵入黑裕關。人願亟召還。不得。請則勒石頌功德。而尸祝之。繼光度嶺南。疆事如二鎮。踰年疾作。得謝還。以丁亥蜡日卒。

繼光將軍生殊不偶。五等三孤。是其所有。惟較備倭。東南是守。因練三軍。短長互紐。南不並驅。利于險走。陣名驚驚。可暫可久。分守浙東。島夷時吼。親威旌旗。辟易海口。因而誅之。獲訊獻醜。檄救江西。

到卽斬首再往牛田。俘賊不苟敵。陷石州。召光入。剖因請練兵以爲利。茲再請車營以爲不朽。部議持之唯唯否否。江陵遣觀方。窺八九少保加榮勲。名山斗。

沈希儀

沈希儀其先臨淮人也。世襲廣州馴象衛指揮使。未弱冠已能馳馬。手縛賊征未安盜。誤陷淖中。騰而及于岸。三齒前趨之一鏢一刀一弩並發。希儀振項以過鏢。排右足讓刀。顧射鏢者中決項死。因掣刀斫刀。

齒於燈間斷其煩車。又射其弩酋。竟却其追兵而還。都指揮僉事荔浦賊八千人。行剽歸倉卒部五百人往扼之。蛟龍滑石兩灘相去數里。希儀曰。滑石灘狹難行。引繩乃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濶衆行成列難圖矣。吾欲奪其間而致之狹。因伐岸竹編筏以爲線。頃刻成數百旌。插之蛟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之。以疑賊。賊果疑而趨滑石。且半渡伏發。擊敗之。嘉靖六年岑猛叛。督府召希儀與計曰。歸順岑璋猛婦翁也。助猛奈何。希儀素得土官陰事。因答曰。璋女失寵。

而璋心恨猛。貌合耳。可使擒猛。何謂助乎。督府復曰。猛乘上流勢。擁兵下如建瓴。豈梧危矣。希儀曰。是不足憂。上官大率飽富貴。惡巢穴所爲。叛者懼誅耳。豈有遠志乎。督府又慮猛走交南。希儀曰。猛走交南則閉不能歸。彼豈無慮哉。於是分五道進師。希儀將中哨當工堯。工堯隘而糧盡。乃潛渡江。諸左哨將乞糧請并兵攻工堯。左哨以分地爲辭。希儀笑曰。兵糧吾自足。試君心耳。還夜分兵三百人繞出工堯背。煮餘糧爲稀糜。食士合戰。戰疾力而所遺三百人則已立。工堯走山頂矣。賊見而大驚。遂逐入隘。得其積粟。食軍乘勝攻田州。歸順岑璋素信希儀。使圖猛。因遣兵千陽助猛。又精兵千人名護女。實則爲間。官軍得工堯猛出走。則擁入歸順。左哨將知之。兵壓歸順境。索猛歸順斬四首以獻。而先一日希儀已獻猛。賊巢軍門矣。督府議殺流官希儀曰。思恩殺流官反側至今。兩賊行合從。且復起。不見聽。而田州果叛。後竟復土官田州。乃平。擢石江參將。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五里。卽賊巢。前守劉璉。璉于賊訶者耳。自

官府聞中稍動已賊在溪洞數百里趨知府
至令熱信悉用人遊城中而求得與衛通
者十人厚之使為詞於是賊動靜聲息往往為
我所先得所動風雨來去每出勦即時破親近不
行至期鳴號則諸軍立集聽令曰出某門旗頭即
引諸軍買行問旗頭旗頭不知也頃之劉營賊衆
至戰方合而伏左右起賊大敗去已而賊寇他所官
軍又已先在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不至者寇之
軍又未嘗不在賊驚以為神即官軍亦不知希儀何
以得之所賜勦必其劇巢縛管繩為記無妄殺於劇
巢得婦女牛畜果隣巢者悉還之惟陰助賊者還軍
立勦曰若奈何陰助賊乎於是賊驚服無敢陰助賊
嘗欲勦一巢乃伴卧病所部人問病謝不見再入問
希儀始起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即起
出獵去賊一二里而止營寨乃知其非獵也因攻巢
擒其尤惡者戰者支解之四懸城門見者殺之
以甚兩妻風天夜察諸賊所止宿散遣人
若砲衣囊帽與草同色潛巢賊中夜砲擊賊大

老沈來矣擊妻女滿伏山頂見啼女咷往往寒凍死
其溺崖石死妻子相怨汝作賊何利至此及明謂之
則寂無一人所散遣出他巢者亦然他巢大驚已相
聞則愈益驚陰謂之則老沈固在泰府不出也自此
賊膽落或易而為熟徭熟徭既伏希儀威信調征他
巢雖懼為仇不敢不往論者以為廣西之將前此未
有也思恩已設流官忽聞岑濬有子曰金在鎮安人
情洵洵而賓州首楊留卑辭希儀曰留小主人在請
往希儀暗思金去賓近而留應之且為賓州憂賓州
危則廣石之咽喉立梗矣乃婉言好語謂留曰金是
岑濬第九子耶我往征田時固聞之復沉吟作自語
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留已而呼留入密室要
賂為金復官留乃大信且出復呼入曰韋貴徐五今
分將思恩必仇金須善防之於是金果將五千人因
留以見門者懼走報請無納希儀罵曰金本土官子
非賊奈何不納則引入厚結之又引以諸兵備隨盡
散其五千人卒縛金而思恩復寧當是時非深計則
賓州幾失瓊南五指山燕夷本馴順畏法知府邵濬

者。貨虛使之。而黎叛。兵八年不休。希儀言十督府。曰。法家斷獄。必分首從。今諸相煽從逆者。如虎投井。勢不可不釋。併諸夷而勦之。則傷仁撫而勦之。則墮信。莫若獨搗其首惡。首惡平。則諸異志者。唬魄矣。是公以生賜萬州也。都御史聽之。而黎平進都督同知。收貴州入銅平巢作。奇然秘不告人人。亦莫知也。希儀膽勇機警。善撫諸人。為耳目者。賞不失頃刻。嘗染危病。所部卒至。自戕于神前。以禱。穿手刺股。痛毒諸體者。皆遍。最後一人。至以箭穿喉。其得主如此。

斷曰

沈子希儀。英雄之器。勇悍既殊。復多智計。陷陣殺首。直如兒戲。狹路邀誅。其來若繫。岑孟何強。驅而就斃。擢守石江。柳州之地。偏也。賊巢耳目甚細。儀偽不知。任徭游。慰借徭探。搖轉為我利。突勦如鵬。不知其意。凡賊所攻。官兵先備。賊驚為神。同而失勢。誰知勦誅。皆有管記。忽聞岑金在賓。復遣廣。楊留因請往。肆伴借復官。誘而相棄。思思。平進官榮世。

李善長

李善長。濠之定遠人。少有志計。慷慨好功名。祖傳。里中推為祭酒。元末。刺盜起。汝穎間。淮南。北。多起應之。善長心薄之。不出。會高帝為濠州帥。以兵畧滁陽。善長被儒生服道。謁上。素聞其名。禮之。與語。取天下大計。輒合。通夕。恐旦遂收。以為掌書記。而從容謂之曰。大帥與諸校。不能相肺腑者。皆持牘者。市權而行。怨使下不得上。心上不得下。力以致敗也。善長頓首曰。命之矣。於是諸將來歸。必為上布款誠。使得自安。遠近日。附。上鎮和陽。而元眾猶盛。每分營。侵軼。上欲出復。鷄籠山塞。留少兵佐善長。戒曰。敵至。謹自保。而元謀知和陽守兵少。亟來襲。善長設伏兵。大敗之。捷聞。上大悅。曰。誰謂而壓。屢握算。此役幾令執戈者屈之矣。因謀渡江。善長曰。兵衆食少。舟楫不備。不足以爭江左。利姑俟之。會巢湖將俞通海。廖永安等。以舟楫來歸。或疑其詐。善長亟說上曰。此天贊我也。賊不可失。上從之。遂拔采石。乘勝取太平。善長預置榜。論士卒有擄掠者。必斬。太平南下。即懸之。

父達肅然無敢犯上為吳公而善長拜參議與宋思
顏李夢庚郭景祥陶安等俱為省僚而軍進止十
九取善長處分上益禮重之凡師行善長留守轉
運兵餉無乏而將吏帖服居民安堵奉王為吳王
超拜善長右相國偽漢平善長請惟兩淮鹽立茶法
制錢開鉄冶定魚稅諸利雖若煩悉而裁取有衷民
不以為困而國用益饒既而吳亦就平乃力請上即
帝位曰殿下提三尺劍不啻尺土而成大業比肩之
孽刻削且盡不以茲時正位號何以慰海內心上曰
吾居恒笑友諒甫得一隅而黃屋左纛卒以畀我我
安得復効之令後人笑也天命果在我自有時毋庸
汲汲平吳皆大將軍功上以善長有轉餉勞召見戰
門封宣國公賚賜如大將軍上之初渡江頗用重典
法有連坐三條善長固請除之既而命與劉基等忝
加裁定律令成賞賚有差善長復得群臣勸進凡三
表乃許上幸汴梁命善長居守者三月一切聽便宜
行事尋奏定三部官制及官民喪服朝臣服色俸賜
天下獄實神祇名號封建藩國功臣爵賞事無鉅細

安善長謀之三年大封賞上謂善長雖鮮汗馬勞
然給足軍食其功甚大進封韓國公特進光祿大夫
左柱國歲祿四千石子孫世世勿絕賜鉄券身免二
死子免一死誥詞比之蕭何云

斷曰

善長文墨目能識龍會元喪亂儒服歸從商籌大
計對合針鋒授掌書記宣布恪恭師出室懸敵乘
進攻用奇設伏大敗元兇整旅渡江計食緩縱巢
湖根歸衆慮蠱蜂亟言於上天贊我養長驅江左

榜諭士農軍政肅然輸餉足供充裕國用裁取中
庸固請正位三表乃從奏除苛法定律建封比之
蕭何爵祿萬鍾

鐵鉞

鐵鉞鄧州人洪武中由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奏對
詳明上喜賜字鼎石屢決疑獄建文初擢山東參政
北兵起李景隆將兵駐德州鉞督餉繼之不乏景隆
軍敗南奔鉞收潰卒保濟南北師至圍城數匝百計
攻之屹不可破城攻壞者明築之恐為所乘先以藍

布大幅灰紋其上如石張於外北師遠望以爲神遂不敢逼內得潛爲絆完忽又盡撤守具出入城外伏地請降因懇退兵十里無不動城中人燕王大喜謂諸將曰得此可斷南北軍中皆呼萬歲卽下令退軍受降鉉乃暗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聞堵中約候入城呼千歲卽下鐵板拔橋因遣人請王入撫諭王渡橋至城下門開王將入門內群呼千歲鐵板亟下僅傷王馬首王大驚急易馬同走至橋而橋下伏兵已斷橋燕王急乃躍而過怒令合兵圍城鉉廣百將傳卷之十七明

大破之於小河斬驍將王真中原震動燕王將北還以諸將力諫於是決計南向再戰得大勝遂長驅滌江鉉感憤欲自裁及文皇卽位鉉猶擁殘兵駐淮南規圖興復而大勢已去被執至京背立庭中正言不屈令一顧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義其肉納鉉口中令啖之問曰甘否鉉厲聲曰忠臣義士肉有何不甘遂寸磔之至死猶喃喃誓不絕口年三十七父母海南安置子皆戮死妻女發教坊妻病死二女終不受辱同官以聞乃赦出廣百將傳
斷曰
鐵公名鉉忠粹英英督餉不乏收飭潰兵嬰城自矢礮燄傾橫幅布外張繕築完城密誘入殺將次功成悞中馬首脫易躍行進攻益急脾懸息征休養待勞東昌捷奏天心向有勢失孤鳴剖葵問甘忠何懼烹芳名千古雖死亦生
程濟
程濟朝邑人有奇術以明經爲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寢食朝邑而治岳池學中不廢建文初

上書言某月日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召入見。將殺之。濟仰而大呼曰。陛下幸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獄。已而果兵起。赦濟為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衛。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樹碑敘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潛往祭碑。人莫測其所以。後文皇過徐。見碑大怒。遽以鐵椎椎碑。再椎。遽止曰。為我錄碑文來。已而按碑族之。濟名正。推脫處得免。濟初與同邑人高翔。並以明經徵。翔厲名節。濟好術數。北兵起。濟勸翔學其術。翔曰。吾願為忠臣也。金川門破。

廣濟傳

卷之十

明

招濟同死。濟曰。吾願為智士也。翔竟死。建文召濟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有出走免難耳。立召僧為建文落髮。遁去。濟從之。每遇險輒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後隨建文帝至南京。人尚識之。至京莫知所終。

附曰

程濟數術莫與其匹。朝邑岳池。寢食家室。上天呈象。越職計日。震怒無稽。乞困桎梏。不垂前言。秩優軍帥。戰捷徐州。論功擢筆。夤夜祭碑。人不知實。文皇過此。日裂肯叱。椎擊錄文。濟名碎失。數有安排。

免於斧鑕。願為智士。致君成佛。火燎平原。池魚遁出。數可前知。關津免詰。術以愚人。險厄化吉。四十餘年。同歸故室。建文功臣。濟為第一。

朱能

朱能字士弘。定遠人。父亮從高祖開創有功。世襲燕山中護衛千戶。早卒。能代其官。為燕王愛重。嘗從王北征。取元太尉家兒。不花覆其軍。建文初。以王強大。見猜暗勅三司逮之。勢且迫。王欲動而猶隱其事。能因與張玉丘福直入倡言曰。大王高皇帝親嫡子。最廣百將傳。卷之十。明。

廣百將傳

卷之十

明

長而賢。朝廷不察。而以吳淞見疑。大王即自受吾曹亦安能坐待菹醢也。王乃決策。誘執三司而起兵。靖難從王攻薊州。先登拔其城。擄其將馬宣。又乘勝取遵化。永平。密雲。諸邑。東畧地。抵灤河。還從擊雄縣。後先登入東門。破耿秉文之前鋒九千人。追獲副帥楊松潘忠。遂乘勝直至真定。與耿秉文大軍遇。能挺丈八矛。敢死二十餘騎。瞋目大呼。突入其陣。所向皆解。王麾衆從之。遂破其陣。斬獲數萬。追至滹沱河。敵尚數萬。能復大呼。馳而躡之。遂盡潰。王大悅。賜書褒。

其又從援北平。解其圍。又追敗吳高卒二十餘萬。○
國公李景隆以五十萬衆攻北平。能從王入。○
鄭村。○
力戰敗之。進攻其營。又敗之。又擊潰景隆兵。○
之攻九門者。景隆懼。悉鳩亡散。號百萬復來攻。王親。○
拒之。以能爲前鋒。馳向至白溝河。屢戰屢敗。之盡拔。○
其寨柵。窮追濟南。復大敗之。獲降萬人。聞于王。悉縱。○
歸復下滄州。又進攻東昌。與盛庸兵鏖戰。王忽以數。○
千騎突出敵後。襲之。敵知爲王。悉衆圍之。幾不能出。○
能急奮力潰圍而入。復擊王潰圍而出。我大軍遂進。

戰來河大敗盛庸兵。又乘勝畧彰德。掩水西塞。又敗。○
敵將李文。于德州遂進。克東河東平。搗次上諸塞。又。○
設伏敗平安之衆十餘萬。轉戰至小河。王師不利。與。○
諸將議。咸氣鬱。請班師。能獨奮然曰。漢高帝百戰百。○
不利而竟奪項王之天下。今僅一不利耳。而遽旋師。○
何也。且旆一旋。可復至此耶。王悟。乃下令曰。言此者。○
斬。遂縱兵深入至靈壁。敵悉衆來戰。能與丘福後先。○
登陷陣。擄平安及斬馬溥徐真等三十餘將降者數。○
十萬人。遂進取淮揚而定京師。王卽大位。論功封成。

國公歲祿二千五百石。賜誥命鐵券。又明年安南黎。○
氏弑其主。且拒皇命。詔拜征夷將軍總兵討之。上親。○
餞龍江師。抵廣西而能病瘴。以兵屬副軍而卒。上時。○
已親星象而怪之。曰。西南其有憂乎。俄而計聞。上震。○
悼。輟朝三日。大臣入慰。上爲洒泣。曰。輔我成業者能。○
也。命百官爲治葬。親爲文祭之。謚武烈。

斷曰

成國朱能。勇冠三軍。數言悟主。百戰成勲。獲降縱。○
歸潰圍。翼君餞于龍江。寵握超羣。

張玉

張玉河南祥符人。驍勇善戰。多智策。止元積戰功。至。○
樞密院。元亡遁于沙漠。洪武十八年始自拔來歸。高。○
帝異其材。以裨校從征。後積戰功。調燕山左護衛。又。○
以敗敵進都口。指揮同知。遂爲燕府元僚。燕王寄之。○
若左右手。靖難師起。玉首佐謀。盡奪北平九門。既而。○
議師所出。咸欲南。玉曰。燕爲肘腋。患不滅而南。不安。○
也。燕王然之。遂輕兵圍薊。獲剽守馬。宣。又移兵取遵。○
化。具斬獲功。從王南下。耿秉文以二十萬軍真定。

王請單騎視之。還曰：「秉文不能訓衆，師有敗氣，擊勿失。」諸將猶以兵力不相當難之。王曰：「彼衆而寡我整而銳，胡不相當也？」燕王大悅，曰：「倚若一人足辨矣。」遂前薄真定。果大敗其軍，又從敗吳傑軍。又輕騎救永平，辰抵大寧，午凌其壘，斬大帥朱鑑，又還救北平。大破曹景隆之衆，突騎往還若風雨。復從廣昌蔚州進圍大同，皆下之。時謀報李景隆收散卒及後軍未傳，首號百萬，且至矣。諸將謀未定，玉復進計曰：「兵貴神速，請急往白溝河，以逸待之，可勝也。」燕王

廣百將傳

卷之三

三

悅而從之。果大破景隆，追擊至濟南。東昌之戰，燕王破圍王死戰得脫。玉不知王所在，突入其陣，東西衝擊，手殺數十百人，自亦中創而沒。王收兵不見玉，慟哭謂諸將曰：「勝負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我良股肱耳。」追封榮國公，謚忠顯，遂以兵屬其子輔。

斷曰

驍勇張王燕府元僚，佐謀收剽，審敵敗置，大破景隆，斬堅殞，慘追封榮國，青史昭昭。

楊一清

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人也。幼以奇童薦入翰林，憲廟命內閣選師教之，登成化進士，授中書舍人。尋擢山西提學僉事，丁憂服闋，補陝西提學副使。在任八年，大作士類，召爲太常寺少卿，轉南京太常卿。時因邊警，馬政廢弛，遷右副都御史督珥茶馬，清出荒熟牧地十二萬八千四百七十三頃，招商自出資本買茶裝篋，轉運茶司，每千斤價五十兩，大約計官銀萬兩。舊買不過千匹，若此可得馬幾三千匹，其利在官與開中商茶不同。至今以爲便，警作大司馬劉大

廣百將傳

卷之三

三

夏薦爲陝西巡撫，兼理邊務，劾罷總兵武安侯及兵備不職者數人，請釋守備楊宏，使自劾，裁抑鎮守中官，支應歲省數千金。繕城濬河，而緣河一帶備嚴，敵不敢渡。己丑冬，敵以數十萬入寧夏，乘勝直抵固原。一清率帳下五十餘人趨會總兵曹雄衆遮，遂爭不可以謂平涼一路絕無行人。參政安惟學曰：「公行何恃？」一清不答去而敵聞一清至，遂掣衆北走。在陝未踰年，百務具舉。正德改元，以邊患方熾，兵權大分，命總制全陝三邊軍馬一清以寧夏花馬池要害敵數

由以入率官屬沿邊巡視疏陳戰守之策修築垣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又上數事忤劉瑾歸休丹徒復逮詔獄大學士李文正救免會慶藩賓鐔叛起為總制靈州土人素苦漢官科虐一清昔時多所釐革至是踵舊遂紛相訴討一清以大亂之後但除其害而不究其人因訪求各營衛部領之賢否而更置之又謂邊軍之困本出科差煩重而私役買閑為弊居多屯軍地去糧存通逃萬數而湖地草灘半為將領所據以自封植於是各廣百將傳 卷之十 明 王

老弱殘廢餘寇何補千事且往回動經旬月虛費糧草傷損馬匹所得不償所失又遺書當道極論其事乃寢瑾素憾一清因倉卒起用今見警急欲矯詔削其權事發伏誅踰月召為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時順天應天山東河南江西盜起疏陳切當為上嘉納改吏部遂起廢拔幽凡為逆瑞構陷者連茹以起又陳戰守撫馭賞爵機宜下兵部檄諸鎮施行兵部王敞束手無策一清遂推用大將征討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又著令有能擒斬盜賊三名願廣百將傳 卷之十 明 王

以時事多幸又因災異自劾疏入錢寧銜之遂以
宸濠變起一清以林居疏薦王守仁知兵又以鎮江
為江南首郡此地有備三吳無虞遂親閱城設險出
粟賑軍乃調金山鎮海官兵為外援設中軍營為內
應故城內外恃無恐武宗南征幸其第君臣宴飲賡
歌詔幸武林一清婉諫遂不果行嘉靖四年再起總
督三邊後因霍輜上疏毀一清上疑之遂乞歸

斷曰

楊公一清幼具奇名恩寵獨隆群英教成文生五

廣南將傳 卷之十 明

彩武著九京茶馬得治荒熟牧平敵臨數萬車騎
縱橫先聲畏走奏凱回旌修築設衛戰守皆精求
賢剔弊旌節死榮止索餘寇裕國庇生起廢拔幽
濟濟業貞掃氛滌穢如畧蕩倭宸濠叛逆薦賢知
兵設險預備三吳少驚武宗幸第詩酒和衷論幸
西湖婉諫尼行再起督邊朝野歡聲

俞大猷

俞大猷其先鳳陽人世為泉百戶大猷著此時即偶
儻以豪傑自命父卒襲官學騎射從李良學擊劍盡

蓋常山蛇勢以為兵法數起五猶一身五
百萬之衆固可使合為一人也嘉靖中會舉高

以千戶守金門上書部使者言兵部使者司馬之奪
官大猷笑曰此豈我自見地耶遂盡謝其家遊京師
以書于星侍郎鑒得書驚歎禮之驚一軍然終不
盡用遷廣東都司會安南叛人欽廉為寇諸司議募
陸兵大猷曰賊由海來當以海舟破之若專備于陸
賊舍此擊彼我不勝其備賊不勝其擊彼逸我勞非
計也乃多集海舟連破之未安萬寧而安南賊首

廣南將傳 卷之十 明

以獻矣倭難作大猷以南直副總兵戰賊平望王江
涇六金壩皆連捷而提督張經以視師趙文華言論
死大猷因之坐落職奪祖官既而東南之禍日亟復
大猷浙江鎮守而大猷言防江必先防水兵急于
陸兵蓋倭奴長陸戰今樓船高大集萬銃其上倭船
遇之輒摧壓焦爛因我兵所長也善戰者毋以短擊
長而以長制短且海船無他法在知風候齊號令以
大舟勝小以多勝寡耳於是用舟師戰而舟由積歲
不除之賊皆勦矣盜王直者門人也以亡命入海據

烈港勾倭貿易為通逃主。天子以連歲倭變皆直故責督府胡宗憲。令必得之以自効。宗憲因誘之大猷言直在海島。非以物誘倭來在彼國。則一速逃夫耳。倭之來不來。非關直之誅不誅也。若誘之來而殺之。則失信。且何以示後。蓋請諸宗憲不聽。誘以來。天子聞得直。則大喜。命誅之。于是宗憲悲失信。怏怏曰。吾為俞帥笑矣。而群倭聞殺直。焚舟殊死戰。大創入掠。聞宗憲懼。乃奏言大猷違節制。不窮追以爲解。而大猷逮詔獄戍邊。未幾饒平民張璉反。流陷江閩諸

廣西將傳

卷之二十一

星

州縣。詔宗憲兼督江廣。合諸道兵二十萬討之。而大猷遷南。應將宗憲聞。璉出行劫。下檄言賊棄巢出。此自投死。其速擊。大猷前以違節制見劾。得罪欲言。恐禍及。欲不言。恐敗事。已乃曰。吾豈以一身之禍忘國事哉。乃具言璉雖離巢出。劫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兵迫其巢。彼必聚衆自救。譬之虎方逐鹿。熊據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感之如拉朽耳。且三省會擊有期。又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闖走哉。于是以兵萬五千人疾走栢嵩嶺。噉璉巢。璉

未歸保巢。而大猷出擊。俘斬者千餘。乘勝沿使說璉。璉已意兩廣帥所奪。或請訟之。大猷曰。賊至其不滅。豈必在已。翌日班師。不殺一人。以示信。陞副總兵。加節鉞。命控制江湖閩廣四道兵。加祖官一級。會倭陷興化。大猷自懸晝夜馳赴。而戚繼光浙兵尚未至。時上怒督府失泉城。責戰急。而關士夫又洶洶急功。大猷念賊且萬人。能戰入死地。官軍數僅相當。若迫城攻之。彼實我虛。彼飽我飢。彼逸我勞。一挫而東南之事去矣。不若列營以困之。彼欲攻。柵以遁。則彼

廣西將傳

卷之二十一

星

虛我實。彼勞我逸。彼飢我飽。而我師犄角。馭之可使無了遺。且速戰勝亦可遁。負亦可遁。此賊之利也。遲則我兵日多。賊日益困。蓋敵以戰爲守。我以守爲攻。於是星布兵營。盡地繫滿。令東西逼而列柵其上。賊挑戰不動。已竟離賊。將各加秩。而大猷止賜金幣。蓋兩士夫訴病止。已流言聞之。朝矣。三萬寇湖州。與參吳平相。吳平爲廣惠。移鎮湖廣。群盜畏大猷名。競出降。吳平雖不能堅然。亦詭殺倭自効。遂與倭人絕。於是太猷請于督府吳桂芳曰。陸賊以出邊

爲生路山賊以歸巢爲生路今潮兵驅賊益深益
則益以圖耳是死路也當人集精兵十圍五攻無使
片甲得還如兵力單弱不勝不敵之令得遁去則遷
曠日久而勞費無已也于是將漳兵二萬以來果破
平而御史以招平爲大猷負坐免官吳桂芳抗官于
朝乃得留二源山袁千里賊據洞如蜂房水窩介三
郡六縣之間而雲溪尤固大猷曰此當誘而聚之者
也遣王鶴者盛驕從充裨將爲死間賊得驚自安而
大猷日發兵擊旁諸巢之未下者以趨之諸巢果畢

廣東新傳

卷之二十一

明

集雲溪以緩討乃陽言誅李明過雲溪巢賊出牛酒
犒兵須臾兵悉集擊破之於是賞先登酬死間而東
峒遂平桂芳上其功云董五哨十萬之全師如弈棋
着着先手剪三郡六縣之妖逆如振落次次剗平以
爲方叔元老之猷云

斷曰

大猷爲將事必先周陳師鞠旅肅殺霜秋陣法常
山文經典丘計無不中言必盡謀水滅倭氛陸俘
璫因閩廣莫安漳泉少憂此之方叔實稱其偉

明將

湯和字鼎臣濠人高帝勅封中山侯進封信國公境
贈東甌王謚襄武配享太廟湯東甌與帝同里閭少
孤卓越有大志及長多力而善射率壯士歸附從帝
下采石定太平襲和陽生擒陳也先奪橋先登而直
據其城十年守常州設防備禦而屢走吳師屹然爲
東甌保障平浙東克西蜀起自登萊直抵江浙海上
凡築五十九城迄今父老歷指烽戍云湯信公功不
真世世不滅哉徵信公吾其鯨鯢食矣公臨敵果敢

廣東新傳

卷之二十一

明

勇而善斷舉詔受任忠爾忘私真無愧開國賢將哉
胡大海字通甫直隸虹縣人高帝封越國公胡越國
之爲將也號令嚴明攻必克戰必勝體愛部曲撫摩
遺民當高帝起義滁陽公伏策謁轅門遂爲先鋒從
入和州克采石下金陵守婺源援諸暨取處州舉廣
信值苗攻徽州公自婺源還師兼程而進大呼殺入
復與寧何喬兵破之誠驍勇絕倫命世之將哉嘗自
誦曰我本武人不讀書然行軍相知三事而已不殺
人不擄人婦女不焚人廬舍故軍每出遠近爭附之

將而果能以三事行軍也則非徒勇而

有矣所稱王者之師非乎
郭英濠州人高帝朝封武定侯成祖贈營國公謚武
襄郭營國從高起義宿衛帳中即朝偽漢將陳同發
及從大將軍北伐中原而舉通州也衆請速攻公謂
吾師遠來敵以逸待勞攻且不利當乘不意破之乃
乘大霧伏千人于道傍率精騎抵城下戰久佯北敵
果追之截軍爲二斬首數千而通州平矣諸如裴瘡
力疾乘舟鏖戰夜擣擄營而走擄鄆夫且奇謀屢見

康茂才傳

卷之十

四

所稱有能之將非乎誰謂其鼓壯而無權史稱同簽
之入守將當誅郭四之功實由天眷誠哉是言也
康茂才斬州人初從僞漢後歸高帝立功封鄭國公
康鄭國初以興旅有功累遷都元帥與我師戰不利
知天命有在解甲來歸頓首言曰前日之戰戮力爲
王今日屢敗亦天教也事至于此死生惟命高帝釋
而用之及降元將扈文明復遣書給致友諒以六舟
破之于鄱陽昇小舟越山據上流以下蜀矣齊魯閭
陝次第削平隨鎮河中漢中節制太原諸城既有擇

主之智復有克敵之勳未可以降將而概左之凡此
皆龍飛名將也至如革除之將若張玉朱能鄭亨薛
祿諸君雖有戰勝攻取之功總之稟成筭于立勝且
以靖家難也

山雲薊州人成祖朝官指揮使歷仁宗宣宗總封懷
遠伯謚襄毅山襄毅廉勇有謀當溪洞徭獍叛服不
常殺戮吏民歲以萬計其荼毒我無辜赤子蓋亦慘
矣襄毅出鎮十餘年嚴號令明賞罰與賊前後十餘
戰每身先之甘苦與共人皆致死力威聲大著嶺南

康子傳

卷之十

四

無警使生璽安堵得固熙皞之天者襄毅之功居多
也他如爲將而奉教于老吏一言謹持廉操始終不
踰此其不耻下問在甲冑之士則尤難之難矣
余子俊字士英四川青神人登景泰進士歷英宗憲
宗拜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贈太保謚肅敏余肅敏
開余公渠於西安城以便民汲鑿山瀉斥鹵灌田千
有餘頃廣榆林城增添三十六堡興界外屯得糧十
萬餘石而榆林始稱重鎮東渡河連大同西接寧夏
虜不敢復恣出入念延慶爲內地虜屯其中虞顧居

廣名將譜十七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卷首題黃道周註斷前有崇禎癸
未道周序稱卽舊本芟其繁文出其精要入妙旁
批有疑夾註又總斷結其智勇之所在云云詞意
奔陋決不出道周之手殆坊肆所依托其目錄後
幅割裂亦似非足本

左略一卷

〔明〕曾益輯

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元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左畧一卷》

提要

左略輯解序

余友曾謙氏韻士也顧丰神峻整對
或終日不發一語余蓋爲之三掃其
之漸咄咄吐奇遂得窺書帳中幾令蠶魚無避處最
後出左畧一卷諸凡行陣決勝之要節剔而句釋之
合若干條謙蓋笑淺夫攘臂時事語語遠左人人借
籌故姑爲此探本窮源之論耳或曰甚哉曾生之見
少也今昨異宜五方殊習騎車徒不一用渠懷遠猷
曷不直削平遼之牘而標湮餘於舊紙鏤故瑱以爲
奇余曰不然此其所以爲曾謙氏也教治不易排教
御不易轡天下豈真有所謂如鳬如鶴不可長短之
兵法哉要惟時與地相當機與勢相泊因應於瞬息
呼吸之間而後法出焉始之不可爲名究之何莫非
是猶之醫然明於五色五氣五聲而理盡察於五穀
五藥而技盡何必索祕方於葛氏問理膺於淳于哉
故善鬪者弗談善學者弗多善用者弗露馬服君之
子口過其父而卒以敗死票騎却孫吳於漢武至今
稱之岳鵬舉亦曰兵何常願用之何如耳遂居趙宋

第一韓淮陰之背水吳唐卿之疊陣皆古遺事而當時莫有識者善哉來廣陵之言兵也披圖覽籍輒曰此亦豈異人意夫以爲不異人意則有意在事先者矣事有盡而意無盡事有方而意無方無盡故靈無方故變乃能因應於瞬息呼吸之間而法山焉左氏兵法衣鐵者咸言之得其意者幾人余願今之談兵者弗矜眩以爲富弗恣誕以爲雄弗師心以爲特達則有是編在順用之可逆用之亦可實用之可虛用之益又可語曰賈多端則貪工多技則窮誠達此旨詎特今時淺夫不敢攘臂曹孟德有知亦必舉手謂余曰亟爲我焚去新書勿令慚於左氏也嘻遂爲序而梓之

天啓元年菊有黃華之月友弟陶崇道誤

左略目錄

潛勝

設覆

麾登

先犯

張敵

攻右

衝陳

宵加

左略目

餌取

乘竭

竊恐

假襲

懼老

示弱

實信

伐救

文教

兇入	嫁怒	偽通	遠備	託警	交畫	議計	六舉	附勉	左略目	併克	審間	逆敵	謀息	權固	易敗	要擊	衆憐	疾略
									二									

私誘	啓射	虛嚇	崇卒	藉伏	縋陞	及勞	用少	詐糴	左略目	慶禽	翦異	踵滅	防灌	亟罷	詭獲	周迫	截戰	憤逐
									三									

墮埃

肱奪

更進

左略

四

左略

周左丘明著

明曾 益輯

潛勝

軍其前以正合潛其後以奇勝也

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

衛姬姓康叔後在今朝歌燕南燕姓黃帝後今東郡鄭姬姓桓公後今焚陽左例云師少曰人又

左略

一

云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也有鐘鼓曰伐祭足祭封大仲足洩駕洩伯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周制大國三軍曼伯權伯于元公子元不虞不料度制鄭邑即莊公所謂嚴邑今城皋敵未陳曰敗軍其前臨其前軍其後步其後潛使同覺二公子即曼伯于元制人即北制之人潛軍也此言鄭兩分其軍以三軍臨燕之前使知畏前而以制人潛步其後使不虞後二公子乘其不虞而驟出以勝也之

設覆

誘以進之覆以敗之用詭也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

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收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束戎師前後擊之盡殪

北戎氏之別種蓋離處中國者潛師掠境日侵鄭伯莊公名密生稱伯從封爵也徒步卒車兵車軼突也公子突即厲公嘗試也伏兵曰覆祝聃鄭大夫三處受敵曰束殪死也車難卒轉懼為步兵所侵勇皆易進可使當敵無剛易退可使誘敵速去誘之也三覆三處伏待誘之以待其侵使伏可乘輕輕謀貪貪得無親不親附輕故行伍不整貪故勝不相讓無親故敗不相救先在前見獲務進見不相讓見貪遇覆速奔見不整見輕後在後不救無繼總無親意逞謂快志

左略

以一伏擊其前戎奔聃與二伏逐之戎陷于內故曰束前後擊以聯攻其中而前後夾擊之

麾登

假君以召衆因利而制權也

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

公魯隱公名息姑姬姓周公後在今曲阜齊姜姓太公後今營丘齊侯僖公名無祿許姜姓太嶽後今許昌傳附也三師附于許之城下穎考叔叔谷封人蝥弧鄭莊公旗名子都公孫閱十一年與考叔爭車于都怒顛墜而死瑕叔盈鄭大夫周偏麾招也造其國都曰入一弗地曰入

軍心所屬在君而旗以為號令者考叔取君之旗率先鄭卒以登許城意欲假君令召衆子都射之故墜而死瑕叔盈已會其意復取其旗以登而偏招鄭師且僞呼曰鄭君登矣以鼓其氣鄭師見君之旗以為信然踴躍而畢登也

先犯

亂易犯先之衝其虛也

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鬪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

左略

主

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緡葛命二拒曰旂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

王周桓王名林姬姓武王後都豐鎬平王東遷洛陽始稱東周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聲罪致討曰伐號公林父號仲王卿士蔡姬姓叔度後今上蔡周公黑肩周桓公陳嬀姓舜後胡公始封今宛丘拒方陳名枝支持率聚集成也高渠彌鄭卿戰于緡二十五乘為偏五人為伍緡葛鄭地皆陳曰戰旂旂也通帛為之即大將之麾師離亂故無鬪心無鬪心犯之必奔三國惟陳無

關心宜先犯之王卒王中軍卒顧願見陳奔亂自
亂王卒亂蔡衛不能自支固將先王卒而奔三國
既奔聚攻王卒可獲全勝先偏以車當先後伍以
伍次車伍承彌縫以伍補車空處此蓋魚麗陳法
二拒左右拒惰動而鼓命左右拒視中軍惰動各
鳴鼓以進合以攻左右中合攻之也

張敵

強示之弱
以驕敵也

楚武王侵隨使遽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
少師董成闕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
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
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

左略

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修請羸師以張之

楚芊姓熊釋始封在今江陵武王名顧隨姬姓今
義陽遠章楚大夫成六年楚師還及瑕瑕楚地少
師隨大夫董正也闕伯比楚大夫木自嚙聚至武
都爲漢協協力間離間張大羸弱也 一東流爲

漢故曰漢東
吾我皆楚言吾楚之不得逞志於漢東諸國實我
楚使之然我張五句正使然之故被甲兵以武臨
總之我張故敵懼而黨固爲難圖圖之莫若使隨
張自離其黨黨離則勢孤而無援此楚之利隨張
之以少師素侈而我復以羸弱之師示則其心愈
張大而忽楚忽楚
則不我懼易圖也

攻右

攻右旁
擊也

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
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
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

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

淮水出南陽平氏縣漢淮之間漢之東淮之西季
梁隨大夫

請告於楚下服於楚弗許待楚弗許戰與楚戰我
隨自謂寇謂楚怒我以楚弗許而隨怠急寇使楚
不直其君之弗許而自怠必速戰以前示以羸上
左以左爲尚故君必在左而楚之精兵亦皆在左
無與王遇勿與精兵接也攻右以右無良無良易
與故必敗偏敗則楚衆自攜此季良之善策也

衝陳

左略

衝陳旋背
捲其師也

五

楚使闕廉帥師及巴師圍鄧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鄧
三逐巴師不克闕廉衝陳其師于巴師之中以戰而

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鄧人宵潰

闕廉闕射師楚大夫師出與謀曰及巴在今江州
環其城鄧曰圖鄧今馮水北有鄧聚鄧屬邑鄧今
南陽二甥鄧大夫衡橫宵夜也民逃其上曰潰
逐逐鄧不克不勝闕廉見巴不勝遂分巴師爲二
而橫陳楚師于巴師中以與鄧戰北爲北鄧人不
知楚師在內而爲北途逐之廉以橫陳之師背巴
師而夾攻大敗鄧師背言以巴師當前楚師爲北
而復還與鄧接似與巴師相背而夾攻之矣

宵加

選銳而宵加
焉敵心消也

楚屈瑕將盟貳軫郢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代
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郢人軍其郊必不誠且自虞
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
于郢郢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郢師四邑
必離遂敗郢師于蒲騷卒盟而還

屈瑕楚大夫貳軫二國名郢在今雲社蒲騷今竟
陵郢地絞今新城州淳于後今華容蓼阜陶後今
湖陽莫敖楚官名再宿曰次

言郢人軍于蒲騷尚在近郊不出其國必不設備
四邑即上四國次師于郢以禦四邑使不得來宵
加以精銳夜加于郢郢有虞心虞四邑至而不虞

左略

六

楚師至且意楚師之至為四邑至故以宵加使不
辨楚恃其城以軍不出郊無鬬志以有所恃虞四
邑不虞楚也我既敗郢四邑聞之必驚而離散不
復來至瑕從其計卒敗郢師與貳軫為盟而還

餌取

欲取姑與
餌之也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
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
人爭出驅楚役徒于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
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

扞衛樵薪也城下之盟諸侯所深恥
伐絞以黨郢故小國小輕易動寡謀少籌畫請無

扞采樵者以誘絞之出獲獲楚之采樵者絞人不
知其計群出而驅楚采樵之役徒於山中使為已
采坐猶守北門以軍于南門出必北門也守北門
使不知有覆覆諸山中預為之伏也

乘竭

乘氣之竭
擊其情也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
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
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
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
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

左略

七

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公魯莊公名同曹劌魯人乘乘車長勺魯地師大
崩曰敗績轍車跡軾車前橫木靡披靡
將鼓將鼓而進軍將馳將馳軍以追奔問其故問
其不鼓及視轍登軾之故劌言戰爭之道以氣為
主一鼓正勇氣發作之時再則玩而勇氣衰三則
怠而勇氣竭彼既三鼓氣竭矣我軍久不得進驟
而鼓之勇氣必倍此所以克齊難測恐其詐奔轍
亂非詐奔旗靡見怖遽之甚

竊恐

竊出而故恐之
使人不得慮也

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
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臯比而先犯

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宋子姓微子後今睢陽郡魯地公子偃魯大夫平

門魯城南門卑比虎皮也乘丘魯地一隱九年

夏城即此乘丘古乘氏國今濟陽

假襲

貪賂忘備
自啓也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

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乃使

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丙子朔晉滅虢師還館于

左略

虞遂襲虞滅之

荀息荀叔屈北屈今河東出駁馬馬四曰乘垂棘

亦地名璧美王虞姬姓秦伯後在今下陽號姬姓

今上陽晉姬姓唐叔後今絳公獻公名僖諸府庫

藏毀其宗廟社稷曰滅館舍也輕行而掩之曰襲

一殲殲于虞今虞城即虞故國又云晉所滅爲

懼老

老而罷
廢軍也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

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

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山於東

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其資糧

屏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

轅濤塗陳大夫申侯鄭卿東夷謂鄭苦徐海東海

齊侯桓公名小白屏草棲虎牢鄭邑一七萃之

士生搏虎而獻天子命爲押而畜之故曰虎牢一

曰虞牢即制

濤塗爲陳謀而以申侯爲鄭大夫故云師出陳鄭

左略

示弱

縱而弗躡敵
虞我弱也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號射爲右以敗狄于采桑

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

聚狄號射日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

桑之役也復期月

里克晉中大夫采桑地名今屈縣東南秋山

戎期周年

無恥言不以走爲恥故可逐懼之使知畏無速聚

狄恐怨深則協力來報必至以晉不追而先示之

實信

杖信民
用歸也

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晉侯文公名重耳僖十四年周賜晉陽樊溫原四邑謀間也三十里爲一舍一原在今沁水西麓二年王與鄭蘇忿生之田溫原在焉原爲周新賜晉邑不服圍之三日糧裹三日糧去撤圍而去待待其降信爲國寶言國之所重在民而民之所恃在信我命三日降原少待是得一原而失信何以庇民所亡滋多以得原較得原所得少而失信所失多也退一舍以全信原降亦以其

左略

信而
來降

伐救

伐其所親攻
其所必救也

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

公孫固宋莊公孫大司馬固狐偃子犯晉卿始得新昏言曹衛爲楚所親伐曹衛則齊宋免此亦擊彼釋此之善術也

文教

齊以武令以
文衛器也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宜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微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襄王周王名鄭以出居鄭文公逆入之微定也執秩主爵秩者楚于使申侯戍穀及諸侯國宋懼公得首使申侯去穀于王去宋始入始入國未知義則苟生未安其居易至於離

左略

十一

散定王以示事君之義利民安其居懷生知生之可樂二句足義未知信未明於信之用伐原退師以示之信易資以貨物易資財不求豐不詐以求豐多明定其辭不二價三句足信未知禮未生其共上之心大蒐示以明貴賤順少長之禮立執秩以正其爵使知共上此句足禮民聽不惑承上三者知禮知信知義言如是則聽上之命而不疑或用用以國霸如下云出穀釋宋文教言文公能教民而用之教卽教之以義信禮

兇入

兇入觀
其懼也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與人之謀曰科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

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丙午入曹

曹姬姓據鐸後在今定陶與衆也稱舍於墓謂將掘塚兇恐懼聲

門焉以師門曹多死晉多死尸諸城上磔晉屍於城上患患其搖動衆聽與人謀順衆心也稱舍言將退於曹人墓所還則舍於墓所矣兇懼兇兇然恐所得爲曹所得棺而出不敢殯屍城上而飲之以出於城外蓋懼其發塚故加禮於晉晉因其兇也而攻之入曹

嫁怒

駕彼釋此怒以撓之也

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

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

左略

十二

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

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

乎

門尹般宋大夫先軫原軫藉借也秦麻姓造父後在今雍

告急以楚圍宋舍令弗救絕言弗救必絕告楚爲宋解不許不許解我欲戰欲救宋與楚戰齊秦未

可未肯助軫言欲齊秦助其若使宋舍晉賂齊秦假齊秦爲宋告解我執曹君分曹衛之田賜宋以

激怒楚楚愛曹衛惡宋必不許齊秦告解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不許告得無助晉與楚戰乎

僞遁

前向後却奇與正相生也

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

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

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

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樂枝使與曳柴而僞遁楚師馳

之原軫卻縳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

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

莘北卽城濮衛地胥臣曰季子玉令尹得臣子西闢宜申子上闢勃狐毛狐突子偃兄師大旗原軫

先軫公族晉公族之軍一成二年師從齊師于莘齊地莊九年荆敗蔡于莘蔡地桓十六年衛宜

公使急使齊使盜待諸莘衛地在今陽平下軍之佐佐下軍子玉以宗人之兵六百自衛

左略

十三

故自誇其強言今日必盡滅晉虎皮蒙馬使楚馬見之而懼陳蔡屬楚右師故二國奔而右潰二旆

退僞示之卻曳柴起塵僞爲衆遁楚師見旆退塵起以爲晉師走故馳之橫擊衛而擊夾攻協力

以助楚兩面受敵故左亦潰而敗績

遠備

晉師以襲無遠弗備也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

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

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

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恃心且行千里其

誰不知

杞子秦大夫倍三十年秦使杞子戍鄭管籥也秦

穆公名任好寒叔秦大夫

因戍鄭故使掌其管籥潛令勿外揚勞師遠襲非

所聞未聞有能遠者下二句足上師勞力盡見

師不可勞遠主備之見遠不可襲無乃不可不可

得鄭師知以下明師不能潛蓋師出自無不知秦

師尚知所為鄭國焉得不知知則師勞而無所得

必生倖心行千里自秦至鄭末言遠涉傳播其誰

不知師之所為而况

鄭總見師不能潛

託警

託警告備

識權宜也

秦將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

左略

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

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

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

束載厲兵秣馬矣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滅滑

而還

夕一日雖謙而實所以促之束載厲兵秣馬為之

備視知有備不敢襲鄭滅滑而自還也

交畫

校之以計索其

情彼此得也

秦伯伐晉師于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

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

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

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

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

可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襄糧

左略

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

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

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

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愁也明日請相

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

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

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

秦伯庶公名罃河曲在今蒲坂南史駢趙盾屬大

夫深溝高壘固軍軍屯士會晉士為孫

位禁在河曲之南
待之因不能久待秦自遁秦伯以士會晉人故問
之若何而戰若何而可得戰龍以君婿弱年少不
在軍事不知兵惡駢見不和可得一戰掩以輕
者肆之從會計掩上軍而穿追之見駢在上軍上
軍不動而穿自追之故反而怒秦糧包裏糧食坐
甲以被甲不得復臥固敵固軍以待敵何俟何用
待之疾駢之駢有待待共遁我不知蘇將獨出亦
不足駢德云知有戰而已何待也宜子以穿獨出
且不習軍恐為秦獲令皆出以助交綏不能堅戰
兩退也目動心不寧言肆語失常故知其懼而將
遁遁者心怯故迫之可敗當軍門而呼亦疾駢意
未收謂交綏時所傷薄人於險薄於河也總見趙
穿之慙而駢與會策敵為兩得

議討

討一趙百不能
而示之能也

左略

十六

楚大饑庸人帥群蠻叛楚麋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
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為賈曰
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麋與百濮謂我
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
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
庸舊屬楚在今上庸南方曰蠻叛背也麋今錫穴
百濮濮上諸夷選阪高皆楚邑為賈伯麋孫叔敖
父一魚復古庸國
北門不啓為之備謀徙阪高避之不可不可徙我
能往寇亦能往言阪高之險不足恃不如伐庸徙
都不如出師不伐庸而伐庸以叛我者易致討而
聚攻者勿可犯伐我以我饑不能師而我師若出
非不能師也故懼而歸且百濮無也聚呈散而居

見難則各走保其邑自謀之不服而暇謀人為故
師出而卒罷也

六舉

六善舉立
於不敗也

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
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
用師觀弊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
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早叛而伐之服而舍
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
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讎政有經矣荆尸而
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為教
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薦前茅慮無中
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
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
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
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
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
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
而昧者何必楚

左略

十七

和而不豐曰平桓子中行桓子荀林父累勞也
武子士會以文十三年還晉累罪也宜十年楚入
陳討夏殺舒荊楚地尸陳也楚武王荆尸授師以
伐隨蓋陳名也步曰卒車曰乘為放孫叔放宰令
尹物猶類也慮無如今持絳及白為旂見騎果絳
見步舉白備慮有無也

民焉用言民不堪勞動動兵未後未為後時善善
其言觀彙而動乘其可伐而動兵如下云弱與昧
德刑政事典禮六者不易無彙可乘不可敵不為
是征六者易乃可動兵下明楚六者不易速以事
晉卑肉袒牽羊以逆伐謂入鄭舍許平舍是德伐
是刑六句互發入陳入鄭見數用兵君無怨讎無
謗怨於其君蓋國屢興師民必罷而謗其上今兩
無之是取有常刑尸以舉猶云其陳兵也四民不
害而車徒解睦見不相犯故云事不奸為教賢宰
令典即下數事楚陳以韓為主軍行在軍之右扶
陳以為戰備在左追求草席以為宿備前則列茅
為旌斥侯踰伏持槍以慮有無中制權以量敵使

左略

十八

選勁以為殿百官象物而無妄動軍政不戒而自
無不備能用典言故能擇之而東能運之內姓即
親戚外姓即故舊選選有才不失德德必舉不失
勞勞必賞老有加惠崇有年旅有施舍以柔遠君
于小人以勢分言即貴與賤惟物有服章故貴有
常尊而賤有等威此皆自然之禮故云不逆德立
三句結六者不易見可見時之可知難知勢之難
進進兵退退軍此行軍之善政弱不自振昧昏而
亂兼而有之攻而取之此用武之善經五句結觀
衆而動于謂桓于整頓軍旅經略武事言始辦此
猶有弱而昧言楚之外有可攻者何必楚楚六者
不易不可與爭

拊勉

拊而勉之視
辛吾嬰兒也

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

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于蕭

楚子莊王名旅蕭米附庸國今沛郡巫臣楚申縣
尹拊撫勉慰之績綿也一蕭城周十四里南臨

汗水此以溫言煦之故說以忘寒而軍氣倍作遂傳于

蕭也

併克

併力以克有
死之祭也

師陳于鞏郛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

鄭丘綏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

馳之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

左略

十九

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股

豈敢言病子忍之綏曰自始合遇險余必下推車子

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

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

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

左弁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侯敗績

鞏齊地齊侯頃公名無野卻克駒伯蕭盡介甲也
張侯即解張朱血色赤黑為殷殷鎮擐貫即就也

枹鼓槌
師陳于鞏兩相持齊侯輕視克弗敢云翦滅此而
朝食馬不介而馳易之也克將中軍雖傷而擊鼓

不息病謂矢傷始合自始合戰貫手及肘中兩矢

不以御折其矢以御御故左輪朱殷言血汚且多
不言病謂已更甚忍之請勿言病遇險處必下以
推車言已力殫子豈識特未之知然子病較已為
傷張侯恐因病稍解復奮戰日軍之耳目視將旗
鼓為進退謂克當勉此車一人持之可以勝敵謂
已當勉若何以病兼已與克言敗君事敗軍國之
大事援甲執兵泛言戰固即死也戰期于死病未
及死言克與已未至死吾子勉之期共勉也左即
張以前為御且左輪朱殷并轡總轡右謂克援抱
而鼓鳴不息馬聞鼓鳴不息且并轡而馳故逸不
能止晉師從之齊師
力不能禦卒大崩也

審問

應勝後會
間可乘也

甲午晦楚晨壓晉師而陳軍史患之樂書曰楚師輕

左各

二十一

左畧一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曾益撰益字子謙山陰人其書專摘左傳所言
兵事凡五十六篇每條標以名目陳禹謨左氏兵
畧尙援引他書疏通證解此但摘錄傳文益無可
采矣

原缺

金湯借箸十三卷

〔明〕周鑑輯著 李長科校訂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吳壽格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殘本金湯

十二籌八卷》提要

自序

周子臺公為誰○曰東○兵○前○盧○中○人也○昌○為○而○著○書○窮○楚○邪○曰○
也○頃○奴○寇○赤○江○所○至○殘○破○煙○殺○以○億○萬○計○臺○公○英○雄○賜○楚○善○薩○
心○慈○故○作○此○書○思○為○蒼○生○樹○保○障○耳○臺○公○有○保○障○之○任○乎○曰○無○
有○無○其○任○而○作○兵○者○何○歟○曰○任○保○障○不○之○善○臺○公○反○代○之○罪○邑○
則○否○野○則○獲○庸○何○傷○其○首○後○備○有○說○乎○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怡○堂○為○樂○府○大○自○娛○今○之○弊○樂○在○玩○故○以○豫○備○之○也○昌○為○而○
次○清○野○乎○曰○借○寇○兵○而○授○以○首○馬○費○盜○糧○而○稽○其○室○焉○智○者○不○
為○也○今○之○弊○樂○在○愚○故○清○野○次○金○彼○豹○閭○甘○入○鼠○穴○九○法○封○
門○登○障○下○注○者○累○也○今○之○弊○樂○在○怯○故○險○要○又○次○之○坐○擁○干○
金○湯○借○箸○序○
萬○成○思○貽○不○知○者○何○人○莫○能○指○一○錢○募○敢○士○一○旦○有○急○誰○為○介○
牙○捍○衝○者○頸○繫○朱○絲○而○身○伏○白○鎖○矣○今○之○弊○樂○在○孤○故○選○鍊○又○
次○之○將○不○有○兵○以○卒○與○敵○其○法○五○不○當○一○乃○上○以○剋○滅○為○心○下○
以○苦○竄○為○應○今○之○弊○樂○在○懼○故○制○器○又○次○之○木○先○腐○而○後○蟲○生○
之○已○先○瑕○而○後○敵○入○之○今○之○弊○樂○在○疎○故○設○防○又○次○之○攻○守○相○
反○其○道○相○師○因○敵○轉○化○弄○九○解○之○今○之○弊○樂○在○鈍○故○拒○禦○又○次○
之○學○醫○貴○人○學○將○貴○兵○青○山○陳○水○盡○本○分○明○今○之○弊○樂○在○隱○故○
方○畧○又○次○之○今○不○從○禁○不○止○譬○如○驢○子○不○可○用○兵○今○之○弊○樂○在○
縱○故○禁○約○號○今○又○次○之○善○用○兵○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又○曰○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此○兵○之○要○術○也○今○之○弊○樂○在○廢○

法○故○營○陣○車○攻○又○次○之○奸○如○操○制○于○瑜○泉○如○制○于○世○忠○如○
完○顏○亮○制○于○允○文○蓋○合○鞍○馬○伏○舟○楫○與○吳○越○爭○衡○木○非○火○羊○之○
所○長○也○擒○奴○賊○寇○正○在○今○日○然○戰○具○不○修○襟○帶○何○益○今○之○弊○與○
在○不○能○思○患○而○預○防○故○水○戰○又○次○之○兵○法○曰○守○城○之○道○無○恃○其○
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或○未○來○攻○
而○我○守○或○不○挑○戰○而○我○擊○或○多○方○以○誤○其○將○或○屢○出○以○疲○其○師○
或○求○關○而○不○與○戰○或○欲○去○而○不○能○歸○若○此○者○皆○古○人○所○以○坐○而○
役○使○敵○國○之○道○也○今○之○弊○在○致○于○人○而○不○能○致○人○故○以○制○勝○
終○為○操○此○以○挫○犁○庭○掃○穴○正○中○國○長○尊○之○體○復○匹○夫○必○報○之○仇○
抗○顏○開○耳○且○徒○為○嬰○城○授○兵○計○我○抑○聞○之○危○人○雖○不○治○危○尸○祝○

全書備考

序

五

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何○須○臺○公○惜○第○為○口○舌○否○不○胃○唯○是○臺○公○
將○進○而○借○宰○相○之○箸○為○之○第○漢○天○命○格○君○心○鎮○撫○百○姓○鞭○撻○四○
夷○之○道○借○將○臣○之○箸○為○之○第○五○事○六○符○五○權○九○變○四○機○五○五○六○
敗○三○勝○之○第○借○大○家○軍○之○箸○為○之○第○嘗○伯○嘗○任○準○人○紹○承○虎○賁○
之○選○借○大○司○徒○之○箸○為○之○第○保○息○慈○如○慈○老○振○窮○恤○貧○寬○疾○安○
富○之○致○借○大○宗○伯○之○箸○為○之○第○吉○山○賓○軍○嘉○與○夫○一○氣○二○體○三○
新○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之○序○借○大○司○馬○之○箸○為○之○第○
強○幹○弱○枝○神○武○不○殺○之○策○借○大○司○寇○之○箸○為○之○第○用○輕○用○中○用○
重○之○典○借○大○司○空○之○箸○為○之○第○治○水○興○屯○建○阡○陌○濟○漚○澍○五○
穀○實○邊○康○而○限○戎○馬○之○大○猷○方○且○期○仰○助○

聖○天○子○幸○樂○至○治○再○見○黃○虞○美○頌○祖○之○足○嫌○乎○客○復○詠○口○臺○公○
之○第○天○下○真○無○遺○策○矣○其○自○為○第○何○如○曰○踈○甚○為○其○永○第○也○短○
褐○不○完○矣○滿○其○食○第○也○藜○藿○不○厭○矣○為○其○居○第○也○風○雨○不○蔽○矣○
為○其○妻○若○子○第○也○推○賢○讓○能○且○未○免○啼○餓○而○貌○寒○矣○嗟○乎○其○資○
裁○雖○然○臺○公○不○惜○意○也○惟○是○建○則○鷹○揚○慶○則○豹○伏○取○佛○前○楊○枝○
之○水○酒○其○雄○心○寄○西○土○蓮○花○之○胎○增○其○淨○業○臺○公○之○所○以○有○為○
第○者○如○是○如○是○

崇禎戊寅秋七月京口周鑑臺公父漫書於毘陵舟中

全書備考

序

六

金湯借箸總目

預備第一

時平宜備
衝要宜備

勿因敵遠而忽之宜備
城宜備

城有三宜

濠宜備

城壕宜備

內濠宜備

粟宜備

薪宜備

鹽宜備

精勇宜備

守城必用之人宜備

京邊銃臺宜備

清野第二

清五穀

清芻草

清硝磺鉛鐵

幾動宜備

間道宜備

勿因地險而恃之宜備

城有八忌

敵臺宜備

城門宜備

巷戰宜備

水宜備

窮宜備

賢才宜備

技藝宜備

守城必用之物宜備

清水泉

清竹木

清油蠟



11297

清屋宇

清地面

險要第三

據險可以為法
失險可以為戒

選練第四

選鋒

練射

練耳目

制器第五

火攻

弓

弩

刀

牌

重法

設防第六

防門

防垛

防竊民

清什物

設險可以為法

練銳

練方

練心

砲

矢

鎗

火

鎗甲

防牆

防奸細

防內應

防詐門	防暴來	防離叛	防佳時今節	防敵去而復來	防賊求和挾詐	防火變	防草場	防庫	拒樂第七	拒玉山	拒填濠	拒地道	拒矢石	拒火	拒水	方畧第八	安插鄉民	盤詰奸細	擺塘報
防繞冒	防潛襲	防風雨晦冥	防敵退而竄進	防敵攻東擊西	防隙地	防火藥	防糧	防七乘	拒礮道	拒雲梯 <small>附鐵車</small>	拒街車	拒炮	拒烟			安插難民	設墩臺	重偵探	

假便宜	編丁壯	早分糧	預演習	選鋒彈壓	奇兵更番	養人力	禁約第九	禁姦盜	禁樂戶	禁酒肆	禁浪遊	禁積薪	禁喧嘩	禁私開禁門	禁擅出號令	禁吹響器舉表竿	禁擅入信地	禁近城土阜	禁私開賊書
分信地	沐守具	量軍馬	避兵策應	屯兵外拒	備犒賞	禁歇家	禁茶坊	禁混堂	禁風火	禁夜行	禁虛發矢	禁妄動	禁擅離信地	禁近城房屋	禁私回賊話	禁批語			

號令第十

行軍號令

四方號令

守城號令

營陣第十一

陣

車

水戰第十二

大江要道

舟製

金湯備指

總目

水戰之器

兵夫列船式

中軍號令

旗幟燈火

對敵號令

營

舟戰

水戰之師

水戰附考

金湯備著卷一日錄

預備部 有引

時平宜備

董安于備晉陽

幾劬宜備

顏真卿備平原

衡要宜備

沈璞備盱眙 李抱真備澤潞 趙犇備陳州

間道宜備

總論 清流關間道 饒風嶺間道

金湯備著

卷一日

勿因敵遠而忽之宜備

勿因地險而恃之宜備

勿因陰平不備而滅

陳恃長江不備而滅 卜漏恃

輪固不備而滅

城所以衛民也城之堅脆民之生死係之孟子策滕不過

曰築斯城也宜備

城論 城基 城制 西域城制附 圖一 圖二

圖三

城有三宜

一宜高 計一條

王晏球議定州城不可攻

二宜堅 計二條

統萬城 周世宗

三宜厚 計一條

夫人城

城有八忌

源高子城可灌而沉一忌

智伯灌晉陽 曹操決漳水灌鄴 韋泓堰肥水灌

合肥 吳明徹導淝水灌壽陽 丁會壅汴水灌宿

卷一日

金湯備考

州 宋太祖壅汾水灌太原 高岳堰洧水灌潁州

山高子城可俯而瞰二忌

海州孤山 揚州平山堂

流泉不供可坐而困三忌

匈奴擁絕澗水 陳泰斷流水 高嶽移汾 西川

之水 北魏作地道洩虎牢并

城大人少可乘其疎四忌

睢陽六百人而陷

人衆糧少可待其濟五忌

司馬懿困襄平

蓄貨外積可因其資六忌

牟施固

軍旅軍弱可奪其氣七忌

諸葛亮萬人守陽平 蕭承之數百人守洛城 強

仲濟卒三四人忠孝軍百餘守洛城

豪強梗命可破其城八忌

總引

濠所以衛城也濠之廣狹城之存亡係之孟子策滕不過

曰鑿斯池也宜備

深 廣 暗穿 明用品格 暗用鐵杙 掘坑坎

卷一日

金湯備考

馬燧引晉決汾 孟宗政濬水限騎 余關三壘

敵臺宜備 敵者敵也以殺敵為義不能殺敵無為貴臺

矣

臺論 寶敵臺不如虛敵臺 寶臺處臺園 突門

城壕宜備 壕者躲也以躲身為義不能躲身無為貴壕

矣

壕論

城門宜備

總引 燈道柵門內欄牆

內壕宜備

總論 張巡城內作壕 內壕圖

巷戰宜備

總論 許達巷戰法 木鹿角 鐵釘板 巷戰車圖

粟宜備

總論 耿恭食筋草 臺城雜食人肉 睢陽括人為

食 鄴城一鼠值錢四千 奉天采燕薈根進御 楊

州兵自食其子 淮安父子夫婦老稚更相食 官督

私藏 積穀累式 分方法 清戶牌式 賑窮法

勸富本意 常平米 贓罰雜穀 社倉

水宜備

金湯借箸 卷一 目

小 李 允 則 濟 湖 穿 井 青 潤 城 楊 銳 浚 升

薪宜備

總引 臺城壕省為薪 淮安徽屋為薪

芻宜備

臺城割薦飼馬 鄴城淘塼飼馬失飼馬

鹽宜備

顧川寧腫

賢才宜備

曹真使郝昭守陳倉

精勇宜備

卧彪 練卒 捕盜將

技藝宜備

總引 錢工三

守城必用之人宜備

總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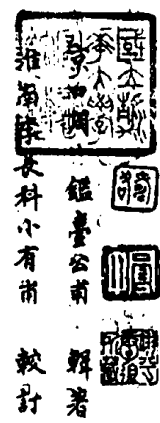
守城必用之物宜備

總引

京邊銃臺宜備

總引

金湯借箸 卷一 目



國史館藏
經史子集
卷一百一十五
吳縣吳壽格受卿甫 手鈔

預備部

君子曰備預不虞善之大者也○又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又曰有備無患○今外虜內寇○勢岌岌矣○枕戈待旦○豈非壯懷○倘尚居火自娛○怡堂為樂○坐待其及○則生為負國之臣○死謚主惡之鬼○禍蒼生○辱青史○豈不羞且痛哉○繼與同人

金湯借箸

憂深恤緯○敢避趙組○惜區區空言○尚不如見諸行事之深

時○平○宜○備

董安于備晉陽○智伯使人之趙○請茶車狼之地○趙襄子弗與○智伯怒○陰謀○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今吾安居而可○孟談曰○大董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鐸猶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之晉陽○召孟談○曰○吾成卿已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教蒿苦楚○唐之其高

至大○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用之○其堅則簡路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備守已具○三國之兵○東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

幾動宜備

周臺公曰○寓夫於○寓兵於○柱○深心而托之於無心○實○用而藏之以不用○既無勢○恐可避○又無文法可疑○引伸○觸類○人人可為處度可為而一切借口難為委之不為○可嘆也

金湯借箸

顏真卿備平原

顏真卿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牙孽○真卿度必叛○托○霖○雨○增○濤○隍○隍○丁○杜○儲○庫○康○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為○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俱○備

衛要宜備

周臺公曰○請問守土諸公○願為顏先生乎○願為河北二○十四郡乎○若願為顏先生則做其先事為防可也○沈璞備盱眙○初宋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元謨獻在滑臺○江淮無警○璞

以都常街要乃驍城○後○積○財○穀○儲○天○石○為○城○守○之○備○倭○
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向○守○寧○步○臺○城○走○惟○
璞○城○守○魏○人○肉○薄○登○城○分○番○相○代○陞○而○復○升○莫○有○退○者○殺○
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日○不○拔○會○魏○軍○疾○疫○魏○主○燒○
攻○其○退○走○

李抱真備澤潞

唐李抱真兼澤潞節度副使抱真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
走集賊征之○後○賊○重○人○困○無○以○贖○軍○乃○籍○戶○三○丁○擇○一○壯○
者○編○其○徭○租○給○弓○矢○令○閒○月○得○嘗○偶○習○射○歲○終○大○較○親○按○
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為○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既○

金華待著

卷一

三

不虞于官而府庫實故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軍冠云

趙瑄備陳州

唐黃巢在長安陳州刺史趙瑄謂將佐曰巢不取長安必
東走陳其衛也且巢素與忠武為仇不可不為之備○
與李成張勉等乃完城○整○中○兵○積○芻○粟○多○募○勇○士○使○子○
弟○分○得○之○策○下○蔡○州○果○移○兵○擊○陳○掘○堽○五○重○百○道○攻○之○陳○
人○大○恐○瑄○數○引○銳○兵○閉○門○擊○賊○破○之○攻○固○三○百○日○乃○解○去○
周○臺○公○曰○孫○城○被○困○至○三○百○日○而○不○能○破○者○預○備○之○力○
也○予○潤○為○東○南○門○戶○餉○道○咽○喉○蓋○一○都○會○也○豈○可○忘○細○
繆○與○昔○人○謂○京○口○酒○可○飲○兵○可○用○今○豈○異○昔○所○望○賢○公○

問道宜備

總論

祖父母投膠市恩千金酬士為東南萬里長城耳○
王元徽曰江南經畧云城一也有關係一方之利害者○
守今是也有關係數千里數百里之利害者○將帥是也○
須提重兵以鎮之合郡帥以援之其城無恙敵不越此○
而他攻是一城而底百城者也○守今是將帥是應作事○

金湯借箸

卷一

守者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
坦坦之路車鼓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
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攻其北大兵攻其東銳○
兵攻其西者曰奇道大山深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
金不撾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入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
於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
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
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
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也守○
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木偶人也所謂正○

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敗之、鍾會嘗攻劍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為之守備者素也。劉涇反、攻大梁、田豫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涇會、武關、峽、彭公孫述自江州、沂都江、徑拔武陽、遠出涇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不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兵以拒、李光顏而不備、愬有文城破張崇、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牁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緣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遂降

金湯皆著

卷一

五

劉禪曰、今汝守潼關、關之左有谷曰禁、而不之備、林言尚讓入之、夾攻關而關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尚數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況守一國、攻一國、而杜絕之、安危繫焉者、其可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耶。故曰、問道宜備也。善守者如環、其謂是歟。

清流關問道

南唐皇甫暉提兵十萬、控扼滁陽、以援壽州。宋太祖與暉遇于清流之關、大為暉所敗。是夜、暉整全師入楚滁陽、太祖兵取清流、暉再至、聞諸村人云、有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太祖乃微服往訪之、學究曰、皇甫威名冠東北、

太尉自諒與己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今兩軍勝負如何、曰、彼方勝而我敗、所以問計于君耳。學究曰、然使彼來日、整兵出戰、師絕歸路、不復有進類矣。太祖曰、當奈何。學究曰、我有一計、可以因敗為勝。今關背有徑路、人無行者、雖謂既敗之餘、無敢踵其後者、誠能繇山背小路、率兵潛西、謂既至城下、彼方解甲休息、不為備、新關而入、可以得志矣。太祖大喜、即下令誓師夜出、踏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為備、奪門而入、擒之、遂下滁州。

鏡風嶺問道

金湯皆著

卷一

六

吳玠與金人大戰、鏡風嶺、金人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人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會玠小校有得罪奔金者、道以祖溪間路出關、背衆高以關、鏡風嶺諸軍不支、遂潰。因敵遠而忽之、宜備。

弦特速不備而滅

春秋、江黃道柏、皆弦相也、而睦于齊、弦子特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曰、郵去我九百里、安能害我。楚卒滅弦。王元凱曰、遠莫遠于九百里矣。弦子何如。勿因地險而恃之、宜備。

蜀恃陰平不備而滅

姜維列營守險，鍾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又乏，欲引還。鄧艾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蹙山通道，山谷高深，至為難險。人糧運將溺于危殆，艾以糧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

陳恃長江不備而滅

隋命晉王廣出六合，秦王俊出襄陽，楊素出永安，韓擒虎出廬州，賀若弼出廣陵，帥師伐陳，舟艦被江，旌旗曜日，陳將樊毅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防備。」奏請再三，陳主

金湯借箸

卷一

上

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推敗，彼何為者？」孔範曰：「長江天塹，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耶？」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每患官軍，虜若渡江，定作太尉公矣。陳主以為然，故不為深備。秦俊縱酒賦詩，不輟。隋開皇九年正月朔，陳主會朝，大霧四塞，陳主昏睡，至哺時乃寤，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於是師自北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陳主惟晝夜啼哭，擒虎軍直入朱衣門，陳主曰：「吾自有計，乃從宮人十餘出，景陽殿，將自投于井，後閤舍人夏侯公韻以身蔽井，陳主

與爭久之乃得入，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呼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乘而上，陳遂滅。

王元徽曰：「山陰莫過陰平，水陰莫過長江矣。」漢劉禪陳叔寶何如。

卜漏恃輪固不備而滅

政和中，晏州夷酋卜漏反，漏據輪固，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晏石為城，外樹木柵，當道穿坑阱，仆巨柵，布羅答，史以守障，官軍不能進，時趙通為招討使，環按其旁，有崖壁峭絕，處賊時險，不設備，又山多生藤，乃遣壯丁捕藤數

金湯借箸

卷一

八

千頭，東麻作炬，傅以膏蠟，縛之孫背，於是身率正兵攻其前，旦夕戰，羈縻之，而陰遣奇兵從險絕處，負梯衝柵，引藤上，既及賊柵，出火燃炬，孫勢狂跳，賊廬舍皆茅竹，孫寬其上，輒發火，賊號呼奔撲，孫益驚，火益熾，官軍鼓噪破柵，通望見火，直前迫之，前後夾攻，賊赴火墮崖，死者無算，卜漏突圍走，追獲之，晏州平。

周臺公曰：「頃寇所至，殘破幾無完土，惟東南稍獲安寢者，徒賴此一衣帶水耳。然抗險者固恃險者亡，執事者不慮投鞭率諸天塹，每一念及憂心京京矣。」噫，城所以衛民也，城之堅脆，民之生死，係之。孟子策滕，不過曰

城江
論

城基

金湯脩纂

令根深土寔而本斯固焉。所謂根深者，聞土文許得石或
類石，或自然之堅土，皆可為負重之本。所謂土實者，取成
塊之土沉于水漬之，經晝夜不稍弛解，斯謂寔土。若其地
為鬆沙，為浮泥，必開壘令寔，方可定基。蓋沙泥不經水漬，
風雨日久，傾圮必矣。或云鬆沙浮泥之下，未必有本，然寔
土試觀掘井者，一層沙，一層泥，最下一層始為黃土，此必
然之理。故知開壘可盡焉。至于基墟廣厚，必較其上所載
者倍之，始妙。

周臺公曰、丁丑余從大中丞史公道林、追賊至太湖、招余飲、告以湖之新城、役將報竣、津津色喜、余愀然曰、惜、

城制

凡大城除垛城身必高四丈或三丈五尺至下亦三丈面闊必二丈五尺底闊六丈次城除垛城身高二丈五尺面闊二丈底闊五丈小城除垛城身高二丈而闊一丈五尺底闊四丈此其大較若再加寬闊益善勢不可再減但底底不加可面加底不加不可底不加面加面斷然傾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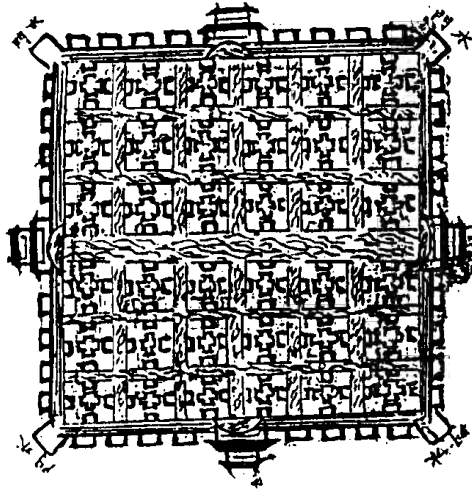
金湯齊著

凡城身第一石第二磚第三土若除堞外城身只高丈五者則不可守○城南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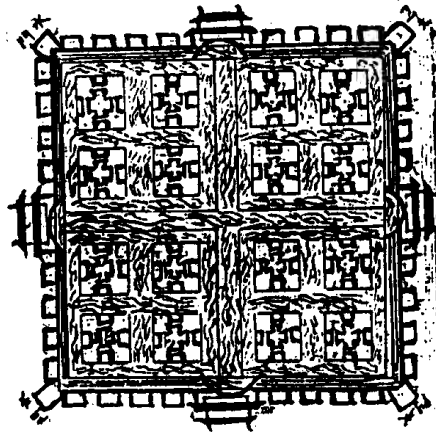
西威城制附

周臺公曰古之為軍也大陣包小陣小陣包小營一陣破則諸陣尚全一營破則諸營尚全為其曲盡分合變化之妙所以再無全軍覆沒之理西域造城即仿其意而為大城包小城之制焉或界而為四或界而為六或界而為九四復為四則有一十六城為六復為六則有三十六城為九復為九則八十一城焉深合古人營陣之法視中國數萬烟井止恃一牆一隙疎虞而全城屠

圖城六界城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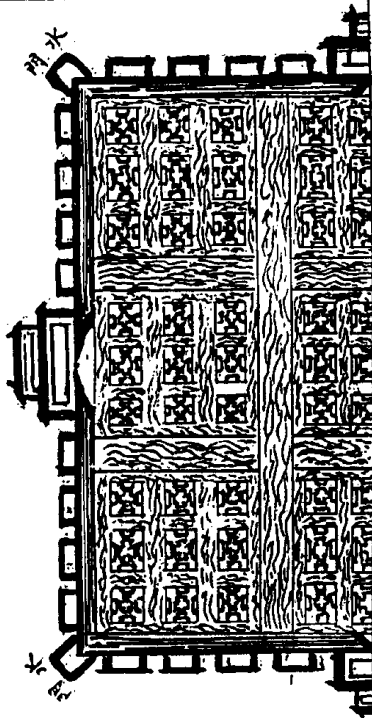


圖城四界城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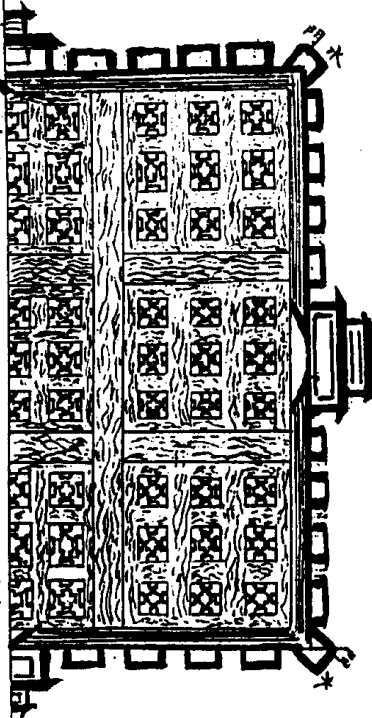


我者萬萬不同○是可師也○各存其式○

圖城九



界城一



城有三宜
一宜高

後五代唐明宗以義武節度使王都募父位惡之招王晏球
發兵會討定州唐主遣使者促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辭騎
巡城謂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使外兵登城亦非梯衝
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于賊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
俟之彼必內潰從之定州將馬讓果開門納官軍都舉族自
焚初晏球知州城高峻未易急攻求弘昭張虔度劉宣言大將
畏怯有詔促令攻城晏球不得已攻之殺傷將士三千人
李小有曰王都非智勇之將也高則難犯如此形勝所以

金湯衛著

卷一

主

為要也
二宜堅

夏王勃勃燕土築城以金鐵之若針入一寸許即
新燕土者于堅如鐵石金父老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
虎牢土為之堅密如鐵及蒙古攻汴受砲所擊唯凹而已

三宜厚

晉朱序鎮襄陽符玉園序序母韓氏謂西北角常先受敵
西北清便固新城襄人謂之夫人城
春秋晉侯使中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池

上曰城已惡莒子曰僻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校
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哉有勇夫重閉況國乎楚
子重伐莒圍梁丘梁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梁丘楚
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莒莒無備故也君子
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
其陋而不修城郭洩及之間楚克其三城無備也夫詩曰
雖有無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凡百君子莫不
代備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城有八忌

源高子城可灌而沉一忌

金湯衛著

卷一

西

趙襄子走晉陽三家國而灌之城不沒者三版沉寃產姓氏
無叛意

曹操攻鄴決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
梁韋嚴討合肥案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即此是
也乃堰泄水頃之堰成水道舟艦繼至因破之

陳吳明徹進逼壽陽漢水灌城中苦濕多腹疾手足皆
腫死者十六七

梁朱全忠遣丁會攻宿州刺史張筠堅守會乃于州東築堰
壅汴水以灌城筠乃降
宋太祖征太原命築長堤壅汾水灌其城其後師退北漢主

決城下水注之臺駘澤水落而城多摧圯契丹使者韓知瑞
獻在太原歎曰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不知其二若知
先浸後涸則并人無類矣

魏王恩政守潁川東魏高岳攻之膠洧水以灌城時有怪獸
每衝壞其壘然城被灌已久亦多崩壞墮成水大至城中懸
釜而炊糧力俱竭及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

海州城西南枕孤山敵至登山瞰城中虛寔立見故西南受
敵最劇魏勝築重城圓山在內寇至則先據之不能害
李度芝兼知揚州始平山堂瞰揚城敵至則摘望樓其上張

引弩以射城中庭之大築城包之募汴南流民二萬餘人以
資之號武銳軍
流泉不供可坐而困三忌以上人為災也

漢耿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引兵據之匈奴復來攻
恭遂于城下掘絕澗水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卒
馬糞汁而飲之

漢姜維攻雍州依嶺山築二城使南安李歆守之魏陳泰圍
鞠城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將士困窘令糧販雪以引日月

維歆不及安等孤絕遂降
北魏攻宋虎牢不能拔乃作地道以洩虎牢城中井井深四

十文山勢峻峭不可得防城中人馬渴乏被創者不復出血
遂破之
高歡攻玉壁城中無水汲于汾水使移治一夕而畢

西川氏聞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時人乏水取摩河池泥汁
灌而飲之
城大人少可乘其疎四忌

昨陽士卒孤傷之餘纔六百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城遂
陷張巡許遠俱不屈死
周臺公曰昨陽之陷固緣食絕亦緣人盡耳孫子云地生

稱稱生勝正謂量人數多寡以稱地形廣狹也今屹屹陪
京土著極少五方雜居之民一旦聞驚各思鳥獸散常若
不足登陴之數豈可不預為計耶

人衆糧少取捨其濟五忌
魏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賊保襄平司馬懿進軍圍之會霖
潦大水平地數尺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

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
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衆少
而食支一年文懿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圍一

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猶當為之是以不計死傷
與糧耗也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

周臺公曰予潤人悉潤事城堅而池深以上諸忌似可無虞然百姓半以難糶為生不惟無兼辰之積朝餐而夕飢不繼者往往皆是糧食之乏無過於此一旦有警不虞外攻先憂內濟矣則積助之法寔望賢父母加意也

金湯脩纂

蓄貨外積可因其資六焉

如○山○蓋○郭○藥○師○熟○知○其○地○故○導○金○兵○先○據○之○
幹○滴○不○軍○抵○都○城○西○北○據○牟○駝○岡○天○駟○監○獲○馬○二○載○匹○窮○豆○

軍旅單弱可奪其氣七忌

蜀諸葛亮軍于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衆來與延軍錯道徑至前常亮亮欲前赴延軍而相去遠將士皆失色亮意氣自若勅軍中卧旗息鼓不得妄出營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洒懿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

之使僱兵開城門。衆曰：賊衆我寡，奈何？輕敵之甚。衆又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為所虜。唯當見強以待之耳。衆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蒙古立砲攻洛洛城中。唯三峯清。辛三四十及忠孝軍百餘守禦而已。蒙古兵圍其三面，強伸括衣帛為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愍子軍為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為鏃，得蒙古兵一箭，截而為四，以筒吹發之。又劍還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仲奔走四應，所至必捷。蒙古益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

卷一

金湯借箸

六

李小有曰、諸葛亮萬人、箭承之數百人、強伸止清卒三四千、及忠孝軍百餘人、亮示弱、幸而退懿、承之示強、幸而退魏。至于蒙古、則攻圍至三月矣、而強伸竟以力戰破之、為功更難。則臺公所云、軍旅單弱、可奪其氣者、特為庸將言耳。

豪強性命可破其城八忌以上人事失也

周臺公曰、頃奴寇所至、殘破非盡、錄賊善女也。大率因高貴鄉紳、妄自尊大、藐視有司、而不行其令耳。諭以積穀不聽。諭以出丁不聽。高屋傅城、恐賊乘之而上。又不聽。焚拆困廩在外、恐賊因糧於我。又不聽。徙藏坐是、殘破封疆、房

幾百姓○並以家族殉之○情可嗟乎○雖然亦有司之過耳○國
容不入軍○使不佞膺專城之責○則彼強者○早已在經之
內矣○今四郊多壘○前車可鑒○即識此以當痛哭流涕之告
云○
深○所以○衛○城○也○濠○之○廣○狹○城○之○存○亡○係○之○孟子○策○勝○不○過○曰○鑿○
斯○池○也○宜○備○

濠深

深○則○不○易○填○矣○以○三○丈○為○度○濠○淺○者○許○城○內○外○居○民○修○蓋
房屋○托○坯○燒○碑○和○泥○能○于○城○濠○取○土○官○府○脩○理○公○衙○責○令○徒
夫○托○坯○減○日○帶○錄○作○工○小○民○犯○罪○輕○則○罰○拒○土○若○干○車○內

金湯備考

卷一

九

培○城○脚○免○其○管○杖○務○令○數○月○間○池○深○及○泉○雖○旱○不○乾○方○為○長
計○諺○云○池○深○一○丈○城○高○十○丈○池○深○及○泉○城○高○十○丈○是○池○深○食
助○城○高○也○

廣

廣○則○不○易○越○矣○口○以○闊○十○丈○底○以○闊○五○丈○為○度○作○池○之○寬
以○城○上○鳥○銃○之○彈○得○到○其○外○岸○為○率○太○遠○則○銃○力○不○及○敵○得
任○意○出○沒○矣○沿○池○兩○岸○宜○多○栽○盤○根○宿○草○以○耐○崩○塌○

暗穿

有○暗○穿○則○不○易○偷○渡○矣○池○底○每○十○步○鑿○一○圓○井○口○闊○一○丈○
深○一○丈○謂○之○重○淵○及○泉○為○度○復○外○引○河○水○內○引○城○中○霖○潦○之

水以助其深可也

周臺公曰○暗穿法甚妙○文當于中設置數道淺處○我則暗
為表識○以便遣兵渡水擊賊○賊若效我徑渡○必墮深淵矣○
明○用○品○椿○

壕○水○可○通○舟○楫○者○釘○品○字○椿○木○百○餘○根○於○水○中○高○出○水○面○尺
許○防○樓○船○衝○我○城○也○

暗用錢枋

周臺公曰○按後五代晉時交州亂○漢主龔遣其子弘操將
兵攻之○吳權引兵逆戰○先於海口多置大枋○其枋餘力銳其
首○冒之以鐵○連輕舟乘潮挑戰而偽遁○弘操逐之○須臾潮

金湯備考

卷一

三

落○艦○破○鐵○枋○不○得○反○大○敗○溺○死○徐○壽○輝○攻○九○江○李○勣○出○戰○
大○敗○賊○兵○勣○曰○賊○不○利○於○陸○必○以○舟○楫○戰○乃○令○以○長○木○數
千○冒○鐵○錐○于○枋○暗○置○沿○岸○水○中○賊○舟○數○千○艘○順○流○鼓○棹○而
至○遇○木○枋○不○得○動○勣○發○大○箭○射○之○焚○溺○無○算○其○此○觀○之○與
其○明○用○品○字○椿○枋○於○水○上○不○若○暗○用○鐵○枋○于○水○中○從○來○利○器
有○形○則○賊○易○防○無○形○則○賊○必○陷○故○也○

掘坑坎

山城無池○以地不可池也○須離城二丈許○掘為高下坑坎○或
空間安置石條○以拒臨衝○呂公車翻梯踏雲車○即有池之城
內外岸上亦宜如此布置○是謂重險

馬燧引晉洪汾

唐馬燧鎮太原。以晉陽王業所基。度都城東西平易受敵時。邊警數至。引晉陽水注城東。為池。寇至。計省守陴者萬人。又決汾水環城。多為池。沿植柳固堤。

孟宗政潯水限騎

宋孟宗政知襄陽。以金人迫濠而陳。易于馳騁。乃于西北濠外。潯水為濠。以限騎。

余闕三壘

元余闕守安慶。抵官十日而寇至。乃浚隄增障。隄外環以深壘。三重。南引江水注之。時群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

金湯借箸

卷一

三

擊。此為江淮一保障焉。

周臺公曰。丙子春。余從雷雨津先生。參軍皖城。奉大中丞王荊張公命。相與徒步。按行忠宣公三壘。雖半為豪右所侵。遺跡僅存。然至今尚能賴之。以為無恐。又至清水塘。尋其取節故處。不覺徘徊憑吊。泣下數行云。且恨古今人不

相及也。

敵臺宜備

敵者。敵也。以殺敵為義。不能殺敵。無為貴臺矣。

臺論

城牆正面。不便俯視。不敢眺望者。恐其矢彈止而對攻。易于被傷也。是以賊得竟逼城下。任意施為。如今之城。何必矢彈

對攻。雖鎗銃亦上刺有餘矣。全仗高臺兩邊顧視。使賊

不敢直上前衝。挖是人恃城以為衛。而城又借臺以為衛。矣。

故有城無臺。同於無城。有臺無制。同于無臺。全在制度。蓋

方能制賊。其法貴長出。不貴橫濶。左右牆之下。照品字形。開

成銃眼。以便放打。佛眼機。百子銃。等項火器。上留馬眼式。

口。以便照看。取准。銃眼之制。內狹外闊。以便左右取准。

上蓋无屋。使兵大得以安身。火器得蔽風雨也。各臺地步相

去不宜太近。太近則恐對放神器。自擊其城。更不宜太遠。太

遠則恐矢石無力。鉛箭火藥。須備百倍。兩敵臺交相射。則

兩敵臺之間。雖守壕無人。而賊亦不敢登矣。

卷一

三

金湯借箸

實敵臺不如虛敵臺

築實敵臺。不如築虛敵臺。其法用大石厚砌臨濠一面。而空

左右之中。中有二層。以木板為樓。用梯上下。每層多置空眼。

眼前制。以便窺覷。以便放馬銃火箭之類。賊不知銃箭出自敵

臺內也。凡賊攻城。但顧上擊。不虞旁攻。故凡精粗尖頭木礮

早船之類。皆防上而不防下。守城者每無如之何。任其挖

掘。以致失事。若有虛臺之制。從左右夾攻。城可保無虞矣。

周臺公曰。臨濠一面。獨不空。空者。恐賊對面得用神器攻

擊。防有疎虞也。故余不取郭青螺先生舊制。稍改正之。

寶臺圖



卷一

八十四

堞身不宜太高。高則擲石無力。堞口不宜太窄。窄則擊賊礙
 身。今堞身率高六尺。幾與肩齊。堞口率寬一尺。難容半臂。此
 所以誤今日。無堞制也。愚意欲於堞身之內。各以堅石砌
 成臺基一層。高闊各三尺。一則免堞身太薄。易于擊碎。鈎圻
 一則使守城軍民。便于施放器械。○堞碑形宜如劍脊。使賊
 不能駐足。

金湯借箸

卷一

149

金湯脩纂 卷一 三

今田舍翁多挾白錐，尚知堅其門閭，謹其閭鍵，況閭城數萬生衆，止係一門，是宜萬分慎重。至於各府，則不能知吾潤可丑之秋，西門為火所燬，謀易新者，木用栗則價重，而易之以杉鐵，用精則價重，而憚之以粗，如此簡畧，殊為可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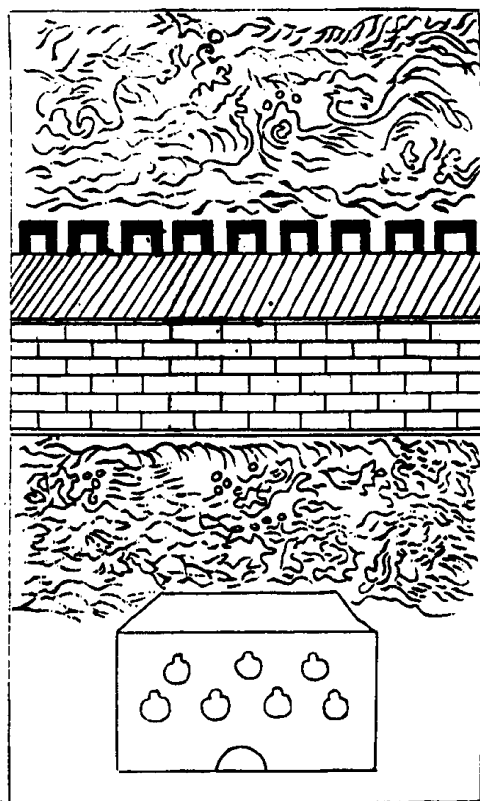
登道柵門內櫺牆

城內附牆多留磴道，半里一座，以便急時往來。今各處城內止有四門四路，甚為失計。每磴道須留一門，嚴司啓閉，一防賊人登城，一防守城人失偷安竊。下城上用內櫺牆，高與心齊，以防進城之賊，便於射打。

內壕宜備

總論

內環宜備
總論



拒之足見非予臆創而古人可師也

金湯借箸

卷一

三

昔尹子珩圖睢陽張巡所為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于城外築三重壕立水柵以守巡亦于其內作壕以

張巡城內作壕

周臺公曰藩籬單薄深為可虞賊一入城更無限城其敗道也戊寅夏予寓昆陵見有內壕一重因取古人思慮預防極其詳慎但承平日久狹狹壘填殊失作者之意耳予意欲於凡城之內皆設內壕一重其深廣制度大約與外壕相配內岸週遭作牛馬墻沐人守之賊即入城墻內之人與城上之人互相夾擊步步皆是賊之死地安能害我如此為備賊兵雖多攻城難成誠可談笑以待之矣

巷戰宜備

總論

周臺公曰數賊入門闔城鼎沸聽憑焚戮惟謀奔避者巷戰之法不謹故也若能按巷設伏步步陷賊入於死地雖開門揖盜不敢前矣但磨觀往牒殊少佳謀惟國朝許遠之法萬全無與為通融于民有便獲錄於左

許遠巷戰法

許遠今樂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派賊勢熾遠預築城濬隄貧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築牆高過屋簷仍開牆窗如圭儀可容一人家令一壯丁俟於窗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曰

金湯借箸

卷一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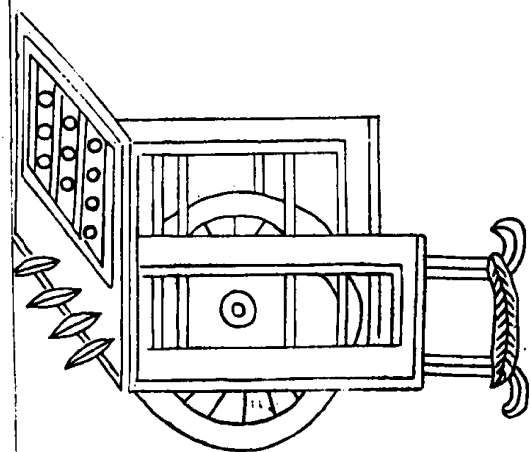
守吾號令視吾旗鼓違者從軍法又設伏巷中洞開成門木幾賊果至火無所施兵無所加旗舉伏發盡擒斬之

周臺公曰是法也予向嘗雨澤先生力道之縱不能一城盡然且於近城要路如法施行賊亦不能為害矣

又曰有堅城有內濬有巷戰藩籬三重可以全民可以制虜可以殺賊

又曰或云巷戰之法不傳久矣奚從而學之曰是不難或升屋擲瓦或潛伏兩旁門屋中橫鉤直截皆是也然須于巷口用力若容賊入巷則賊先升屋放火難擇標矣木廊角

式車戰巷



一松柏榆柳棠棠板枳等枝梢俱將枝頭削去迎稍向外堆
羅巷中高可丈餘厚可十步賊若進城馬自難前
鐵釘板
一用連三大板潤通兩階長可一丈釘長三寸四指一釘上
鋪蘆簾覆以薄土人馬踏者兩受其傷此亦助巷戰一法也

泉室備

總抄

周臺公曰守城賴民民賴食是以神農之教曰有石城
十日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況賊寇臨城
之日四方援兵集此避難百姓草此萬口待哺急於平日
一或不備不但外攻內變先起繼歷觀往牒見有兵精將
勇城高池深但坐無食自破者十居八九唐引前車之
於左以見食為民天乃守城第一要務也

耿恭食筋革

漢車師與匈奴共攻耿恭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鉉餐其筋

金湯借箸

卷一

革死之餘數十人

臺城雜食人肉

梁臺城被圍日久軍士或煮鉉食或捕雀而食之馬於省
殿間雜以人肉食者必病梁主常蔬食至是蔬食皆絕乃食
雞子

睢陽括人為食

唐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士日賦米一勺斷木皮索紙
而食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乃出愛
妾殺以食士許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繼以男
子老弱城破所餘纔四百人

鄴城一鼠值錢四千

唐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自冬涉春、安慶緒食盡、一鼠值錢四千

奉天采燕菁根進御

唐奉天攻圍經月、資糧俱盡、時供御纔有糯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縱人於城外、采燕菁根而進之

揚州兵自食其子

元阿朮攻揚、久而無功、乃築長圍困之、城中食盡、死者枕藉滿道、兵有自食其子者、時李璣

淮安父子夫婦老租更相食

金湯借箸

卷一

三

元褚不華扞禦淮安、賊掘塹圍之、易餉路絕、元帥吳德秀運米萬斛入河、為賊所抄、攻圍日急、城中餓者什道、上人即取而食之、草木蠹蝕、魚蛙為燕及靴、皮韃韃革、廟敗弓之筋皆盡、而後父子夫婦老租更相食、城陷

官督私藏

周臺公曰、以上數條觀之、無食之害、至于如此、凡有守土之責者、宜於平居無事之日、預先概將闔城居民失公失慎、按卷令方細行查核、其擁資厚而占田多者、為上戶、僅能自食者、為中戶、特作而食、朝不及夕者、為下戶、中戶僅令計口若干、約積百日之糧、平時不許浪費一粒、以待有

金湯借箸

卷一

三

自食下戶俾令計口若干、方造冊送官、以憑臨時賑恤、除賑家孤獨、矜寡、疾、得坐食公廩外、其有勞力方剛、足任驅使者、每人米二升、錢十文、薪資受公值任公役、不願者聽則上無虛靡之費、下無濫乏之憂、矣、至於上戶、原自不同、有上者、有上中者、有上下者、妄意室中、難以為據、田產多寡、可以辨之、不拘在城在鄉、無分紳弁士庶、逐一查明、視力派捐、如家在萬金以上者、即派捐米千石、以次下之、百石而止、令各照數積完、各在本家收貯、報官親詣查驗、給一足數、又一一定在城內查驗、明白、其米仍係各家私物、官不得取用、半粒謂之公、督私藏一遇有警、

城門關閉、許照未闕、城時米價稍增、十分之一、以償耗、各體本方下戶、報買其有越方強、輕及有力之家、買充、下戶、報買希為奸利者、即許報戶、扭粟、輕則決杖、重則梟懸、官或因兵糧不足、有時取用、必照十一加增之價、如數先給、銀兩不許賒欠、合文如此、則於民無損、而於地方有益、雖似無米而炊、權宜之術、實則減富於民、制用之經也、但須賢明有司、能以此意家喻戶曉、又酌其土俗人情、商同巨室、鄉耆、議妥舉事、行之有法、如一家之人、自為生計、始善、若張皇食報、致生疑畏、更或借此行其不肖、人必不肯樂從、使良法美意、反成擾害、旋歸寢閣、地方何所賴哉、

李小有曰城守莫要於精糧○精糧莫使於自積○蓋輸之於官○雖顯粒亦有難色○貯之於家○雖崇壘而不樂從○勿論有事之時○可飽父母妻子○幸而無事○出其所藏○亦可本利兼收○此真先事預圖○有益無損者也○宜定為條例○坐以數日○限以時日○嚴以稽查○

積穀票式 中戶積穀票式亦同此○官督私藏○四字換自積自食四字以別耳

官督私藏			
在縣冊四千有數	驗契實價銀	兩	○方○
見住房產	驗契實價銀	兩	○戶
別置房產	驗契實價銀	兩	○題
生理資本	估銀	兩	○甲
以上共計銀	西		○條
照銀應積數	石		○
本縣限	石		○
查已完	石		○
未完	石		○

周臺公曰○此粟極得法○按冊查○則四不得欺○隱○驗契查○銀○則銀不得欺○隱○照銀數之多寡○為積數之多寡○則確有○憑據○無絲規○避視○委任看小○聽憑食報○得以上下其手○滋為奸弊○者萬萬不俾矣○
以上所派米若千石限十日○百石限一日○裁於各家需所○即中戶自食者○亦須各家用箱盛貯○屆期候本縣照票驗糧○如有積不照數○遲不如限○用不稟官者○查出照所欠之數○罰入家倉備賑○仍勒限催補完數○

分方法

周臺公曰○小民比屋而居○貧富貴賤○雖各不同○總以四至○衡巷分為一方○本方之中○推尊而服眾者一人○為方司擇公而有力量者二人○為方保○有心勤力壯者○上善承值官府下善採訪民情者二人○為方甲○能舉五百勛手閭四力弓者六人○為方卒○此八人者○各有代耕之禱○願充者聽司保得以役屬之○本方奸細之有無○丁壯之多寡○身家之貧富○責令司保等人○從公確報○如小○心奉法○則有優賞○若清查人戶之時○或受賄賈兒○或乘機報復○或借端索詐○一有此等情弊○即許被害之人○指名呈首○審定○定以軍法從事○當時稟首示眾○若如今日○更老則用龍鍾老疾之人○保甲則用貧窮尪羸之輩○欲清奸而奸不清○欲核戶而戶不核○且

此○方○豪○連○彼○坊○牙○錯○紛○難○為○清○理○毋○惑○乎○法○累○行○而○報○
阻○也○若○如○子○逐○段○分○方○之○法○行○之○則○其○方○之○中○不○過○數○十○
家○每○家○之○中○不○過○數○人○出○入○閭○里○朝○夕○相○見○即○其○人○之○面○
貌○姓○字○尚○可○一○見○而○決○至○於○孰○良○孰○奸○孰○貧○孰○富○自○不○可○
得○而○掩○矣○一○值○兵○荒○之○日○即○以○本○方○之○富○而○賑○其○本○方○之○
貧○則○數○少○易○給○不○以○難○繼○為○憂○因○以○本○方○之○貧○而○依○於○本○
方○之○富○則○計○功○受○值○不○以○胃○食○為○愧○即○有○罷○瘡○殘○疾○老○弱○
婦○女○安○坐○白○食○數○亦○無○幾○需○者○亦○可○作○功○德○想○不○必○屑○屑○
計○之○矣○
李○小○有○曰○臺○公○分○方○之○法○其○利○有○三○清○查○人○戶○之○時○奸○豪○
不○得○隱○胃○一○也○賑○濟○之○時○本○方○自○濟○本○方○更○無○一○人○得○以○
攪○越○權○塞○權○呼○給○李○二○也○有○警○之○時○害○者○捐○財○貧○者○效○力○
彼○此○相○資○不○為○浪○擲○且○貧○民○得○生○內○變○不○起○三○也○
王○元○徽○曰○昔○熙○寧○就○村○賑○濟○張○詠○照○保○羅○米○徐○賓○孫○通○鎮○
分○散○米○文○公○分○都○支○給○皆○用○此○法○臺○公○與○之○時○合○所○謂○智○
謀○之○士○所○見○皆○同○也○

金湯借箸

卷一

三十五

清戶牌式

清 戶 牌					
方下戶趙甲	係本縣籍	○	○	○	內注生理
見住房屋	開張物業	驗原契銀	兩		
別方房屋	所欠如有無則注無後做此				
在縣耕田	畝係物業	驗原契銀	兩		
父	人妻	氏兄	人弟	人	
妻	氏子	人左隣	人右隣	人	
已冠丁男共	口義男共				
老弱婦共	口僱工共				

金湯借箸

卷一

三十四

右牌籍縣籍者何所以辨流寓也
生理 辦游民也
職役 辦貴賤也
田產 辦貧富也
銀數 防欺隱也
六親 防介特也
隣舍 嚴保結也
丁男 便差役也
口數 計康給也
李小有曰臺公此法極穩妥細密自此以後興徭作賦設

備追胥○不知省却多少氣力○絕却幾多弊端○吾願實心為
民者○微而行之○遇兵遇荒○無往不濟○

賑窮法○
周臺公曰○兵荒有警○每開倉賑發○此自是良有司事○而
賑之無法○則奸胥作孽○百姓不能沾其實惠○若聽人羅買
則豪右仍充作窮戶○羅歸私倉○貧民不得蒙其實惠○此從
來積弊也○宜擇各坊寬嚴寺觀僧家施粥例○先令本坊
窮戶預報花名○造成一冊○約計人數○若干○每日應米若干○
煮為脫粟○聽其就食○男女有班○都需有界○越坊覓食者○誅
男女混雜者○誅○庶幾粒粒皆果○貧民之腹○官府又無浪費

金湯借箸

卷一

三五

之○樓○其○稍○能○自○存○者○又○恥○未○隨○東○就○食○於○之○聽○民○羅○買○滋
獎○萬○端○大○相○繼○總○夫○貧○民○得○食○則○反○側○潛○銷○而○富○家○豪○族
皆可藉手安枕矣○
勸富本意○

周臺公曰○兵荒交警○貧富百姓○自宜有無相通○然而不肯
捐助分文者○無非欲全享其富厚也○不知飢寒百姓○死○止
切○身○甘○心○應○賊○導○為○剽○掠○則○洞○房○清○宮○非○已○所○有○賊○得○焚
之○朱○提○白○銀○非○已○所○有○賊○得○焚○之○粉○白○黛○綠○嬌○妻○美○妾○非
已○所○有○賊○得○淫○之○牽○衣○執○袂○桂○子○蘭○孫○非○已○所○有○賊○得○戰
之○肢○體○髮○膚○併○非○已○有○刀○俎○惟○賊○截○解○惟○賊○祖○宗○丘○墓○併

非己有○發掘惟賊○剖戮惟賊○皆錄不能散財之故○耳○石州
張卿宦家○與盧鳳諸郎聯各卿宦家○可流萬古○年悔禍
之鬼矣○予所以苦口勸輸者○正為富貴之家○保全性命計
也○豈區區損有餘補不足已哉○坐是費錢幾陷虎口○言之
傷矣○
常平米○

昔蘇文忠公自謂在浙中二年○親行荒政○只○用○出○糶○常○平○米
一○事○更○不○施○行○餘○策○若○欲○賑○濟○饑○貧○不○惟○所○費○浩○大○有○出○無
收○而○此○聲○一○布○饑○民○雲○集○盜○賊○疫○疾○客○主○俱○做○惟○將○常○平○解
斗○出○糶○官○司○簡○便○不○勞○給○納○煩○費○但○將○數○石○斛○斗○在市○自

金湯借箸

卷一

三六

然○廢○下○物○價○境○內○百○姓○人○人○受○賜○此○前○賢○以○試○之○法○信○不○我
庶○故○曰○常○平○法○斷○當○復○也○其○法○專○主○賑○而○糶○本○常○存○蓋○不
費○之○惠○其○惠○易○漏○弗○損○之○益○其○益○無○方○誠○救○荒○之○良○策○矣
賊罰糶穀○

何良俊曰○友齊叢說云○今之糶○按有第一義政○所急當舉行
者○要○將○各○項○下○糶○銀○督○令○各○府○縣○盡○數○糶○其○有○罪○犯○官
徒○流○以○下○許○其○以○穀○贖○罪○大○率○上○縣○每○年○要○糶○一○萬○下○縣○五
千○兩○直○隸○巡撫○下○有○縣○凡○一○百○則○足○每○年○有○穀○七○十○餘○萬○積
至○三○年○即○有○二○百○餘○萬○矣○若○遇○一○縣○有○水○旱○之○災○則○聽○於○無
災○縣○分○通○融○借○貸○俟○來○年○豐○熟○補○還○則○東○西○百○姓○可○免○流○止

而朝廷於財賦之地永無南顧之憂矣○善政之大無過於此○

宋乾道四年民艱食○奏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貸賑○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以償○款額其息之半○大饑盡蠲之○凡十四年○以米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故雖遇歉○民不缺乏○詔下○社倉法於諸路○

今有司積穀之法○亦社倉遺制○然所積祇紙上空言○半為有司○乳○沒○半充○上官○無○礙○錢○糧○之○用○一○遇○荒○歉○輒○仰○屋○竊○歎○不如○留○穀○於○民間○之○為○愈○矣○噫○

周臺公曰○積穀而不知與也○終非本計○別有屯蓄一編○

金湯借箸

卷一

三十七

水宜備

李允則濟湖穿井

宋李允則遷知滄州○濟湖○浮陽湖○葦營壘官舍間穿井○未幾契丹來攻○老幼皆介保○而水不○

青澗城

宋神世衛建官城故寬州○以當寇衝○然處險無象○謀不可守○築地百五十尺○始至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世衛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其肩而出之○凡一番○饋○餉○百○錢○工復致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朝廷因署為青澗城焉○

楊銳浚井

國朝楊銳守備安慶○聞甯濂變作○於城中治兵食○多浚井○

總引

城上燒賊○必須稻草乳柴○先洞沐價與衆戶領買千苞○未○置空閑倉廩○以需急用○

臺城壞省為薪

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為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而不備薪○至是壞尚書省為薪○

淮安撤屋為薪

金湯借箸

卷一

三十八

元諸不華國淮安○男餉皆盡○撤屋為薪○人多露處坊陌生荆棘力盡城陷○

周臺公曰積薪不如積炭

積炭不如積薪○以炭可免延燒○

窮宜備

臺城剝落餉馬

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為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而不備窮○至是撤薦剝以餉馬○

鄴城洩牆錢馬矢餉馬

唐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自冬涉春○城中窮盡洩牆錢○

及馬矢以飼馬
鹽宜備
圓急之勇收泊之以飼馬

穎川學

魏高澄攻穎川時城中無糧學腹反者十八九

賢才宜備

曹真使部昭守陳倉

魏曹真以亮德於祁山後以公從陳倉乃使部昭守陳倉亮果出散關圍陳倉起雲梯以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梯梯上人皆燒死亮用衝車昭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上九項整欲直進城昭於內築重

金湯借箸

卷一

三九

瑞亮又為地穴欲躍出於城裏昭人於城內穿井橫截之晝夜相攻二十餘日亮糧盡引去

周臺公曰此備賢才之效也向非昭則陳倉破矣但部昭常有恐曹真不常有耳

精勇宜備

外彪

北魏李崇深沉有將畧在壽春十年嘗養壯士數千人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卧彪

練卒

唐高崇文屯長武練卒五千常如寇至

捕盜將

唐山東道節度使徐商以封疆險濶素多盜賊選精兵數百人別置營訓練號捕盜將及湖南逐帥詔商討之商遣捕盜將二百人平之

技藝宜備

總引

主將延問軍中或民間奇謀勇力機捷新銳精技辯口之士如鷄鳴狗盜之類無不加禮以備訪用

錢工三

史思明圍太原李光弼募軍中有小技皆取之人盡其用得

金湯借箸

卷一

四十

安邊錢工三善穿地道賊宴城下今倡優居臺上仰而侮焉

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賊城斬之自是賊行皆祀地賊為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為地道以迎之近城掘陷

賊圍守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而使錢工三潛穿地道為溝周賊營中積之以木至期光弼勒軍城上遣裨

將將數千人以出如欲降者賊皆屠之而賊營忽陷又者求賊賊驚亂因鼓譟乘之俘斬萬計

守城必用之人宜備

總引

鐵匠弓匠箭匠弩匠火藥匠甲匠木匠石

匠 匠水匠 裁縫 鑽匠 皮匠 竹匠 油漆匠 紙
 匠 匠匠 匠匠 匠工 匠士 皆係必用之人 各宜於所處之
 守城必用之物宜備

總引

弩箭 弓矢 鎗斧 鈎槍 鎗 齊眉棍 神砲 烏銃

毒烟 火箭 石塊 水絮袋 醋水盆 水 水器
 用物未易枚舉此特其大概耳

京邊銃臺宜備

總引

夫守城之最得力者莫利於神砲今神砲已出而銃臺未築

金湯借箸

卷一

是有用之器置之無用之地也○當應覽海島見澤鏡澳澳所
 築銃臺制度極精大約造之域上於城頭雉堞之下做一
 窩○以便發銃城內仍加厚一層以防銃之伸縮真堅固之極
 活動之甚比之甯遠銃臺大不相同○今京師及邊關險隘之
 處宜做此式造之○經世學要
 外火器水器營器攻器皆宜預備者也○或附見本集○或
 成一卷蓋不贅入○

金湯借箸卷一終



11297

金湯借箸卷二目錄

清野都有引

清五穀

總論 李牧急入收保 陳俊絕賊食 趙犖捷糧入

城 寇非逐穀 劉子羽預徙梁洋之積 劉惟輔焚

熙河積粟 于樵運通州糧

清水泉

總引 秦人毒涇 長孫晟毒水 劉錡毒頭 毒藥

毒水方 又方 毒酒方 萬般毒

清蘭草

金湯借箸

卷二目

太宗勅燒雜秋草 劉仁恭焚草 劉錡毒草 夏元

足踏地 于樵

清竹木

總引

清硝磺鉛鐵

總引

清油蠟

總引

清屋宇

劉錡焚城外民居數千家 趙立撤廢屋 神師道詰



11297

李邦彥

清什物

總引

清地面

總引

金湯借箸

卷二

金湯借箸卷之二

京口周 鍾臺公甫 輯著

淮南李長科小有甫 校訂

同郡王孟中元徽甫 泰閣

吳縣吳壽格曼卿甫 手鈔

清野部

兵法曰軍無糧食則亡從來賊無輜重擄掠為資彼已先犯兵家大忌矣譬如嬰兒斷其乳哺立可餓殺若借兵費糧無具甚矣輯清野

清五穀

金湯借箸

卷二

總論

凡賊將至城外各鄉鎮大戶收米在家與夫羅雜待價者落里保一間警報催運入城任民開羅堆積止許城中觀責不許粒出城其搬運難者嚴督糧長羅買上倉賊見四野無糧豈能四五十里外搶別縣之飯食攻我縣之城池哉如不肯預期搬運致資盜糧者未入官為守城兵夫用予在皖時史中丞方司馬商清野事俱以愚民不從為憂予曰小民所以不從者皆上官失處置之宜也必先曲體其不得已之情而後行吾必不可貸之法野旦夕清矣何難之有公曰何故曰小民雖愚非不知貴盜之為害也然

而歷令不從者其弊有二○一○城○中○精○壯○無○所○蓋○鄉○民○生○於○鄉○長○於○鄉○城○內○界○無○立○錐○之○地○其○思○輸○而○暴○露○之○身○一○錄○和○敵○官○長○難○測○恐○不○免○於○假○名○陷○借○不○為○已○有○此○所○以○實○反○不○從○也○必○先○料○理○在○城○無○礙○官○地○獲○其○告○佃○以○為○倉○廩○或○官○地○不○足○時○勢○急○迫○則○將○本○城○借○東○道○東○結○成○什○伍○各○令○居○住○一○二○寺○觀○其○餘○庵○院○除○正○殿○奉○祀○神○佛○外○今○鄉○民○各○聚○聚○數○多○少○領○房○園○精○此○外○再○與○空○屋○二○間○一○居○其○男○一○居○其○婦○既○今○得○避○兵○火○又○今○得○便○與○守○官○與○憑○照○不○得○諸○人○爭○執○候○事○平○之○日○仍○還○本○主○如○有○不○肖○有○司○巧○借○備○賑○善○名○白○取○一○粒○者○定○行○奏○劾○親○與○指○誓○天○日○剖○心○示○

不相欺○民有不樂從者乎○此外如有一二頑梗悍不從令登時梟首以警其餘○先○體○民○情○後○盡○五○法○不○數○日○間○米○盡○入○城○矣○又○本○氏○所○積○之○米○多○少○官○不○得○問○難○官○不○得○問○仍○聽○與○民○貿易○以○道○有○無○蓋○鄉○民○得○以○米○易○錢○則○鄉○民○便○城○民○得○以○錢○易○米○則○城○民○便○且○以○在○城○之○米○而○糶○於○在○城○之○人○則○囊○漏○貼○中○之○說○也○公○稱○善○

方司馬復語予曰○君之策則善矣○然吾鄉有易清者○有難清者○如附郭坦道則易清者也○若天堂陳漢龍井關水吼嶺金鐘潭等處○去城既遠○羊腸馬道○不便出粟○為之奈何○予笑曰○吾既不使出○賊亦不便入○矣○如此等處○即應指授

方畧○保本處○百姓各據險要○立若固守○凡事但當因時制宜○若因一二不便○疑沮大事○豈大丈夫畧耶○

李牧急入收保○

李牧趙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為約曰○匈奴入盜○急入收保○匈奴終歲無所得○

陳俊絕賊食○

東漢光武擊諸部連破之○乘勝輕進○反為所敗○陳俊曰○賊無糧○重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光武遣俊將輕騎馳入賊前○視人堡壁堅完者○數今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

周臺公曰○光武以命世之雄○戰賊不足○陳俊以一將之智○破賊有餘○中其要害故也○

趙學徒糧入城○

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擊蔡州○陳州刺史趙犛○謂將佐曰○巢不取長安○必東走○陳不可不為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家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楷既下蔡州○果移兵攻陳○犛擊犛之新犛○犛獲犛○盡巢間之○怒營於城北○立宮室百司○為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糧○賊掠人為糧○生投於礮○礮併骨○月食之○置者盡○縱兵四掠○數十州咸被其毒○攻圍三百日○終以糧乏解去○

寇準奏報

澶淵之役寇準極令州縣堅壁鄉村入堡金幣自隨穀不從者隨在瘞藏

劉子羽預徒梁洋之積

宋劉子羽守蜀聞有金兵預徒梁洋之積至金人深入而饋餉不繼乃殺馬及兩河軍士以食疫癘大作乃引還子羽追襲其後金人墮澗死者不可勝計餘兵悉降故雖入三郡而得不償失也

劉惟輔焚熙河積粟

金人掠熙河劉惟輔擊敗之殺五千餘人已而復至惟輔顧

金湯情事

卷二

熙河尚有積粟恐金人因之以守急出焚之

一于謙運通州糧

土木之難虜衆勢長驅而南于謙曰通州倉欲守守之或不
能委以與虜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餼其自運仍
以贏米為之直通倉達空虜解去

清泉水泉

總引

凡賊將至城外水泉皆投毒藥

秦人毒涇

春秋晉師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

長孫晟毒水

隋遣頭大集兵將犯塞長孫晟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
諸藥毒水上流遣頭人高飲之多死大驚曰天雨惡水其止
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

劉銡毒頭

金兀朮攻順昌宋劉銡遣人毒頭上流戒軍士雖渴取毋得
飲於河飲者夷其族敵遠來晝夜不解甲飲水輒病

毒藥

如用毒藥欲緩不欲急欲暗不欲明前軍食而死後軍相戒
不食是急未有不明者也妙莫妙於慢趙王如意以十四

金湯情事

卷二

日或宋江諸人以五日或皆慢毒也今日得五月十四日之

毒相機中之奴之入吾穀也無算矣

毒水方

蘇花并共人參對配或加白芷草烏共研末注陰澗井泉
又方

雷公藤 巴豆 五月草 常山 為末用

毒酒方

川烏 草烏 五月草 天仙草 陀羅花子 每盞浸酒二盞

萬般毒

桃花砒 紅瑪瑙砒 五色鐵脚砒 黑狼毒 熟附子 熟天雄 熟川

黃利巴豆利蛇理草一五時毒此理下利茶保而陰乳為本入金絲斷

傷草利新鈎吻新爛骨草封喉草血月草已發滿姜粉

迷間羊花迷甘道迷常山迷半夏迷江子油迷巴霜迷鐵脚

蓮迷大小琴迷已戰迷竹黃迷墨記草迷蜈蚣迷他蛇迷毒蛇

蛇多斑毛

清男草

太宗勅燒雜秋草

唐薛延陀具珠可汗發兵二十萬擊突厥思摩不能禦遣使

告急太宗和尼摩燒雜秋草俟其將退奮擊破之

劉仁恭焚草

金湯備要

卷二

唐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習知契丹情偽每霜降新遣人焚塞

下野草契丹馬饑多死常以良馬賂仁恭買牧地

劉錡奏草

順昌之役劉錡遣人奏草敵馬食草者輒病

夏元昊諸地

契丹主訓騎兵十萬長驅入夏境元昊見契丹兵威乃上表

謝過請收叛黨以款契丹主敵像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又

遣師三十里以俟凡三退將及百里每退必儲其地契丹馬

無所食因許之和元昊遣廷以老之度其馬饑士疲因進兵

急攻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還

于謹

土木之難唐來繫長驅而南于謹曰虜所多者草諸厥宜聽

軍稱力取之不則盡焚之毋以飽虜馬

周臺公曰兵法有云奪其所恃則聽矣賊恃馬以為強馬

恃草以為命斷草則馬失其命賊失其強制之易矣

丘瓊山先生曰自古國都於其近郊必有牧馬之所其間

必積芻豆以為飼餵之具方無事時資以牧畜固為近便

然世道不能常泰而意外之變不可不先為之慮金人犯

宋京姦人導之也兵於其近郊之牟駝岡藉其芻豆飼其

馬以為久駐之計此往事之明鑒也則燕都去遼伊通已

金湯備要

卷二

已之變倉卒用言者許焚素芻豆何啻千萬當時見者莫

不悔惜然事已即休勿復有以為言者竊惟都城北鄭

瑞村二十四馬房其倉場所儲積者如京如城請於無事

時即其地築為一城以圍護其積聚及移附近倉場成積

其中就將騰驥等四衛官署軍營設於其中特敕武臣一

員於此守鎮仍司群牧四衛官軍不妨照舊輪班內直下

直四城也後是亦先事而備之一策也

清竹木

總引

竹木行貨多負郭若不移徙皆賊攻城之具須令各商將已

登岸者速運入城開賣其在水各排移百里外修僻小港中
將置以待賊運復業如運入官公用
清硝磺鉛鐵

總引

硝磺鉛鐵火器之用關係匪輕不可棄以資敵客販治坊多
在城外須先查銷行及治坊姓名遇有警報着該地方保甲
押催硝磺鉛鐵搬運入城聽從開賣違者治以與賊交通之
罪其貨沒官公用保甲不報一體問究如有公用照時價將
銀見買

清油蠟

金湯舊著

卷二

總引

油燭守城之要務不可缺乏須查城外一應油行販鋪仰保
甲於有警之日押民依期搬運菜油菜油桐油桐油白
蠟等項入城聽從開賣如有公用照時價見銀交易仍督官
挨查不依期搬入者連總甲枷號其油入官
清屋宇

劉錡焚城外民居數千家
宋劉錡守順昌城外有民居數千家錡悉焚之若今人便噤
指無此胸襟膽力矣
趙立撤廢屋

金捷懶圖楚州急起立命敵廢屋城下燃火池壯士持長矛
以待金人登城鉤取投火中金人還取士突入又搏殺之乃
稍引退

种師道詰李邦彥

金人南顧种師道入援既至帝命師道於政事堂共議師道
詰李邦彥曰聞城外居民悉為賊殺掠富產甚多亦為賊有
當時既聞賊來何不悉令城外居民搬去金人移其所蓄
入城中乃遠開門以遺賊資何也邦彥曰倉卒不暇及此師
道嘆曰亦太慌忙耳左右皆嘆

李小有曰胡子廷為予言光州之破非賊攻而破之也不

金湯舊著

卷二

九

通遼勒本地村民數十人予以酒食潛伏近城屋內暗行
挖掘城以此陷緣近城房屋半係鄉紳之業堅執不從焚
燬致使封疆失守生民塗炭無為髮指恨不得按三尺而
問之
王元徽曰賊遠則居民不服賊近則徹毀不及親練之道
惟得其宜可也
清什物

總引

以上數款不過舉其大者言之耳四關百姓一聞警報入
城避兵一切私財器具如木石銅鐵磚瓦瓦器糧糧穀物等

類○盡○徒○入○城○徒○不○速○者○焚○之○勿○留○一○件○徒○為○賊○資○且○借○為○攻○
城○具○也○
清○地○面○

總引

壕○外○里○皆○宜○曠○野○若○有○村○落○則○敵○得○據○而○與○我○守○據○有○臺○
塔○則○敵○得○登○而○瞰○我○虛○實○有○壘○有○溝○則○敵○可○隱○匿○有○大○樹○
竹○木○則○敵○可○資○為○攻○具○且○砍○樹○數○株○倒○倚○城○上○可○以○緣○登○又○
橫○担○池○中○可○以○涉○水○須○禁○絕○之○

金湯借箸

卷二

十

金湯借箸卷三目錄

險要部有引

據險

王平據險與勢 張仁愿築三受降城 郭元振置和

戎城白亭軍 种世衡城故寬州 劉子羽保四川

吳玠保和尚原 釣魚山

設險

明安軍 滄州 馬燧引晉決汾 孟珙障沮漳之水

孟宗政潞水 余闕三壘

失險

金湯借箸

卷三目錄

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險 諸葛瞻不守采石之險 慕容超不守大岷之險 梁武帝不守采石之險 宋不

守關之險 宋不守河之險 宋不守獨松關 周德

威不守渝關之險

險要部

京口周 鍾臺公甫 輯著
淮南李長科小有甫 鼓打
同郡王孟中元微甫 泰閣
吳縣吳壽格曼卿甫 手鈔

守者非特守於城也必按境內山川形勝何處可扼要今
重兵屯守何處可分據今偏師特角何處可伏兵挫其先
鋒何處可遁兵絕其糧道以戰為守則守固不可遷賊城
隅自投絕路是家令言兵事一曰得地形險要

金湯借箸
險要部

王平議據興勢

曹爽發卒十餘萬人自略口入漢中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
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活兵王平曰漢中去活無千里賊
若得關便為深禍今宜先遣劉軍據興勢平為後拒若賊
分向黃金平帥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間活軍亦至此計之上
也諸將皆疑惟據軍劉敏與半意同遂帥所領據興勢多張
旗幟彌亘百餘里爽兵拒興勢不得進關中及氏羌轉輸不
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更號泣道路活軍及費禕兵繼至太
傅懿與夏侯元書曰昔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君所知

也今興勢至險若進不獲戰退見追絕糧軍必死
將何以任其責元懼言於爽引軍還費禕追據三嶺以殺爽
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衆關中為之虛耗

張仁愿築三受降城

張仁愿為朔方總管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界北度有拂雲
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度而南時默啜悉
兵西擊突厥施仁愿請築三受降城以禦之於北河東三受降
城絕虜南寇之路唐休璟以為西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
腹中終為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六旬而三城就拂雲為
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聖相踞各

金湯借箸

卷三

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斗頭朝那
山北置烽燧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收牧鎮兵數
萬

郭元振置和戎城白亭軍

唐郭元振為涼州都督初州境輪廣繞四百里唐未必設城
下元振始於南陝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東要路遂
拓境千五百里是州無虜憂

神世衡城故寬州

神世衡為廊州從事夏或犯延安世衡以延安東北二百里
有故寬州請因廢臺而城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

可圖延安之勢北可圖延綏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

劉子羽保四川

張浚敗於富平退保興州人情大震官屬有建議徙治夔州者劉子羽以此之曰孺子可新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退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遑進都室司常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補前愆奈何復為此言乎浚然子羽言子羽即單騎至秦州召諸將時諸將將不知宜

金湯附錄

卷三

三

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眾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命吳玠聚兵抗險於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於岷州大潭據堡費世方等聚涇原聚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蜀金人知有備引去

吳玠保和尚原

張浚合五路兵與金戰於富平軍遂大潰五路皆陷巴蜀大震玠收散卒與弟瑋保散關東和尚原精銳雖兵列柵為瓦守玠五謂玠宜退也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以保蜀也金將烏魯折合來攻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數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

馬步戰遂大敗遁去

釣魚山

金帥罷招賢館揚州內氏兄弟璉璣有文武才請府上揭玠賓館之奉甚厚居數日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語以是書地為山川城池之形旬日請見屏人曰某兄弟磨明公禮遇有以少補非敢同衆人也為今日西蜀玠在從合州人外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對曰蜀地險之勢莫若釣魚山諸此若任得其人精眾以守之於十萬師遠矣玠大喜築十餘城皆因山為壘暮布星也列兵衆糧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蜀始可守

金湯附錄

卷三

設險可以為國

順安軍

宋太宗時以陳恕為河北東路招置營田使大興河北營田先是雄州東際於海多積水戎人患之不暇隸此路入寇順安軍至北平二百里地平廣無隔閡每歲胡騎多隸此而不議者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延福濠溝並樹五數所以資邊虞而限戎馬故連起往經營之

滄州

滄州北舊多設陷馬坑城下起樓為斥堠望十里先則曰南北既滿和矣安用此為命撤樓夷坑為諸軍蔬園浚井疏洫

列。陸。築。短。垣。縱。橫。其。中。抗。以。荆。棘。而。其。地。益。阻。隘。因。治。坊。巷。從。浮。圖。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障。地。悉。種。榆。久。之。榆。成。塞。下。顧。謂。依。依。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食。林。耶。

孟珙阻漳之水

宋孟珙鎮江陵。初至。登城周覽。嘆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為桑田者。今自成以東。古嶺先峰。直至三汭。無所限隔。敵一鳴鞭。即至城下。乃修復內隘。十一處。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遠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阻。其高下為背。舊池三。有

金湯

卷三

五

里。間。然。巨。浸。失。險。以。為。戒。

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險

漢韓信張耳以兵擊趙。李左車說成安君曰。漢將韓信乘勝而攻。國連關。其鋒不可當。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闢。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則為二子所擒矣。成安君不聽。信使間者視。知其不用。乃散引兵。遂下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

泚水上

諸葛瞻不守東馬之險

蜀諸葛瞻督諸軍拒郭。亮至。涪。停住。不進。黃。崇。勸。瞻。進。行。據。險。無。令。就。得。入。平。地。瞻。敵。像。未。納。崇。再。三。言。之。至。於。沔。陽。瞻。不。能。從。郭。父。遂。長。驅。而。前。敗。瞻。斬。之。成。都。不。守。

慕容超不守大岷之險

南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劉裕抗表伐之。超引群臣會。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岷。使。不。得。入。曠。日。延。時。阻。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衝。海。而。南。絕。其。糧。道。別。勅。段。暉。帥。兗。州。之。眾。緣。山。東。下。眼。背。擊。之。此。上。策。也。若。繼。

金湯

卷三

六

賊入岷。出城逆戰。非勝其矣。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不如縱使入岷。以精騎蹙之。杜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岷逆戰。而不勝。猶可退。而不宜繼。敵入岷。自貽窮。此皆成安不守井陘之險。終屈於韓信。瞻不悟。東馬之險。卒挫於郭。父。由以為天時不如地利。但守大岷。策之上也。超不聽。裕過大岷。兵不出。裕舉手指天。誓形於色。遂平廣固。送超詣建康斬之。而南燕滅。

梁主不守采石之險

侯景詐稱出獵。攻應陽太守莊。以城降。因說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內外震駭。宜乘此際。逆據建

康○可○兵○不○血○及○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為○備○遠○最○兵○千○人○
直○據○采○石○雖○有○精○甲○而○萬○石○深○海○矣○景○以○鐵○為○導○引○兵○臨○江○
梁○主○問○策○於○尚○書○羊○侃○侃○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今○即○陵○
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為○今○之○策○自○然○矣○解○
朱○异○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窺○其○謀○景○聞○之○喜○曰○吾○事○辦○矣○
乃○渡○江○建○康○大○駭○景○軍○東○勝○至○關○下○

宋不守關之險

粘○沒○喝○分○兵○趨○汴○京○平○陽○府○數○卒○導○金○兵○入○而○北○關○既○沒○喝○
策○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而○無○人○兵○進○也○澤○州○

呂○中○曰○取○燕○而○不○知○取○三○關○之○險○守○京○城○而○不○知○守○關○河○

金湯借箸

卷三

之險此房所以嘆無人也

宋不守河之險

金○餘○滿○不○陷○相○濟○二○州○時○梁○方○平○帥○禁○旅○屯○於○河○北○岸○金○將○
池○古○補○查○至○方○平○奔○濟○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
通○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
解○兵○方○能○步○兵○散○未○沒○也○旋○渡○旋○行○無○復○障○伍○金○人○嘆○曰○南○
河○可○捐○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我○遂○陷○滑○州○

宋不守獨松關

兀○朮○自○唐○德○過○獨○松○關○見○無○戍○者○謂○其○下○曰○南○朝○若○以○嚴○兵○
嚴○守○此○吾○豈○能○進○渡○我○遂○犯○臨○安○

周德威不守渝關之險

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備○海○有○
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遼○中○口○舊○置○
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四○祖○帝○供○軍○食○不○入○於○前○幽○州○歲○致○
繒○纈○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獲○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無○
閉○壁○不○戰○俟○兵○去○還○曉○勇○據○險○進○之○契○丹○常○失○利○走○上○兵○皆○
自○為○回○國○力○戰○有○功○則○賜○餉○如○賞○錄○足○契○丹○不○敢○輕○入○寇○及○
周○德○威○為○唐○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
每○勢○壯○於○時○平○之○隙○

金湯借箸

卷三

周○臺○公○曰○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判○勝○計○險○既○遠○近○者○上○

將○之○道○也○頃○叔○首○震○鄒○程○九○屏○祖○臺○與○乎○據○扼○江○為○守○萬○
里○長○城○在○此○言○矣○視○凡○泥○封○門○者○豈○啻○遠○庭○哉○

金湯借箸卷三終

金湯借箸卷四目錄

選練部有引

選鋒

捕盜將 突將 選兵隊

練銳

馬曉教騎 高崇文練卒

練射

李愬練射 种世衡 探射隊 武弁射 武士射

文士射 考射 近射法 覆射法

練方向

金湯借箸 卷四

總引

練耳身總全數

練日專視旌旗

總論

練心

總論

金湯借箸卷之四

京口周 鑑臺公甫 韓著

淮南李長科小有甫 較訂

同郡王孟中元徽甫 泰閱

吳縣吳壽格曼佛甫 手鈔

選練部

孫子曰○兵○無○選○鋒○曰○北○吳子曰○一軍之中○必有虎背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軍○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則○鋒○宜○選○矣○法○曰○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則○練○當○

金湯借箸 卷四

精○兵○輯○選○練○

選練部 古選鋒則勝者蓋今正取以城中者餘不入

捕盜將

唐山東道節度使徐商○以封疆險濶○素多盜賊○選精兵數百人○別置營訓練○號捕盜將○及湖南連帥○詔商討之○商遣捕盜將二百人平之○

突將

蠻寇將至西川○刺史楊慶復募曉勇之士○補以資糧○厚給糧○賜應募者雲集○慶復列兵械於庭○使之各試所能○兩兩角勝○察其勇怯而進退之○擇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慶合梯衝四

面攻成都慶復帥突將出戰殺傷蠻二千餘人會募焚其攻具三千餘物而還蜀人素怯其突將新為慶復所振拔且利於厚賞勇氣百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奮

選兵議

今日之所講求者選將而已竟未有言及選兵者夫已練之兵尚欲汰其弱而初選之卒反不取其精可乎然選兵之法未見灼然可行者今之選兵者或專取體健或專取武藝或專取力大或專取伶便此不可以為準何則體大而膽不充則緩急之際脂重不能疾趨反為目累此藝像不可恃也藝精而膽不充則臨事怕死手足倉卒至有翻跌失先象而

金湯備要

卷四

走此藝精不可恃也伶便而膽不充則未陣之先損已全之路臨事之際既欲先奔復以利害恐人為己避罪之地此伶便不可恃也力大而膽不充則臨時足賴眼花呼之不聞推之不動是力大不可恃也是以選兵者必以膽為主練膽之術在信賞必罰而罰尤重夫使將權可殺人也士卒之畏將甚於畏敵也進未必死退必不生則士卒之膽固有不習而壯者說在蘇老泉之練論也今有三人馬一人勇一人怯一人勇怯半有與之臨事淵谷者且告曰能跳而越馬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人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怯勇怯半者亦利必跳而越馬其怯者能未能也須

史顯見猛虎然迫則怯者不怯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然則人豈不勇哉我輩在以勢驅之耳嗟乎明於此喻者可以知練膽矣夫使大將登壇總數萬金以待而士卒亂行者止斬數人吾雖憤激能驅市人而戰之今將領手中無一錢而治軍罪止於背甲不有千金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然而練膽之說施之於少年則易施之中年者難郭都督成與曾一本戰而穢之也試問衝鋒陷陣者誰則皆左有練少年及其年不過二十上下而已蓋少年氣銳不知死活易於鼓舞是以用壯不如用少然則今之選兵以身形長大及以碩石試之者其不足以盡人亦明矣

金湯備要

卷四

李小有曰驅幹壘偉武藝精通力大伶便而兼有膽氣者上也必不可得則寧取膽耳

練銳

馬燧教騎

唐馬燧為河東節度使河東東百井之敗騎士單弱燧悉召牧馬廝役教之數月皆為精騎

高崇大練卒

唐高崇文屯長武練卒五千常如寇至

練射

李愬練射

李惟為魏文侯上郡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今之射的中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勝之

神世術

宋神世術在青湖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教之以銀為射的中者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輒重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後役輒重亦使之射中者得優要者有過失亦使之射中則釋之錄是人人皆能射夏戎不敢犯

課射議

弓矢軍中之長技也近奉功令習者固多而穿楊落鵰之能

金湯備考

卷四

四

寒家未見緣文武表即介冑之子高者虛慕數說早者亦劉襲帖括與諸文士逐隊以馳而反置弓矢於不問一旦有事安能得橫槊賦詩唐盾草檄者而用之此巧力之所以鮮也今合查文武官生使之盡奮於弧矢是亦建威銷患之長策也況天下降康四方多故騎射萬不容已舊為四條如左

武弁射

指揮千百戶等官每遇院臺入境出巡官評冊揭其應薦獎戒大都不盡在弓矢是以總文官之法總武弁也夫武弁之放浪不簡有玷廉守者自應懲戒而武技尤其本等其職業之修不修一較射而知之矣今議每月各武弁俱赴演武場

較射一次如遇院臺按部應報毋得內即以原次之和中者盡行開報放浪不簡者同或即有素行應戒者倘能射中多亦得免則諸弁知所重在於射必竭力習學而精孰和眾矣

武士射

武生主之以武學教授有官有士亦既濟濟一費矣文學生員有歲考科考季考月考不一而足而武生何獨不然今議亦如課文士法武學教官每月十日一次課其弓矢分別等第報縣報府府縣亦以季考文士法季一試之分別高下報之上臺上臺亦每年發檄一考分別等第以行賞罰有能挽

金湯備考

卷四

五

強命中百不虛發者不必擢用諸民間子弟有能射者另冊送考取入武學某縣若干名以備訓練其荒廢考居下等者亦行學黜退則諸生知所取在射亦必殫力習學而精射者必多矣

文士射

古有解射今天下儒學皆設有射圃其故可思也乃諸士子惟工筆悅竟不知弧矢為何物即射圃亦鞠為茂草矣無乃非立法初意乎今議每季府縣官亦以季考法親閱一次分別等第出案激賞其巧力俱全發軔破的者破格優禮而不習者薄待之每年終查各學習射多寡而教官官評亦即於

此分優劣如是而教官必率其士子以競力於射矣
考試射

生員歲考科考分別六等童生考放入學皆品評其文義而
諸生童亦皆以工拙自安者也乃每當府縣考試前從其請
取或告考者要緊不可勝數焉夫生童之欲得者名耳今議
於未取童生再廣收以考射之法有能射多中者府縣各於
原案外查行拔取另造一冊送道收考其文義稍通者一例
拔取入學以示鼓勵夫前之武生是專以弓射進者也此之
童生是以文義進者矣迨者也才既不同故入學各別若生
員之考優等不願射者無論矣其三等以下至六等除案後

金湯借箸 卷四

有自稱能射及所報屢能命中者提學再面試之果能於八
十步外中七八九矢者不妨破格拔等以示文武並重之意
如是而諸生亦無不人人自相率以競力於射矣
推而廣之民間宴會即以射箭賭酒飲勝於行今近食無
賴即以射箭賭錢飲勝於博有犯罪當罰者即以射箭
多寡減等犯罪當責者即以射箭中否減數即於尋常遊
戲間學得一救命之方有辜可以繫外患無事可以消內
憂盜賊不敢生心奸細聞之遠遁有利無害累不舉而行
近射法

凡用弓矢近中易遠中難近則力緩遠則力強所以英唐之
將必近發必奇中而中國反是謂宜今後習射不用張繡日
以三尺許長小棍置地四十步內射之射到天中棍射賊
必無虛發矣

撥射法

安人形化三箇顏色各與用聲齊響亮一人執一紅旗任其
所指無不中者蓋虜賊中有領眾頭目只射殺頭目一人眾
虜自然敗走矣此擒賊擒王之法也

周臺公曰軍中咸望莫重權標一將見擒三軍之膽盡寒
矣守城合戰俱宜如此

金湯借箸 卷四 練方術

總引

凡旗幟製八方則色雜而衆目難辨如以東南西北為名則
愚民一時迷失方向即難認矣惟左右前後屬人之一身凡
面所向謂之前則用紅旗即方為南行為火之色屬紅神
為朱雀卦為離凡面所背謂之後則用黑旗即方為北行為
水之色屬黑神為元武卦謂坎凡左為青神為青龍卦為震凡右
為白虎卦為兌凡脚下所立謂之中與則用黃旗即方為中
手所指謂之方則用白旗即方為西行為金之色屬白神
為白虎卦為兌凡脚下所立謂之中與則用黃旗即方為中

行爲土土之色屬黃神爲司庫卦爲太極凡人一身皆有左
執右手前面背後中央此人人可曉若舉黑旗則是中軍
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紅旗則是前營兵欲變動聽號令
施行若舉黑旗則是後營兵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青旗
則是左營兵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白旗則是右營兵欲
變動聽號令施行但舉某方旗俱要向某方看但舉黃旗四
面俱要向中看若見五方旗舉動各營四方各照本方向外
執立聽號令施行凡旗照向何方隨其所照向往往旗不定不
止旗不伏不坐善哉孫武子教宮嬪曰汝知而左右手必背
我而呼此教戰之指南也

卷四

金湯啓者

練目專視旌旗

總論

周臺公曰五兵之爲用多矣然古人行師第曰祭而聚
鼓者何也蓋以旌旗金鼓乃一軍之耳目尤爲吃緊耳若
金之不退鼓之不進麾之而不從移指之而不從死雖有
百萬何濟於用哉所以威將軍南塘分付軍士云你們耳
只聽金鼓如播鼓後進就是前面有水有大也要去如鳴
金鼓退就是前面有金山銀山也要依令退回你們的目
日間只看旗幟夜裡只看高懸燈燭如某色旌旗起點動

便是某營兵收拾聽候號頭行營出戰不許聽人口說
言談擅起擅動若旗幟不動就是主將口說要如何不
許依從就是大神來口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肯是違等
大家共作一箇眼共作一箇耳共作一箇心有何賊不可
殺何功不可立

總論

周臺公曰勝敗無異術也士卒之心畏敵甚於畏將即敗
士卒之心畏將甚於畏敵即勝欲其畏將亦無異術也千
金之賞賚之於先猛虎之威迫之於後雖市人可以不戰
而服

金湯啓者

卷四

九

矣古之善用兵者擇金如擇土殺人如殺草婦有至意只
如今日鍊西以爲賞罰貴以爲威欲其畏我侮敵以旗幟
心之術也難以企矣

李小有曰鍊之爲法多矣此外火攻和使屈伸使小提挈
敏急水救足使進退合宜往來迅疾又教之擒對令督暗
整肅趨避捷教之裝束使畏懼佩服器仗倫序又使出
入坐起尊卑大小不相踰越而示之禮衣食寢卧順時訓
息不傷寒暑而爲之制障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
而右之別而合之衆而分之分而不一而足也但最要緊
者都在於三官不縈而已故曰耳目口心志而外並不煩



金湯借箸卷五日錄

測器部有引

火攻

風侯 地利 器宜 火戒 礮鐵 製礮方 又

方 製礮方 又方 炭灰論 火藥方 朱平涵論

火藥 王鳴鶴火攻問答 王鳴鶴鎗子論 神砲

佛狼機 佛狼機式 架佛狼機式 威遠炮 威遠

砲式 鳥銃 製合鳥銃藥方 鳥銃全製圖 鳥銃

分形圖 銃架 銃頭 搬軌形 側立形 側立裏

面軌形 又鳥銃分形圖 附銃說 試銃 放銃

金湯借箸 卷五日

銃手 收銃 修銃 洗銃 教演 銃藥方 炸

銃 炸藥法 王鳴鶴竹將軍 竹將軍式 裝藥彈

形 竹將軍分形 火箭 火箭方 自然打成線眼

式 箭頭式 射虎藥方 一窩蜂 一窩蜂式 油

礮 飛空滑水神油礮式 撒沙散豆 灌泥 毒藥

毒龍噴火神箭 毒龍噴火神箭式 滿天噴箭

滿天噴箭式 衝鋒迫敵竹發填 衝鋒迫敵竹發填

式 毒火歌 附方 飛火槍 震地雷

吃

總引 砲製 砲架式 礮石用人車起打去形 砲



中 砲車式 砲石 砲石式 大砲 砲手 通砲

李之藻奏畧

弓

總引 大木弓 神臂弓 克敵弓

矢

總論 毒藥傳矢

弩

總引 連弩 計六種 大黃弩 伏連弩 馬上用弩 馬

黃弩 指射弩 弩以腰間為貴 破虜當兼用弩

鎗

金瓶借箭

卷五日

神機火鎗

刀

倭

叉

總引

牌

牌兵拒塵

鎧甲

紙鎧 甲鎧 綿甲 皮甲

重法

金瓶借箭

卷五日

三

制器部

費誓曰善戰乃甲冑數乃千無敵不中音也特備乃有矢
鉞乃戈矛矟乃鋒刃無敵不善今上以鉞為利下以苦
密為應豈非兵法所謂器誠不利以卒與敵者耶晁家令
曰兵不害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皆不可以及

金湯借箸

卷五

連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止矢同中不能入與止鏃同此
將不省兵之過也鐃制器

火攻

風候

火攻之法以風為勢風猛則火烈火熾則風生風火相傳斯
能取勝故為將者當知風候以月行之度準之月行於其
十三於七度張在又十星在又十四星則不出三日必有
大風數日方止仰觀星宿光搖不定亦不出三日必有大風
日終而止黑雲夜蔽斗口風雨交作雲自北方起者風大黑
雲飛塞天河大風數日實如諸形者名月蒙而青色數日必

風無雨者主風日沒黑雲相接來朝風作風來十里揚塵動
紫風來百里吹沙飄瓦風來千里力能走石風行萬里力能
拔木知風之時而善用之所為戰而萬勝矣
地利

火攻之法上順天時下應地利曠野平川遠擊者勝叢林隘
道夾擊者勝憑高擊下其勢順用重器猛火以壓之以下擊
上其勢逆用銳器列火以噴之彼此皆有火器卒然而遇不
及成陣其勢易亂用逆器先擊者勝彼此皆無利器欲利始
程先觀伏路其勢易疑用銳器四擊者勝城中擊外當攻其
堅城外擊內當攻其瑕水戰必先上風用器類於煙障蓬帆

金湯借箸

卷五

必以藥制使不沾染風煙此應戰之策也苟不辨地利而用
之不得其宜未有不捨器而走使資寇敵者也

器宜

火攻之法有戰器有埋器有攻器有守器有陸器有水器種
種不同用之合宜無有不勝其戰器利於輕捷則兵不疲力
而銳氣常充其攻器利於機巧則兵可奮勇而移動不常其
埋器利於埋擊易碎火烈而煙猛用大砂水銀子油如神
粉擊賊遠其守器利於遠擊齊飛大長而氣盡用箭如神
和飛火藥藏於砲中以發其陸器利於遠近長短相間分而
合上將得其人而隨機應變則無不勝者矣

火

一遇古先帝王陵寢賢聖祠宇都邑間巷輻輳之處用火攻之不但失崇道之體而仁民之心頓沒矣常戒

一賊據掠吾民必思奇策拔脫民命至石難處不可據用火攻不然足謂之用我火而焚我民也常戒

一內有驍智之將失身從賊歸正無機正當憐才請令降順推踐善類常戒

一萌甲方長蟻始蟻赤城焚燒傷生甚夥畏德莫甚常戒

一風候未定地勢未審反風縱火禍莫大焉必須先據地險次候風色察而行政毋得妄發常戒

金湯借箸

卷五

三

一藥品配今務貴精詳故不得多此不得少應多則多應少則少以意增減臨時候事常戒

一火攻之用全在相賊遠近早則置之空虛遲則禦之無及常戒

一製炮須用開鐵晉鐵次之煉鐵炭火為上煤火之鐵在鏝用稻草裁細雜糞土頻灑火中令鐵原自出煉至五六火用黃

土和作漿入稻草浸一二宿將鐵放在漿內半日取出再煉須煉至十火外生鐵五七斤煉至一斤方熟入爐時仍用黃

土封合一以防灰塵一以取土能生金不致煉枯鐵之精氣

製硝方硝性之立

每硝半鍋煮至硝化開時用大紅蘿蔔一個切作四五片放鍋內同滾待蘿蔔熟時撈去用雞卵清三箇和水二三碗倒

入鍋內以鐵杓攪之有渣滓浮起盡行撇去再用極明亮水膠二兩許化開傾在鍋內滾三五滾傾出以磁盆盛注用蓋

蓋定不可掀動動即洩氣硝中照滓不肯隨水而出放涼處一宿看鎗極細極明亮方可用若鎗不細尚有酸味未可入

藥當再如前法清提又方

金湯借箸

卷五

硝用雞蛋白煉每十斤用蛋二箇硝不潔者多用數枚先將雞蛋白水攪勻乾次將硝下鍋水高二倍復將蛋水傾入大

深數次則雞蛋白漸淨浮銀面以竹筴蘸抄起又用細麻布為濾巾濾過復將前銀洗淨再以濾過硝水傾入用文武

火煮成水塊將鍋放地上一日冷定則凝沉於下硝浮於上去盡用硝研細聽用

周臺公曰驗硝不出三法鎗宜極細色宜極亮味宜極淡如比硝更白但無亮光者渣滓未淨也以舌舐嘗味尚鹹

法者城鹽未清也二物最能潔淨為害不小但製硝之人每利短成求硝盡淨所以極難但於呈驗之時即令本人置硝掌中以火點放硝去而掌不熱方為收貯世豈有顧

利而甘苦其身者是一法也

提硝宜在二三八九月餘月矣○不宜武欲急用夏天入井○冬天放於煖處可也

又曰提硝用瓦盆盛○源至一百斤得三十斤○乃可作藥線

用熟熟桐油粘紙○作藥線衣○過水入地無碍

製硝方○性主機

蒜油半斤○各一斤○油既熟○乃以硝徐徐投入○隨投隨攪○使硝速化○投時勿使鐵匙着鍋○恐其發火

又方

硝用生者佳○先提碎去砂土○每十斤○用牛油二斤煮溶○火不

金湯備要

卷五

五

可太旺○以木棍攪攪○底看硝溶化時○以麻布作濾中○濾在缸內○則油浮於上○硝沉於下○去油用硝研細○聽用

炭灰論

炭灰須用柳條如筆管大者○去皮去節○取其理直者○用以燒灰○入藥為上○清明前後採取○以此時柳葉將發○未發精脈盡聚枝上○故也○北方柳木甚少○用荊桿灰○蒿灰○熟灰○杉木灰○以代之○不知草木中○惟榆柳桑柘諸木○火性更旺○諸木中又惟柳木枝幹直上○火性直走○餘皆枝幹曲折○文理縱橫○且質堅炭硬○火性不甚輕便○是以古人惟取柳木○尚須去皮去節者○以皮則多煙節○則遂炸故也○古法豈可輕改○杉木火力雖弱

其理尚直○其餘俱不可用○北方蘇楷灰甚輕○但可入發藥若作筒藥○無力

火藥方○火藥別無方也○但以上三者製造得法○並合兩得宜而已

先將硝磺灰三種研極細○木用水噴濕○搗至一萬杵○取出放○在手心內○然之○火然○手不覺熱者○方可用○若覺火熱○如前法再搗再試○至不覺熱○然後將藥用水和搗作劑○晒乾○再搗○碎○用極細密竹篩篩過○上粗大者○不用○下細者○不用○止取如粟米一般者○入銃○其大小者○再如法製造○蓋銃筒甚長○細則下藥時○盡粘筒上○不到底○太粗藥又不實○大藥硝磺發火快○炭欲作大硝○取噴送遠○全要精細○亦須與搗硝之人先

金湯備要

卷五

六

約○藥○成○即○其○手○心○照○試○之○自○然○不○致○若○研○時○工○夫○不○到○硝○磺○深○為○細○珠○不○開○火○門○必○糊○銃○筒○雖○搗○到○無○用○若○搗○時○工○夫○不○到○煙○焰○薰○眼○火○不○懼○快○難○研○到○無○用○若○搗○時○工○夫○不○到○自○然○淨○化○不○但○渣○滓○俱○淨○而○氣○息○亦○盡○去○矣○再○加○銃○筒○光○滑○毫○無○罅○碍○即○終○日○舉○放○亦○無○他○虞○右○三○種○細○細○製○煉○照○後○方○秤○準○明○白○然○後○和○勻○放○在○銅○鑊○木○臼○內○用○銅○包○木○杵○搗○之○復○將○酸○菜○汁○破○雨○水○或○泉○水○不○時○洒○濕○使○搗○有○力○搗○藥○之○人○須○擇○勤○慎○者○莫○使○亮○燈○砂○土○入○藥○內○恐○搗○熱○之○際○石○能○生○火○亦○不○可○犯○鐵○器○飲○易○生○火○也○藥○搗○萬○杵○後○試○放○黑○無○渣○滓○煙○起○白○色○快○且○直○者○始○妙○即○以○粗○細○灰

節節過粗成珠在上細者在下用樹下日色照乾不可用
暴日應日中有火也照乾後以內外有就確碎收之如日火
有濕氣再取酸漿汁破而水泉水洒濕後過如煎煎放自然
遠到矣

朱平治論火藥

火藥重在提硝潔淨硝有上中下三等上等百斤提至九十
斤次者提至八十斤下者七十斤必鹹水去盡格搗細試
然火上著火無滓方妙火鏡藥乾結成塊經年不碎雖久胃
露雨放之雄烈速去百步入火箭火礮諸器之內雖二三年
可用則提之至淨故也不者雖藏之極密吐瀉盡廢無用矣

金湯備著

卷五

七

王鳴鶴止攻問答

北虜之地有硝而無礮東倭之國有礮而無硝而廣川貢之
地亦間有其一而不得兼故皆不得火器之妙惟我中國兼
而有之故用之以為長技國初私販硝磺之禁固嚴而火
器私學之禁尤嚴我
太祖自平群兇之後火器收之於神機庫庫曰神機言不欲
輕泄也雖邊鎮總兵亦不得私藏私置蓋謂此無敵之器不
敢輕用亦不容人人曉其制度而私相授受也但使藥無法
分量少差不惟不效而且害事昔余練兵陝西有閩司督造
火藥分發各兵始而試放不響既而大響損銳主者莫知其

故疑而問余余曰有說也南方火藥對定分兩皆加水蒸其

硝磺與灰三者合一皆如菜豆子大臨時八錢甚易無崩塞

之患今所造止將三者碾細耳并未入水春過各兵又不能

分定分量或用紙筒或用竹筒裝束以便聽用而乃總入一

大皮袋裝了兵係為兵終日馬上撞落其硝磺性重而沉

底灰性輕而上浮初放者灰也故多不響既放者硝磺也礮

多則礮損此理甚明又何疑焉客曰思深矣散問南方之製

何如答曰南方之製硝用水膠或膠物提淨礮不用底灰或

柳或杉各有分量濕柳乾柳性有紫慢之別紅杉白杉情有

遲速之殊也常知馬而新蒔蒔與舊蒔蒔性亦不同至於蒔

桿灰芋蘇桿灰其說甚多而礮之有聲無聲皆於此中分別

分量既定常用水春之約藥一片用水二碗乾時更入頭料

燒酒一碗春如菜豆子大擊於掌上火升而手不熱斯妙矣

春之不細則有白點落手中而能傷手豈止熱也如藥至手

擊不熱裝入礮內豈有微生之理馬礮不後坐而照星又對

準馬有不中之理所謂器精在藥精也

王鳴鶴釵子論

客曰礮不後坐專係於藥乎答曰此其一也又在礮眼平底
則不後坐少高一分則後坐矣客曰製藥七精而礮眼又平
仍復不中何也答曰對未真也客曰對真而又不中何也答

金湯備著

卷五

八

此鉛子之病也。鉛子之法，鏡子也。鏡子之病，失其真，不中。今學鏡之人，全不知用藥。若子則可，送動幾錢，鉛子猶如子。幾個人力氣，能推動幾錢，鉛子則多。半藥，相配少，差此不準。余嘗有歌曰：子重於時，多半藥。後於子大鏡子，反子藥相傳，更合。管門子門同，藥力氣全門。大子小藥，氣上煉子，或偏歪出之，必乘子被火使，決無中理。引者知之，等於是。此數言雖能盡火器之妙。

神砲

神砲出自紅毛夷國。今廣東深鏡澳夷，亦能造之。此實天意，假手澳夷，以固我金湯者。前廣東所解頗少，以未有履置澳。

金湯船

卷五

九

夷故廣東不敢擅而夷日不肯應也。今邊疆如此，則需用尤甚。宜請教書一道，宜諭澳夷，寄兩廣總督，擬價酬之。費多，蓋善而我封疆皆堅壁矣。

佛狼機

顧應祥云：佛狼機國名也。非鏡名也。正德丁丑，予任廣東會事，署海道事。舊有大海船二隻，直至廣城懷遠驛，稱係佛狼機國進貢。其船主名加必丹，其人皆高鼻深目，以白布纏頭，如回回打扮。查大明會典，並無此國入貢。其本恭奉朝廷，許之起送赴部。時武廟南巡，留會同館者將一年。今上登極，以其不恭，將通事明正典刑。其人押回廣東，驅之出境。去訖，其

金湯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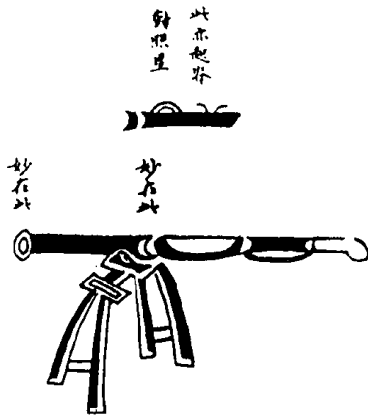
卷五

十

人在廣久，好結佛書，其鏡以鐵為之，長五六尺，巨腹長腔，順有長孔，以小鏡五箇，輪流於藥，安入腹中。於之鏡外，又以木包鐵，以防決裂。海船能下，每遠置四五箇於船艙內，暗放之。他船相近，一經其一彈，則船板打碎，水北船漏，以此機行海上。他國無敵，此器曾於教場中試之，止可百步。海船中之利器也。守城亦可，持以征戰，則無用矣。其一種有木架，而可低可昂，可左可右者，中國原有此制，不出於佛狼機。每坐約重二百斤，用提鏡三箇，每箇約重三十斤，用鉛子一箇。每箇約重十兩，其機活動，可以低，可以昂，可以左，可以右。乃城上所用者，守營門之器也。其制出於西洋番國。嘉靖年間始得而傳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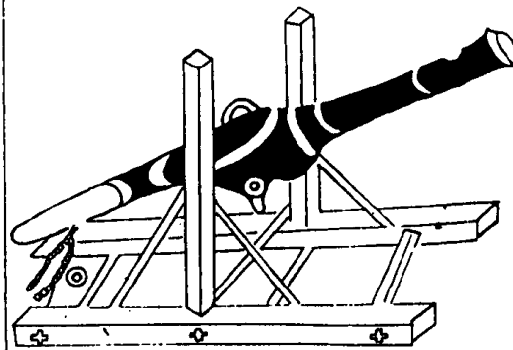
成繼光曰：此天下通有之利器。今所以重圖者，舊制之未盡精微也。其妙要：母鏡管長，則直而利；子鏡在腹中，安而口對，則火氣不泄。子鏡從方用半，子鏡入者，每放時多擊出子鏡數大傷人，必用鐵筒者佳。其妙處：在今法出前，後二照星，後稍稍從依，度不碍托，而以目照對。其准在放鏡之人，用一目眇看後照星孔中，對前照星，前照星孔中，對所打之物。又子鏡內用木馬，後下鉛子，子馬俱大，則難出，出則力大，要生後而人力不能禦之。若子小，則出口難而無力，歪斜難準。今法止用鉛子入藥之後，即

佛狼機式



以子下用四心錢送桿打下一寸即入母銃放之
此法既省下木馬煩雜之功又出口最易而且鉛子合母
銃之口緊急直利便速成功凡鑄銃之法子銃口大則子
難出要破母銃母銃口大而子銃口小則出子無加且否
務要子母二銃之口圓徑合毫不差乃為精器也
舊以平頂為送桿將鉛子打扁出則不利今製欽四心
送子一根送子入口內陷八分子體仍圓而出必利可
打一里有餘人馬洞過

架佛狼機式



威遠砲

每位重百二十斤舊製週圓鐵箍、扶增斤兩、無益實用、照放
亦不準、今改為光素、名威遠砲、惟於裝藥發火著力處加厚
前後加照星、照門、千步外皆可射、照每用大鉛子一枚、重五
斤六兩、小鉛子一百、每重六錢、對準星門、墊高一寸平放、大
鉛子遠可五六里、小鉛子遠二三里、墊高三寸、大鉛子遠十
餘里、小鉛子四五里、潤四十餘步、若攻山險、如川廣各關、砲
重二百斤、墊高五六寸、用車載行、大鉛子重六斤、遠可二十
里、視世之千里需尤輕便、此砲不炸、不大後坐、就近手可點
放、

威遠砲式



金湯借箸

卷五

三

西洋馬銃其製甚精今廣東澳海與近海之民俱倣而造之獨官司不能取其銃長六七尺孔竅甚巧發之直而利速射的百發百中且一面九子以九子連發可殺人於百步之外洞穿堅壁一彈可殺數人勝奴之勇百倍實一可當百者倘造數千面以為橋集先鋒仍募粵兵教習練成一隊則強壯兵十萬矣

製合馬銃藥方

硝二兩 磺一錢四分 柳灰一錢八分

通共硝四十兩磺五兩六錢柳灰七兩二錢用水二鍾格得

絕細為妙秘法先將硝磺炭各研為末照數兌合一處用水二碗下在木桶木梓格之不用石梓者恐有大也每一桶可裝梓若格乾再加水一碗入桶以細為度格之半乾取日晒打碎成豆粒大塊此藥之妙只在多格數萬梓之工大都如製墨相類若添水格至十數次者則將一撮堆於紙上用火燃之藥去而紙不傷如此者可入銃矣再試之將人手心擊藥二錢燃之而手不熱為妙但燃過仍有黑星白點及手中心燒熱者即是不佳仍前再加水格之如式方止倭製火銃其藥極細以火酒清製之故其發速又人善使故發必中中國有長技而製之不精與無技同謂宜嚴督

金湯借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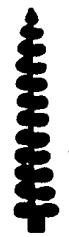
卷五

五

製造務令中法更整演之何憂乎不敵耶倭銃發無聲人不及防類能洞甲貫堅諸物難禦惟是廣中所產膠膠如掌片堅勁異常較之浙中所產者不同用釘連綴施於木架造為防牌鉛彈始不能透亦一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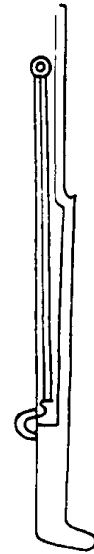
鳥銃全製圖

後門



此門用八
石轉則出

此復既長如鉛子在內
或見火門等項取開後
門然轉以便修整



重約五斤不致動每根重三兩大繩每根長二丈重三兩

鳥銃分形圖

前



必以容重三錢鉛子只至腹底乃合式
不容三錢鉛子者不堪口大腹小者不
堪口小腹大者不堪

火門



金湯備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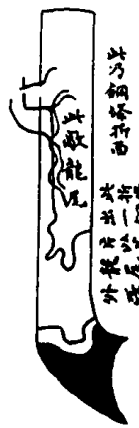
卷五

五

銃架



銃頭



此乃銅塔折而
此龍龍尾
此乃銅塔折而
此龍龍尾

搬軌



鋼板即入架止者是也伏時有石屑落處就充通處為其中藥潭化濕夜靜以
海潮而如鐵鏢在伏時有石屑落處就充通處為其中藥潭化濕夜靜以

金湯備考

卷五

六

側立



側立東面狀樣形



龍頭等凡銅皮從去厚

此乃為不架而搬軌內通用右手無
力名指頭搬此則此軌之頭退入
皮內龍頭落而火發

處候筒內無熟氣再以紙張乾火門用香油抹螺脚旋裝妥
停妥如銃常日所用火藥分兩裝飽收不近燈火處所春夏
每月要收拾二次秋冬每月一次不肯收拾底必漏住續二
三年雖精堅之筒必致損壞

修銃

銃筒輕長用久或為他物壓彎或為木床帶累屈曲出彈定
然不準須於放單收物時仔細一看銃筒少有歪斜即將墨
線自照門眼起直至照星分中處將線一彈曲直立見即將
銃烘熱放厚板攪上用木錘順直將線再彈如筒薄用可筒
鐵條一根以紙包裹放在腔內磨打扁銃筒試看舊銃不

金湯傳書

卷五

九

用圓筒專做八樣各國鳥銃圓筒者必碾平上面是為線
計也如像木床彎曲將木床調直床筒俱歪一併整理

洗銃

銃一也有三發之後或藥下自燃或致逆炸有故至十銃稍
然可用者何也答曰此銃腔光與不火藥精與不精使然
爾若銃不知錯礮腔內坑坑坎坎藥又不精火經再發藥渣
盡掛腔內坑坎之裏急裝後藥前火未滅自然舉發腔有坑
坎又不知刷洗即刷洗未必去淨一經潮濕筒必蝕壞坑坎
震日深一日漸至透漏安得不炸
教○演○

火器既精必當盡法教演置堅厚木牌一坐高五尺闊一尺
油黑色中小紅圓牌一面徑五寸初放打由五六十步漸至
百步及百餘步外以次漸加中牌者破格厚實

銃藥方

硝六斤 磺一斤 灰一斤

同臺公曰丁丑予從史中丞與賊戰濠山一卒關死賊得
其銃并火藥鉛彈大喜馳去明日還以攻營大戰竟日擊
傷官軍頗衆蓋屠賊所畏惟我神醫近日有思效我所長
反以制我于意欲固其勢而利導之用生鐵雜砂鉛錫成

金湯傳書

卷五

十

各樣銃式礮性主機用之為君炭灰用樹節燒令存性滿
裝炸藥魚藏裏砂裏火在內伴為素道令其知去若來攻
我必先自傷後雖得吾真銃亦不敢用矣
炸藥法

用硝一斤流磺半斤柳木炭一兩六錢石黃一兩六錢雄黃
八錢研為細末用燒酒半斤調勻仍前剉如菜豆大臨用之
際每一斤加承二兩一云每鍊鐵紅時使入醋浸脫而可
碎

王鳴鶴竹將軍

客曰近日有新製竹將軍者聞有七利可得聞歟答曰竹將

軍即竹發積。雖木亦可為之。亦謂之木發積。北方謂之千里。勝其器雖一發而敵不似銅鐵。而能傷人。其利一。人得去。不可再用。其利二。每位通計工價。不過七分。費。魚。之。有。一。刻。可。就。其。利。三。無。難。取。之。物。隨。地。可。造。其。利。四。體。輕。可。以。遠。能。其。利。五。易。於。分。佈。易。於。捨。棄。其。威。猛。與。銅。鐵。相。等。能。威。敵。心。能。壯。吾。膽。其。利。六。衝。北。水。險。無。所。不。宜。匠。不。論。工。拙。皆。能。造。其。利。七。對。壘。立。陣。防。守。城。無。不。可。者。但。安。藥。信。并。製。藥。又。與。別。器。少。異。不。然。則。橫。出。多。而。真。出。少。矣。智。者。自。能。照。會。客。曰。照。會。一。言。吾。已。明。之。矣。

用細竹圓厚者長四尺許。將圓鑿開通其節。止留頭節作底。

金湯借箸

卷五

三

節後留一尺四五寸。用一木柄。柄頭照竹節凹之形。直抵竹節處。週圍用四釘。大牙樣釘之。以苧蔴打成辦。或三股繩。自柄至口。繫緊纏固。傍節底上。先置潤黃泥二寸。以一分厚殼。筒口大鐵錢一箇。蓋泥上。傍錢上開一藥線眼。先將雙藥線引入四五寸。直透上為妙。方入藥一升。看竹之大小增減。已入藥。用木桿輕輕築實。少用微圈。或乾土實之。又將一分厚殼竹筒圓大鐵錢一箇。錯眼如蓮房式。置藥上方。以殼筒口大圓石彈一箇。置鐵錢上。再或加碎生鐵小鉛彈於錢上。更妙。若單用石彈。則蓮房式鐵錢。不必用矣。以徑寸粗柴二根。長三尺許。縛成杈架之。取其便也。對敵舉放。若欲遠。則稍

昂其頭。如敵近在二三百步外。只消平架放去。柄尾須以大石塊抵住。防其後坐。人在側立。即不用亦可。惟蔴繩圓石子。鐵錢。鐵釘。火藥。竹火門。油灰。及製造之器。斧。鋸。圓鑿。等項。預備多帶軍中。即隨地立刻可造。其體甚輕。每兵可擔十數位。而威力則猶在佛狼機上。發時響聲震地。其力可及七八百步之遠。故以將軍名之。尊其威也。

金湯借箸

卷五

三

竹將軍



裝藥彈形

蓋木



石彈
鐵房鐵
門大竹
鐵錢先

竹將軍分形



金湯階著

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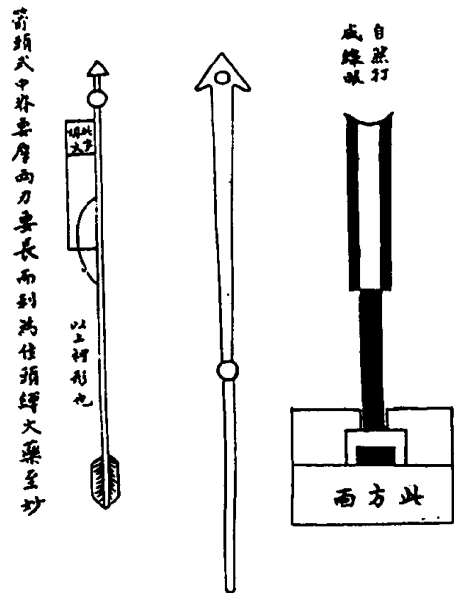
三三

火箭

火箭亦水陸利器其功不在鳥銃之下但造者無法故者無法人鮮知其利也大都造法有二或造成或鑽線眼或用鐵桿打成自然線眼但鑽不如打成者妙然鑽易而打者難故匠人多不肯用打成之法不知肯緊金條於線眼正則出直不正則出斜眼太深則後門泄火眼太淺則出而無力定要落地緊以每箇五寸長言之眼須四寸深桿要直而去頭二寸稱平翎要勁羽長而高梢筒須用礮紙間以油紙夏不走確可留二年

火箭方

箭頭式



金湯階著

卷五

三

硝十四 磺三錢 反王兩五錢

右三味研極細拌微濕每下藥一匙初打百鎰第二匙加二十鎰已後照數遞加再每箇打至三千七百方遠而有加筒卷要極緊藥線須用蘇搭灰他灰不得透上以藥分為十分餅至六分則止多則鑽頂出火不妙

南方之製多聚百枝或三五十枝裝入木籠內名曰一窩

又曰火龍少者九枝曰九龍箭或其狀差小者名曰湯

箭馬上亦可施放各立名色甚多其實一而已矣

射虎藥方

取生鮮草烏或一二斗洗去土砂再用羅威人脚踏去黑皮以內月白為度搗碎用布濾淨出汁汁乾為度去渣不用用磁盆澄汁盆底下有粉去粉不用約於清汁有十碗用四碗入鍋內煎一滾起沫用簍片刮去沫傾入磁盆內再將存六碗生汁入前熱汁內一順攪勻露一宿明早取澄清汁散分碗內下澄渣粉不用量汁多寡以碗大小盛之故日中晒至午時又取澄清汁下澄渣粉不用晒至晚如前取澄清汁再用薄綿紙鋪單羅內濾過渣不用第貳日如前晒法澄法紙濾去渣粉每日晒時用竹片從碗底挑起順攪此

金湯膏

卷五

法不致上熱下生之故也至第貳日晒濾細藥存留勿去另用碗盛露一宿取澄汁用底下存硬稠者不用第貳日入總晒至六日各碗漸少減歸各碗晒時觀看碗底上起沙點子面上結冰有五、五色、雲象其色紅黑如香油樣歸總磁盆內放淨處陰四五日能用再用碑砌一爐高二尺週圍大可容藥盆放內中為度爐中從地上一尺五寸用木物架盆於上爐上空五寸用布物蓋於藥盆之上不致煙透走爐旁取一火門如舊即大從地起高三寸外用炭火十數塊并梅威柴又名紫條又名視威又用皂角花板同燒烟令煙入火門內煙藥盆熱藥面上結成冰是火候好矣約煉一個時候其結

金湯膏

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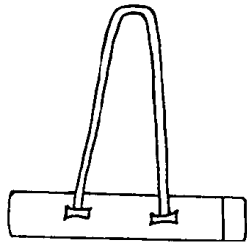
水要厚如水薄再煉厚則除火取藥出令冷收入磁瓶內封固服用如冬天寒冷用絮物包放煖處勿令凍有如夏天炎熱放清涼處勿令潮壞如冬凍省如夏潮壞出沫用磁盆盛如前法上爐煉之藥熱即止或將藥上於箭上用皂角花板煙煉之如舊前藥晒時如遇日色太紫晒一二日又要露一宿如日色淡曬不必露也初做藥之日觀天色晴明即用烏頭如前法製之如晒一二日有雨照前煉藥爐上只用火烘熱盆為度攪勻又放一二日候晴再照法晒之烏頭取來不可堆厚恐潮壞必妥濕地下攤開又不可風吹乾了無汁即取即得為妙其藥製完放瓶內封固日久下渣有稠者如砂糖樣挑起取用上箭最快箭到身上不滿即落此藥名為晒藥比煉藥更妙或人誤中藥箭用松毛搗調冷水服之或香油服之如不及自溺泥中和泥漿水服之如旁有人用口啣水吸箭傷處止之不致藥散走封喉也其藥忌見香油如入一匙香油藥即解無礙其性有三飛見血飛見油飛見水飛造藥甚忌

一窩蜂

其狀如鳥銃之鐵鈴而短其管口比鳥銃口稍寬容彈百枚煉藥則彈齊出遠去四五百步夫鳥銃所發止傷一人此銃一發可彈漫空豈止數十人乎力量與佛狼機並稱矣但佛

狼機器重難帶此器輕於烏銃以皮條綴之一人可佩而行
戰時以小鐵足駕地昂首三四寸蜂尾另用一小木棒釘地
止之誠行營之利器也

一窩蜂式



油罐

用銅鴨鎗登蓋去其黃和以桐油將磁罐注滿掩寒其口將
細繩為絡使臂力勇士持之約離賊船二三丈許擲入孽障
四散流溢兼以風波洶湧滑不可立器不待施泥油沾船板
甚大易焚我兵更於上風或揚神砂以迷其目或縱神火以
併其陣或舉火砲以突其鋒固雖微法小技而取勝之功則
甚大矣為將者慎無輕忽而畧之可也

飛空滑水神油罐



撒沙散豆

吳越王鈇遣其子倬環擊吳人拒之戰於狼山及船艚相
接倬使撒沙於己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為散血所清吳人
跪之皆僇仆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

澄泥

嘉靖間倭寇猖獗吳郡時賊掠民舟揚帆過黃天蕩官軍無
敢抗者鄉民憤甚飲河泥船數十隻追之以泥溢其船頭後
足滑不能立而舟人皆踊草信用長脚鎗能及遠倭覆溺者
甚眾

撒豆澄泥尚能成功則滑油之用似為過之矣

金湯借箸 卷五 五

毒藥

毒烟之入人也耳目鼻其竅四為毒甚於藥今販賣不謹
何也彭天祥火龍書無不精備雖其人以他事去拔做其制
而畫其長何以誘賊而使之必赴何以銅賊而使之必受何
以蓄煙而使之暴發何以留烟而使之能久何以伏兵要截
而使之突烟轟潰者不得免竊謂此煙賢於十萬師矣

崇泰三年國子監監錄黃明善疏陳禦寇事宜內請用毒
德行煙謂毒絲所製口眼出血行烟所向咫尺莫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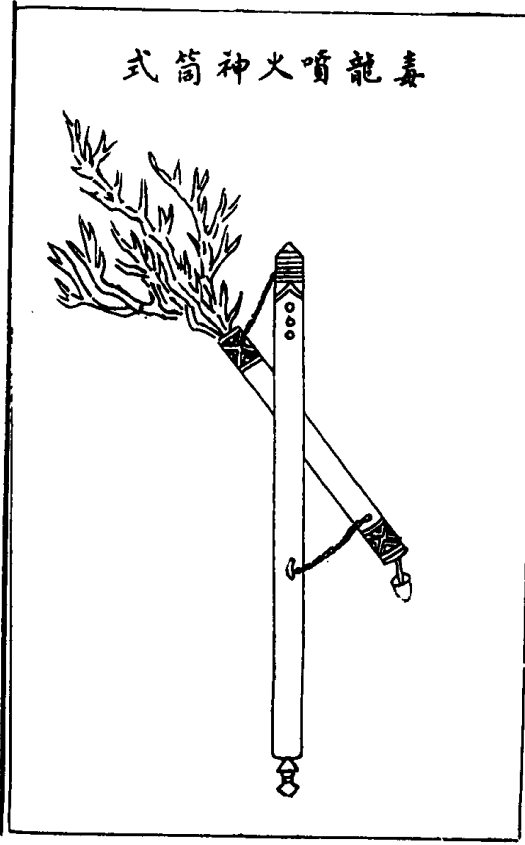
毒龍噴火神筒

裁竹為筒約長三尺以貽毒火燭大藥懸於高竿之首令壯

士持至城壕口中乘風發火烟焰撲人掩賊面目鎖賊孔竅
始立不定命駐仆倒城附而登內外相應隨將利刃繼之破
之必矣

金湯借箸 卷五 三十

毒龍噴火神筒式



裁中樣竹二節、外用膠布直裰、藥用硝磺、
 砂礮礮、皂角、銅線、川椒、半夏、燕窩、煙煤、
 膠大蒜、得法分兩製皮、礮砂與田沙炒毒、
 火守城、

火守城

裁中樣竹二節、外用膠布重箍、藥用硝磺、琥珀、斑毛、紅子礮砂、膽礬、皂角、銅綠、川椒、半夏、燕窩、煙煤、石灰、斗蘭草、草烏水、膠大蒜得法分兩製皮、藏砂與田沙炒毒、綁於長鎗頭上、燃

用茅竹截筒長三尺先用冷火之藥浸透以易其性使不染火為度外以鐵線纏之再用牛筋麻裏瓦灰灰之晒乾生漆漆之內裝發藥五升次裝磁鋒一斤俱用硫黃巴豆礬砂等藥炒製再用神砂三合熏火一合裝畢上用黃泥塞其口

藥炒製、再用神砂三合、熏火一合、裝畢、上用黃泥塞其口、口上用鐵籍藉之、堅木為柄、柄長二尺、裝實、祿用。

A black and white line drawing of a stylized tree. The trunk is thick and segmented, with horizontal lines indicating the joints. It branches out into many smaller, thinner branches. Numerous small, round fruits or berries are hanging from the branches, some in clusters and some individually. The drawing is simple and graphic, using only black lines on a white background.

毒火歌
黑硫先搗巴霜浸毒氣中人喉見心乾涕晒乾真妙松香
艾朮更均停雄燒一味為君主徹透光明用一斤石黃諸味
各四兩四六火藥配合明裝入砲中攻打去破敵冲鋒更殺
人

附方

石黃燒酒浸麻油 雄黃 雌黃 黑硫 蘆花 艾朮
松香 豆末 銀香葉 乾真 巴霜 硝火 硫黃 落
灰 柳灰

飛火鎗

金湯密著 卷五

蒙古圖計全用飛火鎗注藥以大發之敵前燒十餘步人不
敢近

震天雷

金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
聲如雷聞百里外所蘇園半敵以上火點著鐵甲皆透蒙古
攻金時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為窟間可容人則城上不
可奈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
火發人與牛皮皆碎進無跡

周臺公曰火器約數百餘種以愚意觀之與其博而罔效
不如少而致精與其行吾所疑不如行吾所明故集中止

砲

取以上數種足以備用而已
又曰我朝之兵初以火器強繼以火器弱蓋火器不過添
勝之具耳若全恃此以為勝術則出奇制勝之方先發制
人之策反因此消磨埋沒盡矣是以一或不效便望風奔
潰與履之辱每每坐此皆緣全恃火器一籌不顧之過也
予每恨之聊識此以發人深醒耳

總引

砲本作礮甘延壽傳投石絕等倫張晏曰范蠡立法飛石重
十二斤為機法行三百步唐李密傳以機發石為攻城具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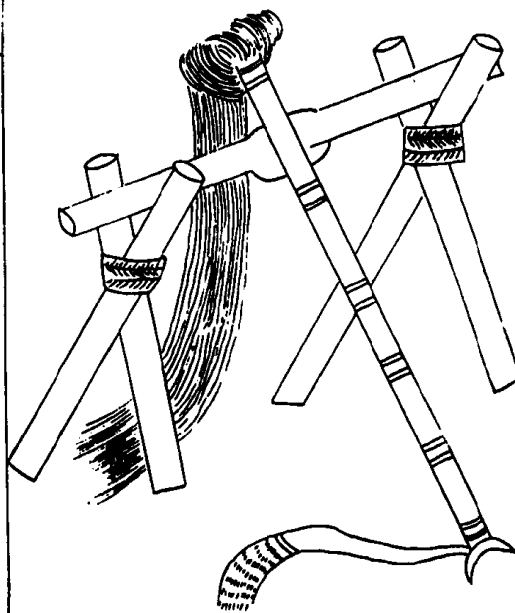
金湯密著 卷五

此砲也有單稍雙稍七稍等類然大同小異今存兩種以例
其餘覽後數圖用法了然矣

砲製

兵家有礮石未見其製者賊叛時有一小卒獻其製於米延
撫旁用二柱各七人埋土三尺五寸架橫木一根中段粗大
鑿一圓眼以木貫之末段繫長繩七尺一頭繫繩一頭活機
置石於首前段用繩不拘若干條每繩用人不拘若干名但
以能舉其稍為率持其勢急方放活機其石自然飛去所向
人馬無不墜粉自高打低靡不中者試之立效

砲架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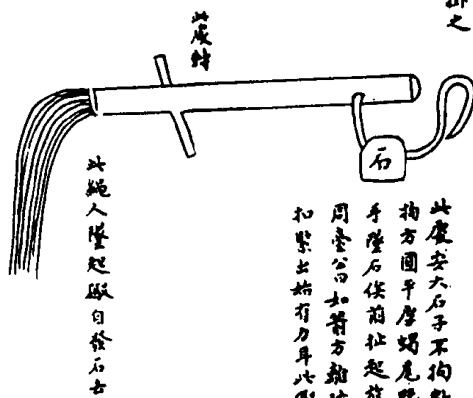
金湯借箸

卷五

三五

此砲及安在精頭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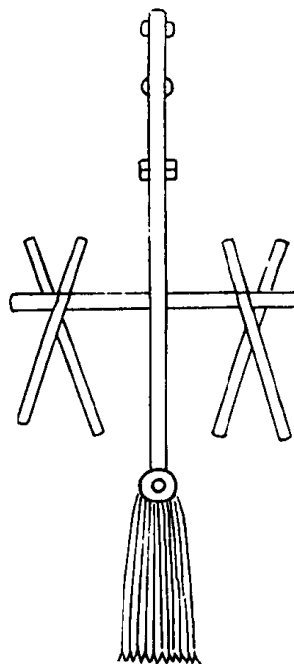
每砲長如柄之體
不必拘定若干條
但能舉其稍可矣
每砲用二人抬之



此處安大石子不拘數塊亦不
拘方圓平厚端尾既掛入便
手墜石俟前扯起放去
同臺公而如箭方離時必後手
扣緊止始有力耳此取訣也

此砲人墜起敵自發石也

礮石用人車起打去形



礮法武經雖載而獨行砲單架者甚明鮮人悟之故重開明其
勢守城第一要也既有大藥之資又有不竭之資

金湯借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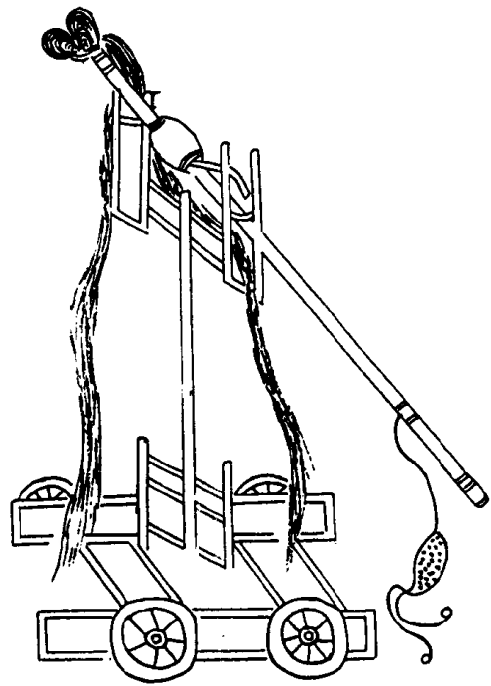
卷五

三六

砲車

大木為牀、下施四輪、上建獨竿、竿首施羅筐木、上置砲稍、高
下約城為準、推、挽、往、來、以、逐、便、利、

砲車式



卷五

王五

礮石式



此圖石掛上打去石後因落用二種竹五尺長繩繫頭作兜
助石撞擊一擲而去守城宜用
周臺公曰此式現兵鏡子看子時好為此礮發之果速

大礮

史思明逼太原李光弼即撤民屋為礮石車二百人挽之作
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
數十步外

砲手

宋孟宗政摧東陽軍金人來犯宗政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斃
數人

遺砲

蒙古攻金洛陽強仲劍遺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
外所擊無不中

金湯備著

卷五

三八

襄陽礮

亦思馬因西域人善造礮世祖時與阿老瓦丁同至京師從
攻襄陽未下亦思馬因相地勢置礮於城東南隅重一百五
十斤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呂文煥遂
以城降元人渡江宋兵陳於南岸擁舟師逆戰元人於北岸
陳礮以擊之舟悉沉沒後每戰用之皆有功

丘瓊山先生曰今民間多有知其制度者宜行天下俾民
間有傳其式樣者許具其圖赴官投獻給賞
周臺公曰以上數種皆稱利器或倣其式或會其意造之
以為威天下之具可也故存其說於右

總引

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
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也。者以為深也。膠也。者以為和
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也。者以為受霜露也。得此六材之全
然後可以為良。

王昭禹曰。弓所以及遠者。其力在幹。所以疾發者。其勢
在角。角幹資筋。以為堅韌。以射則中深。三者得膠。然後相
合。以為和結。而固之在絲。飾而堅之在漆。
凡為弓。冬折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漆也。寒莫定為

金湯集著

卷五

三九

冰折。漆也。漆。冬折。幹則易。春液。角則合。讀為夏治。筋則不
煩。秋合。三材則合也。寒莫定。則張不流也。漆。冰折。漆則
審。也。環。春被。弦。則一年之事。久。而。不。可。用。
丘瓊山先生曰。五兵之用。惟矢之利為大。上而天文。戈
戟。是。矛。皆。無。其。星。而。矢。之。象。特。懸。於。宮。簪。之。上。易。之。制
器。尚。象。五。兵。之。中。獨。言。矢。是。兵。莫。大。於。矢。也。今。造。自
州。縣。往。往。備。物。以。塞。責。造。完。而。進。於。內。帑。苟。具。其。數。不。求
其。良。精。以。歲。月。費。損。而。體。變。一。旦。有。事。出。以。為。用。多。有。不
堪。因。而。誤。事。也。多。矣。請。自。今。以。後。凡。造。弓。州。縣。計。其。歲。所
當。造。之。數。俾。其。具。物。料。工。費。解。官。朝。委。有。巧。計。臣。僚。專。督

製造。仍。行。下。出。產。弓。材。之。處。俾。其。取。材。必。以。時。擇。材。必。以
良。而。司。工。者。又。必。依。傍。古。法。順。天。之。時。隨。物。之。性。用。人。之
能。如。此。則。弓。無。不。良。矣。

周臺公曰。若所委之人。不肯實心任事。惟圖射利。寒賁。庸
愈。於。有。司。乎。虜。中。軍。器。上。皆。有。元。監。造。官。姓。名。年。月。若。有
損。壞。致。誤。使。用。者。即。將。元。監。造。官。依。法。施。行。罰。不。輕。恕。所
以。唐。中。書。具。一。一。精。好。火。烈。人。畏。惟。在。重。法。而。已。

金湯集著

卷五

四

守城軍之具

神臂弓

宋大觀中。吳擇仁奏。神臂弓。實乃天授。以甚利之器。藏宗御
軍。謂。射。遠。攻。堅。所。向。無。前。可。謂。利。器。使。敵。人。習。而。能。之。非。中
國。利。今。氏。間。不。得。習。製。

克敵弓

宋高宗紹興中。詔有司。造克敵弓。乃韓世忠所獻者。命徽
前。司。閱。習。詔。能。貫。甲。逾。三。石。者。進。秩。一。等。帝。謂
軍。執。曰。此。弓。最。為。強。勁。雖。被。重。甲。亦。須。洞。徹。若。得。萬。人。習。熟。
何。可。當。也。

丘瓊山先生曰：自古弓弩之製，其最善者，漢稱大黃，唐稱伏，遠宋之神臂，克敵其最也。其製法見於史，雖錄於此，使後世留心邊事者，或因其名而得其遺法，想像而造之，以爲中國之長技，是亦禦邊衛民之助也。

總論

丘瓊山先生曰：大抵矢之爲矢，不出乎幹羽二者而已。幹之強弱，則欲適其中；羽之豐殺，則欲適其節。前弱則矢行而依，後弱則矢行而旋。中弱則矢行而曲，中強則矢行而起。此強弱之失中，也。羽太多，則矢重，其行必失於緩；羽太

金湯辭著

卷五

少則矢輕，其行必失於急。此豐殺之失節也。欲抵其豐殺之節，宜以指夾矢而按之，以約其輕重，欲抵其鴻也。殺之稱宜，以指挽其幹，而曲之以審其強弱，其製矢既有其量，其抵矢又有其法。此其器所以無不良，而用之所以無不宜也。

蓋藥傳矢

漢明帝永平中，北匈奴攻金蒲城，敗恭爲戊己校尉，以蓋藥傳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創者，必有異。中矢者，視創皆沸，大驚。匈奴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丘瓊山先生曰：今唐鄧山店者，以蓋藥清矢以射，歌應弦

而倒謂之毛。破蘆元末因用其爲兵，立毛胡蘆萬戶府。取恭所用蓋藥傳矢，蓋此類也。又聞廣西極種所用弩矢，有傳以藥中人，深經即死。此唐弩者，尤蓋宜以其方付邊城，以爲蓋藥，是亦禦邊之一技也。說者多謂西北地寒，而藥性不行，恐不可用。然取恭用之，金蒲城豈非極寒之地耶？

總引

一切火器，利仰利平，惟弩利俯，則守城莫善於弩矣。連弩。

金湯辭著

卷五

李陵後連弩射單于，諸葛亮性長於巧思，鑽蓋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爲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

魏司馬懿征公孫淵，軍至遼東，爲發石連弩射城中。

唐李元諒節度使，西築連弩臺。

唐盧耽節度使，四川爲大輪連弩，而誌憚之。

宋真宗章澶州，王師成列，李繼隆等伏動弩，分據要害，周大

皆部下以連弩射殺捷賞。

丘瓊山先生曰：古人攻戰以連弩取勝者多矣。今連弩之製不可考，說者謂古時西蜀弩兵尤多，大者莫踰連弩十

子 34-231

弩則勝之矣。宗猷又自出其意。合古人之說。而為青間弩。強者可十石。下者亦可七石。此千載久廢之器。復發於斯人。奇已。此以水湖潭張和仲經世。望近自張弩成人。皆趨使。然致遠洞堅。必竟青間。有穿石摧壁之勢。若使力弱者用。張力雄者仍用青間。二器兼施。亦覺曲盡。

古人用萬弩齊發。勝敵。今試以寡論之。假令弩手三百人。先用百人。弩已上。箭已搭。列於前。名為發。弩再用百人。弩已上。箭已搭。列於後。名為進。弩再用百人。列於後。方上弩搭箭。名為上。弩先百人發。弩者發完。退後。以次百人。進弩者上前。

金湯借箸

卷五

變為發。弩以發百人。上弩者上前。變為進。弩以先百人。發完者退後。變為上。弩如此輪流。發失則弩不致竭。而可數度於百步之外矣。大抵唐之長兵。一今我既用弓矢。又有火鎗。而又復用古人之弩。是我之長兵。三也。以一制三。唐騎即欲衝突。能乎。此最勝之策也。

神機火鎗

神機火鎗者。用鉄為矢。鐵以火發之。可至百步之外。捷妙如神。聲聞而矢即至矣。永樂中。平南交。交人所製者。凡命內臣如其法監造。在內。命大將總神機營。在邊。命內官監神機。

鎗。蓋慎之也。唐考史冊。皆所不載。不知此藥始於何時。時於何人意者。

天祚國家。錫以自古所無之神器。然士卒執此鎗而用之。也。人持一具。臨時自實以藥。一發之後。倉卒無以繼之。故知其然。凡臨戰陣。必伏其身。俟我火發聲聞之後。即衝突而來。請自今以後。凡火鎗手。必五人為伍。就其中擇一人。或二人。心定而手捷。日疾者。專司持放。其三四人者。互為實藥。番遞以進。事俾一人司放。或高或下。或左或右。應機遣就。則發無不中者矣。其視一發即退。心志不定。而高下無準者。有間矣。又宜用紙為爆。其聲與火鎗等者。每發一鎗。必連放三五爆。

金湯借箸

卷五

爆。或前或後。以混亂之。使敵不知所避。如此則其用不測。而無敵於天下矣。

倭

倭國每生兒。親朋飲餞相賀。即投於井中。歲取銀鍊一度。至長成。刀利不可當。今熟衛之家。世武為業。而家無銳刃。惡意亦宜。做此其義。治不足為嘆也。出智囊。

總引

考古之文。長文二而無刀。略如今俗所謂木棍者。古人用於

牌

車上故宜長今用於步兵手執以擊馬足宜與人相稱古作八棱今宜於人手所執處為圓形而於其半至末為八棱備此一器以擊馬之馬足蓋亦不減宋人用麻扎刀也

狼牙棍乃格鬪第一利器八面鋒銳鎗刀有時鈍折而棍獨縱橫不壞凡有臂力者即可使無他妙巧必久而後習也

世傳棍法有三曰少林棍曰俞家棍曰蔣家大棒惟蔣家大棒為最

牌兵拒虜

夷虜所恃者惟弓與馬而我之罷勢不能當其雷擊我之弱

金湯借箸

卷五

四六

鐵不能當其兩箭利鈍甚相懸也昔凡求拐子馬惟岳武穆得以制之無非砍其馬足已耳請練牌兵以拒之浙兵多用圓牌而形短不能蔽體即西兵用換牌而性剛不能當鐵惟粵東之長牌以沙桐木為之包以皮革則其質輕舞運可以如意其性柔箭鐵不能破裂粵兵演牌左手執牌右手持刀可以蔽人體可以砍馬足與鳥銃夾隊列為前鋒真破敵之上策也粵東先年征黎黎之弓箭更勁於奴而長牌勝之確

鐘甲

有明證

紙鎧

紙鎧起於唐宣帝時河節度使徐高厚紙為之勁矢不能入商有功五世孫也

甲論

周禮有函人之職司馬法有甲士之制馬燧以短長三等制造鐘衣士皆賴以避鋒鏑全體體極大小便進趨也北征錄云造甲之法步軍欲其長馬軍則欲其短弩手欲其寬鎗手則欲其窄用有不同制亦應異若拘於定式昧於從變肥者束身太緊甲身則可周後背而前臂不交甲裙則可開後脅而前膝不掩瘦者掛體太寬挽弓發箭則甲不貼體而身虛解撰有斷弦脫苦之憂揮劍刺鎗則甲不付身而腰背鬆虛

有抵手礙足之患長者不過膝腕而矢石可及短者垂及脚面而泥濘不前小有不便則拆去甲葉而遺棄不收大有所妨則割去全段而拋擲不顧製作之難費耗之廣不幾於徒費乎故君子必謹其微於制作之初也

綿甲

以棉花七斤用布盛如夾襖線縫逐行橫直縫緊入水浸透取出鋪地用脚踏實以不胖脹為度曬乾收用見雨不重微頭不爛鳥銃不能大傷

紙甲

用無性極柔之紙加一錠軟疊厚三寸方寸四釘如遇水雨

金湯借箸

卷五

四六

浸○濕○銃○箭○難○透○

皮○甲○

廣○西○造○皮○甲○法○生○牛○皮○裁○成○甲○片○用○刀○刮○毛○以○破○碗○春○碎○篩○取○米○大○屑○調○生○漆○傳○上○油○浸○透○則○利○刀○不○能○入○

李○之○藻○奏○畧○

按○工○部○李○之○藻○奏○其○畧○云○國○家○武○備○極○弛○乃○至○修○理○年○例○二○十○年○來○不○議○而○又○浮○慕○節○有○之○名○不○究○實○際○之○用○器○以○節○有○愈○恣○苦○窮○今○何○時○我○在○京○者○將○擬○甲○以○登○陣○解○邊○者○且○序○官○以○待○戰○自○非○昇○以○堅○甲○鎗○戈○勁○弓○強○弩○近○猛○神○奇○之○火○器○技○

金○湯○借○著○

卷○五○

四○九○

不○精○膽○不○壯○驅○使○入○陣○空○殺○無○辜○是○以○國○饒○倖○也○臣○願○自○今○軍○需○修○造○悉○遵○舊○估○不○妨○稍○寬○其○值○以○盡○其○用○估○務○克○不○移○倫○器○貴○精○不○貴○多○庶○幾○制○一○器○獲○一○器○之○用○而○不○以○卒○與○敵○乎○至○於○作○奸○胃○破○法○在○必○懲○更○須○中○餉○赫○連○勃○勃○之○治○軍○器○也○以○弓○射○甲○不○貫○即○斬○弓○人○射○貫○即○斬○西○人○今○六○曹○分○秋○管○杖○不○得○擅○撤○極○大○奸○猾○參○送○之○後○每○從○輕○釋○人○亦○何○憚○而○不○玩○法○以○漁○利○哉○當○此○用○兵○之○日○一○器○不○精○即○戕○一○卒○之○命○不○須○造○器○之○時○即○銀○官○正○姓○名○送○營○之○後○試○驗○不○堪○坐○名○報○費○臨○敵○候○事○必○斬○以○拘○治○軍○器○恭○用○軍○法○理○或○宜○然○則○亦○庶○知○微○乎○

金○湯○借○著○卷○五○終○

金○湯○借○著○

卷○五○

五○



設防部

防門

火月城 楊智積益薪助火 槎牌 槎牌式 金鉗

板 金鉗板式 鐵梯版 鐵鉗 鐵梯版式 刀車

刀車式 鑿扇 七星池 七星池式 溜筒 水

袋 水袋式 唧筒 唧筒式 鐵鉤 鐵鉤式 姚

仲酒在 孟宋政堤火 水井 水缸

防牆

突門虛敵臺 儲修築 木柵 假月城

金湯借箸

卷六目

防梁

懸簾懸戶 懸帳式 懸戶式 木女牆 連鎖大

鐸 木女牆式 劉琦 奈何木 奈何木式

防奸細

嚴搜逐 清保甲 查流寓 查堆工 查遠歸 查

寺廟 查客店 立內柵 加外鎖

防窮民

總論 廣捐三科募上 王式開倉賑貧

防內應

敵人奸細為內應 本城內側為內應



11297

防詐門

幽州挾詐 乜先狹詐

防詭冒

詭冒敗卒 詭冒援兵 詭冒婦人

防暴衆 附暴衆二條

八日兵至新城 賓泰奄至秀容 李顯忠 王德

防潰襲

韓執實潘入華州 李師道潛內兵以圖東都

防離叛

總引 四軍計劃齊卒 劉鄩計劃彥溫

金湯

卷六目

防風雨晦冥

李愬乘雪擒元濟 李全乘冰襲泗州

防佳時令節

高徽元旦破秀容 狄青上元奪崑崙 成祖中秋破

雄縣

防敵退而竄迹

滿寵料孫權 徐溫破虔州

防敵去而復來

呂好問請備金 种師道請備金

防敵攻東擊西

周亞夫備西北 郭淮備邊 李光弼嚴警邊

遊陳備東北 畢再遇

防賊和快詐

虞景儒和

防隙地

兗州水竇 下郡深堦

防火變

火備 又

防火藥

碑庫

公湯備著 卷六目

防草場

總引

防獄

總引 廬州

防庫

總引

防七乘

條目

公湯備著卷之六

京口周 鑑臺公甫 輯著

淮南李長科小有甫 較訂

同郡王五中元徽甫 恭閱

吳縣吳壽格曼卿甫 手鈔

設防部

千丈之隄、潰於蟻穴、合抱之棟、摧於蛀壤、一瑕百瑕、理勢然也。防之為道、難言也。必也善守如環、使敵無間可入、斯為貴矣。輯設防。

防門

公湯備著 卷六

火月城

賊若破月城、未破內城、城上人須用火炬擲月城內、以月城為火池、多多添擲竹木、賊不勝烟火、自然退出。

湯智積益薪助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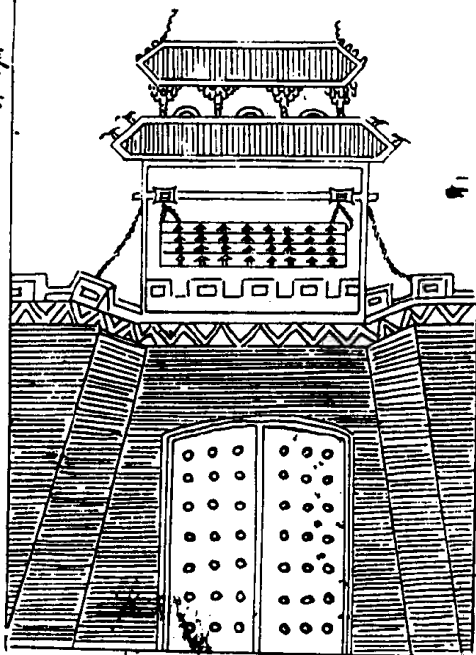
楊智積、隋文帝姓也。楊玄感反、攻城、燒城門、智積於內益薪、以助火勢、賊不能入。

楊智積

檣牌置其城門高下濶窄、堅木造之、厚四五寸、外用鐵葉排釘、銳裹頂上、照門寬一尺、濶長渠、將檣牌預為懸穿城上、兩邊栽壯木二根、橫架圓木一根、中安二滑車、檣牌用粗繩繫。

住若遇焚門土壘不及將棧牌放下隔阻

棧牌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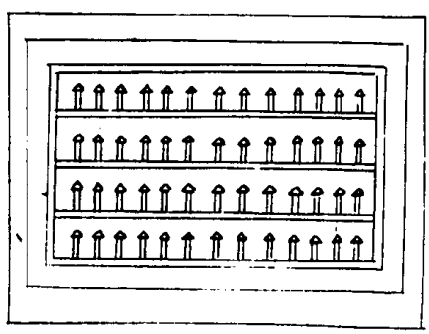
金錐板

卷六

月域內大城外築成陷馬坑潤狹與城門相等不可太過恐
 牆脚虛額也長可一二丈深一丈有餘底潤而上狹蓋上陷
 於下賊一墮勢不能攀躋求脫矣其內置金錐板城上門口
 仍列壯士用強弓勁弩火器礮石利刃長矛為鉤搭斬截之
 具無事用堅木搭上為跳板使我兵利於出入有急擊去跳
 板用薄蓋虛蓋浮上賊入報陷

金錐板式

舊製陷坑內用鹿
 角和鐵釘角為妙
 不如用金錐為妙
 錐用鋼鐵為外極
 木為板長二尺計
 二尺為板長五尺
 鋪坑內錐釘金錐
 藥少許見血封虎
 立死賊馬一入所
 值歸正家



金錐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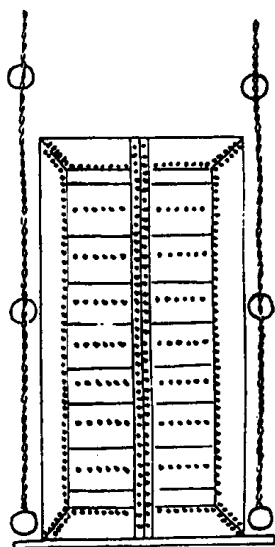
卷六

鐵神板
 神板用榆槐堅木為骨其潤兩邊各接過城門一尺慢以生
 牛皮通園用鐵葉裹釘完密下用狼牙釘極其鋒利兩旁施
 鐵環貫鐵索各立二柱柱間池槽亦用鐵葉裹之柱下各立
 撐柱以防傾圮柱下設一蛇蟠為絞索之用兩柱間設一大
 橫木中空一竅神板中亦空一竅縱至兩竅相對處即以一
 巨鐵釘拴入其中如欲攔阻賊兵入城但拔去銷釘其神立
 下勢重千鈞當之者立為齏粉神板勢重必以絞車升之
 鐵鉗
 靖難兵圍濟南甚急鐵鉗令軍民詐降陰伏勇士開城門候

燕王入急下欽板幾中之

周臺公曰越城設陷坑坑內置金鉉板乃予紀言中勝哉也賊即破門敢進一步便陷反地矣較火月賊之策似稍勝之○又必置欽板何恐陷者屑精賊踐而登故約過一二百人即使下此使其前敗後絕任意殲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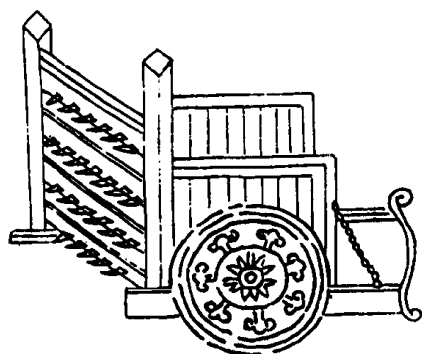
鐵插板式



刀車

以兩輪車自後出鎗刀密布之敵攻壞城門則以車塞之此車宜設二乘一向外防賊徒外攻一向內防奸細內應周臺公曰今人一聞警報將門用石疊砌用土填塞甚為可嘆萬一賊隙可乘反阻戰兵出入之路刀車鑿扇皆妙法也

刀車式



鑿肩

侯景以長柯斧所東振門門將開羊侃鑿肩為孔以藥刺殺
二人所者乃退今用神器從孔對擊威力百倍鑿肩甚妙

七星池

凡賊攻城多用火燒門須用淋水滅之預於城上緊貼門扇
處開鑿一池橫長與門等闊二尺池口至底以漸而殺如屋
簷天溝樣底約闊五寸鑿為七眼徑六七寸每眼相去以門
之廣狹為度務令均勻其相連處橫鑿一寸闊一縫借之池水
眼大可下瓦石縫狹水不旁注如開河傾瀉火無所施且人
亦難於站立此萬萬不可少者池上無事以厚板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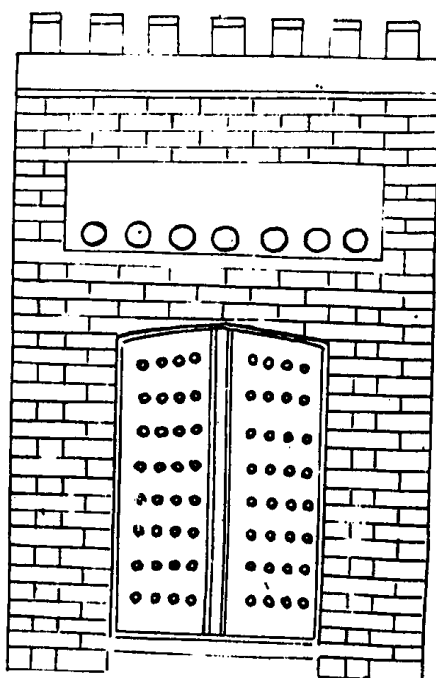
金湯備著

卷六

六

周臺公曰按侯景列兵繞臺城既匝百道俱攻鳴鼓吹角
喧聲震地縱火燒大司馬東面華諸門羊侃使鑿門上為
竅下水沃火戰士踰城門灑水久之方滅此即前七星池
之意也但旋鑿之不如預備之矣

七星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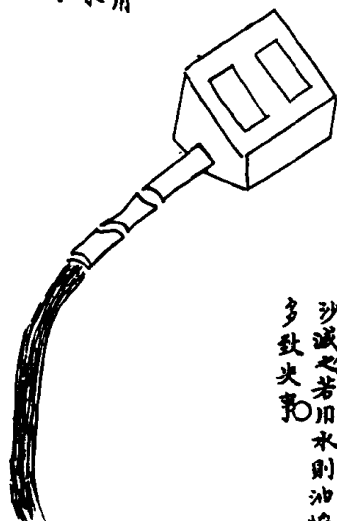


金湯備著

卷六

七

上用竹筒下用
鐵管城上注水
於木斗內傾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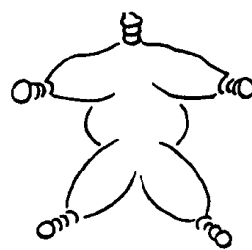


賊有以火燒城者宜用鐵管
筒貯水傾瀉之或口宜下灑
沙滅之若用水則油焰愈熾
多致失事

水袋式

水袋

以牛馬雞鳥皮、厚脫為袋、貯水三石、以大竹二支、束縛於袋口、若火焚樓棚、則以壯士三五人、持袋口向火、噴水注之、其門直而外



金湯借箸

卷六

八

水囊式 麻搭式

水囊
以猪羊胞盛水、取若指新破下、順風發火、則以囊擲火中、古軍法作油囊亦便



麻搭
以火秤繫散麻二斤、蘸泥漿以塞火



唧筒式 鐵鉤式

唧筒
用長竹下開竅、以絮裹木秤、自竅唧水



鐵鉤
宋魏高散攻玉壁、縛松於竿、灌油如大規、以焚樓、軍罕覓作鐵鉤、利其鋒、以火草束、以鉤遠割之、松麻俱落



金湯借箸

卷六

九

姚仲酒壺

金人攻仙人關、用火焚樓、姚仲以酒壺撲滅之

孟宗政隄火

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傳乘陽城、宋孟宗政棄練、威沙以覆樓棚、外甕、潑水以隄火

一法用晉石化水塗門樓、常令滋潤、火不能害

水井

城中宜多濬井泉、須於寺廟空閑之地、添井三五十眼、一以備人眾可飲、一以備火攻猝數

水缸

凡棚樓敵臺之下，皆當各貼大小缸數口，而五垛亦共貼一缸，如為飛火所照，隨然隨撲，庶不至取救遠水，成燎原之勢。

防場
突門虛敵臺

周臺公曰：奴首攻城之具，用棍榆木厚八寸餘，高八尺如駱形，下有四小輪，以人御之，其板俱用活銷，以致鉛彈遇之，車往來者去，鉛彈子折而過，車隨復起，不能傷人，推至城下，以弓矢仰射，而以去鐵衛挖城，長五六尺餘，柄以粗木為之，每去一鞭，則以衛入五六人共坐其柄，而據則城不能支矣。若有突門虛臺從旁史等，安能害我，其制已詳。

金湯指掌

卷六

首卷故不復贅

備修築

城中每面備磚一萬，黃土數十車，石灰千斤，水一百甕，每十垛用鐵揪二張，鋤刀二口，門六扇，丈五長杆四根，以備攻破城垣，常時修補。

木柵

東魏高歡攻玉壁，四面穿地作二十道，其中各施梁柱，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成並崩陷，孝寬隨其崩處，堅木柵以捍之，敵終不得入。

偃月城

金完顏訛可攻秦陽，募鑿銀鑪石工，晝夜陷城，城額孟宗政蓋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二以長鎗動督備其衝，距城額所數丈，築偃月城，真傳正城，深坑倍切，期督役五日成。

防場
懸簾

懸簾：第一切要之物，每垛口作木架一箇，而足在內，裁城上緊貼兩垛邊，上安橫木，向外可搭繩梯，或用被褥俱以水濕，直遮垛口，箭不能入，但防賊鉤竿，須用兩帶繫垛內，外用兩活柱撐，如欲下視，將兩柱斜撐兩垛邊，遠視高撐，近視低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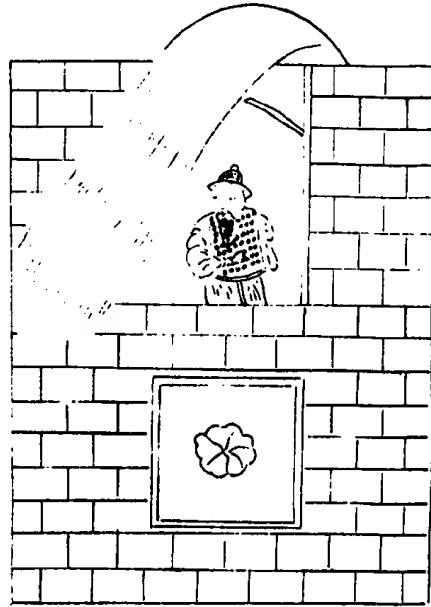
金湯指掌

卷六

懸戶

懸戶：則以轉軸作為小門一扇，厚一寸，外畫虎頭，兩眼穿透如鷲卵大，可以遠窺，亦以活柱撐之，懸戶懸簾，撐不可太高，須防傍箭。

懸簾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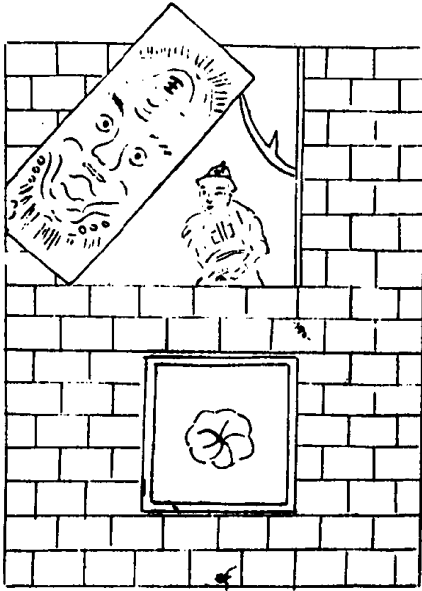


金湯借箸

卷六

三

懸戶式



木女牆

以板為之、高六尺、潤五尺、下施兩輪、軸施拐木二條、凡敵人攻城、摧壞女牆、則以此代之。

劉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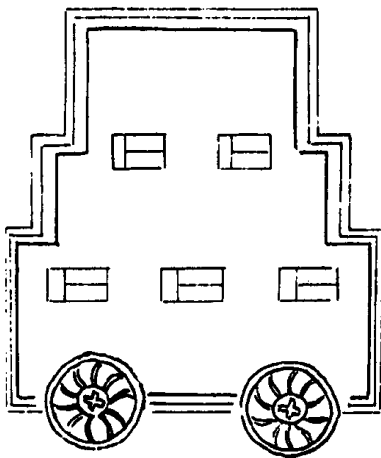
宋劉琦守順昌、時守備一無可恃、鑄於城上、躬自督勵、取偽齊所造痴車、以輪軸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即代以木女牆之意也。

金湯借箸

卷六

三

木女牆式



連鎖大鐐

尹子奇圍睢陽，以鉤車鉤城，棚間鉤之所及，莫不崩陷，張巡以大木置連鎖大鐐，拔其鉤而截之。

其法未詳，載此以待巧思者意會。壕身甚諱，賊每攻城，先用大鉤鉤倒，使守城軍民無所隱蔽，最為誤事。連鎖大鐐之製宜者也。

奈何木

賊若攻城，不懼日攻而懼夜襲，且或守城兵夫偶而困倦不支，則置奈何木以防一時之懈。先諭各兵，每夜一鼓之後，各城樓喇叭一通，即將奈何木通城頓置壕牆上，木上倒懸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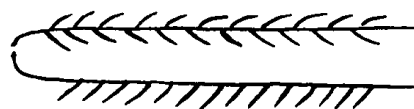
金湯傳著

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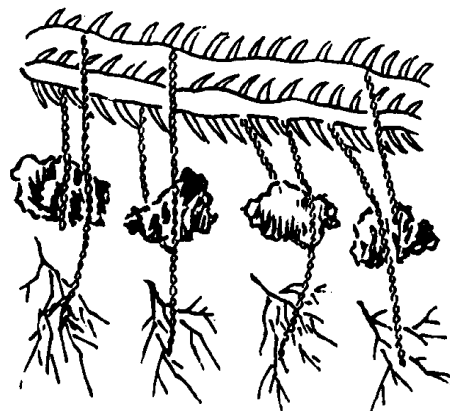
五

怕荊，每荊一束，用小指大草繩三尺長，以一頭繫荊束，一頭縛二三斤重石塊，將石連繩懸於木荊，垂牆頭之外，遇賊來襲攻，既不能攀援而上，又不能飛越而入，一經移動，碑石下墜，荊木隨落，賊自取傷，而守壕兵夫且大警覺，即拋打碑石，傷賊必多，因其無可奈何，故謂之曰奈何木也。其木宜取足近城大樹。

奈何木式



奈何木繫石荊式



金湯傳著

卷六

五

嚴搜速○
防奸細○
從○
來○
賊○
欲○
攻○
城○
必○
有○
內○
賊○
為○
應○
或○
一○
年○
半○
年○
粧○
為○
客○
人○
僧○
道○
算○
卦○
傭○
工○
皮○
匠○
裁○
縫○
賣○
菜○
販○
菓○
修○
脚○
篋○
頭○
在○
本○
城○
踉○
蹌○
探○
道○
路○
探○
訪○
虛○
實○
窺○
伺○
貧○
富○
交○
結○
守○
門○
牢○
伴○
為○
腹○
心○
買○
囑○
在○
官○
人○
役○
為○
耳目○
甚○
者○
乞○
兒○
攬○
皂○
快○
營○
幹○
守○
門○
一○
動○
一○
靜○
無○
不○
皆○
知○
一○
計○
一○
策○
無○
不○
傳○
報○
及○
國○
城○
時○
或○
舉○
火○
內○
應○
或○
預○
配○
城○
鎗○
開○
門○
或○
揚○
言○
賊○
已○
入○
城○
惑○
亂○
衆○
心○
有○
司○
須○
預○
先○
謹○
防○
臨○
時○
慘○
逆○
但○
有○
房○
主○
歇○
家○
不○
行○
覺○
察○
一○
概○
混○
雜○
者○
查○
實○
奸○
細○
與○
房○
主○
歇○
家○
一○
同○
示○
賊○
無○
內○
應○
雖○
開○
門○
不○
敢○
徑○
入○
此○
守○
城○
第○
一○
要○
務○

清保甲

凡欲防奸、須履保甲、預就每方之中、編定五家一牌、令其相為覺察、不許容留、面生可疑之人、容隱不舉、事發連坐、即原係居民、若兵臨城下、如有蹤跡詭秘、舉動可疑者、亦許諸邑人等、將查察報官、若捉獲真正奸細一名、登時賞銀十兩、以示獎勵、每家給一青牌、開寫年貌籍貫、凡有牌出入城門方准放行。

查流寓

流寓之家、有五年三年以上者、與比屋一體編戶、若僑居一二年者、除可疑人、定行驅逐、外餘查其眷屬多寡、親戚保結。

金湯營署

卷六

六

何人、生理何事、如無眷屬、及有眷屬而無親戚保結、生理者、一概驅逐出境。

查雇工

染麵糖磨、煎糟等店、類多各雇僱工人、必取鄰里保結、果係久值方准容留、如係新來、及無保結者、竟行驅逐、如店主容留、鳴官退坐。

查連鄰

奸細不盡屬遠人、土著者亦往往有之、即貴家大族、宵保無不肖子弟、及亡奴悍僕、竄入賊中者、里人恐其挾怨中傷、即明屬可疑、莫敢輕舉、然與其細跡而偵事、曷若遍訪為萬全。

凡在外遊食、經商、一旦來歸者、不論賢愚、貴賤、該地方一報官、另作一冊、責其族主、隣右、具不致欺、庶甘結、庶使時為覺察、仍明示過防之意、不必避嫌、待至事平、銷毀原冊、此在良民原不慮其稽核、而懷奸輩始不得逞矣。

查寺廟

奸人潛跡、多住寺院之中、尤宜防者、無名庵觀、見一客至、便視為奇貨、安問其所從來、宜責成僧官、及本寺住持、先將各寺院、東西南北、造冊四扇、某庵有僧幾幾、無嫌行者幾幾、名山、偏到客僧幾幾、此外流僧、一概驅逐、其行腳往來、惟准禪堂施飯、即遣他往、不准留宿、別有沿街結黨、坐募廣供、說。

金湯營署

卷六

七

帳談因者、俗名慎僧、與盜無異、展示地方驅逐之、至於過客、一縣不許寄寓、如容留異言異服之人、查出、即以容留奸細論、僧官住持、一體治罪、其進紀司亦單造一冊、法如前行之。

查客店

凡城外關廟、與在城不同、一店中有客數人、先令房主具結、保開店之人、次令店主具結、保客人、尤須暗行物色、以防不虞。

立內柵

城中最慮潛伏、須於各街巷口、設置柵欄、每夜懸燈、撥夫執器械嚴守、晨昏啓閉、即官府夜行、亦須審察、以防奸細。

加外鎖

賊城內一層門向外者、稅用外鎖、檢詳慎有身家者十餘壯
丁守之以防賊內奸細、欲門而出

防窮民

總論

周臺公曰、賊之所至、甘心從逆者、皆窮民也、賊一入城、引
賊焚搶富室者、皆窮民也、賊尚未來、額首祝天、而日望其
來者、人皆窮民也、先事而謀之、則完甚、且不可勝謀、臨事
而防之、則無及、亦不可勝防、然則奈何、要知窮民之情、所
以不顧而走險者、非有大志、國富貴也、不過因其生計盡

金湯借箸

卷六

六

絕且圖殺一刻之饑寒、賊一刻之死亡耳、所謂做一飽鬼
死亦瞑目之說也、但今安撫得宜、衣食不乏、則皆我荷戈
登陣相與協力捍賊之赤子也、反以之罪、豈獨在民乎、故
許洞云、被圍者當先安其內、而後及其外、即此意也、古人
如漢虞詡、唐王式皆能識此機者、今載於左

虞詡上科募士

東漢朝歌賊數千人、攻殺長吏、也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
虞詡為朝歌長、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後更以下各舉所
知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
餘人、賈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殺數百人

周臺公曰、攻劫者大盜也、偷盜者竊盜也、傷人者即今所
謂天罡打行也、不事家業者、即今所謂游手遊食無籍光
棍也、之數等者、法所必誅、相乃急取、用意深矣

王式開倉賑貧

唐肅宗亂、浙東、詔王式討之、式入越州、命諸縣開倉、以賑
貧乏、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也、及平賊、械
甫送京師、新之置酒大會、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
陳、今幸得從公、破賊、然有所不喻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
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
食、則民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實足資之耳

金湯借箸

卷六

九

皆拜曰、非所及也

防內應

敵入奸細為內應

秦欽衡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
往、仕焉、乃往、得仕及衛人、伐邢、二人從、國子巡城、按以外
報之、遂滅邢

唐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我虜平川之中、是漢地入
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
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問其父、引兵夜入、遂為所陷、號曰無
憂城

唐李希烈反朝廷以汝州與賊接壤刺史韋光裔懦弱以李
元平代之既至募工徒葺理郭希烈乃使勇士應募執役
版築凡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將以數百騎突至其城
先應募執役者應於內縛元平馳去
本城反側為內應

春秋齊伐莒莒子奔紀鄆又從而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
其夫已為娶婦及老託於紀鄆給馬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
投諸外武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繼而登者六十人繼絕
師鼓譟城上人亦譟皆共公懼啓西門而出齊師入紀
唐吳少誠遣兵掠臨穎兵馬使安國甯與節度使上官浼不

金湯借箸 卷六 子

洽謀翻城應少誠營田副使劉昌裔以針新之召其麾下人
給二糧伏兵要巷見持練者悉斬之無得脫者
唐蠻軍抵成都城下成都守將李自秀陰與蠻通欲焚城東
倉為內應城中執而殺之後數日蠻果攻城久之城中無應
而止

周書公曰惜乎其技止此也若能因機設伏誘令入城從
而殲滅不更快乎
防詐門

幽州挾詐
唐幽州叛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

中使大詬怒賊賊知他日偽遣人為中使役夜至城下守
將連納之賊眾隨入遂陷焉高
也先挾詐

英宗北狩當是時大同堡獨蕭條城門盡閉人心危疑是年
八月唐奉王皇至城下索金幣約歸至郭登閉門不納
遣人奏曰日出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啟閉竟不出劉安孫祥
霍瑄出見獻上皇金幣及約賄賂唐嘆不應竟擁駕去
防詐

說胃敗卒

唐蠻進寇萬州賈滂遣充海將帥五百人拒之舉軍覆沒蠻
卷六 子

水克海之衣詐為敗卒至江岸呼船已濟眾乃覺之遂陷
為

說胃復兵

後五代漢趙匡胤王景崇於鳳翔數挑戰不出暉遣千餘
人環甲執矢效蜀旂幟而山下今諸軍聲言蜀兵至矣
景崇果遣兵數千出迎之暉設伏掩擊盡殲之
說胃婦人

春秋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落載樂盈及其
士納諸曲沃並有傳報者曰落樂盈帥曲沃之甲以重入
李密欲據桃林縣縣官不從乃托言奉旨入洛陽暫送家眷

入縣衙一寄部以強兵裁婦女羈羅乘車而入遂奪桃林
防暴來附暴客二條

八日兵至新城

孟達據新城司馬懿討之達與孔明書曰吾舉事方八日而
兵至城下何其神也城陷達伏誅

賓秦奄至秀容

魏爾朱兆在秀容高歡遣賓秦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
百里秦奄至北庭軍人驚走兆自縊死

李顯忠

有苗豪號青面夜叉者久為夏國患乃令李顯忠圖之請騎

金湯借箸

卷六

二十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以歸

王德

宋王德從十六騎徑入隆德府治執備守姚太師左右驚擾
德手殺數十人眾愕眙莫敢前械姚獻於朝欽宗問狀姚

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叉耳

防潛襲

韓軌宵濟入華州

西魏王肅為華州刺史嘗修城未半梯在城外時高歡遣將
韓軌從河東宵濟肅不知覺比曉軌眾已乘梯入城肅尚卧
未起聞外洶洶有聲肅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挺大呼

而出敵見之驚退遂至東門左右猶集合戰破之軌眾遂遁

李師道潛內兵以圖東都

唐李師道置留後院於東都潛內兵數百人謀焚宮闈縱兵
殺掠其小卒諸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發兵圍之賊眾突出

望山而遁東都西南皆都城驚駭

防離叛

總引

韜英子曰守者降敵敵若撫而用之則未降者皆二心矣必
施反間之計使吾間傳於敵間敵必殺降者殺一降者則眾
心固而不敵降矣

金湯借箸

卷六

田單計劃齊卒

齊田單守即墨乃宣言曰吾惟懼燕軍劉所得齊卒置之而
行與我戰即累歟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之降者
盡射皆起堅守惟恐見得

劉鄩計殺彥溫

梁葛從周急攻兗州人心頗散劉使王彥溫踰城而奔守將
者多逆劉鄩乃遣人賜語彥溫曰劉使勿多將人出非吾素
遣者皆勿以行又下令城中曰吾遣從劉使者得出不者皆
族城中皆感彥溫者乃止已而梁兵聞之果疑彥溫非齊降者
斬之城下錄是城守益堅

防風雨賊兵

李樂乘官擒元濟

唐李樂謀襲蔡州○夜起師○會大雨○雪○天○晦○風○傳○馬○皆○縮○
懷○士○抱○戈○凍○死○者○衆○始○發○史○持○所○向○懸○曰○入○蔡○州○取○吳○元○濟○
士○盡○失○色○夜○半○至○懸○城○雪○甚○蔡○人○不○為○備○四○鼓○懸○城○下○
無○一○人○知○者○李○佑○等○吹○角○先○登○衆○從○之○殺○門○者○開○閤○留○持○柝○
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懸○入○駐○元○濟○外○宅○元○濟○始○驚○率○左○右○登○
牙○城○回○進○賊○進○兵○薄○之○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
無○備○有○意○如○此○

李金粟水襲泗州

金湯備者

卷六

三五

宋李金謀襲金泗州○時大雨雪○淮水○合○金口○每恨泗州阻水○
今如平地矣○以長鎗三千人○從夜半渡淮○潛向泗之東城○將○
踏濠水○傳城下○掩金人不備○城上數炬○數百○齊舉○連謂全○
曰○賊李三汝欲偷城耶○天黑○故以火燭之○全知有備○乃引兵○
還○

有備無患如此

防佳時今

高歡元旦破秀容

魏爾朱兆既至秀容○令守險隘○出入寇抄○高歡揚聲討之○師○
出○復止者數回○兆意怠○歡揣其○敵首○當宴會○遣賓客以精騎○

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之○泰命至兆庭○軍人○
因宴休○情忽見泰軍驚走○衆並降散○兆自縊死○

故青上元奪崑崙

宋廣源川蠻獠智高反○還守邕州○狄青懼崑崙關險阨○為所○
據○乃按兵不動○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值上元節○今大○
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宴軍校○首夜樂飲○
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病○暫起如廁○久之○使人諭孫洪令○
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坐客至曉○客未散○退忽○
有馳報者云○夜時三鼓○元帥已奪崑崙矣○是夜大風雨○青率○
兵度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為也○

金湯備者

卷六

三五

成祖中秋破雄縣

靖難兵起○楊松率曉勇者九千人○進據雄縣○燕王渡白溝河○
謂諸將曰○今夕中秋○披必不備○飲酒為樂○此可破也○出行夜○
半○至雄縣○黎明破其城而入○松與麾下九千人皆戰死○
防敵退而實進○

滿寵料孫權

吳孫權揚聲欲向合肥○魏滿寵表召亮豫諸軍皆集○權尋退○
詔罷兵○寵以為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此必欲偽退○以罷吾○
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權果再剄合○
肥城下○不克而還○

徐溫破虔州

吳遣劉信將兵攻虔州、據金播拒守、其城險、固、久之不下、乃
遣徐溫復以兵三千、授信子英彥、使來景瑜與之俱、曰、金播
守卒皆農夫、妻子在外、重圍既解、相賀而去、金播所守者空
城耳、大兵再至、必然克之、信引兵還擊虔州、金播奔雲都、迫

防敵去而復來

呂好問請備金

宋金師北去、京師解嚴、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於帝曰、金人
得志、蓋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計、當速謀、求不聽

金湯惜著

卷六

三六

神師道請備金

金師北去、神師道請合關河卒之滄衛孟滑備金兵五萬、朝
廷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二帝果有北轅之禍、

防敵攻東擊西

周亞夫備西北

漢周亞夫拒吳、吳奔壁東南、亞夫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
奔西北、不得入

郭淮備陽遂

魏郭淮屯北原以拒亮、後數日亮盛兵西行、淮以為此見形
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

得上

李光弼嚴警邏

唐史思明圍太原、月餘不下、乃選驍銳為遊兵、戒之曰、我攻
其北、則汝潛趨其南、有隙則乘之、李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
不至、警邏不少懈、賊不得入

韓遊瓌備東北

朱泚圍奉天、盛兵鼓譟攻南城、韓遊瓌曰、此欲分吾力也、乃
引兵嚴備東北

畢再遇

畢再遇進兵薄泗州、泗有東西城、再遇令陳戈旗舟楫於石

金湯惜著

卷六

三七

臣下如欲攻西城者、乃自以麾下兵從陟山徑趨東城南角

先登殺敵數百、金人大潰、守城者開門遁

防賊求和挾詐

侯景偽和

臺城被圍既久、侯景眾亦餓、抄掠無所獲、東城有米、可支一
年、援軍斷其路、景甚患之、王偉請偽和、以緩其勢、運米入

石頭、然後休士息馬、購修器械、伺其懈怠、擊之、景解表求和

梁主許之、敕止援軍、景既運東府米入石頭、復進攻城、晝夜

不息、臺城遂陷

防險地

兗州水竇

唐昭宗幸鳳翔、米溫率師迎於歧下、王師苑欲乘虛據兗州、劉鄩先遣人詐為鬻油者入城、細其虛實、及兵所從入視、羅城下一水竇可引泉而入、遂設之、鄩乃告師苑、請步兵五百、白水竇衝敵而入、一夕而定。

下邳深塹

岳飛以兵十萬圍邳州甚急、城中兵纔千餘、守將懼、遣人求救、昂曰、為我語守將、我常至下邳、城中西兩隅有塹深丈餘、可速實之、守將如其教填之、飛果自此穴地以入、知有備、遂止、昂舉兵以為聲援、飛乃退。

金湯指掌

卷六

防火變

火備

賊人內應、多以舉火為號、城中人防變、又必多積柴薪、一旦火起、居民倉皇狼突、奸徒因得乘機竊發、今預立救火夫四、十名、各家貯一水缸、各坊備長火鉤十把、舊絮被或絮袋十條、大小水桶五十付、轆轤十付、澆桶十付、長梯五付、長鎗五把、以防一時火變、則持鉤者十人、將起火屋、并下風屋鉤、伺以澆濕絮袋撲之、司汲十人、汲水入桶、桶水五人、登梯十人、運澆、持長鎗五人、巡守要路、以防乘機搶掠者、城中居民止許木坊赴救、他坊百姓不許查看混教、即係守城探夫巡官將

領之家、亦不許下城救應、奸人見我鎮靜如此、無能為變、兵若本坊保甲救護不力、致有延燒、及不係本坊居民乘機搶火者、查出以軍法重治。

又

凡委積及樓櫺門扇門棧、但火攻可及之處、悉皆積覆泥塗、准備水具。

防火藥

碑座

李之藻奏畧云、守城最喫緊者、提煉精細之火藥、舊皆貯於屋中、厥一度、指宗師言、不惟地遠、難於取用、抑且積聚或有

金湯指掌

卷六

三九

可虞、不如每門各造碑座一所、中設地、外築牆垣、每座細藥粗藥各萬斤、方保無虞。

藥用壘盛、上加泥覆、紫斷燈火、預備水具、各派專役、嚴司典守、稍有不法、定從軍法、凡一應面生可疑之人、但至火庫、即係奸細、登時拿送究治。

防草場

總引

城堡中堆垛草場、必須撥人防護、萬分謹慎、賊至之日、有面生可疑之人、但至草場、即便拿送究治。

防獄

總引

獄因自必死○每俾賊來○再圖生計○所以怠緩失守者○多致
內為外應○防之不可不密也○輕係者宜放○即放重辟者宜除
即除○仍宜嚴論○獄官不得刑○減獄食○不得受賄○縱囚○因自便
不得私放○親識出入○查則查○點夜則巡○遇仍時委心腹伺察
非常亦預防無患之一端也○

廬州

周臺公曰○廬廣文先生○廬州人也○為余言廬州事○言賊屢
攻其城○志在必取○而太守吳君○專以犄角○內應為主○帥家
丁○沿門搜索○果獲奸民為賊應者○當時斬首○擲城外○賊以

金湯借箸

卷六

三十

謀泄○遂通一日復來攻○吳君竊計○民間奸細已盡○近見送
獄食者○視平日有加○事屬可疑○隨案各犯○果得重辟某者
原係衙蠹○潛通死寇○為內應○於是梟首示賊○賊譟言解去
自此絕意廬州矣○

防庫

總引

周臺公曰○庫者聚財之所○有警之日○垂涎者多○宜統重兵
彈壓○然消奸謀○

防七乘

條目

賊之攻城○也有七乘○乘○我之倦○如日夜勞苦○神疲力竭之類○
乘○我之怠○如日久心安○官不戒訓○民不恐懼之類○乘○我之忽○
如風雨雷夜○地遠人稀○思想不到之類○乘○我之無備○如兵力
不利○矢石不足○火炮缺乏之類○乘○我之疎○如城有單薄○地有
平坡○外有攻衝之資○內有不備不具之類○乘○我之緩○如往日
通心怠意○一時招架不及○手忙脚亂之類○此七乘者○城之安
危所係○不可不慎也○

金湯借箸

卷六

三十一

金湯借箸卷七日錄

拒禦部有引

拒土山

明制其上 陰制其下

拒磴道

松明乾蒿

拒填壕

鉄球子 水燈

拒雲梯 附錦車

火箭 三穴 地道燃火 撞竿 撞竿式 臥樓

金湯借箸

卷七日

拒地道

穿地橫截 掘長塹 深坑 却延玉鍊地道入城

割仁恭穴地入城 甕聽 甕聽式

拒街車

燕尾炬 燕尾炬式 尖頭木驢式 攻車 布幔式

鉄汁 鉄汁神車 鉄汁神車式

拒矢石

木幔 皮簾 木幔式 皮簾式

拒砲

虛柙糠布袋 攢竹砲

拒火

總引

拒烟

總引

拒水

决堤 晉陽 合泥

金湯借箸

卷七日

二

京口周 鑑臺公甫 輯著

淮南李長科 小南甫 較訂

同郡王孟中 元徽甫 恭閱

吳縣吳壽格 曼卿甫 手鈔

拒禦部

攻常不足守常有餘所以墨子能因公輸彼昏不識一鼓
下之或從天降或從地出或從近衝或從遠擊審思四法
相師相勉相勉相勉
拒土山

金湯借箸

明制其上

卷七

虞景於城東西起土山驅迫士民不限責賤亂加嚴接疲
者因殺以填山號哭動地民不戰竄居並出從之旬日間衆
至數萬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太子宣城王以下皆親負土
執畚耨於山上起笑蒼倉樓高四丈募敢死士二千人厚衣
袍鐵鎧選健勇客分配二山晝夜交戰不息賊不能進
高歡傾山東之衆西入先攻玉壁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
入城上先有兩樓直對土山韋孝寬之縛木接之令常高於
土山以禦之
陰制其下

虞景又起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羊侃命為地道潛引其土
山不能立

史思明寇太原為土山以攻城李元好為地道以迎之近城
叛陷

拒登道

拒明乾萬

尹子奇圍睢陽以土囊積柴為磴道欲登城張巡不與爭利
每夜潛以松明乾萬投之於中積十餘日賊不之覺因出軍
大戰使人順風持火焚之賊不能救巡之所為皆應機立辨
賊服其智不敢復攻

金湯借箸

拒填壕

拒填壕

前五代宋臺軍圍壽陽劉用章包土柳以塞壘柳者如
雲城內乃以大箭射之草木及柳土積至一二日壘便欲
滿趙法進獻計以鐵珠子灌之珠子流滑悉緣隙得入草於
是火燃二日間草盡壘中土不過二三寸

水燈

金粘沒喝攻太原諸縣皆破獨城以張孝純王秉固守不
下其填壕之法先用洞子下置車轉輪上安居木狀如屋形
以生牛皮縷上又以鐵葉裹之人在其內推而行之節次相

縵凡五十餘輛人運土木柴薪於中先用大板薪次以薦覆然後置土在上增覆如初王東先穿壁為竅置火礮在內俟其薪多即便放燈於水中其燈下人焉木能燃濕薪火既漸滅今人鼓難其焰且天終不能填拒雲梯附齊車

火箭

蜀諸葛亮圍陳倉起雲梯以臨城郝昭以火箭逆射其梯梯上人皆燒死

三六

唐張巡守睢陽賊為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

金湯借箸

卷七

三

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於城潛鑿三六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末置大鈎鈎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大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其梯中折梯上卒盡燒死

地道燃火

朱泚攻奉天使僧法堅造雲梯高廣各數丈裹以兕革下施巨輪上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望之怵懼上以問群臣潭城侯仲莊對曰臣觀雲梯勢甚重重則易陷臣請迎其所來鑿地道積薪薪火以待之神武軍使韓澄曰雲梯小技不足上勞聖慮臣請禦之乃度梯之所據廣城東北隅三十步多儲膏

金湯借箸

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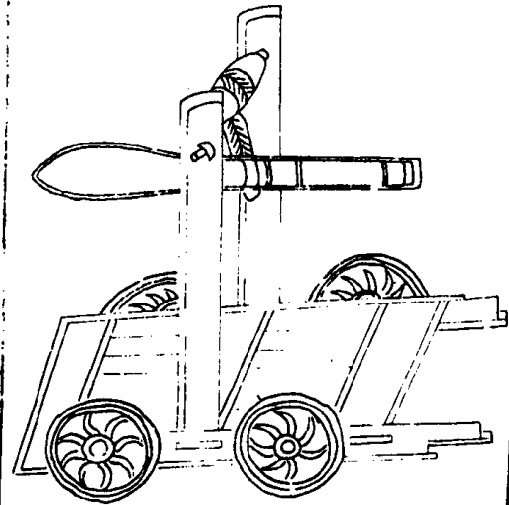
四

油松脂薪葦於其上此推雲梯上施濕繩懸水囊載壯士攻城翼以鎗蠅置人其下抱薪負土填塹而前矢石大炬所不能傷賊併兵攻城東北隅矢石如雨城中死傷者不可勝數賊已有登城者上與潭城對泣群臣惟仰首祝天上以空名告身自御史大夫賈食五百戶以下千餘通授職使募散死士禦之仍賜御筆使視其功之大小書名給之告身不足則書其身止曰今使與卿別賊備伏流涕上歎歎不自勝附其背道之前一日賊揣雲梯來路先鑿地道下深丈餘上積馬糞深五六尺次二日即今燃火次一日復下柴薪夜燒之是時北風正急賊乃隨風推橋以薄城下賊三千餘人相繼而登時城上士卒凍餒又乏甲冑城撫諭激以忠義皆鼓噪力戰賊中流矢進戰不輟初不言痛會雲梯輾地道一輪陷不能前却火從地中出風勢亦回城上人投葦炬散松脂沃以膏油雖呼震地須臾雲梯及梯上人皆為灰燼長聞數里賊乃引退

種竿

吳玠守殺金平金人以雲梯攻攻壘壁楊政以種竿辟之

撞竿式



金湯借箸

卷七

五

跳樓

金粘設明攻太原其鐵車如轆形下用車輪冠以皮鐵使數十百人推行欲上城樓王業於城中亦設跳樓亦如轆形使人在內迎敵轆車至今人在下以搭鉤及繩曳之其車前倒又不能前

周臺公曰此外有行天橋折疊橋翻空踏雲塔天呂公巢車等車總之欲自上而攻我者皆雲梯類也凡請言用此最忌頭緒錯亂但識得把柄自可一例制之矣

拒地

穿地橫截

漢諸葛亮攻陳倉為地穴欲踰出於城裏郭昭於城內穿地橫截之

伍長壘

宋魏高歡攻玉壁於城南鑿地道穿孝寬掘長壘避其地道簡戰士屯壘入者輒禽殺之又於壘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者更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成即灼爛

深坑

金人攻東陽孟宗政掘深坑防地道

却延玉錄地道入城

宋太清懷州李光弼令却延玉錄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

金湯借箸

卷七

六

大呼王師東城遂取懷州擒太清送京師

劉仁恭穴地入城

唐盧龍兵攻易州劉仁恭穴地入城遂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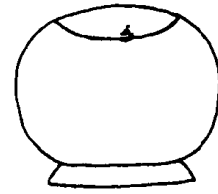
甕聽

用大甕繞城多置坑令人持入坑內擇耳聽人坐甕中聽之極遠以防警地道急用火器或毒烟薰之

金湯借箸
抵禦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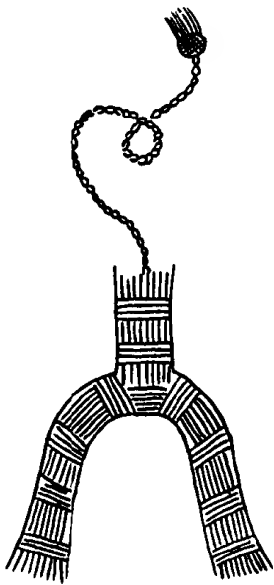
卷七

聽 甕



燕尾炬
庚景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興頭木驢石
不能破羊侃使作燕尾炬灌以膏蠟叢擲焚之俄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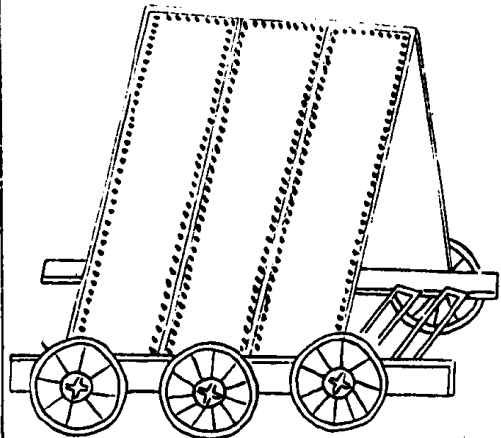
燕尾炬式



金湯借箸

卷七

興頭木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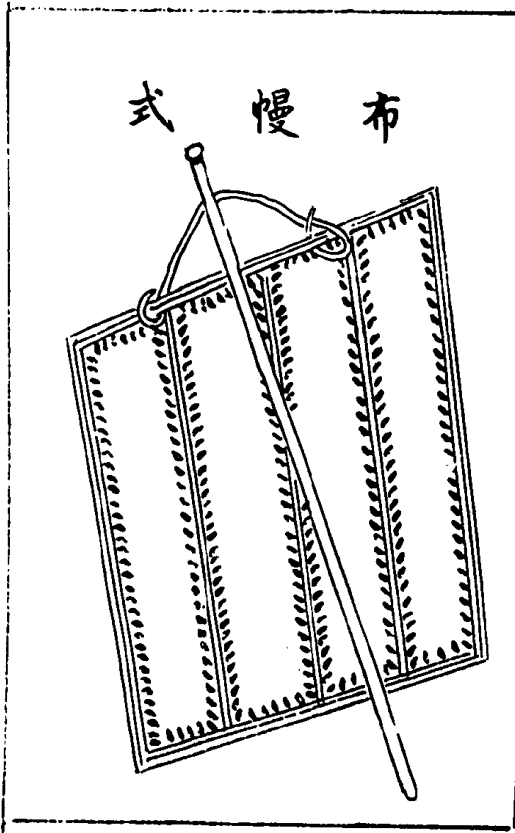


攻車

章孝寬守玉壁。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
槓。莫之能抗。孝寬今繕布為幔。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懸空
中。車不能壞。

布幔

以布複為幕。度矢石來處。以弱竿張掛。去城七八尺。居女牆
之外。以折石勢。一說結粗繩為網。如布幔張掛。亦可護女牆
樓櫓。



金湯備考

卷七

九

鐵汁

唐楊慶復中成。鑿冠。取氏。龜。重。而。屈。之。以。為。蓋。置。人
其下。舉以抵城。而射之。矢石不能入。火不能燃。慶復銘鐵汁
以灌之。攻者取乃退。

周臺公曰。此外有精輕。洞屋。旱船。半截船。木牛車。鉤撞車。
厚竹圍。等器。名色甚多。總之欲從中而賴城者。皆街車類
也。惟欲自下攻城者。止有地道一法。

諸器攻城。極為利害。一不能制。成立頗矣。敵臺突門之制。

絕妙千古。

鐵汁神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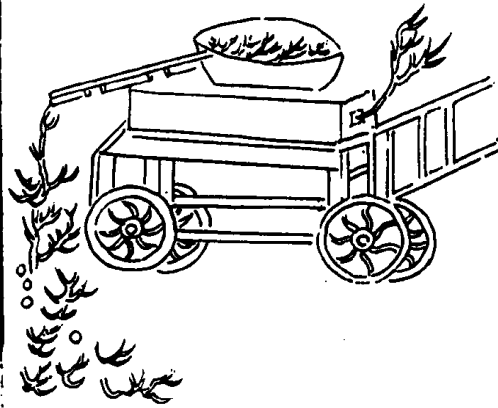
金湯備考

卷七

十

攻城之具。莫如雲梯。尚可以虎蹲砲。軍稍砲。擊而碎之。至於
洞屋木驢。上用鉄葉。生半革。慢成。通敵身體。上禦矢石。下伏
賊兵。推至城下。鑿城穴。地深木槽。石俱不能傷。法用堅木連
車。下設四輪。以便推轉。載以治爐。鎔以鉄汁。失鉄為篩汁之
槽。槽用夾層。其中貼水。以防鉄汁浸漏。槽上又加竹槽一層。
竹槽內塗泥。裝至極乾。銅鉄當火。上令熱。易化如賊用
洞屋木驢。隨推神車。以鉄汁注於城下。萬道火。星四散。遂擊
雖厚木層革。遇之立穿。真無敵利器也。

鐵汁神車式



金湯借著
拒矢石

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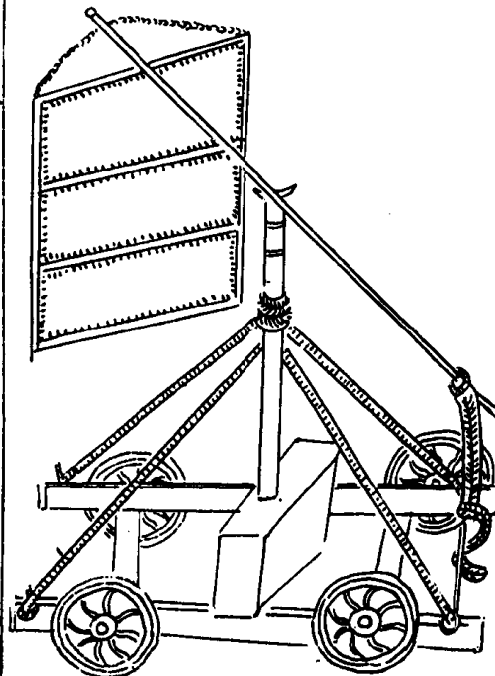
木幔

以薄板為相如屏風以生牛皮施桔槔載以四輪以繩挽之凡有攻城城附者則以幔繫矢石

皮簾

以牛皮為之闊一丈長八尺橫綴皮耳七箇凡城上有關則張掛之皮不稠繫蓋柔能捌剛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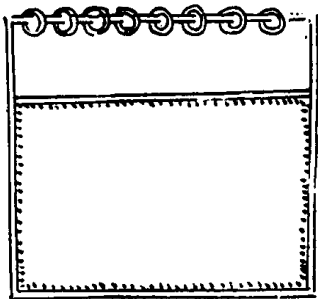
木幔式



金湯借著

卷七

皮簾式



拒砲

虛棚標布袋

金人每攻城先列克砲三十座凡舉一砲鼓聲齊發砲石入城者大於斗標棚中砲無不壞者王東先設虛棚下又置標布袋在樓棚上雖為所壞即時復成

橫竹砲

蒙古兵併力進攻金龍德宮造砲石取民徽太湖雲壁假山為之大小各有輕重其圓如燈籠之狀蒙古兵用砲則不然破大砲或碌碌為之橫竹砲有至十三稍者餘砲稱是每城一角砲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與裡城平而

卷七

金湯常考

三

拒火

詳其設防部

總引

城內凡高埠門樓火攻可及之處皆宜預備人夫并救火器械隨時撲滅免致驚擾居民以致失事

拒煙

總引

賊縱放毒煙則列甕苦之類以醋漿水各甕五分人覆其面於上則毒烟不能犯鼻目

決堤

我城若居界下之地敵人擁水灌城速築牆壁壘諸門及低陷之處城中速造船一二十隻募解舟楫者載以弓弩鐵鑽每舟三十人自開暗穴啣枚而出決其堤堰

晉陽

智伯求蔡羣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

金湯常考

卷七

古

甲以攻之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沒者三版沉寃寃民無數智伯行水魏桓子柳韓康子驪朱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跖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趙襄子使張武謀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十子陰與約為之日期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眾遂殺智伯

合泚

周臺公曰晉陽獲全襄子能決隄之效也

梁韋廉建封合泥。按行山川曰吾聞冷水以灌平場即此是也。乃塘泥水塘成水通而魏獲兵大至初戰不利諸將議退集湖又請走保三人。嚴起曰將軍孤縱有前無却安動者新。因令取鐵扇度槽立之堤下示無動意。嚴素贏累戰未嘗騎馬以板與自載督勵諸軍魏兵襲堤嚴親與爭魏却因築營於堤以自固起關離萬與合泥城等四面臨之城竟潰。周臺公曰合泥竟潰魏人不能決堤之險也。



金湯借箸卷八目錄

方畧部有引

安插鄉民

總引 羊侃 子謙 照驗法

安插難民

難民帶米

盤詰奸細

壕外立柵 驗牌放進 分門出入

設墩臺

墩臺制 放砲車旗口訣 放砲車燈口訣 墩臺式

空心墩式

擺塘報

總引

重偵探

總引

假便宜

總引

分信地

總引

編丁壯



總引
 沐守具
 總引
 早合梁
 總引
 預演習
 總引
 量軍馬
 總引
 選鋒彈壓
 金湯指掌
 卷八
 總論
 遊兵策應
 總引
 奇兵更番
 總引
 屯兵外拒
 總引
 養人力
 重泉
 儲蓄賞

卷八

金湯指掌

卷八

金湯借箸卷之八

京口周 張臺公甫 輯著

淮南李長科小有甫 較訂

同郡王孟申元徽甫 泰閣

吳縣吳壽格曼卿甫 手鈔

方畧部

荒雞亂鳴此非惡聲盤根錯節利器乃剔堂上怡哺牀下

怖伏凡今之人非歌則哭運斤成風於焉道遠日無全牛

可以奏刀解方畧

安撫鄉民

金湯借箸 卷八

總引

城外避兵之民有親者休親無親者官為投處如廟寺之類

僧道預先報名發令共居一處其餘公館寺觀俱派鄉民棲

止大率男子共止數處婦人共止數處門外貼名以便認識

可也

羊侃

梁百姓聞侯景至就入城公私混亂無復次序羊侃區分防

擬皆以宗室間之

于撫

已已之變于讓泣奏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

之民皆徙入內安撫毋令失所而亂

照驗法

州縣官當平居無事時先將鄉居土民作有柄手牌式一面

寬六十長一尺二寸白粉油面每家照樣做來上書各家壯

丁共幾名口年若干歲面色紅白有無疤記婦女老幼不以

細開官標仍給各家領去待聲急將近四面各照四門進入

守門官吏於門外照牌照驗若有面生之人牌上無名或年

貌不同即時擒拿送審以防奸細夾雜進入為賊內應

安撫鄉民

難民帶米

金湯借箸 卷八

一凡避賊後城堡寨者男婦各帶米三斗幼小二斗至於

富民則每口以一石為率

周臺公曰丙子歲流寇震都百姓多南渡避難有恐奸細

混入且耗費吾潤之粟建議拒絕之者張雲齊父母問策

於予予曰百姓避死而來一概拒絕是自取其死其生路也

心既不忍百姓羸身而至一粟收留是德其耗我資糧也

勢亦不便且聞風避地必其擁背多而便於遷徙者也當

明著為令每口資粟一石方許放入則彼無生而得生我

無粟而有粟也且今十家共避一揭到官自相識認保結

否者竟行斥逐則奸細又何所容乎公稱善

盤詰奸細

城外立柵

今日結奸多在門內且以厄藏之卒執朽鈍之兵不堪太甚萬一有使賊數十假充難民一擁而入先據城門如之奈何須立木柵在城外百步委廉能官弁帶領精兵百名全裝利器四十名為前隊拒六十名為左右拒設立照入牌百而查驗無誤付牌放行大約以五十人為一班其牌週而復始陸續傳送門內仍設嚴兵防守

驗牌於進

城門出入紛紛最難清察委之門役徒資猜詐耳今於每城

金湯備考

卷八

三

門內各設一公所鄉紳耆老一人佐武官衙官一人輪管各帶有限力辦言貌者數人惟本府本縣人極其出入各鄉鎮及別府別縣人雖上司差委亦必細詢然後放入果係城中姻戚往來等入必得城中親識保領然後放入遊食僧道一概攔阻

分門出入

周臺公曰奸之所以難詰者以人眾往來擠塞得以乘機混入無錄物色耳以予潤四門言之當分兩門聽進兩門聽出進者即以軍法嚴治進門百姓一魚貫而行不許喧譁攬越則法度清肅而機察官吏神閑氣定得以安詳

物色奸細無所容矣
墩臺

墩臺制

墩臺高三四丈必占山坡高處直起不用階級上下皆用軟梯每一墩小房一間床版二扇鍋竈各一水缸一碗碟各五油燭鹽米足一月糧火一盆五軍守之銃十門青紅白黑四色大旗各一面紅燈五盞為之上下油蓋防雨下加磨石防風長竿一根純金備墩軍職掌瞭視看賊從何方入犯書則放砲舉旗夜則放炮舉燈鄭燈如式接應照下口訣行之如有違犯失誤者定以軍法從事

金湯備考

卷八

放炮舉旗口訣

一砲青旗賊在東

南方連砲旗色紅

白旗三砲賊在東

四砲元旗北路

放炮舉燈口訣

一燈一砲賊從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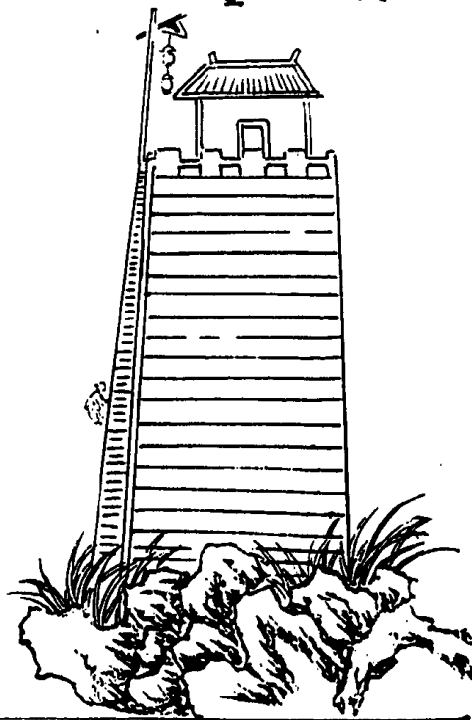
雙燈雙砲看南風

三燈三砲防西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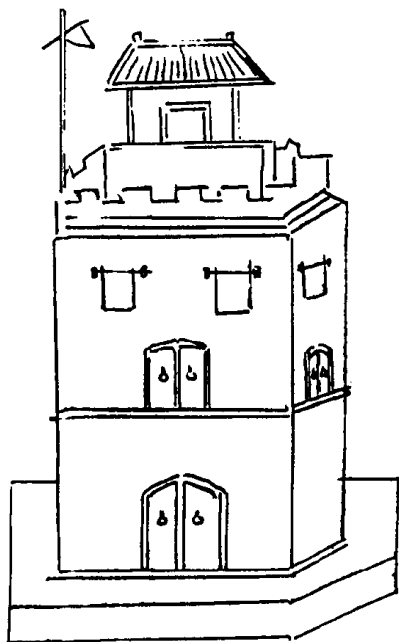
四燈四砲北方

大約斥埃以遠為宜以高為貴以簡為便墩法舊舉狼烟但南方狼煙絕少拱把之草火燃不久且遇陰霾何以瞭望懸旂懸燈其法誠便

臺 墩 圖



空 心 墩 圖



擺塘報

總引

計城外要口四面共有幾處。每十里為一塘。每一塘撥五人。各領起火六枝。三眼銃一把。燈籠一盞。雨具一副。各照汛過。信地出城哨探。如遇賊至。即放三銃。三起火。次塘陸續接應。守城軍民。照中軍號令。上城守禦。

擺塘約至鄰境。交界即止。擺塘人約三日一交代。如出探邊期。及應備隨火藥等器。不如法。不候交代。輒回。並偷藏人家。廠園林內者。軍法示衆。

金湯借箸

卷八

六

總引

偵探者一軍之耳目也。人。我。耳。目。則。為。人。軍。要。偵。探。則。為。發。軍。乃。用。兵。第一。要。務。若。能。近。賊。營。入。賊。隊。打。聽。得。的。實。消息。者。破。格。重。賞。蓋。預。知。賊。人。如。何。攻。器。我。便。可。防。如。何。詐。謀。我。便。可。應。此。尤。緊。要。一。著。也。

王元徽云。孫子云。自。古。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者。先。知也。先。知。不。可。取。於。鬼。神。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然。重。賞之下。方。有。勇。夫。今。人。豈。肯。為。一。囊。之。錢。數。賊。之。練。使。肯。拚性命。入。死。地。探。的。耗。乎。用。兵。一。事。須。是。大。手。段。人。為。之。寒酸。纖。豈。能。成。大。事。哉。筆。此。以。俟。其。人。可。也。

假便宜

總引

守土官為主居中調度城上分為四面四角守正一人守副二人俱以佐貳副俸或大小鄉紳孝廉若上舍子孫內有老成練達執法嚴明者亦可為之聽其要斷一面之事守城老行軍法欲救一城性命難做一各人情主守須備之威權使

宜行事
分信地

總引

請鄉官協守城門各執其家之使情之合者分配又將在城

金湯借箸

卷八

舉監生員省察等官及衛所能幹官生各分分樓鋪分班輪管晝夜巡視信地已定處事有責成

周臺公曰李綱守都城以百步法分兵備禦即此意陳規所謂分段路則易守也

編丁壯

總引

周臺公曰守城必外操火編夫難論門戶富家大厦千間貧家一室難登一門一夫貧者安肯心服且非獨於此也蓋人情安樂則願生窮苦則思死一旦有警彼貧者餬口不暇安能任其腹餓其家執干戈而捍天石乎必也酌量

開城操共若干口富戶共若干家各照家計厚薄公派操

夫多寡如家丁義勇不足所派夫款許出值僅募貧民代為看守如此則富家無丁而有丁貧民無食而有食彼此相資之術實彼此相安之道也己丑春予潤鄒虞王冰壺老師與張雲齊父母曾行此法百姓稱便

一每操多則三四人少亦兩人庶可更番宿食相禦若只一人不二日精力已疲極賊乘倦攻之豈不誤事

一編夫守城東西南北要近各人住居若不分散近則編者

官吏重究

派守具

金湯借箸

卷八

總引

通計本城共有若干操口見今通有若干守具各照信地分

派稀密得宜各城樓及對城外衛要之處各置大銃佛糧機等器隨用慣習官兵准備裝放操夫每人備利斧一把木棍一條最為得力

早分操

總引

城內外居民年五十以下十八以上各以方面分記姓名於城壕粉壁之上以備臨時各認信地此事倉卒做不得須預安排

預演習

總引

城上工夫。認號既畢。限於每日飯後。已時。照以前號令。一連
教演三日。已時集。未時散。庶免臨敵倉皇。手足無措。

周臺公曰。日間演習既熟。夜間亦須演習。風雨之日。又須
演習。兵法所謂每變皆習。乃授以兵之意。

量軍馬

總引

周臺公曰。城中軍馬。各有部數。必料其多寡。酌量分派。守
城兵若干。守者不出。出戰兵若干。戰者不守。中軍若干。主

金湯指掌

於彈壓。遊兵若干。主於案。奇兵若干。以備。更番。各墩各
塘。各探。各門。各臺。各巡視。庫。糧。廠。救。火。雜項。共若干。其餘

選鋒
彈壓
此係中軍

總論

周臺公曰。軍無選鋒。曰北。遇賊寇臨城緊急。主將宜簡練
曉勇絕倫之士。數千。一皆力挽虎射。命中者。以為腹心。
親自統率。鎮撫城中。恐防他盜。乘機竊發。從來一方有急。
必借援兵。人止知援兵之義。更不知援兵之害。如唐郭晞
援邠州。軍士白晝群行。叩頭於市。有不噍。輒擊傷市人。推

登而復登於道。甚至樓壞。守婦。邠州守白孝德。其故誰何。
此援兵之害。中於百姓者。如澤面將。楚兵數萬。救齊。推

齊。洛王之筋。懸之梁上。早受其楚。其而。死。竟滅齊國。此援
兵之害。中於主帥者。也。所以然者。客過強。主過弱。故生。及

利害。反為客所。操縱。劫。其主耳。強主之道。莫先於選鋒。
凡智可定國。力足起群者。宜簡而別之。禮而重之。標為腹

心。張為羽翼。主將親自統領。內以鎮撫地方。外以勦滅盜
寇。明以震主帥之威。潛以救援兵之害。不至客兵勝於主

兵。若厄而宵。而甲者。譬如。猶羊。見草而悅。見對而慄。雖
有百萬。何濟於用哉。

金湯指掌

遊兵策應
四枝

總引

守城舉表。百姓未諳武藝。必將本城素練之兵。饒有膽略。善
火器弓箭者。令遊兵四枝。分守四方。杜其聲勢。每方之將。各
設四表。賊來近。舉一表。賊至城。舉二表。賊攻城。舉三表。賊舉
牆。舉四表。夜則加燭於表上。虞虞戰。視舉表處。急援。但一
門有警。各門堅壁固守。不得輕動。以防聲東擊西之患。
和兵更番二枝。

總引

四門城壕。既有民夫。又有遊兵。似可保無事矣。但恐賊多攻

久兵力不支頃、我援兵二枝、一屯城東北隅、一屯城西南隅、有警、各照信地、急為應援、與賊兵更休、迭戰、以保萬全、或賊中奸細放火、即用此兵救之、

總引

凡遇敵警、須於各城外要害處、只相去十數里、屯兵分營、拒守、截殺、與城中相為犄角、牽綴賊勢、使其左右顧慮、不敢併力、攻城而勝負在我矣、故堅守為上策、輕出為下策、畏避不戰、出為無策、

善人力

金湯借箸

卷八

十一

盡心

歲年不睦、恐賊向夜乘虛竊入、須盡令輪班休息、

備揭賞

激勵

攻城之日、宜專委廉能官一員、將銀包三錢、五錢、一兩、二兩、五十兩、武錢百文、以至千文、萬文、及花紅果酒之類、遇官兵破大能擊傷賊者、即時量功大小、酌量獎賞、庶人心激、敢爭相防守矣、

金湯借箸卷八終

金湯借箸卷九目錄

禁約部有引

禁森盜

重法 羊侃 李綱 宗澤 馬如節

禁歌家

總引

禁樂戶

總引

禁茶坊

總引

金湯借箸

卷九目

禁酒肆

總引

禁混堂

總引

禁浪遊

總引

禁風火

總引

禁積薪

總引

禁訛謠

總引

禁誹謗

總引

禁夜行

總引

禁私開禁門

總引

禁虐發矢石

禁險節社法

金湯借箸 卷九日

禁擅出號令

總引

禁妄動

總引

禁吹響器舉竿表

總引

禁擅離信地

總引

禁擅入信地

總引

禁近城房屋

總引

禁近城土阜

總引

禁私回賊路

總引

禁私開賊書

總引

金湯借箸 卷九日

金湯借箸卷之九

京口周鑑臺公甫輯著

淮南李長科小有甫較訂

同郡王孟中元徵甫參閱

吳縣吳壽格曼卿甫手鈔

禁約部

禁者今民知所戒而不犯也禁而不能止則將未能令軍必賊矣太公曰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是刑上究此將威之所以行也若欲行罰必自責者始輯禁約

禁盜

金湯借箸

卷九

重法

壯丁上城家中無人看守小人乘機為盜為盜但有拿獲者當時打死示眾其飲食不忌之人開具手本東官設法服借存恤

羊侃

梁侯景初圍城軍人爭入武庫羊侃命斬數人方止此報盜之漸也

李綱

李綱當金人圍城反守時有自門上擲下人頭至六七者皆云斬獲奸細及驗認即皆漢人首級綱於是捕獲數人斬以

狗軍又有京師不足之徒乘機殺傷內侍取其金帛而以所

藏器甲弓劍納宮請功綱命集守禦使司以次納凡二十

餘人各言姓名皆斬之并斬殺傷部隊將者二十餘人及盜

狗故外有強敵月餘日而城中竊盜無有也

宋宗澤知開封府時敵騎留也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

宗澤

京城樓櫓盡廢民兵雜居盜賊縱橫澤至前撤謀舍者數人

下令曰為盜者賊無輕重必從軍法錄是盜賊屏息民賴以

安

金湯借箸

卷九

馬知節

宋馬知節從知定遠軍時知民又堡卒有盜婦人首飾者視軍止皆而還之知節曰民遇外虞而來反為內盜所掠此而可起何以肅下即斬之又屠衆犯寨民相携入城知節與之約有盜一錢者斬俄有竊童兒錢二百者即殺之自是無敢犯者

禁歌家

禁歌家總引

歌家

歌家不許住居城內恐有奸人窟宅

總引

凡不良之人。挾重資而至。多以娼家為窟宅。蓋娼家原為客投。又惟利自視。自不必詰所從來。而始受之明矣。矧有娼即足盜。實為賊主者乎。除在籍樂戶外。皆流娼也。地方保甲。不得賄賂。然有衙門積案。為之覆持。雖地方保甲明知之。而亦不敢驅逐者。謂非奸人第一機數哉。宜嚴行驅逐。至在籍樂戶。著牌頭造冊。共縣戶幾家。某家樂戶幾名。婦女幾口。出示曉諭。使知不在示內者。即流娼也。庶人得以舉首。即各家留宿客商。仍著精細心腹。暗行體訪。庶奸藪空。而奸人自遠矣。

金湯借箸

卷九

三

總引

奸人設謀定計。多在茶坊。慮酒後之言有漏泄也。須嚴禁之。違者即將房入官。變價充餉。兩隣連坐。

禁酒肆

總引

酒肆亦藪奸之所也。賊信緊急。不許開張。或從民便。止許零沽。不許留人聚飲。違者罰亦同前。

禁混堂

總引

混俗不良之人。每每寢宿混堂。他郡亦有然者。宜併禁。

禁浪遊

總引

奸人日間無處藏身。每托閒遊。掩人耳目。過警之日。凡有浪遊名勝。巷院者。許人擒治。究實重賞者。

周臺公曰。私家樂戶。茶坊。酒肆。混堂。及名勝寺院。果皆藪奸之所也。若有明智之人。正宜留之以為捕役。耳目之機。一概拒絕。尚屬下策。但恐格外之事。非時賢所及。故當取其大焉者耳。

禁風火

總引

金湯借箸

卷九

兵臨城下。城內居民失火者斬。

禁積薪

總引

警報緊急。城中居民近城者。不宜堆積稻草柴草。恐城外火箭飛入。起火。故宜禁。少則收藏。多則移置隙地。為便。

禁批諺

總引

凡有曉星氣術數之人。悉收隸官府。不得與他人竊語。及禁論說怪異。以惑眾心。

禁淫婦

總引

凡見賊大言誇詐者○或被傷高呼驚走者○遵照臨陣違縮軍
法示衆○臨敵回頭擅動者○剝耳○夜驚者○治其所錄○本官連坐
禁○夜○行○法○當○禁

總引

同臺公曰○城內柵欄之設○所以備盜也○今夜行者○徹夜不
止○則柵欄徹夜不開○矣○虛設何益○必委風力係伍率精兵
持鎖鑰○專緝犯夜之人○重懲一二○警衆之惡○子弟及得僕
豪奴○則小民自不敢犯○而盜賊無緣乘機竊發矣○但今日
情面世界○凡事輒阻○必得哄比○河清而如冷飲之人方可

金湯傳書

卷九

五

總引

與興商○令行禁止也○
禁○私○開○禁○門○如○外○鎖○一○法○判○見○方○畧○集

總引

城門謂之禁門○凡不宜擅啓閉也○項國太平日久○法紀縱弛
守門官偷安自便○高寢在家○守門軍得錢賣行○啓閉任意○從
此誤事○為禍不輕○如有犯者○定以軍法從事○

禁○夜○行○法○當○禁

禁○夜○行○法○當○禁

凡遇攻圍○俟賊近城○令憤熱弩手善射者○乘便射○打○務要奇
中○毋得亂發矢石○火器○既不中賊○又損實用○大率守具皆用

於十步之內○著見功○為的○當大暑○守里○不如守○土○守○大

不如守○人愈遠○徒勞○愈近得力○遠致不中○既費力○又損器○何

禁○夜○行○法○當○禁

總引

政出多門○軍政大忌○一初發令○俱出主將○其副二以下○不得
擅易指揮
禁○安○動○恐○為○賊○所○乘○也

總引

金湯傳書

卷九

六

賊內應多在夜間○或於倉庫放火○或於空廟○及高阜處放火
或放砲為號○即有十餘人○舉火為號○偷至城上○破傷守軍
士○吶喊稱言城破矣○賊至矣○我軍聞之驚潰○賊因乘之○大開
城門○延東賊而入○此千古覆轍也○但嚴戒軍士○守城者守城
安動即斬○守門者守門○安動即斬○又急傳守門之人○但防內
賊○勿防外賊○凡城內居民○各執器械○各立門前○至天明○賊計
不行○自投首矣○

總引

兵臨城下之時○城中居民○不許妄豎高竿○亂吹響器○并樂器
小爆概不許作

總
引

總引

卷九

總引

城外三丈內若有房屋賊或潛伏屋下擊射守城軍民或即用其梁柱作梯上城或順風放火或就本屋運土幫城起閘而登皆無可奈何有近城一丈以內者城身又低於屋此不守之城也合行屢禁一毫不留違者以通賊論

總引

總
引

總
引

城外有使至、守門者簡賁徑導詣主守、內外軍民不得輒相

金湯借者

卷九

見如得飛書、持送本營、對衆封送主守、如城上城下有面生可疑、交相接語、或擲物件、做手勢號色、即時拘拿、解主守究問。

金湯借箸卷十目錄

號令部 有引

行軍號令

斷新

中軍號令

總引

四方號令

總引

旗幟燈火

總引

金湯借箸 卷十目

守城號令

分班 統領 按名責治 值役值宿 有警輪守

無警輪巡 傳食 濟渴 歇宿法 便利法 糞砲

確法 懸燈說 懸燈圖 火線圖 設柵門 新逃

亡 備取索 巡邏兵 巡邏官 加犒勞

對敵號令

誅後至 齊心 順昌軍士皆奮 壯膽 定氣 定勝

專目 靜聲 堅志 燭奸

金湯借箸卷之十

京口周 鍾臺公甫 輝著

淮南李長科小有甫 較訂

同郡王孟中元徽甫 參閱

英縣吳壽格曼卿甫 手鈔

號令部

今者。今。民知所遵而易從也。必上無疑。今。斯下無二事。徒

木之威。賢於反汗多矣。故信之一字。與智仁勇嚴均為將

之首務也。輯號令

行軍號令

金湯借箸 卷十

斷新

大將既受命。專征伐之柄。攝師於野。軍而下令。馬夫聞鼓不

進。聞金不止。旂舉不起。旗低不伏。此謂悍軍。如是者。新之呼

名不應。點之不到。往往復從。期動連師。此謂慢軍。如是者。新

之多。出起。怒其不賞。主將所用。低強難治。此謂機軍。如是

者。新之揚聲嘆語。若無其上。禁約不止。此謂輕軍。如是者。新

之所舉器械。弓弩絕。箭無羽。劍無刃。此謂弱軍。如是者。新

之。軍如是者。新之妖言詭辭。撰造鬼神。詭惑夢寐。以流邪說。

恐惑吏士。此謂妖軍。如是者。新之奸吉利。門足。攢非。構怨

吏士。今其不悅。此謂撥軍。如是者。新之所到之地。凌侮人民。

漢亂婦女此謂軍如是者新之竊人財貨以為己利人
首級此為己功此謂盜軍如是者新之將軍與謀遠帳屬臣
竊聽其事此謂探軍如是者新之或間所謀及軍中號令揭
舉於外使敵聞之此謂背軍如是者新之使用之時結舌不
應低眉悅首似有難色此謂拒軍如是者新之出越行伍爭
前亂後行列喧譁不馴號令此謂亂軍如是者新之託傷說
病以避艱難甚或伴死因而逃遁此謂詐軍如是者新之主
掌財帛給賞之際阿私所親文吏士結怨此謂黨軍如是者
新之親寇不審探寇不謀到而言不到而言到多而言
少而言多此謂諛軍如是者新之營壘之間既非攝勞無

金湯傳

卷十

中軍號令

故飲酒此謂犒軍如是者新之此今既立士有犯之者當
斬斷之者大將以問諸將曰某營新逃今更士挾於外斬之
斬斷之後使傳令告吏士曰某人犯某罪與諸將議當斬已
處死訖公等宜觀此以自戒是大將以禮行罰使卒無免死
衆有畏心矣故令者將之大柄也可不重乎是以孔明漢江
而斬馬謖立表而誅龐統此皆先遵法令後收功名者

總引

城中高處可以四面瞭視之地主守居之設立中軍黃旗一

而黃紙雙燈一盞單燈合背紅白黑紙各一盞如黑紙難明
則代以綠又備青紅白黑小旗各一面大流星爆百枚大銅
鑼一面巨鐘一口碗口炮六口手銃亦六口用者備不齊也
其隨從應談木馬火藥火繩送子等件俱備足撥好軍一名
專管火種日夜瞭城外伏路號火號炮吹鼓手八名凡遇上
城時有小令旗一面上書掌號二字吹手見此旗方掌號放
砲三聲即將黃旗豎起以使齊人上城遇下城時有小令旗
一面上書鳴鑼二字吹手見此旗方鳴鑼即將黃旗落下以
便諭衆下城遇夜以燈代旗吹手若不見掌號之旗掌號之
燈切不可掌號不見鳴鑼之旗鳴鑼之燈切不可鳴鑼要更

金湯傳

卷十

四方號令

總引

四面城樓各豎木方旗號以六太布為率而游兵將領城
長各認木方色旗如木方有警書則搖動木方色旗夜則又

起本方色單燈、擊鼓催兵、無事則鳴鐘止之、至於油燭火藥、
運軍糧火等項、俱照中軍、

總引

中軍、十二丈黃布大旗一面、桅竿長五丈、說明：黃旗雙燈
四門、六丈青紅白黑布大旗四面、桅竿長二丈、說明：用各方色
明以下做此代
四角、六丈大旗四面、東南方、上半青下半紅、西南方、上半紅
下半白、西北方、上半白下半黑、東北方、上半黑下半青、桅竿
長二丈、說明：用各方色單燈、如東南

金湯精義

卷十

四

每百張二丈各方色布旗一面、竿一丈五尺、說明：用小
每二十五張一丈各方色布旗一面、竿一丈、說明：用小
每五張五尺各方色小布旗一面、竿七尺、說明：用小
中軍、四門四角、大小方旗各一面、以便傳警、說明：用各方
旗旗金鼓、所以一人之耳目也、爰制八卦之旗、以太極為中
軍、其說設物象、書符畫魁者、弗取也、夜則以燈代之、

分班

守城夫必計其多寡、汰作二班、或三班、每一班用灰粉白、肉
書標夫姓名、各認定防守、分班更換、以休養精力、如頭班一

晝一夜、次日即換二班、再次即換三班、各置簿定限、彼此不
得推諉、

統領

五環為一位、立一能幹者為伍長、二十五環有成長、百環有
班長、伍長、成長、班長、各執旗、伍長填五環夫姓名、在旗內、城
長書五伍長姓名、在旗內、班長書四成長姓名、在旗內、以便
統領、查核、東面自南起、伍長旗、寫天地元黃字號、成長旗、寫
東城一、東城二字號、班長旗、寫東班一、東班二字號、餘可類
推、各門各角、又令帶各班長、白日止暨旗號、各長輪守之、
能至不用軍民上城、以息其力、

金湯精義

卷十

五

按名責治

凡城上、用石灰塗白、將各戶所出之人、或正身、或僱身、俱
要真正姓名、左右排書、其紳紳之家、即書某紳、紳出某、一
一明列、有力大戶、僱人數多、亦上書本名、下書所僱之人姓
名、以便臨時查照、既受若僱、應代若役、如有違誤、替身按法
治、主人但以失於護察、輕重抵罪、

依役依值

守城有僱募者、但重強壯、守分良民、不得以老弱奸棍充數、
每日工食、官定價米二升、錢十大、錢十大者、薪資也、殺賊有
功、賜賞在外、

五垛為一伍，一當有警，每夜一人輪守。一更，每垛各置一石，堆大二三尺，高稱之。每更一夫執小旗，登石擊柝，站立既滿，則可以俯瞰五垛城下。有無奸細，其餘四人總卧，倘遇有警，喚醒同伍四人，則名雖一夜之守，實止一更之勞也。轉更輪換，聽中軍喇叭，各門應之。每伍置一木牌，註定某人某更，不得推諉失誤。伍長從督之，扶立者，要註定眼力，不得減滅燈火。又戒出頭外望，以防飛矢銃彈所傷。輪睡者，亦不得脫衣，如聞中軍砲響，轆起便燈，則同伍者，一齊向外持械，站立，拒候中軍燈落止號，方始許就睡。

無
榮
輪
巡

無警夜巡以三十梁為一牌。每夜止用二梁之人上城。一名巡上半夜。一名巡下半夜。各帶器械燈火。靜行視聽。不必擊梆。有所見聞。鳴鑼警衆。止在三十梁界內。往來巡視。次早將牌轉送下戶。每月輪流一遍。週而復始。一年一家。不過數夜。就是小本生意。白晝貿易。夜間巡城。亦不耽誤。

健
食

城上鍋竈不便。城下各照所分人口。五垛屬一火頭。一日三飯。三更時麵食火頭各照所管之人以器盛飯。城上人用索收取。每盆菜總一盤。有私送食者不禁。

每五塚置大水缸一口、一以濟渴、一以備火。

歌
符
法

每梁口五個立草檁一間下用板鋪勿使泥濕傷人上用苫蓋四而皆遮蔽風雨遇主樓鋪者即聽以樓鋪充之不必另立

便秘法

五燧共大鐵鍋一口，砌如甕式，下可容火，大小便利，悉在其內，賊來攻城，勢必仰面，煮令沸熟，杓澆筒噴，各縣人便。

真砲確法

金湯借箸

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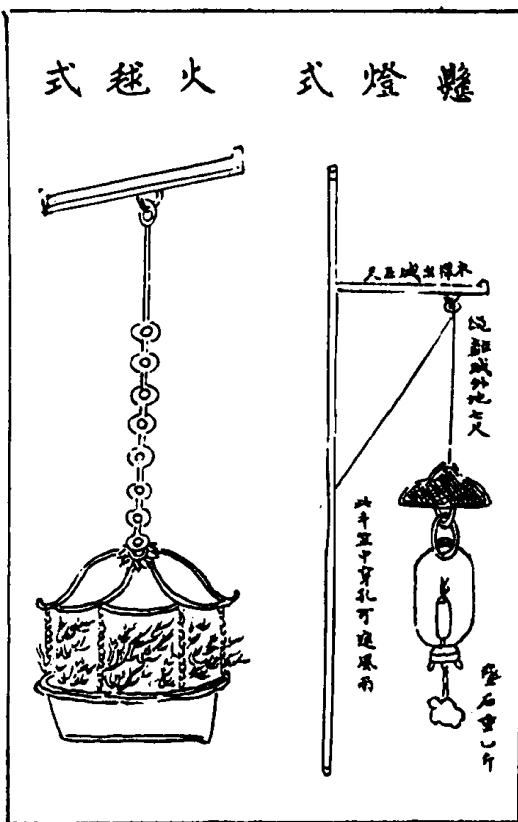
先以人清燉槽內或煉擇靜微乾打碎用薜蘿細或在甑內
 每人清一秤用狼_〇姜_〇半斤草烏頭_〇半斤皂莢_〇半斤皂莢_〇半斤
 紙_〇幣_〇半斤紙_〇貨_〇半斤紙_〇毛_〇四兩石灰_〇半斤接_〇油_〇半斤入甑內
 煎沸入薄瓦罐容一斤半者以草塞口碗內放以擊破城人
 可以透鉄甲中則成瘡潰爛故毒者仍以烏梅_〇甘草_〇置口中
 以辟其毒

燈式

每五張一燈，用新油紙者，方明亮。燈上用一油紙，蓋以防雨。蓋上仍壓一小瓦片以防風。若篾簾蓋尤佳。每燈製一批竿，牽懸城下，離地七尺，火光下散。我能見賊，賊不見我，換燭。

即輪更之人、不許誤事、然懸索、宜細、止、勝、一、燈、庶、賊、不、能、攀、
跡、每、十、梁、用、一、火、標、所、費、比、油、燭、減、易、燈、油、梁、長、沐、備、

懸燈式 火毯式



金湯借箸

卷十

八

設柵門

工城案壁立柵門檢兵看守不許梁夫私下亦不許開離人

潛上一防覺亂軍伍一防奸細外拍止送飯換班開故至晚
中軍放炮則封鎖不開如緊急則茶飯挈送城上止於換班
放出

新逃止

守梁夫下城逃走進兵拿獲到官立斬

備取索

城上每段立一典學置小旗數面凡遇需用物件寫字貼旗
上舉示城下城下各段亦有主者預備用雜物各為部

金湯借箸

卷十

九

謹伺舉旗即應送上城勿令緩急缺乏又設離役軍人量為
多寡事司負弩所需物件又置推頭備桌一張筆硯一利小
紙條寬一寸者一百以備緩急取物寫字傳知

巡邏兵

各梁兵勤惰不一須常稽察然使人人點名吏吏喧嚷則守
梁者不能睡卧精神困疲非計也當以城門為限如東門至
南門之類每門設巡邏兵十名置小紅旗一面中書巡邏字
每吏兵二名輪班終巡視止批燈執旗往來梁口不許叫
喝打柵搖鈴若有梁夫熟睡不行瞭望并梁口燈火斷滅者
隨擊更旗次早總巡官秉稟究仍行喚醒點燈不許擅自喝

打○膏○法○重○治○

巡○邏○官○

設○役○巡○邏○猶○恐○疎○虞○每○門○設○巡○警○官○二○員○各○與○馬○匹○置○更○牌○更○箭○如○東○門○至○南○門○時○值○二○更○東○門○官○將○一○更○箭○交○付○南○門○官○收○驗○南○門○官○隨○付○二○更○牌○與○東○門○官○為○驗○驗○看○迷○周○次○早○送○總○巡○官○查○考○若○各○官○將○牌○箭○私○授○不○親○巡○警○者○查○出○以○軍○法○重○處○其○巡○警○官○先○察○巡○邏○十○人○若○見○各○壕○口○偶○有○睡○熟○失○瞭○隱○燈○者○掣○其○更○旗○巡○警○次○早○并○送○總○巡○官○家○究○治○亦○止○許○巡○視○不○得○呼○喝○敲○梆○驚○擾○壕○之○人○加○加○勞○

金湯備考 卷十

夜○中○或○值○風○雨○正○奸○人○乘○機○竊○發○之○會○宜○倍○加○嚴○謹○預○備○蓑○笠○臨○時○取○用○當○風○雨○之○夜○無○論○家○人○僮○人○格○外○加○緊○對○敵○號○令○

誅○後○至○

遇○有○警○報○中○軍○畫○則○放○砲○舉○旗○夜○則○放○炮○舉○燈○各○軍○民○隨○即○照○派○信○地○各○執○器械○俱○向○外○立○定○如○有○違○延○不○到○者○操○長○指○名○報○官○本○犯○即○以○軍○法○處○治○容○隱○者○一○併○治○罪○

齊○心○

守○城○要○心○齊○城○上○四○方○防○守○之○人○無○分○貴○賤○大○小○均○以○性○命○為○急○各○為○自○己○身○家○守○非○為○他○人○放○命○也○先○要○齊○心○一○體○勿○

懷○慙○心○我○飽○而○人○饑○勿○懷○懶○心○人○勞○而○我○逸○勿○事○利○而○趨○勿○

懼○害○而○避○勿○因○小○嫌○而○被○此○時○氣○勿○懷○小○忿○而○被○此○相○爭○至○

於○一○壕○有○急○一○位○協○力○一○賊○上○城○五○夫○下○手○敢○有○觀○望○違○

驕○避○不○前○者○一○位○之○人○俱○斬○首○示○衆○

劉○琦○守○順○昌○置○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

吾○家○此○房○敵○手○也○於○是○軍○士○皆○奮○勇○子○備○守○賊○婦○人○殲○刀○劍○

爭○呼○躍○曰○平○日○人○欺○我○今○日○我○當○為○國○家○破○賊○立○功○

大○敗○金○人○

周○臺○公○曰○這○是○一○個○齊○心○的○樣○子○然○上○有○劉○琦○則○軍○士○自○奮○勇○矣○

李○華○主○潭○州○城○中○守○卒○不○滿○三○千○華○結○峒○蠻○為○援○據○藉○械○峙○

勇○糧○相○江○修○壁○及○元○兵○至○華○皆○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

老○弱○皆○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華○日○以○忠○義○勉○將○士○及○傷○

相○籍○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未○招○降○者○輒○殺○之○以○徇○

周○臺○公○曰○這○是○兩○個○齊○心○的○樣○子○然○上○有○李○華○則○百○姓○自○效○死○矣○

壯○膽○

守○城○要○膽○壯○死○賊○性○命○與○我○一○般○彼○不○肯○勇○我○不○肯○怯○彼○以○

捨○命○成○功○我○以○貪○生○取○死○耳○彼○在○城○下○仰○攻○有○十○倍○之○難○我○

在○城○上○下○打○有○十○倍○之○易○人○見○一○賊○扒○城○使○爾○瞻○顧○見○一○賊○

金湯備考 卷十

上城○使○欲○驚○逃○不○足○一○人○驚○走○千○人○皆○散○一○散○之○間○賊○俱○入○城○父○母○妻○子○箇○箇○殺○死○若○欲○開○膽○力○站○住○不○動○與○賊○敵○賊○安○得○上○城○是○站○住○者○滿○城○得○活○走○散○者○大○眾○同○死○但○有○見○賊○退○走○一○步○者○登○時○斬○首○示○眾○

守○城○要○氣○定○凡○百○步○以○外○賊○响○喊○衝○塘○必○不○可○動○切○忌○妄○發○矢○石○火○器○既○不○中○賊○久○損○實○用○當○曰○守○里○不○如○守○丈○守○丈○不○如○守○尺○愈○速○捷○勇○愈○近○得○力○若○氣○不○先○定○使○自○慌○忙○亂○放○鎗○砲○矢○石○火○器○械○已○盡○氣○力○已○乏○心○膽○已○亂○待○賊○近○城○何○以○敵○之○此○守○城○第○一○大○戒○也○必○待○離○城○數○十○步○方○齊○力○攻○打○此○勢○險○

全書卷十

卷十

守○城○之○意○也○記○取○殺○賊○後○各○人○急○須○嚴○守○自○己○壕○口○靜○聽○上○人○頒○賞○均○分○不○許○爭○功○爭○賞○致○失○守○誤○事○違○者○以○軍○法○重○處○

周○臺○公○曰○奴○賊○攻○城○每○無○先○遣○遊○騎○於○百○步○外○馳○驟○旋○繞○誘○發○火○器○只○待○數○放○之○後○或○子○藥○潰○走○或○銳○熱○不○堪○再○裝○方○合○力○齊○攻○我○兵○坐○此○失○事○已○非○一○次○豈○可○再○受○其○辱○弄○耶○

守○城○要○脚○定○各○守○信○地○賊○徒○攻○城○每○每○聲○東○擊○西○聲○南○擊○北○聲○書○聲○夜○聲○情○聲○雨○總○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八○個○字○耳○兵○

法○擅○難○信○地○一○步○者○斬○雖○一○面○十○分○緊○急○自○有○避○兵○火○速○向○紫○急○之○方○齊○力○防○護○三○面○之○人○不○許○移○動○若○過○他○人○一○壕○斬○首○示○眾○

守○城○要○目○專○目○力○不○精○則○緩○急○失○候○守○壕○之○人○遠○望○近○視○頭○不○敢○回○顧○眼○不○敢○轉○睛○放○銃○發○箭○則○端○相○賊○身○下○石○投○木○則○端○相○賊○膝○下○三○眼○刺○鎗○則○端○相○賊○心○使○鎗○斧○大○棒○則○端○相○賊○頭○見○手○則○斷○其○手○見○頭○則○斷○其○頭○手○眼○萬○分○留○心○不○可○遲○緩○一○刻○毫○髮○之○間○生○死○所○係○任○他○千○萬○萬○亂○响○喊○旗○只○要○眼○力○觀○看○不○可○一○毫○動○心○凡○壕○長○城○長○雉○長○巡○視○因○倦○者○輪○流○

全書卷十

卷十

歇○息○但○有○見○班○打○晚○怠○惰○者○穿○耳○示○眾○

守○城○要○聲○靜○喧○嘩○驚○亂○此○敗○道○也○故○城○上○招○呼○各○以○手○勢○說○話○各○以○喉○聲○夜○間○尤○要○安○靜○無○聲○應○賊○消○息○四○城○門○俱○有○更○鼓○每○交○點○放○砲○一○聲○萬○聲○人○大○叫○一○聲○云○大○家○小○心○城○上○東○人○齊○喊○一○聲○餘○時○俱○不○許○動○一○些○聲○息○使○賊○不○得○掩○被○形○聲○探○我○消○息○也○城○上○白○日○屏○去○鈴○柝○止○堅○旗○號○不○許○一○人○喧○嚷○即○有○攻○打○被○傷○之○人○亦○不○得○大○言○震○喊○高○叫○驚○走○但○有○隔○壕○開○語○者○割○耳○示○眾○



守城要略○兵貴如山○千法不動○百震不驚○唐李賊智自窮○
 我守可固○昔曹威攻賀州○日久不下○忽有一人登城大呼曰○
 賊登城矣○守城之人○都滾下城○賊遂登城○此曹威之計○一人
 詭言○萬人驚走○以後守城○丁甯此○但有一人謠言○惑亂人
 心○者○守城之人○寸步不移○死○莫動○將謀言之人○與先動之
 人○當時○斬首懸高竿示眾○

守城要略○奸賊在城外屯果○以逸待我○勞以飽待我饑○以甯
 耐挫我銳○以優游懈我心○聲言解圍○以安我意○聲言增兵○以
 寒我膽○乍動乍靜○以疲我精神○緩進零衝○以耗我氣力○忽散

金湯借箸 卷十

守城要略○以老我智謀○築壘增柵○以示據持久○我意已定○一切勿
 動○撤圍毋喜○疾攻毋驚○歸師毋驕○示怯毋進○約和毋信○偽陳
 毋乘○忽進毋懈○久待毋欺○古今名將用兵○未有無節制號令
 而能取勝者○今將中軍以下○號令○各行刊刻○守城之人○各給
 一本○如某項人某數數要緊○撤字者自讀○不識字者聽撤字
 之人教誨○解說字字依行○

金湯借箸卷十一目錄

營陣部有引

陣論周書公

精卒星圖 孔明八陣 李靖六花陣

吳璣營陣 張威撤星陣 王夔圓陣 成繼光驚

驚陣 遼人陣法 孫武子常山蛇陣 諸葛亮霍

昭方陣 諸葛亮八翼陣 八翼陣圖 九軍陣

法取議 四方平定陣取議

營

總論 又論 法戒 營地所宜 營地所忌 營之

金湯借箸

卷十一目

壘 木柵附 營之溝 營之門 營之道 營之官

營之真 營之器 蕞蕞式 鬼箭筒式 鬼箭撒

式 鄉邦版 拒馬 軟壁 剛柔牌 望遠樓 望

遠樓圖 望遠鏡 望遠鏡式 營之防 兵候 外

探 拓陸 夜號 夜巡 營之制 備夜戰 營之

禁 劉驢耳 帶題者 行師留營

車

總論 奴戰法 車營制序 車材 車士 車製

小車 火車 葉公神鏡車式 歷代車致攷 衛青

李陵 光武 楊璇 田豫 馬隆 劉裕 楊素



李靖 裴行儉 吳淑 魏勝 車之時宜 車之

金湯借箸卷之十一

營陣部

京口周 鑑臺公甫 輯著
淮南李長科小有甫 較訂
同郡王孟申元徽甫 參閱
吳縣吳壽格曼卿甫 手鈔

金湯借箸

卷十一

金湯借箸

卷十一

周臺公曰。奴發難二十餘年。賊發難亦十有餘年矣。王師
遇之。不但每戰輒敗。且一敗而必至全軍覆沒者。蓋錄於
戰。與不戰之權。我不得而自主。故也。孫子云。我欲戰。敵雖
深溝高壘。不得不與我戰。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
敢與我戰。惟能如是。然後可以審利而動。不利而止。保全
民命。為國股肱。今則不然。遇賊即戰。非戰也。自守無具。
不得不戰。一戰即敗。非欲敗也。自勝無策。不得不戰也。一
敗即走。非樂走也。自固無法。不得不走也。一走則土崩瓦
解。兵將相離。而全軍覆沒矣。其咎果安在哉。不任身列行
間。始知其與大約。陣法不明。營規不立。車戰法亡。耳蓋奴
賊之所恃者。萬騎奔衝。銳難禦。所以一為蹂躪。主無子
遺耳。若能明陣法。立營規。用車戰。則不動如山。而敵不
戰之權。可以操之自我矣。勦奴剽寇。上報天子之恩。下
雪蒼生之痛。豈不快哉。對營陣。

取動之義也。動則主戰。其兵為奇。豈有舉陣動之理耶。其將固可襲而虜矣。此一舉也。二曰。時分合之勢。蓋軍有前後左右中。古制也。其法不方則圓。大要中軍居中。前後左右四軍環繞拱衛。意圖取於分。為特備。便手救援也。今則不然。雖有前後左右中五軍之名。却無前後左右中五軍之實。每一閱視。不論數百數千。皆相與團聚一隊之地。於古開方立表之法。茫然不知。嗟乎。假令如此。便可以成教閱。則我太祖高皇帝何苦多取民間精地。以廣演武場耶。作者謂之聖。此其故可深長思矣。以近日軍容如此。何怪乎一遇交鋒。便受賊圍。一處稍部。全陣皆部。故謂宜

各分部曲。各分奇正。形勢相離。聲援相接。一隊有失。諸陣尚全。一營被圍。諸營皆救。指臂一成。攻守皆利。當合不合。謂之軍。此二舉也。三曰。暗疏密之法。蓋布陣之方。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人間容人。此定式也。當觀宋史。兀朮最號集勇善戰。然順昌之役。大為劉錡所敗者。止因兀朮甚眾。推立無縫。一遇交鋒。皆傷爪掣肘。不得運動。而錡軍疎疎落落。欲前則前。欲後則後。欲左則左。欲右則右。長鎗大劍。擊刺自如。所以勝耳。今人遇賊。不為驚駭散。輒如蜂蟻。情形如此。誰肯退當鋒刃。皆思退避箭石。所以不待接戰。便致奔逃。皆錄布陣將官疏密無法。故也可做古式。每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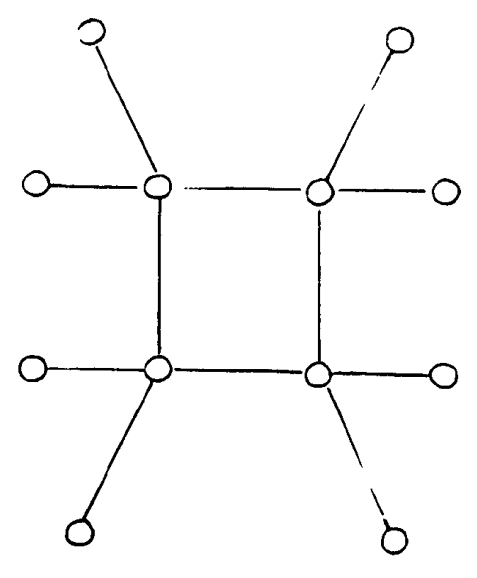
前後左右。俾各占地二步。以示人間容人之意。至一隊一隊。又各相容。庶幾往來攻守。道路井然。可免壅塞之患矣。此三舉也。四曰。不識行陣。合一之機。兵法曰。行則成行。止則成陣。非有二理也。唐史思明極善野戰。遊兵及於石橋。李光弼治軍嚴整。當橋而進。賊不敢犯。蓋非部勒有方。隱於成行之中。而寓成陣之法。昨近日以陣為陣。以行為行。常見官軍就途。或先或後。或行或止。不認隊伍。不合次序。將士相離。遠者數里。若路逢暴寇。風飄雨驟。突來格鬪。不識何以禦之。古人言。行日可五十里。師行日不過三十里。豈其故為遲鈍哉。錄其行。必為戰備。而大半精神。用之於

整飭。其部伍。今特著為式。凡遇三軍起行。自中軍及四正四隅。八陣各有先後倫次。不許稍紊。即遇暴來之門。其陣立脚。使成。已先為不可勝。而待敵之可勝矣。斯法簡而易操。慎不可忽。倘實行妄踴。謂之亂軍。引誘此四舉也。五曰。不識行陣。合一之機。夫一軍之中。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則金鼓旌旗者。固一軍之耳目也。今則少有知其旨者矣。嘗見操熟諸軍。竟有不待金鼓而自成行陣者。此不過由於習慣一定。陣勢人行齊。行人止。齊止。熟則熟矣。却非從自己耳。聽金鼓目視旌旗。心知方向。而成者。倘遇兩敵交鋒。地方非舊日教場。敵人非舊

日裝塘此時隨機應變全由將官旗鼓指使欲令進則進
 今退則退今西則西今東則東方可望勝若平日止集成
 各搬演故事不曾放他專心致志去看將官旗鼓去聽將
 官金鼓一到危急之時縱是金鼓之耳如不聞縱是旗
 之旗之目如不見豈不殆哉今特申明此義專教旗鼓凡
 我三軍眼不可亂視惟將官旗鼓是瞻耳不可亂聞惟將
 官金鼓是聽欲起一軍之中斬人者刃刺人者鎗種人於
 百步外者弓弩推鋒於數里外者銳砲豈不利害然古人
 只云祭旗只云擊鼓可見旗鼓乃三軍耳目關係固甚重
 也皆兵起臨陣左右進退起卸之曰夫將專主旗鼓耳一

飯之任非將事也可不慎與今日操演愈熟三軍耳目愈
 昏其病全在今日陣法也是如此明日陣法也是如此憂
 不知變以快動其耳目志故耳此五算也夫苟一陣之
 中奇正得宜分合得勢孰安得法行即成行止即成陣所
 慮從移所指從臥金之則退敵之則進一人學戰教成十
 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三軍以戰則勝以
 守則固生靈幸甚社稷幸甚

積卒五營



孔明八陣
 竊考孔明八陣之變歷代之說雖不同然其要機全在二十
 四隊遊兵如歲時之問補偏救弊皆賴於此故變化不可窮
 畫假今止於八八六十四陣陣亦易窮矣

李靖六花陣

李靖六花陣等法以方圓曲直銳之形為分合變化之節在
 陣法特為花步耳至於臨敵無所用之臨敵之時相視地形
 或上陵林壑平陸斥澤之不同或高下險易廣狹死生支掛
 之不一而因以制天步騎多寡疎密輕重分合奇正之所宜
 而已非真有方圓曲直銳之地形真有方圓曲直銳之陣勢

也

吳璘疊陣

宋吳璘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將始竊議曰。吾軍其穢乎。璘曰。此古來伍令也。得與戰。餘意。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及與金酋智不祝胡蓋遇。二酋老於兵。胡蓋善戰。璘執與戰。用疊陣法。更休進出。輕重駐馬。而揮士殊門。致金人大敗。降者

張威撒星陣

宋張威自行伍充偏裨。其軍行。必若銜枚。寂不聞聲。每戰必克。金人憚之。荆鄂多平野。利騎不利步。威曰。彼缺騎一衝。則吾技窮矣。乃以意創撒星陣。分合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每騎兵至。則聲金一軍。輒分數十旗。金人隨分兵。則又趨而聚之。倏忽間。分合數變。金人失措。然後縱擊之。以此無勝。

王夔圓陣

宋利州司都統王夔。素殘悍。張王夜叉。四川安撫制置使余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才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

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用之。班聲如雷。江水如沸。聲止。圓陣即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慄失色。

威繼光駕勢陣

威繼光每以駕勢陣取勝。其法。二牌平列。狼筈各跟一牌。每牌用長鎗二枝夾之。短兵居後。遇戰。伍長低頭執牌前進。如已聞鼓聲。而後退。即不進。即以軍法斬首。其餘紫隨牌進交鋒。筈以救牌。長鎗收筈。短兵救長鎗。牌子陣止。伍下兵通斬。

遼人陣法

金湯借箸

卷十一

九

遼人兵制。每遇對敵。於陣四面。列騎為隊。每隊五七百人。十隊為一道。十道當一面。各有主帥。最先一隊。走馬大擡衝突敵陣。得利。則諸道齊進。若未利。引退。第二隊繼之。退者。息馬飲水。抄諸道皆然。更迭進退。敵陣不動。亦不力戰。磨二三日。待其困退。然後乘之。此兵之所以強也。

孫武子常山蛇陣辯

新令常山蛇陣圖一首。唐裴緒之所演也。孫子九地篇有云。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裴緒演而為蛇陣。一軍六千人。四千為步兵。布為前後左右中。二千為騎兵。布為揚奇備伏。形如蛇之蠕曲。

何辯之蓋軍有前後左右中自古之制也其法不方則圓中
軍居中前後左右環而遠之此奇正之所繇出裴緒以前後
左右中布置為直陣已失其制矣元孫子所謂率然者謂士
卒深入死地其情不得不相救在法而不存形其形如蛇一
攻可背敵背尾相救其可得乎魚腹江中孔明以石縱橫布
為六十四疊其形正方極溫見而嘆曰此常山蛇勢也蓋孔
明八陣法以前為後以後為前四頭八尾偶處為首敵沖其
中兩頭皆救極溫知孔明之法故云然也裴緒附會之說何
足以為法耶

諸葛亮習塘方陣辯

金湯惜著

卷十一

黃帝握奇陣圖也○者○分○表○裏○孔○明○八○陣○方○也○方○者○定○八○內○
圓陣以象為正表為奇故名內陣曰地曰軸曰衡取靜之義
也名外陣曰天曰衡曰風雲取動之義也方陣以四隅為正
四方為奇名曰正為天地風雲者乾坤巽艮之位也名四奇
為龍虎鳥蛇者震兌離坎之位也是則孔明之天地風雲非
軒轅之天地風雲軒轅之衡軸非孔明之龍虎鳥蛇亦猶
伏羲文王之易先天後天各隨所取爾欲論握奇只求其法
於內外勿雜以龍虎鳥蛇之稱欲論八陣只求其法於八面
勿混以衡軸衡之說斯兩得之從人不知其說各以己意妄
合握奇經文強比而同其謬甚矣呼孔明八陣之義唐太宗

以問於李靖則太宗未之了不可知李靖以揚名隊號為答
則李靖之粗畧可見況乎方士俗儒而可怪之耶

諸葛亮八翼陣辯

太乙統宗寶鑑八翼陣圖一首張燁之所演也孔明陣無有
八翼之名者燁以步兵一十六陣為前後二廂以騎兵三十
二陣為左右翼候正兵之機無奇奇兵之後無正何辯之蓋
孔明六十四陣皆古之車制無非正兵別以二十四陣為遊
兵則孔明善用騎兵之法也習塘石陣八八成列其兵環連
於後非特為殿後耳接戰之時或以居先或居左右為翼為
候為衝為突為揚為伏無定名也張燁推演陣圖動以六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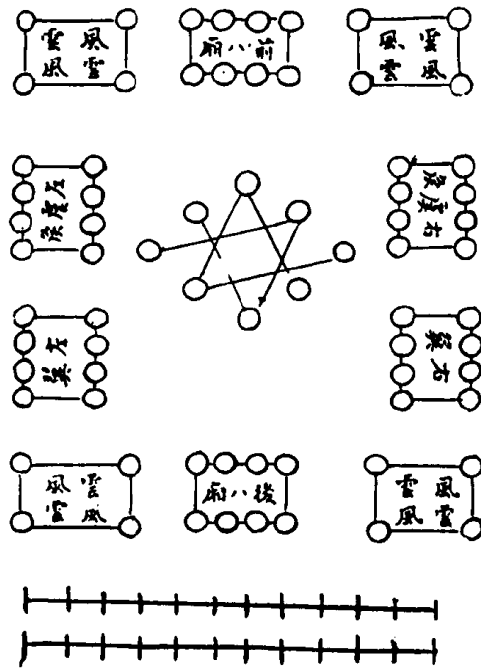
金湯惜著

卷十一

上

四陣居中二十四陣居外實不知孔明遊兵之用也大率制
兵當知伍法中軍如身前軍右軍如兩手左軍後軍如兩足
皆為正兵四奇送出於前後左右之間者則如牙如唇
如角如羽如翼無正形無定位以此而識輕重之權以此而
求動靜之理然後可與追議孔明之兵法

陣翼八



九軍陣法敗議 出補筆校
 熙甯中使六定使郭固討論九軍陣法著之為書頒下諸帥
 府制藏秘閣固之法九軍共為一營陣以駐隊遠之若依古
 法人占地二步馬四步軍中容軍隊中容隊則十萬之陣占
 地方十里餘天下宜有方十里之地無印阜溝澗林木之碍
 者九軍共以一駐隊為難落則兵不復可合和九人共一
 皮舍之則以此正據武所據軍也子再加詳定謂九軍當
 使別自為陣雖分列左右前後而各占地利以駐隊外向自
 繞縱越澗澗林薄不妨各自成營金鼓一作則卷舒合散渾
 渾淪淪而不可亂九軍合為一大陣則中分四衛如井田法

九軍皆背背相承而面向四頭八尾觸處為首上以為黑
 親舉手曰譬如五指若共為一皮包之則何以施用遂著
 為令

四方平定陣敗議

今之營陣名曰四方平定陣大都以車外環遇賊衝突間隊
 出矢砲自車陣中射打賊退出馬兵追殺復來仍收入車陣
 中三衛三敵即此完局聞之則將王鳴鶴曰此即宋之平戎
 萬全陣之遺矩也宋朝兵制之弱大都無制陣之無法敵
 未攻僅為應兵絕無先發制人及殺出奇之策自武備一
 出專好野戰不學古法妙用在心故能橫行匈奴中本朝惟

總論

宋制之仍而京師又四方觀望故天下陣法大致都相仿拂
 每當大敵多怯弱而不前彼求敵愾似宜通之

總論

凡兵所以逃陣者以營寨不固如行人無家戰一不利無所
 歸命不逃得乎故宜先定營或為高山大川或聯戰車火車
 或結木柵坑塹以為營運用輕騎若干更番出哨時伏時見
 時近時遠以為不手勝則率然盤路之勢也即不勝而有營
 可歸較之亡命野竄者遇賊殺遇難亦殺難驅之走必不肯
 兵則練營實為練膽之本也

又論

凡兵師之營，擬於城郭宮室，古法多依九宮六甲太乙天門地戶之法，徒增疑惑，不便於事。今但取山川地形，便利水草，隨其險易為之，樂平則方列，圓水則圓開，山路則盤，四川流則屈曲，務於適時使用耳。

法戒

宋狄青受命討儂智高，野宿營，柵四面陳兵，數百弩皆數重，精銳列布左右，守衛甚具。青之未至也，張忠諤偕先往，一旦見賊，則疾馳使戰，又不知為警，衛賊則皆望風走。晝合，近日，敗局，特表出之以為法戒，且使知非戰之罪也。

卷十一

營地所宜

下營之法，擇地為先。地之善者，左有草澤，右有流泉，背山陰向平易，通達無牧，謂之四備。

營地所忌

- 一不居天窰，天窰者，大谷之口。
- 一不居川谷之口，乏水無草，謂之天窰。
- 一不居龍頭，龍頭者，大山之端。
- 一不居地柱，地柱者，如覆釜，若安營其上，八面招風，四面受敵。
- 一不居山中之高，謂之天柱，澤中之高，謂之地柱。
- 一不居地獄，謂形如仰釜，若安營其中，被賊四面乘高攻我。

必敗其中也

- 兵法曰：高中之下，謂之大獄，下中之下，謂之地獄。
- 一不居險塞，謂四通八達，受敵益多。
- 一不居無出路，謂四面地險，恐被圍難解，及糧運阻絕。
- 一不居山林，謂草木叢密之地，春夏枝葉茂盛，恐有潛襲之虞。
- 一不居草木枯敗，恐遭風火之患。
- 一不居江河溝澮，汗下之地，恐有漲溢，或被決壅。
- 一不居水，春夏宜居高，以防暴水。
- 一不居無水及死水之地，恐士卒渴乏。

卷十一

營地所宜

- 一不居大破之地，恐為火、勇、牧。
- 一不居無草之地，恐為火、勇、牧。
- 一不居四面之地，草木不生，謂之飛鋒。
- 一不居死地，舊云：謂安營不臨塚墓之地，人易多夜驚，久居士卒必生疾病。
- 一不居惡名，如背入牛口之類是也。
- 一不居下濕，恐人多疾病。
- 一不居廢軍故城，久無人居者。

兵法曰：故村虛落，荒城古營，謂之虛耗。凡過此地，並去無留，常令我遠之，敵近之，我迎之，敵背之。

則此利而彼害矣

舊制築城為營其城身高三尺濶八尺女牆高四尺濶二尺

木柵附

若因敵所逼不及築城壘或因山河勢險多石少土不任板

營之濶

凡營盤挑壕兩道內一道寬一大五深亦一大五外一道寬

金湯篇著

卷十一

六

軍士日間無有烽信即下城挑壕先將舊壕挑濶寬深而後

營之門

匈奴大入邊乃以劉禮為將軍軍霸上徐福為將軍軍棘門

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

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馬於是天子

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軍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

軍禮見天子為勅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

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哀者霸

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國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

犯耶

營之道

尉繚子曰中軍左右前後軍皆有分地方之以行誼而無通

金湯篇著

卷十一

七

寒今使非百人無得通非其百人而入者伯誅之伯不誅與

營之官

一兵馬每下營訖營主即須幹當四司官典兵官及左右今

劉傳藥有傷者申送軍事決罰

一下營北即東及伍即巡隊前敵兵中器仗等如有破綻損
汚即須修葺磨礪如其棄失中上所給便為記案準法科
決

一在營中食及伍監督兵士糧食封貯照驗勿令廢費

營之器

周臺公曰立營必先計人數配地多少實使人浮於地不
可地浮於人此孫子所謂地生機稱生勝之說也
弟子曰衆二人於室內而不先量其臥處飲食起居之地
則累然給兵故營不可以無其具者豫道也

金湯借箸

卷十一

六

營之器

器用之設非瞬息可成制作之難非頃刻可辦乃若倉卒相
送不期而遇前不得以盾其鋒後不得以避其銳當是之時
不費寸土人木而賊馬自抵於損傷不勞匹馬隻輪而賊騎
自至於顛覆其法亦有六一曰刺蓬四方有鋒中間有蒂以
鐵為之二曰蒺藜礮之以鋒洋之以基以銳為之三日荊
其形如針而稍大以銳為之四曰薊項其形兩曲而上下皆
銳以鐵為之五曰薊角以銳為菱角六曰阜角以銳為阜角
以上六法皆預先打造過役用則令荊薊撒撒在地者也
如用蒺藜等器試於白日不效試於黑夜必效近賊之界

路不效斷賊之歸路必效硬地不效無沙地不效無草地
不效項置於沙草相間之地蒺藜即藥土色草色賊見土
見草不見蒺藜而後蒺藜得妙其用徑寸之鋒踰千里之
馬兵未有奇於此者

金湯借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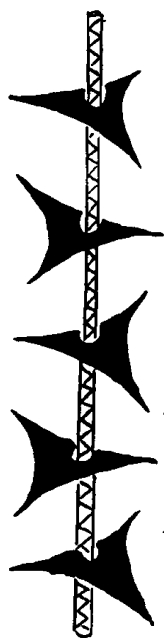
卷十一

六

安營蒺藜 鬼箭筒



此筒用銅竹皮製成不繫也長一尺上開水
蓋下用厚紙為底內裝火藥以藥汁
藥製之戰時將筒名曰鬼箭筒時手提
之下地內且連而不離以為阻路守險之用
行之則捷之奇聞



蒺藜鐵釘利於收斂一小人二箇每二箇用繩穿入蒺藜心中而收每
一小隊二箇開花五層每隊共計五種附帶餘牌之以行

鬼箭撒式



金湯借箸

卷十一

三

用版釘瑯瑯於上、行則載於糧車之上、用則埋於沙礫之中、皆能陷賊騎於道、峻險要者也。

拒馬
設拒馬以制衝突、廣設險而節短、五步之內、長兵技竭、後短兵不備、被衝即突、拒馬有、抵禦以行、而兼車之用。

拒馬
用硬木作架、高七尺、闊六尺、取軍中綿絮被、用水浸透、掛於架上、張之障前、以堵鉛彈。

剛柔牌

其架用木為長枕、中用一檔、牌身與木牌等、先用生牛皮二層釘之、皮裏用好盤綿三斤、用布序為一袋、貼牛皮之間、用分水薄棉紙、每二張繫緊、圍為一毯、挨行排之、不用細棉五斤、序布袋一幅蓋之、四邊竹釘釘固、通用灰漆四明、裏面布履、用油厚塗、使不入水、重可十五斤、計費五兩、只苦於價重、而官司不能辦、此外或用欽為條、或用舊毛人髮、或用密紙、或用皮漆、或用竹木、而其其脊、其邊、紫鉛子、俱未有勝此者也、最忌入水、坐卧結實。

金湯借箸

卷十一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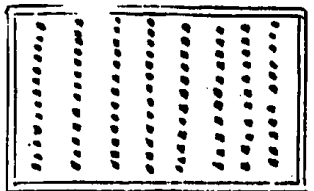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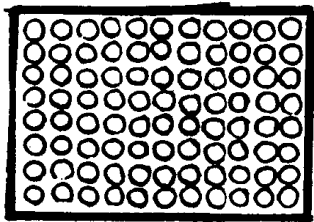
第一層用生牛皮

第二層用好大盤綿布

第三層用薄桑皮紙

第四層用好盤綿布

布一層蓋裡



望胡鹿

凡軍中至夜、選聰耳少睡者、令卧枕望胡鹿、其胡鹿必以野
猪皮為之、凡人行在三十里外者、東西南北皆響、聞其中
每營置一二所

望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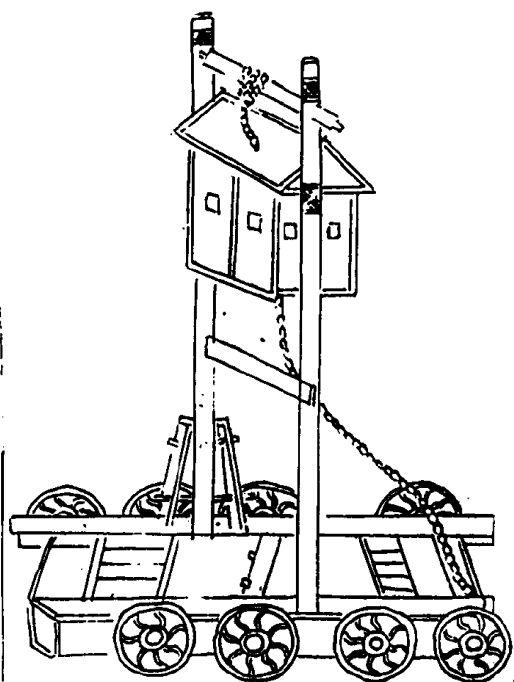
凡軍營中必為望樓、選明日能視、三四十里者、以為望子、
大約望樓用一柱者、樓防傾仄、願仆、夾柱者為佳、三柱者尤
佳、其樓須可升可降方妙

金湯管第

卷十一

三

望樓式



望遠鏡

望遠鏡出自大西洋國、用筒數節、安玻璃兩端、置架上、視遠
如近、視小為大、遠望敵、人營帳、人馬器械、輜重、毫髮不爽、我
可預備戰守、安故鏡碗、必不可少者

營之防

茅子曰、夜則難防、兵其要在於遠探候、明更籌、辨奸偽、略
次於左

兵候

凡軍營警備之外、每軍必別設兵候一軍、量抽戰士三五十
人、於營軍四面三五里外、要害之路、夜設外鋪、每鋪給鼓自

金湯管第

卷十一

三

隨、如夜中有賊犯大營、即鳴鼓大呼、以擊賊後、乘得機便、必
獲无徒

外探

凡軍營下定、夜則別置外探、每營今夜不收遠、作若次、於營
四面十里外遊兵、以備非常、如有警急、馳報軍中

拓隊

凡軍營慮有突犯、即於營外常置拓隊防獲、量抽戰士充其
隊、去幕五十步均布、若賊來、拓隊不敵、然後營中出兵相助、
不得令賊報犯大營

夜巡

大將軍每營印簿一扇。每日一行。題云某營某年某月某日。就簿。每日戌時。各營掌夜號官。持簿於大將軍幕前取號。大將軍隨意注兩字。上一字是坐喝。下一字是行答。密封函付。領回。各營將聞所。即密示坐喝者上一字。巡警者下一字。使各暗記。不可漏泄。

夜巡

及夜巡時。經過更舍。坐者喝某字。巡者即答某字。即兩無言。放過去。如喝答不相投。即屬別營人。或喝而不答。即是奸細。隨時拿縛。報本營主將。密查虛實。傳報大將軍處。如坐者不喝。巡警人即喝下字。坐者仍不答。即係睡熟。或往他處偷。

卷十一

三

卷十一

三

安巡警人記其鋪分。報主將查究。巡警人不報者。直更人報主將查究。營之制。

周臺公曰。昔司馬懿與孔明對於淮南。孔明病卒。軍退。懿按行其營壘處所。嘆曰。天下奇才也。政服其部。分有方。嚴不得而犯。耳。又按晉羅尚道人夜襲李特營。特知之。戒嚴以待。及至其營。特堅臥不動。伺其衆半入。發伏擊之。大敗。若今日之營。數賊竊入。一軍皆驚矣。則有制無制之別也。今次其說於左。

備夜戰

按兵法有云。凡夜戰者。多為敵所襲。我軍。不得已而與戰。其法在於立營。立營之法。與陣法同。故軍志曰。止則為營。行則為陣。蓋大陣之中。必包小陣。大營之內。必包小營。前後左右之軍。各有營。大將營居中央。諸營環之。隔落鈎連曲折。相對遠不過百步。近不過五十步。道徑通達。足以出入部隊。壁壘相望。足以互相聯絡。賊夜入營。四顧。此然。皆有小營。各自堅守。未知所攻。我當按兵勿動。賊盡入。然後擊鼓。諸營盡應。燃火內照。諸營兵士。悉閉門登壘。下瞰敵人。勁弩強弓。四面俱發。若奸人潛入一營。欣營殺士。諸營即舉火出兵。四面繞之。號令營中。不得動。須臾之際。善惡自分。若或出走。皆有嚴細。兵今之立營。通洞密達。部分無法。若有賊夜至。軍中無不驚擾。雖多重。侯。展為備守。睡黑之夜。彼我不分。雖有衆力。安能用之哉。

營之禁

一下營。凡軍士欲進城貿易者。每隊若大兵二名。給牌出入。餘有擅離信地者。軍法示衆。一營壘既定。其自外屠沽販賣人。一切禁。營內自交易。即不禁。劉驥耳。

司馬楚之制。將督軍糧。封倉止降。委然。說柔然。今擊楚之以。

絕軍食。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曉其故。楚之曰。此必賊遣奸人入營。現伺。割以為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為備。乃伐柳為城。以水灌之。城立而棄。然至。水堅滑。不可攻。乃散走。

常題者

邛州牙將。所能叛。高仁厚帥兵五百人。往代計之。未發前一日。有常題者到營中。通者疑。執而訊之。果計能之謀也。

周臺公曰。司馬楚之高仁厚兩人。皆稱名將。乃治軍簡易如此。倘有荆鼎之徒。取大將首。如探囊耳。故立營難務。概不贅錄。而止以警禁附於數則之後。

行師留營

金湯借著

卷十一

三

行師者。行必結陣。見可而進。知難而止。每行一次。必立一營。則收糧草。兼作退步。各路兵深入百數十里。必留營數所。撥兵防守。如前路迎敵。猝有不虞。就近應營。庶幾人心有所繫屬。不至如馬獸散。徒資寇兵也。

車

總論

李細請造戰車。曰。當以鐵騎勝中國。其說有二。而非車不足。以制之。步兵不足以當其馳突。一也。用車則馳突可禦。騎兵馬弗如之。二也。用車則騎兵在後。度便乃出。戰卒多怯。見敵輒潰。雖有長技。不得而施。三也。用車則人有所依。可施其力。

部伍有來不得而逃。則車可制勝。明矣。靖康間。敵車製者甚衆。獨總制官張行中者可取。其造車之法。用兩竿。雙輪。推竿則輪轉。兩竿之間。以橫木。焚之。設架以載。巨弩。其上施皮。離以得矢。石。繪神獸之象。弩矢發於口中。而竅其目。以望敵。其下施甲。以衛人。足其前。施鎗刀。兩重。重各四枚。上長而下短。長者以擊人。也。短者。所以禦馬也。其兩旁。以鉄為鈎索。止則聯屬。以為營。而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皆處其中。方圓曲直。隨地之便。行則鱗次。以為陣。止則鈎聯。以為營。不必開溝塹。築營壘。最為簡便。而完固。

先臣余子俊言。大同宣府地方。地多曠野。車戰為宜。器械

金湯借著

卷十一

三

就糧。不煩馬駝。運有足之。城策。不餉之。為固。敵國本及兵部。造試所費不貲。而還重難行。率歸於廢。故有鵠鳴車之號。謂行不得也。夫古人戰。皆用車。何便於昔。而不便於今。殆考之未精。制之未善。而當事者遂以一故棄之耳。且如秦築長城。萬里為利。而今之築堡。築垣者。皆云沙。浮易地。趙充國屯田。亦萬世為利。而今之開屯者。亦多築舍。無成。是皆無實心。任事之人。合群。策以衆。為全。故也。法。易。故。我。鳴。呼。尚。無。實。心。任。事。之。人。即。盡。聖。祖。神。宗。之。法。制。皆。題。之。日。鵠。鳴。可。矣。奴。戰。法。

以賊戰法。死兵在前。銳兵在後。死兵被重甲騎雙馬衝前。銳兵而後仍復前。莫敢退。退即銳兵從後殺之。待其衝動我陣而後銳兵始乘其隙。一效阿骨打兀朮等行事。與西北虜精卒居前。老弱居後者不同。此必非我之失。失決。驟能抵敵也。惟火器戰車一法。可以禦之。請造雙輪戰車。約三四千輛為率。每車載火炮二位。翼以步軍十人。各持火鎗輪打。夾運行則衝陣。止以立營。方為穩便。

車營制虜

虜馬奔衝。信非中國之馬可禦者。車戰不議。以我之短。犯彼之長。終不濟也。一講車戰。則人笑以為迂。似以通項之車而

金湯備考

卷十一

三

欲與馬足較勝負。斷無勝理。殊不知車者。取其整齊。靜人心。進無逆。奔退無虞。走奈何。欲與虜馬較。遲疾也。古稱北邊良將。莫過李牧。夫李牧之用兵。虜入則牧保而無止。失守邊之策。當於要路之衝。下一車營。一切騎步。皆收入營內。如虜騎上逼。則將車上火器。次第制之。虜遁。則放開馬門。發騎兵以追之。若係誘我。或乘寡不敵。則仍收入營中。虜再至。則車上攻打。復如前。虜自東來。則東路要衝如此。應之。虜自西來。則西路要衝如此。應之。兵法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此也。我朝個東南之財。守西北之虜。奉若瞶子。無敢言戰。雖邊捷屢報。皆待其已死而斬之者。未曾敢有旗

鼓。相當一戰。無非畏其奔衝之勢。若車戰可行。則吾兵藉以為勢。而出塞之功。亦可望矣。

車材以堅為貴

車戰之法。必不可無。而造車之材。求得其妙。以北方產無良木。彼營造之人。貪其減刻。又以朽腐為之。操練日久。搖風沐雨。比至乘車而戰。非衝軸折。則輪裂。為誤甚大。平日費財造車。臨時無一車之用。甚可惜也。惟粵東所產紫荊木。質實而性堅。暴露風雨十年不朽。其價值亦與檀楡相等。請沐浴一車之式。鋸為略方。操運前來。不過度磨。一日晷費夫役。此外便可乘舟渡江。及河。徑至道川。造為戰車。則堅固渾厚。保

金湯備考

卷十一

三

無決裂。以四年一練。五年一脩。所節省公費。亦甚不少。真愈於一年一造。而無實用者也。

車士

古者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戰左右。扶楹相為更。後又二十五人。為一隊。去車二十五步。所謂壯家子弟。衣裝整齊。操

車製以壯為貴

國朝總制劉天和奏。其畧云。竊聞古兵家者流。卒不能勝騎。騎不能勝車。歷攷前代名將。及訪先年總兵官仇鑑。曾用也。

曰○車○以○解○軍○化○塞○之○固○近○年○總○兵○官○王○如○曾○用○機○密○案○以○
通○與○我○營○營○之○入○固○應○有○成○效○矣○然○非○臣○創○為○也○查○今○各○
邊○亦○有○國○初○以○來○曆○年○所○造○戰○車○其○制○度○不○一○甘○肅○寶○夏○固○
原○其○餘○邊○堡○多○有○存○者○但○皆○機○密○大○車○無○二○十○餘○人○親○之○
其○行○甚○速○少○遇○溝○澗○險○阻○即○不○能○越○以○是○不○適○於○用○惟○宏○治○
年○間○尚○書○某○所○造○安○輪○小○車○嘗○以○其○式○上○請○孝○宗○皇○帝○嘉○
獎○取○名○全○勝○每○車○二○人○推○之○二○人○親○之○兩○車○相○連○可○載○四○十○
人○戰○則○隨○地○形○環○布○為○陣○軍○馬○居○中○旁○騎○圍○繞○則○火○器○弓○弩○
四○面○各○發○勢○如○火○城○厚○不○敢○進○所○向○無○前○旁○不○敢○進○其○火○器○
安○於○車○上○點○放○安○穩○不○搖○客○定○其○頭○高○下○所○中○非○人○即○馬○

卷十一

三十一

校○之○手○中○點○放○戰○車○百○不○一○中○者○大○不○降○矣○蓋○馬○步○兼○用○長○
技○並○使○戰○守○皆○宜○誠○可○萬○全○取○勝○止○則○環○列○為○營○傍○施○鹿○角○
連○以○鐵○繩○巨○役○制○其○隨○車○小○帳○以○免○軍○士○露○宿○用○存○愛○恤○是○
雖○不○能○追○奔○逐○北○星○馳○震○擊○無○摧○列○邊○牆○以○通○旁○入○據○既○險○
要○以○邀○廣○遠○占○據○水○頭○以○固○旁○馬○誠○可○化○弱○為○強○以○寡○敵○眾○
修○邊○新○機○俱○可○用○以○防○衛○而○車○製○輕○便○前○過○險○阻○險○沙○可○以○
扛○擡○而○通○視○之○機○密○據○堅○自○保○不○懼○者○誠○萬○萬○不○倖○矣○臣○謀○
謂○輕○車○為○中○國○長○技○此○也○且○每○輛○止○費○銀○二○兩○餘○每○車○千○輛○
僅○當○馬○軍○人○千○名○一○月○之○費○也○

小車

今○世○有○獨○輪○車○者○氏○間○用○以○搬○運○一○人○前○挽○一○人○後○推○其○制○
輕○便○因○其○制○可○為○戰○車○甚○便○可○以○推○可○以○拉○可○以○載○其○費○無○
其○利○處○

周○臺○公○曰○軍○無○精○重○則○山○無○權○食○則○亡○無○委○積○則○亡○三○者○
兵○之○至○要○也○今○日○行○軍○水○中○器○械○既○各○自○背○若○復○背○以○束○
束○米○挑○刺○重○力○必○不○勝○若○輕○身○而○行○又○犯○三○者○之○忌○不○敗○
得○乎○兩○方○地○即○阻○隘○倘○用○此○車○每○伍○車○一○乘○每○乘○夫○二○名○
如○古○所○徒○次○子○之○用○公○用○輜○糧○是○在○其○上○卒○然○遇○敵○立○地○
成○營○一○便○兵○有○所○依○不○思○逃○竄○二○便○施○放○火○器○心○定○持○滿○
三○便○利○則○退○攻○不○利○退○守○操○縱○由○我○四○便○輜○重○糧○食○委○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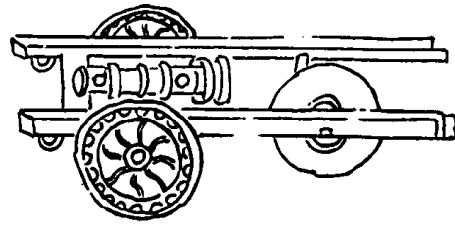
卷十一

三十一

盡○在○軍○中○即○被○圍○困○足○以○自○全○五○便○何○至○為○戎○馬○馳○突○畏○
賊○如○虎○哉○
大○車○
虜○馬○極○衆○無○計○可○禦○用○車○以○陣○誠○為○有○足○之○城○不○林○之○馬○矣○
但○所○恃○今○在○火○器○火○器○若○廢○車○何○能○禦○如○火○箭○車○大○將○軍○車○
之○類○不○可○不○預○備○也○

葉公神銳車式

存此一式餘可類推



晉代車致致

衡骨擊勾奴以武剛車自環為營

李陵至沒稽山猝與虜遇眾寡不敵乃以大車為營引士出

營為陣千弩俱發虜乃引去

此車之用於西都者也

光武過樓櫓戰車置塞上以拒勾奴

漢靈帝時蒼梧桂陽賊攻郡縣零陵太守楊璇制馬車數十

乘以排囊盛石反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數十

弩及戰令馬車居前順風散反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

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盜破散

此車之所於東都者也

魏鄭俊侯彭征代郡以田豫為相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軍

人擾亂莫知所為豫因地形回車結陣陳弓弩待滿於內賊

兵塞其隙胡不能進散去追擊大破之

馬隆西渡溫水虜樹柵能等眾萬計乘險逼隆或設伏以截

隆後隆保八陣圍作偏箱車地廣則為鹿角車懸路狹則為

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前後謀殺及

降附者以萬計涼州遂平

此車之用於魏晉者也

劉裕伐南燕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

金湯舊著

卷十一

三

臨朐南裕因縱兵奮擊大敗之

突厥達頭可汗犯塞諸軍與虜戰每虞胡騎奔突皆以戎車

突厥相參驍虎角為方陣驍兵在內楊素曰此乃自固之道

也

此車之用於南北朝者也

李靖與太宗論兵法曰跳道騎兵也戰鋒隊兵騎相半也駐

隊兼車乘而出也臣計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未嘗散易古

人節制信可重也

突厥阿史德溫傳反裴行儉詐為糧車三百乘伏壯士百餘

虜果掠車車中士突出殺獲幾盡

馬健為戰車。冒以狡狴。象行則以義。止則為陣。討四伐。燧乃
推大車。焚悅將楊朝光。相破之。

此車之用於唐者也。

宋真宗咸平中。吳淑上疏。請復古車戰之法。謂夫人平居猶
必謹藩籬。固關鍵。以備不虞。何況當胡虜之戰。陣禦安騎之
輕。懷而無蔽。獲哉。夫人之被甲鎧。所以蔽護其身也。而戰之
用車。亦一陣之甲鎧也。夫鱗介之在內。鱗介在外。所
以自蔽。豈可使肌膚居外。而鱗介反在內乎。夫用車以戰。亦
一陣之鱗介也。故可以行止為營陣。賊至則飲兵附車。以拒
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用矛掩襲。見可以進。故出則難。

金湯借箸

卷十一

三十五

此為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為所居之宅。唐人心有所依。破不
懼。胡騎之陵突也。
魏勝嘗自創如意。戰車數百兩。車上置數面木牌。無種樣。使
黨以樂箭。每車用二人。推數可敵五十八人。行則載輜重器
甲。止則為營。掛塔如城。壘前列大鎗數十人。馬不能近。列陣
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弓車當陣。門上置牀子弩。矢大如
拳。一矢能射數十人。發三矢可數百步。砲車在陣中。施火石
砲。亦二百步。交陣則出騎兵兩翼掩擊。付援則拔陣進襲。少
却則入陣間。稍越士卒不疲。虛有拒遏。預為解脫。計夜習不
使人見。以其製上於朝。詔諸軍遵其式。建焉。

此車之用於宋者也。

車之時宜。

陰濕則停。陽燥則起。

車之地宜。

平易則利。險阻則害。

車之亦難。周禮云。

武難曰。馬疾而車銳。用以戰虜。必無勝理。答曰。凡器各有長
有短。星馳電掣。車之所短也。安營固壘。車之所長也。但取其
能足以整東部。伍先為不可勝耳。奈何。欲與虜爭角。逆之
輕利哉。

金湯借箸

卷十一

三十五

或難曰。宋失西北二邊之險。而以平原曠野為邊。利用車戰。
今日之邊。皆連山峻嶺。浮河積石。大車決不可用。答曰。大車
不可用。輕車獨不可用乎。便輪者不可用。單輪者獨不可用
乎。昔馬隆扇扇。未聞其以地險路狹之故。遂廢中國之長技。
也。
或難曰。子鼓車戰之效。既鑿鑿矣。倘彼以萬人之衆。穿地以
為長溝。溝之上積以起土。則吾之輪有所托。馬有所制。而不
得行。是坐受困矣。可奈何。子咲曰。彼之力能掘地為溝。我之
力獨不能平溝為地乎。且用車之力。即當足滿車之窮。奈何
為束手待斃之說也。而又不聞六韜軍用之說耶。渡溝壑。飛

橋一間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者時開縣驢動也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張以環利通波大水飛江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雖長河大江可以立濟咫尺之溝何足為疑

或難曰責軍以運車是未見敵而先竭其力於推觀矣必不可答曰約計一軍當身器甲糧糗不下四五十斤負四五十斤而趨不一舍疲矣再舍三舍疲極矣猝然遇敵豈能戰哉有車以代為之我正息其力也豈竭其力哉

或難曰軍士不諳推挽後今之恐有破敵折軸之患奈何答曰古人行軍自戰士之外必另有技術徒負養之卒若干人

金湯借箸

卷十一

三

處於要險約給大夫二名行則專主車務止則專司糧汲此兵法所謂以治勝者也客謝而去

牌制

夫平原廣野結營禦衛衛蔽矢石此車之所宜也若乃仰坂越險卑下泥濘短兵相接矢石交擊非牌何以蔽蔽此亦陣中之要具不可少也水陸舟車皆可為用即古稱舟之屬以其能禦敵也國初之制以木加革重而不利於步近福建以藤為之雖輕便而不能避矢石或以生牛革二層縫成內實以木棹桑皮紙輕便堅利能禦矢石火礮可以代甲冑之用然牌主衛而不主利須以長短器械為之應援其法具後

用牌

用牌之法須擇膽力輕捷使壯者授之以法置於行伍之先為衆人之藩衛次用鎗手四人傍牌後連身次用斧手二人再次用銃手四人長短相間連為應援此用牌之大法也牌兵有失通隊俱斬

金湯借箸

卷十一

五

金湯借箸卷十一終



金湯借箸卷十二目錄

水戰部有引

大江要道

總引

舟戰

大勝小

或離先說

六巨舟

堅勝脆

廣船

金湯借箸 卷十二目

順風勝逆風

錢傳璫反逆為順 李賓折風助順

順流勝逆流

神婦所流還擊

防淺

吳權欽狀 鄱陽湖舟膠淺沙 俞通海謀入江

防砲

劉基躍起更舟

防火

張世傑劉燄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



防風

崖山颶風大作 兩頭船

防護

海鵠左右置浮板

防禦

舟用史底

舟製

輪舟

楊太以輪激水 實允文蹈車行船 飛輪駕海舟

圖 神飛火輪舟說 神飛火輪舟圖 鷹船說

金湯借箸 卷十二目

鷹船圖 沙船 叭喇唬船 叭喇唬船圖 閩浪

船 八槳船 漁船 走舸 蒙衝 無底船 子

母舟 子母舟圖 連環舟 連環舟圖 木筏

水戰之師

舵工 水兵 泗人言文達 泗人司馬福 張永

德用泗人繫舟 劉錡用泗人繫舟 張貴用泗人

赴野 趙善湘練浮水軍

水戰之器

攔火飛蓬

應用法藥 製法 又製蓬索藥方 攔火飛蓬圖

水戰附攷

飛波甲 飛波甲式 橐籥 橐籥式 殺野獲
 脚 器式 水馬 火箭 大飛扒 大飛扒局
 大桶 火柄式 朝脂水秀才 石油 江豚油
 逆風火約 火種方 水老鴉 鈎錄 鈎錄式
 檢鈎 檢鈎式 拍竿 鈎經 鈎距

金湯借箸

卷之十二

三

周瑜焚曹操 俞通海焚陳友諒 凡凡大箭焚海
 升 劉裕分步騎於西岸破盧循 杜惠度步兵夾
 岸破盧循 侯瑱就順風 章昭達據上流 吳為
 鈎鎖截江王濬破之 魏為橋柵跨淮馮道根破之

兵夫列船式

梁以竹箬聯艘橫斷河亭建及破之 歐陽純以
 竹籠盛沙石置水通船船破之 魏以鈎鎖斷河
 崔延伯以車輪斷淮 王僧綽以大艦斷江 王
 軌以鈎鎖貫車輪斷清水 浮梁渡江
 總引 平時立船閱視圖 每船器械 捕盜自備
 各兵自備

水戰部

京口周 鍾臺公甫 輝著
 淮南李長科小有甫 較訂
 同郡王孟申元徽甫 參閱
 吳縣吳壽格曼卿甫 手鈔

金湯借箸

卷之十二

一

茲者。賊賊深侵。所至殘破。大江以南。獨稱安土者。徒恃此
 一衣帶水耳。故愚謂今日之務。水戰急於陸戰。安。江。重。於
 守。城。謂。天。堑。不。足。恃。歟。則。魏。武。因。於。居。業。曹。丕。困。於。濡。須。
 拓拔因於水州。符堅困於淝水矣。謂。徒。險。果。足。恃。歟。則。杜
 預嘗襲樂鄉。胡奮嘗入夏口。賀若弼嘗涉廣陵。曹彬嘗渡
 朱石矣。信乎。扼險者。勝。恃險者。亡。也。予嘗取長江圖按之。
 竊見大江之南。上自荆岳。下至常潤。不過十郡。十郡之間。
 其要。不過七渡。上流最緊者。三。荆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
 津。中。流。最。緊。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來。石。下。流。之。最。緊。者。
 二。建康之浦。口。鎮江之瓜。州。是。也。若。江。上。無。虞。則。城。內。居
 民。皆。可。安。堵。如。故。倘。輕。棄。天。險。聽。其。投。鞭。坐。守。孤。城。譬。如
 鼠。入。六。中。立。受。傷。及。而。東。南。數。郡。皆。有。燎。原。操。木。之。憂。乃
 失。策。之。甚。者。矣。故。予。統。統。以。防。江。為。今。日。戰。守。之。要。策。也。
 昔。曹。操。遣。孫。權。書。欲。治。水。軍。與。之。會。權。於。吳。張。昭。等。曰。操

得荆州水軍、蒙衝、鬪艦、浮以沿江、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周瑜曰：操、騎、馬、伏、舟、楫、遠、涉、江、湖、不、習、水、土、擒、操、宜、在、今、日。若、水、戰、修、明、鑑、謂、擒、奴、亦、宜、在、今、日。矣。詳、水、戰、大、江、要、道。

總引

以歷代史考之、舟師可以進、退、之、要、東南之師、趙、三、齊、者、自、淮、入、泗、而、止、劉、裕、伐、南、燕、舟、至、下、邳、是、也。趙、河、北、者、自、汴、入、河、而、止、杜、濕、伐、燕、至、枋、頭、是、也。捨、舟、登、陸、尚、得、半、利、趙、關、中、者、自、河、而、入、徑、至、長、安、王、鎮、惡、以、蒙、衝、小、艦、至、渭、橋、是、也。水、陸、並、進、可、得、全、利、此、皆、以、舟、師、進、者、也。若、夫、舟、師、可、以、守、之、

卷十二

家、塞、建、平、之、口、使、自、三、峽、者、不、得、下、此、王、濬、伐、吳、揚、素、侯、陳、之、路、也。據、武、昌、之、要、使、有、漢、水、者、不、得、進、此、何、尚、之、所、謂、津、要、根、本、之、地、也。守、采、石、之、險、使、自、合、淝、者、不、得、渡、蓋、隋、韓、擒、虎、嘗、因、以、漢、陳、也。防、水、步、之、津、使、自、盱、眈、者、不、得、至、此、蓋、魏、大、武、欲、道、此、以、寇、宋、也。扼、其、要、害、使、不、得、進、此、皆、以、用、舟、師、守、者、也。

大勝小

威、繼、光、云、福、船、廣、大、如、城、非、人、力、可、驅、全、仗、風、勢、倭、船、自、來、矮、小、如、我、之、小、船、船、故、福、船、來、風、下、登、如、車、碾、螳、螂、門、船、力、

而不門人力是以每戰取勝

近日劉香老輩俱有廣東極大之船奈何

金兀朮入寇、韓世忠與相持於黃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

山下、將、戰、海、舟、乘、風、使、逆、往、來、如、飛、兀、朮、大、敗、

宋、虞、允、文、及、金、主、亮、戰、於、江、中、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

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驟、忽、抵、兩、岸、者、七、十、艘、直、薄、我、軍、

士、殊、以、戰、官、軍、以、海、艦、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

大敗

陳、友、諒、圖、南、昌、上、親、督、舟、師、三、十、萬、往、援、之、友、諒、解、圍、東、出、

都、陽、湖、逆、戰、友、諒、悉、以、巨、舟、連、鎖、為、陣、旗、旗、樓、望、之、如、山、

金湯借箸

卷十二

我、軍、舟、小、怯、於、仰、攻、往、往、退、縮、上、不、得、親、教、旗、四、座、右、師、小、

却、上、命、新、隊、長、而、下、十、餘、人、猶、不、能、止、特、與、侍、側、趙、進、曰、

彼、舟、如、此、大、小、不、敵、非、人、不、用、命、也、且、愚、以、為、非、火、攻、不、可、

上、然、之、即、命、常、遇、春、諸、將、分、調、細、船、載、葦、荻、置、火、藥、其、中、至、

哺、時、東、北、風、起、乘、風、縱、火、焚、其、戰、艦、數、百、艘、烟、焰、漲、天、十、里、

之、間、湖、水、盡、赤、友、諒、弟、偽、王、陳、友、仁、陳、友、貴、及、平、章、陳、普、略、

等、皆、焚、死、

堅勝脆

廣、船、視、福、船、尤、大、其、堅、緻、亦、遠、過、之、蓋、廣、船、乃、鐵、力、木、所、造、

福、船、不、過、松、杉、之、類、而、已、二、船、在、海、若、相、冲、擊、福、船、即、碎、不、

能○當○鐵○力○之○鑿○也○倭○夷○逆○船○亦○用○松○杉○之○類○不○敢○與○廣○船○相○

順○風○勝○逆○風○

吳○越○王○鏐○遣○其○子○傅○璿○擊○吳○吳○遣○彭○彥○當○拒○之○戰○於○狼○山○吳○

金○亮○遣○蘇○保○衡○統○水○兵○由○海○道○將○趙○二○浙○李○寶○舟○師○至○東○海○

金○湯○舊○著○卷○十○二

至○密○之○膠○西○石○白○島○而○虜○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止○一○山○

候○風○即○南○不○知○王○師○猝○至○寶○璽○於○石○仙○林○風○助○順○丙○寅○風○雨○

網○為○之○彌○豆○數○忽○為○波○濤○撲○擊○一○隔○窮○促○搖○几○無○復○行○次○

寶○命○使○士○登○其○舟○以○短○兵○擊○刺○殪○之○降○者○三○千○人○獲○完○顏○鄭○

順○流○勝○逆○流○

吳○李○神○福○自○鄂○州○東○下○田○頤○遣○其○將○王○壇○汪○建○將○水○軍○逆○戰○

其○艦○連○連○大○敗○士○卒○焚○溺○及○者○甚○衆○

防○範○

吳○權○舉○兵○攻○皖○公○羨○於○交○州○漢○主○命○其○子○弘○操○將○兵○救○公○羨○

賊○乘○勢○攻○之○急○欲○犯○上○舟○一○時○諸○將○計○無○所○出○帳○前○觀○兵○將○

金○湯○舊○著○卷○十○二

先○至○聖○子○口○橫○截○湖○而○邀○其○歸○路○友○諒○不○得○出○是○夕○我○舟○渡○

淺○於○左○島○與○友○諒○相○持○者○三○日○俞○道○海○與○衆○議○曰○湖○水○有○淺○

擒○矣○劉○基○亦○密○言○於○上○請○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從○之○敵○見○我○水○陸○結○寨○不○敢○出○糧○盡○益○窘○繞○下○流○欲○遁○通○

海○道○敗○之○

都○陽○之○戰○上○亦○屢○瀕○於○危○而○後○安○一○日○與○友○諒○鏖○戰○劉○基○在○

斷舟忽躍起大噴上亦驚起回顧但見基雙手揮之連聲呼曰難星過可更舟上悟如其言更之坐未半胸背舟已為敵砲擊碎矣

周臺公曰砲勢猛烈備禦為難但知以水剋火以柔制剛之法庶可無虞矣

元張宏範襲屋山張世傑結大船千餘作一字陣破海中中離外船皆以大索四圍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為反計宏範薄之世傑舟堅不能動宏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來風縱火焚之世傑賊艦亦塗泥膠長木以拒火舟不熱宏範

無如之何
防風

宋張世傑與元張宏範戰於屋山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死之世傑復收兵至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登桅樓露香祝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死諸將各其骨葬潮居里

周臺公曰兵法云凡戰背風軍勢就順風之於戰乃極明淺切要者也今日借口習天官者多矣及問以某日有

風某日無風某日風起何向皆情然莫辨嗟乎以區區有聲有氣之物尚不能知反欲指說其淺妄言禍福孰令聽之哉

按大學衍義補有兩頭船之說蓋以海運為船巨過風懼難旋將兩頭製舵遇東風則西駛遇南風則北駛海道諸船無適其利蓋武備不嫌於多慮患不妨於速莫能之前猶將求之而況設之前者有未泯乎以此衡敵則賊舟雖整可亂也

海鶴者船形頭依尾高前大後小如鶴之形船上左右置浮板形如鶴翅助其船雖風濤起漲而無側傾覆皆左右以生

牛皮為城牙旗金鼓如常法
防鑿

舟用夾底庶可無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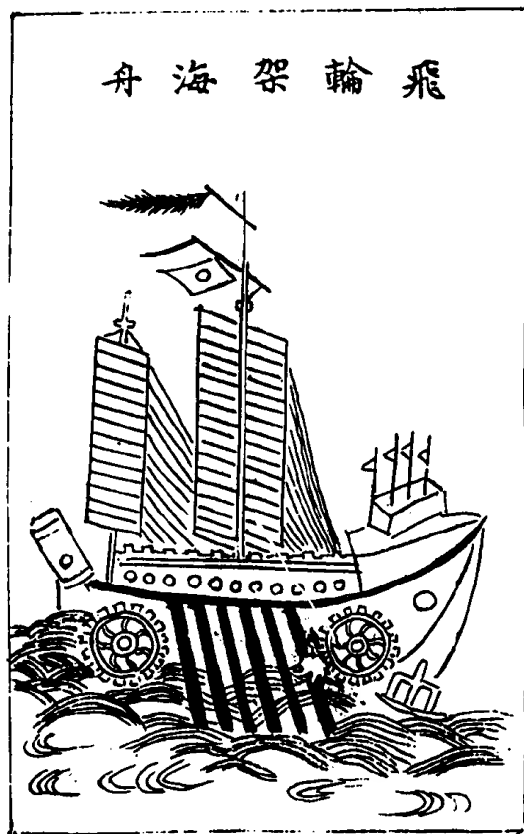
舟底有用釘者

舟製

輪舟

岳飛破楊太於洞庭太時與劉豫通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橈竿官舟迎之無碎

金主亮既至江北掠民船指揮欲濟廣元文伏舟於七寶山後今日旗舉則出伺其半渡巨旗於山人在舟中踏車以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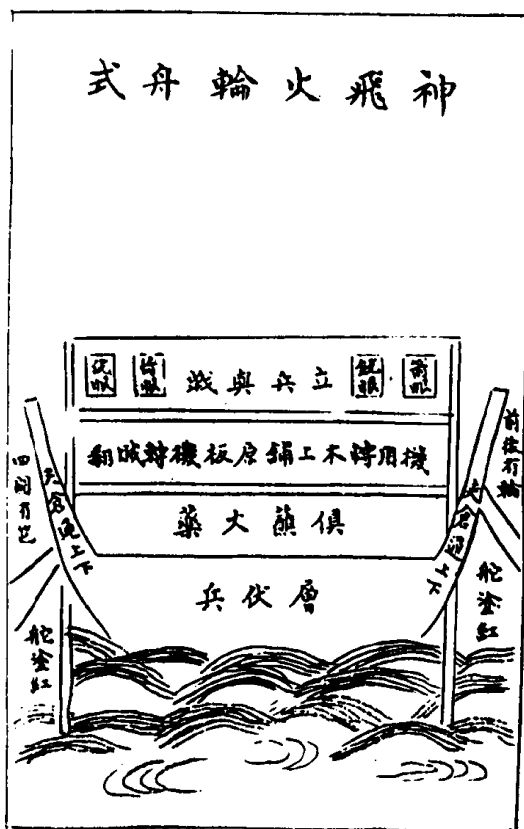
飛輪架海舟

金湯借箸

卷十二

由○船○但○見○船○行○而○不○見○人○遂○厥○舟○人○馬○皆○激○此○亦○致○勝○之○道○也○

上○瓊○山○先○生○曰○舟○之○大○者○非○風○不○行○而○行○風○必○以○帆○帆○之○製○非○弱○葉○與○竹○篾○則○布○為○之○以○火○箭○射○之○無○不○焚○者○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楊○公○之○舟○以○輪○激○水○雖○無○風○亦○可○行○也○巧○思○者○能○師○其○意○倣○而○製○之○則○雖○無○風○不○用○帆○亦○可○行○矣○



神飛火輪舟式

金湯借箸

卷十二

神飛火輪舟

陸○戰○用○車○騎○水○戰○用○舟○船○一○定○之○制○也○據○體○戰○船○武○經○自○有○周○式○惟○此○船○之○式○狀○類○海○船○周○圍○以○生○牛○皮○革○為○障○或○割○竹○為○筵○以○擋○矢○石○上○留○銳○眼○箭○眼○看○以○擊○賊○上○中○下○分○為○三○層○首○尾○設○暗○倉○以○通○上○下○中○層○鋪○用○刀○板○釘○板○兩○傍○設○飛○槳○或○輪○槳○浪○排○風○往○來○如○飛○募○酒○人○以○為○水○手○遇○賊○詐○敗○棄○而○與○之○精○兵○暗○伏○艙○下○泗○人○赴○水○而○走○待○賊○登○船○機○關○一○轉○賊○皆○翻○入○中○層○刀○釘○板○上○可○以○就○而○殺○之○矣○若○衝○入○賊○船○隊○內○兩○旁○暗○伏○火○器○左○衝○右○突○勢○不○可○當○用○此○船○一○號○足○抵○常○用○戰○船○十○號○顧○用○之○者○在○得○其○人○耳○

九

鷹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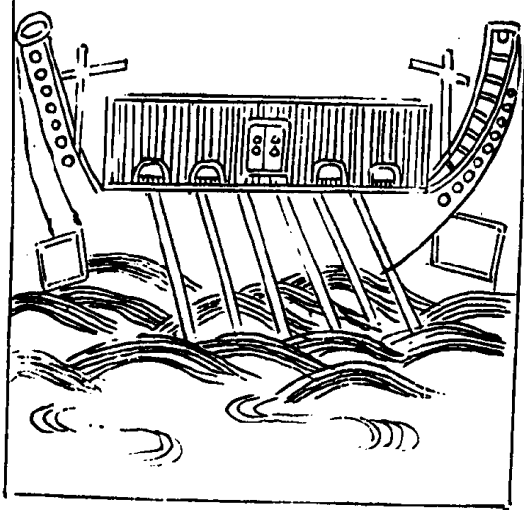
崇明沙船可以接戰，但上無懸敵，火器失后，何以禦之，不如鷹船兩頭俱尖，不辨首尾，進退如飛，其旁皆茅竹板窗，釘如福船旁板之狀，竹間設窗，可出銃箭，窗內隱人，蓋禦鷹船沙船乃相須之器也。

金湯借箸

卷十二

十

鷹船式



沙船

沙船能擄餓使，其風太粗，舊制深慮雙桅船隻，私自下海之禁，承平既久，法度浸弛，不但雙桅習以為常，甚有五桅者，長江大帆一日千里，若從權取而用之，但於兩舷增設鐵棚，以為蔽衛，亦利水戰。

以上諸船皆用以戰敵者也。

山喇唬船

山喇唬船浙中多用之，福建之烽火門亦有其製，底共而潤，首尾一樣，底用龍骨，直透前後，潤約一丈，長約四丈，末有小官艙，賊面兩旁各用長板一條，其兵夫坐而後而棹葉，每邊

金湯借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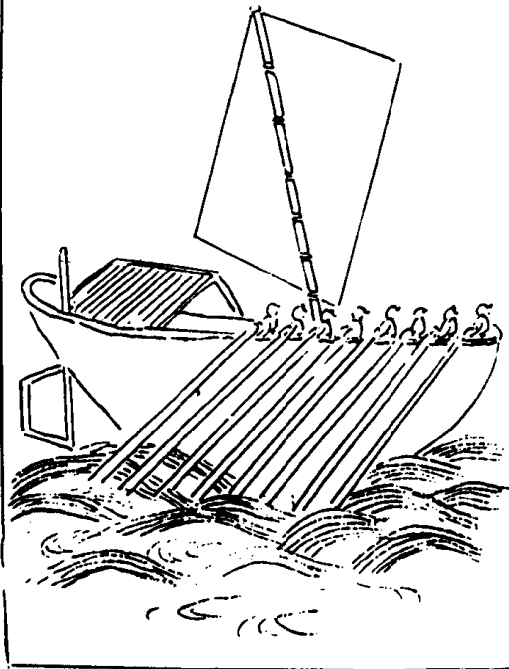
卷十二

十一

用槳十枝或八枝，其疾如飛，有風豎挽，用布帆，亦能破浪，甚便，追逐哨探，倭奴號曰軟帆，賊亦畏憚。

按福建船有六號，一號二號俱名福船，三號哨船，四號冬船，五號馬船，六號快船，福船勢力雄大，便於沖擊，哨船冬船便於攻戰，追擊馬船快船能抑風濤，便於哨探或擄首級大小兼用，俱不可廢，船制至福建備矣。

以喇唬船



金湯備考

卷十二

三

開浪船

以其頭尖故名。喫水三四尺。四葉一橋。其行如飛。內可容三五十人。不拘風潮順逆。皆可用也。

八葉船

此船不能擊賊。但可供哨探之用。今閩廣浙直皆有之。宋趙善湘知鎮江。製多。葉船五百艘。無論風勢逆順。捷疾如飛。

漁船

漁船於諸船中。制至小。材至簡。工至約。而其用為至重。何也。以之出海。每載三人。一人執布帆。一人執槳。一人執鳥嘴銃。

布帆輕捷。無執設之虞。易退易進。隨波上下。敵船瞭望所不及。是以海上賴之。取勝擒賊者。多其力焉。

以上諸船皆用以哨探者也。

走射用十四葉。走射者。船舷上立女牆。俾大及戰卒。皆選勇力精銳者充之。近如飛鷗。乘人之所不及。金鼓旌旗在上。

蒙衝

蒙衝者。以生牛革蒙戰船背。左右開掣棹空。矢石不能敗。前後左右有弩窗牙穴。敵近則施放。此不用大船。務在捷速。乘人之所不備。

金湯備考

卷十二

宋武帝北伐。王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所謂而進艦外不見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為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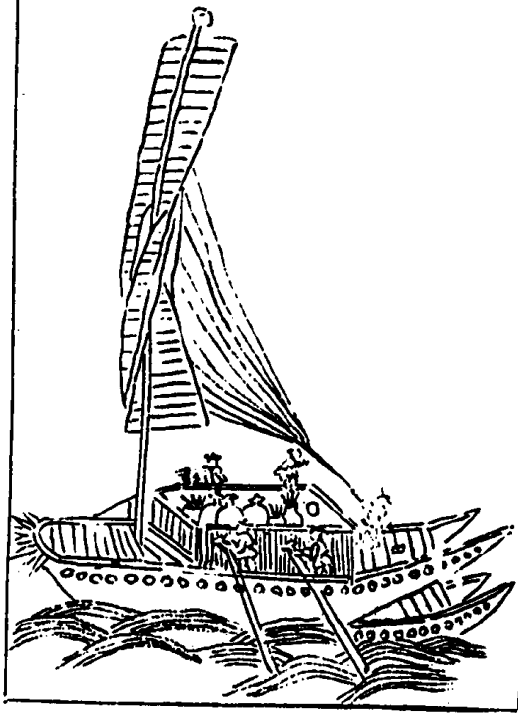
無底船

襄城之圖。張資為無底船。百餘艘。中鑿旗幟。各立軍士。於兩舷以誘之。敵皆競躍以入。溺死者萬餘。亦昔人未有之奇也。夜戰。誤敵未有過於此者。

其法以三舟聯為一。船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

以上諸船皆用以掩襲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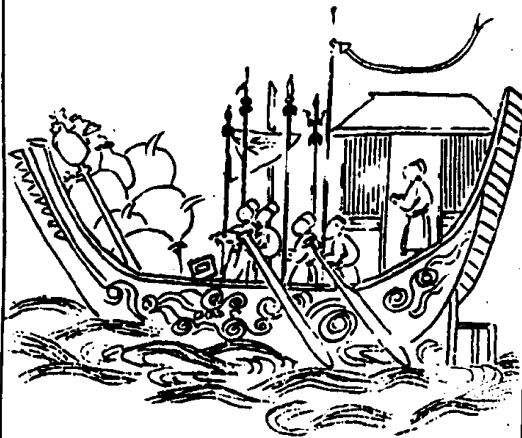
子母舟式



子母舟

子母舟長三丈五尺前二丈如艦船樣後一丈五尺只有兩邊幫板腹內空虛後藏一小舟通連一處亦有蓋板掩人兩邊四棹前母船使風棹槳艙內裝葦薪置火藥船頭兩脇俱用狼牙釘鉗鋼尖快利一抵彼船即將母舟發火與彼并焚我軍後開子舟而歸

聯環舟式



聯環舟

其舟約四丈許外視之若一舟分則為二舟中聯以環前載大砲神炮神砂毒火等器舟首鉸大倒置釘數枚後載兩旁施數槳我兵士遇賊或乘順風或自上流相機徑趨賊營以舟首釘撞於賊舟之上前環自解後環則回乘賊心驚惶用器擊之遇水戰之奇策也環者大鉄圈兩箇鉸前載後載用鉄鉤兩箇鉤住撞於賊船則放其鉤而後截即回本寨也以上諸船皆係以焚燒者也

和筏

受敵之船莫如火。碎敵之船莫如砲。但大砲用於船上。恐未損人。反先損己。自砲口大之上。不敢放也。今宜造木筏。不拘若干座。式用整木。縱橫平底。風不可番。水不可沉。上安木架。極其堅固。置其高過於敵船。於此險之處。平排如堵。下安枯木。以藏之用。神器照賊來路。打去計步數若干。遠將打到之地。亦用枯木。識之。其戰船居於木筏之後。五十步之外。以防其生筏。上以絮被遮蔽。于前將二三十具。一空排列。賊船遠望。不啻城牆。其測其中之虛實。何者。賊船將入吾原。賊船木浮板步數之內。將絮被用活機疾速放落。而走舸之人。將筏

金湯借箸

卷十二

扶正用諸大器。照賊打去。次第制之。以二三十座之後。一齊發。賊船未有不損者。可以禦。可以守。乃水戰之必須者也。砲之信藥。所用棉油等紙。封固。以防水氣潮濕。此所以守者也。

周臺公曰。一水洋洋。了無界隔。以此為守。宛如限。然封城矣。兵法所云。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此也。

水戰之師

柁工

周臺公曰。一船之命。盡係柁工一人。必擇練達長年。善知風頭。熟諳水勢者。充之。再置副貳。以防疎虞。糧賜俱宜從

優。有必先加頒賞。

潤昔有萬舟名。應奎者。以善捕盜。聞東南。常為手。無過寇。必親以手拊柁。工兩旁。若其股。戰。憐。必別擇有膽氣者。代之。蓋以懼。奪其神。則東西。易向。必至誤事。具唐練後之語也。附識此。

水兵

沿海盜徒。儘可運用。其次水兵。奇妙。浙之七里。壩。併金山寺。下漁人。俱能划入。小。募。方。此。白晝。水底。鑽。船。以。敵。舟。之。沉。溺。果。夜。抽。梯。起。旋。致。賊。師。之。失。隊。其次。則。南。直。以。瓜。實。私。盜。者。人。船。輕。便。且。習。風。流。黑。夜。潛。行。駕。棹。如。飛。用。以。出奇。偷。營。偵

金湯借箸

卷十二

探是一策也

泗人言文達

魏中山王英。與楊六眼等。眾數十萬。攻鍾離。梁主勅曹景宗。救之。景宗。慮。城。中。危。懼。募。軍。士。言。文。達。等。潛。行。水。底。層。初。入。城。中。始。知。有。外。援。勇氣百倍。

泗人司馬福

淮南兵圍蘇州。吳越王銀。連。錢。鏐。等。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軍。張。綱。緝。鈴。懸。水。中。魚。鱉。過。皆。知。之。吳。越。司。馬。福。因。潛。行。入。城。故。以。竿。隔。網。敵。聞。鈴。聲。舉。綱。福。因。得。過。入。城。由。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為。神。

張永德用泗人鑿舟

周師攻吳壽州。吳人大發樓船，蔽州而下，泊於淝水。周師頗不利。永德使習水者，沒其船下，繫以鐵鍊，急引輕船擊之。吳人船不得進，退溺者甚衆，奪巨艦數十。永德解金帶賞習水者。

劉錡用泗人鑿舟

宋劉錡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以樓船戰，糧而宋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船。

張貴用泗人赴鄆

宋張貴入襄陽，呂文煥固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鄆，乃募

金湯傳

卷十二

六

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蠟書赴鄆，求糧。元兵增守蓋。路連鎮數十里，撒星播，雖魚蝦不得度。二人過播，即斷之，竟連鄆，運糧。

浮水軍

宋趙善湘知鎮江，教浮水軍五百人，常以黃金沉之江，使探得者，錐予之。於是水藝極精，能潛行水底數里。又製多槩船五百艘，無間風聲，逆順捷疾如飛，亦烏白鵲二大舟，每舟可載二十人，依八陣為法，每一窺閱，舟艦參錯，難以浮水。諸軍便渡，為部伍角技，奏樂如陸。莊

周臺公曰：水戰之法，與其死戰賊于舟上，不如陰制賊於

水戰之器

飛火飛蓬

水戰之制，其要於蓬帆。何也？陸戰皆實地，故有不虞。而謀生路江河湖海之間，而波濤蓬帆一沾火藥，則三軍之命休矣。必用晉石蜂脂，熬清為水，將竹篾葉麻子藤繩，或布浸之，乾後再浸，務令極透，編造蓬帆，大書飛龍八為號，則火

金湯傳

卷十二

九

箭火樣大牡丹等佛，沾染不著。吾兵可保無虞，而進可克敵矣。此水戰之要具也。

應用法藥

皆石 出山石透明者佳 脂密 出關地者佳

製法

晉石 十斤 蜂脂 三斤 水 五斤 再浸再晒，以不染火為度。又製蓬索藥方。

每白藤 十斤 皮硝 五斤 梔子 四斤 為末，入水五斗，熬三五沸，刷在蓬索上，以防雨火也。

式蓬飛火欄

以	書
便	某
軍	部
中	第
觀	幾
望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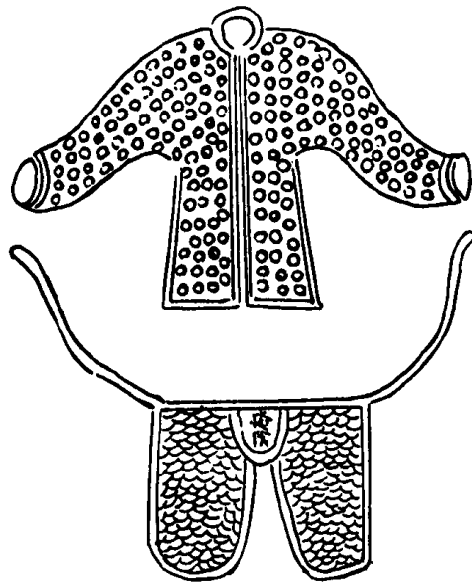
飛波甲

水戰之具固多而甲冑之制為要用綢絹為新板為甲如魚鱗先用漿水浸透晒乾用或以錫雁翎編疊為甲浮行水面駕浪乘風頃刻數十里水不沉溺而長江大河之險不足慮也武經有羊皮水袋浮嬰等製不如此外

卷十二

二十一

式甲波飛



飛波甲

潛伏水底用銀打造法物約長一尺上分兩段管塞於鼻下合一帶喻於口中蓋人之被溺以水隨呼吸而入故也能使鼻之氣上下往來可保無虞

護腎護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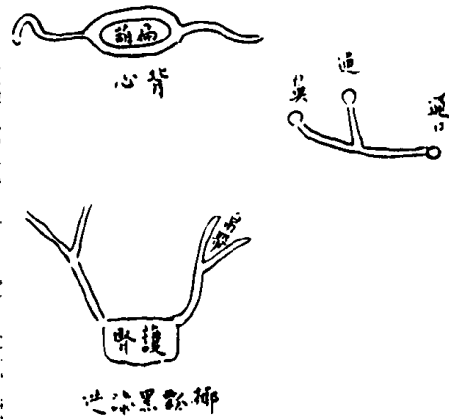
用柳絲漆黑以護腎囊用帛帶繫於腰內漆絹裹脚底並腎囊與脚底漆黑於水其紅如火慈魚水數望光而求所傷其命獲之則光不現而害可免亦水戰之必備者

金湯惜著

卷十二

二十一

式器 式箭



水馬之法、用黃藤造一水馬、骨似斗粗、下用心足、橫出水上、其馬頭高一尺、連前浪、馬尾高一尺、連後浪、各處其中、外用布、極堅、漆一層、鏤人騎其中、以便攀扯、馬頭另外安插、中空一段、可藏乾糧、定備三日之用、有此一物、則人人膽壯、其體不重、船中易載、再用棉裹、上用龍片、為甲、紫龍取其浮棉、取其水濕、可禦矢石、傍路堅不短繞、一件、提首用鐵為刀、可為戰具、而提桿之中、可藏小刀一口、以備急用、雖船傾落水、猶可以戰、予每見江海舟人有知子、各繫一整袍於其背、以防一時之溺、今將水帶、亦用黃藤編、至於兩腋、惟一扁層、

或以皮聯之、取其不礙戰門、至於負之背上者、少加大馬、而胸前次之、各用布漆、不惟便於水、且利於戰、若腰繫此帶、而更騎水馬、則沉溺之患、可保無虞矣、

火箭

火箭之用、其勢極猛、其力大、敵見生畏、過於弓箭、再造者可得六七百步之遠、然造之不易、一枝約打二萬鎗方能濟、頭上須用四火、約十分之二、因火箭力大、而帆簾之薄、一射運過、無益於焚敵耳、如尚慮遠過、當離火門之下一二寸、連用竹扎十字交、以阻留之、水戰方可焚帆、陸戰方可焚寨、其竹欽文接處、須用鉛纏緊、固用漆漆過、其銅花亦用漆下方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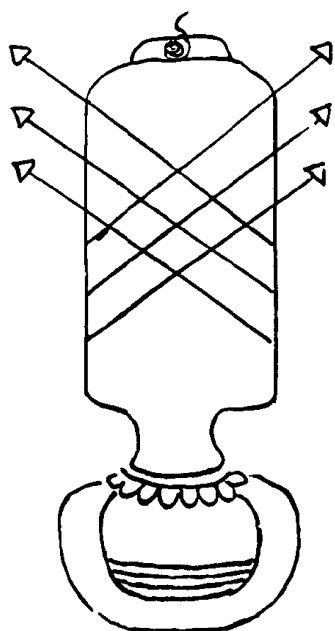
風雨濕氣、此火箭之制也、至於今時之用、見敵惟圖高遠放去、敵望而避之、甚易、是以有用之物、而施於無用之地、甚可惜也、南方之製、多聚百枝、或三五十枝、裝入一籠內、名曰「窩蜂」、又曰「火龍」、少者九枝、曰「九龍」、或其狀差小者、名曰「箭」、馬上亦可施放、各立名色甚多、其實一而已矣、

火飛抓

賊船若在百步外、用火箭射之、矣、如近十數步之內、或焚其帆、或焚其桅、或焚其舵、非火飛抓不可、其制用可車之木、車作梯形、自頂上入刀、將內中車空、入明火藥裝滿、週圍共拘七八孔、以出火、又週圍用倒鑽釘、釘之外、以油紙糊之、以避雨濕、

臨敵用手擲去。或高釘帆上。可以焚帆。或釘入人舟。可焚而走。釘入窻棚。可以延燒。此外焚帆無奇策矣。然則火飛外之妙。不獨水路焚帆可用。如陸路戰。今待諸器者。各帶一具。臨戰之時。前而用長兵相抵。後面短器。手點火。擲中敵人。無不奪氣而走者。惟知機之將。臨時變通之而已。此亦亂而取之之意也。

火飛杯式



火桶

用木桶可容一斗者。每桶先入藥五斤。平平鋪定。上用薄沙土一層。覆之。將粗碗一隻。內用灰埋火二三塊。平平闊在桶內沙上。裝完。雙手平舉。輕輕落下。彼舟火激藥發。全舟盡焚。此器無藥線長短之失。過激便燃。不及返擲我舟。必臨用時方裝火碗。裝入火碗。就要擲去。不可留在我舟。恐碗熱藥燃。又恐忙中忘之。或為物件手足所觸動。及害本船。用時必付平日習熟。試過者。臨陣方得從容。不致錯亂誤事。

火桶式



胡牯水秀才

遇水船上用此亦常用此二樣以防不虞此二樣鉛子不能

石油

四川有石油者○和藥○可入水○不滅○若以石油造成藥團○藏火○器中○借火器一發之力○而石油之火○崩散於船蓬船艙之中○掩敵不備○賊目驚心○繼以水救之○而石油不畏水○愈救愈熾○其焚必矣○若以兵襲之○無不勝矣○

江豚油

江豚在水中○能逆風浪而上○故其油能逆風○可合石油共為

金書卷十二

逆風火藥風逆食勁烟鎖藏天歌曰

狼真多收并艾腕○須教加入江豚骨○骨煨為灰同練油○拌硝磺灰性烈○晒培須常用極乾○逆風愈勁真奇絕○運常二八配分明○大攻陣裏神仙訣○

狼藥 江豚骨 江豚油 硝火 礮火 薯灰 樟

反 杉灰 斑猫 艾腕

火種方

平不灰 斤鐵衣 萬炭末 萬麩皮 萬紅棗 同六兩 略拌米泔 為餅 每兩管一月

水老鴉

流賊劉上等舟泊狼山下○蘇人有應募獻計○用火攻其名水○老鴉○藏藥及火於船○水中發之○又為製形如鳥喙○持之入水○以啄鑽船而機發之○以自運轉○轉透船○可沉試用之○已破一○船○賊賊謂江南兵能水中破船○是神兵也○乃捨舟登山○遂為○守兵所獲○

金書卷十二

卷十二

三

式鏢鉤



舟中或割其線或勾其舵或割其機開機索必不可少須時長而輕力學而利乃得寶服

式鉤擦



舟中或割其線或勾其舵或割其機開機索必不可少須時長而輕力學而利乃得寶服

拍竿

拍竿者施於大礮之上每艦作五層樓高百八人置六拍竿並
高五十尺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每迎戰敵船若遠則徐
拍竿當者躬躬皆碎隨高祖命楊素伐陳自信州下峽造大
艦名玉牙艦上起樓五層高百餘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
高五十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水曰黃龍置兵五百
人又東非離等各有差至下荆門陳將以艦拒素素令東
五牙四艘逆戰船近以拍竿碎陳十餘艘遂奪江路
楊太與劉豫通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
素置樓竿官舟迎之輒碎

金湯傳署

卷十二

鐵鉞

元龍欲北渡與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世忠豫以鐵鉞貫
大鉤投健者明旦敵舟操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
每艘一鉞則曳一舟沉之元龍窮蹙

鉤距

楊銳守備九江安慶諸郡聞宵濤變作先引軍投鉤距於江
側禁勿池北寇至船二百餘艘抵岸為鉤距所破
總評以上皆水戰利器也然勝在於敵人之不及知事
敗於吾軍之不能秘事機之無窮一或不密則我之所以
制敵者敵反得以制我矣公孫述拒岑彭述為浮橋攢鉤

水戰財收

以拒彭之船艦其術似矣未幾彭乃預知陳火焚橋鉤而
還兵以敗軍以建征南府賊為竹籠或沙石以拒昭建之
舟楫其智非不巧也不知昭建得以預知使士卒持刀砍
籠而賊兵以潰吳人之營舟可謂得策然欲鎖船之術
一池而不能免王濬孫大茂大拒之燒是皆敗於輕池而
貴於善秘也

周喻焚曹操

曹操伐吳周喻與劉備進與曹操遇於赤壁喻部將黃蓋取
蒙衝關公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裏以帷帳上建旗旗

金湯傳署

卷十二

三

豫備走船繫於其尾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
帆餘船以次俱進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
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簿燭船深天瑜等率輕銳繼其
後雷鼓大進操軍敗退

俞通海焚陳友諒

陳友諒圍南昌上率通海等西援友諒解圍東出鄱陽湖逆
戰通海乘風揮七舟載葦置火藥入敵水寨焚其戰艦數百
艘友仁友貴戰稍退時通海舟深入敵寨塵戰久之不復見
意通海戰沒少頃飄飄逃出敵舟傍我師見之大喜躍呼香
前大敗敵

元龍火箭焚海舟

金元龍入寇，世忠與相持於黃天蕩。世忠以海艦迫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工鉞鐵相連為長鏈，貫一大鉤以授士。之賊投者，一旦，虜以舟操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鏈縛則曳一舟而入，虜竟不得濟。元龍見海舟來，風使蓬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植藥，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弱，遂則不攻自破。元龍然之，刑白馬以祭天。及天霽風止，元龍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元龍令

金湯指掌

卷十二

劉裕分步騎於西岸破盧循

盧循徐道覆率眾數萬，方繼而下。莫見船舫之際，裕悉出鉅利門艦，親提幡鼓，命眾軍奮力擊之。又分步騎於西岸，右軍參軍庾樂生乘艦不還，而拘之。於是東軍並踴躍爭先，軍中多萬鈞神弩，至莫不推陷。裕自於中流感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泊西岸。西岸上軍先備火具，乃發火焚之，煙鼓翳天，賊眾大敗。初分遣步兵，莫不疑怪及燒賊艦，眾乃悅服。

杜惠度步兵失岸破盧循

浙既敗，遂收餘東南走交州。刺史杜惠度悉散家財，以賞軍士，與循合戰，機難足，燬其艦以步兵夾岸射之。循眾懼，俱焚兵眾大潰。循知不免，先燒妻子，自投於水。惠度取其尸斬之，并其父子函七首送都下。盧循滅而廣州平。

侯瑒就順風

侯瑒就順風。後梁王琳攻陳文帝，命侯瑒督諸軍出屯蕪湖。琳帥舟師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擊柝聞於陳軍。侯瑒令軍中晨炊蓐食，以待之。時西南風起，琳自謂得天助，引兵且趨建康。瑒等徐

金湯指掌

卷十二

三十一

出蕪湖，躡其後。西南風反為瑒用，琳擲火炸以燒陳船，皆反燒其船。瑒發拍以擊琳艦，又以牛皮胃蒙檣，小船以觸其艦，並鎔鉄滿之。琳軍大敗，軍士溺死者什二三。餘皆棄船登岸，走為陳軍所殺。殆盡。

水戰以順風為勢，觀此可以類推矣。

章昭建據上流

陳閩中守陳賢應舉兵反，據晉安建安二郡。界水陸為柵，陳將章昭建討之。據其上流，命軍士伐木帶枝葉為筏，施拍其上，綴以大索，相次列營。夾兩岸，賢應抗戰，昭建乃按甲不動。俄而暴雨，江水大漲，昭建放筏衝空，水柵盡破，又出兵攻其

步軍賈應大潰遂克定閩中

水戰以上流為勢觀此可以類推矣

吳為欲銷滅江王濟破之

晉武帝謀伐吳詔王濬修舟艦乃作大船連舫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上得馳馬往來又置獨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無有吳為欲鎖橫截江險又作鉄椎暗置江中濬知狀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為人令各水者以筏先行遇鉄椎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斷於是順風數棹徑造三山

金湯備案

卷十二

三

按王濬造巨舟沿長江而下其大至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今長江故在舟行往來者雖百斛之舟尚有膠於淺者今舟舟如許之大轉動為難要非良法也

魏為橋柵跨淮馮道根破之

魏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等眾數十萬攻梁鍾離城於邵陽洲南岸為橋柵數百步跨淮馮道根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梁高祖令曹景宗輩將兵救鍾離命環裝高繼使與魏橋等為火攻之計令景宗與嚴攻二橋嚴攻其南景宗攻其北會淮水暴漲六七尺嚴使馮道根乘門艦號發擊魏洲上軍盡陸別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

其橋風起火盛烟塵冥晦敵臥之士被柵所馬水之漂疾倏忽之間橋柵俱盡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敗英見橋絕脫身棄城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器甲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

梁以竹箬聯陳陳河李道及破之

梁賀環攻晉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箬聯陳十餘艘蒙以牛革設晬曉或格如城狀橫於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度晉王自引兵馳往救之陳於北岸不能進道善游者入南城見守將氏延賞延賞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

金湯備案

卷十二

三

常於軍門募能破陳者眾莫如為計親將李道及曰賀環悉眾而來冀此一舉若我軍不渡則彼為得計今日之事是及請以死決之乃運動節敵臥之士三百餘人被鐵棒答其舟而進將至陳艘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艘艘間斧其竹竿又以木製戰箭注油燃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陳艘既密隨流而下梁兵焚溺殆半晉兵乃得渡環解圍走

歐陽純以竹箬或沙石置水邊船船連破之

歐陽純據嶺南反陳將軍昭遠督東軍討之純聞昭遠奄至出頓淮口多聚沙石或以竹箬置於水柵之外用道船艦船

連○今○軍○人○斬○刀○潛○行○水○中○以○所○竹○籠○籠○夜○皆○解○回○大○艦○隨○
流○突○之○賊○衆○大○敗○因○而○禽○純○

魏○以○鉄○鎖○斷○河○

宋○坦○腹○之○為○鍾○離○太○守○隨○王○元○模○攻○滑○臺○獲○之○以○百○舸○為○前○
鋒○進○據○石○濟○及○魏○救○將○至○馳○書○勸○元○模○急○攻○之○不○見○從○元○模○
敗○退○不○暇○報○復○之○魏○軍○以○鉄○鎖○三○重○斷○河○以○絕○復○之○還○路○河○
水○迅○急○復○之○中○流○而○下○每○至○鉄○鎖○以○長○柯○斧○斷○之○魏○兵○不○能○
近○唯○失○一○舸○餘○舸○並○在○

崔○延○伯○以○車○輪○斷○淮○

梁○趙○祖○悅○率○水○軍○偷○據○峽○后○從○魏○崔○延○伯○率○兵○討○之○延○伯○夾○

金○湯○傳○著○

卷○十○二

三

淮○為○營○道○取○車○輪○去○烟○削○鉄○其○輪○輻○斷○之○魏○兵○不○能○進○
屬○並○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輪○越○出○沒○任○情○不○可○燒○斷○
既○以○斷○祖○悅○走○路○又○令○舟○柯○不○通○梁○武○援○兵○不○能○赴○救○祖○悅○
被○虜○軍○大○潰○

王○僧○綽○以○大○艦○斷○江○

梁○湘○東○王○命○王○僧○綽○等○東○擊○侯○景○侯○子○鑒○也○姑○熟○以○拒○西○師○
景○遣○兵○助○之○及○戰○僧○綽○麾○細○船○皆○令○退○縮○留○大○艦○交○泊○兩○岸○
子○鑒○之○衆○謂○水○軍○欲○退○爭○出○趙○之○大○艦○斷○其○歸○路○鼓○噪○大○呼○
合○戰○中○江○子○鑒○大○敗○

王○軌○以○鉄○鎖○貫○車○輪○斷○滑○水○

陳○將○吳○明○徽○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頓○戰○不○利○嬰○城○
自○守○明○徽○遂○堰○滑○水○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
王○軌○為○行○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引○兵○鉉○行○據○淮○口○令○達○奚○
長○儒○多○豎○大○木○以○鉄○鎖○貫○車○輪○繫○以○大○石○沉○之○滑○水○機○斷○陳○
船○歸○路○明○徽○乃○破○堰○還○退○其○衆○大○水○以○得○入○淮○比○至○滑○口○川○
流○已○潤○水○勢○亦○衰○船○並○礙○於○車○輪○不○得○復○過○軌○因○率○奇○兵○水○
陸○並○發○圍○而○擊○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十○騎○先○走○得○免○明○
徽○取○將○士○二○萬○餘○人○並○器○械○輜○重○並○就○俘○獲○

以○上○皆○謀○斷○水○者○也○

浮○梁○渡○江○

金○湯○傳○著○

卷○十○二

三

初○唐○池○州○人○樊○若○水○累○舉○進○士○不○第○遂○謀○歸○家○乃○漁○釣○采○石○
江○上○月○夜○乘○小○舟○載○絲○繩○維○兩○岸○疾○掉○抵○北○岸○以○度○江○之○廣○
狹○尋○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遣○浮○梁○以○濟○師○宋○主○然○之○
遣○內○侍○往○荆○湖○造○黃○龍○船○數○千○艘○以○大○艦○載○大○竹○繩○自○荆○
渚○而○下○命○丁○匠○營○之○三○日○橋○成○議○者○以○為○自○古○未○有○作○浮○梁○
渡○江○者○宋○主○不○聽○師○南○下○以○若○水○為○嚮○導○既○克○池○州○即○用○為○
知○州○若○水○請○試○舟○於○石○牌○口○移○置○采○石○梁○成○不○差○尺○寸○宋○師○
因○以○濟○江○若○履○平○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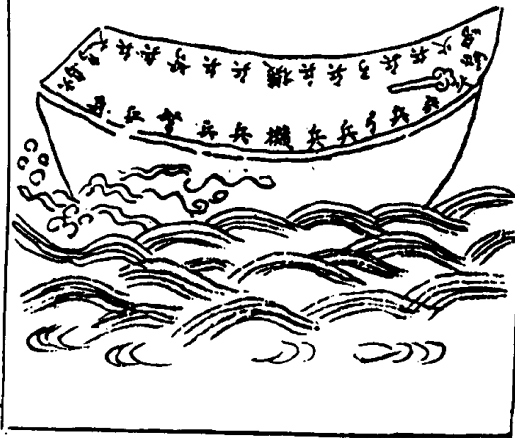
兵○夫○列○船○式○

以○上○則○謀○濟○水○者○也○

總引

平時在船四面、各兵各執其短相聞、外向而立、如遇賊、即應賊所在之面、併力動手、無賊之面、亦留二人防看。

平時立船閱視圖



金湯借箸

卷十二

三六

每船器械

大佛郎機六座

鳥嘴銃一十門

粗火藥四百斤

大小鉛彈三百斤

藥弩一十張

窗波弓鎮江弓

鈎鏢一百把

絮被二十床

大旗一面并號帶

金湯借箸

卷十二

三七

小蓬一扇

舵二門

銅鑼一面

燈籠十盞

欽欽四把

鐵鑽四把

捕盜自備

釘四十斤

麻六十斤

各兵自備

噴筒六十筒

鳥銃火藥一百斤

火礮一百塊

火箭三百枝

弩箭五百枝

照剛箭弓箭各兵皆宜

標槍一百枝

藤牌二十面

大蓬一扇

大櫓二張

大鼓一面

指南針一盤

火繩六十根

鐵鋸四把

鐵鑿四把

油五十斤

灰三桶

盔一頂
 腰斧二口
 甲一領
 蓑衣蓑笠一副
 右每船兵夫器械等件俱如前式隨船大小增減

金湯借箸

卷十二

三

金湯借箸卷十二終



金湯借箸卷十三目錄
 制勝部有引
 固結民心

總引

沉寃產姓 李光弼撫常山 燕王贈

激揚士氣

劉琦借薪使家 吳玠忠義絕士 張巡誓死守李光

弼納刀於鞘 德宗引咎 張保鬻愛女 楊慶復唐

給糧賜 楊和坤重賞 李政徵財

誅除反仄

張巡誅六將 邊居謹

鎮定危疑

米桓喻士 羊侃安眾 庾域題空倉 王羅開誠示

逆折威勢

張巡折吳 張巡折賊 渾瑊折賊 王文郁折夏

逸哉歸路

費釋據三嶺 陳泰嶺善維 劉來桓斷夾石 桂車 王

執銷清水 吳玠伏神金 吳玠伏河池 神師道識

阮河 神師道識 東半濟驛金 宗澤撥據金人歸路

韓世忠截江大破兀朮



誘攻城

虞翻誘羌 劉基誘陳友諒

誘入城

陳宮誘曹操 安邑人誘崔乾祐 李雄誘羅尚 鉞

鉞誘靖難兵

誘戰

劉琦誘兀朮 于謙誘虜

使能勞之

夜覆 張巡鳴鼓嚴隊 史思明掠抄官軍 劉琦夜

斫金營 畢再遇疲金人 姚廣孝置王師

金湯營著

卷十三

能能饑之

祖逖還擊趙犂 文忠明焚九節度之糧 張巡取賊

盜米 劉琦鑿金糧船 畢再遇焚金糧

安能動之

孫子疾走魏都 以解趙圍 孫子直走魏都 以解韓圍

劉琨清嘯秦胡茹

敵則能戰之

總引 漢光武昆陽之捷 張巡睢陽之捷 劉琦順

昌之捷 吳玠吳璘和尚原仙人關之捷 扈再鼎襄

陽之捷 石亨京師之捷

少則能守之

耿恭 毛德祖守虎牢 陳憲守懸針 沈璞戡質守

時怡 羊侃吳臺守臺城 韋孝寬守玉壁 昌義之

守鍾離 張巡守睢陽 渾瑊守奉天 趙犛守陳州

杜祐守泗州 李嗣昭守滑州 周德威守幽州

王秉守太原 孟宗政守襄陽 鉞鉞守濟南

內外夾攻

陳宮 慕容翰 傅永 柳元景

不意奮擊

突門 毛德祖穴地出圍 薛萬均薛萬徹從地道掩

金湯營著

卷十三

擊 李光弼 夜襲人 寢兵絕鼓

伐交

燭之武說秦伯 張孟談潛見二子 慕容虎

分勢

吳玠 康茂才

形

廉範縛炬焚火 虞翻貿易衣服 霍王元軌開門信

旗 張守珪置酒作樂 張齊賢列幟燃鼻

乘

燕君臣有隙田單乘而襲之 秦將相不和蘇代乘而

開之 黃巾依草結營皇甫嵩乘而大之 突厥既失
俱歟太宗乘而蹙之 宸濠力倦斬賊楊就乘而蹙之

認賊首 兩翼雲射尹子奇

取賊箭

善人得箭 青蓋獲箭

焚賊攻具

李綱燒金雲梯 孟珙燒元船材 張玉火元資糧器

械焚船場

焚賊糧草

金湯管著 卷十三

張玘焚賊鹽米 畢再遇焚金糧草

箭

祖珉下城靜坐 劉琦城中肅然

暇

諸葛亮掃地却洒 蕭道成解衣高卧 寇準飲博催

呼 畢再遇臨門作樂

佚

劉琦軍皆著休 張帶兵分數營

飽

劉研坐餉戰士 張翥更迭食士

治

李綱以百步法守都城

容

李光弼

道將安邊

唐太宗 宋太祖 王瓊

用財欲泰

總論 漢高祖 宋太祖 羊祜

金湯管著 卷十三

五

制勝部

以主客言之則攻者為客守者為主則勝在守以死生言之則攻者居生路守者陷死地則勝又在攻全視制勝之

國結民心

金湯借箸

黃石公曰舊恩不倦以一取萬孫子曰道者今氏與上同意可與之死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吳子曰民安其田宅觀其有司則守已固矣許洞曰夫故國者當先安其內而後及其外可也此皆固結民心之說也蓋錯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遠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皆固結民心之政也孟子曰誠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要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制勝之策以固結民心為首

沉寃產姓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簡子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我尹鐸損其戶數減其戶數則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及智伯求蒙鼻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勿與智伯怒帥解脫之中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迫耳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豈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祁之倉庫齊襄子曰浚民之骨澤以資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王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王冢園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沉寃產姓民無叛意

金湯借箸

李光弼撫常山

李光弼以朔方兵五千東救常山常山圍結子弟戰賊將安思義陸常山自縊崇卿死後郡為戰區露背微望光弼醉而哭之為賊聞者出之而厚恤其家民大悅

王噲

燕子之為王三年國內大亂齊王使章子伐燕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開齊人取子之之腹之逆殺王噲

激揚士氣

劉錡積薪焚家

劉錡死東京劉留守金人敗盟南侵已陷東京錡與將佐舍

舟陸行。先趨至順昌。知府事陳規見銜問計。銜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銜曰。可矣。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為殿。步騎進老小。順流運江南。銜曰。吾本赴官。留。今東京雖失。幸合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銜升。示無去意。置家。手。中。指。新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候。募土人為間探。於是。學士。皆。奮。勇。子。備。守。戰。婦。人。礮。刀。鉞。爭。呼。躍。曰。平時。人。敗。我。今。日。當。為。國。家。破。賊。立。功。矣。及。戰。大。破。金。人。

吳玠忠義絕士

金湯傳卷十三

三

始金人之入也。玠與瑋以微卒數千駐原上。稍間隔絕。人無同志。有謀叛玠兄弟北去者。玠知之。召諸將飲血盟誓。勉以忠義。將士皆感泣。願盡死力。大破金人。凡。求。中。流。矢。僅。以。身。免。剋。其。精。騎。而。遁。

張巡誓死

度賊遣其將尹子奇起睢陽。巡與許遠拒却之。賊復來攻。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賊若復來。止有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直。然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死。乃相牛饗。士盡軍出戰。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乃大潰。

李光弼內刀於鞘

史思明復攻河陽。光弼將戰。內刀於鞘。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拜三軍感動。

德宗引咎

朱泚攻奉天。上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皇家。群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

張任愛女

田悅攻臨洛。累月不拔。城中食止。書府庫竭。士卒多歿。張任歸。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軍守戰甚苦。任家無他物。請

金湯傳卷十三

幣此女為將士一日之費。眾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

楊慶復厚給糧賜

西川之民。聞慶復將至。爭走入成都。楊慶復募士。厚給糧賜。乃諭之曰。汝曹皆蜀中子弟。年少材勇。平居無錄。自違今。蠻寇。寇。遂。陵。乃。汝。曹。取。富。貴。之。秋。也。可。不。勉。乎。皆。歡。呼。踴。躍。得。選。兵。二。千。人。號。曰。突。將。慶。復。合。梯。衝。四。面。攻。成。都。慶。復。舉。定。將。出。戰。殺。傷。蠻。二。千。餘。人。蜀。人。素。怯。其。突。將。新。為。慶。復。所。募。拔。且。利。於。厚。賞。自。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奮。慶。復。與。蠻。戰。蜀。民。數。千。人。爭。操。焚。刀。白。楮。以。助。官。軍。呼。聲。震。野。蠻。軍。大。敗。死。者。五。千。餘。人。

楊烈婦重賞

楊烈婦者，李侃妻也。李侃烈陷汴，謀襲陳州，侃為項城令，希烈分兵數千，署定諸縣，侃以城小，賊銳欲進，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君而逃，南據守，侃曰：「兵少財乏，若何？」婦曰：「雖不守，則城池皆其地也。倉庫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於國家何有？」請重賞募死士，尚可。侃乃召吏民入廷中曰：「今賊若主，然滿歲則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項城存焉，宜相與死守，必失身北而奉賊乎？眾泣許諾。乃拘曰：「以反石擊賊者賞千錢，以刀矢救賊者賞錢數百人。侃率以來城，婦身自饗以享眾，報賊曰：「項城父老，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

李政散財

為威，宜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大哄，侃中流矢，還家，婦責曰：「君不在，人誰肯固守？死於外，猶食於林也。侃還登城，會賊將中流矢，遂引去。」

宋冀州將官李政備守有方

紀律嚴明，金屢攻城，皆擊退之。常夜，金塞所得盡散士卒，不以自私。一日，金人已登城，火其門樓，政以重賞募死士，獲有數千人，皆以濕糲裹身，躍火而進，大呼力戰，金人驚駭，有失仗者，遂敗走。城賴以全。後政死，而城失守，餘除反及。

張巡殊六將

今孤潮圍張巡於雍丘，相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上皇已幸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止，不可知，不如降賊。巡伴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

邊居誼

元兵薄新城，總制黃順、副將任寅俱出降，其部曲多欲繼城出者，邊居誼悉驅入常門，斬之，遂堅守不下。

李小有曰：「即有二心矣。」則後日開門延賊，責主求榮者必。

卷十三

六

此輩也，豈可留之肘腋乎？故殺之。鎮定危疑。

朱桓喻士

朱桓為濡須督，魏曹仁以步騎數萬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諸將葉業各有懷，心桓喻之曰：「兵法所以稱眾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耳。今仁千里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孟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耶？乃偃旗鼓，示弱以誘之，魏師不克進。」

李小有曰：「大攻之與守，彼上而我下，彼仰而我俯，彼勞而

我逸彼動而我靜、彼家而我主、不待卜筮而數者之勝已操之自我矣、但承平日久、人不知兵、頗為錯愕、正宜有以曉之耳、

羊侃安衆

齊景軍乘勝至關下、城中恟懼、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郢陸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賊乃少安、

庾域題空倉

魏國南鄭數十日、城中恟懼、庾域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一年、但努力固守、衆心乃安、

周臺公曰、晉虞國曹會人先懼、因其先也而攻之、遂入曹、

金湯傳

卷十三

張魯既降、操蜀中一日數十驚、雖新之不能禁也、故兵法曰、心怖可降、人心懼則降、氣最為謀事、然軍勢曰、將、無勇、則士卒恐、第視事、誠者、為何人耳、

王鳳閣識示衆

王鳳守華州、時西魏師與東魏師戰於河橋、不利、前後所虜魏士卒散在民間、聞魏兵敗、謀作亂、於是趙青雀等遂反、據長安子城、鳳閣之、大開州門召軍人謂之曰、頃聞大軍失利、青雀作亂、諸人相驚、咸有異志、王鳳受委於此、以死報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教、必恐賊陷沒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誠、能與王鳳同心者、可共固守、軍人見其誠信、皆無異志、

逆折賊勢

張遼折吳

曹操之征張魯也、為教與張軍辭、而署其兩邊曰、賊至乃發、及是、張權率衆十萬圍合肥、乃共發、而教曰、若張權至者、張將軍出戰、樂將軍守、獲軍勿得與戰、諸將以衆寡不敵、疑之、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水、合逆擊之、折其賊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遼等莫對、遼曰、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若疑、遼將獨決之、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平旦、遼與典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百人、新二將大呼、自名衡、壘入、直至權麾下、權大驚、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果開道、數重、遼左右虎圍、且前急呼、聞遼將虎下、數十人、得出、餘衆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被虜、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

金湯傳

卷十三

張遼折賊

令狐潮等四萬餘衆、奄至雍丘城下、東曹掾張遼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少折、然後城可

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挺身先士。卒直衝賊陣。人馬辟易。賊遂退。

潭城折賊

吐蕃十萬衆至奉天。京城震恐。潭城戍奉天。唐始列營。賊帥。賊將二百餘之身先士卒。唐衆散。唐賊拔。唐將一人躍馬而還。從騎無中鋒。鎗者城上士卒望之。勇氣始振。

王文郁折夏

夏人數十萬圍蘭州。已破西關。李浩閉城拒守。鈴轄王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將兵不滿數百。安可輕戰。大都曰。賊衆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張遼所以破合肥也。

金部書 卷十三

乃夜集士七百餘人。賊破而下。持短刀突之。賊衆驚潰。時以文部方討進。故推知州事。

迎我歸路

費禕據王嶺

魏曹爽入漢中。蜀獲興勢。兵不得進。引軍還。費禕迎據三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衆。關中為之虛耗。

陳泰斷姜維

蜀姜維圍狄道。陳泰引兵救之。揚言欲向其還路。維懼。遁走。

朱桓斷火石桂車

吳周魴遣親人齎牋以誘曹休。言被魏懼。欲以郡降。北來。

兵應援。時顯有部官。詣衛尉問軍事。衛尉因指郡門下。下髮。謝休問之。車步騎十萬。向皖以應。衛尉朱桓言於吳王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與我敵。敗必走。走當由火石桂車。此兩道皆險。若以萬兵營路。則彼衆可盡。休可生擒。請將所部以斷之。休與陸遜藏於石亭。追亡逐北。徑至火石。斬獲萬餘。牛馬驢騾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甚衆。

王軌鎮清水

陳吳明微。周周彭城。環列舟楫。攻之甚急。周王軌引兵輕行。據淮口。結長圍。以缺。領青車輪數百。沉之。清水。河水清。以通。陳船。歸路。軍中洶懼。前。摩訶言於明微曰。聞王軌始鎮下流。

金部書 卷十三

其西端築城。木立。諸往擊之。不敵。吾屬皆為虜矣。明微奮聲。曰。寧旗陷陳。將軍事也。長策遠慮。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間。水路斷。周兵益。明微決糧。退軍至清。口。清。水。營。漸。微。舟。車。輪。不得。過。王。軌。引。兵。營。之。東。清。明。微。被。執。將。士。縛。重。皆。沒。於。周。獨。蕭。摩。訶。與。將。軍。任。忠。周。羅。喉。全。軍。得。還。

吳玠伏神金

金人自起海角。拒於常勝。及與吳玠戰。情甚。玠必取。玠復攻和尚原。玠令諸將還。玠引強弩。分番。連射。魏。賊。天。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

止。是役伏於神會以待之。退復大敗。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急刺其臂而遁。

吳玠伏河池

金人攻殺金平。敗政宵遁。玠先遣兵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自是不敢妄動。

种師道謀扼河

金人南下。种師道入援。帝問曰。今日之事。卿當何如。對曰。臣以議和非也。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請緩給金幣。使被情歸。而殲諸河。執政不可。

种師道請乘半濟擊金

金湯情勢

卷十三

上

种師道請乘半濟擊金。帝不許。不還師北去。京師解嚴。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李邦彥立大旗於河東河北。有擅出兵者。立依軍法。种師道曰。真必為國慮。

周臺公曰。宋不能禦。去不能追。何以立國。嗚呼。殆已。殷鑒不遠。杞憂空切。節度具漢相也。

宋澤欲據金人歸路

宋澤聞金人逼二帝北行。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據渡河。扼金人歸路。遣還二帝。而勤王之兵。無一至者。惜哉。

韓世忠截江大破兀朮

兀朮破臨安。帝如浙東。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

滑。後軍駐海口。大治舟楫。欲俟敵歸邀擊之。及兀朮據秀州。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之。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兀朮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現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龍王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王騎則掠策而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朮也。既而接取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擒兀朮之塔魯虎大王。兀朮懼。請歸所掠。以假道。世忠

卷十三

下

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泝流西上。兀朮備南岸。世忠猶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艘艘大櫓。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連旦。將至黃天蕩。兀朮窘甚。或曰。老鸛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兀朮從之。一夕導成。凡五十里。遂趨建康。岳飛以騎三百。步兵三千。邀擊於新城。大破之。兀朮乃復自龍灣出江中。趨淮西。會趙鼎。又自滁州。遣李芑太一引兵來援。兀朮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太一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豫以鐵鑊貫大鈎。授曉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艦一纜。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

世忠曰：遣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還。世忠引弓欲射之，兀朮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逆，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鼓士，以平板鋪之，六船板以掛槳，俟風急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箭筈，則不攻自破矣。兀朮然之，刑白馬以祭天。及天霽風止，兀朮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兀朮令善射者乘輕舟，以大箭射之，烟燄漲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兀朮遂濟江，屯於六合縣。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

金湯集

卷十三

三

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周孝公曰：散歸之戰，未有如此痛快者。兀朮絕望南渡，江左得以偏安。皆此一戰力也。即其所獲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唐兩藩都城，未有能一截其情歸者。皆今得志飽，往事誠難追矣。今且直入內地，思扼吭以困我，以予視之，特穿中孤豚耳。豈可令度，卿以窮愁著書終哉。

訪政

雲湖訪見

漢唐湖為武都太守，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雖乃令軍中使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見以為矢力弱。

不能並兵急攻，謂於是以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無不中。美大震退。

劉基訪陳友諒

陳友諒傾國入寇，壓金陵，軍勢張甚，發兵禦之，而衆惟怯，不決，有請背城借一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者，有勸納款者，劉基後至，獨張日不言，上為起入內，趨召基，基言先斬主納款及奔鍾山者，上問計安出，基曰：「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邀取之，故易耳。」取威定霸，在此一舉，而言納款及奔何也？於是決策誘破友諒，盡覆其衆。

卷十三

三

陳宮訪曹操

曹操呂布潰陽相持，陳宮謂布曰：「可令富氏曰：詐獻書願為內應，誘操入城，操信之，劉譚謂操曰：『陳宮多謀，或是反間，不可不防。』當分軍三隊，一隊入城，兩隊從城外接應。曰：又使人獻書，約初更時，城上鳴螺鼓為號，縱兵入城。至期，操引兵至，城內州衛中砲聲響，四門大起，伏兵齊出，操大敗。東門迎，城有崩木擊操，馬倒操陷，入內，手臂臂髮盡皆燒脫，得典韋救之而出。」

安邑人訪崔乾祐

崔乾祐至安邑，安邑人開門納之，半入閉門，擊之盡殲。

李雄誘羅尚

晉益州牧羅尚遣魏伯攻蜀城李雄與戰互有勝負雄乃募
武都人朴泰報之見其使誘羅尚欲為內應以文為期尚信
之悉出精兵遣魏伯等率之從泰擊雄雄將李驥於道設伏
泰以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見火起而爭緣梯泰以繩繫上
尚軍百餘人皆斬之雄因放兵內外擊之大破尚軍

欽鉉誘靖難兵

靖難兵聞濟南甚急欽鉉令軍民詐降陰伏勇士開城門候
燕王入急下欽板幾中之誘賊

金湯借箸 卷十三

劉錡誘兀朮

兀朮至順昌劉錡遣取訓約戰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
以吾力破汝城宜用執共趨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
戰且謂太子必不敵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遂明錡
果為五浮橋於河上敵緣以濟錡遣人盡頭上流及草中戒
軍士雖渴死毋得飲於河飲者夷其族時天大暑敵遠來晝
夜不解甲人馬飢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
有是故誘之

于謙誘曹

也先挾太上皇帝破紫荆直窺京師諸門皆有兵總二十萬

曹見我兵威而屢不敢輕犯以數騎來嘗我于謙設伏於空
室使數騎誘曹曹遂以萬騎來擊我伏兵破之

有伏故誘之

使能誘之

夜役

特選精壯勇敢士五百名召依蔽蔽蔽約為騎每遇暗
夜雨雪賊忽覺倦怠時則從暗門躍出亂砍其營果散倏忽
人自為戰遇有相風以火器火砲燒其精氣驚則伴與同驚
賊則伴與同睡但以無聲為妙機暗傷為妙手明砍明攻是
賊下著五鼓鐘鳴仍以暗號認是吾兵方許放進此之謂鬼

金湯借箸 卷十三

兵家如驚探遠若鴉擊非敢死士熟練人不可或只用大砲
齊放轟擊亦可

張巡鳴鼓嚴隊

尹子奇復圍睢陽張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
聞之遽旦微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
見遂解甲休息巡與而霧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
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將甚眾

史思明掠抄官軍

唐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城穿堞三重引漳水灌之城中井
泉皆溢掘城而居人以為克在旦夕城中人欲降者礙水深

不得出。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乃自魏州引兵赴鄴。使諸將去城各五十里為營。每營擊鼓三百面。遙脇之。又每營遣精騎五百。日於城下掠。少官軍出報散。歸各營。諸軍人馬牛車日有所失。掠掠甚難。書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刻日決戰。官軍大潰。

劉錡夜斫金營

宋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營東村。距城二十里。錡連曉將開元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錡營者。輒張之。金兵復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柱或請銜枚。錡嘆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為器。如市升兒。以誘戲者。人持一。以為號。且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聲。電止。則匿不動。敵大亂。百人者。聞火聲。而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旬。戰積辰。盡野。

金希簡

卷十三

之

畢再遇夜金人

金人以十萬進攻六合。環城四面。營帳亘三十里。畢再遇間出奇兵擊之。敵晝夜不得休。乃引退。

姚廣孝

王師圍北平。姚廣孝夜馳取士下城。胡南兵或遺數十人。連伏草莽間。夜舉火鳴砲。罷南兵不得休息。輒出精兵奮擊。敗之。盡焚九門諸柵寨。

能餓之

祖逖避孽趙糧

晉祖逖將避趙。與後趙將姚弋仲。分據陳川故城。相守四旬。後趙運糧餉。約避趙。使避孽。獲之。約宵遁。

史思明焚九節度之糧

唐郭子儀九節度圍鄆城。穿堦三重。引漳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糧積而居。人以為克在旦夕。城中人欲降者。履水深不得出。史思明引兵救之。時天下饑饉。餉餉者。南自江淮。西自并汾。舟車相繼。思明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為避者。青其糴。緩安殺。人運者。駭懼。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還。聚

金希簡

卷十三

六

散。自相譟。而官軍不能察也。錄是諸軍乏食。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刻日大戰。思明直前奮擊。殺傷相半。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官軍大潰。

張巡取賊鹽米

令孫潮。圍張巡於雍丘。會糧乏。潮餉鹽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而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斷枝。濱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遁。

劉錡鑿金糧船

劉錡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以糧。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

孫子通贊金種

金兵七萬在楚州城下三千守淮陰糧人散糧三千散泊大清河車再過謀知之曰敵東十倍難以力勝可計破也乃遣統帥許俊問道趙淮陰夜三鼓叩城至敵營各旗火潛伏糧車間五十餘所聞哨聲舉火敵驚擾奔竄糧車遂空楚圍解安能動之

孫子疾走魏都

魏伐趙國邯鄲齊王謀救趙乃使田忌為將孫子為師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大解難亂紛紛者不控拳救國者不持械批亢搥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之煙兵銳卒竭於

金種情著

卷十三

九

外而老弱疲於內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而解趙之圍而收獎於魏也忌從之魏師還與齊戰於桂陵魏師大敗

孫子直走魏都

魏伐韓韓請救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將孫子為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聲而歸孫子度其來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今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大舉而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以火燭之涓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涓乃自剄曰遂成蓋子之名

劉琨清嘯奏胡笳

晉劉琨為并州刺史嘗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城間之皆懷然長嘆中夜奏胡笳聲悲亮賊又流涕嚴毅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此亦兵法攻心之術也

總引

周臺公曰能戰而後能守未有不能戰而可以守者也臣區如今者填門守堞使賊散易視我兵氣先怯乃庸愚之將一籌莫展以賊不攻為幸攻即破焉者也烏足以寄事

金種情著

卷十三

子

城之責哉

漢光武昆陽之捷

漢軍進圍宛城劉秀到與諸將徇昆陽足陵鄧皆下之多得牛馬財物穀數十萬斛轉以饋宛下蒼大懼遣王尋王邑將兵百萬中士四十二萬復與嚴尤陳茂合盡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諸將見尋邑兵威反馳入昆陽皆惶怖欲散走劉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或可立功如欲分散勢無兩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即破諸部亦滅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非諸將成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咲而起會侯驍還言大兵且至城

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遂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秀復為圖畫成敗諸將皆曰喏時城中僅有八千餘人秀乃使王常留守乘夜與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外收兵時蒼軍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嚴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不如先擊宛宛敗昆陽自服不聽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為地道衝棚積弩亂發矢下如雨而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劉沛不以軍事為憂嚴尤曰兵法圍城為之闕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又不聽秀既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而諸將貪惜財物欲分留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

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秀遂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諸將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級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勅諸營皆按部無得動獨進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陳亂乘銳奔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蒼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

飛雨下如注潁川威猛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風入渡水逃去盡獲其軍寶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算關中震恐於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張巡睢陽之捷賊引精兵攻雍丘積六十餘日巡與之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累瘡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十人而還軍聲大振今於潮圍張巡於雍丘城中薪水竭巡給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歸口潮歸馬巡悉以

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怒欲殺之陳未成三十騎突出擒將十四斬首百餘級收其器械牛馬潮遁還陳留尹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陳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遽止微備既明巡乃發兵絕糧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至子奇麾下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到萬為天中者喜謂巡失畫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雷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收軍

退還

劉錡順昌之捷

金人攻順昌。劉錡破其鋒。時數千兀朮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帥十萬眾來援。錡遣取訓諸戰。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於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未中。聞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咸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樽。躍直身中敵矢。戰不肯已。士卒殊死。門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兀朮遂拔營北去。錡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中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缺浮圖戴。缺兜牟。周匝縱長簷。三人為伍。皆以韋索。每進

金湯借箸

卷十三

三

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其兜牟。大奪其鋒。碎其首。敵又以鐵錡分左右翼。貫以韋索。三人為隊。號揚子馬。皆女員為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耐。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為錡軍所殺。屍骸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早兀朮平日所恃以為強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錡常以下。皆鞭之。遂還汴。

吳玠吳玠和尚原仙人關之捷

宋吳玠保和尚原。金將烏魯折合來攻。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遂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遂大敗遁去。

金人自起海角。粗於常勝。及與玠戰。頗敗。情甚。謀必取玠。復攻和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連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全。以待之。遂復大敗。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急剝其鬚。歸而遁。

兀朮撤離。蜀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折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淵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冒圍。玠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敵背攻玠。玠

金湯借箸

卷十三

三

聲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壘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分軍為二。兀朮陣於東。璘常陣於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榮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德急。走第二隘。金合兵踵至。人披重鎧。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驍隊矢連射。矢下如雨。敵者層積。敵踐而登。微扇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為繩。視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兵以長刀大斧左右擊。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因奮擊射。璘常中。左日。金人始有遁。玠先遣兵伏河池。扼其歸路。

又敗之是役也凡死以下皆擄去劉愛敬之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終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四為久留計自是不妄動矣

危再興襄陽之捷

金人犯襄陽如風雨再興同孟宗政陳祥分三陣設伏以待至再興中出一陳復執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肉枕藉山谷間既而益兵數萬復圍城相持九十日再興夜以鉄蒺藜密布地黎明佯遁金人馳中蒺藜者十踏七八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數萬傳城再興與宗政縱之涉濠半渡擊之又令守壩者佯走金

金湯傳著

卷十三

三

人爭壩急擊之多墮水中金人輟樹標棄車革洞決滾水運上石填城下再興募死士著鉄面具披繒列陣以待之金人計無所施棄旂甲輜重滿野遁去追敗之

石亨京師之捷

亨以土木之變繫獄虜酋也先犯京城有言亨勇者于燕窩亨出獄今立功贈罪亨統兵出定安門即與虜遇提刀單馬迎左右馳突獨殺數十人虜又持斧率親兵從之諸軍歡呼前躍聲震天地虜却而西亨等進戰城西虜復却而南亨今率精兵千人誘虜而至彰義門虜見炮軍少退之亨率眾來之虜大潰南奔亨日夜追擊三日至清風店北虜將出紫

剽剽馬賊懼我驍其後亨遣謀者給虜亨且未至陳中將者假亨名耳虜信之來攻我軍亨率彪與精銳數十騎奮擊大呼直貫虜陣刀斧齊下殺虜數百人虜始知亨在亂相蹂踐亨悉眾乘之虜盡棄所掠牛馬財物餌我得遁去虜自是不敢復踰塞深入

周臺公曰古名將力戰解圍者多矣然以少擊眾以弱擊強以智遇智以勇遇勇而戰破門未有如數役之快者讀此真令人有擊鼓其鐙踊躍用兵之意特為表出以振精弱之氣餘不煩贅

少則能守之

金湯傳著

卷十三

三

取恭

与叔圖嗣寵於柳中城車師與匈奴共攻恭恭率厲士眾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資饋弩食其箭恭恭與士卒相攜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止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固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妻以女子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矣諸城上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闕寵上書求救帝發張掖酒泉數糧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以救之會闕寵已沒謁者王蒙等欲引兵還敗恭軍文范范時在軍中因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范從山北迎恭遇大雪文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為

唐大驚。遂呼曰。我范也。漢遣軍迎。駭。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饑。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惟。餘。十。三。人。衣。履。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鄒。東。為。恭。以。下。洗。沐。易。衣。冠。上。疏。奏。恭。以。單。兵。守。孤。城。當。旬。奴。數。萬。之。衆。連。月。斷。年。心。力。困。盡。擊。山。為。井。煮。弩。為。糧。前。後。殺。傷。虜。數。萬。千。計。卒。全。忠。勇。不。為。大。漢。恥。宜。蒙。顯。爵。以。勵。將。帥。恭。至。維。陽。拜。騎。都。尉。

毛德祖守虎牢

魏奚斤公孫表等共攻虎牢。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勁。

金湯借箸

卷十三

三

兵。戰。死。殆。盡。而。魏。增。兵。韓。多。魏。人。毀。其。外。城。毛。德。祖。於。其。內。更。築。三。重。城。以。拒。之。魏。人。又。毀。其。二。重。德。祖。惟。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瘡。德。祖。撫。之。以。恩。終。無。離。心。

陳憲守懸鉢

陳憲守懸鉢。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三月。晝夜攻。懸。鉢。多。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鉤。於。街。車。之。端。以。牽。樓。礮。壞。其。南。城。陳。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塹。肉。薄。登。城。憲。督。虜。將。士。苦。戰。積。屍。與。城。等。魏。人。乘。辰。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不。克。而。還。

沈璞城質守盱眙

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元模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精。財。武。備。矢。石。為。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二。朝。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向。守。軍。多。棄。城。走。或。勸。璞。宜。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從。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諸。君。常。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眾。前。事。之。明。驗。也。衆。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遂。與。城。質。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齋。糧。用。唯。以。抄。掠。為。資。及。過。淮。民。多。竄。隱。抄。掠。無。所。得。人。馬。餓。乏。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為。北。歸。之。資。因。攻。盱眙。魏。

金湯借箸

卷十三

三

主。就。城。質。來。酒。質。封。沒。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上。石。以。填。塹。作。浮。橋。於。君。山。絕。水。陸。道。魏。主。遣。質。書。曰。吾。今。所。遣。門。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滅。常。山。趙。郡。賊。胡。死。滅。并。州。賊。氐。羌。死。滅。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質。復。書。曰。省。示。具。悉。在。懷。爾。自。恃。四。足。屢。犯。邊。境。王。元。模。退。於。東。中。坦。散。於。西。爾。知。其。所。以。然。耶。爾。獨。不。聞。童。謡。之。言。乎。蓋。卽。年。來。至。故。以。二。軍。開。飲。江。之。路。耳。冥。順。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全。譬。有。桑。乾。我。爾。有。章。得。為。亂。兵。所。殺。不。幸。則。生。和。銷。縛。載。以。一。駟。直。送。都。市。耳。我。本。不。

固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廢之者之廢之，猶未足以謝木朝。爾智識及衆力，豈能勝符堅耶？今春雨已降，兵方四集，爾但安意攻城，勿遽走糧食之者，可見語當出，廢相胎，得所送劍刀，欲令我揮之爾身耶？魏主大怒，作鐵床，於其上施鉄鏡，曰：破城得寶，當坐之。此上，寶又與魏衆書曰：語爾房中諸士庶，佛狸所與書，相待如此。爾等正朔之民，何為自取廢滅？豈可不知韓福為福耶？并寫臺格以與之。云：新佛狸首封萬戶侯，賜絹布各萬匹。魏人以輅車鉤城樓，城內繫以繩，懸數百人，叫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繩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明旦，人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輒落數升，魏人乃引退。

金湯借箸

卷十三

三

○登城○分○者○相○代○陞○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又○救○彭○城○斷○其○歸○路○二○月○魏○主○燒○攻○具○退○走○時○貽○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以○逆○其○走○計○不○須○寶○行○也○戒○質○以○瑾○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功○於○質○上○聞○益○嘉○之○

羊侃吳景守臺城

吳景濟江建康大縣，景軍東勝至關下，城中拘懼。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景乃列兵燒臺城，既而百道俱攻，鳴鼓吹角，喧聲震地，縱火燒大司。

金湯借箸

卷十三

三

馬東西華諸時羊侃使鑿門上為竅下水，沃火太子自持銀鎗往賞戰士，戰士踰城出外灑水久之方滅，賊又以長柯斧所束掖門門將闕，羊侃鑿扇為孔以禦利殺二人，所者乃退。景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尖頭木驢，石不能破。羊侃使作填尾炬灌以膏，燒焚之，賊盡。景又作金樓，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勢虛，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及車動果倒，景攻既不克，士卒死傷多，乃築長岡以絕內外，未異張綰，議出兵擊之。上問羊侃，侃曰：不可。今出人若少，不足以破賊，使挫銳氣，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數失亡，并等不從，使千餘人出戰，鋒未及交，退走爭橋，赴水死者大半。侃子鷺為景所獲，執至城下以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鷺曰：久以汝為死矣，猶在耶？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亦不之殺。景於城東西起土山，驅迫士民，不限貴賤，亂加毆捶，疲羸者因殺以填山，號哭動地，民不敢竄，遂並出從之。旬日間衆至數萬，城中亦築土山，以鹿之太子宣成王以下皆親負土，執恭帥於山上起芙蓉樓，高四丈，飾以錦綉，恭散死士二千，人厚衣袍，餽之，俾勝，客分配二山，晝夜交戰不息，會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羊侃令多擲火為火，以斷其路，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景募人奴，降者悉免為

良得朱昇奴以為儀同三司，昇家資產悉與之，奴來良馬衣錦袍於城下，仰詔昇曰：汝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唐王，已為儀同矣。於是三日之中，群奴出就景者以千數，景皆厚撫以配軍，人人感恩為之致死。朱昇遣景書為陳福福景報書，并告城中士民，以為梁自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割剝齊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試觀今日國家池苑，三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廢僚，姬妾百室，僕從千人，不耕不織，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何得之？僕所以趨赴關廷，指陳權倖，非傾社稷，令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吾親王侯諸將，志在全身，誰能竭力致死？與吾多勝負哉。長江天險，二曹所歎，吾一輩抗

韋孝寬守玉壁

齊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直至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兩樓，直對土山，孝寬更，牌木接之，令極高峻。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

城北起土山，攻其晝夜不息。孝寬掘長塹，簡戰士屯塹，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此道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成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橈，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為幔，隨其所向，布幔空中，車不能壞。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現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作長鉤，利刀，大竿一束，以鉤刀遙割之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壞。孝寬隨其崩處，立木柵以杆之，敵終不得入。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即須救援？適要爾衆有不反之危耳。孝寬聞而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孝徵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耶？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疋。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遠，先在山東，被鎖至城下，臨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士卒感動，人有歎之。心神武苦戰六旬，傷及病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念志遂殂。

昌義之守鍾離

魏中山王英與楊大眼等衆數十萬以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仰陽洲兩岸為橋樹柵數百步跨海通運英據兩岸攻城大眼樓北岸立城以通糧運城中衆纔三千人呂義之督師將士隨方抗禦魏人以車載土填塹使其衆負土隨之嚴騎蹙其後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走之俄而塹滿街車所據城土輒頽義之用汲補之街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遁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章叔將兵救鍾離旬日至仰陽豫裝萬艦為火攻之計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叔使馮道根等乘門艦競發擊魏洲上軍盡殲別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

張巡守睢陽

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先是許遠於城中積糧至六萬石號王巨以其半給濮陽濟陰二郡遠固爭之不能得既而濟陰得糧遂以城叛而睢陽城中至是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難以茶紙樹皮為食士卒消耗至千六百人皆飢病不堪門遂為賊所圍張巡乃修守具賊為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

二百於其上拒之臨城欲今騰入巡預於城潛鑿三穴俟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大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鐵籠威火焚之其梯中折梯上卒盡燒死賊又以鈎車鈎城上柵開鈎之所及莫不崩陷巡以大木置連鑊大環拔其鈎而截之賊又造木鑊攻城巡鎔金汁灌之應投銷鑊賊又以土囊積柴為礮道欲登城巡不與爭利每夜潛以松明乾蒿投之於中積十餘日賊不之覺因出軍大戰使人順風持火焚之賊不能救巡之所為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柵以守巡亦於其內作壕以拒之睢陽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賊士攻城者巡以逆順說之往往棄賊來降為巡死戰前後二百餘人睢陽城中食盡士日賦米一勺純木皮繫紙而食才千餘人皆瘡傷氣乏至羅雀掘鼠煮鐵弩以食賀蘭進明屯臨淮巡使霽雲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將萬人遮之霽雲直衝其陣左右馳射賊衆皆披靡止亡兩騎既見進明進明待兩端不肯出師又愛霽雲欲留之為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士不粒食已彌月矣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饗後義不忍獨享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一指皆驚為出涕卒不食去惜矢四射佛寺浮圖矢著輒曰吾

六人俱遇害。

渾城守奉天

唐朱泚亂。德宗幸奉天。賊造雲梯。高廣數丈。容壯士五百。以巨輪為脚。推之使前。施濕繩生牛革。懸水囊為障。直指城東北隅。兩旁橫木為虛。冒以牛皮。迴環相屬。負土運薪。以填壕塹。天石不能傷。城中恟懼。帝召渾瑊。瑊名結身。策突將。敢死之士。賜瑊御筆一管。量其功。復即著其名。瑊之不足。筆書其身。因命以位。瑊預於雲梯。先登。地道下深丈餘。上積馬糞深五六尺。次二日。即令焚火。次一日。復下薪。夜燒之。時北風急。賊隨風推橋。導城下。以三千餘人相繼而登。城上

破賊遂必滅。賀蘭氏此失所以志也。夜冒圍入城。城中將吏皆惕息。賊知外援絕。圍益急。東議東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之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而南。江淮必公。且師饑。衆行必不遠。十月癸丑。賊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而拜曰。玢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賊遂陷。與遠俱執。巡衆凡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衆不能仰視。子奇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皆裂血面。盡皆碎。何至是。曰。心欲氣吞。遂賊耳。子奇怒。以刀抉其口。子奇又以刀脇降雲。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為不義屈。雲嗟曰。欲將有為也。公知我者。故不死。乃與姚閏雷第承等三十

積聚。賊掠人為糧。生投於碓。置春磨。糞兵四掠。數十州咸被其毒。攻圍三百日。終不能克。乃解去。

杜愔守泗州

龐勣復進攻泗州。晝夜不息。時勣使郭厚本。將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澤。畏賊強。不敢進。泗州援兵既絕。糧且盡。人食薄粥。被圍凡七月。守城者不得寐。而目皆生瘡。賴阜纘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性近。凡十二。泗州之圍始解。

李嗣昭守潞州

梁攻潞州不拔。乃於潞州城下更築重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壘而守之。李嗣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將

士卒皆大寒餓。又少中宵。賊感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賊中流矢。進戰不報。初不言痛。公卿以下。仰首祝天地。道一輪偏陷。不能前。却火從地中出。風勢亦回。城上人投礮炬。微松脂。沃以膏油。誰呼震地。須臾。雲梯及梯上人皆為灰燼。良聞數里。賊乃引去。

趙玘守陳州

唐黃巢亂。長安。陳州刺史趙玘完城。鑿甲士精騎粟六十里之內。民家有資糧者。悉使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黃巢使其驍將孟楷移兵擊陳。玘擊之。新精殺獲殆盡。巢聞之怒。營於州北。正宮室。百司。為持久之計。時民間無

竭救至乃解

周德威守幽州

契丹攻幽州。為地道。晝夜四面俱進。城中穴地。燃膏以邀之。又為土山。以臨城。城中鎔銅以灌之。日殺千計。而攻不止。周德威遣使詣晉王告急。李嗣源曰。周德威社稷之臣。今幽州朝夕不保。恐變生於中。何暇待虜之哀。臣請身為先鋒。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即日命治兵。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嗣源至。大破契丹。俘斬萬計。嗣源等入幽州。周德威見之。握手流涕。

王秉守太原

金湯摺要

卷十三

三

粘罕攻城之具。曰砲石。洞子。雲梯。雲梯。火梯。凡有數千。每攻城。先列砲三十座。凡舉一砲。隱鼓聲齊發。砲石入城者。大於平。樓櫓中砲。無不壞者。王秉先設虛柵。下又置練布袋。在樓櫓上。雖為所壞。即時復成。粘罕填壕之法。先用洞子。下置車輪。狀如屋形。以生牛皮纏上。又以鐵葉裹之。人在其內。推而行之。即次相續。凡五十餘兩。人在其中。先用大板薪。次以薦覆。然後置土在上。增覆如初。王秉先穿壁為竅。致火。雖在內。俟其薪多。即便放燈於水中。其燈下水。尋木能燃。濕薪火既漸盛。令人鼓譟。其焰亘天。終不能滅。其驚車一如驚形。下亦用車輪。冠之以皮鉄。使數十百人推行。欲上城樓。王

京於城中。設跳樓。亦如雲梯。使人內迎敵。先以索絡巨石。置於車上。又令人在下。以搭鉤及繩拽之。其車前倒。又不能進。其雲梯大梯。悉用車輪。其高一如城樓。王秉隨機應變。終不能攻。王內起重城。慮外壁之壞。

孟宗政守襄陽

金湯摺要

卷十三

三

宋孟宗政權襄陽軍。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傳城。宗政震懼。或沙以覆樓櫓。列甕。以礙火。其手擊之一砲。報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督子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銀。鑄石工。晝夜填城。運薪草。直抵圍下。欲焚樓。宗政先設。掘深坑。防地道。掘戰柵。防城陷。穿甕。才透。即施毒烟。烈火鼓。難。以。薰。之。金人室以濕。柵路以剝土。城頗。隱。陷。宗政。樓。蓋。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所。數。丈。築。僱。月。城。翼。傳。正。城。深。坑。倍。切。躬。督。投。五。日。成。金人。擁。雲。梯。登。城。城。中。軍。以。長。戈。春。其。喉。殺。之。敵。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城。始。金。人。連。不。得。志。命。尾。再。與。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金。領。兵。襄。陽。城。外。八。十。餘。日。越。方。知。其。氣。已。竭。乃。召。許。國。再。興。運。刻。期。合。戰。宗。政。自。城。中。出。擊。內。外。合。勢。士。氣。大。振。曹。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殺。其。眾。三。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定。金。人。至。馬。登。寨。焚。其。城。入。鄧。州。而。

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秦陽

鉅鉅守濟南

靖難兵國濟南甚急。鉅鉅徐將軍。威統兵。高金憲。宋參軍。張都統。王太守。王府校等。悉力防禦。敵莫能入。一日北兵塞水以灌其城。鉅鉅令軍民詐降。燕王大喜。下止灌之令。鉅鉅伏勇士開城門。候燕王入。急下欬板。幾中燕王大怒。乃以礮擊城。將破。鉅鉅高皇帝神牌懸城上。師不敢擊。比出戰。今軍士噪罵。每出不意。募壯士突擊北兵。皆破之。燕王窘計無所出。攻至秋七月不能克。舍之而去。

周臺公曰。古名將死守全城者多矣。然未有兵極寡。糧極乏。敵極強。攻極苦。固極久。如此數役者。請之真有天地為之震怒。鬼神為之飲泣之意。特表出之。以愧失守封疆者。且示以法。程俾知守圍自有方也。餘不煩贅。

金湯借箸

卷十三

三九

內外夾攻

陳宮

三國呂布被操圍於下邳。陳宮曰。操連來不能久。公以步騎出屯於外。宮以餘眾守於內。若向公宮攻其背。若攻城公拒於外。不過旬日。操軍食盡。擊之可破也。布不用。圍久遂降。

慕容

晉平州刺史崔寔。除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合兵伐慕容廆。

進攻棘城。鹿閉門自守。使召其子翰於徒河。翰曰。彼眾我寡。難以力勝。請為奇兵。於外伺其間而擊之。若并兵為一。彼得專意攻城。非策之得也。鹿從之。宇文大人悉獨官間之。曰。翰不入城。或能為患。當先取之。合遣數千騎襲翰。翰救仗以待。奮擊盡獲之。乘勝徑進。遣間使語鹿。出兵大戰。前鋒始交。翰將千騎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眾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

傅永

陳伯之再引兵攻壽陽。魏傅永將兵三千救之。彭城王勰。今永引兵入城。永曰。永之此來。欲以却敵。若如教旨。乃是與敵下同。受攻圍。豈救援之意。遂單於城外。與部分將士與永并勢。擊伯之於淝。大破之。

金湯借箸

卷十三

四

柳元景

宋柳元景為隨郡太守。群蠻大為寇暴。欲來攻城。郡內少糧。器仗又乏。元景設方畧。得六七百人。分五百人屯驛道。或曰。蠻將逼城。不宜分眾。元景曰。蠻間郡遭重戍。豈悟城內兵少。且表裏合攻。於計為長。會蠻至。乃使驛道為備。潛出其後。戒曰。火舉。馳進。前後俱發。蠻眾驚擾。投邵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數百。郡境肅然。無復寇抄。

周臺公曰。兵法有云。凡守者。迎不郭國。退不亭障。以禦戰。

非善者也。豪傑其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盡在郭東。乃收
寄廩，毀折而入保。令客氣十倍，而主之氣不半焉。敵攻
者，傷之甚也。然而世將弗能知。觀呂布以嬰城而敗，慕容
翰、傅永、柳元景以內外犄角而勝，則法成弊然備矣。
不意奮擊

突門

王浚遣督護王昌、帥諸軍及段疾陸春與弟正輝、文恭從弟
末桓攻石勒於襄國。勒兵出戰皆敗。勒召將佐曰：「吾欲悉眾
決戰，何如？」諸將皆曰：「不如堅守，俟其退而擊之。」張賓孔萇曰：
「鮮卑之眾，段氏最為勇悍，而末桓尤甚。其銳卒皆屬焉。今刻

金湯營

卷十三

日未攻北城，必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惰，宜且勿出，示
之以怯。擊北城為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至，列守未定，出其
不意，衝其末桓帳，彼必震駭，不暇為計。破之必矣。末桓敗，則
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案為突門既而疾陸春攻北城，勒
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督銳卒從突門
出擊之。不克而退。末桓逐之，入其壘門，為勒眾所獲。疾陸春
等軍皆退走。甚東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

毛德祖穴地出國

魏奚斤公孫表等共攻虎牢，魏主自鄴遣兵助之。毛德祖於
城內穴地入，七丈分為六道，出魏國外，募敢死士四百人，使

參軍范道基等帥之，從穴中出，掩襲其後，魏軍驚擾，斬首數
百級，焚其攻具而還。

薛萬均薛萬徹從地道掩擊

齊建德帝東二十萬，復攻幽州。賊已擊琛，萬均萬徹率敢死
士百人從地道而出，直掩賊背，擊之，建德兵潰走。

李光弼

史思明等引兵十萬寇太原，圍守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
刻日出降，而使潛穿地道為溝，周賊營中，積之以木。至期，光
弼勒軍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以出，如欲降者，賊皆屬目。而
賊營忽陷，死者甚眾。賊眾驚亂，因鼓噪乘之，俘斬萬級。

金湯營

卷十三

夜襲人

今孤湖園雍丘，城中大盡，巡邏警備為千人餘，被以黑衣，夜緘
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襲人，賊哭不設備，
乃以死士五百所潮營，潮軍大亂，焚燬而遁。

夜襲人

尹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張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陳，若將出擊
者。賊聞之，連旦徹備。既明，巡乃發兵，絕賊賊以飛樓瞰城中，
無所見，遂休息。巡與南霁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
開門突出，直衝賊營。至子奇麾下，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
人，殺士卒五千餘人。

周臺公曰：猛火發於廬舍，蜂蟻出於懷袖，雖有勇夫，莫不錯愕失措。倉皇變色者，不意故也。專城者，能為近雷還電之勢，出其不意，則堂堂格虜有餘矣。

燭之武說秦伯

晉侯秦伯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汜南。鄭使燭之武夜缒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故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

金易書

卷十三

四

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晉亦去之。

張孟談潛出見二子

智伯率韓魏之甲攻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板。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之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灌之，可以灌安邑，降水可以灌平陽也。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陰與約，為之日期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

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眾，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

慕容廆

苻堅自以中州人望，鎮遼東，而士民多歸慕容廆，心不平，乃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使共攻之，約滅廆，分其地。三國合兵伐廆，諸將請擊之。廆曰：「彼為崔氏所誘，欲邀一切之利，軍勢初合，其鋒甚銳，不可與戰。當固守以挫之，彼為合而來，既無統一，其相歸服，久必携貳。一則疑吾與苻詐而覆之，二則三國自相猜忌，待其人情離散，然後擊之，破之必矣。」三國進攻林城，廆閉門自守，遣使招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

金湯借箸

卷十三

四

氏與廆有謀，各引兵歸。宇文氏遂敗。

周臺公曰：交絕則勢孤，勢孤則必走矣。

分勢

吳玠

金將沒立白鳳翔，別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俱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來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迷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遂大敗。逝去，沒立方攻箭箬關，玠復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能得合。

康茂才

陳友諒率兵六十萬順流攻建康。又遣使約張士誠同入寇。時有議降及奔鍾山者。太祖斥之。慮二虜相合。勢益難支。康茂才與友諒有舊。乃遣為間。始偽降。約為內應。招之速來。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遂令間者至友諒軍。友諒得書甚喜。問曰。康君何在。間者曰。見守江東木橋。乃遣還。謂曰。吾至。呼老康為驗。間者還以告。善長亟撤江東橋。易以鐵石。友諒率舟師至。太祖命馮勝常遇春伏石及山側。徐達伏南門外。楊璟伏大勝港。張德勝朱虎將蒙衝出龍江關外。自撻大軍於獅子山。友諒以舟不得進。徑衝江東橋。見鐵石。大驚。呼老康無應者。伏兵起。大破之。

金湯備考

卷十三

四十五

周臺公曰。勢分則力弱。力弱則易破矣。

形

虞範縛炬熬火

虞範守雲中。匈奴入塞。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衆各交縛兩炬。三頭熬火。營中呈列。虜望火多。謂漢兵救至。持旦持退。范令軍中篝火。履往赴之。斬首數百。虜不敢復向雲中。

虞訓貿易衣服

虞訓為武都太守。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亦亭數十。訓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數。更相恐動。訓計賊常進。乃潛遣五百

餘人。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

霍王元軌開門僱旗

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命開門僱旗。虜疑有伏懼而宵遁。

張守珪置酒作樂

吐蕃陷瓜州。王君奐死。河西恟懼。以守珪為瓜州刺史。領餘衆。方復築州城。板幹截立。賊又暴至。累無守禦之具。城中相顧失色。莫有鬥志。守珪曰。彼衆我寡。又創殘之後。不可以矢石相持。須以權道制之。乃於城上置酒作樂。以會將士。賊疑城中。有備。不敢攻。而退。

金湯備考

卷十三

四十六

張齊賢列燄燃弱

契丹得代州城。副都署盧漢賁畏懼。保壁自固。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誓衆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少却。先是齊賢遣使期滿。美以并師來會。賊使為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柏井。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并之全軍。不許出。賊已還州。兵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燄。負一束薪。距州西南三十里。列燄燃弱。契丹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悉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卒二千於上燈砦。掩擊大破之。

周臺公曰。主勢弱則形之。形之資早情。見勢屈則無濟矣。

報

燕君臣有隙田單乘而援之
燕昭王薨惠王自為太子時不快於樂毅田單乃縱反間曰
樂毅與燕新王有隙謀欲建兵王齊齊人未附故止緩攻
即望以待其事齊人惟恐他將來即舉兵惠王聞之即使
騎劫代將救逆奔趙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夜縱火牛燒
牛端壯士五千人隨之牛熟怒奔燕軍所觸盡反傷燕軍大
驚而城中鼓譟從之燕軍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至河
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

秦將相不和蘇代乘而間之

金湯借箸

卷十三

四

秦應侯之為人妬白起將而伐趙殺趙將趙括降其卒四十
萬人挾詐而盡坑殺之趙王恐使蘇代厚幣說秦伯應侯曰
武安君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而史邱即漢中北擒趙
括之半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則武
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欲無為之下固不得已矣
不知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
秦兵勞請許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趙六城以
和罷兵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

黃巾依草結營皇甫嵩乘而火之

漢皇甫嵩本為共討颶川黃巾為前與賊波才戰戰敗嵩因

進保長社波才引大眾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嵩召軍吏謂
曰兵有奇變不在敵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
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
遂大風嵩乃約勦軍士皆束炬束城使銳士開出圍外縱火
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潰亂奔走

突厥弒天俱憐太宗乘而變之

初利突厥二可汗舉國入寇會天久雨秦王謂諸將曰雪控
弦鳴鐃弓馬是憑今雨連時孤天俱憐突厥人眾如鳥鐵羽
吾屋后火食刀藥犀利料我之逆揣敵之勢此而末乘將復
何待乃潛師夜出冒雨而進突厥大驚乃請和親與盟而去

金湯借箸

卷十三

四

宸濠力倦晁瑄楊銳乘而襲之

宸濠攻安慶晁瑄力倦晁瑄去楊銳分募善泅者數人於
船中聞聲即斬首絕其纜放之中流又遣一二強卒突入
岸上營舉火營城上應之乘勝捕殺聲震數里濠浩歎出泮
舉帆順風而返

周臺公曰歇開隙則乘之乘之貴速持疑不出則失機矣
起賊首

南霽雲射尹子奇

張巡欲射尹子奇其能解困刻為為天中者喜謂巡矢盡走
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一發中左目幾獲之子奇乃

取賊箭

葉人得箭

今於湖園雍丘城中矢盡巡緝遂為人披黑衣夜繞城下湖兵爭射之得箭數十萬

齊蓋獲矢

金人以十萬進攻六合城中矢盡再遇令人張齊蓋往來城上金人意其主兵官也爭射之頃矢集牆如燭獲矢二十餘萬

焚賊攻具

金湯舊著

卷十三

四九

李綱燒金雲梯

金人薄都城李綱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其雲梯數十座

孟珙燒元船材

孟珙謀知元兵將入犯乃潛遣兵至順陽燒其所積船材

張玉火元資糧器械焚船場

劉整既叛獻計欲自奔居進築馬腰虎頭二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州遣合制帥兵築之知合州張玉聞合制至潛師渡平陽灘火其資糧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船場由是馬腰城築卒不就

焚賊糧

張巡焚賊盜米

今於湖園雍丘賊餉盜米數百艘且至巡遣勇士啣枝濟河取盜米千斛焚其餘而還

畢再遇焚金糧草

金兵七萬在楚州城下載糧三十艘泊大清河再遇燔知之曰敵眾十倍難以力勝可計破也乃遣統領許俊開道趨淮陰夜二鼓衝敵至敵營各携火潛入伏糧車間五十餘所聞哨聲舉火敵驚投奔竄

金湯舊著

卷十三

五

祖珽下城靜坐

齊祖珽為北徐州刺史至州會有陳冠百姓多反珽不聞城門守陴者皆令下城靜坐街巷禁斷行人雖犬不吠鳴賊無所見聞不測所以或疑人走空城不設警備從忽然令大呼鼓譟詎天賊大驚登時走散

劉錡城中肅然

順昌之役錡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營中喧譁終夜有聲而我城中肅然不聞雞犬聲唯能以靜待譁是以大勝周臺公曰以靜待譁兵法也然靜豈易言哉惟膽識定於

暇

內而後肅清布於外矣時賢自視何如

諸葛亮却却酒

諸葛亮之陽平遠觀延壽并力東下留萬人守城聽事衆二
十萬拒亮懿垂主欲赴延軍又遠乃意氣自若令軍中偃旗
息鼓大開城門掃地却還懿嘗謂亮持重而觀見懿弱疑有
伏引軍趨北山亮撫手笑曰懿必謂吾怯將有強伏循山走
笑候還曰如亮言懿後知以為恨

周臺公曰然此時有衆二十萬即遇伏兵未必能敗使懿
敢於外先除兵三五十人入城角之則虛實立見矣豈

金湯借箸

卷十三

五十一

不貽我曰若至此際諸君必別有一番作畧矣乃知所
謂假者固非矯情鎖物亦非微倖一御也

蕭道成解衣高卧

宋桂陽王休範反朝是時蕭道成至新亭治城臺未畢休
範前軍已至新林道成方解衣高卧以安衆心

寇準飲博撒呼

宋澶淵之役帝悉以軍事付寇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
卒畏悅帝親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與
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惟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

軍再遇臨門作樂

伏

金人以十萬攻六合環城四面營帳亘三十里軍再遇今臨
門作樂以示開暇

周臺公曰以暇待戰兵法也然暇豈易言哉惟持操在平
時而後從容在臨事矣時賢自視何如

劉錡軍皆番休

兀朮攻順昌時大暑敵遠來晝夜不解甲錡士氣開暇軍皆
番休方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
數百人出西門接戰敵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
斧犯之入其陣力斧亂下自辰至申敵敗退既以拒馬木為

金湯借箸

卷十三

五十二

障少休飲食已撤拒馬木復深入所敵又大破之棄尸戮馬
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足役也錡兵出戰僅五千人
金兵數十萬唯能以逆持勝是以大勝

張魯兵分數替

張魯守南劍范汝為宋寇魯起鄉兵與之戰分兵為數替使
更迭出戰士卒力皆有餘遂勝汝為

宋晦庵先生曰大要臨陣在番休迭工分一軍為數替將

戰便食第一替人既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替人第一替
人力將困即調餘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人亦如之只管
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困乏又劉信叔順昌之役

大概亦是如此時極暑探報人至云虜騎至矣信叔令一卒環甲立之烈日中少頃間甲熱乎曰熱矣可著乎乎曰熱甚不可著乎矣時城中軍五千人信叔分為五隊於是下令軍中依次飲食士卒更番而上又多合暑藥往者歸者皆飲之故能大敗虜人方我甲士甲熱不堪著手則虜騎被甲者其熱可知又未免有困餒之患於此擊之足以勝也

周臺公曰以使得待勢兵法也此更無他道惟番休以戰則士有餘力矣所以吳子云無絕人馬之力更迭法也

金湯借箸 卷十三

劉錡坐餉戰士

元北攻順昌時大暑敵進來人馬饑渴飲食水軍者祇病方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連未中聞敵力疲氣索忽遣人接戰自辰至中敵敗退以拒馬木為障少休歇乃出黃飯坐餉戰士如平時又多合暑藥往者歸者皆飲之食飲已徹拒馬木復深入所敵又大破之唯能以飽待飢是以大勝

張魯更迭食士

張魯守南劍范汝為來寇魯起鄉兵與之戰令城中殺羊牛豕作肉串仍作飯分兵為數替以入陣之先後更迭食之士卒力皆有餘遂勝汝為

周臺公曰以飽待饑兵法也此亦無他道惟飲食以時則士有餘飽矣所以吳子云無失飲食之節調理得也

李綱以百步法守都城

金兵渡河道君皇帝東幸以李綱為親征行營使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兩軍之屬不與焉脩樓櫓掛障幕安砲坐設弩牀運礮石施燎炬垂欄木脩火油凡防守之具無不畢備

周臺公曰以治待亂兵法也然任得其人則治任非其人則亂故曰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也

金湯借箸 卷十三

李光弼

史思明圍太原月餘不下乃遣曉銳為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趨其南有隙則乘之而李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亦不少懈賊不得入

周臺公曰以寡待眾兵法也然神優於事則眾事眾於神則疎故曰為將之道當先治心也

運將安邊

唐太宗

并州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

賜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世勣於
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為長城豈不壯哉

宋太祖

帝常注意於謀帥命趙贊也廷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也
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雷武以備西夏李漢超也關
南馬仁瑒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川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
棣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德輝守
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
所部州縣寬裕之利悉與之恐國四貿易免所過征稅令召
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悉聽便宜置每來朝必召對

金湯借箸

卷十三

五十五

命坐賜以飲食賜餐殊異錄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士用
間洞見蕃夷情狀時有寇釁必能先知預備設伏掩擊多致
克捷故終太祖之世無西北之憂得以盡力東南取荆湖川
廣吳楚之地

周臺公曰：晁家今有言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
擇也唐太宗宋太祖豈非千古帝王之師哉

王瓊

昔者王瓊之在本兵也容澤之乳媪笑自如人或訝之瓊曰
凡事吾已料理之矣王伯安有大將才吾置之朔州是也未
幾而金捷聞人咸稱服

用財欲求

周臺公曰：王瓊亦本兵也今當寇憑陵所至殘破哀我斯
民復罹秦燕繁林之慘矣四鄰多憂何辱如之彼任樞筦
者伊何人哉

總論

周臺公曰：能成天下之大功者在於信賞必罰厚賞重罰
而已然賞為表罰為裏必先能揮金如土而後可以致
人如草若無千金之賞誘之於前徒以猛虎之威迫之於
後將儒則謀將武則逃耳故泥沙之汰雖可惜而出納之
吝則明君賢將之所深恨而不屑者也黃石公不云乎軍
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財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
死

金湯借箸

卷三

五十六

漢高祖

楚圍漢王於滎陽陳平謂漢王曰：項王骨鯁之臣亞大鍾離
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誠能出稍數萬斤金行反
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
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予平
悉其所為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項王果大疑
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聽亞父問項王疑之大
怒乞骸骨歸用平計策卒滅楚

好箇漢高祖

宋太祖

周臺公曰。按四況言於仁宗曰。古之良將。以寡攝士。卒為先。所以然者。鋒力之下。死生俄頃。固宜推盡恩義。以慰其心。李牧備匈奴。市租皆入幕府。為士卒費。趙充國禦羌。戎亦日饗軍士。太祖用姚全斌。董遵誨。抗西戎。何繼筠。李漢超。當北虜。人各得環慶。齊棣一州。征和農賦。市牛酒。犒軍中。不問其出入。故得戎寇屏息。不敢窺邊。兵法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又曰。用財欲泰。若瑣瑣措撥金錢。縱有良將。可得盡其技耶。又按蘇轍曰。太祖用李漢超等。

金湯借箸

卷十三

五十二

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餽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臺財如棄糞土。禍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食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判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寇必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敵之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為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散僧用。謂之自盜。而所謂。

金湯借箸

卷十三

五十二

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緡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閤。則曰。官給茶練。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練。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為閤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採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苟有藉口。以取其將帥。則止。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繇此故也。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謀之士。以為耳目。目既明。雖有強敵。而不敵。報。

近。好箇宋太祖。

羊祐

王濟恢廓有大志。常起宅閤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過。濟曰。吾欲使容長戰。幡旗衆皆咲之。後參征南軍。羊祐深待之。祐兄子暨白祐。濟為人志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祐曰。濟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及濟伐吳。果一舉平之。

好箇羊太傅

周臺公曰。制勝之方。雖不外此。亦不盡此。予。但。因。時。賢。所。

不足者言之耳。至於選將安邑、用財欲泰此二項、尤今日
項門一針也。

金湯借箸

卷十三

五十九

金湯借箸卷十三終

金湯借箸跋

不佞偶走湖得從臺公遊因請所為金湯借箸一書書中引古
證今靡有遺慮而要其胸中之武庫尚未可以有蓋也臺公具
有心人也然猶之不覺察書而歎夫著之借蓋憤於得壽者之
不能籌而借之也又激於能籌者之不得籌一借之也使人皆
不得籌而欲起為借則時事可虞人皆不能籌而致代為借則
時事尤可虞今臺公行且應弓旌為

聖天子干城腹心之寄無煩借矣則其所以為世者端不出簡
練揣摩中又竇侯出草廬著竹帛然後始知臺公哉昔人累米
為圖而指畫之畧儲壁帶為城而攻擊之械窮彼誠先得其勝

金湯借箸

跋

算非苟而已謹識末簡以為異日卷

楚西陵友弟周之茂頓首書



殘本金湯十二籌八卷

江蘇周厚靖家藏本

明李盤撰盤字小有揚州人是書以十二籌爲名而今所存者一日籌修備二日籌訓練三日籌積貯四日籌制器五日籌清野六日籌方畧七日籌水戰八日籌制勝已闕其四籌蓋斷爛不完之本矣所言皆團練鄉勇扞禦土寇之計襍引古事以証之多不切合亦頗支蔓如無糧無水不可以守三尺童子能知之而臚列前代絕糧絕水之故實以爲鑒戒連篇累牘殊爲浪費筆墨所列飛鎗飛刀諸法及以桐油雞卵拋擲敵船使滑不能立諸計亦頗近戲劇也

左氏兵法測要二十卷首二卷

〔明〕宋徵璧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劍閣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左氏兵法測要二十卷》提要

左氏兵法測要敘

今天下多事緩急少依賴之人或以爲文武之途分故不盡人才之用然非

國制之失也洪武中有司請立武成王

敘

廟

聖祖

諭之以文武之道本出於一合則人才盛分則人才衰遂罷武成廟不立也豈不以養成于學較漸之以經術如罷如虎之士惟我所用之哉沿至

今日習韜鈴之言者以其言爲羔鴈
薦寵於公卿間一旦授以事任不旋
踵敗去以故恒以談兵事爲諱諱而
不習文武之途遂判士大夫可與從
容不可與兵革其蔽見於此矣是何

叙

二

不觀于春秋之事乎晉文之擇帥也
爰舉卻縠以其悅禮樂而敦詩書也
而於時列國亦多得人故入則爲卿
出則爲帥一人而二事兼焉不別求
材也至于司馬軍尉之屬皆慎其選

於是魏絳羊舌父子終身其間故軍
無秕政所向成功及至後世別流以
處之分銓以序之文事武備離而爲
二而古意衰矣上本宋子博學潔修
士也著左氏測要一書予從 睂公

叙

三

先生處受而讀之則間語陳先生曰
古之立言者或功成而後垂之爲書
或著書而未必能見其功夫以宋子
之才卽連舉不第年齒僅踰立耳未
爲不遇也要何途不可致乃章章以

談兵自處耶陳先生曰宋子之爲此也非以自炫鬻也夫躬耕讀書若徐宋二子者安往不得貧賤要以四郊多壘士人與其工于輦悅爲雕繪之學孰若與同志之朋講求切要援古

叙

四

證今因勢立志則空談何必非實事宋子卽未能見諸施行乎要以公其書于天下自當有所裨益此則宋子之志矣因相與歎曰不私其所見不避其所難宋子君子也其書斷然不

可廢矣使

國家異日收文武之用者其在斯編歟其在斯編歟

襄西友人方岳貢題

叙

五

左氏兵法測要序

晉之言兵者皆本左氏予讀其書見叙
列戰功與師之曲直而已非有陰謀深
策若孫吳家言可以爲法者也而善師
者顧祖之何與予於上本測要之編而
知其略矣周室缺微諸侯力政未遠仁

序

勅書一

義故趙衰之謀卻縠曰說禮樂而敦詩
書救災恤患師必有成足高心蕩不待
能者而知其覆亡之將至矣當時齊秦
晉楚諸國無歲不用兵而帥乘輯睦諸
侯畢從則其驗也今慷慨之士蘊伏草
莽天下事無敢言者薦紳先生恥談兵

革擐甲冑而典封疆又皆不習成敗之
故興廢之繇若古之名將能制勝也上
本取左氏已成之法而叅伍後事凡遠
近離合勞逸多少之數無不備具昭然
可行而復也豈與夫不習已事而好言
縱橫之術者比乎且言兵者未必能用

序

勅書二

用其言者未必卽效更以爲罪焉孰如
前後相引順之則勝違之則敗可燭照
而覩若上本是編之詳而白也夫兵之
不善訓練失也若鄭之二拒楚之兩廣
晉之三軍三行進退截如矣以言乎軍
寔則楚之授子晉之伐木及與豫異矣

以言乎設奇致敵則若祝聃之禦戎也
嘗而去之爲覆以待之魏舒之毀車以
及狄也爲五陣以相離克之于阨是皆
可行者矣而更有時事之可援者二晉
隨會之爲中軍也盜皆入秦今流入半
天下兵不尾賊反收賊之棄以爲厚利

序

勸南三

焉可慮也河曲之戰士曾在秦知晉之
實晉人患之楚材晉用楚是以燬今我
叛將皆爲奴用而又棄屬國與屬夷焉
幸其不來以爲固是可恃乎不可恃乎
予年長矣不爲世用偃臥蓬蒿無復從
軍之氣上木雖困公車然不久將大用

於世用繫虜內弭盜以是盡驗也豈曰
苟取富貴以自娛樂軍旅之事未之學
也哉予以測上木之志與其用矣丁丑
仲冬同里盟弟周立勳序

勸南四

左氏兵法測要序

余之爲諸生老矣上木亦數上公車數不用
旣自相語曰今天下蓋多事矣然其時尚可
爲失今不爲後且有十百難於此者徒恨不
能以其私議通於薦紳先生間雖我二三兄
弟在仕籍者則亦以我兩人爲狂嘗不能畢
其說也顧時之所急無甚於兵卽欲強默如

序

關公一

藿食之憂何上木乃取左氏之言係兵事者
博以古驗叅以今指予受而點次之時亦以
已意相出入也旣成上木請序言焉余惟子
瞻之論孫子也謂其書十三篇雜然言之而
聽用者之自擇也今上木之書其亦雜然言
之者乎其亦有大指所在言之重複而使人
得其切用以濟國事者乎夫兵家之言其變

無方制勝於兩陳之間者隨其勢而導之耳
若夫當今所急蓋有五者余於左氏得五言
焉誠能盡用此五言內奠乞活外撻建夷在
指顧之間矣其說在卻克之請車乘也在子
產之論治國也在欒武子之論楚師也在魏
絳之論和戎也在晉人使巫臣通吳以制楚
也今之談者以兵力不足爲憂議欲募月宿

序

關公二

糧聚十餘萬甲士一鼓而殄群寇夫糧非可
卒辦甲士非可卒聚此募月以前能使吾民
忍死以待天兵之來乎且將之能者不必用
衆用衆者未必能辦事徒以不足爲解免地
耳卻子伐齊與之城濮之賦而乃求益焉卻
子自以爲不能故請益車乘然則用衆非良
將法也賊寇所在縱橫我兵尾而衛之恣取

掠耳縱賊不擊其弊坐此夫使紀律不嚴官軍殺我其毒已甚何用討賊乎且盜非有雄志也兵非素擅廢立若唐季之事也如使嚴爲約束曰行省自守其地使寇得入境有誅將帥各部其卒伍掠一物者有誅如此有縱賊之罰無緩寇之利子產之言曰火烈則人鮮歿焉水弱則人多歿焉以此治盜度可不

序

關公三

日平也京營之卒內以備禦外以討伐我朝固嘗用之矣沿習至今汰之不可練之不能一旦有事何以待之且其爲制或合而分或分而合所以新耳目便揀閱也可不爲之變計乎樂武子之言曰楚君之戎分爲二廣右廣初駕左則受之各當其序以備不虞故能定霸今訓練之法日弊而爲城郢之計此奸

人所以生心也曩時三衛爲我藩籬時以虜之出入告我我得爲備至於

穆廟初年大虜解辦內向邊人無事今者奴寇旣劇而順義部落烏散矣不撫之爲我用而拒之爲我敵使奴得聯屬內外諸部以逞志於我豈完策乎魏絳之言曰和戎有五利晉用其謀邊鄙輯睦今夷部猶在宣雲之間招

序

關公四

攜其族類以爲我屏蔽效可睹也麗人之奉正朔無處於此者

神廟以數年之力存而復之今者爲奴所乘而我未有以爲援也蓋以少出師不足以爲重而多出師則非力所及也然亦當事者之失計矣漢武不憚封侯之賞以募使絕域者何也伐交之策也我縱未有以爲援且當募博

望定遠之流與之一節以

朝命慰勞其君臣而因監其軍使彼猶有所繫而不至折而爲奴屬晉者吳至弱國也巫臣通晉於吳而楚人始罷於奔命故通麗者所以制奴也此五言者余以爲切今之奇也行前之三言以治內行後之二言以制外天下其庶可爲乎若夫奇正之方變合之勢心知

序

閻公玉

其然而不能道之卽強爲一言自非機鑒不惑之士固未能審取舍定猶豫也上木能言之亦惟上木能用之哉余無用於世矣將買田而隱焉諸葛司馬或出或處所見正同也

同罷友第徐孚遠題

左氏兵法測要叙

左氏兵法測要者我友宋子尚木因舊史論得失審形勢觀世變以窮兵械之本乃引經立政之書非特權謀之用也春秋以來言兵之家不可勝數然大要虛設機勢以爲無方之應未嘗節比以驗之於事曰彼固無常形

序

乙

與常說也至唐杜君卿始依孫吳證往事而其後則宋仁宗之祕略以至曾公亮丁度楊肅之徒咸集史冊之遺文爲權家之龜鑑可謂備矣然其體每以類相從而未能旁引曲譬推見未然以極於變化異同之際是故存焉而弗尊今觀尚木之書其立本也正其釋

義也詳其設慮也微其觸類也廣或古人所
已成之事而代爲之勝算或古人所未及之
思而推之於必然使人讀其書雖天下之至
懦弱者莫不欣然思一奮其智則世之知兵
而善用孰有踰此者乎然則何以必左氏也
世稱左氏好談兵非左氏之好談兵而春秋

序

之賢士大夫皆能爲兵也且兵法之變春秋
始也前此無知兵者乎曰有之而不能及也
卽無論黃帝蚩尤之屬而胤之征南巢之役
牧野商奄之駕申約束布大義而已其設奇
用間之方未之備也後此無知兵者乎曰有
之而非所尚也七國牲牢其民而有技擊武

卒銳士虎賁之號使民以殺戮爲爵賞其所
爲將者非羈旅之險夫則凶殘之悍士於國
家非有骨肉係屬之義其人非有詩書禮樂
之澤也是故斬首或以十萬計坑卒或以四
十萬計生民之禍烈矣夫軍事算密於治兵
算重於任將治兵必損益古法以參酌時制

序

使法度有所定而耳目有所新則繁簡多寡
皆了然得我所以制勝之具任將必我之腹
心大臣剛毅而有盛德寬大而有智勇者然
後所向而成功功成而民以安國以靖嗟乎
兵法之日變此春秋之異於先王也任將之
不失此春秋之同於先王也夫十二國立

五霸迭興鬪智角力則於兵制不得不有所
變故魯之丘甲齊之叅國晉之六軍楚之二
廣若敖申息之屬秦之三軍陷陳凡此皆非
古制也而各有善用之道春秋之君欲知人
之賢否而決其勝負必驗之於治兵是以兵
精而其戰也亦不能寡殺至於命將則國之

序

三卿與諸大夫而已夫魏犢狼曠之流天下
之至勇也而未嘗將也仁而好禮戢下而附
上則元帥之材也是故大者以強小者以存
然則不倍先王之教而可爲後世之用者舍
左氏誰與歸哉不然尚木奚取焉夫兵之必
不可泥於井田也將之必不可屬於鄙人武

士也三代以後皆然矣三代以後稱盛者莫
如漢而漢之治則王霸雜此卽春秋之所爲
治也而儒者之言曰霸術必不可用夫孔子
生三代之前而不能廢霸矣何儒者於三代
之後而獨能廢之甚矣其誇而無當也今

國家休德纍葉上繼周漢而內訌外決算之所

序

措何哉擁兵百萬而不能設法以治之士大
夫不能專將而屬於麤悍之人也尚木慨然
發憤以兵爲必可用而薦紳之家每以爲諱
尚木解之曰安敢侈然以爲子大夫憂非必
親桴鼓冒矢石也進賢而退不肖則本端矣
奉公而執法則威立矣潔已而卹下則民固

矣扶弱而救災則隣懷矣機敏而辭辨則敵畏矣今之兵弱而武弛者非皆封疆之罪也數者之無一焉足恃也故其爲書凡數者之得失皆詳著焉而一本於兵事旨哉言乎嗟乎當今不乏賢士大夫矣縱不能親桴鼓冒矢石也其爲管敬仲之修政趙成子之推賢

序

六

隨武子之謀身公孫子美之交隣魏莊子之靖國乎讀尚木之書而憬然有志於斯者予願爲執鞭矣

同邑友弟陳子龍題

序

崇禎丙子

天子下明詔頒郡國習孫吳之書嫻騎射之事蓋憤憤於天下之大而知兵者鮮也予等數人遂作兵家言目應之維皆宋子上木獨銳意學射射成謂我輩無橫草之功方恨恨耳奈何目韜鈴之雄供書生家臆說乎予輩強

序

彭一

不稱敵者不可以爭長故設奇用間莫備於春秋謂其宜於稱敵也其時卿大夫與國君咸耻敗而惕亡故勝而能下有聽其盟而反者矣敗而能復有隨用其人呂成功者矣今始不知惕終不知耻此一異也古者患無其人有其人矣患其在敵而不歸我如隨會之在秦賈季之在翟趙孟呂爲深憂今何患乎

序

彭三

敵而自恃之弱者驅之死强者驅之叛此又一異也古者患未有命令既有命令矣則違之呂爲悖遵之呂爲順如穰苴之斬莊賈非景公意也然公竟不得呂專擅之舉舉之今者不從上之命令而從上之意呂爲敢于用者法是而意非則身危不敢于用者法非而意是則身安庸人豈肯樂危而惡安哉吾知

其必不然矣此又一異也古者將帥達達敦詩書說禮樂然城濮之戰樂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晉師陳于莘北胥臣蒙馬呂廂皮此豈詩書禮樂之所有乎今主者每不足於賢佐者每不足於仁其於不擾民不多殺士卒之道守之者寡矣第二十年來縱寇養患又何其仁而不暴有儒者之德也此又一異也古

序

彭三

今之異不可勝指要呂宋子之參驗徐子之裁斷無不備焉宋子豈敢自居于知兵哉固未離乎廉讓智勇體國愛民之意也願與賢士大夫交勉之而已

同郡友弟彭賓燕又氏題

左氏兵法測要序

或問用兵之道有神力乎余曰否有奇謀乎余曰否用兵之道實事而已士大夫習則常勝常勝則常有兵不習則常不勝常不勝則常無兵往者春秋之世天下五十餘國霸莫如齊晉強莫如秦楚固嘗仗師武之力藉戰勝之威矣其他小國之師莫不勤戰以鄭之介於兩大之間爲楚則楚重爲晉則晉重以衛之弱而可以勝于齊以小邾之微而可以勝于魯以魯之衰而可以勝于宋以吳之夷而可以爭長於晉以越之敗而可以復于吳是皆當時士大

夫習于兵嫻於法也至於今日天下一統天子之威行千萬里天下勝兵無慮數百萬而自戊午用兵以來二十餘年虜日益橫盜日益多兵日益弱求其一矢相加遺者而不可得反不及于春秋之小國者其士大夫不習于兵不嫻于法以爲兵家之道出入變化自有天才不可學而能也嗟乎是又安得司馬穰苴孫武吳起者而後兵可用哉尚木少爲左氏之學有當陽之癖樂觀其治兵行師攻謀伐交之術因裒集其事通其流畧至于晚近皆較量而籌畫之爲左氏兵法測要二十卷余讀而誦

之曰此真救時之書也今天下多故

聖人宵衣苟有百里之寄不能必其一日之
無事則不能必其不用兵不能必其不用
兵則不可以不知兵官長爲將帥子弟爲
徒衆出才智以進退用爪牙以角拒此猶
筐篋簿書之事不可以爲非常之舉不意

序三

之變也古之人蓋常行之于樽俎之間出
之于衽席之上矣士大夫其勉之哉毋使
關壯繆狄武襄笑人則夷盜可以平而兵
革可以息也此又宋子之志也

同郡友弟李雯題

序

易象與魯春秋皆演乎幾事之書幾事之大
者莫如兵然易惟陰陽飛伏蓍筮雜占不廢
于行間師卦之陳五營九軍今人弗能知若
春秋則二百四十二季之行事深切著明大
司馬六軍敗于魚麗內政崇卒鷄父荆尸試
緡左氏而霸主之英斷格人之僉謀武夫之

序

蔡一

致戎若寓目焉是呂劉歆建之學官徵諸事
應歷狀可據矣厥後蕭將兵若關壯繆杜征
南狄武襄岳武穆皆好之誠以其言乎幾事
者詳明而專決也夫兵危事也非博觀乎古
今成敗之數而明乎天下之大勢以爲之備
虞卽徒庀夫形名節制芻糧卒糈猶爲一時
格鬪之術而非兵法也辛有之適伊川也見

被髮而祭于埜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
禮先亡矣逮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及此
期也是知蠻夷鎮蕃各有攸處廼徐州有徐
戎秦晉多驪戎白狄中原有蠻城豈古帝王
羈縻之九州亦若曹操之處五部

國初之處降夷者邪謂秦始有天下悉逆逐
之其弘略弗可及矣蓋秦晉皆恃戎狄爲勛

庫

秦二

秦本西戎而晉宗國也至其爭閭田率陰戎
以伐王人而王告以先王居之四裔者惠公
誘以來侵諸姬而入郊甸后稷封殖之天下
而戎制之嗚呼則亦有其漸矣申侯與繒西
夷犬戎殺幽王驪山下平王之立也晉文侯
有修扞功錫之桓弓矢曾不爲王復讎而
使避犬戎于洛邑秦襄公送王復賜之岐以

西之地秦用終霸馴至有天下然則夷狄之
旤周可勝言哉於後秦晉雖號平戎于王晉
雖滅狄獻俘而吳楚起矣州來之師大敗諸
侯潢池之會吳爭長于晉矣宋之盟盡得諸
侯申之會楚遂霸天下矣竊以春秋之始天
下大執在西北春秋之終天下大執在東南
三戶亡秦天限之險兆見于茲左氏之學其

庫

秦三

于世變良可測已故明乎天下之大執于夷
狄也防乎其防其春秋之志也夫夫防乎其
防豈征伐之已也使中國而爲夷狄之行則
夷狄焉已矣槃瓠浮竹近在百粵胡床羌豕
甘爲五胡夷狄陰類也其雄騎恆待月滿利
則羣進害則羣退部落名字從其健者中國
而柔狡唯阿不能特立以事一丈夫皆夷狄

也于是民無所聊鋌而爲盜則患其內訌以爲夷狄助夫盜則我民耳何患之有曷不若春秋時各治其疆事盜賊豈能侵軼哉有爲子產之聞盜成剝而出而毋爲季孫之賞盜至于不可詰也斯亦已盜之善術矣故天下非盜賊之患而夷狄之患非夷狄之患而夷狄之行之患也雖然以天下之患而以爲不

蔡四

足患者有之卽以爲足患而姑無庸患者有之若夫患之而爲之畫焉畫之而中焉我思古人當亦一二人而已矣夫畫之而中焉而患可弭也苟莫令畫之而徒患之已耳則有何嗟及之歎此左測之所繇作也

同邑友弟蔡樅題

序

士必治識而後膽壯必治膽而後智生然識繇天縱而古今論助之功尤不可少夫獨坐一室而欲周知時勢高下地形險阻人情物土之陰陽燥濕其何道而能然乎故必延攬忠益與之盱衡抵掌而又取古人已驗之故方與未發之新智參觀而變化之天下之事庶無有能爲我難者矣夫不逢古不能通今不經文不能緯武孫仲謀謂呂子明曰卿今當塗掌事

序

子建一

諸賢皆深思篤好之蓋嘗觀於晉楚齊秦之戰知其勇而有禮也用變而以信爲本審勢而以情爲歸倥偬之際何其整而暇乎而權衡在心變化算測真禦侮之良規也顧或謂霍嫫姚行師不喜古法夫因古而用古其法不爽因古而變古其智不窮戰勝攻取虛實變化之間豈能盡言哉曳柴揚塵以形其衆而又有滅竈滅火以形其寡者嘗敵速去以形其退而又有斥山沿澤以形其進者油幕冠樹以形其強而又有偃旗臥鼓以形弱者惟是崔浩讀漢書能決涼州之師蘇秦發陰符乃成六國之從皆爲得書之助况屈伸進退機詳萬變如左氏者哉家仲尚木以身不見用退而節略左氏參以已見取古事之合者反者縱橫上下之證古酌今準成究敗洵非淺昧者所能見矣夫雖有韓白不究春秋之略不能知奇正分合之道也茲編蓋可忽乎哉

兄存標子建題於君子堂

左氏兵法測要序

家從兄尚木撰左氏兵法測要成以示徵與且命序之徵與誦而歎曰此非獨救時之良書也後世且將尸而祝焉蓋兵家者流算不宗孫吳其言至精而所論者大勢不附之以事則不明也附之以事而猶不明則後世之事不能盡當孫吳之言也左傳之爲書也叙事而已不虛論兵勢而叙兵之所勝與所敗大小具盡焉以實事明虛說不若以虛說明實事故以孫吳之說歸之左傳之事殆兵家之最上矣後世無代無治亂則無代無戰爭史書所載未嘗不詳而無以兵法名者獨左氏有春秋兵法名則以作史之人不能知兵如丘明而後世用兵亦不能如春秋之亟也然就一事論一事不若參衆事以論一事以左傳爲歸而援後世之

事以叅之而左傳兵法乃得大備也夫就左氏而論兵亦已詳且盡矣乃復通之以孫吳叅之以後代質能明之文能盡之此尚木之書所以爲丘明之知己兵家之功臣也今天下苦兵矣而用之者苦於無法縉紳之家視介冑爲危具而武夫戰士復不爲朝廷用至于游光之客爲大言以欺賢人其意不過金錢其談已過韓白矣使有人焉於貧賤之時草茅之下深心講求古之爲兵若何今之爲兵若何此法可行此法不可行口能道之而身能行之則一旦爲

天子大將亦何難乎尚木今雖伏菰蘆中未發聲于天下安知無特達之遇甲兵之任今之空言不爲後之實事哉我家先世蓋多異人雖不大賢顯而好奇任俠要必有負拔與衆殊者至輿輩兄弟或

多善人而意氣平謹無復適上今尚木所爲書若此蓋其意深遠矣豈復爲文章之士循榮之儒已耶故輿隨同社諸子之後樂得而序之以附不朽云從弟徵輿敬序



左氏兵法測要卷目

一卷 凡例 大例 周禮圖說 列國兵制

列國戰陳圖記

二卷 東周天王年表 列國諸侯年表 晉楚

執政年表 歲星圖說 列國輿圖

共二卷

一卷 隱公桓公至莊公二年

二卷 莊公三年至僖公四年

三卷 僖公五年至僖公二十二年

四卷 僖公二十三年至僖公二十八年

五卷 僖公二十九年至文公十年

六卷 文公十一年至宣公十一年

七卷 宣公十二年至宣公十八年

八卷 成公元年至成公十一年

九卷 成公十二年至成公十八年

十卷 襄公元年至襄公十年

十一卷 襄公十一年至襄公十九年

十二卷 襄公二十年至襄公三十年

十三卷 昭公元年至昭公十三年

十四卷 昭公十四年至昭公二十一年

十五卷 昭公二十二年至昭公二十六年

十六卷 昭公二十七年至定公五年

十七卷 定公六年至定公十四年

十八卷 哀公元年至哀公九年

十九卷 哀公十年至哀公十五年

二十卷 哀公十六年至二十七年

共二十卷

卷目 畢

凡例

華亭宋徵壁尚木述

一左氏宜列學官。以其耳目相接。羽翼聖經。劉歆發憤。固爲首功。但二百四十餘年。事既繁雜。詞亦浩瀚。是非得失。何可勝陳。茲獨取列國兵事論斷之。任其蒙心。聊率管見。譬弋飛蟲。十不獲一。因名測要焉。

一左氏同於六經。世所共珍。但徒耽玩文詞。意不在遠。遂使意因詞匿。事緣文掩。予所取舍。則異於是。刪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一 十

其繁縟。獨存猷畧。較舊本稍爲徑省。一列國兵事。如侵伐攻圍。有傳直載本事。別無義類者。又有事體瑣屑。本無關係者。又有本事既詳。別復旁出者。予悉不載。惟吳越始末。詳於國語。予因節其大畧。隨事附見。補所不逮云。

一杜征南最號知兵。自言有左氏癖。然猶一生精力。竭於左氏。予於左氏。向非服習。適丁丑仲夏。同徐子周子。泛舟虎溪。感念時艱。太息良久。因追論往古名

將。皆於左氏考究原流。惜左氏兵法。未覩善本。以予多暇。屬予研討。不揣迷謬。妄爲論斷。未能推測意理。審識指趣。而欲斷然自成一書。行遠垂久。難哉。

一任宏列兵事爲四種。衛公分爲三等。推其本旨。詎易言窮。且古之將相。或繇天授。或遇良師。故能洞曉兵機。預審成敗。予身既卑賤。質復愚魯。兼以體弱。善病。日理醫藥。誠無士行運甕之勤。惟切安仁白髮之嘆。躬耕南畝。局促轅下。高山大川。遠隔千里。奇材劍

客。不交一人。徒以愚頑之心。撫已朽之成跡。鴻鵠翔翔。猶循戴澤。管人所爲。致譏於臆論也。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一 二

一左傳兵事。大抵皆是車戰。間用徒兵。未嘗載騎。以春秋尚沿周制。兵貴精少。未若戰國盡數調遣。且巧拙殊製。前後異宜。援古証今。疑非適用。但左氏爲兵法之祖。自不可廢。如河流曲折。必溯崑崙。而變化則存乎人哉。

一左氏向有杜林合註。稱爲善本。然杜實淵深。林殊

淺鄙。所存多寡。自難一概。若夫詞本顯白。不煩詮解。意涉旁岐。無關大義者。槩從刪削。既使理義炳朗。復今文詞連貫。亦閱者之一助。

一左圖右史。古人所重。故東周天王年表。列國諸侯年表。晉楚執政年表。皆所未備。乃爲補作。至於列國總圖。車步陳法。歲星雜說。俱爲詳核圖畫。冠之卷首。又摭撫本傳義例。加以裁斷。爲左氏大凡數則。共爲二卷。合兵法測要共二十二卷。若夫春秋因乎魯史。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一。三 劍閣齋

前後悉遵編年。其無兵事者。則闕焉。一長夏郊居。余墨守丘明家。伯氏子建。論斷國策。伸紙率筆。各抒所見。適 省公先生見之。過爲推獎。友人閻公聖期。同棲隴畝。素諳天人。遂詳加評騭。闡明指要。事或切今。議皆獨發。得其意理。洵能益智矣。一役將告竣。西銘張太史惠寄左氏兵畧。因復采取數則。補所不逮。自慚陋詞。匪云謀野。無裨實用。何當懸之玉帳。勒諸金版。聊供識者嗤笑而已。

一內史姜神超先生。極稱經武淵源一書。予以神超先生。胸羅武庫。而李見羅先生。當年用兵如神。因從友人處借觀。披覽之餘。使人爲之流連矣。

一予從聞公臥子之後。選輯名臣經世編。上自弘永。近至隆萬。凡名公鉅卿。約有三百餘家。人文之盛。掩前代其謀猷。載自本集者。皆爲博采。兵農禮樂。總歸切要。異同詳略。煥若神明。固一朝之鉅製。時之良書也。但敝邑編亦見聞有限。惟冀海內名賢。惠而教我。國華家乘。總祈藏寄。倘祕本可念。不敢沉軼抄綴訖事。便當盥手拜璧。

左氏大例

華亭宋徵璧尚木節要

各公

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

註曰。命者國之大事。政令也。承其告辭。史乃書之。于策。若所傳聞行事。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于典策。此蓋周禮之舊制。

左氏大例

卷之一

四

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註曰。爲經書次例也。舍宿不書輕也。

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

註曰。堅而有備。各得其所。成敗決于志力者也。

大崩曰敗績。

註曰。師徒撓敗。若沮岸崩山。喪其功績。故曰敗績。

得雋曰克。

註曰。若大叔段之比。才力足以服衆。威權足以自

固。進不成爲外寇強敵。退復狡壯。有二君之難。而實非二君。克而勝之。則不言彼敗績。但書所克之名。

覆而敗之曰取某師。

註曰。覆謂威力兼備。若網羅所掩覆。一軍皆見禽。制故以取爲文。

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註曰。襲者掩其不備。

左氏大例

卷之一

五

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註曰。雖夷狄俘擒。不以相遺。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

註曰。謂進退在已。

凡勝國曰滅之。

註曰。勝國絕其社稷。有其土地。

獲大城焉曰入之。

註曰得大都而不有

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註曰衆散流移若積水之潰自壞之象也國君輕走群臣不知其謀與匹夫逃竄無異是以在衆曰潰在上曰逃各以類言之

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

註曰與謀者謂同志之國相與講議利害計成而行之故以相連及爲文若不獲已應命而出則以

左氏兵法例要

卷之一

六

外合爲文皆據魯而言師者國之大事存亡之所繇故詳其舉動以例別之

凡書取言易也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註曰不用師徒及用師徒而不勞雖國亦曰取

用大師焉曰滅

註曰敵人距載斬獲俘馘用力難重雖邑亦曰滅

弗地曰入

註曰謂勝其國邑不有地

凡獲器用曰得

註曰器用者謂物之成器可爲人用者也

得用焉曰獲

註曰謂用器物以有獲如俘爲戰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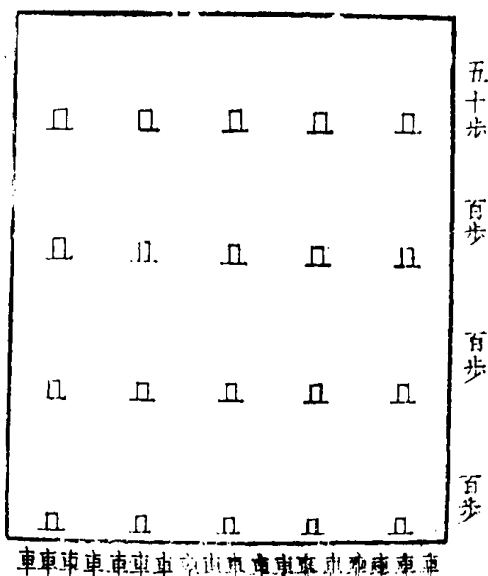
凡傳大例皆爲釋經而發此不載經文而載傳大凡者要以傳本翼經譬之經律也傳條例也得條例而後可以斷獄詳傳與春秋之大例而後可以考事之是非得失故雜采左氏之文條列之而先後則以傳爲準焉使讀者展卷而二百餘年之兵事已識其大端矣

左氏兵法例要

卷之二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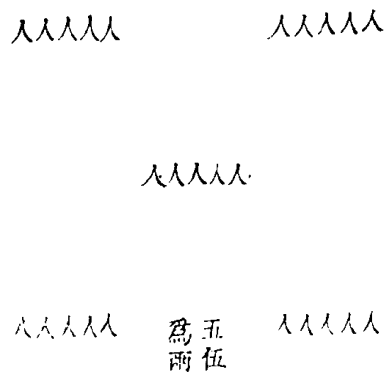
圖表立閱大禮周



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振整其衆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陣。一字平列以爲陣如戰之陣。辨鼓鐸鐃鏡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中夏教茭舍。草止之也如振旅之陣。羣吏撰車徒。撰擇兵車步卒讀書。述事爲書契。合驗爲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而蒐之法。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

都謂孤卿之位載檀鄉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旗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而蒐田之法中冬教大閱前期先大閱之期羣吏謂鄉師以下戒衆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除去田草立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第一表也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錫鏡各帥其民而致致之大司馬質明天正明弊什也旗誅後至者什旗而後至者誅之乃陳陳司馬車徒步兵如戰之陣皆坐使坐聽誓羣吏聽誓于陣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秦氏去法則事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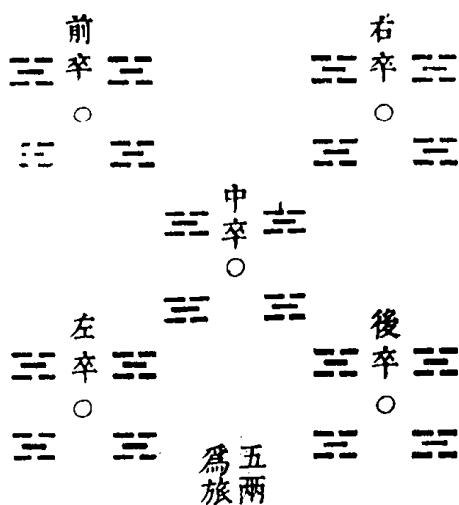
圖兩爲人五十二禮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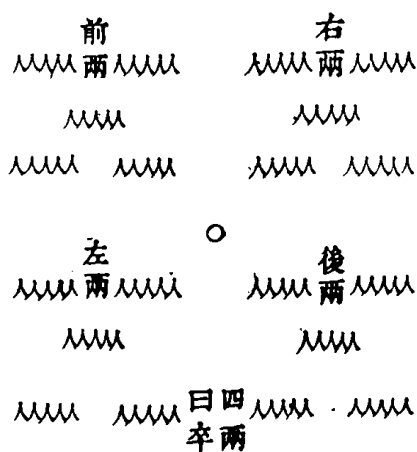
圖伍爲人五禮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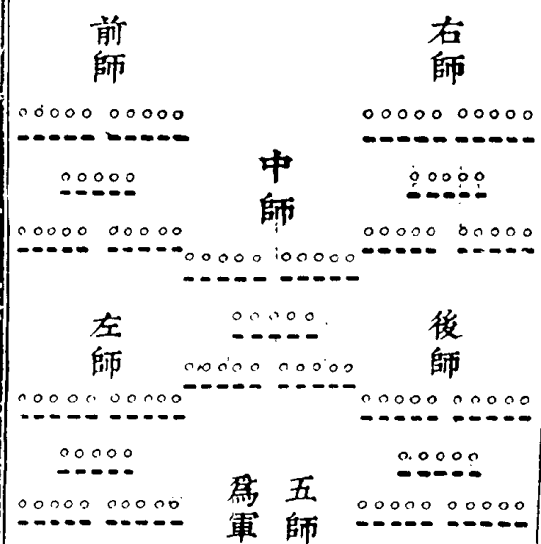
圖旅爲人百五禮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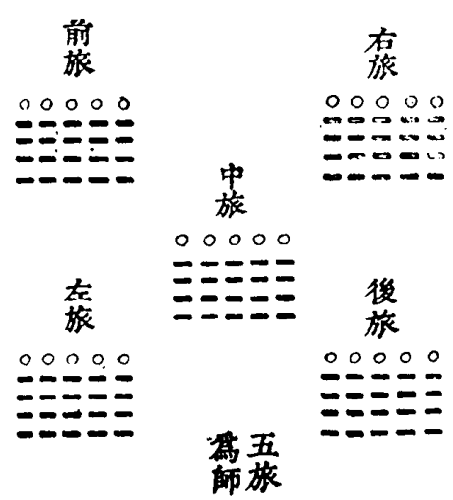
圖卒爲人百禮周



周禮一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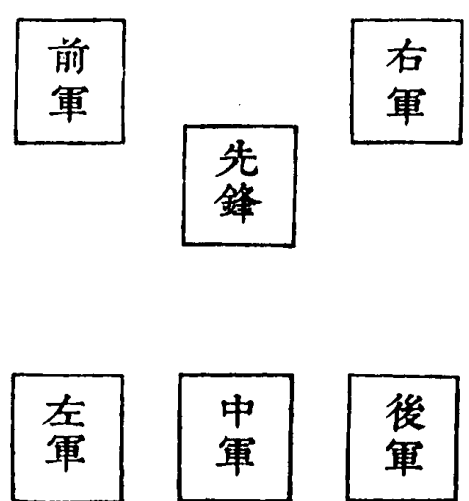


周禮二千五百人為一師圖



左氏兵法測軍卷之十一

周禮天子六軍師圖



左氏兵法測軍卷之十二

周禮

軍伍之制
陣法不載

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

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

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

田獵功
力之事

以比追胥

捕盜
捕賊

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

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

二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一人凡起徒役毋過

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

獵也

與追胥竭

盡作也

大司

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

左氏兵法制要

卷之一

古

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

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

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

為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農兵陣記

農兵之陣周公封建之所作也夏商制軍天子六諸

侯三次國二小國一周公因之體國經野其制更詳

小國子男地方五十里田一鄉一遂鄉遂之民各萬

二千五百家次國伯地方七十里鄉遂倍之民倍之

大國公地方百里鄉遂三之民三之天子地方千里

鄉遂六之民六之軍之等視鄉焉卒之數視民焉以

是為差凡四時皆有教春以蒐田教辨鼓鐸錫鏡之

用夏以苗田教辨夜事之用秋以獮田教辨旗物之

用冬以狩田教辨車騎戰陣賞罰之用皆不同也凡

教閱地三百五十步並表四行平列行陣不示人左

右中前後之分凡平居五家為比比有長五比為閭

左氏兵法制要

卷之一

五

閭有胥四閭為族族有師五族為黨黨有正五黨為

州州有州長五州為鄉鄉有卿有事以比人為伍同

伍為列比長為公司馬以閭人為兩同兩為拒胥為

兩司馬以族人為卒百卒同一車族師為卒長以黨

人為旅同旅五車為一隊黨正為旅師以州人為師

同師二十五車為偏州長為師帥偏將是也以鄉人

為軍同軍五偏為陣命卿為軍將一陣之大將也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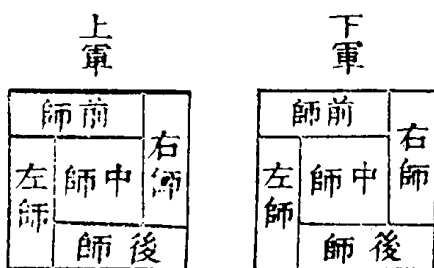
兵於農此之謂也一軍者獨二軍分上下三軍中以

奉公左右為二拒六軍前右為拒中為先鋒左為備
後為殿中以奉天子六軍皆為正奇兵在正軍之
外從兵又在奇之外此皆不載之法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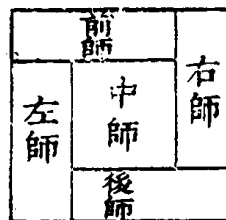
周兵制圖

王	上公	六鄉六遂	六軍	七萬五千人
大國	上公	三鄉三遂	三軍	三萬七千人
次國	侯伯	二鄉二遂	二軍	二萬五千人
小國	子男	一鄉一遂	一軍	一萬二千人
伍	五人	伍長公司馬下士	一軍伍長二千五百人	六軍共一萬五千人
兩	五十人	兩司馬中士	一軍兩司馬五百人	六軍共三千人
卒	百人	卒長上士	一軍卒長一百二十五人	六軍共七百二十五人
旅	五百人	旅帥下大夫	一軍旅帥二百五十人	六軍共六百二十五人
師	二千人	師帥中大夫	一軍師帥五百人	六軍共三千人
軍	五萬人	軍將卿	一軍共六卿	六軍共六卿

圖陣軍二國次禮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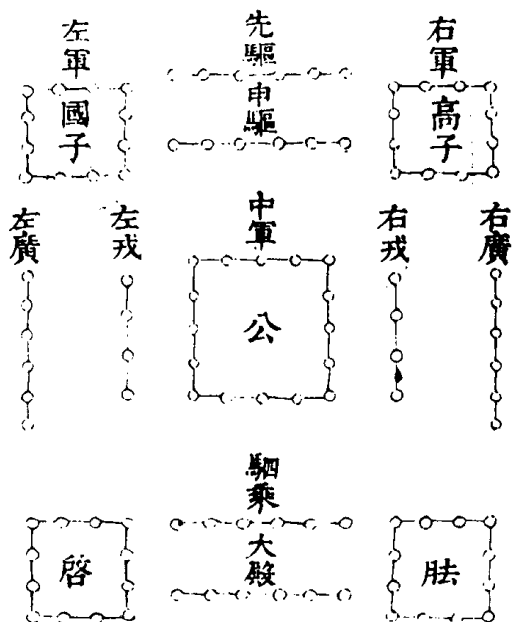


圖陣軍一國小禮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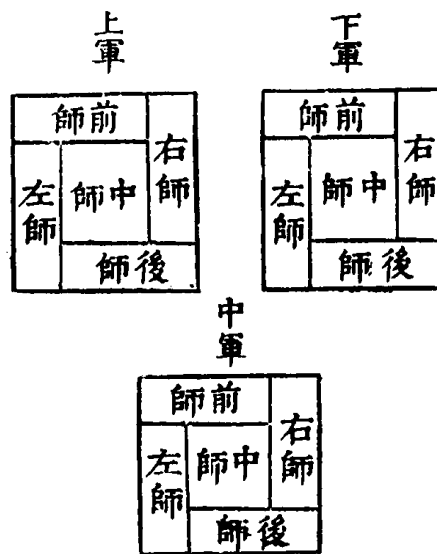
末

圖陣政內仲管



九

圖師軍三國大禮周



齊桓公任管仲。作內政以寓軍令。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饗^同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一

辛

內政陣記

內政之陣。齊大夫管仲。霸天下之所作也。齊始從周。制作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車三百五十乘。一軍二偏。一偏二十五車。一車卒百人。一卒分爲四兩。一兩分爲五伍。管仲至是乃更之。制國三萬人。車六百乘。一軍各五旅。一旅小戎之車。各四十乘。一乘卒五十人。五十人分爲十伍。以爲三軍。中軍公帥之。左軍國子帥之。右軍高子帥之。別有卒一萬。車二百乘。爲奇兵。比周制雖有不同。其實皆起於五也。厥後莊公伐衛。有先驅。申驅。啓。肱。廣戎。駟乘。大駟等。八陣之說。無非管仲之遺制。其獨無三軍之正者。恐傳者之記失其詳也。蘇軾之論。乃謂周制一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則其陣繁而且曲。管仲欲以歲月取天下。務爲簡略。速勝之兵。一軍一萬人。則其陣如貫繩。如畫棊。疏通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此不足與論齊兵也。蓋三軍者。受之於君者也。先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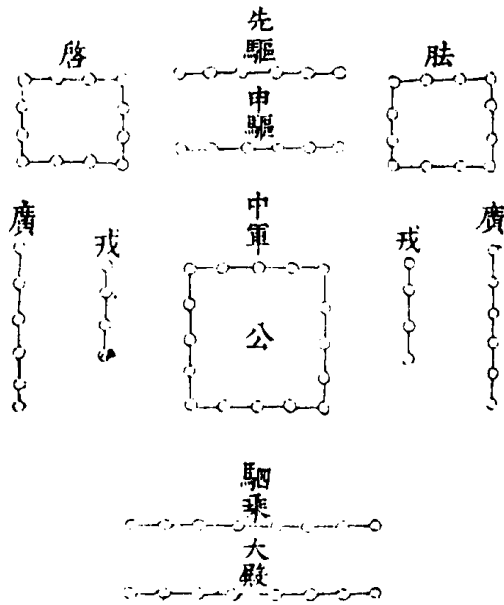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一

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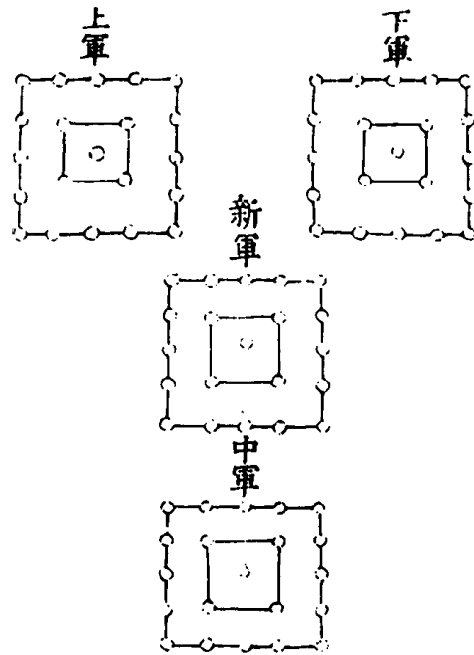
申驅大駟駟乘啓肱戎廣此則將之所自出者其陣之奇孰過於管仲若其陣若貫繩若畫棋何足以爲陣安能以伯於諸侯哉

齊莊公伐衛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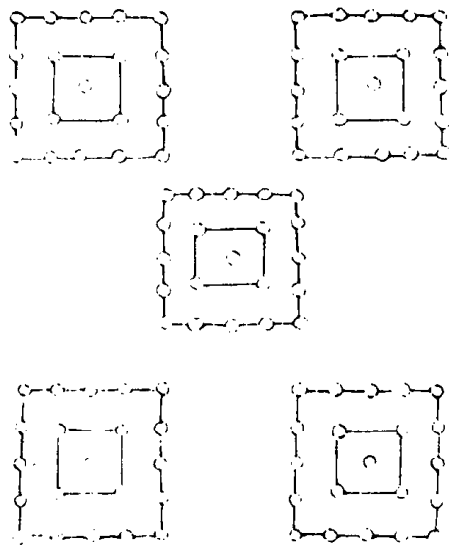


秋齊侯伐衛先驅前鋒駟乘御王孫王孫揮爲先御召揚爲右爲先驅王孫申驅次前軍名成秩御成秩御恒恒爲申驅申鮮虞之傳傳擊申鮮虞之恒車曹開御戎曹開御莊晏父戎爲右爲莊公貳廣爲公副上之登御刑公刑公爲二廣帥虞蒲癸爲右爲廣刑公啓左翼牢成御襄罷罷師襄罷師爲左翼狼狼疏爲右爲左翼襄肱肱爲右翼商子車御侯朝侯朝爲爲御爲御栢跳爲右爲右翼侯大駟後軍商子游御夏爲御之禦之禦冠冠崔如爲右爲後軍夏之庸之越名駟乘駟乘四人共齊侯自衛遂伐晉取朝朝歌爲二隊爲二隊爲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焚庭焚庭成郕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

晉四軍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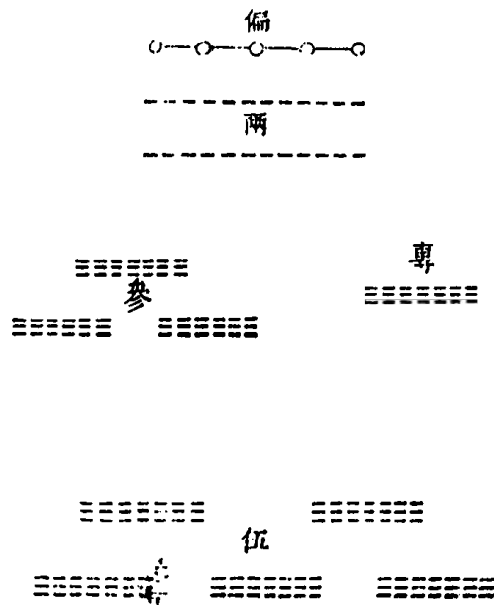
晉五軍陣圖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一

五

晉崇卒陣圖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一

五

晉荀吳伐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用。以。共。車。陣。之。理。困。諸。阨。又克。用。地。利。請皆卒。自我始。魏。舒。先。去。車。乃。毀。車。以。為。行。陣。五乘為三伍。解。五。乘。之。卒。令。分。為。步。隊。三。陣。為。五。陣。以。相。離。步卒四陣。兵車一處。兩於前。前二伍於後。五隊。專為右角。右。地。勢。險。參。於。左。故。三。隊。偏。為。前。拒。車當前。以誘之。為。敵。散。之。陣。翟。人。笑。之。未。陣。而。薄。之。大敗之。

崇卒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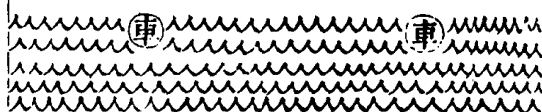
崇卒之陣晉卿中行穆子所作也。晉舊法用周制五人爲伍，十伍爲兩，百人爲卒，二十五乘爲偏。每攻守二乘卒百人，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角一隊，右角一隊，守車二千五百人，爲廐養樵汲炊爨守裝之用。凡興兵十萬，用車輕重各一千乘也。荀吳伐無終，大鹵之地，阨而險，始舍車爲步步，如車布，蓋一伍五人，分左右前後中五方而立。一兩二十五人，亦分左右前後中而立。方各一伍也。一車甲士三人以居中，九十七人分居左右前後方各一兩也。五車爲隊，車之布如卒之布，二十五車爲偏。偏之布如隊之布，五偏爲陣。陣之布如偏之布，毀車爲行，雖不用車而車法在其中。故其卒分爲五陣，以相離，各居一處而疏列之，卽一偏之法也。蓋車法起於步法，而步法不外於車法焉。其前兩後五左參右專陣之衆寡不同者，實因地形險夷之便，而增損其數，出於一時之權宜也。

李氏兵法測要

卷之一

主

圖法列布車兩陣麗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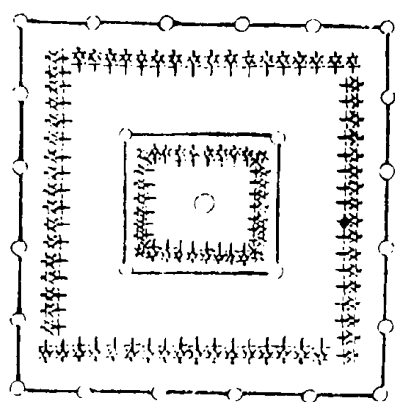


李氏兵法測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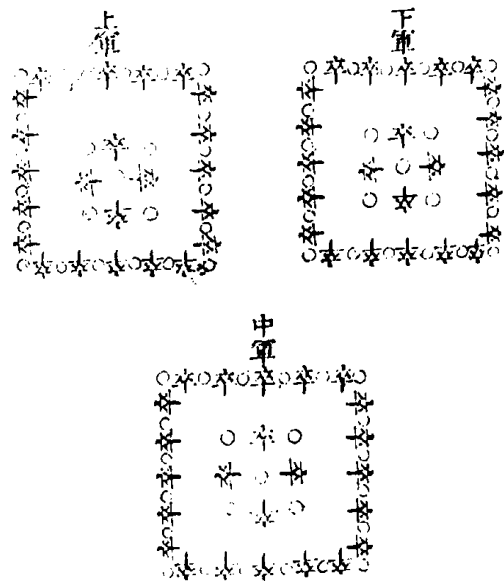
卷之一

主

圖陣麗魚列布車五十二



鄭魚麗三軍陣圖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一
王奔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右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於鄭伯為左拒。右軍結為方陣以當蔡人。衛人曰。陳亂而不整。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救。固將先王卒而奔。既而三軍萃於王卒。可以集事。鄭伯從之。使曼伯為右拒。蔡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為中軍。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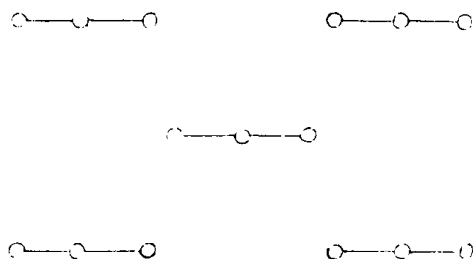
於繻葛。命二拒撾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而攻之。王卒大敗。

魚麗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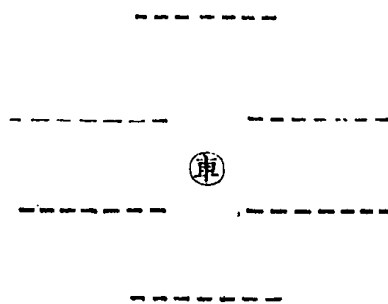
魚麗之陣。鄭大夫子元之所作也。鄭為大國。其賦三軍。一軍五偏。一偏五隊。隊五車。五偏五方。而立為方陣。以偏居前。以伍承偏之後。彌縫之間。如魚隊之附。故名為魚麗。陣按周制而為者也。周制五車為一隊。二十五車為一師。一百二十五車為一軍。鄭不稱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一

師而稱偏。一師各當其一面。故也。周以百人為卒。一卒分為四兩。兩各二十五人。四面環車而立。以車甲士三人為中。兩各當其一面。戰合用奇。而車出則卒分列車之兩傍。隨車而進。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其法同也。但鄭人好奇其名。而目之魚麗。如宋華氏鵠陣。鵠陣皆此義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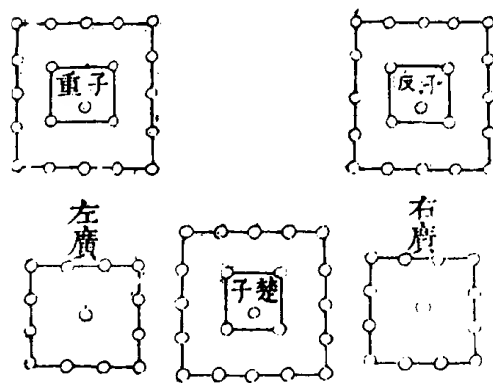
圖法偏為乘五十楚



圖法列布乘一軍楚



圖陳王武楚



乘十四關游將黨潘

楚武子作荆尸以伐隨授師子。子餘屬楚人至此方制長兵以立陣法莊王霸強克庸戎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三軍以為正軍二廣以為親戎。廣兵車名左右各十五乘闕以為游兵。游兵主往來至補缺廣有一卒。為卒百人卒偏之兩。上軍左拒一說二十五人為兩於陣則分為二拒。右軍右拒以上言卒伍調卒商農工賈不敗其業卒乘輯睦不奸於事。調卒有法如此軍行右轅。軍出行在途則右右追聲。前軍葉草為號前茆慮無。前軍戴茆於首慮敵中權。左軍急追而進

中軍至，權衡後勁。後軍至，堅勁為殿。此以爲進止。言軍行在途之法。行軍之翼日，則輜重至。輜重去大軍之後，只一日。

楚武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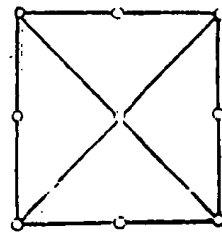
荆尸之陣，楚子武王霸天下之所作也。楚自若敖蚡目之世，皆楚軍路，柴簾縷衣，以啓山林。至武王始爲軍政而備於莊公。荆楚地尸陳也，故號曰荆尸。其法五十人爲兩，百人爲卒，十五乘爲偏，以其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車各一卒一兩焉。上中下三軍，中軍以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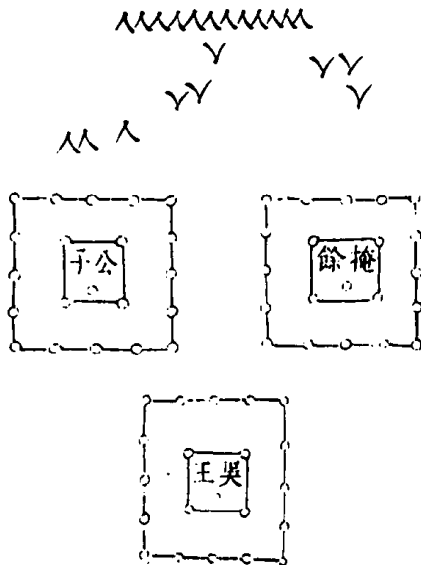
三

奉公上下分左右二拒，蓋方陣也。公有親戎，分爲左右二廣，一廣各一偏。陣後別有游闕四十乘，行則前軍爲先鋒，戴荊爲號，慮敵有無。右軍次之，挾轅爲戰備。中軍主節制，如懸權。左軍次於中軍，見地有菱草，知前軍見敵也。急追而進以相應。後軍聞之，勁然以毀其後，卽行次之間，而陣立成矣。

吳九乘爲偏法圖



吳鷄父陣圖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一

三

吳人伐州來。楚楚遂越帥師及諸侯之師敗之。吳人禦於鍾離。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鬻壯而頑。夏曆年難鬻與許蔡疾楚政。三國皆怨楚七國同役而不同心，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摧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示後者敦陣整旅吳子從之，戰于雞父。吳以罪人三千。去備薄威指此先犯胡沈，與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一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一

陳爲三軍以繁於後。敦陳整旅即此中軍從王公子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因從不習戰三國爭走而亂。吳師擊之，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俘，使奔許與蔡。頤曰：「吾君死矣。」師噪而從之。三國許蔡奔楚師大奔。

雞父陣記

雞父之陣，吳公子光所作也。吳舊無車乘，三軍皆步兵。其法三萬人爲三軍，一軍一萬人，分爲百行，一行

卒百人行，頭皆用官師，擁鐸持戟，建肥胡之旛，奏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旗提鼓，挾經也。兵書乘袍百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乘袍，萬人以爲方陣。中軍白裳白旅，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戴白旗以中陣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裳赤旗，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裳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黑。吳制軍容如此，其無詭形，愚情分合變化之法可知矣。又無車乘，故不敢抗於諸侯也。巫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一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一

臣怨楚以楚之一卒適吳，舍其偏兩之一。車一乘，卒一兩，教吳居戰，至是始伐州來。在楚車有二法：小偏九乘，大偏十五乘；小偏一乘居，中八乘裹之；中四隅爲正，四方爲奇。大偏三乘居，中十二乘裹之；中與四隅五乘爲正，四方八乘爲奇。雖一偏之寡，而奇正已具。觀雞父之戰，以罪人居先，三軍居後，以步居先，以車居後，豈非緣車制而得奇正之術耶？

齊侯爵

[illegible]

卷之二
年表

九年	公辟	無	十三	公以爲公舍立	歌聞公無	靈公	子莊弒之	而立	桓公	王終是
八年	無知	知明年卒	諸侯子開	昭公職所野立	環立	公光	而立	少子	逆陽立	年陳
七年	秋在	所	年公	易牙伐齊方所弟商	秋齊	立	莊公	茶是	生于	恒弒
六年	而	子小	牙立	納孝弒弟人	扶人立	立	眞母爲安	魯而	弟仲子	立之
五年	立	白自	公	昭昭公舍而	懿公	立	曰是	是爲	悼公	悼公
四年	年子	宮入	無	齊人	藩立	自立	兄公	是爲	子元	懿公
三年	棄公	齊是	孝公	殺無	是爲	子元	懿公	是爲	子元	惠公
二年	諸兒	爲桓	奔宋	虧而	立孝	公	昭是	爲孝	公	昭是
一年	立	公	昭是	爲孝	公	昭是	爲孝	公	昭是	爲孝

晉侯爵

慶應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三十年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	三十四年	三十五年	三十六年	三十七年	三十八年	三十九年	四十年	四十一年	四十二年	四十三年	四十四年	四十五年	四十六年	四十七年	四十八年	四十九年	五十年	五十一年	五十二年	五十三年	五十四年	五十五年	五十六年	五十七年	五十八年	五十九年	六十年	六十一年	六十二年	六十三年	六十四年	六十五年	六十六年	六十七年	六十八年	六十九年	七十年	七十一年	七十二年	七十三年	七十四年	七十五年	七十六年	七十七年	七十八年	七十九年	八十年	八十一年	八十二年	八十三年	八十四年	八十五年	八十六年	八十七年	八十八年	八十九年	九十年	九十一年	九十二年	九十三年	九十四年	九十五年	九十六年	九十七年	九十八年	九十九年	一百年
慶應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三十年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	三十四年	三十五年	三十六年	三十七年	三十八年	三十九年	四十年	四十一年	四十二年	四十三年	四十四年	四十五年	四十六年	四十七年	四十八年	四十九年	五十年	五十一年	五十二年	五十三年	五十四年	五十五年	五十六年	五十七年	五十八年	五十九年	六十年	六十一年	六十二年	六十三年	六十四年	六十五年	六十六年	六十七年	六十八年	六十九年	七十年	七十一年	七十二年	七十三年	七十四年	七十五年	七十六年	七十七年	七十八年	七十九年	八十年	八十一年	八十二年	八十三年	八十四年	八十五年	八十六年	八十七年	八十八年	八十九年	九十年	九十一年	九十二年	九十三年	九十四年	九十五年	九十六年	九十七年	九十八年	九十九年	一百年

卷之二

[illegible]

吳子爵

自太伯作吳五世至周章而武王克殷因封之吳又
十四世至壽夢而吳始益大稱王始周章終夫差凡
二十一君六百五十年越王勾踐滅之

壽榮	十二年	成六年至 哀十三年至	哀十三年至 哀三十六年	哀三十年至 昭十五年	昭十六年至 昭二十七年	昭二十八年至 定十四年	定十四年至 哀十四年
諸樊	二十五年						
餘祭	至三十九年						
夷末	昭十五年						
王僚							
闔廬							
夫差							

常成七年	在位十三	在位四年	在位十七	在位十二	在位十九	在位十五
始見春秋	年伐楚牛	用趙希有	年子生僚	年為諸樊	年與越戰	年春秋終
七年伐鄭	臣射殺之	闡使守舟	立	子光所弑	為所傷而	後越王有
在位三十	弟餘祭立	餘祭觀舟	因緇之弟	而立是辛	午大差	踐伐吳乃
時吳子	弟餘立	吳宋立		為闔廬	立	自刃死吳
諸樊立二						十

名譽

宋公爵

子姓殷帝乙長子紂庶兄微子啓武王封于宋代武庚始微子終王偃凡三十二君八百二十九年齊楚

魏滅之

[illegible][illegible]

入春子莊	公子	人伐父立	執十	曰立	之而立	立一	立	一名
秋在公馮	遊之殺	二月	立昭名	暇				頭曼

位九立
年兄
子鳩
公與
夷立

子遊
于宋
而立
聞公
弟御

歸之
在位
十四
年卒
子成

公弟
鮑是
公與
文

就是
叛臣
公王
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593
594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778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787
788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40
84

陳侯爵

媯姓舜後虞幕裔孫鬻父之子胡公滿武王克殷求
舜後封于陳以舜微時居媯始胡公滿至閔公虺凡

二十四君六百四十五年楚惠王滅之

[illegible]

左氏兵法測要

九

年楚子殺徵舒乃復封陳召公成于晉而立之

太子詹事
而公之子
子安世
歸陳人使
千敬師也
千楚公子
陽和之弟
入殺微師
公子留齊
鄭陳設營
子適父楚
滅陳於公
子招子赴
司馬陳威
五年楚黃
王弔平王
即位復封
懷太子之
子云卒陳
將方思公

太子詹事
成公之子
朝武公

蔡侯爵

武王封弟叔度于蔡監殷後與管叔流言作亂放之於郭鄰其子胡率德改行周公舉爲魯卿士復封於蔡是爲蔡仲始叔度終侯齊凡二十五君六百七十五年楚惠王滅之

[illegible]

車氏 藥法測要

父戴公子哀侯	月割股于莊公子文公	景公圖
子二十獻舞立蔡師于	甲午立申立	立
八年入世系云	華虜哀	
春秋在桓侯	侯九年	
位三十	辛于楚	
五年子	在位二	
桓侯封	十年子	
人立	穆侯聘	

世子戴靈王使朱立是公申立諸大夫終
公赦絃子康誘年冬薨之自立而殺之費無極
考世亦是年冬受公公云景公薨于滅弟悼公
少子蔡執蔡東園路世子有欲立之以端用固以國

之是為蔡悝蔡
隱太子人蔡人
後二年出宋而
楚子立立東國
隱太子一云東
子廩是國宣公
爲平公孫平公
一云平校隱太
公乃景子有故
公少子有子殺
平公子
而自立

春秋衛國年表

衛侯爵

武王弟康叔成王封于衛始康叔終衛君角凡四十
一君九百七十年秦二世滅之

魯隱公十一年至十四年
宣公三年至十四年
成公三年至十四年
襄公三年至十四年
昭公三年至十四年
定公三年至十四年
哀公三年至十四年
莊公三年至十四年
宣公三年至十四年
成公三年至十四年
襄公三年至十四年
昭公三年至十四年
定公三年至十四年
哀公三年至十四年
莊公三年至十四年

桓公
宣公
成公
襄公
昭公
定公
哀公
莊公
宣公
成公
襄公
昭公
定公
哀公
莊公

名在位八在位十
公之月衛人九年少
公之月衛人九年少
公之月衛人九年少
公之月衛人九年少
公之月衛人九年少
公之月衛人九年少
公之月衛人九年少
公之月衛人九年少
公之月衛人九年少
公之月衛人九年少
公之月衛人九年少
公之月衛人九年少
公之月衛人九年少
公之月衛人九年少
公之月衛人九年少

春秋衛國年表

卷之二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春秋鄭國年表

鄭伯爵

厲王之子宣王庶弟封於鄭始桓公友至康公乙凡
二十三君四百三十年韓哀侯滅之

魯隱公十一年至十四年
宣公三年至十四年
成公三年至十四年
襄公三年至十四年
昭公三年至十四年
定公三年至十四年
哀公三年至十四年
莊公三年至十四年
宣公三年至十四年
成公三年至十四年
襄公三年至十四年
昭公三年至十四年
定公三年至十四年
哀公三年至十四年
莊公三年至十四年

恭昭公
厲公
子儀
文公
穆公
襄公
悼公
成公
宣公
定公
哀公
莊公
宣公
成公
襄公
昭公
定公
哀公
莊公

春秋鄭國年表

卷之二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公孫

滕侯爵

文王子叔繡之後封於滕魯隱七年始見春秋其後稱子

左氏兵法測要		滕侯						魯宣十年 至成十六年
		宣公						成十七年 至昭三年
		昭公						昭四年 至昭二十八年
		文公						昭二十九年 至哀十四年
		成公						
		悼公						
		頃公						
		隱公						
	魯隱七年 二月書 癸卒子宣 公娶齊立	魯隱十一年 毛名魯文 九年宋人 執滕子嬰 齊不書卒	在位十五 年子成公 六年子悼 公結立	在位三十 五年子頃 公處母立	在位二十 三年子隱 春秋終	即位十年		
卷之一								
主								

曹伯

武王弟叔振鐸始封于曹始振鐸終伯陽凡二十五君六百三十六年宋景公滅之

魯隱桓十	莊二	閔元	僖八	文十	宣十	成十	襄十	昭十	昭二	定九	定五	定九
元年	一年	十四年	至五年	至五年	至五年	四年	九年	五年	九年	十八年	至五年	至五年
至桓	至莊	年至僖七	文九	宣十	至成	至襄	至昭	至十	至二十	四年	八年	襄八
年十一	三年	二十年	年	四年	十三	十八	年四	十八	年十七	三十	年	

想公
 莊公
 僖公
 昭公
 恭公
 文公
 宣公
 成公
 武公
 平公
 悼公
 懿公
 昭公
 靖公
 賈公

名終在位
 在位在位
 在位在位
 即位
 在位在位
 在位在位
 在位在位
 在位在位
 在位在位
 在位在位
 在位在位
 在位在位
 在位在位

生穆三十九年
 九年二十二
 二十七
 二年二十
 四年九年
 五年四年
 四年十五
 公武八年子昭子共八年
 三年子晉文七年
 子悼子驪為弟
 懿公子伯年宋
 子三子傳公班公襄子文子宣成公公執子平公午公野通所弟靈陽立景公

卷之二
 十四

車史兵法測要

卷之一

三

李氏與法測要

卷之二

齒

杞侯

姒姓其先夏禹之後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祀受封傳五世至武公入春秋始稱伯後稱子

五世至武公入春秋始稱伯後稱子

[illegible]

本氏兵法測要

卷之二

上

[illegible]

春秋邾國年表

邾子貜

曹姓其先顓頊後陸終第五子晏安苗裔周武王克商封曹挾于邾邾子儀父克始見于春秋克後九世

桓公革爲楚所併

費隱元年	莊十七年	莊二十年	文十四年	成十八年	襄十八年	昭二年	定四年
年至莊十六年	年至二十八年	九年至文二十三年	年至成十七年	年至襄十七年	年至昭元年	至定三年	至哀十年
名克在位二十八年子瑗立	在位十二年子文公遽立	在位五年子定公宣公癸立	在位四年子宣公癸立	即位十六年晉人執立	即位二十年晉人執立	在位十四年子隱公瑛立	即位十八年晉人執立
子邾	子邾	公文	公定	公宣	公悼	公莊	公隱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二

赤

年卒在
 位十七
 年子悼
 公華立
 五年子
 莊公穿
 立

明年歸
 吳又討
 邾子貜
 諸樓公
 悼之以
 祿使罷
 大夫奉
 去子莒
 以爲政
 魯長十
 年不奔
 又四年
 春秋終

春秋莒國年表

莒子爵

已姓其先出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與期於莒

魯文十八宮元年至成十四年	成十四年	至成十五年	昭元年	昭二年	至昭十五年	昭十五年
紀公	渠丘公	黎比公	與展公	著丘公	郊公	共公
名庶其魯成十四年卒一名渠丘公	在位三十一年	在位三十一年	在位三十一年	在位三十一年	在位三十一年	在位三十一年
之少子季伉立	朱鉏立一名買	弒之而自	年著丘公	卒年表云	郊公公復	卒年表云

展與復立

立至春秋

春秋薛國年表

薛侯爵

任姓其先黃帝之後奚仲封于薛夏所封在周前無

考春秋後二世齊滅之

魯隱十年至莊三十二年	莊三十二年	至定十二年	定十二年	至定十四年	定十四年
薛侯	獻公	襄公	比君	惠公	
魯隱十年書來朝莊三十一	魯昭三十一	在位二年	在位一年	卒後四年	卒後四年
年書卒	公定立	比立	入弒之襄公	秋終	

左傳與法測要

卷之二

大

春秋許國年表

許男爵

姜姓其先出自堯四岳伯夷之後周武王封其苗裔
文叔于許以續大岳之嗣春秋國小近鄭鄭滅之以
其國為倂邑後附楚楚遷之于城父又遷于白羽又
遷于葉

莊公	穆公	僖公	昭公	靈公	悼公	許公	元公
名弗魯隱名新臣魯在位三十在位三十在位四十在位十九即位十九在位二十 十一年兄莊十五年四年子昭年子靈公五年子悼年夏悼公年鄭游運八年元公 春秋書許叔入公錫我立寡立公買立歲飲太子帥師滅許卒明年春 于許魯僖止之藥而以許男斯秋終	僖公五年文六年至宣十八年 至文五年宣十七年至襄二十 六年	襄二十七年昭二十年定七年至 至昭十九至定六年哀十三年					

本國兵治測要

卷之二

十九

四年穆公
卒于師僖
公葬立

卒太子奔歸悼公
晉悼公次元公成立
于許公斯立

越子爵 附見

曹姓顓頊之後魯莊公五年書郕黎來來朝益附庸
而未爵命其後數從齊桓公尊王室王命為諸侯至
魯僖公七年始書小邾子魯襄公元年始書穆公來
朝魯昭公十七年又書穆公來朝

姒姓其先禹之苗裔少康之庶子也封于會稽以奉
禹祀後二十餘世至于允常魯昭公五年偕楚伐吳
始見春秋允常與闔廬戰而相怨伐定公十四年允
常卒子勾踐立是為越王是年吳伐越敗之于檇李

本國兵治測要

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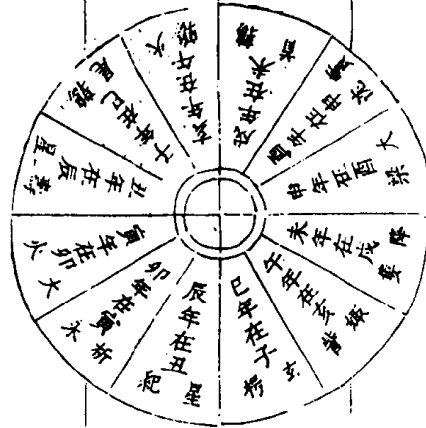
二十

春秋楚國執政年表

楚之右尹司馬之屬皆貴官也然雖爲今尹者執政

[illegible][illegible]

歲星圖說



隱元年歲在豕韋一名阪訾之口 襄十八年天
 桓元年歲在玄枵 昭十年歲在
 莊元年歲在鶉火 二十三年
 閔元年歲在大梁 超在實沈
 僖元年歲在鶉首
 文元年歲在降婁
 宣元年歲在壽星
 成元年歲在降婁

襄元年歲在壽星 生年八年歲在星紀淫于玄枵三

昭元年歲在大梁 八年使趙曰今在析木之津

定元年歲在玄枵 昭元年歲在玄枵

襄元年歲在大梁

卷之二

孔疏云十一年傳稱其弘對景王曰歲在豕韋言
 十一年歲星在豕韋也又曰歲在大梁蔡復楚凶
 謂十三年歲星在大梁也十三年距此十九年耳
 歲星歲行一次十二年而行天一周則二十五年
 復在大梁從彼而歷數之則此年始至析木之津
 而此年數在星紀者歲行一次舉大數耳其實一
 歲之行有餘一次故劉歆三統之術以為歲星一
 百四十四年行天一百四十五次計一千七百七
 十八年為歲星歲數言數滿此年剩得行天一周
 三統之歷以庚戌為上元從上元至襄二十八年
 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歲星
 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除之得積終八十二去之
 歲餘九百九十以一百四十五乘歲餘得十四萬
 三千五百五十以一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
 六為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為次餘從襄二十八
 年至昭十五年合有一千八百歲星年行一次年

有一餘以次加次得一千一十四以餘加餘得一
 百四十四餘數滿法又成一次以從積次得一千
 一十五也以十二去之餘餘次一百四十四周七
 个一百四十四年還得剩行天一周也餘七命起
 星紀算外得鶉火是昭十五年歲星在鶉火也計
 十三年在大梁十五年當在鶉首而在鶉火者驟
 餘分數滿剩得一次猶如閏餘滿而成月也以計
 五年歲在鶉火歷而數之則二十七年復在鶉火
 故此年在星紀也于十二次分野星紀是吳越之
 分也歲星是天之貴神所在之次其國有福今越
 得歲星故吳伐之則凶也吳越同分而云越福吳
 凶者以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鄭玄云天文分野
 斗主吳牽牛主越此是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凶
 案史傳所云吳越同分不言于次舍之內更復分
 星姜氏任氏共守玄枵復以何星主齊何星主薛
 也且據三統之術星紀之初斗十二度至于牽牛

初度乃爲申耳。十五年餘分始滿。則此年之初歲星初入此次。伐越在夏未得已。至牽牛。鄭之此說爲妄之甚也。

尚書攷靈曜云。木星所在國不可伐。而可以伐人。

超舍而羸。還舍而縮。出入不當其次。必有天殒。

廣雅。歲星謂之重星。或謂之應星。

星經曰。歲星主泰山。徐州。青州。兗州。熒惑主霍山。

揚州。荊州。交州。鎮星主嵩高山。豫州。太白金主華陰。

本義兵海測要卷之二

元

山涼州。雍州。益州。辰星主恒山。冀州。幽州。并州。歲

星主角亢。房心尾箕。熒惑主鬼柳星。張翼軫。鎮

星主東井。太白金主奎婁胃昂畢觜參辰星主斗牛

女虛危室壁。

杜牧孫子註準星經曰。歲星所在之分不可攻。攻

之反受其殃也。李淳風曰。天下誅秦歲星聚于東

井。秦政暴虐失歲星仁和之理。違歲星恭肅之道。

拒諫信讒。是故胡亥終于滅亡。復曰。歲星清明潤

澤所在之國。分大吉。君令合于時。則歲星光明年

豐。人安君尚暴虐。令人不便。則歲星失色。芒角而

怒。則兵起。錄此言之。歲星所在。或有福德。或有災

祥。豈不皆本乎人事乎。夫吳越之君。德均勢敵。關

關與師。志于吞滅。非爲拯民。故歲星福越而禍吳。

秦之殘酷。天下誅之。上合天意。故歲星禍秦而祚

漢。熒惑罰星也。宋景公出一善言。熒惑退移經舍。

而延王十有年。以此推之。歲爲善星。不福無道。

爲罰星。不罰有德。舉此二者。其它可知。

天元玉曆祥異賦云。歲星爲福。其占在春。白無光。

風雨總至。亦有角早。暖早。臻色黑。有非時之冷。色

青。爲應候之溫。初出小而日益。大國利之本。初出

大而日漸。小國耗之。因去其舍而所去之國爲兵。

爲飢。失地之害。之他舍而所至之地。爲慶。爲樂。得

地之忻。未當居而居。當去而不去者。皆爲福慶。未

當去而去。當居而不居者。其國凶屯。所衝之方。乃

○之○方○背○吉○向○凶○往○○往○○致○勝○也

有殃咎所在之國可以伐人又曰東方歲星名曰木精蒼帝之子大而圓明所在分野莫與之爭觀象玩占石氏曰歲星順行列宿者喜也逆行有所凌犯皆爲凶災又曰歲星順則兵宐進逆則兵宐退歲星逆行其國不可以戰又曰君令逆則歲星逆行逆行入陰內事逆逆行入陽外事逆逆行則五穀不登有逐臣郅萌又曰歲星逆行當遲而疾一次二次則主人驚走社稷危天下兵起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二

三十一

玉海三禮義宗曰歲星爲陽太歲爲陰今曆太歲不與歲星合辰大衍曆議曰太初三統曆歲星十二歲周天超一次推商周間事大抵皆合驗開元注記差九十餘度蓋不知歲星後率故也建極麟德曆七周天超一次以推漢魏事尚未差曆驗春秋所載亦差九十餘度蓋不知歲星前率故也天保天和曆得二率之中故上合于春秋下猶密于記注以推永平黃初間事遠者或差二十餘度蓋

不知戰國後歲星變行故也陳氏曰步五星之

法莫難于火莫易于木雖見伏留行逆順遲速五者皆然而前後之數惟火爲多端木謂之歲者以一暮一次十有二次而周天指諸掌而可定也夫以易推之星而見于左氏史記二家之所載則有甚難曉者焉襄二十八年其在年表則丙辰也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非梓氏之云乎辰而在丑巳而在子矣越三歲而戊午也歲在娵訾之口其明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二

三十一

年乃及降婁非裨竈之云乎午而在亥未而在戌矣逮昭之八年丁卯也今在析木之津非史趙之云乎卯而在寅矣故杜預于襄之十八年丙午也釋董叔天道西北之語而知其歲在豕韋豕韋者何亥之謂也懾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星右轉居丑單閼歲在卯星居子執徐歲在辰星居亥大荒落歲在巳星居戌加左氏之說則寅而在卯午而在亥矣如司馬之說則寅而在丑辰而在亥矣以

次推之皆不同焉。程氏曰。按三統曆法。歲星一年而行一次。一次分爲一百四十四分。其實歲星一年而行四十五分。然則每歲而剩一作一分。一百四十四年而滿本數。所以每一百四十年而超一次也。

虎鈴經五星統論云。歲星之行也。大陰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大陰在四孟及四季。則歲行二宿。行五十八宿十二歲而周天也。

法法測要

卷之二

三

史記陳餘製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項王強立吾。吾欲之楚。甘公曰。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也。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強。後必屬漢。耳走漢。

魏志註。夫得歲星者。道始興。晉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有周之分野也。高祖入秦。五星聚東井。有漢之分野也。今茲歲星在大梁。有魏之分野也。而天之瑞應並集來臻。四方歸附。襁負而至。兆民欣戴。咸

樂嘉慶。又蘇林董巴上表曰。天有十二次。以爲

分野。王公之國。各有所屬。周在鶉火。魏在大梁。歲星行歷十一次。國。天子受命。諸侯以封。周文王始受命。歲在鶉火。至武王伐紂。十三年。歲星復在鶉火。故春秋傳曰。武王伐紂。歲在鶉火。歲之所在。卽我有周之分野也。晉光初七年。歲在大梁。武皇始受命。爲時將討黃巾。是歲改年爲中平元年。建安元年。歲復在大梁。陛下受命。此魏得歲。與周文王受命相應。今年青龍在庚子。詩推度災曰。庚者更也。子者滋也。聖命天下治。又曰。顓頊受命。歲在豕韋。衛居其地。亦在豕韋。故春秋傳曰。衛顓頊之墟也。今十月斗之建。則顓頊受命之分也。始魏以十月受禪。此同符始祖受命之驗也。

載記。石季龍將伐燕。太史令趙攬固諫曰。燕地歲星所守。行師無功。必受其禍。季龍怒鞭之。黜爲肥如長進師。攻棘城。旬餘不尅。慕容皝遣子恪師胡。

法法測要

卷之二

三

騎二千晨出挑戰。諸門皆若有師出者。四面如雲。
季龍大驚。弃甲而遁。于是召趙攬復為太史令。
符堅欲有事于東南。太子宏進曰。吳今得歲不可
伐也。堅曰。往年車騎滅燕。亦犯歲而捷之。天道幽
遠。非汝所知。弗從。果敗。

華陽國志云。王濬將征吳。問靳普。今行何如。普對
曰。客星伏南斗中。而太白歲星在西方。占曰。東方
之國破。必如志矣。

本氏兵法測要

卷之二

星

南史沈攸之于廢帝之煩。欲起兵。問星人葛珂之。
珂之曰。起兵皆候太白。太白見則成。伏則敗。晉桂
陽以太白伏時舉兵。一戰授首。此近世明驗。今蕭
公廢昏立明。正逢太白伏時。此與天合也。且太白
尋出東方。利用兵。西方不利。故攸之止不下。及後
舉兵。珂之又曰。今歲星守南斗。其國不可伐。攸之
不從。果敗。

魏書世祖議擊蠕蠕。太史張淵徐辯說世祖曰。今

年巳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

兵。北伐必敗。雖尅。不利于上。世祖意不決。乃召崔

浩與淵等辯之。浩難淵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

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諸原

野。小則肆之市曹。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

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修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

飢民流。應在他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于

于文。為東。不妨北伐。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

本氏兵法測要

卷之二

星

昂。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
高車。旄頭之衆也。願陛下勿疑。後破蠕蠕。果如浩
量。

北齊書。陳將吳明徹來寇。帝勅尉破胡等出援秦

州。令王琳共為經略。琳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

歲星居斗牛分。太白巳高。皆利為客。我將有喪。破

胡軍。果大敗。

隋書崔仲方上書論取陳之策曰。臣謹按晉太康

元年歲在庚子晉武平吳至今開皇六年歲次景午景即丙避諱改也合三百七載春秋實乾圖云王者三

百年一蠲法令三百之期可謂備矣陳氏草竊起

于景子至今景午又子午為衝陰陽之忌晉史趙

有言曰陳顓頊之族為水故歲在鶉火以滅魯昭

公九年陳災裨竈曰歲五及鶉火而後陳亡楚克

之楚祝融之後也為火正故復滅陳陳承舜後皇

朝五運相承感火德而王國號為隋與楚同分楚

左氏集法測要卷之二

是火正午為鶉火未為鶉首申為實沈酉為大梁

既當周秦晉楚之分若當此分發兵將得歲之助

以今量古陳滅不疑

舊唐書夏侯端知玄象說高祖曰金玉床搖動此

帝座不安參墟得歲必有真人起于實沈之次高

祖果應之

又薛仁貴大非川之敗歎曰今年歲在庚午軍行

逆歲鄧艾所以死于蜀吾知所以敗也

宋史張永德明天文術嘗與僚佐會食有報遼兵

寇州境者永德用太白萬勝訣占之語坐客曰彼

雖以年月便利乘金而來反值歲星對逆兵家大

忌必敗未幾折御卿捷報至

附絕越外傳記軍氣篇云一五九西向吉東向敗

亡無東二六十南向吉北向敗亡無北三十七一

東向吉西向敗亡無西四八十二北向吉南向敗

亡無南此其用兵日月數吉凶所避也舉兵無擊

左氏集法測要卷之二

大歲上物卯也始出各利以其四時制日是之謂

也

困學紀聞曰嘉定中日官言五福大一臨吳分真

文忠公奏漢之肇造以寬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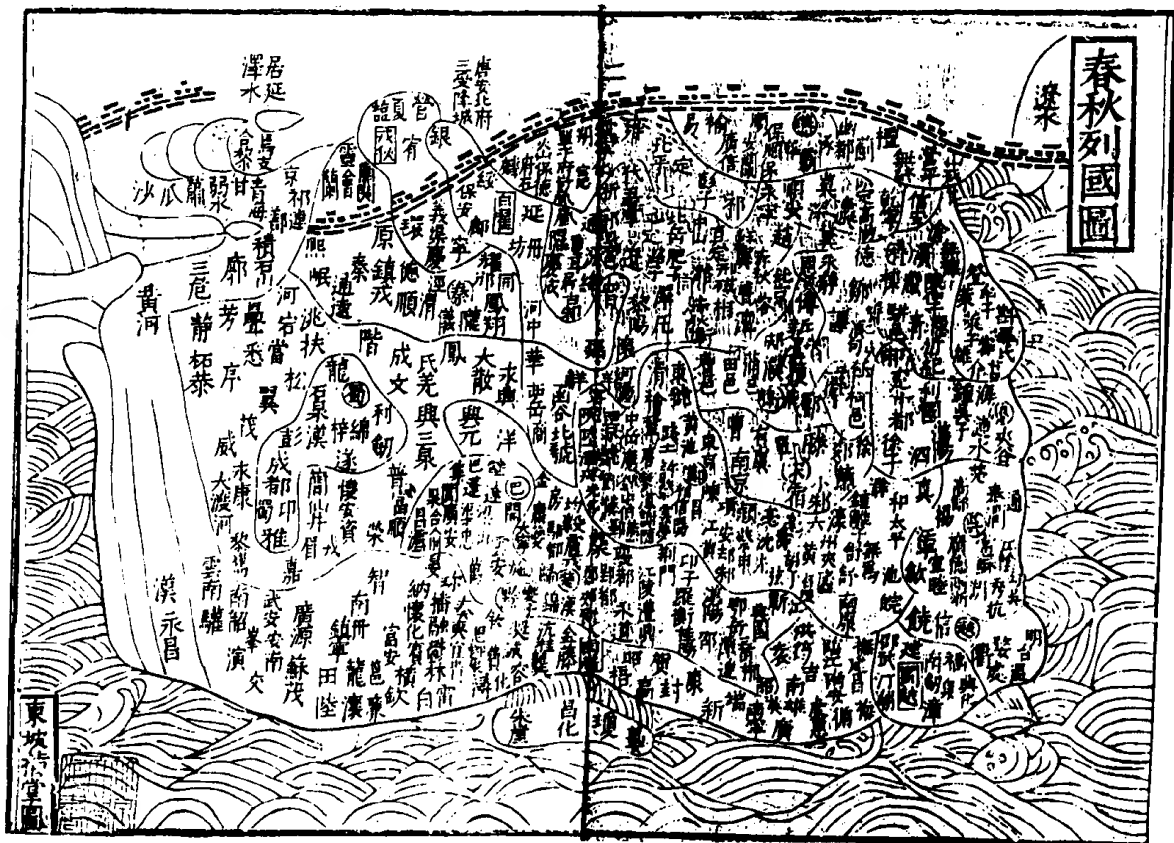
聚井晉之卻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臨吳

又云歲星為陽右行于天太歲為陰左行于地十

二而小周添翁云歲星在天歲陰在地天官書曰

歲陰在攝提格歲星在星紀歲陰在單閼歲星在

茲楊自嘉祐丁酉驗之多差近年尤甚歲星常先
 月餘邇年以來常先一百二十餘日愚考大衍曆
 議曰歲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一百二十餘年
 而超一次戰國後其行寢急至漢尚微差及哀平
 間餘勢乃盡更八十四年而超一次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一

陳眉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乎遠閣公評閱

隱公

元年初鄭武姜生莊公及叔段。愛共叔段欲立之。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

制鄭險邑也。以叔段之勇能祖禘暴虎而又據險。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一

一 劍閣齋

邑焉難勝之矣。不得已而請京。段已失其用武之

京必肥沃之地。故夫人請之。然地不屬。則難期于得用耳。

地乎。京之衆必素為莊公用。而不為段用。故以二

百乘伐京。而京旋叛。是莊以京制段。而段不知。

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

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

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

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

不堪。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既而大叔

命西鄙北鄙貳於已。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

何無生民心。大叔又收貳以為已邑。前兩屬者今皆取以為已邑。

至于廩延。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

啓之。

周襄王即位。惠后欲立其小子叔帶。不克。其後叔

帶以翟師伐周。叔帶遂入。此與叔段相類。莊公之

難難于夫人耳。此魯昭王難難于夫人耳。

公聞其期。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

段入于鄆。公伐諸鄆。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一

二 劍閣齋

鄆。如二君故曰克。

讀大叔于田之詩。則段固鄭雋公子也。國人戴之。

夫人啓之。不太偏哉。莊公善兵。若不早為之所。而

實緩急得宜。及時而發。經曰克。傳曰如二君。難之

也。惟其難。益見莊之能用兵矣。

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

鄭人以王師號師伐衛南鄙。二年鄭復伐衛。滑之亂。衛人立滑為侯。鄭之聞而入之耳。

滑共叔段之子。必其才有足自立者。故衛為之取。

邑。而鄭以王師討衛。是欲張義聲于天下。此用兵之正也。

請師于邾。邾子使私于公子豫。豫請往。公弗許。

自其臣欲往。而其君弗許。乃有竊兵符。如公子無忌者矣。又有固請而行。若公子翬者矣。

三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

又娶于陳。曰厲嬀。其姊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

公子州吁。嬀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

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弗聽

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弗聽

兵利器也。苟非其人。則盜之以釀亂。故慎言之也。

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碏告老也。爲州吁執。

起君

古今多有父子異趣者。若郇氏父子。顏氏父子。皆

是也。可以諫其君。而不能禁其子。權勢所在。亦可

畏哉。

年四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

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

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宋人許之。於

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

東門。五日而還。石厚問定君于碏。碏曰。王觀爲可以

呼如陳。石碏使告于陳。陳人執之。而請

州吁才不如段。然衛桓之弱。不若鄭莊之能也。以

石碏之忠。誘之出境。而始圖之。無論請之陳而陳

執之。即陳入。不聽碏。亦必能以衛衆拒禦之。使不

得入矣。先武欲并謝躬之衆。而誘之使出。亦此意

也。

公問于衆仲曰。衛州吁其戍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

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

吁之出此不得已也。欲假治兵以威其民耳。夫後

世逆取順守者有之矣。吁乃逆取而逆守之也。

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

難以濟矣。恃兵則民殘。民殘則衆叛。此以差伯約

安忍則刑過。刑過則親離。夫兵猶火也。弗

戰將自焚也。虛用其民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州吁與楚靈王相類，以不義得國而皆好武，故不保其終。但楚大衛小，失之有遲速勢耳。若劉先主

之對魏太祖也，以阻兵安忍，曰莫已若是蚩尤智伯復見于今，則非其倫矣。

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

凡亂臣之無將，未有不竊兵柄者。書翬帥師，誅其

志也。

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春秋時皆車戰，步騎則始于戎狄，而後乃浸淫于中國矣。步兵輕脫，後世習用步戰，以步戰易于出奇也。惟車戰恒以正，故奇兵藏于陳內，步戰恒以奇，故奇兵藏于陳外。所謂古之奇奇于陳內，今之奇奇于陳外也。蓋步騎車三者各有長短，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當以長擊短。然又須度地勢，若岳

武穆之趣襄陽也，李成迫戰，左臨襄江，武穆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

平地，雖十萬何能為耶？
五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與成，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

齒牙骨角毛羽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不舉焉。器用，軍國之器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不舉焉。

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三年而大習，出而

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其器械，及所獲也。

禮畢，整衆而還，振整也，旅，衆也，歸而飲至，以數軍實，器械及所獲也。

伐狐擊兔，以傷大業，君子譏之。若趙武靈王變服而從胡俗，未嘗以為病者，以其有遠畧也。

鄭人侵衛牧，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

難知如陰，潛軍固難知哉。然三軍者，形也。見形而畏是為形所懾也，不虞制人，無間諜也，為制人所

敗亦非節制之師矣。節制之師，必我之體先立，雖敵入顛倒用之，而不可敗者也。

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鄭北制之人，受伯子元之軍也。六月鄭

三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衛以燕師伐鄭，借力于人，以快其忿而已。若無與

焉者，安能必燕為衛用命乎？燕必不傾國來，而鄭

則矣。師待老，燕且不能敵鄭之三軍。况制復出奇

卒，虞不虞皆敗道也。

耶。虞不虞皆敗道也。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邑為

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郭，以報東門之役。宋

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郭也，將救之。問使者曰：師何

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

其情急而其辭直，直可也，忿不可也。然求救而激

其詞，亦是深于致人戰國策士多用此術。特魯人

素弱，非求伯者，未可以權激也。

六年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

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隣，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

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

惡不可長。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

鄭亦勁國也，以鄭求成，而陳不許焉，則其失在陳

矣。此孫子論兵而曰必合諸侯之說也。

初，戎朝於周，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

聘，還戎伐之於楚丘以歸。

戎伐王之行人，而衛不能救，宜其世有戎狄之患

矣。

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

入郭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

來告伐宋，冬公會於防，謀伐宋也。

鄭莊未嘗為王卿士也，以莊之祖桓公武公為王

卿士耳。卿士可假，王命何不可假耶？君子以是譏

其矯假也。

九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

中國用車戰。北戎用徒兵也。以車而當徒。必徒不能當車。而乃懼其侵軼者。當是鄭人向未嘗與步兵相遇。故為慮患之言。欲出奇計勝敵耳。

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

非勇則不能嘗寇。非無剛則不能速去也。魏文侯問吳起。兩軍相向。起曰。使賤而勇者。前擊務於北。

本兵身法測要卷之一 九 劍開齋

毋務於得。則知吳起亦本左氏矣。

君為三覆以待之。

為伏兵三處。以待敵追躡。

兵貴專。亦貴分。特所謂分者。在先後起伏之間。布置得宜耳。凡先戰而後阨之。此兵之常也。李衛公曰。曹公前後及中。分為三覆。後人不曉三覆之義。

則戰騎必前於陷騎。游騎如何使用。夫回車轉陣。則游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臨變而分。皆曹公之術也。太宗笑曰。多少人為曹公所惑。

九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

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

制中國易。制戎狄難。以戎狄雄悍。不若中國語言嗜欲相通。柔而易馭也。然制戎狄易。制中國難者。

以四夷各有風土。各有性情。苟得其道。便可縈索在我。而中國之人。東西南北。變幻不可測也。

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大敗戎師。

衷戎師則盡入覆中。出其不意。腹背受敵矣。後者不繼。安得而不敗乎。若先主之拒夏侯惇也。一旦

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李典曰。無故而退。疑必有伏。惇不聽。果入伏中。裹戰不利。典率兵往救。備

見救至。乃退。乃知戎之敗。敗于退。不相救。而後者不繼也。通考云。為三部伏兵。祝聃率勇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二伏兵至。後伏兵起。戎還走。聃反逐。

子 34-415

之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師。

年十春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爲師期。夏

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

鄭師入郕。辛未歸於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於我。

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

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侯爵尊伯爵卑也。

人情功自己出。恒不能分以與人。此非其貪。乃其

吝也。所謂褊衷不能遣去也。若鄭之入郕入防皆

本義其法通要

卷之一 十一 劍閣齋

歸於我。可謂之不吝。

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郕。猶在郕。還駐兵于遠郊。伐宋師也。宋人衛

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從宋衛伐戴也。

批亢擣虛。力足以制我者。我應之力。不足以制我

者。不反救也。宋衛入鄭。而又欲伐戴。則欲奢而力

殫。宜反爲鄭所乘矣。

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三國之軍在戴故鄭

伯合圍之。

鄭莊苟非老於兵者。聞宋衛入鄭。將反救。不暇何

暇。乘兩敵之敝。三國之隙。哉。蓋兵事同而勢異。有

袖手旁觀而收漁人之功者。有同在行間而懷兼

併之志者。若符堅與燕合兵。退桓溫。溫退燕。亦病

乃乘其病而取之。王猛之謀。又在鄭莊上矣。

宋衛旣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師。克莊和不在衆。不和而軍。是攻之自毀。戰之自

敗也。

本義其法通要

卷之一 十二 劍閣齋

鄭伯將伐許。五月授兵于大官。公孫闕與穎考叔爭

車。穎考叔挾輶以走。子都挾棘以逐之。及大達弗及。

子都怒。古者出師必告于祖廟。而奉遷廟之主以行。廟中授車。未行馬駕。故挾輶以走。

授兵於太廟。而挾輶以相逐。豈復有人臣禮乎。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三師附穎

考叔取鄭伯之旗。蜚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

爭車之怨甚微。至殺之以修隙。不亦甚耶。若相如

于廉頗。可謂賢矣。

取叔盈又以發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也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

太宗征遼作飛梯有應募為梯首者城中矢射如雨競為先登英公指謂許敬宗曰此人豈不大健敬宗曰健即大健要是不解思量帝聞特罷之予意許非確論健者固是不可廢耳

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

左氏春秋卷之一 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使

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真於許我死乃亟去之

齊不能有許以鄭之力也魯不能有許畏齊之強也交相持而許得不亡蓋此時鄭用兵亦數矣求寵於齊而為之用命始借齊立威繼歸許市德也然許卒滅于鄭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者乎

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

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鄭假齊魯之力以克許若奄有全許諸侯必指為兵端子孫將日被兵不暇觀所云利後嗣無累後人鄭莊自度太子忽少弱矣不然寧必亞子克用始不亡耶

鄭息有違言以言語相違恨息侯伐鄭鄭伯與戰於竟息師

左氏春秋卷之一 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使

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夫小國無伐人者也然不量力雖大國且不可今息不忍悃悃之忿怒螳以當車曲直老壯之謂何孫子所云不以怒而興師不以愠而致戰殆謂此等乎

冬十月鄭伯以號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

鄭志在報復謂之忿兵。鄭為客。宋為主。以逸待勞。乃反為鄭所敗者。以宋君臣不能先料鄭必來伐。而預為之備也。

桓公

二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九月入

杞討不敬也。

不敬即為兵端。故敬者事之興也。

三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禦戎。梁弘為右。

左氏其法測要。卷之一。主。創開。

戎車逐翼侯于汾隰。驂絙而止。夜獲

之及欒共叔。

晁錯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陵阜崎嶇。積石相接。

此步兵之地。車騎五不當一。兵志曰。凡用車者。陰

濕則停。陽燥則起。汾隰者。必車之困地也。驂絙夜

獲。不能避險。故及于難。晉惠公韓原之戰。亦以車

濇而敗。宋高宗謂輔臣曰。古人用車。如驂絙而止。

之類。以是知用車于戰陳間。亦非利器。然天下安

有利害不相兼者耶。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

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

肩將左軍。陳人屬焉。

王或自將中軍。而左右軍。則用三國諸侯可也。不

必以三國之師。統於周虢二公。以將與卒不相習。

主與客不相用。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皆是敗道。足

以引勝也。

左氏其法測要。卷之一。主。創開。

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

曰。陳亂。民莫有鬪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

蔡衛不支。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

王之敗。敗在三國。而蔡衛之敗。又敗在陳。所謂攻

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也。

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

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承彌縫。

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十五乘為偏。以

有大偏。有小偏。二十五乘。及十五乘。大偏也。九乘。小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卒偏之兩。兩從其偏。先偏後伍。偏者車也。伍者步也。凡車以密為固。彌縫如魚隊之附。故曰魚麗。若蓋勲為羗所敗。收餘衆百餘人。而為魚麗之陣。不知此何所取也。蓋古之用車。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先其車。足以當敵。後歸人。足以待變。此則不分前後耳。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一

七

劉開

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旂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旂通帛為之。而賈逵以為發石。一曰飛石。說文亦云。建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砲敵。與賈同。

此車戰也。車戰結陣。仍以步卒彌縫。闕漏乃結陳之常。李衛公以為左右拒。主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故楊素與突厥戰。設鹿角為方陳。素以為自固之道。不足以取勝。乃更為騎陳。大敗突厥。蓋衛公所言。正與越公相合。衛公以先偏後伍。純用車

步而無騎。故病之也。然兵先貴為不可敗。以待敵之可勝。左右拒者。正也。先犯陳蔡者。奇也。奇不得。正雖銳而無恃。正不得。奇雖整而無功。鄭何嘗不勝耶。衛公之言。當非通論矣。考漢所以能出塞千里。致武于匈奴者。以車制不廢也。車廢則虜必不可禦。雖不能盡如古人。當稍講求其制。若吳璘、陳者。乃為得車戰餘意也。

六年。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一

太

劉開

使少師董成。正二國之成也。關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

天下利害成敗。訖不繇於已失策者。惟已自失策。而後敵人得而乘隙蹈瑕。武安君所謂自然之理勢也。

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急之則隨且連衡。緩之則自相圖也。為楚計。惟離

之而已。

少師修請羸師以張之。

石勒之于王浚。馬燧之于田悅。先為好語以驕之。

信其畏已。遂不設備。蓋不自量力。多緣其性侈也。

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隨賢鬬伯比曰。以為後圖。

少師得其君。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隨侯幸當以少師為計。故云以為後圖。

密揣人情。曲而多中矣。若司馬昭之算鍾會也。曰。

遣會蜀必滅。蜀已破亡。遺民不足圖事。中原將士。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一 九 劍閣齋

各自思歸。會若作惡。祇自滅族。不須憂也。後悉如。

所料。乃知始知終善料者。固自有巧也。

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

匿其士馬。此妻敬所以決其為誘也。若崔仲文以。

羸師誘檀讓。王世充以偽敗誘孟讓。皆詐也。

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

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今民餒而。

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

肥脂。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民和。

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

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

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此勝敵之易也。善。

戰者。勝於易勝。杜牧曰。我強敵弱。則示以彊形。動。

之使來。我弱敵強。則示以彊形。動之使去。敵之動。

作皆須從我。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一 十 劍閣齋

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

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師。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

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

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

天下有可忘者。有不可忘者。若伐戎之功。此所謂。

可忘者也。

齊侯欲以文姜饗鄭太子忽。太子忽辭。君子曰。善自。

為謀。

以為大非吾偶。則當晉文出亡。而娶齊女。受秦姬。豈以其國相敵。故各為配乎。夫以劉先主之英偉。而一娶權妹。幾為所制。後且歸吳。不返。則忽之志。慮遠矣。

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帝讀史至唐臣李抱真。李光顏列傳。未嘗不廢書。

本史書法淵要

卷之十一

主 劍閣唐

而嘆也。夫自強藩跋扈。詔今不行。君父之急。若秦越人之肥瘠。豈暇相顧哉。獨抱真馳數騎入王武俊帳中。諭以上方暴露。持武俊而泣。武俊與左右皆為感動。可不謂難哉。又其甚也。將帥至挾賊以自重。有奮身為國家滅賊者。同列至欲撓礪之。若韓弘之于光顏。乃歸名姝。教歌博。襦襦珠琲。費百鉅萬。遣使遺光顏。光顏乃大會將士。置酒引使者。姝至。則秀曼都雅。殊可愛樂。光顏涕泣謝曰。天子

與光顏恩厚。誓不與賊俱生。將卒數萬皆感泣。遂厚遣使者而遣之。有國士之風焉。此與太子忽辭昏也類。夫忽度非耦。則智奔齊急則仁。先君命則義。托父命則禮。而詩人又何譏耶。

秋大閱。簡車馬也。

穀梁以為平而修戎譏。夫仲冬大閱。詳于周制。安可廢耶。當漢明帝時。望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天子乃講武。平樂觀。稱無上將軍。而本

本史書法淵要

卷之十一

主 劍閣唐

初孟德皆與焉。豈非兆之先見者歟。迨黃巾四起。帝留心講武。而蓋勲以為寇在遠而設陳近。不足以昭果毅。意本末名實之辨。猶未之息。歟。唐玄宗之講武。驪山也。征兵二十萬。以虧失軍容。坐兵部尚書郭元振于纛下。將斬之。至宰臣劉幽求張說皆跪諫馬前。以元振推戴有大功。雖違軍令不可加刑。乃流之新州。必如是而軍政庶乎少肅矣。隨少師有寵。楚關伯比曰。可矣。譬有翼。不可失也。

年八

此謂國以一人廢興

此在謀國者機警事會之至。不可失也。孫子曰。敵人開合。必亟入之。而曹公以爲敵有間隙。當急入之也。

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蘧章讓黃。楚子

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

怒我而怠寇也。使隨人怒楚之不相。而楚人不直其君。亦有怠心也。

韓原之戰。晉臣以我怠秦奮而決勝負。而光弼之

于思明。亦以我怒敵怠而大破之。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一

圭

劍閣

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

楚師。

符融之攻壽陽也。遣吏馳告符堅。以爲賊少易擒。

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引八千輕騎兼道就融。

而反爲謝玄所敗。此猶以衆凌寡耳。若楚大國也。

大國見弱於我。必有伏焉。而少師惟恐失之。真愚

人之心哉。

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

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

此與吳雞父之戰相類。皆攻瑕之法。但唐大宗用

兵每因敵之強弱以應之。敵精其左。我亦精其左。

敵精其右。我亦精其右。未嘗左右詭避者。以將能

兵精。自能衝敵。透背反擊之耳。蓋我強于敵。使敵

不能避我足矣。我不避敵也。我與敵等。則當使敵

不能測我。乃是巧于用避。故潛易萬勝軍。正所以

爲避也。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一

圭

劍閣

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祀。隨師敗績。

若少師之言。乃是欲攻堅也。攻堅亦是一法。不可

盡非。但須自度其能否耳。若金主阿骨打聞遼主

親征。與其臣謀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不可當。不

如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衆請自効。此用激之之法

也。即前所謂怒我而怠寇也。是時女真兵僅二萬。

金主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

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集事。使右翼先戰。左翼合

而攻之。遼兵大敗。女真兵馳之。橫出其中。遼師死者枕藉百餘里。此豈非攻堅之利乎。

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少師見獲而死。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伯比盟而去之。亦是畏季梁耳。隨敗而伯比謂隨未可克。趙敗而白起謂趙未可滅。以人棄事者上也。師死而季梁在趙。括死而頗牧存。雖敵國且奈之何哉。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一

圭 劍開

年九巴子使韓服告於楚。請與鄧爲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道朔楚大夫。巴客即韓服。鄧南鄙鄧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於鄧。

若陳湯斬郢支而得漢使節。及谷吉等所齎帛書也。遐荒不諳禮義。劫客奪幣。乃其常態。

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鄧。鄧養甥聘甥帥師救鄧。三逐巴師不克。二甥皆鄧大夫。

三逐巴師。乃鄧欲急破之。而以餘力制楚耳。至不

能克。而鄧之力已疲。其志亦亂矣。

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分巴師爲二部。鬬廉橫陳其間。以與鄧師戰。而

北。

楚師橫陳於巴師中。乃示鄧以怯。若畏避鄧者。實誘其乘勝逐北。以成夾攻之勢。

以戰而北。鄧人逐之。

赤矚佯棄輜重。而鄧禹竟爲所敗。豈禹真不知兵者耶。見敵可乘之形。而誘其逐之實也。一忿炫亂。而勝負之局判也。夫詐敗者。無論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

圭 劍開

矣。真敗者。且可因敗以爲功。若慕容紹宗之討侯景。懼其衆之撓也。遍引將卒而誑之曰。我當佯退。誘梁人使前。汝可擊其背。申明戒之。及紹宗實敗。魏人以紹宗之言爲信。爭掩擊。遂大破之。勝負固無常哉。

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逐之。背巴師。巴師攻之。楚師自前逐與戰。

夾攻則腹背受敵。以巴師先攻鄧師。而楚師又承其敵也。若王霸馬武之擊周建也。賊帥蘇茂救建。

遮擊馬武。建出兵夾擊。武為茂建所敗。後茂建悉

兵攻武。武力戰良久。霸以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

受敵。遂大敗。乃知一勝一負皆係乎夾擊矣。

鄧師大敗。鄧人宵潰。

巴楚勢重。鄧人聞敗。遂不能軍。故聞風而潰也。

號叔潛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號。

夏號公出奔虞。

有辭者。其詞直也。春秋時用兵。恒以曲直為老壯。

左氏兵海測要卷之一

也。然王命伐號可矣。以臣而討其君何耶。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匹夫無罪。

懷璧其罪。其以買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

無厭也。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其池。

虞公貪而愚。已在虞叔度中久矣。以一公子遂能

伐公而出之。非得政則得衆故耳。然則公之多求

者。或不忍其偏。而姑試之耶。叔即以是為辭。以此

知其畜志久也。

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鄭公子

忽有功焉。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

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

魯秉周禮。故以五等之爵。班鄭在後。書來戰而不

稱侵伐。以明主直而客負曲耳。

楚屈瑕將盟貳軫。貳國。即人軍於蒲騷。將與隨

絞州蓼伐楚師。蒲騷。鄭邑。絞國名。州國在南郡華

必取道于郎。郎。即與四國欲要擊之也。

左氏兵海測要卷之一

莫敖患之。莫敖。楚官。關廉曰。鄭人軍其郊。必不誠。

孫子曰。凡自戰其地者為散地。深則專。淺則散。散

地。我將一其志。夫一其志者。誠也。吳子問於孫武

曰。散地士卒顧家。敵人在境。不可出戰。則如之何。

孫子曰。我軍在國。安土懷生。以陣則不堅。以關則

不勝。當集人衆。聚穀蓄帛。保城避險。遣輕兵絕其

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因而誘之。

可以有功。若能因乎地險。隱於天氣。雖野戰亦可。

也。

且日虞四邑之至也。

四邑隨絳州蒙

楚即可詐為四邑之軍。若曹公襲破紹屯。即用紹旗幟也。故謬號令與敵同服者。所以備走北亦所以行奇謀耳。

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

郊郢楚地

雖分莫敖以牽制四邑為百全之計。實見形於郊郢而潛用之於郢也。使郢聞之不為備也。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一

无 劍閣齋

我以銳師宵加於郢。

以弁下陰謀之法也

此風雨之勢也。銳師宵加使敵不測。

郢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鬪志。若敗郢師。四邑必離。楚用兵皆用衆。用衆則暇。故敵師先勞而我乘之。今用寡則銳。故王卒未濟而郢已先敗矣。

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

豈能敵十人

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郢師於蒲騷。卒盟。

而還

謂武

兵入敵境。利於速戰。敵內顧則鬪不力。我師少則無不致死。此用兵之奇也。鬪廉不肯濟師。不待卜而戰。皆欲速決也。

十二年。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杆采樵者以誘之也。

人。

小智耳。須施設巧捷。使敵不及察。亦是機警。故岳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一

辛 劍閣齋

武穆詣招討使張所。所問曰。君能敵幾何。對曰。勇不足恃。樂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

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蓋武穆素好孫

吳兵法。左氏春秋每謀定而後戰云。

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

覆諸山下。而待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

楚設伏于山下。而縱徒於山中。以餌絞人。絞墮楚

計。爭出驅楚役徒。是從楚掌握內送師也。

伐紂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謀之。李牧在深淵。多為開謀。三巡數之。

懸師伐人。主人不出。則難以速得志。唐師至霍邑。恐其堅守。太宗乃舉鞭指揮。若將圍之。以怒宋老生。老生果出一戰而擒。或誘以利。或激以怒。皆以謀致敵也。此楚師能用謀而羅亦飛耳。長目舉動不輕。故屈瑕終為所敗。

年十三 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一

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

數勝而驕。以至覆敗者多矣。

夫項梁天下之勁將也。然卿子冠軍。以為戰勝而將驕。卒情度其必敗。章邯果夜銜枚擊破之。身死定陶。為天下惜。將可不慎哉。

遂見楚子曰。必濟師。以益師。諷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

曼。鄧曼曰。大夫其非眾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

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

訓眾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入追之。不及。

楚此時已屢勝矣。我志益驕。敵謀益深。安得不敗。羅與盧戎必自度不免。而合謀以待之也。三國時操破袁紹。摧袁術。下劉表。目中已無勁敵矣。乃孫劉合心。以六七萬眾。破其百萬。豈非操狃于屢勝而驕。故敗耶。甚哉常勝之師。不莫敖恃也。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一

三 劍閣蕭

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徇。宣。其曰諫者。有刑。非不用謀也。或有謀而疎耳。

此鄧曼料其將自用也。自用則驕而復矣。

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

亂次以濟。遂至無次。此濟之患也。凡濟之道。須登高四望。預為設備。防敵半渡奮擊也。蓋涉水或潛涉。或分涉。皆使我三軍不得擾亂耳。

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

曰兩軍者。必盡分合奇正之變。

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於台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凡將之驕者。未有不敗者也。兵之驕者。未有不敗者也。但驕與勇之相去。以間知者。以為驕而不知者。且矜其壯武耳。豈能料其敗厥事哉。吳起問孫武曰。敵勇不懼。驕而無慮。兵衆而強。圖之奈何。武曰。紂而待之以順其意。無令省覺。以益其懈。必因敵遷移。潛伏候待。前行不瞻。後行不顧。中而擊之。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一

三 劍閣齋

雖衆可取

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不書地。以公後期。不及其戰。鄭人來請修好。

與人期而後則爲慢

十四冬。宋人以諸侯伐鄭。焚渠門。入及大逵。渠門。鄭城門。大逵。鄭城門。道方伐東郊。取牛首。東郊。鄭邑。牛首。鄭邑。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大宮。鄭祖廟。盧門。宋城門。

爲報宋之戰。故以此自旌其伐。

十七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爭疆界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

邊遽方至。而疆吏告急。此亦見其無能矣。內備既固。則外救宜緩待。其相持俱困。而後赴之。蔑不勝也。然若一意不救。則有公孫瓚之失矣。公孫瓚之據易京也。所屬郡邑告急。義不救也。其言曰。敵至而恃救。則自守不力。彼知外救不至。則守必固矣。其後袁本初伐瓚。郡邑知終不見救也。同時並降。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一

三 劍閣齋

本初直至易京樓下。惟曹公之令。凡城堡見圍。百日外救不至。而潰降者免。其妻子。此則內可自完。而外無絕援。良法也。

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謂焉。二者須有分別。

慎守其一者。常職也。備其不虞者。變事也。夫兵無常形。平日之所守。自以爲固矣。兩敵相對。而後一瑕釁之多也。蜀人知守劍閣。而不虞陰平。之可下。

唐人知守潼關而不虞間道之可入一處不牢則全局俱潰固當周思而預備也故咎人取譬于風寒可謂善論而裴松之以爲未足稱能

莊公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一終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一

三

劍閣齋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

陳省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乎遠閣公評閱

莊公

三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

齊欲滅紀而紀季以邑入齊爲附庸紀與齊親矣

莊公又何謀紀爲也

四春王正月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

劍閣齋

戰也楚始于此參用戰爲陳

兵車圖曰車有六等戈崇于軫人崇于戈受崇于

人戟崇于受矛崇于戟此六數也車又有六建矛

建于戟之前戟建于受之前凡兵無過三其身過

而無已則不能用又害人故戟者短長之間也短

兵以戰長兵以守兵莫健于用短也兵有刃曰戈

矛戟主刺無刃曰受主擊本朝戚繼光云短兵長

用長兵短用二語最妙

將齋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
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
命而蕩王心焉楚辭國在夷武王始僭號稱王陳兵授師志意盈滿故鄧曼以為微應之
符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構
木之下

莫敖趾高而縊於荒谷武王心蕩而卒于構木俱
一念之間而死亡隨之然以楚如是其大舉朝不
能言而一婦人斷之意眾人智識皆出鄧曼下哉
本末未津測要 卷之二 二 創開齋

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嗟營軍臨隨隨人懼行
成秘王喪故為奇兵更開直道駕橋渡水營軍築
軍壘也營軍臨隨示將深溝高壘為持久計莫
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

師徒無虧整衆而還正也除道梁嗟營軍臨隨權
也于此見臨大事整而有機

濟漢而後發喪

諸葛武侯卒于軍司馬宣王欲追之長史楊儀令
軍中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不敢迫入谷

而後發喪軍之以喪旋也不整則為人所乘矣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驪甥
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
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其及圖之乎圖之此其
時也

若趙武靈王入秦便知非人臣之度然匹夫有天
命者且不死况諸侯而僭王者耶故往古帝王之
興迫于即使其之亦自無緣而發人者數矣徒有三 創開齋天幸焉

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
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伐申還十
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專諸與荊卿術非有異而成敗相反者王僚死而
太子立為諸侯則專諸之氣壯始皇死而秦必
不亡燕必不復存則荊卿之氣怯其刺之中與否
皆我之神氣所自為也假令鄧侯杯酒之間欲刺
文王以魏莊手刃爾朱榮亦壯決也办苟強弱存亡之見一經其慮則神氣沮

喪而陰謀外泄祗以速禍矣

年八春治兵于廟禮也

師行告太廟奉祧廟之主以行若前鄭伯出師而

授兵于太廟也後苻登拒姚萇軍中載苻堅神主

每事必咨而行敵之所在舉軍哭以從之而兵亦

屢捷兵固謀于神哉故古之命將者亦于太廟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虞卿有言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

本氏兵海測要 卷之二

之有害則小國當之魯與齊共圍郕郕之降于齊

固其所也然郕後卒為魯有則于魯為近也魯欲

有郕而與齊共事非筭也

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姑

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三代以上論德三代以下論勢故有失德而興者

其勢得也有不大失德而亡者其勢失也審勢待

時為不可易哉夫待時而動又當乘時弗失時也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戌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

期成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

久戍不召非人情也清之師久而潰矣不潰則還

兵內向後世如此事者甚多此將將者所當知也

九公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傅乘而

歸戎路兵車也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公旗辟

下道以讓是以皆止自莒先入故敗齊師

旗鼓軍之表也漢將有奪纛而侯者又有大將使

本氏兵海測要 卷之二

人建旗鼓而身潛師以襲人者奪纛者奪人之心

也使人建旗鼓者所謂多方以誤之也此隨敵之

智愚勇怯而應之是在軍主耳

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

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

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

高僂使相可也公從之

鮑叔之薦仲也曰治國家不失其柄又曰執枹鼓

立于軍門使百姓加勇焉是剛其能為將相也鮑叔真知已哉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六劍開齋

斷獄期于得情得情未有不能察者能察則不待箠楚而囚之情可畢此即尉繚子所云將理也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一人而萬物皆得而制之以此理民安有不可一戰者乎

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甚視其轍跡也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

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夫人氣失雖形全而不為之用故始而盈再而衰三而竭一日之氣朝為盈晝為衰暮為竭然用之而不窮者氣也寧可以早晏為盈竭哉故范子有盡敵陽節盈我陰節之論也

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

兩軍相當無不置伏然亦有不暇置伏者周文帝本氏兵法測要卷之二七劍開齋

與齊神武皆勅敵也北邙之戰周文之軍大奔而神武不追也周文亦不置伏神武沒身以不追為恨然自是周文之失神武不追為正法也

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有真敗者有詐敗者所見乃真敗者爾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

宋齊連雞之棲也連雞勢不俱飛宋為齊援本不

欲用其衆伐宋而齊又委宋與魯不乘其交戰以
師助之故敗宋而齊旋乃同役而不同心者之戒
請擊之公弗許自零門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虎皮
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蒙虎皮取勝春秋兩見之若胥臣蒙馬以虎皮是
也嗣後田單火牛繪龍文五彩卽其遺意又其後
或驅虎豹或驅犀象卽火牛之法此則現其豎與龍也而致敗
者勝敗之數不係乎此也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二

八 創開

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媯
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
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

息媯以一婦人而滅息禍蔡蔡始終兩被兵焉迨
文王死而子元始振萬于館側至處其官旋被僇
辱禍亦酷矣

十一 夏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
薄之敗諸鄩

吳子曰陳而未定舍而未畢擊之弗疑

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萬宋大夫公古欲孫

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戲而相愧曰始吾敬子今

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

于禁敗而不死也後仲謀遣之還魏子桓令禁謁

武帝陵而密令人畫屋壁爲禁屈于敵之狀禁內

愧發憤卒雖無宋公之禍亦非御臣之道也

十四 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二

九 創開

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楚謂未成君爲敖及

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

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

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

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亡國之遺臣多有深怨子房之報韓其一也宋與

金人盟而共滅遼卒之挑金人而下汴者遼之遺

臣也此其事與蔡滅息息假手於楚相類息夫人

其亦俠者哉

十五年秋諸侯爲宋伐鄭鄭人閒之而侵宋
明年伐鄭
報宋之役

乘閒者如夜動之風惟恐人知故潛師也潛師自

無鐘鼓矣國語曰襲侵密聲爲蹇事也蹇者蹇其

無備

十六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
其數路周故命武
公爲晉侯四少一軍
減晉盡以

觀王命晉侯斯時王之威命尚行也
卷之二
十

十七夏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戊醉而殺

之齊人殲焉

一夫不可狃楚雖三戶而亡秦者必楚

十八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
多聞
則所守
約

善爲國者無溝塹而有耳目溝塹者守也耳目者

間諜也故趙克國破先零得高山遠望之便呂蒙

之于當陽必先縛其屯候渾瑊之討義武知其邊

憐不設故能深入而大敗其師李愬之入蔡州乘

其便吏不知故生擒元濟今戎來不覺已去而蹶

之是舉國若寐矣嗟乎是何寐者之多也

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縚尹之以叛圖而殺之
縚以權
權於那處
編縣東南
有那口城
使鬬敖尹之
鬬敖楚大夫
及文王卽

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

遂門于楚鬬敖游涌而逸
鬬敖不能守城
游涌水而走
楚子殺之

其族爲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
十

與巴人共事而驚其師見鬬敖軍政不肅觀其守

城游水而走則不能益可知也

十九春楚子禦之大敗于津
爲巴人
還鬬拳弗納
遂

伐黃大關敗黃師于階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

卒
文王卒子
鬬拳葬諸夕室
亦自殺也
而葬於經皇
經皇冢前關生守
門故死不失職
初鬬拳強諫楚子
楚子弗從
臨之

以兵懼而從之鬬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

刎也楚人以爲大關謂之大伯君子曰鬬拳可謂愛

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言變君明也。

奉行非常之事。而孤特行一意。無所顧忌。得自殺。

以明心者。時無奸人在人主之側也。世之降也。人

臣不幸握兵。迫握兵久而威望著。即進退以禮。人

主尚且疑之。何暇論繩墨之外耶。說者于岳武穆

也。引鬻拳為言。謂即藉口于軍中。但聞將令。不聞

天子詔可乎。雪恥成功。歸而請死。等死耳。顧為此

不為彼者。冀天心悔禍而我得從容以有為也。去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二

三

劉開

束身待命。猶不免于誅。敢為拳所為哉。惟張承業

于唐莊宗。以莊宗少長于承業。每事諮之。幾有鬻

拳之風焉。

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及惠王即位。薦

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

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

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伐王而不克者。非特理不順勢亦逆也。

二十二年。鄭伯和王室不克。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

秋。王及鄭伯入于鄆。遽入成周。冬。王子頹享五大夫。

樂及偏舞。鄭伯聞之。見號叔曰。王子頹歌舞不倦。樂

禍也。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號公曰。寡人之

願也。

臨憂忘憂。憂必及之。無故而憂。憂必及之。憂樂各

有其當也。

二十二年。春。晉命于弭。夏。同伐玉城。鄭伯將王自闔門入。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二

三

劉開

號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

分軍而入。使內不測。斯其所以克也。

二十七年。晉侯將伐虢。士蔣曰。不可。號公驕。若驟得勝于

我。必棄其民。無眾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

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

士蔣深機也。然此人主之謀。非將帥之事。李牧之

守邊。入則守保。雖無亡失。而以不能罷歸。况彼勝

而我負耶。此惟君臣同心而後可也。

號弗畜也。亟戰將饑。

亟戰則野不收。耕不獲也。夫野不收。耕不獲。而日
好。戰者。止。茲。謂。此。也。
事于兵。此管子所謂水旱之功。而孫子所謂巧久
之害也。

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王賜齊侯命。討其立子頹之罪。而以賂終之。圖伯
于天下。不願其出此也。

晉獻公烝于齊姜。生太子申生。又大戎狐姬生重耳。

左氏春秋卷之二

卷之二

十四 劍閣齋

小戎子生夷吾。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

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于公曰。曲沃

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

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晉侯使太子居曲

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惟二姬之子在絳。

晉亂擾擾數十年不靖。天所以啓重耳也。

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息。婦也。也。以。淫。事。爲。館。於。其。宮。側。

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

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于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

唐太宗所製破陳樂舞。卽寓軍容。惟衛公知之。

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

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

子元本不欲肆志于鄭。特爲此以塞文夫人笑。爲

愉快耳。

子元闢御疆。闢梧耿之。不比爲旆。子元自與三子特

幅長尋曰旆。闢班王孫游王孫喜殿。在後爲。衆車入

左氏春秋卷之二

卷之二

十五 劍閣齋

自純門及達市。鄭外郭門也。達。縣門不發。楚言而出

子元曰。鄭有人焉。縣門施于內城門。鄭示楚以開

示敵以暇。乃守城上策。城門不閉。敵自不敢深入。

孫子曰。乖其所之也。杜牧之曰。言敵來攻我。我不

與戰。設權變以疑之。使敵人疑惑。與初來之心。乖

戾。不敢與我戰也。若陽平之役。孔明晉萬人守城。

晉帝率二十萬衆。凌城將士失色。莫知其計。而亮

意氣自若。令大開四城門。懿謂亮持重而猥見勢。

弱疑有伏兵。引軍趣山。又魏將傅豎眼等率衆二萬奄至城下。馮道根開門綏服。以銳卒擊破之。唐太宗于突厥。開門以待。竟不敢入。石勒令孔萇突諸門。伏兵俱出。生擒末柸等。劉錡順昌之捷。獻浮橋五道。以供兀朮之渡。凡此者。皆以戰爲守者也。故善戰者。其城不圍。

虎符經云。凡易之。大將則令一人。領之。此皆。能通。天地鬼神之情。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譟告曰。楚幕有焉。乃止。

孫氏兵法測要卷之一

師輕而疾。自不能久。太公曰。望其壘上多飛鳥而不驚。必知敵詐而爲偶人也。又敵人旣遁。則鳥鳥喜得空營。故師曠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道。

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廐。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春秋分而晝夜等。謂之日中。凡馬春分百草始繁。則出牧于外。秋分百草枯。則還入于廐。今以春作。故曰不時。蓋馬爲軍政最要。行兵須車堅馬良。故

溫廐涼廐。安其處所。適其水草。而又網惡馬焉。以去害馬。古之重馬政如此。

三十 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秋申公闢班殺子元。闢殺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實嬰賜金。輒陳廊廡。祭遵私藏。盡與士卒。夫世之爲將者。祿奉不入。已爲盛事。若夫傾家財以賞士卒。不更難哉。去病所爲。匈奴未滅。無以家爲壯哉。

孫氏兵法測要卷之二

斯言也。

三十 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諸侯不相遺俘。

公羊以爲旗獲而過我威我也。夫比戎病燕桓公。

越險以驅戎狄。戎狄驅則中國得安。戎狄不驅。則

中國不得安。而又何病乎。

閔公

元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

不懷歸。畏此簡書。文王為西伯勞簡書同惡相恤之

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劉仁恭趙王鎔俱與晉王有隙。及燕趙被敵。皆不

待其急而救之。所以自樹黨而張其幟也。苟欲圖

霸。正自不得不救。李、大亮根本枝葉之喻也。

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風御戎。

畢萬為右。為公御也。以滅耿。滅霍。滅魏。

王始賜晉侯以一軍。今二軍而晉始強。至作四軍。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

而天子之六軍弁髦矣。

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風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

薦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

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為吳大伯。猶有令名。與其及也。

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

城曲沃而去。猶是無名。申生始當以微罪行乎。

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上大夫。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

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

大以從盈數。其必有眾。

盈滿則覆。大名難居。其德則公侯之兆也。不德則

覆。殄其宗祀而已。

二號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僞曰。無德而祿。殃也。殃

將至矣。遂奔晉。渭水。源出鳥鼠山。

舟之僞以族行。宮之奇亦以族行。亦見虞虢政綱

疎濶。

十四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大夫車。將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

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

以鶴乘軒。及臨行而與夫人繡衣。所謂劉表坐談

客耳。自是謀畧不長。魏臣崔光云。懿公好鶴。曹伯

愛雁。固是佳對。

公與石祁子決。與甯莊子矢。使守。甯速也。曰。以此贊國。

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

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先鋒。備不虞。後殿。反禦也。傳言衛侯失民。有素

雖臨事而戒。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

怯防勇戰衛之君臣自知不敵但當堅守以待齊師之救而不宜輕于決戰也

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

李晟錦帽以自表異韓世忠錦衣驄馬立于陳前

皆非特重之道故宋將殷孝祖討賊常以鼓蓋自

隨果為敵射死北齊高敖曹攻後周將獨孤信于

金墉城建旗蓋以凌陣周人盡銳擊之一軍皆沒

後周河橋之戰王思政陷陣既深被重創幾不免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二

三 劍閣齋

以著破衣敝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得脫將何可表

異哉

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

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

夷狄畏鬼故太史以鬼愚之漢人以毒矢射虜虜

中創有異咸以為漢之神靈也

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

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

以太史為向導而守國者復逃衛遂虛無人矣斯所以為僅存之國也

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強

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

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

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

千人

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

本氏兵法測要

卷之二

三 劍閣齋

士三千人以戌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

皆三百與門材

也遣之門材歸夫人魚軒

故曰兩三十兩三十匹也

小白重耳棄疾皆亡公子也衛文亦亡公子而能

以一成一旅使衛國忘亡何家國廢典彼此一律

哉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

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鄭風刺文公退臣不

民者國之本也。將者國之輔也。師潰將奔則諸侯

乘釁而起。且清人之詩。駟介二矛。左旋右抽。中軍

作好。是未嘗一刻忘武備也。失志之人。亦可畏哉。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臯落氏赤狄別種也。里克

諫曰。太子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

曰監國。古之制也。太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宣號君與

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巳。稟命

本氏兵法測要卷之二

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

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

舍之。

里克曰。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此二語者。兵

之要也。後世既立大將矣。又遣使爲監。或進止機

宜。以詔勅處分。大將受成而已。以此喪師不止一

端。可不戒乎。

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佩之金玦。狐

突御戎。先友爲右。狐突。重耳外祖父也。爲申

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罕夷。晉下軍卿也。梁

夫爲尉。羊舌大夫叔向先友曰。衣身之偏。偏半握兵

之要。謂佩金玦偏躬無愆。分身衣之半。非惡意也。兵要遠矣。狐

突歎曰。時事之微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旗表

今命以時卒。閱其事也。冬十二月衣之菴服。遠其躬

也。危難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閱之。危

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危

本氏兵法測要卷之二

則京薄。窮冬則肅殺。金性剛而寒。玦

如環而缺。離不相連屬。皆無溫潤。先丹木曰。雖盡

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亂

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奉身爲孝。不

與其危身以速罪也。有功益見害。故言

驪姬之譖申生也。曰。君盍老而授之政。使之伐翟

以觀其果于衆也。若勝翟。則善用衆矣。故勝翟而

讒言益起。孰若無功而逃乎。夫扶蘇戾太子。無可

微罪行而易。所謂儉德避咎也。夫太子之危。恒危于握兵。以唐太宗之功。而不免於讒。以肅宗起兵河北。恢復舊業。而去就之際。不無快快。其所以得全者。一當開創之時。而一值亂離之際也。帥師非太子事。誠古今篤論矣。

衛文公大布之衣。太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方百事之宜也。元年。華車三十乘。季年。乃

三百乘。華車兵車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

晉太公之告文王曰。母借人三寶。蓋農一其鄉。則國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也。而管子治國亦獨詳于兵食。管子曰。問國之伏利。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伏利。謂貨利隱蔽不見。若銅銀山及溝瀆。可決而灌漑者。問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技能。利備用者。幾何人。能利備器之用。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何乘也。章家馬。軛家車者。幾何乘。章家馬。言直有馬。軛家車。言直有車。相配以成乘。處士修行。足以教

人。可使帥眾莅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

幾何人。工之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以修城郭。補

守備者。幾何人。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年也。經也。城粟。謂守城之糧。此條更切。時用。

夫疏器。疏。謂節畫也。甲兵。兵車。旌旗。鼓鏡。帷幕。帥車之

載。幾何乘。載。謂其車蓋。疏藏器。疏。畫而可藏者。弓弩之張。弓

張者。之可以張者。衣夾。鈇。鈇。謂其衣也。鈞弦之造。鈞。弦所

戈戟之繁。繁。謂其堅固者。其厲何若。厲。謂其用何如。其宜修而

不修者。故何視。視。比也。其器宜修者。於故物何比。而造修之官。出

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出。謂其器處器。謂財

庫而為備者。起。謂其材所經口月。可起用者也。鄉師車輜。造修之具。其繕

何若。輜。謂車之有防蔽者。工尹伐材用。毋於三時。羣材

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必足。工尹。工官之長。三時。謂春夏秋。

其老而死者。皆舉之。此。謂木方生。植不堅。故不可伐。材其伐材。必以冬也。時簡稽帥馬牛之肥腩。

馬牛肥腩。及老而死者。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

皆舉之。以知其數也。

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

皆舉之。以知其數也。

皆舉之。以知其數也。

何薦草之出入死生之會幾何其數若夫城郭之厚薄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幾之也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處藏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

僖公

元諸侯救邢實大夫而曰諸侯總衆國之辭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春秋兵法測要卷之二

救兵比之雲霓自救人者師無紀律而晝夜掠所謂既蘊崇之又加火焉至寇梳兵篋而節制蕩然矣唐李晟復長安秋毫無擾岳武穆治軍民開門願納士卒無敢入者豈非訓練有素哉意斯時管仲得政連鄉軌里之制已行諸侯咸稟齊約束政今嚴肅逐狄師而狄所鹵掠者不失故傳美之夫總列國之師而能使之無私此非威信大著者不能也

夏邾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分災者分之財物若門材重錦之類是也自齊桓救邢猶存此禮後此無聞焉矣

秋楚伐伐鄭鄭即齊救也盟于犂謀救鄭也

圖伯者必以鄭之從違為準其事固始于齊也嘗見陳臥晉晉楚之爭鄭非特以其土地為中國

輻也故鄭為要卿士而寄通于周楚之爭鄭有伐

春秋兵法測要卷之二

周之志故齊晉之功為大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成將歸者也虛丘邾地因成虛丘欲以侵魯既而齊救姜氏歸喪于魯邾將歸公而敗之

曰將歸則邾已懈且怯矣要而擊之宜為所敗也

冬首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鄆獲莒子之弟挈非卿

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穀梁云公子友謂莒挈曰吾二人不相悅士卒何

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

者魯之寶力也公子友因殺之是以詐力相先而

僥倖于一擊也此非大將之道

二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

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公

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

諫且少長于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

于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冀之既病則

亦唯若故言虞報伐冀使病故今虢爲不道保于逆

旅統稍遣人分依客舍以聚衆抄晉之邊邑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

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

晉越虞而伐虢魏越趙而伐中山其事類也魏取

中山而不能有卒歸于趙晉下虢而并虞有之蓋

虞晉不敵不可以收漁人之功也虞公不自量欲

爲晉先驅蓋亦利虢之滅非專貪賄耳虞請先而

晉猶主兵可見虞貪而淺晉詐而深

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

伐虢滅下陽晉猶主兵先書虞賄故也

夫虞虢之滅唇亡齒寒之喻也然而非也唇亡齒

遂不能獨存乎嘗晉假道伐虢使虞之言曰虢苟

破滅以子女玉帛歸晉而以土地與虞則假之道

不然則否蓋越人都鄙而設之版道路中梗勢甚

不便譬之六國晉則秦也虞則韓魏也虢則齊楚

燕趙也韓魏折于秦齊楚燕趙尚可爲歲月之計

齊楚燕趙折于秦而韓魏障其間寄命于肘腋之

下豈能一日晏然哉蓋國勢強弱不同若劉裕伐

姚泓假道于魏崔浩以不假之道必代姚受敵而

石季龍約李壽中分天下龔壯不可以晉旣滅而

與之爭天下則強弱異勢虞虢之成範可戒也

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地名

漏洩兵機也夫機泄則兵失勢故陰符一合而再

離三發而一知敵雖聖智莫之能識若阿朮使海

牙來言渡江之期而伯顏不答阿朮自來伯顏曰

此軍事也可使餘人知我實乎善夫鬼谷子之言
兵也必匿端隱貌逆情而人不知故能成其事

號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號必亡矣亡下陽不懼
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

號之敗戎桑田也意失之于晉而得之于戎乎此
與越不備吳而爭盟齊晉相類故小國之君屢敗

猶可存而勝則易亡以君驕而衆疲也

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也

本氏兵法測要卷之二

三子 劍開齋

新書以號公好諛出亡而問其御曰我之亡何也
其御曰以大賢也天下之君皆不肖疾君之獨賢
也故亡號公喜據式而嘆曰賢者固若是苦耶逃
行而去遂餓死賈子之言亦滑稽之雄哉然古今
實有此事若苻堅出亡而發此嘆似不爲過也

年三 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

結江黃以制楚也江黃小國投足不能重輕而必
欲結江黃者江黃遠齊而近楚以江黃爲間則楚

之情形外露而使楚內抱危疑法曰方其疑惑可
師可服

年四 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

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

也雖馬牛風遠牝牡相誘亦不相及喻遠也

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侵蔡以伐楚則楚不及覺故曰不虞此用兵之奇
也

本氏兵法測要卷之二

三子 劍開齋

管仲對曰晉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

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

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

無隸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

包茅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

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共給昭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次于陘

楚亦勁寇。桓伏羲執言。不以王命震服之。楚不爲

屈也。

夏楚子使屈完如師。一連上退。具有深意。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

師與屈完乘而觀之。

示其壯武。志不在戰也。是將也。可以形服。不可以情服。故示之以情。伐之而勝。則足以爲威。伐

之而不勝。則不足以爲威。重之故慎之也。

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

何。對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

本。法。測。要。卷之二

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

克。

當時齊侯所恃者衆也。衆何可恃。以衆惧敵。僅可

爲不知者道。

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

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以言

夏南入江。言其險固以當城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齊桓結江黃以制楚。本是虛勢。非實勢。惟畏楚之

深故犄角以爲牽制之策也。若實用江黃則江黃

之力亦易盡矣。當時召陵已涉楚地。且自春徂夏

師旣淹久。度楚之君臣乃欲以老吾師也。師老財

匱。兵家所忌。若曹公苻堅之敗。皆是遠涉不習水

土。正所謂雖衆無所用之耳。惟齊桓節制之師亦

不易敗。而威名已著。足以懾敵。故結盟而退。得告

成事。不然亦殆哉。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

本。法。測。要。卷之二

中侯鄭大夫。當有供給之費。故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

其可也。東夷。郊。昔。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

侯見曰。師老矣。若出于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

出于陳鄭之間。共其資糧。靡屨其可也。靡。草。齊侯說

與之虎牢。邑。以鄭

尉繚子曰。患在百里之內。不起一日之師。患在千

里之內。不起一月之師。患在四海之內。不起一歲

之師。孫子曰。久則鈍兵挫銳。力屈殫貨。甚言兵宜

速也。觀申侯有遇敵而不可用之憂。濤塗有師出

陳鄭國必甚病之慮。則知雖節制之師而不能無

擾無疲所謂久而利者誠未之有矣

秋伐陳討不忠也。冬叔孫戴拍帥師會諸侯之師侵

陳陳成歸轅濤塗亦卷五前執之

陳大夫但知爲本國計不知當年伐楚之師係天

下全局本圖利國而適爲兵端故謀國者以明太

勢爲本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

三國 制開齋

晉侯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蒍爲二

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

蒍對曰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愼焉三

年將尋師焉焉用愼

驪姬欲害羣公子故云將用師然此何事而乃斥

言也

及難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較乃徇曰較

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

重耳先逃之可也若此時不較則以身試于鋒刃
是成獻公之過矣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終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

三國 制開齋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三

陳睂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聞公評閱

僖公

五
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于是江黃道栢方睦于齊。皆弦姻也。道國在汝南安陽縣南栢國名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小國之托于大國。近者可恃。遠者不可恃也。弦非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三 劍閣齋

無備。恃遠而忽近耳。楚伐之甚易。齊栢之甚難。何得不亡。

晉侯復假道于虞。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

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車牙車牙。

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文王之昭

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王季仲之母弟也。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爲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

于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能親于桓莊乎。其

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桓叔莊伯之族

晉獻公之從祖昆弟。思其偪盡殺之。親以寵偪。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

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

親。惟德是依。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

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臘祭之名言虞不及臘祭之期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

虞公用之奇。未必遂不亡。猶可少緩之也。司空馬

所云。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

年。國勢至此。不大可哀哉。智伯不用智果。而別族

爲輔氏。虞公不用之奇。而以族行。不能存國而存

其宗。忠臣之心愈苦矣。

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上陽虢國都在弘農陝縣東南問于卜偃曰。

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

龍尾伏辰。龍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口在尾。故尾星伏不見。均服振振。取虢

之旂。戎事上下同振振盛貌。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

之旂服振振盛貌。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

公其奔。鵠，火星也。黃黃，鳥星之體也。天策傳說星時。近日星微，燁燁無光耀也。言丙子平旦，鵠火中。軍事有成功也。

此皆童謠言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以星驗推之。知九月十月之交，謂夏之九月十月也。交晦朔交會。

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是夜日月也。交晦朔交會。

至旦而過在策。鵠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

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周十二月，夏之十月。

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西阿。

西榮也。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向。

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虢收。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三

也。虢收，西方白虎金正之官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

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曰：衆謂虢亡不久，吾乃。

今知之，以其族適晉。乃知天之將亡人國，未有不。

先告戒之者也。

師遷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

媵秦穆姬。

操壁牽馬，不足以爲恥。而秦秦以屈辱之，晉人過。

劍閣而嘆曰：劉禪真奴才也。當移以贈公。

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凡貪而忽名者，可貨而賂。故沛公西入武關，欲以。

二萬人擊秦軍。張良曰：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

動以利。今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

俱西襲咸陽。沛公因其懈，擊破秦軍。夫破秦難事。

也以利先之，何其易歟。

六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三

御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

之梁。

重耳在狄，而夷吾不奔狄，以兩雄不並棲。一旦入。

國先後之際，不便也。

夏，諸侯伐鄭，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待圍而城之，雖不時城，亦已後時矣。

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

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楚子退舍，武城猶有忿志，而諸侯各罷兵，故蔡將許君歸。

楚地

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
逢伯對曰。晉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
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
之。

圍許以救鄭。兵法所謂奪其所愛。則聽矣。故孫臏

告田忌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

戰。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諸侯伐鄭而楚圍許。諸

侯不得不釋鄭而救許。是楚一舉解鄭之圍而收

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三

五

劍開齋

功于許也。是使楚得操制我之勢也。夫爲諸侯計。

莫若挾鄭以要楚楚。若下許則我亦下鄭。楚若復

許則我亦復鄭。不然楚逸我勞。我反爲楚所致矣。

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于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

兢。何憚於病。旣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

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

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

能弱者必能彊。惟不能彊者。自不能弱也。于彊弱

兩無所居而卒。至于喪亡。此爲通病。鄭之殺申侯。

雖因濤塗之謗。亦以申侯本由楚而仕鄭。則殺申

侯固足以說于齊耳。

八年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驍射爲右。以敗狄于采桑。

傳言前年事也。平陽北。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

克。

以敗不相救爲無恥。然戎狄亦狡詐善設伏。從之

或墮其計中也。

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三

六

劍開齋

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

不大創之。彼不得懼也。若武侯擒孟獲而窮七戰

之威。爲一勞永逸之計。

驍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言一期之後。狄必來伐晉。

澶淵之役。寇平仲欲以策困契丹。邀之稱臣曰。如

是可百年無事。卒不聽而與之盟。後雖無事而宋

之弱形見矣。縱敵生患。則梁由靡之策爲長。

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明期年之言驗。

即何得使之不來。惟來而不能為我患。此常得中策。故突厥寇太原。封倫以擊之。而後和為恩威兼濟。若今歲不戰。明年必當復來也。

九年夏。會于葵丘。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下拜登受。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宰孔先歸。遇晉侯曰。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戎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
卷之三
君務靖亂。無勤于行。晉侯乃還。

東西南北不遑寧處。此桓之所以霸也。宰孔即以爲譏。遠畧之不知。何云修德矣。宰孔之意。乃在晉亂耳。

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里克殺奚齊于次。殺公子卓于朝。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其言多

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秦伯雖納夷吾。而私心常利晉國之亂。以天下之勢不在晉。即在秦。惟恐晉之爭霸也。

十年春秋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蘇子雖無信。而假手于狄。是以夷狄戕中國也。苟滅溫之後。聲罪而致之討。庶幾得全之道乎。

晉侯敗葬共太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曰。夷吾無禮。余得請于帝矣。將以晉畀秦。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于韓咄咄怪事。此等皆爲後世妖賊作俑。

十一年夏。揚拒泉臯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揚拒泉臯皆戎邑。及諸雜戎。居伊水雒水之間者。王子帶召之也。甘昭公欲因以篡位。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

子 34-449

曰平戎者譏之也。戎晉所欲用者也。是時晉仍失周國于東北者。周與戎古今同也。不失戎。其平戎者為戎非為周也。

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楚之滅弦也。弦子奔黃。弦滅而黃自不能免矣。

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楚丘。衛國都。郛。郭也。

設險至國都而險益微矣。然衛弱國也。不能及遠。以保都為幸耳。

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

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孟達叛魏。司馬懿討之。倍道兼行。八日至其城下。

初達與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二千里。

聞我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

城已固。諸軍足辦。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

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歎曰。吾舉事八日。而兵

至城下。何其神速也。懿攻破之。遂斬達。此皆恃其

僻遠。然新城近蜀。遠魏。黃近楚。遠齊。其地勢又不

同也。此而不備。豈足存乎。

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王子帶奔齊。前年子帶召戎伐周。故王治其罪。

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

以上卿之禮饗管仲。仲。下卿。王為加禮。以上卿之禮饗之。

齊使管子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則是晉能

得戎要領也。至悼公大收和戎之利。蓋晉居山右。

能驅使諸戎如王浚劉琨以胡戎之去留為強弱

也。

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

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

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不言位而

言職者。仲位卑而執齊政。故欲以職專之。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

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

所勞矣。

仲有大功于天下。其宜世祀也。如漢高為魏公子

無忌置守塚也。仲柄齊而執國政。使高國之鼓不

鳴仲豈不念高國為天子守乎。以霸齊而匡天下。

仲豈不念高國為天子守乎。以霸齊而匡天下。

十三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

致戍守于周。桓固勤王乎。然戎與淮夷皆來病中。

國者恒暮氣也。

齊晉并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

施而報。君將何求。言不損秦。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

秦亦其法測要。

卷之三

土

制開齊

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灾流行。國家

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

伐晉。欲為父報怨。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

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雍秦國都。絳晉國都。命之曰汎舟之

役。明年秦饑。乞糴于晉。晉人弗與。

秦伯遍詢羣臣以觀其賢否。而意實先定。蓋知惠

公忍而無親。秦欲傾之。是以晉專為怨。秦專為德。

昭烈所謂操以急。我以仁者也。晉在秦度中久矣。

安得不敗。

十五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孟穆伯帥師及諸

侯之師救徐。諸侯次於匡以待之。

救徐而次于匡。乃是畏楚而不救。往也。

秋。伐厲以救徐也。

厲在徐楚之間。伐厲則楚當害徐。而楚厲乃楚卒

敗徐者。不能知楚之情。而楚又料諸侯之必不能

有師於厲。故弗救也。

秦亦其法測要。

土

制開齊

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

徐恃救則力懈。齊畏楚則氣奪。故陳將吳明徹之

攻壽陽也。北齊王琳拒守。大將皮景和率兵數十

萬來援。頓軍不進。諸將咸以強援為憂。明徹曰。彼

結營不速進。其不敢戰明矣。于是疾攻壽陽。竟克

之。蓋馬武為茂建所敗。以武恃王霸之援。明日復

戰。霸閉營固守。示不相援。武戰自倍。乃知兵固須

援。亦時為援所誤耳。

晉侯許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號畧南及華山

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河外河南也東盡號畧從河南而東盡號畧也解梁城今

弘農華陰縣西南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

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徒父秦之掌龜卜者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

見占故據其所涉河侯車敗詰之主秦伯之軍涉河而晉侯車敗也不

解故結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三

三上蠱曰并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

必其君也於周易利涉大川性有事也亦秦勝晉之

本也今此所言蓋卜筮書雜辭以狐蠱爲

君以喻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內卦爲貞外卦爲悔

惠公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周九月

月孟秋也良爲山山有木今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

敗及韓

凡戰以固久人心皆以晉爲曲秦爲直則人心已

不固何可久耶蓋敗一也而古人有善敗若晉惠

公乃不善敗者

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

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惡其不孫不步揚御

戎家僕徒爲右步揚御

師克在和不和于軍不可以出陳

乘小駟鄭入也鄭所獻馬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

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

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

與人易臨戎畏懼而變其常度將亂氣狡憤陰血周

作張豚憤興外疆中乾狡矣也憤動也氣狡憤于外

本則血脈必周身而作隨氣張

動外雖有強形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

凡入馬必相親而後可使故吳子曰寧傷于人慎

弗傷馬固也但馬必乘產之說蓋嘗疑之如興師

伐人則人爲主我爲客豈伐秦必須秦產伐鄭必

須鄭產而後可戰耶抑大宛月支之馬越數千里

求之將安用耶是水土服習之說亦未可盡泥矣

夫遷於地而又能爲良斯爲良馬觀小駟還潭當

是馬本不佳或實未調習以之嘗試故及懼而變

遂與人易。

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闕土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言必敗，壬戌戰于韓原。

苻堅使王猛率衆伐慕容暉，暉問秦衆多少。中書侍郎樂嵩進曰：慶鄭有云：秦衆雖少，戰士倍我。衆左氏兵澤潤要卷之三

之多少，非所問也。可謂善言衆寡矣。

晉戎馬還，澤而止。還，便旋也。小，調。不調故墮泥中。公號慶鄭。慶鄭曰：懷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輅，迎也。將，獲秦伯。鄭以救公誤

之。慶鄭不知將獲秦伯，呼使救惠公，遂誤其師。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

晉獲秦伯必殺之。秦獲晉侯必歸之。天固當與秦哉？若魏主逐赫連昌而入其宮，夏人覺之，閉門而索之，將得之矣。卒緣婦人之裙，以免。赫連昌逐之。

而反爲魏人所執，其事頗與此相類也。

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反首，亂頭髮下指也。拔舍，舍止，壞形毀服也。秦伯使

辭焉。公子繫曰：不如殺之，無聚患焉。子桑曰：歸之而

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

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

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

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恐國人不從，故先賞之于朝。

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貳，代也。圉，惠公太子。

公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于所賞之衆。

矯稱惠公之命，聚國人而賞之。國人皆感私惠而

泣，以見善言之能感人。

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

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太子諸侯聞之，立活，則能自強。

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

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

此又使州長各繕甲兵。

各繕甲兵。

晉作州兵。而兵制大變。一變于內政。再變于州兵。也。州二千五百家。率一家起五人。則是一萬二千五百人。孔穎達曰。以州長管人既少。督察易精。故使州長治之。審如州兵之制。則亦幾于盡數調發矣。揣晉當日之意。以舉國之民皆為兵。是舉國而與秦為仇耳。豈知其階厲哉。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陰。陰飴甥。即呂甥也。王城。秦地。馬。秦伯曰。晉國和矣。對曰。不和。小

左傳卷之三

秦伯曰。晉國和矣。對曰。不和。小

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讐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

以德歸秦。實以怨劫秦。不反惠公。必立圉以拒之。無立圉之心。而有其勢也。

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

服者懷德。武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

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

館晉侯。饋七牢焉。戰折謂慶鄭曰。盍行乎。戰折。晉大夫也。對

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

臣。行將焉。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

歲。晉又饑。秦伯又餽之粟。信非。曰。吾怨其君而矜其

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

冀乎。結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

司焉。征。賦也。秦置官司。以征河東之賦。河

秦欲服役晉。故其置君也。置所不堪者。其立文公

不得已也。迨子圉逃歸。必將背秦。是以召文公納

之耳。當惠公之獲也。秦寔欲歸之。雖無呂甥之辯

必不更置君明矣。

十六年。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伐厲以救徐。無功而還。是與之期。而敵不來奔命

也。

秋秋侵晉取狐厨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

兵者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勝信矣

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

天子以四夷爲守京師孤注藉援于列國之戍而

周室日卑矣周世受戎狄之禍者也非秦漢大創

之寧俟五胡而後雲擾哉

十七年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

人以爲討而止公

左氏春秋卷之三

尤 創開齋

時僖公在會而季孫滅之故不爲之諱諱則曰取

不諱則曰滅

十八年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銅鐵之屬既而悔之與

之盟曰無以鑄兵楚金故以鑄三鐘古者以銅爲兵

漢景帝時吳王濞之反亦恃國有鑄山之利晉時

廣州刺史鄧嶽大開鼓鑄諸夷因此知造兵器吏

翼表陳夷人伺隙若知造鑄之利將不可禦此以

中國防夷狄也沈休文有云上古以銅爲兵後世

易之以鐵而引此事爲証此可見上古兵器少而

精也今西夷兵器最精亦多用銅也

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園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

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燬衛侯衆不可而後師于

訾婁衛婁狄師還衛侯以激厲亦以奮國之臣民所謂

怒我而怠寇也宣徒覲然而人面哉使宋之高宗

亦能慷慨自厲擇良臣猛將任以心腹何患二帝

左氏春秋卷之三

尤 創開齋

不復歸耶

十九年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園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

事于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晉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

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

興而雨

李衛公曰兵者詭道也托之陰陽術數太公至牧

野遇雷雨旗鼓毀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後行則因

軍中疑懼必假卜以問神太公以爲腐草枯骨無

說為神而行儉恐洩勢故秘之實非有異也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不書取梁者主名初梁伯好土功

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

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梁伯益其國而不

秦取之此十八年事

大凡兵有三一曰形一曰聲一曰實即以城守言

之盡力以守而外救不至為敵所破者實也其他

則敵示我以形而我為形所懾矣敵愚我以聲而

足問散宜生發機于前而太公成機於後也若耿

恭之刺山而飛泉湧出長孫晟見雨血而以為虜

當被滅天人之交始真有感焉至裴行儉討突厥

營盤離周遠今移就崇岡眾謂咸已就安不當勞

擾行儉促徙之是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

餘將吏驚服問何故先知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

制毋問我所知也蓋安設營壘須擇高阜貴陽

鐵陰會期就高特主將之常道偶值風雨軍吏遂

我為聲所震矣為形所懾者僅十之三而為聲所

震者則十之七也蓋聲有頃刻數十變者有一夕

數十驚者雖斬之不能定而民于是乎潰矣昔唐

太曆中城涇州段秀實為留後刀斧將王童之欲

為變夜半焚草場秀實令曰救火者斬之童之居

外營請入救火明日斬之馬文淵在隴右虜縣有

執仇者吏民驚雷羗反百姓奔入城部請閉城發

兵援時與客飲笑曰燒虜何敢犯我耶怖急者可

床下伏人服其鎮定乃知不為形與聲所撼者必

精智之士與經事多者為能耳

二十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

我為聲所震矣為形所懾者僅十之三而為聲所
震者則十之七也蓋聲有頃刻數十變者有一夕
數十驚者雖斬之不能定而民于是乎潰矣昔唐
太曆中城涇州段秀實為留後刀斧將王童之欲
為變夜半焚草場秀實令曰救火者斬之童之居
外營請入救火明日斬之馬文淵在隴右虜縣有
執仇者吏民驚雷羗反百姓奔入城部請閉城發
兵援時與客飲笑曰燒虜何敢犯我耶怖急者可
床下伏人服其鎮定乃知不為形與聲所撼者必
精智之士與經事多者為能耳
二十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
入滑
滑近于鄭自當依鄭叛鄭受兵固其自取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鬪穀於菟帥師伐隨
善用小國者須審離合當楚漢之際漢勝則諸侯
叛楚楚勝則諸侯叛漢視兩國之勝負為去就此

猶強弱未定也。若敵強于我而小國顧從我而拒勝則我敗則往敵者其心不能齊也。韓魏不嘗率五國之師以攻秦乎。秦師出函谷而五國皆敗走。豈非積威勢之所劫耶。

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懼多露之需已以喻

隨大國所親。爲自貲必隨。有恩于諸小國。小國卷之三

親隨叛楚而楚又自度未能得志。故不極兵威取成而還。然隨非有大志。自不得叛楚而有深謀。亦自不當顯然去就也。

二十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宋公被楚執。子魚以爲禍猶未

人各當揣度才分。稱量本末。齊桓晉文爭霸而伐鄭可也。宋襄爭霸而伐鄭不可也。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

辛有。周大夫。伊川。周地。伊水也。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春秋之義。以晉人禮。此之故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計此去辛有過百年。而云不及。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百年。傳舉其事。驗不必其年信。

自南北交割。衣冠之俗。淪於左衽。陽九百六。蓋符歷數披髮而祭。與狄泉之驚相類。氣機先動而後人事從之也。若唐之破突厥。魏徵之議。屈于彥博。然終以魏文貞之策爲長。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果邾不設備而禦之。邾。魯之屬。非大國。法也。死人也。

禦之者親禦之也。孫氏兄弟亦有輕躁之患。嘗與太史慈奪戟。幸衆至而解耳。堅卒爲祖軍所害。權亦幾爲魏將所陷。况雄畧不如孫氏者哉。

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蠶蠶

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於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邾城門也。

兵凶事也。將死官也。何可易言哉。吳子之論兵也。一曰戒。戒者雖克如始戰。故曰先戒為寶。今魯侯以千乘之尊。親與邾戰。觀堯鰲見獲。則失於輕桃。不能持重。固可戰而虜也。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弗聽。冬十

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

未既濟。司馬曰。子魚也。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

之。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三宋公曰。不可。既濟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之官。

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之官。

左。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

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

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

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因阻擊之。且今之勅者。皆

吾敵也。雖及胡考。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胡考。元明

恥教戰。求殺敵也。明設刑戮。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

愛重傷。則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

儻可也。儻。激也。未陳阻而鼓之。

孫子曰。以水助攻者強。非必以水灌城。惟借水以

助我勢。使為我用。雖敵人百萬之眾。我出奇以勝

之。斯轉弱為強。得水之助也。孫子又曰。客絕水而

來。無迎之于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而吳子亦曰。

苟與敵相遇。大水之傍。須知其廣狹。測其淺深。乃

為奇以勝之。敵若絕水。半渡而薄之。蓋孫吳所言

正泓戰之勢也。泓之戰。觀半濟可擊。意吳起所謂

舟楫不設。無用車騎。直與楚徒兵步戰耳。古人毀

車成行。步戰本利出奇。使襄公能以三軍之事。一

委子魚。而子魚用孫吳之術。當宋人既成列。楚人

未既濟。已是一勝。一負。楚雖有良將安所用哉。故

高歡伐西魏。宇文泰拒之渭南。諸將以眾寡不敵

為憂。泰曰。高歡越山度河。及其新至。正可擊之。潛

令軍人輕騎渡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軍。李弼謂泰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可先據渭曲。遂進至渭。背水爲陣。命將士偃戈於葭蘆中。日晡。齊將見泰軍少。兵亂不成列。泰乃鳴鼓擊破之。豈非以水助攻者。強耶。襄公儒者。子魚以爲君未知戰。信矣。故陳禹謨引容齋續筆。以爲國家大策。係於存亡。幸而有智者。陳至當之謀。荒愚之主。暗於事機。不旋踵而受其禍敗。誠篤論也。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三

毛 劍閣齋

丙子晨。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文公夫人芊氏楚女姜氏齊女也。柯澤鄭地。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楚子也。君子曰。非禮也。戎車不邇女器。

觀楚子示芊氏以俘馘。所謂折馘執俘也。秦始有首級。獲首賜級。而弊紛然。若晉武帝時。刺史石鑒坐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鑒備大臣。我所取信。而乃下同爲詐。義得爾乎。遣歸鄉里。終不復用。蓋冒級之弊。狄武襄詳言之。大意謂軍士爭級多致相

殺。又其間以首級爲貨。賣于無功。不戰之人。願一切寢罷。豈非計功。卑便於折馘耶。况首級施於虜。猶可者。以虜首易辨也。若捕盜而計首級。未有不殺良以冒功矣。以民與賊。實無從辨別。故計賊者。以盜卽我民。不斬級。不獻俘。惟計其成敗。以爲賞罰。庶僞冒杜。而爵賞實。三軍爭奮矣。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三

毛 劍閣齋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四

陳睂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闇公評閱

信公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乘宋襄之敗而伐之其執詞也曰無忘桓公之德。

故盟于齊而宋不會是以伐之夫宋襄固有恩于

桓者也。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四

一

劍閣齋

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

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

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

與有幾

得臣恃才而凌上子文知其終不為人下也故遜

位以避之得臣在子文度中矣是以子文以功名

終而得臣不免於難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

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

人有人而杪罪莫大焉吾其奔也

力弱而戰戰必不勝不若出奔為萬全

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顓臾魏武子司空季子

凡公子出亡皆有從亡之士冀一旦反國而有從

龍之功也管鮑之於桓公子糾伍胥之於太子建

皆然而文公之五人獨著以其在外久而反國遲

耳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四

二

劍閣齋

耳

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

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

也稽首受而載之

文公以羈旅公子而從亡者衆惠公已入國有君

矣安知後之有立從亡者之無二心也乎子犯之

言以堅從者故曰天命也文公亦悟是以拜受之

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

者以為不可將行謀于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

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

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

重耳之于齊也，以齊霸國，欲觀其遺政乎？且日莫

齊之納我也，姜氏知孝公之衰而不能納也，故欲

其去之，惟恐不速。

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文公之于齊也，不猶先主之婚于吳乎？曰：有事同

本氏舟海測要卷之四

劍開齋

而勢異者，不可一律也。先主之婚于吳，寄身虎狼

之側，不得已也。文公之婚于齊，雖志不忘返國而

時有未可，則莫若以齊為安。蓋文公志大而語夸

苟，非大度之主，則必忌觀適楚而子玉請殺之，則

不若居齊為少安明矣。夫桓沒而孝嗣，即久居其

國，豈足為我患哉？公子所為，不可以姜氏未能知

我心也。不然，英雄豈無髀肉之嘆而反出兒婦人

下耶。

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

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

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若以君之靈，得反晉

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

執鞭弭，右屬橐韃，以與君周旋。

文公雖為亡公子，而氣剛語直，不屈於人。雖幸有

天命，非保身之道也。繆公初欲納文公矣，而內實

憚之，乃先惠公，然則其遲遲反國，蓋為此乎？

本氏舟海測要卷之四

劍開齋

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

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

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

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

劉備寄寓，有似養虎，此忠智之士，所不能嘿嘿以

處此也。然王景畧勸苻堅殺慕容垂而苻堅不聽，

以為任有天命者，自為之，可謂有人君之度焉。楚

子不聽子玉，亦猶是矣。

秦伯納女五人懷羸與焉。子圉妻

納懷羸則其支固矣

秦女五人懷羸繆之愛女也子圉棄之而失國文

公納之而有國二君得失之事在此而已後卒以

為夫人晉人所謂寵于二君者也

奉匱沃盥既而揮之。匱沃盥器也揮前也怒曰秦晉匹也何以

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

夫子房于圯上老人欣然為之取屨子瞻以為能

忍望之似好婦驚之若懼虎真英雄哉

本氏兵法測要

卷之四

五

劍閣齋

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

子賦河水。義取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

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

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詩首章言匡王國次章言

秦之納文公不得已也懼其懷兩端子餘以繆公

好名故因其賦詩而下拜以實之使不得反顧也

二十春王正月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

臣負羈縻從君巡於天下。羈馬羈臣之罪甚多矣臣

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

從亡之時君臣之分未定其禮亦未肅且在外久

矣而未有成功豈無愁怨不堪之態耶故曰臣之

罪甚多文范之不終于越亦以患難時未必無失

禮也

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

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廩

柳。懷遠軍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

本氏兵法測要

卷之四

六

劍閣齋

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

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文公之祖戊申使殺懷

公于高梁

文公豈若勾踐難與共安樂哉子犯于其入也要

之以誓乃知從亡之臣皆憂深而慮遠觀賞從亡

而不及介推則舅犯已深窺之矣

呂卻畏偁。呂甥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

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

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

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所斬

也。承袂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

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

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君為蒲狄之人今君即位。

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

何辱命焉。言若反齊桓已將公見之以難告告欲焚

韓公之於敬仲。太宗之于文貞。非徒藉其用。亦見

李康兵法測要卷之四

宿管之心。無不可化耳。

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已丑晦。公宮火。瑕甥郤

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秦伯送衛於晉

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新有呂卻之難。故以立衛。文公

文公于呂卻之謀。不能正辭以執之。而潛行避其

難。則始入國而力未足以制也。蓋亦危矣。呂卻已

誅。猶留外兵國之未易如此。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

以求納之。求納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

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

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

讐匹。夫懼者甚。眾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以秦為之援。而或撫其內。或營其外。文公所以歸

國為易。

鄭之人滑也。滑入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

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

李康兵法測要卷之四

惠王之人。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

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王

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

王與鄭相惡。而出狄師。是室之不和。而偕援于鄰

也。非特藉援于隣也。直偕援于盜。以一快其忿。招

豺狼而責之。禦侮亦何惑哉。

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

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惓。王又

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初甘

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

王復之又通于隗氏王所立王替隗氏王使叔孫子出狄師頹叔桃子曰

我實使狄狄其怨我何異狄之害也蓋亦以失寵而怨耳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

將禦之周禮王之御王曰先后其謂我何人將忍若寧使諸侯

圖之王遂出及坎飲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

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

杜原毛皆采邑王出適鄭何又適鄭處于汜鄭南大叔以隗氏居于溫

左氏左氏法測要卷之四 九 劍閣齋

御士幾何哉而堪禦狄且其時叔帶素寵而權臣

孽后擁之至于越在坎飲而國人不聽王出則義

必不勝出奔而免于難亦其幸也夫王一念之微

而輕懿親納狄后非所謂人欲耶至其及于禍也

如火之燎原不可向邇故曰欲勝義則滅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鵠冠鄭伯聞而惡之

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

人臣不敢求異以異生無常求異者人主之所惡

也。

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

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

敢不奔問官守官守王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鄆

父告于秦二子周天子凶服降名禮也

讀忠宣制書而知哀痛之詔實足悚動天下非徒

以其文也

衛公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

弟仕焉乃往得仕

孫子曰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若慕容垂姚萇

皆身爲苻堅重臣而乘機伺隙以圖恢復蓋不入

其國則不知其陰事而無以觀其變也

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

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

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北征錄曰善用兵者因其彙而已彙應于我者謂

之機見於彼者謂之隙。今夫禮至衛人也。衛邢之仇讐也久矣。乃用其昆弟使巡守焉。此邢所謂隙而衛所為夜行之道也。然禮至之出也必以得罪於衛而出其入邢也必欲與邢共謀衛也信之深則任之固矣。夫諸侯之亡大夫所至無不禮而用者所謂楚有才而晉用之也。今邢乃受間焉此受降之難也不可一律論也。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

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于諸

侯今為可矣晉文侯仇為平王侯伯匡輔周室使卜偃卜之名僕曰

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黃帝與神農之後戰阪泉之野勝之公曰

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

之筮之遇大有三三乾下離上大有九三爻變之睽三三兌下離上大有九三爻變

而為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大有九三爻變

得位變而為兌兌為說得位而說故能為王所宴饗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

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

乾為天兌為澤乾變為兌而上當離離為日日之在天垂曜在澤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言去睽卦還論大有亦有天子降心之象乾尊離卑

降尊下卑亦其義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

師圍溫大叔在溫故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

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

之宥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于是始啓南陽

夫挾天子以令諸侯天下之大義也本初所以失

曹公所以得也然秦晉共納主而晉獨享其功者

秦兵清測要卷之四主

晉親近而秦疎遠也故同一尊王在內者易為力

在外者難為功若克用之忠于唐百倍朱溫而不

能禁朱溫者以朱溫在內也宇文泰忠于魏智勇

勝于高歡而不能制高歡者以高歡在內也昭烈

奉衣帶討賊欲召外兵除內難事宜無成哉

秋秦晉伐都在秦楚界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

成商密商密都別邑二子屯兵于析以為商密援秦晉納王晉獨辭秦師而下專收納王之功秦晉

伐郿秦獨收商密之利一顯名一厚實也

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與人析隈之地可以周許以圍商密昏而傳焉析楚邑隈

隱蔽之處係縛與人詐為克析得其囚俘宵坎血加者昏而傳城不欲令商密知因非析人

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戌人

反矣見縛囚故疑取析見盟乃降秦師秦師既申公

子儀息公子邊以歸商密既降析戌亦楚令尹子玉

追秦師弗及不復言晉者秦為兵主遂圍陳納頓子于頓

此詭形以詐敵而敵墮我計者也若种世衡之于

元昊宋史法測要卷之四間野利天都也世衡既間野利欲并開天都

乃置祭境上作文書于版以弔多述野利與天都

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文雜紙幣伺有

虜至急焚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人得之以獻

元昊天都亦以此得罪蓋詭伏設詐則使敵不疑

也亦其間中已有可圖之情故因而實之耳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

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

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

原伯貫于冀伯貫周守原大夫也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

夫狐溱狐毛之子

武侯曰得原失信古人所憎蓋信立而後可以出

今信為萬事根本焉尉繚子曰令者一衆心也衆

心不審則數變苟數變則令雖出衆不信矣夫令

之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止上無疑令則衆不貳

聽動無疑事則衆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

其力者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效戰者

二十夏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

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

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

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

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晉周公太公股肱周室

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

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

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此猶是春秋時詞令。若在戰國時。不可用矣。然齊孝公或欲修霸業。魯人^{魯人本意不過如是}已為輸誠之詞。則亦足以塞意矣。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四
主 劍開齋
東閔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

齊宋皆與晉。魯獨與楚。卒之刺買以說于晉。兩失據矣。

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得臣驟勝而驕。故當晉文而不懼。

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當年勢已屬晉。凡勢之所在。如晨風之趨北林也。

小之事大。在審天下之交。而揆盛衰之勢。惟能擇交而任勢者。斯乃為智矣。

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子文時不為終}朝而畢。不戮一人。^{欲委重子玉}子玉復治兵於蔿。^{今尹故云使終}

為今尹放。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薦買尚幼。後至不賀。^{為買伯庸孫叔敖之父}

夫楊素之治兵也。臨戰輒求人過失而斬之。而軍志亦曰。能殺士卒之半者勝。其次殺其十三。其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四 主 劍開齋

次殺其十一。是威克愛之道也。若必以鞭七人貫三人耳。而遽罪子玉。則非矣。意吳子論將有五。一曰約。法令省而不煩。必子文約。而子玉繁。以是為優劣耳。蓋孔明罰五十以下皆親覽。可謂繁矣。然讀書止求大意。可謂至約。陶公竹頭木屑。可謂繁矣。用法得法外意。可謂至約。若薦買所言。剛而無禮者。以其平日所短言之。知其後之必敗。而非即言其治兵之失也。因為賈之言。而即擬議其治兵。

之失。此所以成後世之惑。

曰。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三百乘。二萬二千五百人。

子玉褊衷之人。故疾之者衆。觀楚殺子玉而晉文

喜。楚享晉文而子玉以爲莫若圖之。則知楚材雖

多。實無有出其右者。意子玉者。特不可獨將。而所

左氏春秋法淵要卷之四

將又未可太過其量耶。若姚興之于楊佛嵩也。使

之討赫連勃勃。憂其驍勇不可制。配兵不過五千。

竟爲勃勃所執。而葛榮之于侯深。以深能臨機設

變。少與之師。卒能成功。兵固不可一律哉。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

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晉下軍佐。狐偃曰。楚

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

矣。

曹衛懼而親于楚。欲以禦晉。旣解齊宋之圍。復修

怨于曹衛。伐曹衛而楚必救。是使人不得不至者。

害之也。凡解圍之道。疾趨而救之。其功少。出奇以

撓之。而使其圍自解。則其功多。蓋亦致人與致于

人之別也。故蘇峻攻大業。而陶侃急攻石頭。峻救

之。而大業自解。晉王敕劉仁恭。而攻潞州。以牽梁

晉破潞州。梁軍乃解去。

于是乎蒐于被廬。被廬。晉地。作三軍。晉獻公作三軍。今復大國之禮。謀元

左氏春秋法淵要卷之四

帥。

管仲申明軍政。而諸侯已服。是以諸國爲將者也。

故不任將。若晉則用戰者也。用戰者而可不謀帥

哉。齊用列國。故桓歿而齊易弱。晉自爲戰。故文殲

而晉世長。諸夏以用人者易弱。用已者恒強也。

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

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

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取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

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卻縠佐之。使

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狐毛偃之兄。命趙衰為卿。

將下。讓於欒枝先軫。欒枝貞子也。使欒枝將下軍先

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為右。

魏元忠曰。魏用栢直。韓信輕為賢子。燕任慕容評。

王猛以為奴才。蓋國家安危之主。有必勝之將。而

無必勝之兵。晉之是舉也。文公自為將。彊力善謀。

之臣甚多。而卻縠有巾褐儒雅之風。故其謀元帥。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四

用敦詩書悅禮樂者。取其樂受人言而不以己長

益人也。若君不在行而擇帥。必當取剛而能斷者。

以荀林父之好善。而至于喪師。以其不斷也。故從

君則取其能。和獨將則取其能斷也。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

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

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

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不許以求豐多。明定其辭。不二。

信也。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

是乎大蒐以示之禮。明貴賤。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

秩之。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楚子使申叔去穀子

宋。去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桓公內政而寄軍令。文公大蒐以示民禮。皆得治

國之本意。所謂不勝而自勝者也。經畧宏遠。非後

世可幾。

春秋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

濟。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五鹿。衛地。

月。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先軫

軍佐超將中軍。故曰。

上德。胥臣司空季子。

凡文公所舉二帥。皆非從亡之臣。不但拔才之精。

亦以示公于國也。

公子買戍衛。晉伐衛。衛楚之昏姻。魯欲與楚。故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

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語云。兩姑之間難為婦。魯之謂也。何不擇一而從。

之耶。曰。以國托人。非易事也。晉文公初入其功。未立。魯未知所從也。故其難如是。

晉侯圍曹。門焉。多歿。曹人尸諸城上。磔。晉死。人。晉侯。于城上。

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與。衆也。舍。墓。爲。將。發。冢。師遷焉。曹人克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克也。而攻之。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墓險阻。又孫子曰。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處。如何。

靖曰。用衆在乎心。一心在乎禁祥去疑。倘主將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四

有所疑忌。則羣情搖。羣情搖。則敵乘。禦而至故安。

營據地便乎人事而已。若澗兵陷隙之地。乃人事

不便者也。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敵乘我。丘墓故城。

非絕險處。我得之爲利。豈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說。

兵之至要也。故傅俊軍士發塚陳尸。而郅惲以爲。

宜收傷塋死從之。所向皆下。又按田單之誑燕將。

曰。吾懼燕人掘我城外塚墓。僂先人可爲寒心。燕

軍盡掘塋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

其欲出戰。怒自百倍。此與曹晉事相類。而一勝一敗者。即墨以舍墓爲忿。而曹人以舍墓爲懼。即墨以田單爲城主。是以轉敗爲勝耳。

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軒。大。夫。車。

唐虞建官惟百。曹小國也。而乘軒者三百人。冗官莫甚於此。

今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犇顓頊怒。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四

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蕤僖負羈氏。魏犇傷於臂。公

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犇束胸。

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躍也。乃舍之。殺顓頊以徇于師。立舟之

之僑以爲戎右。

管子之治國也。以國之重器。莫重于令。今重則君

尊。今輕則君卑。故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

曰。益令者死。虧令者死。不從令者死。治國且然而

況治軍乎。軍誌有曰：殺一人而萬人懼者，殺之。頡之違令，自當借頭行法，但罪同而罰異，何以示公？將無頡孤根之人，犇功臣之後，有不同耶？抑二人之違令，或頡實造意而左氏不明言耶？若以犇勇而釋之，則勇者必將數犯，今何以制之？敗道矣。韓非載載頡為交公所最愛，隕涕而斬之，而百姓皆懼，故能米有功也。

宋人使閉君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公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

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

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

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

之田以畀宋人。

垓下之戰，漢王以韓信彭越兵不至，入壁自守，卒

用子房計，韓信彭越皆往，而藉卒敗，蓋敵多則力

分，晉之陰用齊秦，所以分楚之力也。

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二十六年申叔成穀使子玉去宋

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

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

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

凡是非成敗皆可預必，所難必者，年耳。中道夭折

帝孫破虜，豈不令乎？增嘆耶？即漢高得天下，春

秋亦已高矣。所謂老謀成事，誠天之所置哉。

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

此三志者，晉之謂矣。

孫子曰：知彼知己，知難知易，所謂允當者，度量稱

也。即我之權衡也。楚成王亦可謂知彼知己者矣。

子玉使伯楚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

之口。

將有五難。若子玉者，所謂速忿可侮也。

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

楚有左右廣，又太子右宮甲分取以給之，若故楚武王之祖父，莫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六卒，子玉宗人之

兵六百人言不
悉師以益之

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故李陵以數千之兵卒

陷于虜夫兵不貴多亦不厭多者惟明于分合耳

按六卒爲子玉宗人之兵則私卒也家蓄私卒鬪

氏幾爲禍于楚國

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

宋之圍曹伯見執在宋已失位故言復衛封曹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

微一臣取之不司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

本底其法測要卷之四

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

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

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

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絕于楚而後復之執宛春以怒楚

孫子曰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張預曰觀其喜怒則

動靜之理可得而知也若拘宛春以怒楚子玉從

晉師是其躁動也諸葛遺巾幘以怒宣王宣王終

不戰是其安靜也故動與靜得自主也

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

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

請復曹衛者楚之示德于二國也子玉此舉亦爲

能手今私許復曹衛而使之告絕于楚二國不知

楚爲已請也是以輕于絕楚而重于德晉也

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

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

此退也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讐亢猶當也

本底其法測要卷之四

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

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

屢退以驕之也伯顏與海都交兵且戰且却凡七

日諸將以爲怯伯顏曰海都懸軍涉吾地必誘其

深入乃一戰可擒耳諸將必欲速戰恐失海都誰

任其咎諸將不聽而海都脫去蓋晉臣之謀在必

得子玉矣

父崔天秦小子慙次于城濮

召陵之役以不戰為主不得已則戰城濮之役以必戰為主不得已則不戰蓋晉之謀臣衆子玉終

當墮我計也

楚師背鄴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恐衆畏險故聽其歌誦

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喻晉君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

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公疑焉

鄴丘陵險阻之名背鄴而舍憑恃險阻所謂去國

左氏春秋測要本卷之四

劍閣

必闢其鋒不可當晉侯是以詢之輿人是役也晉

侯兩詢之輿人可見文公之能用衆也

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

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

盡之貞子樂枝也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

猶操之於漢實乃漢賊也智者一決而不猶豫

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墮其腦是以懼也

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侯上向故得天楚

子下向故伏腦所以柔物

晉文銳欲圖霸而內憚子玉是以妖夢入焉馮異

所謂大王慎重之性也子犯詭言以解之即受土

得國之類及所解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而

曰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也

子玉使鬬勃請戰勃楚大夫曰請與君之士戲君弼軾而

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

楚驕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

左氏春秋測要本卷之四

劍閣

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煩鬬勃今成勳子玉子西之屬

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

楚愈驕晉應之愈暇暇則整整則不可敗矣

晉車七百乘鞶韞鞅鞞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鞶在胸曰鞅在腹曰鞞在後曰

用也有莘故國名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兵已已晉

師陳于莘北

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管子曰器械功則

伐而不費。又曰：不試不藏。夫至是而始伐木益兵，不已晚乎？意此地形勢狹隘，旁多草木，不便列陳。故伐木以益兵者，卽豹韜所云「亟廣我道」，以便戰所斬除艸木也。益兵者，地廣而後五萬二千五百人皆可容耳。車戰山林茂穢，有止車禦騎之患，自須清明無隱。然伐木爲兵器，軍中時有之，亦不可盡非也。

晉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

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右。有攻其瑕而勝者，攻瑕則堅者氣奪矣。有搗其堅而勝者，攻堅而瑕者披靡矣。惟我之兵不能盡精，將不能盡良，當秘之使敵爲不可測也。其他則莫若詐泄，而我已潛易。如狄、漢臣萬勝虎翼軍之類，敵信我堅而不知乃我瑕，敵信我瑕而不知乃吾堅，則我不可測而敵自疑矣。武編有云：以將聞于

天下者，易將不易兵。以兵聞於天下者，易兵不易將。此爲至要。

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二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却。樂枝使與與柴而偽遁。與柴起，走楚師，馳之。

唐太宗與李靖論兵曰：凡兵以前向爲正，後却爲奇。若我軍不却，則敵安能致之來哉？夫佯敗引退，皆致人也。若按之戰，韓信先今不利，却乃詐敗。此亂將軍費將軍縱楚兵退乃真退也。韓信自當

項籍觀韓信却而項王未嘗追信，則知項籍善布陣矣。劉寅曰：胥臣以師犯陳蔡，此卽向前爲正也。狐毛設旆而退，樂枝曳柴而遁，此卽後却爲奇也。此與霍邑之戰同，皆以奇爲正也。但晉誘楚而右，軍少却，建成墜馬，偶合出奇之道耳。假使當日晉退而楚師知其詐，則左師尚可全也。城濮之制子玉，按下之困項籍，太宗之禽宋老生，如張羅網以縛猛虎，不可以得奇正之變哉。

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

蓋曹公之陣。先出合戰爲正。後出橫擊爲奇。衛公之陣。車徒居前爲正。馬軍跳盪居後爲奇。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或橫擊或背擊。不可執也。若果

圍之戰。齊神武小却。高昂與蔡儁橫擊破爾朱兆。臨洛之戰。諸軍皆却。李晟橫擊印悅。太破之。則橫

本氏兵法測要

卷之四

主 劍開濟

擊之功大矣。夫楚之右師旣已潰。而楚又誤爲晉軍所誘。晉以兩軍夾攻之。晉勢重。則楚不戰而自潰矣。子玉收卒而止。猶見子玉之能遠。非世將所及也。祁山之戰。馬謖全師皆潰。獨趙雲鄧芝收其卒而不敗。將之能收者寡矣。

李幼所爲得勝。則大事濟矣。

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於衡雍。作王宮於踐土。

孫子之言兵也。止十三篇。可謂約矣。然於軍食也。

三致意焉。不曰取用於國。因糧於敵。則曰軍無輜重則亡。無委積則亡。無糧食則亡。又曰食敵一鍾。

當吾二十鍾。蓋師行糧從。古人用兵貴持重而惡輕脫者。以營壘之設。亦大半爲保護糧食計耳。自

不給本色。而給折色。於是三軍有饑渴之患。而道路繹騷矣。夫糧食者。軍之肺腑也。仲達所謂焉有

人遺其肺腑。而可以生者耶。按經云。每人日支米

五升。今晉軍五萬有奇。以每人二升算之。每日應

本氏兵法測要

卷之四

主 劍開濟

米千石有奇。三日館穀。是食楚三千石有奇。而馬之芻粟。不與焉。若如孫子二十石當一石。則是省晉六萬石有奇也。按筆談云。運糧不但多費。而勢難行遠。予嘗計之。負米六斗。卒自攜五日乾糧。人餉一卒。一去可十八日。若計復回。只可進九日。二人餉一卒。一去可二十六日。若計復回。止可進十三日。三人餉一卒。一去可三十一日。計復回止可進十六日。三人餉一卒。極矣。若興師十萬。輕重三

之一難復加矣。運糧之法，人負六斗，此以總數率之也。其間隊長不負，樵汲減半，所餘皆均在衆。更有死亡疾病者，所負之米，常以均之，則所負常不啻六斗矣。若以畜運，則駝運三石，馬騾減半，驢一石，然芻牧稍不時，畜輒死一畜，則并所負之粟，棄之，輒之人負，利害相半。

可味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駟介四馬被甲，徒兵步卒。鄭

伯傳云：用衆禮也。已酉，王享醴，命晉侯宥。既饗，又命晉侯，賜以

本氏兵，海澗要。卷之四

東，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爲侯。

伯。周禮九命作伯，尹氏王子虎皆王卿士也。叔與父大夫也。三官命之，以寵晉。賜之大輅

之服，戎輅之服。大輅金輅也。其服鷩，鷩形弓一，彤矢

百，絃弓矢千。彤，赤弓也。絃，黑弓也。一，一也。彤矢百，則矢千，弓十矢，一也。彤矢百，則矢千，弓十矢，一也。

名。虎賁三百人，先後王而趨，侯伯始受此賜。曰：王

謂叔父敬服主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

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

以出。出，三覲。從來至去，凡三見王。

能敵王所懷而獻功，則有錫。晉文受策，未爲太過，而後之禪受者，皆濫觴於此。夫能爲帝室除殘去穢，竭其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孔明所謂十錫猶可。何況九耶？

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弁，以鹿子皮爲之。瓊，玉之別名。

次之，以繅。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

麋。孟諸，宋蕢澤水。弗致也。太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大

黃即榮李也。弗聽。榮李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况瓊

本氏兵，海澗要。卷之四

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

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

宋李允則爲房州刺史，城北舊有甕城，允則欲合

大城爲一，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爲供器，久之

聲言盜自北至，遂下令捕盜，移文北界興版築，以

護神祠，卒就關城濬濠，起月隄。自此甕城之人悉

內城中，允則又徙浮圖於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

三十里，此皆因民之俗而機用寓焉。以楚俗好鬼

使子玉能因夢設權如田單之於齊未必不足震服民志也然子玉之所以不與神者亦自有見所謂將在軍禁機去祥者是也其敗固不在此

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子弟

皆從子玉死言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

君其將以為戮孫伯即大心子玉子也言欲令子玉往就君戮及連穀而死

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殺也

或疑子玉雖材有足取而軍敗身死法之無可如

至氏用法測要

卷之四

重

劍開齋

何者也不知國有一定之憲而刑罰亦世為輕重

故國大而威不振者宜糾之以猛爾時楚僭王猾

夏其勢方張不患其無威則子玉可以死可以無

死觀滑函之敗秦伯不殺孟明邲之敗晉侯不殺

林父而其後未嘗不得志愛憎人才豈當以失刑

之罪罪之耶

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舊呂臣實

為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

心大志雄不辟患禍子玉當是姜伯約一流人惟實事不佳耳

城濮之戰晉車軍風於澤

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亡大旆之左

旂大旆旗名繫旂祁瞞姦命

不修為軍令司馬殺之

以徇於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

時晉侯在行間傳言司馬殺之而不言晉侯則知

晉之軍政肅矣孔疏云風於澤者為別失牛馬又

於軍中亡失大旆之左旂故杜云掌此二事劉炫

至氏用法測要

卷之四

重

劍開齋

以為不失牛馬非也

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

代舟之僑也士會士為之孫秋七月丙申

振旅愷以入於晉獻俘授餼飲至大賞

討貳徵召諸侯將殺舟之僑以徇於國民於是大服

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願謂祁瞞詩云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觀晉惠返國作爰田作州兵則知小惠遍於民矣

重耳一戰而霸既足令遠近畏懷而內治其國不

得不重賞罰。蓋出政之始。臣民所觀望。所謂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與楚當日之勢。又迥不侔也。故李綱之論爲將者。以爲威信未著。則必有所假。借以立威。然後士卒可用。而功名可成。如威信已著。則不必耳。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

蔑將左行。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

或暋師。管仲節車之意。分軍以禦狄。狄人輕剽。來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四

如風雨。恐我力不繼。故分軍以禦之。番迭出是

一道也。或是晉欲作三行。故假禦狄爲詞。考晉作

三行而旋廢。當爲禦狄權設。未必卽僭天子六軍。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五

陳省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平遠聞公評閱

僖公

三十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

虞也。夏。狄侵齊。

晉侵鄭。固試兵于鄭。此用兵之巧也。而狄遂肆兵

于齊。豈爲知吾虛實哉。蓋盛衰無常。其盛其衰。皆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五

因中國之間。百密不當一疎矣。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

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

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

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

唐張嘉貞曰。晉馬周起徒步。太宗用之。能盡其才。

甫五十而歿。使向用少晚。則無及矣。陛下不以臣

爲不肖。必用之。及其時後衰。無能爲也。然燭之武

之言。自是憤詞。語云。壯者力焉。老者謀焉。問秦之事。固當屬之老謀也。

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

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

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

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焦瑕。晉河

外五城之二邑。設版築以距秦。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

本氏兵法測要卷之五

西封也。肆申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

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

為鄭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以亂易整。不武。秦晉相

相攻。更為亂也。吾其還也。亦去之。

鄭燭之武。猶趙張孟談也。之武之言曰。晉難厭也。

亡鄭必闕秦。孟談之言曰。亡趙二君為之次。其能

使秦與韓魏之君甘心以從之者。不過惑于利害

之說耳。惟重耳初霸。故秦但戍鄭而不能為晉害。

未為鄭國之情。其備不可自勝之武。地會其機耳。
惟智氏將亡。故二國反而智伯身死。國分為天下笑也。

三十一年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二十八年晉作

為上下新軍。河東趙衰為卿。從原大夫。三行今罷之。更

聞喜縣北有清原。趙衰為卿。從原大夫。三行今罷之。更

晉得志于天下而勤勤然以狄為慮。作軍而謀元

帥。此晉所以霸也。豈獨志軍制沿革而已。

三十一年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

然其與狄平者。知不。能。一。東。滅。之。無。厚。德。也。

狄嘗滅衛。若乘亂而報之。亦不失為丈夫也。

本氏兵法測要卷之五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晉樞有聲如牛。

管輅別傳曰。民動兵憂其應在物。在物則山林鳥

獸也。夫雞者兌之屬。金者兵之精。雉者離之鳥。獸

者武之神。故太白揚輝。則雞鳴。熒惑流行。則雉驚。

各感數而動。是以晉樞牛响。果有西師。鴻嘉石鼓

鳴。則有兵。不專近在于雞雉也。又隋書。漢王諒反。周羅喉行絳。晉品三州諸軍事。乃為漢王流矢所中而卒。送柩還京。行數里。與馬自止。策之不動其

年秋。子仲隱忽夢見羅睺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設弓劍刀箭。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是日絳州城陷。乃知將殞而極有聲。事固有之耳。羅不下何以先知當是問來告我秦謀先泄也卞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太捷焉。

國有兇事。而西師適過軼我。則人情必克懼。卞偃故詭托以安衆。卞偃不待卜而言。將有西師。所謂千里襲人。其誰不知也。大凡開創之主。必三軍所

本氏兵法測要卷之五

四 劍開齋

震服時襄公初立。或未闌軍旅。偃詭托先君之命。氣自百倍。即如荀吳有事陸渾。而夢文公啓之。竟致克捷。當亦屬詭托未必實事耳。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三十年秦使杞子戍鄭曰。鄭人使我掌

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

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

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且行千里。其誰不

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孟明

視西乞術白乙丙

鄭知之而有備。秦特無功耳。不足爲秦患。曰。行千里。有幾文公特能不信之乎其誰不知者。慮晉之要擊耳。夫秦不獲逞志于

鄭而旋師。是歸師也。所謂投之必死地。人自爲戰。千

里必關。其鋒不可當。正孫子所謂歸師弗遏也。乃

晉竟敗秦師者。何不知千里襲人必輕兵也。法曰

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

三將軍。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

本氏兵法測要卷之五

五 劍開齋

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以千

里而趨利。必多委軍。而糧食難繼。兵法之大忌也。

漢末梁州賊圍陳倉。拜皇甫義真爲左將軍。督前

將軍董卓拒之。王國圍陳倉。久不下。衆疲敝。解去

皇甫嵩進兵擊之。卓曰。兵法歸師弗遏。嵩曰。不然。

所擊疲師。非歸衆也。遂獨進擊之。斬首萬餘級。國

走而歿。乃知歸師弗遏。非所論於襲遠矣。

蹇叔哭之曰。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

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

有新進喜事之人當有老成遠慮之士若宋仁宗時西戎方熾韓魏公琦為經畧招討副使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時范仲淹守慶州堅持不可尹洙為秦州通判兼經畧判官一日將魏公命至慶州約范公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當自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耶以今觀之但見敗形未見勝勢也洙歎曰公于此乃不及韓公也韓

本氏兵法測要卷之五

劍閣齋

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敗于度外今公乃區區過慎此所以不及韓公也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于度外仲淹未見其可洙議不合遽還魏公遂舉兵入界既而師次好水川元昊設覆全師陷沒大將任福歿之魏公遽還至半塗而亡卒父兄妻子號于馬首者幾千人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聲震天地魏公不勝悲憤乃知置成敗于度外者臨事也揆度成敗者先事也若生幾

不審則後悔無及臨事回惑則擾擾不休韓范二公固當論其合耳

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

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

所辟風雨也此道在二殽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嵌故可以辟風雨必死是

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按東嶠長坂數里峻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嶠金

是石坂十二里險不異東嶠皆在秦關之東漢關

本氏兵法測要卷之五

劍閣齋

之西後亞夫擊吳楚而趙涉遮說以為吳王心置伏於殽故能料師之勝負未足為巧蹇叔超唯料設伏必於殽乃為至巧耳料敵者非料事即料人若秦秀聞賈充為大都督以伐吳亦欲哭以送師是但知賈充之不才而不知吳之必亡也能料人而不明於料事豈得謂之審哉

三十三年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

兵車大將居中御者在左秦無大將故御者居中

不下。但居左右者去胃而下車也。

超乘者三百乘。超乘謂超上車而乘之。蓋欲速也。

三百乘亦二萬人有奇矣。千里襲人而用車。人且

議其輕脫。則知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

旋。利手輕速。非輜車重大。日行三十里者矣。自北

狄用騎。劉岳用麻札刀以勝之。然民素畏虜。聞聲

股栗。棄力先潰。豈能禁之哉。欲制北狄之馬。須修

復車戰。而席益以為古人彼此皆用車耳。若彼徒

李氏兵法測要卷之五

劍閣齋

我車已有侵軼之慮。後人每以車敵騎。其敗固方

恐非通論。特東南沮洳之區。險隘之地。自不仁甲

車也。

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過

子門。不卷甲束。文。人。負。古。義。最。之。例。輕則寡謀。無禮則脫。易。入。險。而。脫。又

不能謀。能無敗乎。

凡師大輕則脫。太重則鈍。故輕則危。太重則無功。

此兵之常勢也。然皆因乎兵主太輕則脫矣。而一

人之兵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馬隆不以三千人轉

戰千里。破樹機能萬眾乎。要隆惟能出敵不意而

奇謀間發耳。太重則鈍矣。而賞信罰必分。合為變

韓信不以三十萬眾。破項籍數萬于垓下乎。要信

惟能謀定而戰耳。將之為道。見勝則興。不見勝則

止。必盡知用兵之害。方能違害而就利。

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

犢。師乘四也。常熟也。鄭商將曰。寡君聞吾子將叛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五

劍閣齋

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

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速告于鄭。車。酒。

今之驛

弦高可謂能權矣。夫事有不暇請者。請之將失事

機。救荒與用兵是也。宋嘗出宿衛之士戍邊。賞資

至再而不及。鎮兵沈括以為衛兵雖重。而無歲不

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藏。勅書矯制

賜緡錢數萬。驛聞。詔報之曰。此頒行之失。非卿察

事機必擾軍政。自是事不暇請者皆得專之。

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間敝邑。若何？使秦成自取麋鹿以爲行。杞子奔齊逢孫陽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曠日持久。師老財匱。我旋師而人已議其後矣。凡左氏春秋卷之五

謀有似巧而實拙者。如秦穆之襲鄭。漢之誘虜人馬邑。皆拙也。

晉原軫曰：秦遠蹇叔而以貪勤民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

新主嗣位。取威決勝在此。一舉晉奕世擅霸實賴此也。故縱敵則數世之患。盡敵則數世之利。亞子以梁人幸其喪。謂我不能軍。乃乘其怠。擊破梁軍。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染其

衰而加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

蹇叔能于數千里外料秦。孟明當機不能避秦者。天下事局外則明而躬親則昧者多矣。若殽之役。匹馬隻輪無反者。意殽之嶽巖爲巖險。隱伏之藪。晉設伏擊之。而秦不能脫也。不然。孟明豈不念蹇叔之言而終爲晉所扼乎？夫或曰：往矣。或曰：反矣。此秦之言耶？抑晉之言耶？殆晉以誤秦而秦遂爲晉所誤也。

左氏春秋卷之五

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堊晉於。是始墨。

勞師以襲遠。不待智者而知其必敗也。孫子曰：勝已敗者。立于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晉敗秦于殽。是已。

文嬴請三帥。襄公嫡母。使歸就戮于秦。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讐。亡無目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

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使歸就戮於秦，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青掩大德。

古來委任之專，若敬仲、景畧，皆內以治國，而外以威敵矣。要二子皆知兵，優於孟明遠甚。當穆公之遣三帥也，孟明曾無一言半辭焉。意孟明賢大夫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五

也。軍旅非其所長乎？夫疆場之事，一彼一此，始雖垂翅，終竟奮跡。穆公之引過，有君人之度矣。

狄侵齊，因晉喪也。

觀狄因晉喪侵齊，則知殺師晉非得已。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白狄別種也，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

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或自討以威狄也。或因其免胄入狄，狄屬目焉。晉

師乘之而致勝也。特左氏不詳其事耳。考顏真卿返葬，面貌如生。晉卞壺墓見發，亦如之。且爪甲俱穿，達手背，亦異矣。

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

晉人謂孔明躬耕南陽，意在延攬天下豪傑，則知草廬非無意當世者矣。將無古之躬耕皆釣奇者耶？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五

主 則開齋

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

晉大夫多良矣，猶能求于廢族，蓋其臣之能進賢

其君之能用，人非後世可及也。其霸不亦宜乎？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

以先軫死敵，故進之，所以勸忠也。唐玄宗時，王海濱與吐蕃戰歿，時忠嗣尚幼，入見玄宗，帝撫之曰：

此去病孤也。須壯而將之。因賜名忠嗣人。至留意。

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先茅

紹後故取其

薦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尚有遺才焉。威公之賞。

鮑叔高帝之封鄂君。可以為法矣。若晉文公伐鄭。

而賞卻子虎。子虎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

公田資無辭。蓋賞貴博也。使疎遠者皆為我用。是。

在明賞哉。李氏兵法測要卷之五

在明賞哉

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

所謂賞功不專與上賢。不過等也。卻缺雖登卿位。

而未有軍列。魏絳和戎受賞而止。佐下卿。晉慎重。

軍政若此。

楚令尹子上侵陳蔡。子上即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

子瑕。三十一年門于桔株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車傾

覆池外。僕髡屯禽之以獻。鄭之外僕髡髮而文夫人。

飲而莖之鄆城之下。鄭文公夫人

車覆而不能救。必車之制失也。考工記云。一器而

工聚焉者。惟車為多。凡察車之道。必自載于地者

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撲屬無

以為出也。不微至無以為我速也。註曰。撲屬堅固

也。鄭司農曰。微至。謂輪至地者少。言其圓甚。著地

者微耳。著地者微。則易轉。故不微至無以為疾速

此車之理也。然車有必地者。十車又貴知地形。故

李氏兵法測要卷之五

太公曰。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

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陷潰。前不能進。後

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若能遵考工之制。而軍中

又能用熟知地利者。主三軍行止。雖車戰。我不敢

以為迂也。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泚而軍。泚水

陽縣

張預曰。我欲必戰。弗近水迎敵。使不得渡。我不欲

戰則阻水拒之。使不得濟。夾泚而軍。陽子退舍。欲使楚人渡。子上亦退舍。欲令晉師渡。遂皆不戰而歸。夫兵出不徒歸。能無勝無負。亦未爲失也。

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

相約涉水而伐其師。是犯順也。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也退舍而自棄去。是違敵也。

濟甯陳遲速唯命。不然紆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

導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

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紆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五

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謂子上曰。受晉賂而

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商臣怨子上止王立已故諸立

兵法曰。勢因敵家之動。動而得失爭焉。晉楚兩軍

隔水相對。宜如蛇蝎之相制。輕動者敗。不得不兩

相持。若漢高敗曹咎于汜水。鍾繇敗郭援于汾水。

皆是因其輕渡。半涉迎擊。乃知爭山而先據。夾水

而先涉。兵有形同而勢異者。不可不察也。然夾水

而軍。若馬燧之于田悅。則又異焉。田悅之瑩洹水

也。知馬燧食乏。深瑩不戰。燧令士齎十日糧進營

倉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日挑戰。悅不出。

陰伏萬人。欲以掩燧。燧令諸軍夜半食。鳴鼓角而

潛師趨魏州。今日聞賊至。止爲陣。留百騎持火。待

軍畢發。匿其旁。須悅衆渡。即焚橋。燧行十餘里。悅

果率兵踰橋乘風縱火。燧令勇士五千人陳而待。

比悅至。火止。氣少衰。燧縱兵擊之。悅敗。走橋。橋已

焚。衆赴水。灰者不可勝計。此夾水而軍造橋以自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五

渡。并以誘賊之渡。尤爲奇也。要惟燧知田悅欲以

不戰老燧師。故燧得安然造橋逾洹耳。

文公

元。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

鄭。伐縣。訾及匡。匡在潁川新汲縣東北。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

侯。而伐衛。及南陽。今河南內地。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

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

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

凡兵以義治之之謂正以大義號召則天下服

衛人使告于陳陳矣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

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

夫以見伐求和為不競必報伐而後假辭于人以

謝晉誰為畫此策者假今陳自為計較量利害必

不若此故君子當自為謀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

已

般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

秦伯秦法測要卷之五

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

張俊罷相李綱請寬之以責來効恐智謀之士卷

舌而不談兵趙鼎亦云後有奇謀祕計誰敢復言

者是武帝殺王恢誠不如穆公赦孟明耳孟明君

臣之間可謂固矣何兩人相信之深而不能勝衆

口耶

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

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不用良臣之言是貪故反使我為悖亂

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

用兵屢敗而後悔者秦穆是也屢勝而後悔者漢

武是也要之始末有不貪者也所得不足贖所失

不足償老未有不厭兵者也穆責已以貪而秦皇

漢武亦貪于權利雖英雄之姿貪固難免耶

二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般之役二月晉侯禦

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代卻王官無地御戎梁

狐黹居焉布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

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以孟明言三

秦之敗也皆秦為客晉為主也主客勞逸之數相

懸而秦之用其民太數也故孟明增脩國政也重

施于民民忘其敗也

戰于般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原前時事並在戰

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

失戈狼睜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翼

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

先軫將中軍固執政乎乃公所立而軫黜之不疑

可見大將無不得專幾與人主侔矣

驪怒其友曰盍歿之驪曰吾未獲歿所其友曰吾與

封常清臨刑抗表終是不後歿所

汝爲難驪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歿而不義非勇也夫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裁知黜而空乃知我矣

孔明貶黜諸將孔明歿而有哭泣至歿者誠當其

空而服其心也蓋此二人者皆奇士也狼驪于原軫亦如是已

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火焉晉師從

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驪于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

怒亂庶遄沮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吳起謂武侯曰夫使一歿賊伏于曠野追者莫不

狼顧梟視恐其暴起而害已也是以一人投命足

懼千夫今臣爲一歿命固難敵矣狼驪以一人而

亦欲用其勇也

敗秦師所謂歿命之用也

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于民趙成子言

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忘其可敵乎

君臣同心子餘之糾秦訂盟秦二敗而晉一避秦此秦雖得志而晉終不失霸也若會稽之棲此白起所以終不肯伐趙

也兵忠曰君明臣良任賢使能上愛其下惠施流

布凡此不如敵人辟之弗疑

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

王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爲穆公故尊

秦也謂之崇德經齊人而傳書宗傳釋經故云

秦也謂之崇德

穆公悔過誓軍聞者皆爲流涕春秋中不再見也

尊秦崇德又何疑哉

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莊叔卽得臣以其服於楚也

沈潰

沈不戰而鳥獸散沈之不國也久矣如水之瀉地

不待盆盎破碎而後橫流也故民猶水也兵猶水

也魏元忠譬御兵如擊孟水在一俯一仰之間謂

其易流而難持也。當其流溢不可復制已。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王官郊晉地。

孫季高汎海。襲番禺。城池甚固。季高先焚舟檻。悉

力登岸。即日克拔。劉裕至潼關。王鎮惡帥水軍自

河入渭。鎮惡泝渭而上。令軍士持杖登岸。既登。密

使人解放舟。艦渭水迅急。倏忽不見。諭士卒曰。去

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不勝則骸骨不返矣。

乃身先士卒。大破秦軍。此與濟河焚舟皆置之成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五

地所謂不得已則關也。

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穀尸而還。

凡歿將之人子弟名曰歿憤之士。故慕容垂過參

合陂。觀往年戰處。積骸如山。爲設吊祭焉。

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

舉人之周也。與人之。一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

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公孫枝舉孟明。

詩曰。于以采繁。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

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

翼子。子桑有焉。然穆公之欲以此。

君臣之際。始終不替。固難言之。况孟明累敗之餘。

華士固有緬伸詎不信哉。

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冬。晉以江故。告于周。

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凡兵有虛實。要使敵不可測耳。夫伐楚以救江。在九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五

天之上。江之被圍。在九地之下也。晉伐楚。救江。

其奔告于周。道遇楚將而旋師。皆用虛者也。苟實

之不繼。則敵無所畏。忌而我所操。以制敵者。窮矣。

夫惟有所挾者。常可以制敵。故可挾以制楚者。莫

若商臣之罪狀。苟張皇六師。鳴鐘鼓以旁告。楚自

救不暇。敢悍然稱兵哉。若此。可謂善用虛者。兩

四年。晉侯伐秦。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然則則秦弱此役也以爲名也。

秦已稱霸于天下矣。曰報秦實。何能報秦哉。

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

降服素服也。出次辟

正廢才舉法。過鄰國之禮有數。今秦伯過之。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

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

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孫權城武昌。下令諸將曰。晉雋不疑于安平之世。

力劔不離於身。況余處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輕

忽。不思變難哉。故明于敵國外患。也不啻處漏

舟之中矣。

卷之五

五

五初都叛楚。即秦。又貳于楚。夏。秦人入

呂奉先之無成。多因無恒耳。如此反覆。何以立國

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帥師滅六。

冬。楚子燮滅蓼。蓼。國。今安。豐。縣。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皇

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夫楚之于小國。猶博者之用梟也。欲食則食欲握。

則握六叛楚。而即夷。是與楚以名也。夫近于楚而

遠于晉。其存與亡。無可如何者也。故一與一也。雖

附大國。亦無益。宋祖之下江南。是也。若小國尚多

則以事大為安。以其欲僭以招攜也。

六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信三十一。年。晉蒐。清原。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

使狐射姑將中軍。且居。先。趙盾佐之。代趙。衰。陽處父至。自

溫。改蒐于董。易中軍。易以趙盾為帥。射姑佐。之。河東汾陰縣有董亭。陽子成

季之屬也。處父嘗為趙。衰。屬大夫。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

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

按五年。晉趙成子衰。樂貞子枝。霍伯曰。季皆卒。霍

卷之五

五

伯曰。季即先且居。胥臣也。故六年蒐于

命賈季將中軍。趙盾代其父為中軍佐矣。處乃

易其班穀梁以為處父。密言于晉侯。而晉侯漏言

致不密。失臣云然。其時處父身為太傅。而趙氏世

柄。晉國卒不能禁也。豈宣孟如夏日可畏而從政

新未能行令乎。抑處父侵官。雖盾亦不能庇之耶。

衛大將軍不云乎。招賢紬不肖者。人主之職也。人

臣奉法遵職而已。

八月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且近于秦秦大而近足以為援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

若立公子雍則盾不至受惡名矣事可不慎始耶

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人也無衛故有

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

文公已入而未定秦人與之紀綱之僕以為衛

可也公子雍未入而先與之徒衛安知晉人不疑

李氏兵法測要

卷之五

三

創開

而拒我乎

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宣子與諸大夫皆畏偏乃

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

若不先立靈公則以臣抗主不順

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

克先月居子荀林代狐射姑

父佐上軍

箕鄭將上軍居宋故佐獨行

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

招御戎戎津為右及董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寬

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

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

唐高祖欲先定京師裴寂以為未可太宗曰關中

郡盜屯結未有定主若失入關之機則彼將生計

乃疾引兵入關非太宗不能如此健決耳

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

蓐食早食於蓐蓐也戊子敗秦

師于令狐至于剗首已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也令狐在河東當與剗首相接

秦為送子雍而出師雖多未必過備晉以禦秦師

李氏兵法測要

卷之五

三

創開

而出在立靈之後觀諸大夫俱在戎行則主客眾

寡之勢秦自不敵晉矣惟是晉實召秦曲直則有

所歸將何辭以謝秦哉且幼主新立人心未定安

能保群臣中無持異議以取富貴者計自不得不

決故潛師夜起間不容瞬耳夫見利不失遇時不

疑失利後時反受其咎斯可謂赴之若驚用之若

狂者乎

憂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令狐之曲枉晉故失地而不能報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登之干上軍也而使士穀梁

益耳將中軍士穀本司空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

之先克奪蒯得田于董陰晉禦秦師于董陰以軍事奪其田也故箕鄭

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

謀元帥何事也而大夫皆得操其說軍政之失晉

於是乎衰矣

年九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五 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陳師狼淵為伐鄭也因公

子堅公子尤及樂耳鄭及楚平

始魏以蜀中惟有劉備備寂然無聲而卒聞諸

葛亮出祁山朝野恐懼乃知用武之地主少國危

忘戰則弱故不得不連年北伐雖無功猶愈于已

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

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幸衛公兵法曰兵用上神戰貴其速簡練士卒申

明號令召才能以任之述奇正以教之如此則敵

人雖有雷霆之疾而我亦有所待也若兵無先備

則不應卒卒不應則失于機而後于事矣故呂氏

春秋曰兵欲急捷所以一決取勝不可久而用之

矣或曰兵之情雖主速乘人不及然敵將多謀豈

可速而犯之耶荅曰若此則當卷跡藏聲蓄盈待

竭與其持久若廉頗之拒白起守而不戰宣王之

抗武侯抑而不進是也予謂遲速各有機當其宜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五 緩若趙奢堅壁二十八日不以爲緩當其宜速卷

甲而趨晝夜奔赴不嫌其速是在智將矣

年十 陳侯鄭伯會楚子於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

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

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

以田孟諸宋大

夫立國之道爲剛柔行軍之勢爲強弱然柔有剛

之用弱有強之用斯內以治國而外以威敵矣至

若徒弱而無其用則卑飛歛翼亦大可憐之人耳

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田獵陳名期思公復遂為右司

馬復逃楚期思邑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子朱無畏皆楚大夫

將獵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然則右司馬一人當中央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

右孟左孟將獵張兩甄也鄭攀杜魯等相與拒王

麋麋使周訪擊之訪使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

自領中軍曾先攻廣右甄訪于陳後射雉以安衆

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訪聞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五

鼓音知兩甄皆敗遂進兵大克之乃知所謂兩甄

者即左右翼耳

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

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子舟無畏字敢愛歟以亂官乎厥

貉之會麋子逃歸

節度使王承業軍政不修詔御史崔衆至河東交

兵于光弼衆侮易光弼光弼怒乃令收繫衆頃之

中使至除衆御史中丞中使出勅以示光弼光弼

曰今只斬御史若宣詔旨即斬中丞若拜宰相亦
斬宰相以兵仗圍衆至碑堂下斬之若光弼者可
謂不辟彊禦不愛歟以亂官矣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五終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五

子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六

陳睂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閣公評閱

文公

十一年春楚子伐麋成大心敗麋師于防渚防渚潘崇

復伐麋至于錫穴潘崇楚大師錫穴麋地

麋彈丸黑子致楚兩被兵焉以麋逃歸耳然楚之

伐麋勝不足以爲榮不勝則足爲陳鄭宋笑若此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六

者當弗與輕戰堅壁以老其師彼既不能勝則慮

害之心自生蓋不勝雖足爲耻而少有蹉跌尤足

爲笑于諸侯則自舍我而去也

鄭瞞侵齊狄國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

叔夏御莊叔孫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

左氏所載駟乘凡一篇中兩見焉皆以駟乘而敗

長狄以鄭瞞自恃其勇不率部落故得臣追之四

人共車以一車而追一狄耳若是則所謂寅車也

扶胥輕車與武士三人共載者也凡能進取遠道

先行疾擊者爲寅車蓋戎車安而寅車疾古未嘗

患其遲鈍也如後人追擊則必用騎古人特用馬

以駕車未有專用騎者至秦乃有騎將而六韜太

公之言也乃曰一車當六騎一騎當步卒八人何

耶

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僑如鄭瞞國之

富父終甥擗其喉以戈殺之擗猶埋其首於子駒之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六

門子駒魯

穀梁云長狄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得臣最善射

射其目身橫九鉞斷其首而載之見于軾夫鄭

瞞防風之裔也其骨專車乃知不誣然形體太長

則不便于戰陣未有不爲人所制者若王莽之徵

巨無霸真可笑也

以命宣伯名宣伯曰僑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

前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彤班御皇父充石皇父戴公

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

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

宋地受宋公于是以門賞彤班使食其征

門以門賞彤班故以晉之滅潞也

第焚如齊襄公之二年

父獲其弟榮如

五年一百三歲其兄猶在傳言既長

之北門

左氏兵法測要

是遂亡

長狄外國時有之至云長百尺則亦誕矣

所詳者形也劉敞所別者類也經世則敞之說為

密哉

年十二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為令尹

楚羣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

遂圍巢

子孔新執政假用兵以威遠

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

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

鄭吏駟佐之

不能久請浚壘固軍以待之從之

浚溝固壘以老敵師而曰浚壘者深者高也

以阻軍亦是不同有待其衰疲我乘間襲之者有

待其食盡士卒自潰者有求戰不得持久不能潛

左氏兵法測要

師遠遁而我追擊大破之者

能久勢必潛遁而我追擊之者也

軍于劉文靜誠之曰賊眾遠來利在急戰且宜持

久即此也茲以趙穿胥甲當門大呼軍勢已泄不

得復出此謀爾使秦力盡氣竭發我銳士隨而擊

之秦即以此精兵殿後豈能全師哉後王世克攻李

密魏徵以吏駟之計說密長史鄭頤頤曰此老生

嘗談徵曰此乃奇謀浚策何謂常談乃拂衣去

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吾師也。」

凡不明於敵人之將，不先軍也。孫子曰：「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

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

趙穿雖為卿，亦未有軍行，何以得撓軍政也？蓋貴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六

五 劍閣齋

近之臣，不可與共軍旅，須借之以立威，不然則損我威而敗乃事矣。狄青往征儂智高，貴近有求從行者，青曰：「此青之所求也。」然智高小寇，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擊賊有功，則可，不然，青軍中法重，恐青不能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即奏取君矣。于是無敢復言求從行者。

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

以輕軍掩襲上軍，穿若揣之，知其中必自有巧也。

孫子曰：「安能動之？」張預曰：「史駢堅壁，秦伯挑其裨將，遂皆出戰是也。」

趙穿追之不及，上軍不動，趙反，怒曰：「裨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

宣子名為嚴毅，而用兵乃不能制其下，其不至如

林父之敗幸矣。蓋穿之出也，知獨出而全軍必為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六

六 劍閣齋

之援也，故能禁穿之出者上也。不然，則任穿之出而假手于秦次也。夫能禁其出與任其出而不為之援，則趙穿亦不獨出矣。晉之去一穿也，猶去一贅疣也。去贅疣而不至于殺身固求去之不暇，而又遑恤乎？

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

退兵為綏，交退謂之交綏也。愚謂晉欲出戰而志未堅，故交綏綏為六轡之總，交綏者，猶交和而舍

也。古人善陳。故步伍整列。畫地而守。敵不得與我

戰耳。從綏者縱綏也。不吉。文選言可以交還也。得謂之退軍。恐交綏便不得

謂是交退也。按司馬法以兩家車馬將士嚴整各

執轡當陣。有必戰之勢。所以各防其失而交退是

以綏為不戰而退軍之名也。唐太宗曰。兩陣相臨。

欲言不戰。安可得乎。李靖曰。晉晉師伐秦。交綏而

退。司馬法曰。逐奔不遠。縱綏不及。我兵既有節制。

敵亦正行伍。豈敢輕戰哉。故有出而交綏。退而不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六

七 劍開

逐各防其失敗者也。孫武云。勿擊堂堂之陣。無邀

正正之旗。若兩陣體均勢等。苟一輕肆為其所乘。

則或大敗。理勢然也。是故兵有不戰有必戰。夫不

戰者在我。必戰者在敵。孫武云。我不欲戰者畫地

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敵有人焉。

交綏之間。未可圖也。故曰。不戰在我。必戰在敵者。

孫武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

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敵無人焉。則必來戰。吾得以

乘而破之。故曰。必戰者在敵。

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愁也。明日請相

見也。不虞。兵事。猶缺也。

詞強而進。驅者退也。張預曰。使來辭壯。軍又前進。

欲脅我而求還也。此兵家之常然。有反是者。不可

不慮也。

史駢白。使諸自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

敗之。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六

八 劍開

京王先遣子太原公纂攻金城。天水公延攻臨洮。

皆克之。西秦主乾歸使人給延曰。乾歸眾潰奔成

紀矣。延引輕騎追之。軍吏諫曰。告者視高色動。殆

必有姦。延不從。為乾歸所害。乃知使者之來。非審

其聲。當察其形。使人莫遁耳。故締疵決韓。魏之

反。亦以其有憂色而無志。魏俠以孫臏目動言

肆決其輕于去就。而軍文嘆其有鑒也。

晉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

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

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故為將之道周密為寶而賈生之論六德也亦言仁義禮智信密

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孫子曰將聽吾計留之將不聽我計去之若趙穿者豈可同三軍之政耶國語載河曲之戰韓厥為司馬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夫賞貴下行罰貴上行者也何獻子舍豺狼而問狐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六

狸哉

年十三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杜註云桃林在弘農華陰縣夫漢時雍州為郡十六縣二百三十一弘農郡十二縣有弘農縣未嘗有華陰縣也京兆十二縣乃有華陰縣何得云在弘農華陰縣耶若云元凱第就本朝言之則晉時并無華陰弘農二縣名矣至隋時始有華陰縣然亦列于京兆郡秦地被山帶河四塞為固故項籍

滅秦分秦地為三秦一曰雍一曰翟一曰塞漢高

祖初屬塞國後更為渭南郡尋罷復秦內史名武

帝分為右內史後更分京兆尹領縣十二而華陰

與焉則知桃林屬京兆而不屬弘農明矣意桃林

之塞其名沿習已久故項籍亦因其稱耶今河南

有桃林寨在靈寶閿鄉相近而或以為潼關考

守塞之前此未之見夫山川丘陵而比之天險

亦有所不獲已乎然秦為四塞之國而黃巢之亂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六

十 劍閣

禁坑不備致使尚讓入之意所謂九泥可封徒虛

語耶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

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生矣若之何中行

桓子曰請復賈季

國不以一人輕一人重哉然趙孟勤勤憂國古之

良執政也施伯不云乎管子天下才也所在之國

則得志于天下隨會亦猶是矣

能外事。

此何得輕許人。世固有聲望有餘而幹畧不足。若
庾元規殷淵源者。必若陶士行祖士雅。我許之以
能外事矣。

且錄舊勲。卻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
而有耻。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

賤而有耻。柔而不犯。英雄而得黃老之術者也。卻
缺何知之濫哉。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六

士

劍閣

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于晉。使
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于朝。

雖近狡獪。亦見晉愛惜人才之至。

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今河北縣於秦為在河之東。壽餘曰。請

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

明是誘士會。而秦伯即使士會。中有妙理。

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夢。無

益於君。不可悔也。

士會于秦。未免有情。已露歸晉之意。于言外。非示
已無去心。以要秦也。

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
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

語頗夸大。不僅指士會一事。但言之有蘊藉。千載
之下。令人風流可想。

既濟。魏人譟疾。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士會充後。

劉累之胤別族復累之姓。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六

士

劍閣

按羊侃仕魏。進爵鉅平侯。初其父常謂侃曰。人生
安可久淹異域。汝可歸奉東朝。侃欲濟河以成先
志。魏帝聞之。授侃大將軍司徒太山郡公。長為兗
州刺史。侃斬其使者以徇。魏人大駭。令僕射于暉
率眾數十萬。及高歡等相繼來追侃。且戰且行。一
日一夜。乃出魏境。至渣口。眾尚萬餘人。將入南。士
卒並永夜悲歌。侃乃謝曰。卿等懷土。理不能見隨。
幸適去留。于此別異。因各拜辭而去。侃後為大軍。

司馬及侯景叛梁攻臺城侃拒之景遣儀同傳士
哲謂侃曰在北之日久挹風猷每恨平生未嘗披
敘侃爲之免胄士哲瞻望久之而去其爲北人欽
慕如此攷侃本傳稱其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
云

十四年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八百乘
邾人辭曰齊出獲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
乃還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六 圭 劍門齋

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此言小不能敵大也
然有城小而堅圍之終不能下者顧守者何如耳
夫邾雖小然考小國之能用兵未有如邾者也趙
盾名旣不順而以麋附之師六萬人臨邾所謂曾
見以數萬衆頓于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是役也
長轂五百乘縣地千里此兵家所忌
楚莊王立子孔潘崇將驍羣舒使公子與子儀守
而伐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

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莊王幼弱子儀爲廬
戡黎及叔麋誘之遂殺鬬克及公子燮廬今襄陽
二子雖庸妄然挾楚子以爲重已成狐鼠之勢而
誘致之易不煩甲兵傳紀楚之當興

初鬬克囚于秦秦有殺之敗而使歸求成而不得
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作亂

時晉楚皆主少政在大夫其自相賊害者比比也

晉雖以宣子當國而數年不競楚遂以霸莊亦資
于多難哉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六 圭 劍門齋

十五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卻缺以上軍下軍伐蔡
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以一將而兼帥二軍此卽節兵之意亦其能分合
也蓋兵少則無贅累之虞獨將則無牽制之患故
謂兵少必不能成功者非也但兵少則須將能兵
精以奇取勝耳觀卻缺之事可見矣曰以上下二
軍則特將也非傾國以從也入蔡者獲蔡大城也

獲蔡大城。致蔡屈而為城下之盟。即號召諸國之兵。而眾卿俱在行間。亦不過如是而止。則又何貴乎多兵哉。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能免乎。已則無禮。使王

而討于有禮。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詩

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

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六

雖處亂世。而違天犯順者。終亦必敗。故兵以五德

為表裏者也。

十六年。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

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山夷也。大林。陽丘。訾枝。皆楚邑。庸人帥

羣蠻以叛楚。庸今上庸縣。麋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選楚地。百濮夷也。

楚人稀地曠。苟能不失天時。毋曠地利。則率有水

旱有數年之積矣。此皆農政不修所致也。故為國

者。農戰而天下無敵矣。曰。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

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

楚已三面被兵矣。恐中國乘其虛兵之故。閤門以示儆。然亦不當示人以弱也。

楚人謀徙於阪高。阪高。險。薦賈曰不可。

蘇峻之亂。或議都豫章。或議遷會稽。王導不可曰。

古之王者。必不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憲。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六

則無往不可。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

于蠻越。求之望實。惧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

情自安。繇是溫嶠等議不行。盧循徐道覆敗。劉毅

于桑落州。時咸欲奉乘輿渡江以避其鋒。劉裕曰。

今重鎮外傾。強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

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諒令得

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一戰。夫導與

裕所言。非與薦賈懸合者哉。然南遷而國勢弱者。

宋也。或謂使宋早遷，必無二帝之禍。宋之弱，弱于畏虜太過，畏虜太過，錄于二帝北狩，氣奪而不復振也。此亦事後之論歟。

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廩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伯廩之父也。

吳子之論兵也，有四機，以張設輕重在于一人，爲

氣機如薦賈所言，乃氣機也。

自廬以往，振廩同食。自廬振廩，王海爲襄陽之中廬，而或以合肥爲廬，失矣。

太公曰：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乃就食。

爲止欲將，將不身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饑飽。古之

名將，未有不與士同甘苦而能成大功者也。獨霍

去病少而侍中，史言其貴不省士，其還軍之日，遺

棄梁肉而士卒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

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踰鞠也。事多類此，則是敗道

也。意子長失志之人，故于大將軍不無刺譏耶。

次于句瀝，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

揚窗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

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叔，潘也。

凡囚而逃歸者，必張大其事，見不及遠，夫起大師

必須重餉，楚方當饑，饑於何而取之？且往返遷延

動費時日，事機又復有變，夫兵之爲道，如逐獸然

鬼起鶻落，少縱則失之矣。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六

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

所以服陘隰也。蚡冒，武王父。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

裨僚魚人實逐之。裨僚，魚人，復縣。庸人曰：楚不足與戰

矣，遂不設備。

七遇皆北，而庸人不疑者，以楚當喪敗之餘也。庸

累戰深入，楚張兩翼夾攻之，此新店之戰，幾敗于

尹子奇也。

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

乘駟欲其速也。分兵使庸，不測不知所備。

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仍，以伐庸。子越，關椒也。石溪，入庸道。

此合而能分之效也。法曰：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

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庸率羣蠻以叛楚，羣蠻從楚子盟，而庸勢已孤。時

羣蠻百濮乘楚之饑者，如蝟毛而起，遠近觀望。在

此一役，若不大振兵威，則楚已不國。滅庸以救亡，

豈徒形見勢微哉？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六

十七 晉侯蒐于黃父。一名黑壤。遂復合諸侯于扈。書曰：諸

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于楚也。鄭子

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執訊，通訊。附之官。曰：小國

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不德，則其鹿也。鉞而走險，

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于儵，

唯執事命之。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大

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婿也，

為質焉。趙穿，卿也。公婿，公婿也。

小國也，而執詞不屈，致貴卿往質焉，其事也。創君子傷之矣。

秋，周甘歆敗戎于邲，垂乘其飲酒也。歆，周大夫。邲，垂周地。

必是兩軍既對壘，而戎不戒，肆志飲酒，故出不意

以勝之。非兩國未有兵端，乘其飲酒而擊之也。凡

宴飲亦軍中所不廢，然一不戒，若子反之醉而不

能見，有為人所圖者矣。陶士行飲酒有定限，當歡

有餘而量已竭，殷浩等勸更少進，侃愴懷良久以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六

年少嘗有酒失，故不敢踰。

宣公

元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

奔齊。

凡軍事賞不踰期，欲民速覩為善之利也。罰不踰

期，欲民速覩為不善之害也。河曲至今八年矣，而

始討，不用命者何濡滯也？

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

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

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薦賈救鄭。

遇于北林。與晉師相遇。北林在鄭地。囚晉解揚。晉人乃還。解揚晉大夫。

盾之救陳，宋不得已而應之也。至伐鄭也，惟敵自

求，乃遇楚不戰。解揚被囚而旋，所謂意欲歸禪志

不在敵者耶？趙氏無君之心，固已久矣。

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

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六

穿之計，是欲致秦也。然穿特盜兵耳，豈真有加于

崇哉？其心路人知之矣。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

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宣子柄國數年，要不為不專矣。乃其所為，未嘗令

遠近畏懷也。晉曰：「不競而楚且坐大。」宣子不得為

無罪而皆委過于晉侯，豈當日董狐諸臣猶有曲

筆歟？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

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

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敵百人。

按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兵車四百

六十乘，應三萬五千人，有奇。乃盡獲其甲車，而俘

者僅二百五十人，敵百人。可謂至少矣。蘇氏所謂

戰國之世，民各推其壯者以為兵，則其勢不可得

而多殺也。可見前代之兵精。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六

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

狂狡自恃其勇，倒戟以聽鄭人之出，不虞以利器

倒而授人，反為人所制也。夫蜂虿之毒，所以自衛，

豈以一將之任可棄其所挾持者耶？張遼單身誘

昌稀，曹公遣稀還而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

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

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

凡戰盡用兵之乃矣。司馬法曰：「乃上察又曰：乃上

果以敏言及鋒而用也

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

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

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執大焉

古者士人咸習射御則羊斟亦士人也且車戰托

命于御奈何今日享士明日會戰而不及羊斟哉

亦見華元之疎矣故必用心于至密乃可為大將

中山君所謂以一盂羊羹亡國以一壺食得士也

卷之六

卷之六

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

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

段疾陸春與從弟末盍攻石勒末盍為勒所獲疾

陸春以鎧馬金銀賂勒而請末盍諸將皆勸勒殺

之勒曰鮮卑勁國也今殺一人而結一國之怨非

計也乃歸末盍鄭不殺華元亦不欲浚怨耳

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

叔牂羊斟曰非馬也其人也

既合而來奔

合猶會也

在華元為大度元之于斟也蓋亦悔之矣

宋城華元為植巡功植將城者謳曰睥其目疇其腹

棄甲而復疇大腹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于思多使其

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

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眾我寡

傳紀之以見華元為將寬不可激以怒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外邑晉河夏趙盾救焦

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陰地晉河南山北自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六

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

遂次于鄭以待晉師

古人任事雖量力亦終不避難若動較難易亦令

才氣自減司馬昭所言人心預怯則智勇俱竭強

使之適所以為敵禽也然宋臣云晉人以為難勉

強為之後人以為難便不復有所為夫畏其難而

委之無可如何則又誰為之者耶

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趙盾以鬪氏世爲令尹。紀此以爲四年楚滅若敖氏。張本然。趙宗競于晉，亦將斃焉。武之得免者，幸耳。若盾者，見豪毛而不見其目，瞋者歟。

三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雒水出南陽，入河。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

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

自漢唐之末，強臣跋扈，火流殿廷，矢集帝室，而彝倫道盡，畿服毀裂矣。若下勞問鼎，非分闔干，皆錄

左氏兵部測要

卷之六

章

御覽

時無霸王，君子所以致念于桓文也。國策以周伐殷得九鼎，一鼎用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械器備具，所以傳者，稱此亦大誕矣。

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鄭鄭，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卜世三十，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周之末也。齊欲得九鼎而爲梁所障，圖九鼎而爲

韓所蔽，卒不得志。蓋地勢不便也。何況此時晉室方強耶？楚子問鼎，不過一時之言，未必王孫滿便能逆折其意也。然亦足覘楚子有非常之志矣。

四 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郕。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兵亦有禮，非必以兵遂非禮也。但齊魯始終以兵力加莒，故莒辭不受治耳。

左氏兵部測要

卷之六

章

御覽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子文，子良兄，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凡性之貪狠者，恒與鋒刃相近，若徒以形與聲斷之，或有不驗也。

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憾。及令尹子文卒，子越爲司馬。即越椒。譖子揚而殺之。子文子。

子越殺子揚，又殺薦賈，不攻王不止。

子越爲令尹，又以若敖氏之族圍伯嬴于轅陽而殺之。

之。伯羸為賈也。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

質焉。弗受。烝野楚邑。三王文成穆。師于漳滏。漳滏水。秋七月戊

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澨。皐澨楚地。伯棼射王。汰斬及

鼓跗。著于丁寧。伯棼越椒也。斬車轅汰過也。又射汰斬

以貫笠轂。兵車無蓋。尊者則進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此言箭過車轅及王之

蓋。

朱泚圍奉天。楚王巡師以勵其衆。此其氣銳于奉德宗。德宗與渾瑊對泣。泚身衣黃衣。蔽以

羽扇。俯瞰城內。慢辭戲侮。嗟乎。彼亦人臣也。若伯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六

棼之射王。汰斬亦何以異哉。

師懼。還。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

棼竊其二。盡于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

師懼。還。故王巡師神其說。以安慰人心。孔疏所為

疆軍人之心者是也。軍人之心疆。故鳴鼓而進。遂

成大功。

初若敖娶於邲。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邲。淫

於邲子之女生子文焉。邲夫人使棄諸夢中。夢澤在江夏安

虎乳之。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

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

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使于齊。歸自

拘于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也。使復其所。

傳紀若敖氏之興也。以一婦人羊舌氏之覆宗也。

亦以一婦人左氏好奇類此。

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邢丘。河內平皋縣。晉侯欲伐之。

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六

殪戎殷。此類之謂也。

凡攻強必助之。使強益之。使張盈滿必覆。太剛則

缺。天之道也。

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晉用桓子。赤狄。其種可以知其情而制之。故縱狄。

衣赤者赤狄也。衣白者白狄也。狄之赤白。以衣為

號者也。尉繚子曰。敵白者望之。赤者藉之。

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謀殺諸絳

市。六日而蘇。絳。市。晉所都之市也。死六日而復蘇。蓋記異也。

謀則晉曷爲乎獲之其獲也欲晉人之獲也其殺也欲晉人之殺也殺諸市六日而蘇六日言久也善死者不亡晉于是乎知秦間之不可測矣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正其界也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凡有志于天下者未有不先治其根本者也藩籬預固而後可肆兵于中原不然則躬行北伐未免持亦以去肘腋之患後可以進前可以退反顧故疆滑汭盟吳越正深于圖中國耳此楚莊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六手劍開濟

霸天下之本

晉晉克有蟲疾卻缺爲政秋廢晉克使趙朔佐下軍凡晉夏置將佐傳俱詳之以重軍政

楚伐鄭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柳棼鄭地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楚窺伺中國有日長炎炎之勢鄭不服從以殺其怒而輕敗楚師不待知者而知其載禍矣故管子之言曰請戰衛戰准戰流戰權戰勢五戰而至于

兵

年十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潁北潁水之北諸侯之師

書楚子伐鄭者楚子親將也楚子頻年伐鄭而士

會獨能却之故書士會逐楚師于潁北潁北潁水之北明乎會能

逐之也夫勢有盛衰時有難易當其盛雖難易也

當其衰雖難易也士會逐楚與魏公子之破秦軍

可謂難勝矣是以用兵當辨難易不宜徒論成敗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六

手劍開濟

若專論成敗者是庸俗人之見也

年十一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

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

盟於辰陵陳鄭服也傳言楚與晉盟

鄭始終兩事處大國之間而兩事以待能者此鄭

晉日之勢也

尹子重侵宋子重公子嬰齊莊王弟王待諸郕郕楚地令尹

城沂艾微孫叔敖也沂楚邑使封人慮事封人其時王築城者慮事

謀慮以授司徒司徒量功命日命作分財用平板幹計功也稱畚築量輕重畚盛土器程土物議遠邇畧基趾具餼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城以度有司爲主能度有司而量功命日不難也

韋孝寬于汾州築城限期十日楊朝晟于方渠合

道木波築城未旬而畢張仁愿于河北築三受降

城六旬而三城克就皆以兵操版築也然其地皆

迫胡虜非係內地較安常之時猶不侔矣按傳叔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六

圭 劍開

救之城沂子產之救災規程燎然後人可爲師淡

晉卻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

秋會于欒函衆狄服也

衆狄疾赤狄之役是赤狄之釁也卻缺乘隙而動

雖求成于狄似乎降尊亦因勢而利導矣

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

西氏少西微舒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轅車裂也

栗門陳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于齊反復命而

還王使讓之曰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楚縣大夫皆稱公女獨

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

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

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

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

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終之無乃不可

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

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六

圭 劍開

焉以歸謂之夏州州鄉屬示討夏氏所獲也

五霸之伯也以諸侯服從也以召諸侯爲詞言者

易爲功而聽者易爲受也夫大罪伐之小罪憚之

王霸所以治諸侯使知所懼也若莊之討徵舒雖

夷狄猶將與之者譬錙千丁寧爲傲天下之用而

已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六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陳晉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應論

同邑徐孚遠閣公評閱

宣公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

巷出車註以爲示當見遷不得安居也夫城方圍

困卽出車于巷又安從遷耶或如後世鑿城而出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劍閣齋

敵不意或惡摧壞城牆出刀車以塞之或冀敵闕

圍一面以資遁去耳

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還師鄭人修城

兵法旣曰守在于外飾又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

下外飾者怯防也藏于九地之下者善守者敵不

知其所攻也蓋守有二一曰城大而難守一曰城

小而難守若渾城守奉天光弼守太原則大城未

嘗不可守也若韋孝寬守玉壁趙彞守陳州則小

城未嘗不可守也予見陳規甚言守城之易因傳詢之老將皆云然豈非以憑城而守仰面而攻勞逸之勢固有殊者耶

進復圍之三月克之

有必救之兵者有必守之城無必救之兵者無必

守之城鄭圍九十日而晉救不至故陷雖張許之

于睢陽亦不能不陷也如趙彞于陳州黃巢以二

十萬衆圍之三百日彞食將盡乃乞兵于梁假非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劍閣齋

梁晉會擊彞亦不免矣

入自皇門至于遠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

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

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

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微福於厲宣桓武不

民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縣傳稱文王縣申息凡十一國不知何以言

君之惠也孤之願也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

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

十里而許之平。潘阍入盟。子良出質。

子重以南郢于鄭。相去數千里。是破鄭終不能有。取人之國者。大抵利下。雖欲利。則不便。取之矣。但須借鄭以勸諸侯耳。得國無赦。此與吳越之勢不同。不獨此也。猶有晉在。楚當日若取鄭。則必不能勝。晉矣。以鄭之餘燼。必為晉致死。而晉之諸卿必合謀而為鄭圖。後吳入焉。而秦救之矣。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代卻缺。先穀佐之。季父。

士會將上軍。河曲之役。卻缺將上軍。宣八年。代父。士會代將上軍。趙盾為政。將上軍。士會代將上軍。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卻克佐之。卻缺之子。趙朔將下軍。代欒盾。欒書佐之。欒盾之子。代。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括嬰齊。趙盾異母弟。趙鞅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荀首林父弟。趙同趙嬰兄。韓厥為司馬。韓萬玄孫。及河。

九節度之師所以敗者。以其不相統制也。林父則久在行間。身為元帥。而威鈍銳挫滅狄之勲何足補敗楚之失耶。莊劾敵也不當。輕與之戰。晉文弱而楚子不欲戰。楚莊霸而桓子不欲戰。皆畏其勲。

也。

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彙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晉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讎。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古用兵。未有不陣者。止為營。動為陣也。嘗遍詢世將曰。戰有陳乎。曰。未嘗陳也。僅操演兒戲而臨敵則鬪力。宜其望風披靡矣。揆厥所繇。當因車戰廢耳。用車則拒禦可以防衝突。能使勇怯相應。是車者陳之甲也。去車而陣。猶解甲而與人搏也。弱者既走。勇者安得不隨之。俱北哉。蓋有陳與車而我始為。不可敗。不可敗而後可以當大敵。若張睢陽所謂兵識將意。將識士情。岳武穆所謂神而明之。

存乎一心者變化生于法之中而不謂法當與廢也。

薦敖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

註曰車右挾轅爲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爲宿備。

予意此言未戰時耳若兩軍相當則楚人上左王

必左其精兵勁卒當在左也據孔疏云凡兵車有

甲士有步卒甲士在車不供碎役分步卒爲前左

右三處兵車一轅伏馬夾之而言夾轅者步卒被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五 則開

分左右者軍行時又分之在兩廂挾轅以爲戰備

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爲主以轅

表車正是挾車嚴兵以備不虞其應左右者使之

追步草蓐令離道求草不近兵車蓐謂臥止之草

以爲宿備預定左右之別在道分使之故曰軍行

至于對陳則在車左右預定左右之分在道使分

之耳。

前茅慮無。

註曰時楚以茅爲旌識蓋前建旌茅以虞敵之有

無通典云在前者明于思慮所無之事恐卒有非

常則預告軍衆使知而爲備如今軍行令人遠在

軍前斥度候望虞有伏兵使踰行人持以絳及白

爲幡軍人爲私號曲禮前有水則載青旌之類是

也蓋前茅者軍鋒也詩曰伯也執殳爲王前驅軍

鋒之冠皆才力之選所以禦銳師陷堅陣盡須勇

力也予謂若以奇言之先鋒不妨誘之以弱所謂

一負而兩勝也變化固在人哉

中權

卽八陣握奇也兵無不是機安在乎握而言也此

李衛公之言也予則曰兵無不是機要在乎握而

言也中權者智者爲謀主勝于此則勝敵矣弗勝

于此則弗勝彼矣此所謂軍命也

後勁

註曰以精兵爲殿也恐敵出不意間道掩襲掠我

比有制之師。武技奮擊。不足以當桓文之節制。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

知莊子曰此師殆哉荀首周易有之在師三三坎下坤上師之臨三三兌下坤上臨師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師初六變而之臨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坎爲衆今變爲

兌兌 川壅為澤。兌為川，今變為兌。有律以如已也。

也。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坎為法象，今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竭，敗也。坎變盈而以竭。功以盈則

敗也。天且不整，所以凶也。水遇天塞，不得整流，則竭。天不整，所以不向。

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

管子曰：戰而懼水，此謂澹滅。小事不從，大事不吉。

戰而懼險，此謂迷中。分其師衆，人既迷芒，必其將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九 劉開齋

亡之道。蓋過而沉溺下陷，將神不揚曰懼水。水克

火，則澹滅過而險阻憂虞。將神不夷曰懼險。險多

謀，則迷中。邲之戰，亦屬下陷，故水不盈而為澤且

竭也。孔疏云：法律破壞，從人之象。法律竭盡，以破

壞被人違逆，不得施行，所以致此凶禍。

韓獻子謂桓子韓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

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

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

愈乎？師遂濟。

但當責桓子以行令不當，勸桓子以分惡。既欲分惡，則軍敗而請死，非誠言矣。

楚子北，師次于邲。沈尹將中軍，沈或作寢，子重將左

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

觀飲馬，則知楚軍之整暇進退在我。見形于敵也。

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咎歲入

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十 劉開齋

楚已有三軍正軍，而敖為令尹秉政，不在三軍之

數。如南轅反旆，軍進退皆由之，故知令尹為兼統

三軍矣。楚軍政肅，故王主之令尹主之而無十牟

九牧之患。

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

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迴車南鄉，旆軍前大旗。伍參言於

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

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

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

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鄆之

間榮陽京縣東北有管城敖鄆二山在榮陽縣西北管城管叔所封也

中軍佐先濟即是桓子未能行令也軍謀必知之

故伍參云然

鄭皇成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

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

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十一 制問齊

鄭非有惡于晉也以其急而構楚懼晉之討故為

甘言以悅晉持此術也晉勝亦利楚勝亦利

樂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

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

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

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筭路監縷以啓山林

筭路車也監縷蔽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

不可謂驕我則不德而微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

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乘為一廣司馬法百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

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

唐太宗曰楚子乘廣三十三乘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按左氏說楚子乘廣三十乘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軍行右轅以轅為法故挾轅而戰皆周制也臣謂

百人曰卒五十人為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百五

十人比周制差多耳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主 制問齊

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

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為三隊則與周制同矣

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

左右廣為親軍者以嘗在王側內官卒當其夜若

今之當更循環衛敵以虞掩襲親軍之制詳焉軍

誌曰令我壘上誰何不絕故漢有大誰之官楚有

環列之尹蓋宮衛之官處則列兵而環王宮出則

當夜以待不虞也審如此則奸人刺客無所用之

矣何以楚莊伐宋而華元乃登子反之牀乎

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

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

鄭不可從

鄭本不足為晉楚輕重但當時以爭鄭為名故楚

鄭親則我勢孤且戰于鄭地鄭為主入亦當察其

向背

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主

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之原

將之為道也或進或退使法在已曰專與下畏法

曰法

趙莊子曰欒伯善哉趙莊子實其言必長晉國

必長晉國者言晉終當宗長羣服也元凱以為執

晉國之政非是

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

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

無淹久

是役也楚本無求于晉晉師若還則楚已得全策

矣故令尹不欲戰亦以保勝也

隨季對曰晉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

母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

人敢拜君命之辱

楚以鄭為詞晉亦以鄭為對只宜如此

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夏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南

羣臣還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

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

無約而請和者謀也詞卑而益備者進也楚故為

求成以懈晉軍觀晉人許之而盟有日不復以楚

為事楚不必單車挑戰自可乘懈擊破晉軍

楚許伯御欒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單車挑戰許伯曰吾

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靡旌摩壘而還樂

伯曰吾聞致師者此言乘車者左射以蔽左射以蔽

者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兩歸也攝叔曰吾

聞致師者此言車右致師之道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車右入

營壘折馘折其左耳執俘取其俘囚也皆行其所聞而復

孔疏周禮環人掌致師鄭玄曰致師致其必戰之

志則致師者致已欲戰之意于敵人故單車揚威

武以挑之下云趙旃請挑戰是也挑彼晉師故言

以致晉師也楚子既求成而又令挑戰示其不欲

崇和以疑誤晉之羣帥蓋城濮之役楚為晉所致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左而是役則晉為楚所致操縱闔闢使楚主之也

晉人逐之左右角之張兩角從樂伯左射馬而右射

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樂伯矢盡麋興於前射麋麗

龜麗著也龜背之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

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

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

太公曰凡將卒相喜以破敵相賢以威武此強微

也司馬法曰避其閒窺閒窺而後接石超距惟我

用之矣

晉魏錡求公族未得錡魏犢子欲而怒欲敗晉師請

致師弗許請使即致師之則名何以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

榮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

不給于鮮敢獻于從者榮澤在榮陽縣見六叔黨命

去之叔黨命去魏錡勿復逐

今北人善射近南人善射遠射遠者弦繁而矢疾

也射近者度十步二十步之內不中不發故往往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左命中鳥獸也然若斛律光之射鵬又未嘗不遠也

惟射疏及遠為難矣

趙旃求卿未得旃趙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

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卻獻子

二憾往矣弗備必敗

與敵營壘相遠勢力相均可遣輕騎挑之伏兵以

待泐曰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此必計畫已定

而輕騎挑之使落我計未有輕以師嘗敵而置成

敗于不問者也。

彘子曰。鄭人勸戰。勿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捐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帥將也。覆爲伏兵七處。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七

七

劍閣

凡將出門如見敵。雖克如始戰。言始終不忘備也。傳紀上軍不敗。與敗而先濟二條。以明備之之驗。故先具舟而濟。似乎必生可虜。然知其必敗而爲備。猶勝于知其必敗而無備者。也是非有死綬之志及操必尅之勢者。我有取乎具舟耳。

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于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

趙氏世爲晉卿。故楚不敢害。卽段公外甥。死別埋。

我意也。

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說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繇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

章氏曰。車戰之法。行則以爲衛。車則以爲營。一車之間。又有倅車。春秋如韓原之戰。輅秦伯將止之。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七

七

劍閣

牽之戰。韓厥中御而從。鄆陵之戰。卻至。遇楚子。韓厥從鄭伯。邲之戰。楚子乘廣以逐趙旃。用車以戰。而使敵得與我。元帥相接。則是環衛之車。不設也。蓋古者車戰之法。前後整齊。必有護衛。前後行列。元帥未易搖動也。惟元帥每以車逐利。故敵人得以及之。若繻葛之戰。二拒用事。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淩得古汰。蓋章氏之說。去車之害矣。總之車步騎一道也。主將非特車不可。逐利步騎亦不。

可逐利也大將以持重為本

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之

兵車名

潘黨望

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入晉軍

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

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

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

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

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七

十九

劍閣齋

杜註以為餘軍皆移去惟上軍在經所以書戰言

猶有陳也蓋晉以軫車逆二子本不欲戰楚車馳

卒奔以乘晉軍因桓子始終欲不戰見楚師至急

令濟河旋師故中下二軍爭舟亂濟以此取敗惟

上軍不動乃得獨全我軍不動則勝矣是晉之敗錄于倉卒移師未

嘗兩軍對壘斬將搃旗也凡將之道曰見敵怒見

亂暇桓子不知所為乃是平時千條萬緒臨事未

免勃亂故不知所為乃平時不能治心之過唐太

宗曰先量已之心與敵之心孰審然後乃可得而

制焉

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

告唐惠侯二子楚大夫唐屬楚之小國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

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駒伯鄧克上軍佐也

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于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

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

游闕者意即八陣所謂握機游軍也游軍皆踴捷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七

羊

劍閣齋

不羈之士蓋晉惟上軍不動楚遣游兵為左拒以

從之而隨季殿其卒而退楚疑晉為誘故不追耳

或曰游兵往來補闕者觀兵陳何處為薄則從而

補之所以防敗失錄正軍中分出不係步伍之數

也總之三軍者正軍也兩廣者親兵也游闕者奇

兵也蓋楚子當中軍分二拒當晉上下

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

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

以乘左得勝故

考乘車之禮。君處左。故造車者必慎于左。若兵車

則馭者在左。戎右在右。將帥居中。如晉伐齊。卻克

將中軍。竟傷矢而未絕鼓音。則將在鼓下矣。解張

傷手而血汚左輪。則御在車左矣。若士卒所乘。則

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欒鍼為晉侯右。曰寡

君使鍼持矛焉。楚樂伯曰。致師者左射。可見左人

持弓也。此三人乘車之法也。然此特其大較。若楚

子欲乘右廣。是使敵移為不可測。是又楚子之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權耳。且楚人尚左。故親軍分為二廣。而王乘左寧

徒以獲勝哉。

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楚人甚之。脫局。楚教也

兵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旆投衡。乃出。還便旋不進旆

衡上使不
帆風差輕

稽周禮車僕掌戎車之萃。闕車之萃。萃車之萃。輕

車之萃。萃猶副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

路。王所乘之車也。廣車橫陳之車也。闕車補闕之

車也。萃猶屏也。所用對敵。自隱蔽之車也。輕車所

用馳敵。致師之車也。傳曰。公喪戎路。又曰。其君之

戎分為二廣。則諸侯戎路廣車也。然邲之戰。晉侯

不在行間。而廣車在焉。觀拔旆投衡。或是其君不

在。則大將居之耳。

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

凡人不能者。必恥自言其失。豪傑必不爾。如孟德

為公瑾所敗。而曰。孤不羞。歪真快語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

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

顧。顧曰。趙使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

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

殺二人以救一人。且不可。而况趙旃耶。

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負羈楚大夫

兵反還戰。厨武子御。武子魏錡下軍之士多從之。知莊子

每射抽矢。故天。納諸厨子之房。抽擢也。厨子怒

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柳。可爲箭。以爲箭。董澤之蒲可勝阮
乎知季曰。言欲取楚人。以易其子。下。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
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
以二者還。此晉人敗中之勝也。

苟射者。射之病也。不可以苟射。不忍喪其名也。古
人射左目而中右目。以爲終身之恥。

及昏。楚師軍於郟。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
聲。言其兵衆將不能用。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重 創開齋

凡兵以靜勝。故師前譟者。謂之虛。後譟者。謂之實。
不譟者。謂之秘。虛實秘者。兵之體也。司馬法亦曰。
避其強。靜擊其微。靜蓋譁者。必軍政不肅也。如劉
錡順昌之役。金兵亘十五里營中。誼譁終夜。有聲
而順昌城中肅然。不聞雞犬。如此可占勝負。

丙辰。日也。楚重至于郟。重輜重也。

通攷云。楚輜重嘗後正軍。一日蓋楚軍有添輜重。
若與正軍過遠。則有邀擊之患。過近則重兵纒亂。

正軍亦潰。後世用兵。先擊輜重。取勝者多。以非太
近即太遠。以是知楚輜重遠。大兵一日爲得宜也。
予謂輜重者。軍之命也。故趨利蹶將。以委軍。則輜
重捐耳。資糧應在中軍。世俗所謂老營也。相去一
日。猶以爲遠也。在軍中者。以爲字也。相去二日。者。以爲行也。恐是兩事。

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
觀。克敵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
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重 創開齋

孫無忘其章。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
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
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于是乎有京觀。以懲淫
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
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傳言楚莊有禮。所以遂興。
郟與鄢陵之戰。兵事之大者也。然其勝也。皆幸也。
善夫李靖之言曰。用兵若敵人不誤。則我安能克。
哉。譬如奕棋。兩敵均焉。一着或失。竟莫能救。是古

今勝敗率錄一誤而已況多失者乎苟其不能無失則兵難事也不可以易言也

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

當時晉侯不當憂楚當憂諸卿耳免桓子所以制彘子也又不宜以軍法常律論

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

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

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重劍開蕭

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晉再克而楚再敗也

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

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

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

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唐憲宗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古何憚

用兵耶自不以一敗便沮成計故裴度得成蔡功

又若孔明之斬馬謖也習鑿齒以蜀僻陋才少上

國而殺其俊傑以是為病信乎為天下宰匠者為國家執法易為人主愛才難也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

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

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

之士皆如挾纊也續綿

如吳起之吮疽段熲之親自裹創所謂視卒如愛

子也荀卿有言曰美酒泛流三軍皆醉者秦穆公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美劍開蕭

伐晉及河而有酒一鍾投河而釀之三軍醉矣錄

此言之溫言美酒非人主所乏也而楚莊秦穆善

用之其霸天下也宜哉

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還無社

卯申叔展皆楚大夫也無社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

山鞠窮乎曰無麥麴窮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

故語河魚腹疾奈何濕藥將病曰目於眇井而拯

之無社意欲入井故使叔展若為茅絰哭井則已

又教結茅以表井。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須哭乃應以爲信。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

外臣之交兩軍相對皆有之。昔用兵者以此爲問可以成大功。
隱語不能卽曉。如呼庚呼癸皆隱語也。

十三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召狄欲爲變。冬

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于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

彘子之先濟也。使其勝楚。則以功傾桓子。其敗也。

又潛引狄人總之。欲圖執政也。其事與魏延楊儀。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五 劍開齋

相類皆欲內爭意不在敵。

十四夏晉侯伐鄭爲邲故也。告于諸侯。蒐焉而還。中

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

張代子良于楚。子張穆公孫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

良爲有禮。故召之。

桓子但當增修國政爲內治之策。不宜以兵加人。

示之以整者。乃示人以弱耳。以兵加鄭。正不足畏。

鄭卽如楚。謀晉我猶以爲鄭聲也。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

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

聲。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

犀。申舟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

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我亦亡也。亡一也。乃

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于室。皇劔及于寢門

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孟諸之田申舟戮宋公之僕。故其君臣皆欲殺之。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五 劍開齋

以雪耻以楚國之大豈無一人可任而必使申舟

非所謂擇人不謹也。料宋必殺之以爲兵名耳。夫

兩國交兵。使在其間。人料我必戮其使而我獨使

其料不驗。楚固如宋何哉。奈何殺一人以重一國

之禍乎。故齊殺燕使而燕使客謝過。雖以驕之實

以愧之。

十五春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

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

未可與爭雖晉之疆能達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
此雖有通之吉然每為不能者藉口
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
待之乃止

然晉力爭鄭而不救宋者鄭近而宋遠觀文公欲
救宋尚難其事可見楚攻為易晉救為難也

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
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
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
車上望櫓遂致其君命楚子將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七

无

制問

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殺而反之何故非我無
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
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
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
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貲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
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
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
不然而義士之多耶
救師未至而遣人達信此必誓死以行者故雖為

人所獲而每致其君命蓋敵既得我使必異為彼
用非載以樓車即送至城下令其登高而呼唱空
聲以撼城守而其人亦每佯許之而終不為之用
言猶在口而肢體解裂者自古及今何可勝數若
揚之致命得免蓋亦幸矣故得敵人之使能舍之
者上也不然則開之營中使彼我之情俱不得洩
此固得中策哉

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七

无

制問

孫子曰拔人之城而非攻也張預曰或攻其所必
救使敵弃城而來援則設伏取之若耿弇攻臨淄
而寇西安脇巨里而斬費邑是也或外絕其強援
以久持之坐待其斃若築室反耕以服宋是也茲
皆不攻而拔城之義也慕容恪曰軍勢有宜緩以
克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勢均且有強援慮腹

皆之患者宜急攻之以速大利如彼強我弱外無
救援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敝兵法十
圍五攻此之謂也蓋楚圍宋已積九月楚復為持
久之計亦見宋之善守

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
病告

縋城登牀前此未之有也似過于蹈險然大要有
二一則功名未顯而其人慷慨自負以為終當大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三 劍閣齋

見于時履險而色不變如韓蘄王之于羣賊下馬
釋甲啗賊牛酒聲言大兵當至而賊不敢動是也
一則威望昭著素為敵所畏懷如郭元振之親入
虜帳馬燧之披襟示徐庭光郭子儀之見虜以數
騎免胄徐出而傳呼曰令公來是也意元亦宋之
良大夫也言論風采足以竦動固有所恃以無恐
者歟或以為華元不必親往然非元亦無成也元
萬死一生僥倖其成有似于任俠者流世固有才

似孔明而為刺客之所為者耶

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
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
而告王還三十里

子反更事多矣豈縋城登床遂心胆俱碎哉伐人
之國而與人之執政夜半私語一軍皆驚矣即不
許元王亦必疑側之所以懼也

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三 劍閣齋

楚莊滅陳而不有入鄭而不有豈克宋遂有之乎
即克之亦終舍此而歸耳元之所以勇于往而側
之所以果于許也

潞子嬰見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為政而殺之
又傷潞子之目鄆舒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
鄆舒有三雋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
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
而奪黎氏地三也

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母乃不可乎。晉侯從之。太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曲梁今廣平曲梁縣也。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晉謀狄之心久矣。罪不可縱。時不可失。固其所也。

羊叔子不云乎。若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眾。長江

未可窺矣。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三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畧狄土。畧取也。稷晉地。壬午七月二十九日。晉時新破狄土地。未安。權秦師之弱。故別遣魏顆距秦而東。立黎侯而還。狄奪其地。故及雒。

秦師于七月伐晉。而晉侯即于七月壬午治兵于稷。以畧狄土。豈門庭之寇。晉直可不應耶。蓋晉方滅狄。欲以此夸耀于秦。若秦師不至。略定狄土。亦自不煩親往。惟以略狄為詞。使秦不我備。而密遣

魏顆出不意以擊之。所謂聲言擊東其實擊西也。爾時晉雖敗于邲。而士會卻缺輩實知兵。故能出奇至此。

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余是以報。

此天下之陰德也。以一婦人而舉國勝敗係焉。故古之爲將也。必擇有福德者。與其謂其可以成事也。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士伯子。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士伯諫而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庸用也。祗敬也。物事也。言士伯庸中行伯君

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言文王布陳大利，以

道福流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賞罰當則兵可去。何事兵耶。此賞功而傳嘉其剛

德也。以此言明德將國之存亡盛衰皆係焉。豈徒迂說哉。

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

原叔必有大咎。劉康公王季子也。原叔趙同也。天奪之魄矣。心之精爽是謂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晉侯為成八年 晉殺趙同傳 三五 創開齋

獻狄俘于周。所謂四夷之功。獻于王。王以警于夷。

此帝王之威也。周衰矣。非此不為威。若能張撻伐

之威。自無事乎此爾。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鐸辰不書

晉吁之屬

草薶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已。而或者謂夷狄

一氣所生。亦足傷天地之和。不已迂乎。

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鞞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鞞冕命卿之服

以王命將中軍。服以鞞冕。前此者未有也。又加以

孤卿焉。猶漢武既侯衛霍。欲褒寵大將軍。復進秩

大司馬也。

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

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盜之為患也。秦以後日甚矣。漢唐與國運終始焉。

即宋南渡而諸將不能得志于夷狄者。亦為分力

于羣盜也。故若將士會而盜出奔。以不治治者。上

也。善遣長吏。撫循解散。次也。繡衣持斧。嚴刑峻罰。

使民不敢為惡。下也。若姑息蒙玩。養成其勢。而欲

以力勝之。難哉。且賊大則必用勦。不勝勦則必用

撫。夫撫賊之難。甚于勦也。李綱曰：失業之民。與潰

散之兵聚而為盜招納之以為我用善良可散而

歸田強勇可藉以充伍且以盜賊攻寇讐勝則享

其功敗則不足惜此撫賊之利也然已放肆而欲

取其憤戾則難已鹵掠而欲室其貪婪則難易置

將帥則懷疑界之部曲則易叛恩過則驕威勝則

怨此撫賊之難也非善駕馭者不能轉難為易矣

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

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七

無能涉河

子儀見盧杞必彛去侍姬故懲此失

十八年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于是有蜀

之役

本年晉衛伐齊齊與晉成公乃如楚乞師迫楚師

不出又用晉師也

左氏兵法卷之七終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陳省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水臆論

同邑徐孚遠關公評閱

成公

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文十七年郊垂之役層嘉處瑕故謂之瑕嘉

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微戎將遂伐之戎平還要其無備

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叔服周不聽遂伐茅內史

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酈生為說客而韓信擊破齊唐儉為行人而李靖

擊破突厥蓋乘敵無備而自量其力足以破敵故

不返顧耳若不自揣量而僥倖其成豈有濟乎自

當度時而審勢也

為齊難故作丘甲

按丘甲之說諸家紛然胡安國之說為備余因詳

之然未知其果增乘抑增甲也胡氏曰作丘甲蓋

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

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取於民者。出長

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前漢書刑法志。殷

賦。地方一里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戎馬四匹。兵車一乘。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

出賦六千四百井。兵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

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兵車十乘。司馬

法曰。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

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

唐太宗問李靖。楚廣

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

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

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

丘甲者。卽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

孫氏曰。謂丘出甲士一人。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

邑。四邑為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丘何甲士之有

也。往者三人。而今增其一。丘出一人焉。則未知其

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至昭

公時。嘗蒐于紅車。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

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杜氏曰。百人為

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

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則魯

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

益兵其數。加增三之一耳。茅堂胡氏曰。成公以前

二人。甲士三人。凡二十五人。為一甲。是四丘共出

三甲。兩今作丘甲。卽一丘出一甲。其於賦增三分

之一也。杜征南最號知兵。及釋此。亦先儒或言甲

誤。予因看李衛公論車乘法。方曉此。

非人人之所能為。又以為丘出甸賦。加四倍者誤

矣。劉氏曰。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賦其民。擅稅其

民。稅為足食也。賦為足兵也。然而不得擅者。先

王之稅。既足以食矣。先王之賦。既足以用矣。張氏

曰。每甲士統二十四人。必無增甲士而不增步卒

之理。故知李靖所謂二十五人為一甲者。其考周

制詳矣。萬氏曰。四丘之甸。共出甲士三人。而成公

左氏兵法。謂要八卷之八

使一丘出一甲士。甲士之數既加。則長轂牛馬

子 34-529

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
按丘者十六井爾，甸乃六十四井，使丘供甸賦，是
加四倍。魯亦必不為也。且云丘甲，不云丘乘。廬陵
李氏曰：此條惟胡氏得之。蓋司馬法舊制四丘出
三甲，三甲為七十五人，今四丘出四甲，四甲為百
人，四丘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三家也。公穀之說固
無足取。杜氏則又大過，豈有一丘十六井，
一百二十八家而使之出一乘之賦哉。

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修賦車馬，繕完城郭。具守備。曰：齊楚結

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
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逞解

逞，非解也。馳逞也。時季文子為政，宣叔知文子欲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四 制閭齊

逞志于齊，先為完固根本之計。故范武子曰：使卻

子逞其志，宣叔曰：乃可以逞。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龍魯邑。頃公之嬖人廬蒲就

魁門焉。攻龍門也。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

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膊，磔也。齊侯親鼓士陵城，三

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東晉將朱伺善戰，或問其何以輒勝。伺曰：兩敵相

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崔仲文

以兵定關東，破尉遲迴，諸將皆以遠來，士馬疲敝。

仲文令趣食列陣大戰，既而破城，人問其何以克

勝。仲文以所部將皆山東人，果于進，不宜持久，乘

勢擊之，所以致勝。契丹主將五萬騎，敗唐兵于汾

曲，石敬瑭曰：遠來疲敝，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對

曰：我氣方銳，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

未可知矣。此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乃

知或遲或速，惟在主將權衡時勢，而又當辨其國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八

五 制閭齊

俗南北剛柔不同，即遲疾性亦各異也。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齊

魯還相遇于衛地，良夫孫林父之

父石稷石碯四世孫甯相甯俞子，石子欲還，孫子曰：

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

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關文失新築戰事

亦須度量已力，如司馬仲達于孔明，雖數請戰而

終不戰者，力不敵也。豈可以兩軍相遇而謂當必

戰哉？是時魯衛深疾齊，欲報之，故以避敵為辱耳。

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成子石稷也衛師已敗而孫良

夫復欲戰故成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子欲使須救成子之必死也

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還我此乃止

兵法曰弗以三軍爲衆而輕敵弗以君命爲重而上木齊與子威今之將

必死又曰惜死重命者將帥之事也

且告車來甚衆新築人救孫桓子故並告令軍中齊師乃止

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

次于鞠居齊師知衛救至乃止不敢追鞠居衛地新築人仲叔于奚救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六 創問齋

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也周禮天子紫宮縣四繁纓以朝許之諸侯之服

面諸侯軒縣關南方繁纓以朝許之諸侯之服

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

假人君之所司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

從之弗可止也已

凡天下重則治輕則亂使天下亂不治者爵輕而

君無所司也當積輕之後不救之以甚重不可挽

已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此已在晉國相師時定意臧宣叔亦如晉

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卻子

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

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六萬人

以諸侯而爲匹夫與師此何得與圖霸者比然魯

衛之合于晉是眞合也因其銳而用之故雖以忿

與師而有大功

卻克將中軍士變佐上軍范文子樂書將下軍代趙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七 創問齋

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

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

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

謗也師從齊師于莘

夫兵之爲道也什長得誅伍長萬人之將得誅千

人之將未聞軍司馬斬人而中軍有分謗之說也

是役因卻克而與師故卻克多爲曲折

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靡笄山名齊侯使請戰曰子

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寡君使視其相語之辭皆若憤憤非若十一之夷群臣請于大國無令與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

此憤兵也驟用之則勝徐用之則敗為齊計者堅齊人亦為忿辭以進戰何辟清野以老其師俟其糧盡力竭發我銳卒擊其情歸其軍可覆

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矢禽之而乘其車既獲其人因釋太以兵法測要人卷之八八

已車而敵繫桑本焉以徇齊壘將至齊壘以桑樹曰繫車而走欲自與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言已勇有餘欲賞之

其勝者未嘗非勇力國士也其敗者亦未嘗非勇力國士也故材力健疾滅絕旌旗力輕扛鼎足輕戎馬者戰則置之死地當求所以生之也但弱者當用彊勢彊者當用淩謀齊侯以彊狠得罪于諸侯非勇力不足也今乃欲以勇氣懾之適足致人之怒而見已之輕耳

癸酉師陳于鞏郕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郕克鄭丘綏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

齊侯無慮而易敵孫子所謂必禽于人也是役也鞏去國五百里愛妻去國五十里一戰繇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禍亦烈矣故兵戒武進兵志曰兵非貴益多惟無武進齊侯所謂武進也為將且不可而況國君乎

太以兵法測要人卷之八九

卻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

漢祖捫足不欲人知祭遵舉袖叱士決戰雖流血至踵而軍容不變恐衆心動則不能勝敵也故將雖不專責勇力要須強健者慮此等耳

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張侯解張也言血多汚車輪綏

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凡險阻之地車騎五而當一然遇險而丘綏下推

車必輕車可知也。自房琯以車敗後，人動以為戒。此○蓋○可○見○
據琯效春秋時戰法，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既戰，賊乘風譟牛悉歸，聚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則營車闕處，以鹿角竹塞別處，伏兵亦以鹿角竹如車營自衛，以侯若虜賊合衆對壘，分敵格，我則隨處起伏，兵或首迎，或尾邀，擊前項車營，取便擊，應非皆以牛馬駕車明矣。惟持重輕脫俱時為之要，須得其意耳。是時固以馬駕車，險則人為之左右。運○無○足○之○城○策○不○餉○之○馬○此○守○邊○簡○易○法○也○
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擐○貫○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華○不○注○山○名○
師之存亡在枹之端，故將專主旗鼓。雖天子諸侯自將，當自執旗鼓也。然自執旗鼓則易別識恐為敵人所乘，不審今之制于旗鼓竟何如耳。若桓元子伐蜀戰本不利，欲退軍矣，而鼓吏誤鳴鼓進軍。

卒以大勝遂平蜀，蓋聞鼓而進，敵知我之勇，不知我之怯也。是以勝之。勝○者○大○帳○者○兩○所○謂○備○也○
韓厥夢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子輿，韓厥父。故中御而從齊侯。居○中○代○御○者○自○非○元○帥○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亦○自○從○客○不知禮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綦○毋○張○欲○從○左○右○而○載○皆肘之，使立於後。以○左○右○皆○死○不○韓厥俛定其右，俛俯也。右被射仆，車中故俯安隱之。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若射中韓厥，則齊復轉敗為勝，略足相當矣。故不知三軍之事者，不可與同三軍之政也。此○中○有○天○命
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丑父寢于轡中，蛇出于其下，以脰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原○前○事○
齊亦以丑父推車，乃知斷無艱于運動，牽挽不行之理。然兵車一乘，步卒甚多，何以都不顧車之行止而必待車上者下推之乎？又左氏敘戰事，每一

車則自爲一車其進止勝負若不相聯絡者何也
豈春秋時戰鬪之事固如此耶

韓厥執繁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
羣臣爲魯衛請下臣不幸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
羣臣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夜爲右載齊侯以免

副車也

孟德與呂布搏戰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操突火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主 劍開齋

茂著之軍騎爭逐茂堅幸得脫蓋鋒鏑之餘恒迫
于人若丑父之忠智有餘危不避難可謂勇矣

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

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

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

求丑父三入三出

入晉軍求之

齊侯不介馬馳晉軍三入三出以求丑父此亦人
情所甚難矣惟能行人所甚難故七年不飲酒御

肉而諸侯憚之蓋強志有似句踐而不能忍小憤

故一以伯一以喪師耳即其初立而數年不與盟

會亦非無志意者意時無良臣佐之故無所成耶

每出齊師以帥退

齊師大敗皆有還心齊侯輕出其衆以帥厲退者

凡行軍之道無絕人馬之力所以任其上令馬疲

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齊師已敗而齊

侯欲以身率退其下自不能任令也

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主 劍開齋

之

狄衛畏齊強不敢害遂自徐關入

郭子儀謂今挺身來聽汝殺我我將士必死與汝

戰矣

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

所過城邑皆勉厲其守者

恐晉師乘勝深入故勉厲之也

辟女子

單還故婦人不辟之

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

免乎曰免矣

銳司徒主銳兵者

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

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

辟司徒主

者、壘與之石窮。

太公曰：軍中股肱，主修溝塹，治壁壘。又曰：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故三軍用備者，齊銳司徒主兵，辟司徒主壁壘，所謂用備也。蓋壁壘不設，兵器不工，是謂棄軍。故管仲曰：爲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工者所以造軍器用，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兵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服便也，謂便習武藝，兵不完。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八

古

初開齋

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倭者同實。倭，謂無甲器也。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與倭者同實。徒人，謂無兵甲者，倭，單也。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矢者同實。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與，擊馬陘。丘與，馬陘，皆齊邑也。齊侯使賓

媚人賂以紀甌玉，磬與地也。國佐也。不可則聽，客之所爲。

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同叔，蕭若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

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其若王命何？

乘勝逞欲，逆理犯順，齊亦霸國之餘也。使激怒其衆，決一死戰，則諸卿事去矣。

王命何。

乘勝逞欲，逆理犯順，齊亦霸國之餘也。使激怒其衆，決一死戰，則諸卿事去矣。

衆決一死戰，則諸卿事去矣。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八

五

初開齋

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諸姬之物，各從土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

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農者，民之天也。國君之母，亦民之所戴也。晉所以

農者，民之天也。國君之母，亦民之所戴也。晉所以

農者，民之天也。國君之母，亦民之所戴也。晉所以

農者，民之天也。國君之母，亦民之所戴也。晉所以

農者，民之天也。國君之母，亦民之所戴也。晉所以

農者，民之天也。國君之母，亦民之所戴也。晉所以

叔詞者于民心何如也夫已之兵與敵之兵皆民也
叔齊人有戰不獲其侯
也是怠我而怒敵也

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
離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
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
之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
鞏之戰始而勝勢在齊既而轉敗為勝勝勢在晉
自質母之言一出而齊直晉曲勝勢又在齊即不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以土地國寶賂晉晉終不就盟乎當實人挾上
地國寶以往亦不料晉之有亂命也夫使當時背
城借一齊未有不勝者寧至公羊所云再戰哉

公會晉師于上鄆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
三帥卻克書已受王先路之賜今改而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輿帥主兵車候正主兵候亞次旅衆也次于卿

鄰國無往賜也鄰國往賜所以致楚師也
然以畏晉故厚為之卿禮也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我望爾也乎
武子之父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
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文子殆知道者厥後勝楚而以爲大憂蓋宰相之
郤氏大侈文子所以處之使當不唐同難
器非但將帥之才也于其始嗣位而已見之矣

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
力也臣何力之有焉
郤伯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

所命也克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
即范樂伯見公亦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如之對曰變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下軍帥故
推功上軍傳言晉將
郤克讓所以能勝齊

凡能不自稱者非器量與人殊即其所處之勢當
隱有所避耳故歸而飲至謙讓不伐功名之士以
爲軌則可以免焉

魯衛受盟于晉從于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
克請八百乘亦以多敵
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群臣不如先大夫師

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

况我儕乎。

客嘗謂兵必須衆勝者。每心不謂然。卽史所載王
翦破荊。非六十萬不可之說。亦嘗疑之。蓋善用兵
者。正亦勝奇。亦勝衆。亦勝寡。亦勝。但當求之于勢。
所謂懸權而動耳。故李信之敗。敗于三日不頓舍。
夫三日不頓舍。所謂趨利也。卽百萬有不敗乎。若
百萬則敗。益甚爾。王翦之勝。勝于堅壁不戰。休士
洗沐。楚不得戰。引兵東歸。翦擊破之。所謂脩歸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卽數萬有不勝乎。若數萬則勝。益奇。天王翦白
起皆秦之勁將也。王翦終以六十萬破楚。非有不
可奪之說也。白起之終不肯伐趙。雖孫吳復生其
說不可易矣。乃知古之善用兵者。亦自分巧拙不
可爲其所欺也。
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
而善用之。乃大戶。閱民戶口已責責棄通逮鯨救乏赦
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

右。王卒盡行故王戎車亦行雖無楚王令二君當左右之位二君弱皆強冠之冬。
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
固將退矣。

亦以王卒盡行。故不能久頓。兵於外。夫衆之喻。固
在乎劔也。劔之脊不厚。則鋒不能入。此固善喻也。
然猶有喻焉。譬之衆千鈞之盾也。大力者負之。固
望而却走。然能提攜之者少矣。即能提攜之。苟未
能掉運如風。則未能制人而先爲人所制。豈得謂

之利器乎。若夫千金之劔。雖恒人舉之。無負重力
竭之患。然一麾而晉鄭之頭。畢白雖有強敵。固不
懾之矣。故衆寡之利。鈍盾與劔之喻也。且我聞之
司馬法曰。用衆治衆。利正也。夫兵以正勝。自不若
以奇勝。况所謂正者。分數也。故孫子曰。治衆如治
寡。分數是也。昔人謂淮陰將兵。多多益辦。辦者分
數也。今之治兵者。動言兵少不足用。必須十萬數
萬。而此十萬數萬者。又非素所訓練者也。竭天下

之膏血聚天下之白徒當其求之天下騷然及其
聚也又時時有潰散奔竄不可知之患一旦冀其
衝鋒陷陣則營陣行伍之制俱懵然不辨所謂分
數者何在而猥云能用之耶是以用兵莫若用寡
用寡必須練銳用寡者已鍊之金也用衆者未練
之金也舍質之美惡用之利鈍而徒齊其重輕無
怪乎侈言衆也

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陽橋魯地孟孫請往賂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御問齊

之楚侵遂深故孟孫請以執斲執鍼織紵皆百人公

衡爲質以請盟子成公

士卒以軍中爲家凡有技能之人俱軍中所資故

匠人女工織繒布者皆可爲賂

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

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

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置盟也于是乎畏晉而

竊與楚盟故曰置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

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
位不得列于諸侯

自非元帥則御在中將左故殺之役左右免胄
而下言左右下則中御者不下故言秦無大將若
楚戎車既駕彭名爲御而許靈蔡景爲之左右故
謂之失位必楚王在行間楚王御而二君爲左右
乃可耳使楚子親將中軍而二君爲之左右亦謂
之失位矣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御問齊

楚師及宋公衡逃歸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

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况明君而

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億兆可謂衆矣十人可謂少矣億兆人不敵十人

也然十人實可謂衆矣衆貴善用善用者衆之利

也不善用者衆之害也欲知用兵之利者未有不

先求用兵之害也若晉之辟楚速歸不敢與楚兵

遇或別是有爲豈必專以衆哉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干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八

主

初開濟

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莊伯王使委于三吏。委，屬也。三，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籍，書也。王畏晉，故是役也，晉有兩失，而王之私賄亦一失也。然亦勢也。天之下，之。事始。私賄，以慰鞏朔。

三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伯牛，鄭地，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鄭，敗諸丘輿。

與皆鄭地，皇戌如楚獻捷。

晉潛兵深入而鄭預設，兵以待于鄭，又不書敗於鄭而書敗于丘輿者，必隨晉軍至丘輿而擊敗之也。兵出於覆十出而十勝矣。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知罃，楚之戰楚獲知罃。于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知罃父。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勝其任，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累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繫臣得歸，骨于晉，首其請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八

主

初開濟

使楚不欲歸罃，雖善詞不歸也。楚苟欲歸罃，雖強

詞亦必歸也。然其以正對者，非爲示能于楚，乃欲于歸國之時，執此數語，以明不辱耳。况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荀林父之季弟，新佐中軍，甚愛此子，則詞雖不屈，楚不敢加害矣。

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

爲六軍，借王也。

韓厥趙括鞏朔韓穿

荀驪趙旃皆爲卿，賞鞏之功也。

韓厥爲新中軍，趙括爲新上軍。

韓穿佐之，荀驪爲新下軍，趙旃佐之。晉舊自有三軍，今增此，故爲六軍。

考成周兵民之制，丘甸之法，兵皆設而不用，比閭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八

二

初開闢

之法，戶皆有餘而不藉，何也？蓋有居民可任之數，用以力田治水，田獵追胥，每同可任者十萬餘人，是也有丘甸出車之數，每同出車百乘，徒萬人，是也有簡稽之數，苟盡簡閱之，則民不勝其疲，故如載師之法，自十一至于二十，而三每五分而稽其一，必十餘載而一周，其比閭之法，則以一家而兼十家，所以統轄乎民者，必十年而一周，推此二法，卽如今之設里者，計一藏九休九而用一也，又周

兵摠論曰：周官小司徒，伍兩卒旅師軍，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教練之數也。司馬法：地方一里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此調發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之外，家家使之爲兵，人人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八

三

初開闢

兵萬數，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簡，甸六十四井，乃爲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調發共出一人也。每甸姑逋以中地二家，五人計之，五百一十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調發，方及一人也。又周禮治民制兵之法，六鄉七萬五千家，六軍七萬五千人，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爲伍兩卒旅師軍，是故人服習而政便安，此周人之法。

所以爲善也。夫兵不外乎民將不出乎吏。此說是矣。惜乎知其一而未嘗會其全也。夫使王之所以守國者止此六軍。苟事變紛沓如天子巡狩于方岳。夷狄交侵。奸宄竊發。王城要害之並守。遠近征討之迭用。將何以爲備耶。蓋鄉遂近郊二百里之地。爲田六十四同。當有一百六十萬餘家。以丘甸出車之法計之。當爲五十餘軍矣。苟謂一家出一人。而有十二軍之衆。則二百里內豈止十五萬家而已乎。故以鄉而言約二十五軍。遂亦如之。此猶後世之京軍以居守爲重而不廢弛者也。每都鄙各有鄉遂之兵。視夫侯國之制而在野則有井邑丘甸出軍之賦。此猶後世之畿輔軍各守衛其國都而拱護王畿者也。故凡有大故致萬民於王門大喪用役。凡事致野役。此惟鄉遂之民有之也。大事致民用之。軍役旅田役夫故致餘子令各守其閭閻鄉遂至都鄙定法皆然也。至于大司馬所握

之六軍。通王畿千里之內。相更休而調遣之。每以十分有餘。而用其一。觀四時教閱之旗物號日必兼州里野家都鄙而並陳之。可見矣。其在王國則用之以爲會同軍旅。田役喪紀。其出畿外則用之以爲巡狩征討。此皆公卿大夫各帥其鄉遂都鄙采地之民。在後猶更番上直。郡國遣調之兵。故鄉遂之征止十一與十二而三用一而休九。與七甸稍遠都則其征十二用一而休四。大較天子之役民近數而遠疏。故大司馬之用衆近輕而遠重。豈有專以六鄉爲六軍之理。苟比卽爲伍。人人盡用。歲歲無更休。豈自古制軍之法。且六鄉盡用而千里則居然無事。何其勞逸不均。況六軍每出則天子之近郊壙然無人。胡以居守此皆悖理之大者。以此觀之。則五等之國其三軍二軍一軍皆通于四疆。可以類推矣。薛氏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六軍七萬五千人。千里之畿提封萬井。定出賦

六十四萬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統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爲五百一十二萬家家之一夫爲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爲七家而賦一兵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考七十萬家燕言一夫從軍七家奉之此亦見七家賦一兵也自夫率之七家相更已給軍則王畿之內凡七征而役方一遍焉章氏曰司徒之可任者如此其多司馬法之出士徒如左氏兵法測要

恐未必沿鄉遂之制也要之上古兵農合一迫兵農分而民困矣故王荆公變法以汰兵爲先至于兵又與軍分兵與軍皆冗食于農而農益困矣所以古之民有四而今之民有六曰士農工商軍兵竭四民之力而養不屯之軍不戰之兵卽管商且奈之何哉今則又多一焉曰盜而民益耗廢矣四年冬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冷敦之田前鄭伐許取田今往正其疆界晉欒書將中軍左氏兵法測要

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荀庚將上軍不克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汜祭鄭地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

鄭疆許田許人敗之鄭伯伐許取許田是曲在鄭矣鄭與楚較親楚與許較疎楚不無庇鄭也且臣不敢奸君故使楚子評其曲直

五宋公子圍龜爲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宋楚平後華元使圍龜代已爲質故怨之

龜之被誅以華元方執政親于主而和于民是未可動也獨計圍龜文公子也習攻華元而宋公誅之寧非以元爲社稷之衛歟古之重大臣如是

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寧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辭會在師于鍼衛人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

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

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徒不得入也方且欲出

師還衛人登陴

宋武帝討劉毅遣裨將王鎮惡假托劉兖州至城門未及下鎮惡已馳入城又宋武帝之在海鹽也孫恩日來攻城城內兵力甚弱宋武一夜偃旗匿衆若已遁者明旦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見無

備率衆大上宋武乘懈奮擊大破之以宋武觀之可見不保未必不足登陴未必有餘也假使當日

晉果襲衛鄭與戎蠻之師未必從也不過壁上觀

耳晉襲衛而不得志毋論矣襲衛而勝晉兵亦已

飽掠而無志于戰矣衛有不悉師追之者乎且良

夫所握之兵又不得不爲反救之計而晉軍當盡

殲矣乘兩國之鬪其所俘者必悉歸之鄭與戎蠻

之師而晉覆軍辱國空受惡名此勢所必至者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晉樂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繞角鄭地楚師還晉師遂

侵蔡

按傳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窺易震

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

楚師宵潰晉遂侵蔡兵機纂曰夜戰多火鼓所以

變人之耳目若襲敵營燃火適足以助敵人之耳

目于我反害其利安在此孫武之微旨也夫夜戰

之法貴乘敵不備幸敵撓亂駭而攻之則有勝計

或因天之陰霾。夜之風甚。各執火炬。銜枚疾馳。出其不意。若寇營士卒驚怖。吾以勁兵精騎乘之。此必勝之理也。若乘之而不亂攻之而愈靖。將卒不驚。營壁如故。則是彼之法制謹嚴。備預周密。我當舍而勿攻。倘先覺賊至。當按兵勿動。縱賊進入。然後擊鼓。諸營齊應。衆兵皆起。焚火內照。號令營中勿動。須臾之際。善惡自分。凡夜須立號。逐日改易。置鋪狗巡探人。不得高聲。又丘葵曰。將以鼓鐸而

聲之。則所聞必亂。將以旗物而揮之。則所見必昧。于是專以號名爲尚。而號名又必外假者。所以防奸細及間諜等事。故古人教戰。不徒教其晝且教其夜。不徒教其行兵。而又教其止息。

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申息。楚二縣。楚樂諸桑汝南朗陵縣。東有桑里。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武子。知莊子。荀首中。樂書。知莊子。荀首中。范文子。士燮上。韓獻子。韓厥。新中。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于此。是遷

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若不能。故曰成師。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

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然古人恒有據一小城。而重兵捨之弗攻者。以破之不足以爲名。故弗攻也。凡城之不守者。畏敵之久也。不畏敵之衆也。衆則必不能久。以重師而圍二縣。又不能久。知其必不克矣。故還師。

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樂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將酌于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六軍之卿佐。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范。韓。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傳善樂書得從衆之義。且爲八年晉侵蔡傳。從衆者從善也。從善者雖一言之善。蔑不從也。苟文若謂孟德應變無方。明達不拘。夫惟明達不拘。

而後能從衆耳如撫掌而跣迎許攸即用其策以破紹又如擊烏桓諸將以爲不可操獨用郭嘉計及成功還科問前諫者皆厚賞之曰孤行乘危以徼倖不可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昔人謂爲美王謀難不中而實是也弗難言之嗟乎必如是而後可謂能從善矣

七年春吳伐鄭鄭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晉亡無日矣君本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孟 劬問滿

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

其言甚大此豈季文子所及乎亦足彷彿秦繆矣非英雄而懷聖賢之心者不能也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其仲侯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時諸侯皆協于救鄭故鄭藉諸侯之勢得以有功是時楚爲晉所討矣楚圖宋之役在宣十師還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爲賞子重所請其誠殊矣

田王許之申呂楚二邑分申呂之田以自賞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言申呂賴此田成邑耳不得此晉鄭必至於漢田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壞也功臣多請田宅各自有爲但以不得爲恨則王翦蕭文終不當鄙吝若此也

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其王卽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孟 劬問滿

巫臣雖有可誅之罪然已亡在外矣滅其族不足以制之反致怨焉又使之無後顧矣

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怵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殂

古人不妄語者以終當踐此言耳若王處仲欲拔溫太真舌豈可得耶

巫臣請使于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

所謂合諸侯之交以爭天下之權蓋楚吳越之交
皆曰下流之所其地有之并也知亡楚者必吳而亡吳者必越當時先幾之
士必有見之者矣

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
司馬法百人為卒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與其射御教吳
乘車

吳之車乘猶趙之騎射也用人之技而乃能制人
者其兵新而銳其將能用之所以勝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素
制開

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
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

楚山澤之國似乎車戰非所利然楚用革吳用木
也吳地下溼固無所用乘車而巫臣教吳乘車者
蓋楚之所長楚之所恃也我欲圖人必先習其所
以制人之具而後可圖也且依人者其勢弱叛楚
則不得不習于兵習於兵而後國勢乃強吳得巫
臣始為用武之國矣

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于是
乎一歲七奔命
一歲之間七為楚害故蠻夷屬于楚
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楚為吳上流然吳能難楚楚不能難吳何也且非
吳攻楚則楚易攻楚攻吳則吳易攻獨此也六朝時自荆楚下攻建業每敗自下攻荆
此六朝事也楚每勝固知吳為楚根本也

晉藥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
申驪楚大夫楚師之還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素
制開

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之言不與楚戰自是
常從其謀師出有功故傳善之沈國名
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
人斯有成績矣

是以時楚適有吳難未遑與晉爭故是役也晉有十
全之勢非繞角之師可比也

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
過許見其無備

此三說之故智也大獲者如挾門之盜鹵獲財

物彼必疾去其裝既重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
不屬追而擊之其將可覆吳子所以待暴客也然

加于小國則可若大國必為主所敗矣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
池上渠丘公莒子朱也池城池也渠丘邑名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

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

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世有

封疆者有縱其暴掠者勇夫重閉況國乎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素 廟開濟

夫重門擊柝此不得已也尉繚子曰夫守者不失

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池深而廣城堅而

厚士民備薪食給弩堅矢强矛戟稱之此守法也

九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邑別

貳而執之服而舍之來執則不武故君子弗與也

藥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伯蠲鄭是役也可以失朝

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陳與晉故

寇恂之斬皇甫文以其為高峻之腹心也元昊及

猶遣使來衆欲誅之而程琳不可後使者益驕橫

大臣患之琳曰始以為無罪耳今既驕橫誅之乃

國法也是二者不可以行人之常論也若以常言

之假使鄭叟復生當撫其背而折其詞何至臨以

鋒刃哉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

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稅解也召而弔之再

拜稽首問其族對曰冷人也冷人樂官公曰能樂乎使與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八

素 廟開濟

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

奉之以朝于嬰齊而文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

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

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鄭人以師箴師慧易堵女父尉翩司齊于宋師慧

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必無人焉若猶

有人豈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

去重禮冷人以合兩國之成是冷人足為晉楚重

輕也不亦辱晉楚之士乎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月六日。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弃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八

卑

創開濟

伐置言備之不可以已

使巫臣言之。莒子卽繕城濬池。愛民訓士。期年之間。已無及蘇氏所謂言于先事則患其不信。言於當事則患其不及爲也。然非特闢茸者爲然。李密亦一世之雄也。破宇文化及。有輕王世充之意。不設壁壘。世充夜遣騎設伏。遲明薄密。密不知其所伏。出兵應之。兩軍甫合戰。而伏兵夾擊。密軍驚潰。乃知器不預備。慮不先設。皆足以致寇所

乘耳

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攻立君者。而紆晉使。晉必歸君。十年。立成公。大子。樂書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乃歸鄭伯。鄭人。急則示之以緩。于忠肅所以爲社稷臣也。故凡處大事。定大難。成大功者。必歸經綸之士矣。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八

卑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九

陳睂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闇公評閱

成公

十二年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

偃。癸亥盟於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

同之。鄭伯如晉聽成。會於瑣澤。成故也。

向戌弭兵。亦本於華元耳。君子不罪向戌。而罪華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九

十一 劍閣齋

元也。

狄人問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入人之境。而不設備。此曉兵者所忌。蓋以我之逸

制彼之勞。自有利。鈍若武德中。突厥突利頡利二

可汗到原州。太宗率兵拒之。時雨甚。太宗乃召諸

將謂之曰。虜控弦鳴鏑。弓馬是憑。今弧矢俱斃。虜

俗進不相讓。退不相救。不如因而擊之。可以得志。

乃潛師夜出。醜徒震駭。請和而去。

晉卻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

懸焉。卻至將登。金奏作于下。驚而走出。曰。如天之福。

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

君相見。無亦惟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賓曰。若讓

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于是乎

有享宴之禮。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

民是以息。此公侯之所以杆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九

十一 劍閣齋

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爭尋常以盡其

民。畧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

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

腹心。亂則反之。今我子之言。亂之道也。

此唐之勢也。唐之治也。府兵足以威外。所謂公侯

干城也。迨其亂也。不知有朝廷。而惟有藩鎮。外日

積重。京師如鴻毛焉。爪牙腹心。皆舉而歸之節度

府。所謂赳赳武夫。公侯腹心也。故曰有道則能為

民干城而制其腹心唐之未失於不能制也

然我子主也敢不卒事歸而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我死無日矣

凡中國與夷狄和好鮮有可久者駕馭之道得則盟可恃駕馭之道失則益其疾矣

十三 襄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

呂相絕秦書備舉秦晉兵事傳皆有明文予故不載大約互有曲直晉負秦差多耳

秦兵法測要 卷之九

三 劍閣齋

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今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

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此晉辭多誣秦故傳按晉

樂書將中軍荀庚佐之荀庚代士燮將上軍荀庚代卻錡

佐之代士韓厥將下軍代卻荀罃佐之代趙趙旃將

新軍代韓卻至佐之代趙卻毅御戎樂鍼爲右卻毅

樂鍼弟樂鍼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

太公曰置車之吏數五車而一長十車而一吏五十車而一率百乘而一將此所謂帥也選車士之

法取年四十以上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馬及

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超乘旌旗力毅

八石弩射前後左右皆便習者爲武車之士此乘

也傳曰卒乘輯睦惟秦晉俱用車故于其帥乘和

而知其有大功且車戰莫詳于小戎則勝秦爲大

難耳

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

敗績秦成差及不更安父秦爵

秦氏兵法測要 卷之九

四 劍閣齋

吳子曰行不合道舉不合義則患必及之所謂曲

直也後世軍檄布告俱是歸曲于人以作我氣耳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

印子羽反軍于市己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遂從

而盡焚之殺子如子駟孫叔孫知

凡結軍營須相擇地勢營中寬廣不當在隘巷達

道明矣反軍于市便可曉破之之術市則窄隘不

便展布且易爲風火故從而焚之也

十四年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

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

疆至是許以所封

即是戰國割地之漸時許先敗鄭師故為解紛息

爭之計

十五年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

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子囊莊王申叔時老

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

禮之亡欲免得乎一與一或可以釋制若令諸侯則不可以重地

兵貴權然權不礙信也信立而權以濟之未有棄

信而能濟者也

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

石

楚侵鄭鄭不得不應迨楚移兵侵衛而鄭即移師

以侵楚鄭小國亦為衆楚制人之累此用兵有楚者也

善善用兵者如環之無端也後鄭覆宋師亦

似此

樂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

無民孰戰明年晉

時楚政驕民疲于戰故知其將叛也諸君欲復中原無解休兵而後用之大有延年不靜者也

十六年夏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洧陂將鉏樂氏族

退舍于夫渠不做鄭人覆之敗諸洧陵獲將鉏樂懼

宋恃勝也

天下無必勝之兵也亦無必敗之兵也善用兵者

勝兵當使其不可敗而敗兵又當使之轉敗為勝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九

也洧陂必下濕荒澤草楚幽穢之地太公曰溪谷

險阻者所以止車禦騎也洧澤窮冥者所以匿其

形也此鄭之所以易于設伏也宋恃勝不做不能

為不可敗而子罕善兵遂轉敗為勝故兵無常勢

非我勝人則人勝我為將者奈何而不慎耶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

逞晉厲公無道三卻驕故欲

立侯也樂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

乃興師。

一則老成憂國之言。一則乘時立國之計。蓋文子見其大而武子自多其能以時不可失恐能者世不常有而國勢不立日安于弱也。

樂書將中軍士燮佐之。代荀卻錡將上軍。代士荀偃

佐之。代卻錡偃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瑩居守。

荀瑩下軍佐於是卻。荀瑩下軍佐於是卻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瑩居守。

伐秦之役晉止有四軍則新上下軍蓋已久罷矣。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九七劍閣齋

卻犂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樂壓來乞師孟獻子曰。

有勝矣。

輕躁則寡謀畧故曰爲下惟沉如下守形勢勝明者所決溟海惟魚。

驚是見可謂沉矣。

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

句耳鄭大夫與往非使也爲先歸張本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

左。子重右尹子辛將右。公壬子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

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

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

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動不失利則事得其節時順而物

成。羣生得所上下和睦。周旋不逆。動順求無不具。各知其

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

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歟

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

范文子不欲戰。曰。夫戰刑也。刑其民而後振武于

外。武不行而勝。事也。言司寇之刀鋸日弊。而斧鉞

李氏兵法測要卷之九八劍閣齋

不行也。夫兵爲國之大事。乃漢書備詳于刑法志。

蓋兵與刑合。所謂使民內畏重刑。則外輕敵也。畏

我侮敵。畏敵侮我。民不致歟。而刑益繁。邪僻愈滋

矣。故戰之不勝。繇于政刑不立也。

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

以動。不順時。周四月今二月妨農業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

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歟。吾不復見子矣。

當時列國所不直楚者。以其無信。而申叔時所致

虞于楚者以民力已竭。知不可復用也。夫一日之間。自朝至暮。不為休息。必有覆軍擒將之患。况歲月經久。數用其民耶。欲數用其民者。非節兵不可。兵不可用。又不可數用。

故孔明更番。亦管仲遺意也。

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刻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

有紆而失志者。所謂蕩蕩無慮也。有速而失志者。

此言行軍無慮。謂秦之師也。

本氏兵法測要

卷之九

太疾則前後不相次。不相次則行陣必亂。其軍或縱或橫。自行自止。皆敗道也。蓋法今既立。使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故天下莫當也。

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

晉之君臣已輯睦。端不必言。戰而後言也。
合晉後事觀之。則知逃楚紓憂之說。所得自多。非

儒者之迂說也。

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其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

懣武大創匈奴。至滅元之間。猶稽首臣服。則武盡力之效也。

本氏兵法測要

卷之九

十

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爲外懼乎。

晉欲滅吳。廷臣多有爲此言者。而元凱以爲凡事當以利害相較。此舉利十有八九。其一二止于無功耳。凡爲異議者。多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故守之也。凡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晉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異議者。皆叩頭謝以塞異端也。要之鄢陵之戰。倖不可再而

孫皓之平時不可失誠未可一例耳。

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

凡高陽之地。先據者勝。楚必先據高廣。而我無餘地。可以展布也。如馬燧討田悅。先除其前草莽百步為戰場。廣道以便戰也。

范弋趨進。士父曰。塞井夷竈。陳于軍中而疏行首。

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為戰道。杜元凱云。予

按。司馬法曰。凡陳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蓋戰惟

本義。漢書卷之九

十一 劍閣

密者。以密則固。而陳行惟疏者。所謂長以救短。短以救長。鋒以疏則達。紛紛紜紜。鬪亂而不可亂者。乃在疎密之間耳。然行為陳。止為營。時晉先濟河。雖未遇楚。亦已結營久矣。寧有不知楚師之來。而後至者。反據勝地。以壓我耶。答曰。楚師輕剽。于月之晦。日之暮。乘晉師不備。如風雨之勢。卒然而至。故不徒曰壓晉軍。而曰晦晨壓晉軍也。曰是孰勝乎。應之曰。此兩勝兩敗之兵也。何謂兩勝。使晉能

預設伏以待勝。當在晉。若楚能及其鋒而用勝。當在楚。何謂兩敗。楚致千人者也。大疾則疲。此戰患也。晉失于應者也。勢結則懼。此戰患也。故兩勝兩敗之師。惟稍能者勝矣。

晉楚惟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樂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

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靖曰。楚人輕銳。難與爭鋒。然勢不能久。一日不戰。賊必兩分。留輕兵以

抗我。退羸師以自守。此則勢驕力弱。擊之必捷。孝恭不從。以銳師決戰。為銑所敗。此則輕兵當固壘。以待之之証也。然曹公深于兵者也。其擊烏桓也。輕兵掩其不備。斬蹋頓。降虜衆二十餘萬。夫操越白檀之險。塹山湮谷。可以進難。以返。此所謂攻地也。使袁尚兄弟與關頭堅壁。以老曹師而不與之戰。千里襲人。觸藩之羊。進退不可操。與嘉之首坐。

致戲下。此李左車之策。而成安君不能用者也。操功雖奇。亦悔之矣。惟淮陰侯間知成安君不能用左車。乃進兵。惟孟德料烏桓必無人為畫此謀者。故倖一日之成。蓋能料事料人者。雖輕兵可也。重兵可也。

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

太宗與衛公論淝水之捷。衛公曰。非謝玄之善。乃

苻堅之不善。以慕容垂一軍獨全。謂堅為垂所陷。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九

李 制開廣

此非確論。然古未有將帥不和而能成功者。

王卒以舊。

王卒者。親兵也。親兵罷老而不代。皆冗食也。然楚

之王卒。猶時用之也。即漢之南北軍。唐之府兵。

宋之禁軍。猶用之也。若夫京師根本重地。而所謂

爪牙者。卒無一人可恃。如歐陽公所謂衛士入宿

不特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

之者。此豈可用耶。積久不用。將遂不可用矣。然汰

之則譁。或速禍焉。誰執其咎。乃知王卒以舊者。誠古今通病矣。

鄭陳而不整。

軍志曰。凡戰智也。陳巧也。陳之道。不越奇正相生。

分合為變。所謂方圓曲直。銳者因乎地利。與敵變

化。而吾所恃以不可敗者。整也。故項王善于置陣。

英布陣復類項王。高帝心惡之。李臨淮善置陣。入

汾陽軍壁。壘一變。後吐蕃犯京畿。郝廷玉與馬璘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九

李 制開廣

屯中渭橋。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玉申號

令。部伍坐作進退。若一。廷玉曰。此臨淮王遺法也。

臨淮沒。無復旗較事。何足賞哉。此可謂能整矣。

變軍而不陳。

凡不能陳者。其勢恒不堅。以奇兵搗之。易以撓敗。

陳不違晦。

月終陰盡。兵家所忌。然太公之突戰也。曰。審其期

日。必會于晦。故晦者。智將不為忌也。唐太宗曰。凶

器無甚于兵者。行師苟便人事。豈以避忌爲疑。今後諸將。有以陰陽拘忌失事機者。宜遍誡之。

在陳而囂合而加囂。陳合宜靜而益有聲。

凡布陣欲固而密。靜多內力。是謂固陳。經曰。三軍之事。正以治靜。以幽國語。以爲衆聞。囂則必懼。兵諒以將已鼓。而士卒相囂者。內自敗也。故若李勣之破高麗。李允弼之破史思明。皆登高而望見其陣。囂決其可擊。破也。夫以囂致敗者多矣。若夫鼓行。囂遁以行。詭詐又當別論耳。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九

五

劍閣齋

各顧其後。莫有關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各顧其後。莫有關志者。乃不能令。不能治。不能使也。鄭與蠻軍麋附之衆。適爲贅累。所謂即十萬數萬不可得而用也。故孔明謂孫仲謀曰。曹公遠來疲敝。且荊州之民附之者。偪兵勢耳。將軍誠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

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犂侍于王。

後。晉伯宗子。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晉軍有騁走者。曰。前年奔楚。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或左或右。何也。召軍吏也。

巢車者。兵車之上。爲樓以望敵也。避戎夜語云。攻城之具。有火梯。雲梯。編梯。驚車。洞子。撞竿。兜竿之類。凡梯皆與城高。亦有高于城者。皆可以燒樓櫓。雲梯。編橋。可以倚城而上下。皆用車軸推行。此三物。惟撞竿。可以禦之。

皆聚於軍中矣。曰。合謀也。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九

末

劍閣齋

岳武穆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金紀云。國有大事。適野環坐。晝灰而議。自早者始。議畢。卽漫滅之。人不聞聲。將行軍。使人人獻策。主帥聽而擇焉。其合者。卽爲將任其事。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

軍禮必載廟主以行。

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

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

時楚壓晉軍而陳。則交和而舍。相去不遠。而楚子乃登巢車以望晉。亦屬表異。意巢車必可以視外。而又堅完。矢石所不能及者耳。

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宣四年奔晉。皆曰國士在。助厚。不可當也。

杜元凱曰。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犂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憚合戰。與苗賁皇意異。予謂非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九

七 劍閣齋

時州犂在楚。賁皇在晉。故兩軍各相戒。以為國士在。不可當耳。係晉楚兩軍之言。傳特省文也。玩傳文氣。自知元凱之誤。

苗賁皇言于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矣。

鄢陵之戰。據賁皇之言。是攻其中堅耶。既云王卒以舊。而又曰其良在中軍。王族而已。豈左右二軍較中軍。王族更不堪耶。晉共有四軍。以三軍萃於

王卒。而曰分良以擊其左右。蓋擊左右者。乃新軍也。傳曰舊必不良。則晉之新軍必精於簡練。一可

當百者也。新軍已足。當楚左右拒。使我為不可敗。而我得以三軍萃於王卒。王卒舊則自潰矣。此亦

攻瑕之道也。非攻堅之道也。卻至之言。驗也。攻堅者。若李晟遣將王似襲賊營。誠無擊其首尾。候其

前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衣。則其中軍也。出其不意。乃是奇功。必如其言。賊衆果敗。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九

太 劍閣齋

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三三。震上坤下。曰南國。賊射其元王中厥目。此上者辭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勢。賊則離受其咎。離為諸侯。又為目。陽氣激有飛矢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賊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

人主親將危道也。閫外之事。當畀之大將。

有淖在前。乃皆左右相違于淖。管子曰。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輟輟之險。謂路輟輟。而又淖車之水。其水深。名山通谷。經川。

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苴草深茂。能有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心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鎡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

步毅御晉厲公樂鍼為右。步毅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樂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樂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

本氏兵法測要卷之九 左 劉開濟

專之。大任。謂元帥之職。且侵官。冒也。載公為失官。慢也。去將失官。離局。姦也。遠其部曲。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

公以出于淖。

時晉侯陷于淖。若主將離其步曲而載晉侯。則晉

軍必擾亂。晉軍亂。楚師乘之。蔑不敗矣。蓋元帥者

一軍之主。故曰見敵整見亂暇見危難毋忘其衆

若書者不整不暇而并忘其衆也。侵官之罪小。而

失官離局舉國之勝負係于俄頃。故鍼斥言之。不

然豈有父急其君之難而子反以為過者乎。

癸巳潘廐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廐之子。蹲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

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言女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

以楚如是其大。而其臣僅以藝名。此所謂辱國也。

楚王可謂合于道矣。

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

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戰

本氏兵法測要卷之九 辛 劉開濟

射其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

伏殺。項。伏于衣中。呂錡之項。伏于衣中。而一矢復命。

射以巧名也。徹七札。則以力也。非力也。技而進乎

道者。誠之至也。射甲而徹七札。射石而鏃飲羽者

皆神也。非力也。

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

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殷。盛也。有韎韐之

跗注。君子也。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于跗與袴連。識見不穀而趨。

乃傷乎。卻至見客。免胄承命。

卻至見敵國之君。猶免胄承命。而周亞夫于文帝

乃介胄不拜。一好以暇。一好以整也。

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胄。

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

言君命來問。以有軍事。不肅使者而退。

自春秋以後。不復有軍禮矣。此等雖無關係。亦是

古人不可及處。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九

主 劍閣

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

在馬。可及也。

善御者如組如舞。泠泠然。御風也不在馬。可也。屢

顧不可也。

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

元凱謂厥牽戰已辱齊侯。予謂非也。當指其王中

目耳。

卻至從鄭伯。其友弗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

以下。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謂鄭伯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

諜輅之者。以車距鄭伯。實以諜委鄭也。乃知古人

無所不用諜。若其計行。以一諜而易一國君矣。諜

之功大矣。而孔疏又云。以輕兵為諜也。輕兵獨出

其間。亦諜之類。故翰胡得以諜言之。蓋輕兵誘敵

亦謂之諜。則諜之道廣。

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九

主 劍閣

中。唐苟謂石首曰。子枉君側。敗者一大。我不如子

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歿。謂君大崩也。言石首亦君之親臣而執御與車右不同。故

首當御君以退。已當死戰。

唐苟可以不歿而歿者。以力竭而歿也。向之所以

未歿。直是忍歿以待耳。元凱謂其當歿。戰非也。

楚師薄於險。

險者歿地也。歿則示之以不活。迫人于險。人自為

戰。則救敗之兵其鋒不可當。楚能轉敗為勝。在此

時也。如吳漢圍蘇茂於廣樂，漢迎戰不利，墮馬傷膝，漢褻創奮擊，大破茂軍。

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軍，折軼，晉師乃止。

困獸之鬪，晉畏之，所以遽斂兵。

囚楚公子茂，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九

重 劍閣

漢西羌反，馮奉世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曰：「反虜今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以爲不可。奉世曰：『與少發師而曠日與一時而疾決，利害相萬也。』上爲發六萬人，果擊破羌虜，夫六萬人可謂衆矣，三萬人必須六萬人，若今流入數十萬，我可得數百萬勝之耶？大要用兵在論其勢，當其勢未成，器仗目不備，戎馬自不習，附之

者少，當以我之重制彼之輕，一舉大創，爲功差易。若其勢已成，則附者益衆，攻城掠野，動輒數萬數十萬，若與鬪，衆角力未成，朱傷之功而必受劉岱之禍矣。故賊勢已衆，必須用奇計勝之，蓋衆整者正兵也，以少擊衆者奇兵也，奇兵勝亦可以得志，敗亦可以得志，況今之用兵，勝日常少而敗日常多，自當於敗中求勝，何事諱言敗哉？

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九

重 劍閣

王陽明先生之論用兵也，曰：「當先治心，若心不能治，利害得失方擾擾焉，何暇出奇制勝耶？所謂暇者，非臨事有緩急，蓋能使心不亂則暇矣。」

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

羊叔子謝太傅，頗有此風度，若臨陣從容如此，要

為難耳。

子反命君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展陳也雞

鳴而食唯命是聽復欲戰晉人患之苗賁皇狗曰蒐乘

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

楚囚

耿弇欲誘張步而陰緩生口岳飛欲誘曹成而潛

解謀縛逸囚之用大矣茲楚以復戰懾晉晉逸楚

囚者示無所怖畏皆虛筭非實筭也是時楚為晉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九 重 劍開齋

弱晉可以再戰而楚不可以再戰故晉人有備則

楚人速奔

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

能見

張守珪為瓜州刺史吐蕃猝至守珪于城上置酒

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城宋真宗幸澶淵人情洶

懼而寇準與楊億飲博謔歌懽呼帝遣人視之喜

曰寇準如此朕復何憂乃知子反戰敗而軍中飲

酒亦藉以安慰人心未可便非也

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

日穀

傳言宵遁者所以終驗楚師之輕言三日穀者所

以重明楚師之敗

范文子立于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

君其戒之

春秋有二所死者一為范文子一為叔孫舍皆深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九 重 劍開齋

知國事之非以得死為幸耳

楚師還及瑕瑕楚地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

者君不在謂子王敗城濮時王不在軍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

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

臣之罪也

時側將中軍一軍之功罪皆側主之側引罪之言

故曰臣卒實奔且楚王引罪之言詞婉而諷非誠

言也使如秦之於孟明晉之于中行伯則子反可

以無死雖子重不睦誰能問之

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

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

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子重宜與子反分過不然當如羣帥之于士伯而

乃迫子反于死人之無良至此極乎蓋人臣比肩

事主一有異同終不能化若張延賞李西平其隙

甚微至人主為之和解而不得又若岳武穆於韓

本氏兵法測要卷之九

主 劍閣齋

張也武穆平楊么各獻所獲樓船一具世忠甚德

之而俊反以為患豈非性固有與人殊者乎如汾

陽臨淮則不然當二人為牙門都將二人素不相

能及子儀代安思順子儀謂光弼曰今主亂國遷

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竟與光弼合破賊

兩人不因此益重哉

秋會於沙隨謀伐鄭也卻犇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

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

凡將貪而忽名可貨而賂將要以廉為本故趙括

多私財而其母訟之李牧市租輸幕府為士卒費

故能破虜卻氏所以獲罪頗亦繇此此子產所以

規韓宣子也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諸侯之師次于鄭西

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督揚鄭東地子叔聲伯使叔孫

豹請逆於晉師豹叔孫備如弟也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

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

本氏兵法測要卷之九

主 劍閣齋

後食諸侯遷于制田樊陽宛陵縣東有制田知武子佐下軍

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陳國武平縣西南有鹿邑遂侵蔡

未反諸侯遷於潁上

奪者心之機也不能奪人而奪于人奪人則鬪奪

于人則走時晉雖倖勝而心實怯是以伐鄭而不

敢逼且屢遷焉是奪于人之驗也

戊午鄭子罕宵軍之

軍誌曰師夜擊者驚也註云乘夜擊柝為警備也

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

予謂非也。凡師乘夜而擊我者，因我之驚也。鄭子罕深於兵者也，見諸侯之師，翱翔而不敢下，使以虛弓擊其影，未有不墜者也。故子罕及其退也，乘夜兵之，蓋因其驚懼，以一击十，所謂以少擊衆者，必於日之暮耳。若狄、漢臣之南討，廣宴將士，時暫起如內，數使人勸勞坐客，潛以三鼓奪崑崙關，又若李愬破蔡，皆夜之所助。

宋齊衛皆失軍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九

左

創開

時三國不虞，故將與兵相失。若亞夫之嚴重，雖擾亂至帳前而堅臥不動，大衆亦不至捐將而走者，將能也。世將不能禁也，故賊將鄭君雄等，劫高仁厚寨，厚大開寨門，賊不敢入。副使楊茂言則棄寨走矣。

晉侯使卻至獻楚捷於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亾乎？位於七人之下。位在新軍，在八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

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襄公所謂兵在其頸也。李衛公謂孫武范蠡張良脫然遠引，不知所往，謂其知道要。三子真得老氏之深者也。

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虛滑，晉二邑。衛北宮括

救晉，侵鄭。至於高氏，夏五月，鄭太子髡頑侯孺爲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成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九

左

創開

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今新汲縣治，曲洧，城臨洧水。楚子重

救鄭，師於首止。首止，衛地。諸侯還，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稱諸侯者，言衆也。以衆諸侯而不能得志於鄭，不足當一楚大夫何往來數數也？所謂連雞之勢也。

疊記兩諸侯還，自悼公立而即紀楚師還，便可知強弱之勢。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舒庸，東夷國。道吳人圍巢，伐駕，圍

釐廼巢駕釐廼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索師襲舒庸滅之。

凡小國不能孤立。必有所依托。而向背之間。即決存亡。故小之事大。猶禽之擇木。取其不為我害而已。舒庸自保不暇。而又欲逞志於楚。非自全之道。

十八年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朝廟五日而即位。悼公不以其子居喪。始命百官施舍已責。役止通責。逮繇寡。惠及振廢滯。起舊德。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歛。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九

圭 劍開齋

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相魏魴子魴。士會子。荀家荀會。樂懸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無忌。韓無士渥濁為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渥濁。士貞子。武子。法。故使士貞子修之。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蒍之法。辛將右行。因為氏。士蒍。獻公司空。弁糾御戎。校正屬焉。弁糾。樂糾也。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校正。主馬官。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勇力。指車右也。勇力。多不昭命。故訓之以

共時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省卿戎御。今軍尉攝御而已。祁奚

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魏絳。子也。張老為候

奄。候奄。中軍主斥候之官。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籍偃。父為上軍司馬。

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相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

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之。騶周禮諸侯有六開焉。乘車之僕也。六騶六開

車尚禮。故訓羣騶使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大國三卿。晉時置六卿為軍師。故總舉六官。則知羣官無非其人。

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師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九

圭 劍開齋

也。旅五百人之師也。言上下有禮。不相陵偪。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國語與左氏有異同。而於悼公始立獨詳焉。予備載之。國語云。使呂宣子佐下軍。宣子呂錡也。曰邲

之役。呂錡佐知莊子於上軍。上當為下。獲楚公子殺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與襄老之尸。以求知

鑿。楚人許之。鄢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孫不可不崇也。使彘恭子將新軍。

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

至于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于今是賴夫二三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使令狐文子佐之曰晉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勲銘於景鍾至於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興也君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爲太傅知右行辛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使爲司空知欒糾之能御以和于政也使爲戎御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爲戎右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儉文敏慝也果敢無忌鎮靖使玆四人者爲之夫膏梁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道之使果敢者諗之使鎮靖者修之惇惠者教之則徧而不倦文敏者道之則婉而入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靖者修之則一使玆四人者爲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爲元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爲元司

馬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爲元候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疆也使爲輿尉知籍偃之惇率舊職而共給也使爲輿司馬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爲贊僕使張老延君譽於四方且觀道逆者呂宣子卒公以趙文子爲文也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三年公始合諸侯令狐文子卒公乃以魏絳爲不犯使佐親軍使張老爲司馬使范獻子爲彘奄公譽達於戎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

而使得乘間以收其權耶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郛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人患之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冬十一月

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曰：欲求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於台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

樂伯之弑厲公也，韓氏不與。故悼公即位而韓獻

子爲政公之所以收諸卿之權者，此其本也。而獻

子果能復修伯業焉。

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

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知伯荷瑩今彘季亦佐下軍。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九

彘季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

從之。

當量其事之大小，緩急而爲師之厚薄，豈得以班

爵爲等哉？左氏載武仲之言以誌其失。凡此皆非

禮之禮也。蓋伯國之卿強而諸侯皆弱，故用變禮

焉，變而加厚後不可改矣。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九 終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

陳睂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壁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闇公評閱

襄公

元春巳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宋討魚

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

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置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

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太子光爲質於晉。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

凡古人勝着皆虛着也。如漢高爲義帝發喪，鄧禹

謁高廟，收十一帝神主，豈常人所能見哉？我用虛

而敵智識自出於我。下勝勢已爲我，據兵所謂成

霸安疆，在此一舉。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

徒兵於洧上。

春秋之紀徒兵，猶後世之紀車戰也。以爲異也。李

衛公曰：一馬當三人，車步稱之，混爲一法。敵安知

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哉。吳子令曰：使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蓋二者衛公論其合，吳子論其分也。此專目徒兵是專用步戰耳。車戰恒以正勝騎戰，則奇而勝者，十三徒兵則奇而勝者，十七。然非乘間蹈隙，欲以徒兵取勝車騎，雖有侵軼之功，自非百全之利。太公大略謂：四人當一騎，四十人當一車。予謂：使得車騎之用，所當尚不止此。特善用步兵者，能使彼車騎皆不得其用，則見徒兵之利者，不見車騎之利耳。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

二 劍閣齋

於是東諸侯之師，次於鄆，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鄆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於戚，以為之援。

之援

晉侯衛侯次於戚，以為之援。

以兩軍而制其三方，蓋犄角之形，而後賢之勢也。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斟鄭子然侵宋，取犬丘。因楚侵宋，而鄭乃致師於宋，此所以易為功也。

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與子賂風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正與子，萊大夫，風沙衛齊寺人，素簡擇好者。齊師乃還。齊侯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備之。

萊人必間知齊侯，惟衛言是聽，而衛又可動以賂者，故出此下策。太公所謂：因其所愛，與其寵人，彼貪利甚喜也。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

三 劍閣齋

誰咄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論卒。

曹公謂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雖非盛德，亦英雄語。蓋他人有其心，而曹公有其言也。而先主欲事事與操反，故不忍襲劉璋。龐士元乃云：亂離非一道所能定。若事定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尤為確論也。然鄭之不遽即晉者，以未知晉之心，又懼楚之討也。故重為去就，重為去就，則得我者必有深喜，而失我者亦無辭焉。此小國之禮也。

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

鄭。晉伐鄭。非禮。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成公未

未免喪。故言未改。不欲違先君意。

鄭伯已卒，可以即晉矣。而猶遲之以是，知鄭之有

深謀也。

會於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備鄭。冬復

會於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遂城虎

牢。鄭人乃成。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

四 劍閣齋

凡天下形勢必有要區。故以天下之大，論之即一

隅所關甚小，而當年爭之如此。其至者以退則入

進則寸，無此不足以立國。如吳蜀之荊州，宋之襄

陽，皆是也。故守者不徒守，必守其要害，而後屹然

金湯。攻者不徒攻，必扼其要領，而後勢如破竹。此

古今不易之勢也。按虎牢，其地在鄭之西，而楚在

其南，虎牢城而諸侯之師畢集。非特鄭不敢南向，

即楚亦不得越鄭而東蹂躪中華之地。獻子之謀

有功於天下甚大。後南宋吳玠用冉璉冉璞之言，

徙砦釣魚山，為賢於十萬師。若陶侃移鎮武昌，而

諸將欲分兵鎮邾城，侃每不答。言者不已，侃曰：「若

以兵戍之，必引虜致禍。後庾亮戍之，果大敗。乃知

天下有天下之勢，一隅有一隅之勢，遠近不同，當

明險要也。按穆天子傳：「七萃之士生捕虎。」天子蓄

東號，因名虎牢焉。即漢之成臯。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

五 劍閣齋

衡山在吳興

簡練之師，必屬輕銳。故懸軍深入，然衡山在吳興

則亦山林險阻，沮澤難行之地也。

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組甲被練，皆戰備也。漆甲成組，又

按賈逵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

帛綴甲，步卒服之。孔穎達曰：「甲貴牢固，練若不固，

宜皆用組，何當造不牢之甲，而令步卒服之？若練

以綴甲，何以謂之被？又組是條繩，不可為衣服，安

得以爲甲冑杜言漆甲爲文但被練文不言甲必
非甲名被是彼覆衣著之名故以練袍被于身上
考王莽時甲冑百年說甲冑二字不合甲冑二字
予意軍事尚服飾故服膚輕服美重楚兵精故組
甲被練爲記使戰時易識耳

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

孫子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距
脫兔者速而不可追也吳人不與楚戰而要而擊之

非待其既去而後隨擊也凡稱要者必有所挾此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

木 劍閣齋

則挾地勢以爲戰者也觀吳要擊得志便可知前
以鳩茲委而誘敵欲用奇者其始固不惜有所棄
矣

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

要擊則盡覆於敵矣尚有能免者亦以簡練之師

耳

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
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

杜征南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恥
此亦將帥通弊
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乃表還
其所獲之衆于皓皓果召政預乃啓伐吳之期蓋
將當問其能否不當苛責一事成敗也

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巫臣在九天之上子反在九地之下此安得不病
數語已盡其去與傳末一段
病安得不死乎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

七 劍閣齋

又問焉對曰午也可于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
以代之對曰赤也可于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
佐之君子謂祁奚于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爲諂立

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
午祁奚子羊舌赤即
羊舌職子伯華也

祁奚之舉祁午也曰擇子莫若父言午能柔惠鎮

定有直質而無流心公使祁午爲軍尉沒平公軍

無稅政宋曹彬亦自舉其子爲大將然此乃君之

明也使其有疑雖舉仇猶不可况其他乎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

軍誌曰中軍前後左右軍皆有分地方之以行垣

而無通其交往非將帥之符節不得通行揚干挾

貴而亂行也

絳戮其僕

若絳者可以為大將矣後世不復有能行此等事

者人臣畏禍之心勝趙充國所云不忠之大者也

然若光武勅避祭遵孫堅勸殺董卓已為創事使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

八

創開齋

非握手之歡敢為震主之事耶

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

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二志事君不辟

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

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

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眾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

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

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

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

能致訓至于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于司寇

不伏劍而請死于司寇以見國有常刑蓋司寇執

法者也絳無效法也亦恃晉君之明必將赦之可

以無效

公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

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

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

九

創開齋

尉繚子曰將不私一人夫惟無私于一人故萬物

至而命之君子不救囚于五步之外雖鉤矢射之

弗追也玉露云士卒畏將者勝畏敵者敗愛將者

勝愛身者敗如魏絳者固當今三軍畏愛耳

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詳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為設禮食

凡處卑地者多立奇節以顯名若胡建之斬御史

是也至于衛大司馬肺腑之戚故云不患其無

所處之地各異耳

張老為中軍司馬。代魏士富為侯奄。

晉侯匪特從善且賞諫矣以爵位鼓舞未有不風動者也。

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前年司馬何忌之師

楚地韓獻子患之言于朝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

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

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于楚

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况小乎夏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

十 劍閣齋

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魏主欲乘劉裕喪伐宋崔浩曰乘喪伐人雖得之

不令今宜遣人弔祭恤其凶災布義風于天下今

德之事也而魏主以裕因姚興歿而滅其國伐之

亦何不可不從浩言

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闕頓

間者主于知敵之情也又有以隣國為間者孫子

五間之所不及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因魏莊子

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莊子魏絳

漢段紀明張然明皆一時名將而於東菴也一主

用兵一主和議菴感負恩德以前八郡都尉率好

財貨故威化不行觀山戎納虎豹之皮則知賂

于戎亦非所患苦但求者便無厭未開魏絳之懷

輒張田豫之袖耳

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

十 劍閣齋

陳新來和將觀于我我德則睦否則搆貳勞師於戎

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

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

晉之於楚猶宋與魏也何以晉不宜伐戎魏獨宜

擊柔然乎崔浩謂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是

晉不先伐戎亦無以服中華也而未可同日論者

宋弱而魏強也惟魏以十之七制蠕蠕而以十之

三應宋已自從容有餘魏主所謂龜鱉小豎夫何

能為而浩以義隆非劉裕比也時晉侯新立而楚日盆强大且鄢陵之敗楚之圖報必竭全力以抗之而後可濟若先開釁於戎是坐困也故當以陳之得失較量耳

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居貴賈易土土可賈焉一也可資商賈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

五利鑿鑿如穡人成功其利最大故邊塞多樹塞

果多設地網外以防馳突內以修農功乃知設險之道莫備於農事也太公舉戰攻守禦之備盡於農器而又曰善為國者取於人事必使遂其六畜

其田野究其處所丈夫治田有畝數婦人織紵有尺度乃富强之本也

戎狄事晉四隣震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動甲兵不頓四也鑒於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

晉地邊狄狄不可盡挾而用之可以為强且非獨晉也凡在冀北者皆當收戎之利以德懷之於今亦然然晉人云當武帝而言和是為息民小人之貪功者多不悅當紹興而言和是為忘讐君子之守義者必力爭和戎殆不可槩論是又折衷無敵之道也

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

晉悼之霸以修民事修民事者田也人主未有不

富而可得志於敵國者未有不農而可致富者晉

鄧士載廣田蓄穀為滅賊資魏從其計每有軍事資食有餘艾所建也故蘇子曰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誠揣摩之言哉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救鄆侵邾敗于狐貍國人逆喪者皆髻魯於是乎始髻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貍敗我於狐貍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為常懷弓云魯婦人之髮而吊也自敗于壺終始是也公幼弱故云小子純短小故云朱儒杜預云經不書敗魯人諱之

曰我君是使而又曰使我敗於邾以見將不知兵而君不擇將致有斯敗也

五王使王叔陳生愬戎於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

時晉既已和戎即王叔陰懷二心尚未顯白也何得不請王命擅便倉卒耶用戎者懷國之本蓋晉人重於得戎之心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 南 劍開齋

執王叔以市德于戎故知晉侯初欲伐戎之言為不誠也

楚子囊為令尹公子貞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

楚之討陳叛也曰以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子辛蓋子王誅而晉文喜子辛誅而宣子懼乃知移

易將帥實敵國所瞻望誠喜誠懼不可忽也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君事也無之

而後可言晉力不能及陳故七年陳侯逃歸冬諸侯成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於城棣以救之城棣鄭地

凡春秋之爭諸侯者鮮有不較量遠近也遠近者地也雖有智巧不能不稱審於度量故晉楚爭陳

鄭中華不競則二國必外附楚者非有所好之也徒以近楚故耳陳之附晉亦僅見耳力屈則又服于楚矣

六年莒人滅鄆鄆恃賂也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 五 劍開齋

鄆雖屬魯乃晉為盟主而不恤小國抑何不怨也然鄆人恃魯而不設備魯竟不能救則魯寔負鄆

不得為受過矣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略風沙衛之謀四月晏弱城東

陽而遂圍萊風沙衛之力不足敵萊耶抑受其賂而護之及使將帥得成功則或搖櫓而詐商賈或驅羊而稱上禮皆市儈之智

也故明者審於用間而巧者得於研慮也甲寅堙之環城傳於堞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周城為土山及女牆

凡城小而薄。或外有高山。賊得登山以俯瞰城內。此城不可守也。故凡樓櫓墩臺可俯瞰城內者。則先令人守之。如力不能守。則先遣人毀之。弗以資寇也。若城外本是平壤。賊塹溝湮谷以陵我而我不能出奇以應之。毋謂其難守也。

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與子棠人軍齊師。王湫故齊人。成十八年奔

萊棠萊邑。三人齊師大敗之。等。敗湫丁未入萊。萊其公

浮柔奔棠。浮柔萊其公名。正與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陳無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

宇獻萊宗器於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

遷萊于郕。高厚崔杼定其田。

若晏弱先與正與子王湫萊人戰。未必決勝。惟先

傾其根本。使彼不得不還救。乃所謂致人而不致

于人也。故用兵者必先審勢。能審則如建瓴矣。

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侵蔡

年。子國子耳。子良之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

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

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

孫子曰。雜於利而務可信也。劉寅曰。以所害參於所利。則事務可伸也。如鄭師伐蔡。國人皆喜。子產懼。後楚果來伐鄭。是所謂在利而思害也。

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

將為戮矣。

鄭人本當合晉。而又不當怒楚。使楚人聽其合晉。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

然後少安。今侵蔡以怒楚。則楚之師必至而從違

又不可定矣。是以子產憂之。子國之怒。非憂其小

器速成。智盡此也。當時諸卿為政。鄭國大亂。少見

鋒穎。定為所忌。故憂而保全之。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

子孔子驕子展欲待晉。待晉來救。子孔。驕公子。子

駟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

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

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

此為深見事理。若欲從楚。須使人無辭。從晉也。亦復如小國所恃。惟信。不遽從楚。楚怒不淡。以我於晉有

信也。若棄晉。即楚晉怒必甚。而於楚尚新。未必其能庇我。與否是兩患也。

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 左 劍開齋

若止言晉善。亦未必可從。惟策從晉之利而兼明背楚之不害斯為百全。

子駟曰。請從楚。駢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於晉。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而即安於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於城下。唯君圖之。

凡利害自然相兼。欲求有利無害。此何可得。但須不論目前為經。久之計耳。若宋人議和議戰。亦各

有利害。故人主甘心焉。非特畏虜也。諸將握重兵

於外。而不能制兼畏諸將。故主和議者以諸將之

權未易收。則非特北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

唯大將惕息俟命。而後江左得以少安。兵權歸於

朝廷。利豈不大。諸將廢而中國益弱。害豈不大。夫

檜之奸。易明也。王次翁且多其杯酒釋兵。有彌亂

之功。嗚呼。一時倡議之人。寧可遽定是非耶。

晉范宣子來聘。告將用師於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 左 劍開齋

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

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

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

受彤弓於襄王。以為子孫藏。何也。先君守官之嗣也。

敢不承命。

凡子孫能念祖父。犯霜露。披荆榛。開創之難。自不

至嚙其業矣。

春秋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樂或子也。為政也。

備火之政使伯氏司里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

畚揭具具纆缶備水器量輕重計人力蓄水潦積土塗

巡丈城繕守備巡行也度守備之虞度也繕治也行表火道火

趣則從其所標表之使華臣具正徒臣華元子為司徒正徒也今

隧正納郊保奔火所野保守之民使隨火所起往救

之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亦華元子代元為右師

向戍討左亦如之向戍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樂遄

刑器刑書使皇郎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 二 劍閣齋

皇郎皇父充石之後校正主使西鉏吾庀府守太宰

馬工正主車使各備其官也府六令司官巷伯倣宮司官人巷伯寺二師今

四鄉正敬享二師今四鄉之大夫敬用享祀祝宗

用馬於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祀大祀宗宗八

城以禳火盤庚殷王宋之遠祖城陰之氣故

觀宋子罕鄭子產救災則知古人遇事整暇詳密

實非後人所能彷彿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於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

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

失選言不選事強于敵

果能類能而使自當統制九寓縱橫萬里曹公不

云乎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故慶之

之揣玄謨郗超之料謝玄道不越此

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

其庶人力于農穡商工阜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

罄稟焉以為政代韓厥范匄少于中行偃而上之使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 三 劍閣齋

佐中軍偃選句居已上使句韓起少于欒黶而欒黶

士魴上之使佐上軍歷魴讓起起佐上軍魏絳多功

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武將新軍君明臣忠上讓下

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

夫世所難者非年齒之不長爵位之不崇也貴而

讓賢長而讓少以其能而已殷文奎云將軍之舉

左旗公子之虛右席每誦斯言使人徘徊不徒肯

其玄雋也

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楚地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計後而不出師，將以圖兩敵也。此戰國時之常事耳。援秦而不出境，本無戰情也。後世求援於人者，每不得其半臂之用，故倚人以爲重者，其進退不豪也。

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郈從荀罃，士句門於鄭門。鄭城門也。三國從中軍。衛北宮括、曹人邾人

本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從荀偃、韓起門於師之梁。師之梁，亦鄭城門。三國從上軍。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於北門。二國從下軍。杞人邾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二國從新軍。行栗，表道樹。甲戌，師於汜。汜，鄭地。衆軍還聚。

管子曰：三驚當一至，三至當一軍，三軍當一戰。晉分軍逼鄭，不待交戰而鄭自服，是一軍可當一戰矣。

令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餼糧，歸老幼。魏公子之令曰：父子俱在中軍者，文歸，兄弟俱在

中軍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無忌之。破秦勾踐之破吳，皆歸老幼也。

居疾於虎牢。使諸軍疾，病息其中。

居疾則躬親醫藥，乃劉鄩守城，城中言有病，人即令焚之。於是城中不敢言疾，此亦權道也。

肆青園鄭

子產治鄭，孔明治蜀，皆赦不妄下也。此猶治國也。豈有治兵而可以肆青者乎？治兵而肆青，此敗道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也。但當年亦以此愚鄭，本非實事耳。孔明不云乎：制勝於天下，用法明也。若復廢法，何以討賊耶？鄭人恐乃行成。

虎牢既據，鄭形勝而居疾虎牢，非特爲經久之計。亦有變客爲主之勢，乃知鄭所以服得力於虎牢之城也。

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

獻子之策亦是以逸待勞未為失策但不若知武子不戰而屈人兵猶為勝筭耳

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敵楚人吾三分四軍

按賈逵云以三分四軍為十二部杜以分為十二

則一部人少不足抗敵鄭衆以分四軍為三部晉

各一動而楚三來故曰不能也夫世之用兵者孰

不知分兵之利而聚兵之害惟兵少而分患力不

足勝敵耳若今之流人皆百戰勁賊而復蔓延省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

高

劍閣齋

直盤踞於腹心之間無論所募之兵皆浮浪子弟

未必足用即果有兵矣然唐宋之寇旋挫旋熾今

數年以來未嘗大擊破之謂果幸邀一勝遂可滅

賊否耶固未敢以為然也考周書莫折後熾連結

賊黨所在寇掠李賢率鄉兵與行涇州事史寧討

之賢謂寧曰賊結聚歲久徒衆甚多數州之人皆

為其用我若總一陣并力擊之彼同惡相濟理必

總萃於我莫若令諸軍分為數道多設旗鼓倚角

而前以脅諸柵公別統諸兵直指熾後按甲而待

莫與交鋒今其進不得戰退不得守以候其懈擊

之必破故奇法曰敵兵一進一止互換來攻此欲

疲勞吾也我當分軍為四一軍進戰一軍策應一

軍食一軍息更止更戰遞相進退蓋分軍治力為

國用兵之要道今之治寇者所當講也

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

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

左

劍閣齋

力先王之制也

又言言當從勞心之勞

光武勅吳漢曰諸郡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

則沮敗軍心宜悉罷之乃知選銳分師非特與民

休息亦為計較資糧我悠游翱翔而楚疲于奔命

勞心之功過於數十萬師矣

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

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騂公子發公子嘉公子公

孫輒耳公孫董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

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

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騂趨進曰自

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

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

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

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

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

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

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

公子騂首議欲即楚今晉師至而楚救未及恐為

國人所譏晉人所討為此盟以敗晉鄭之成也

晉人不得志于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

三門三門鄭門師之梁北門也癸亥月閏月戊寅濟

于陰阪侵鄭以長曆參校上丁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

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為閏則後學者自然轉日為

月晉人三番四軍更攻鄭門各五日晉各一攻鄭

三受敵欲以苦之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

攻輒五日凡十五日鄭故不服而去則日戊寅濟于

陰阪復侵鄭外次於陰口而還地名

曰門其三門而又曰濟于陰阪即紀還師焉晉未

嘗實用之也以分軍服鄭總之主于不戰但不戰

之謀有遠功而無近效一時雖不能得志日久鄭

自不能支楚自不得爭矣

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

子展曰不可

時晉與諸侯分兵尚且有師老思歸之患况率重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

兵而僕僕長道耶然鄭即伺隙邀擊僅可一時倖

勝而禍益深矣且晉自與楚爭耳于鄭非有德怨

何乃襲人于險耶此尤不當論兵勢當論國情也

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驍曰與大國盟口

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

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乃及楚平公子罷

戎入盟同盟于中分中分中里

鄭子駟心欲善楚故晉爭之甚難楚即之甚易晉

人于鄭數舉而後定之蓋亦勞矣若能先構子
事之巨則力少而功多
即事立決耳故我以為不善服鄭也

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

賈誼所謂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法
此舉兵者所不失
正亦云必內有憂喪故耳能以精兵躡之可以覆

軍擒將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
今之大臣若獨此議則有殺身之患矣
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

夫

劉開濟

凡財之為道惟患中飽不在上不在下也但須人
財之利也子儀則難禁其輸不可得也此管子之教也
主講求鼓舞之道使人自樂輸耳故不能施舍輸
積而徒言息民與夫鼓舞之術不至而欲其臣之
施舍輸積皆空談也

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

惟劉晏可當斯語桑孔不足言也
利權歸一晏下者則易以至此耳

所以幣更實以特性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
國乃有節

行之期年而國有節霸者速得志于天下也

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十年師牛首十一年師于

凡我謀已成雖有強敵不得不就程束既握勝筭
欲強敵者不若觀其秋觀兵于鄭東門

無能越我度外也故成大業者先定其規模而後
從事

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偃曰城
年十

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

孫權號十萬眾攻新城滿寵欲率兵救之田豫曰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

夫

劉開濟

此賊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城不可
援眾必罷怠然後擊之魏太宗遣奚斤南伐斤請
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長于守城不如分軍畧地又
慕容白曜將攻肥城酈范曰肥城小得之無益軍
聲失之有損威勢若飛書告喻自可不攻而服蓋
攻城之法為不得已故智者先慮之孫子曰城有
所不攻張預曰拔之而不能守委之而不為患自
不須攻也若溪溝高壘不能卒下則不可攻

孟氏之臣秦董父。輦重如役。董父，孟獻子家臣，步挽重車。

當時已有輦車，則所謂輦重如役者，重車也。即孫

子所謂修櫓輓輶也。輓輶者，車也。修櫓者，大盾也。

輶輶四輪車，其下可覆數十人，運土以實隍者。

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

凡攻城而城內啓門者，陳規所爲，雖誘之亦不敢

入也。諸侯之士門焉，是落偃陽計中矣。

縣門發，縣門，偃陽人發之。聊人紇挾之以出門者，門者，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手，劉開疏。

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紇，卿也。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言紇挾舉縣門，出在內者。

楚子元伐鄭，曰：縣門不發，註曰：不閉城門以示開

暇。夫縣門在外者也。一曰：入自純門及達市縣門

不發。一曰：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則知二役

皆已。入城特一則不發，以詐敵。一則發縣門以要

寇耳。發者機也，見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隨發而

隨括，使寇能舉，不能出我乃舉而繼焉。今每城設

甕城，第爲曲，父輩嚴門戶，何以都未見機巧乎？按

孔疏：縣門者，編版廣長如門，施機關以縣門上有

寇，則發機而下之。諸侯之士攻偃陽之門，已有入

者，縣門乃發，聊人挾袂而舉之以出門者，服虔云：

挾，擲也。以木挾縣門，使舉，令下，容人出也。

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狄虎，彌魯人也。蒙，覆也。

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

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

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圭，劉開疏。

千軍三日

以區區偃陽而興諸侯之師，且勇力之士從軍者

如雲，而猶縣布辭客，從容有餘，以是知攻城之難

也。用敵用衝車，則懸布以當之，此羊侃守城遺法

諸侯之師久于偃陽，荀偃士句請於荀瑩曰：水潦將

降，懼不能歸。向夏恐有久雨，從丙寅至庚寅二十五日，故曰久。請班師

從丙寅至庚寅二十五日，則及一月矣。曰：水潦將

降，則未降也。太公兵徵曰：凡攻城圍邑，過旬不雷

之。

滅其國者。即予其子孫以侯爵。亦不爲過。而勝國

之裔便為廢族若漢高王也葬以侯禮而子孫無聞焉此所以異于商周也

師歸孟獻子以秦董父為右生秦丕茲董父生子事

仲尼言其父以力相尚子事仲尼以德相尚

叔梁挾門而呂覽以為孔子之勁能舉國門之關

豈孔氏固世有武功耶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母宋地庚午圍宋門

于桐門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

三言 劍閣濟

冠以聞而曰門宋桐門者聞宋者名也攻宋者實

也凡師十則圍之五則攻之楚與鄭能五而不能

十故能攻而不能圍也

衛侯救宋師於襄牛鄭子襄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

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

病矣子展曰得罪于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于亡乎

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

時不侵衛亦未必亡侵衛以救亡最為拙筭

孫文子卜追之獻兆于定姜姜氏問繇繇兆曰兆如

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

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孫蒯

林父

出征喪雄未知其誰屬也而定姜以為禦寇之利

凡兵事之占吉凶論主客征者喪雄利主不利客

之詞也凡兩軍相對先起者為客後應者為主

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

三言 劍閣濟

克之

一邑則成國宋國都則不成國故拔人之國而非

攻踐人之國而非久圍與攻皆頓兵也

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

甚周猶不堪競况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鄭簡公幼

子駟子國子耳秉政故知三士任其禍也

立國有宜弱者有宜競者若晉悼賢霸而八卿和

睦鄭雖主少國弱而不宜競也弱與競當視時小

國不當有功。況有功以怒大國乎。鄭之是舉也。功

歸于楚而怨結于晉。何利之有此。執政之失策也。

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滕已。

酉師于牛首。

先至者有賞。所以示勸也。故以周之班爵爲序者。正也。以至之先後爲序者。權也。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集牛

也黜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

美

劍開齋

禮也。遂弗使獻。不使獻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

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

之徒以作亂。子駟所殺公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

宮之朝。殺子駟于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

之故不死。公子嘉也。知難不告利得其子西聞盜不

傲而出。公孫夏尸而追盜。陰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

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子國爲門者庀群司

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

百七十。尸而攻盜于北宮。子驕帥國人助之。殺尉止

子師僕盜衆盡歿。晉犇晉。堵女父司臣尉駟司齊

犇宋。尉駟尉止子

定變于倉卒。智謀所不及施。才之短劣易見。觀子

西子產一歸而授甲一成列而出。便知二子優劣。

此與漢誅諸呂大小不同。各有難易也。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

戍之。梧制皆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

美

劍開齋

晉既城虎牢。以偪鄭。復城梧制。以壯聯絡之勢。今

諸侯戍虎牢。而晉師戍梧制。皆所謂善分也。

書曰。戍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二年晉城虎牢

叛故修其城而置戍。鄭服則欲以還。而君之今鄭復

叛。則挾虎牢以爲功。服則懸虎牢以爲賞。虎牢之

功甚大。但虎牢之戍不可以久。鄭人既服。卽以與

之。非但收鄭人之心。亦以休諸侯之力耳。

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

遷、饒也、陽陵、鄭地、

此亦用虛地定計不進則晉事成矣

救鄭則為晉所致矣。還鄭而南，若與楚遇者，以誘致楚。

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

兵家無過虛實，有一陣之虛實，如所謂實則以正

勝之虛，則以奇勝之也。然行師又另有虛實，用戰

者用實也，用不戰者用虛也。若知武子之謀，是乃

左氏兵法測要八卷之十

天 劍開齋

純用虛者，鄭人皆知之，而欒黶不知，妄欲實用之

耳。

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

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潁出城陽至下蔡入進

吳起與秦戰未合，有一夫不勝其忿，斬敵一將，起

欲加刑。衆曰：此材士也。起曰：非吾令也。遂斬之。狄

青之戰，歸仁也。既陳，青誓曰：不待令而舉者，斬將

賈逵私念兵法先據高者勝，乃引軍疾趨山賊至。

逵擁衆而下，賊遂大潰。逵乃詣青帳前請罪，青撫

逵背曰：違令而勝，權也。何罪之有？要之，違令而斬

者，正也。違令而宥之者，權也。宥之不可者，以一事

之勝負不足論，而後日不可復宣號令也。

子矯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言有成去之志從之將退，

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楚見晉退必來圍鄭晉雖見楚圍鄭

猶將退，不如從楚，亦以退之。以退楚宵涉潁，與楚人盟，

宵涉潁者，非畏晉夜渡也，恐稍遲則諸卿又滋異

左氏兵法測要八卷之十

天 劍開齋

議耳。鄭之輕於去就，于是為甚，以故連年被師，蓋

執政無深謀，以至此。

欒黶欲伐鄭師，苟營不可。

杜云：欲伐涉潁者，夫涉潁而盟，一卿大夫之事耳。

豈鄭師畢涉耶？且曰：宵涉則乘晉不知也。我何能

及之哉？若果鄭師半涉而擊之，則又非楚所能救

也。

曰：不如致怨焉而還。致怨為後伐之資今伐其師，楚必救之。

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

致怨於鄭。若鄭服從有以藉口于楚。苟鄭南轅則

堅其交而我後日有事于鄭。楚不得不救。使楚道

敵也。

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欲以

晉爭鄭與楚戰。楚爭鄭與晉戰。皆爲失策。惟遷延

不戰而示威于鄭。可以安然服鄭而無患。

楚人亦還。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

罕 劍閣齋

侵鄭北鄙而還。則致怨於鄭而楚弗能救也。所謂

欲一戰豈可得耶。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

陳睂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閣公評閱

襄公

十一 春季武子作三軍。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

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收作。穆子曰。盟諸。知季氏將乃盟。

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

各毀其乘。壞其軍乘。分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

一 劍閣齋

入者無征。使軍乘之人率其邑。不入者倍征。不入季

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驅使入己。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取其子

也。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叔孫氏使盡爲臣。盡取其弟。以

不然不舍。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

魯大國也。成王封周公。地方七百里。本應三軍。春

秋時軍多則貢重。故自減爲二軍。雖僖公公車千

乘。公徒三萬。當亦二軍也。今雖作三軍。乃至昭公

時。蒐於紅。革車不過千乘。蓋周禮公侯之賦千乘。

魯始終千乘其制不爲過侈可見成公丘甲之作因列事以明之非計旬增乘明矣但兵賦皆君主之若有賦無民則民不爲公家用以故魯欲去三家而子家子以爲舍民數世不可以舉事也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于晉晉不我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殲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

晉欲致怨而鄭欲使晉師致殲皆彼此懸合但必托國之解如此

使楚弗敢敵而後鄭始固與晉楚弗敢敵非明君賢將數年之功而能然乎

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

在晉有晉之謀純以機用鄭有鄭之謀故開閭人情今敵國一喜一怒者謀也

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

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使疆場之司惡於宋而宋大獲焉與之敵必取之也楚欲使楚人自見力強而不能有辭于我先失利於宋而後伐之者使楚人不以啓釁咎我也則楚必爲我興師矣然後晉楚相遇觀其機勢所在而去就焉國雖小乃居重矣

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說之曲折如河流之紆回而不可測

夏鄭子展侵宋四月諸侯伐鄭已亥齊太子光宋向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

戌先至於鄭門於東門其莫晉荀偃至於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

紀諸侯之師先至而卽係以其暮晉師至者以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不失期也惟晉分兵則師輕何至於失期哉

六月諸侯會於北林師於向向在潁川右還次於瑣圍鄭觀兵於南門西濟於濟隧濟隧水名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於亳

諸侯之師。三路攻鄭。或攻其東。或攻其西。或攻其北。分兵以攻。則無叢聚之患。會於北林。師於向。次於瑣。猶未解去也。合兵以圍。未極其兵力也。觀兵於南。西濟於隧。伐人者。要在示敵以有餘也。示敵以不足者。誘之也。示敵以有餘者。懼之也。

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或間茲命。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除命亡氏。陪其國家。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一

四

劍開齋

齊桓晉悼之霸。諸侯皆有道敝之患。道敝而不至於病者。以悠游翱翔。而不至如負重絕筋也。

楚子囊乞旅於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

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鄭逆服。故更伐宋也。秦師不書。不與伐宋而還。

秦自知晉不可抗。故始而兵不出境。茲不得已而

出兵。復不與伐宋而還於楚。明示異同也。晉欲頻

致楚師。致楚師而必不與之戰。鄭亦欲頻致諸侯

之師。頻致諸侯之師。而後有以謝楚。若鄭之謀所

為避兵於兵也。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

此夏諸侯皆復來。故曰悉師。

悉師以復伐鄭者。鄭重之詞也。悉師則悉起師。以

臨鄭矣。傳紀重兵者。以別於向之分兵也。晉悼節

兵者也。此悉師者。何曰晉悼謀定而後兵者也。于

此觀其成焉。是役也。鄭已服矣。楚已屈矣。前有數

年之勞。而後享數十年之安。皆藉手此役。即悉師

以示中國之壯武。雖重勞諸侯。當不為怨。厲矣。故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一

劍開齋

齊桓二十年節兵而召陵之役。亦用重兵也。

鄭人使良霄大宰石。奠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

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

以懾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

曰。以玉帛綏晉。明以不能者。要楚也。曰。震之以武。

明以不能者。驕楚也。楚二者俱不能焉。則詞塞矣。

執行人者。詞塞而窮於莫可如何也。然鄭行人之

詞。告楚以難。非遽絕楚也。楚不能援而執其行人。

則鄭直楚曲後雖從晉楚不能重討之是可以安矣

諸侯之師觀兵於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

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

十二月戊寅會於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

斥侯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於諸侯叔向也告諸侯

必如此乃可令鄭服其事之也久故既得而重為之禮裴季之平蔡猶庶幾此風焉

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六創開齋

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言晉討小國有藉手之功則故其罪

鄭服而諸侯自懼張其功以固盟也通告諸侯使赦鄭囚者雖以懷

諸侯也亦以威諸侯也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悝觸蠲皆樂師名廣車輶車

淳十五乘甲兵備廣車輶車皆兵車名淳耦也廣輶車相耦凡十五乘

廣車見于周禮輶車見于邲之戰載廣車輶車而

又紀兵車百乘是廣輶必兵車之大者

凡兵車百乘他兵車及廣輶共百乘歌鐘二肆肆列也縣鐘十肆列也縣鐘十

三十及其鐃磬鐃磬皆樂器女樂二八百鄭之盟于是始別

鄭向有重賂晉師之謀今始行之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

諸華

晉悼之霸得計于和戎以此言賞絳功實為不誣

夫齊擅魚鹽之饒晉收諸戎之利國之所以強也

然非國有才臣則亦為棄利矣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七創開齋

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

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

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

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

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

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

陸伯言曰方今英雄綦布豺狼瞋望克敵寧亂非

眾不濟而山寇依阻深地腹心未平難以圖遠故

孔明不令南人不反則無以致力于中原是以隴中之言即及西和諸戎南撫夷蠻也

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

唐李晟破賊德宗賜第賜女樂八人入第之曰京兆府供帳酒饌賜教坊樂具鼓吹迎導時以為榮

又李晟與馬燧在朝每宴樂恩賜使者相銜於道能仗功臣富樂則朝廷自然安兩家日出無鐘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 八 劍閣齋

曰今日何不舉樂蓋子儀之聲伎自魏絳始也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庶長秦爵也經不書救鄭已屬所救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

未戰而先勝者先見弱于敵而後戰也

壬午武濟自輔氏從輔氏渡河與鮑交伐晉師已丑秦晉

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櫟晉地

秦之出兵不過以塞責本無意於戰也兵將寡少勝不足以為名晉惟有嚴兵固圉以禦之弗與之

戰而已鮑武始分而終合鮑先入晉者惟恐晉以秦為虞也鮑則少而又少焉鮑既入而武亦得以

濟矣武之自輔氏濟也可擊而不可擊者以鮑先入晉為之應也秦之敗晉伺晉之暇也而所以能

敗晉者以其能分合也然則毋曰兵少不必分合也衆而能分兵家之常少而能分乃可許以用奇

矣故太公有鳥雲山兵鳥雲澤兵鳥散而雲合也六韜數千言分合足以盡之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 九 劍閣齋

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郕取其鐘以為公盤

銅兵之利器也故楚子與而悔之曰無以鑄兵今獲鐘不以鑄兵器而以鑄食器是化有用為無用也

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晉圖鄭數十年而始收功於鄭楚不能有加于鄭

轉而伐宋益見其屈矣。

十三夏邾亂分爲三師救邾遂取之。魯師也經不稱師不滿二十五百人傳

通言之。

邾亂國分爲三部必兄弟爭立如袁熙袁尚是也。

但邾國小分爲三已不國矣况托言救邾而遂取

之豈待多人哉雖不滿二千五百人力已有餘矣

荀彘士魴卒晉侯蒐於縣上以治兵。爲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之所

以與衆共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一

十 劍閣齋

古者有軍容有國容軍容廢則民德弱此所謂軍

容也。

使士句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晉臣習於知伯是

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榮代將中軍士句佐之請從伯游荀

偃將中軍。代荀士句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

又使欒黶。以武位卑故不聽更命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

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起四等代荀戰韓起佐

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魏亦如故絳自新軍

晉侯賞功則先魏絳而不及智罃然魏絳之賢如

是而諸卿皆冠於上僅佐下軍豈諸卿才皆過於

絳者耶。合文悼二公論之亦可以見晉才之盛矣

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

從於下軍禮也。

劉裕以朱齡石有武幹欲用爲元帥衆以其資名

尚輕難當重任而裕即以齡石爲益州刺史與之

密謀進取可謂善於簡拔矣夫以晉之大何患無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一

十 劍閣齋

人耶。晉侯卒難其人此不預儲之過也。或有其人

而望輕未足以爲卿耶。昭烈使黃忠與關張同列

而關不悅岳武穆與張韓同爲樞密而張忌之命

將之輕重又當論耶。

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

命將而民和民和而諸侯睦故和而後可造事也。

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

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

凡將之修汰者皆當偕以行法所謂不善者善人之資也樂屬可化以禮讓而不可束以軍法此亦大將不能行法耳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時楚共王初歿

兵志曰定謀貴決機巧貴速進退貴必兵權貴一也然非明決者不能乘人多遲鈍失事機矣

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於庸浦庸浦地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

楚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為吳不吊詩曰不吊昊天亂靡有定

凡設伏者必為羸兵以誘敵自古及今何可勝數雖三尺童子平時皆知之臨事輒眩亂也蓋將有十過愚者可詐而誘不戒者可潛而襲吳之易楚也誘之亦以敗之矣襲之亦以敗之矣即薄之要之震之亦以敗之矣因勢而利導尤莫若誘也故養叔者楚之知兵者也豈獨以射哉惜乎其以射

名也

十四年春吳告敗於晉會於向為吳謀楚故也

巫臣請使於吳故吳得通上國有同惡相恤之義

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不為伐楚執莒公子務

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駒支戎子名范宣子親

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晉秦人迫逐乃祖吾離於瓜州

四嶽之後皆姜姓又別為允姓瓜州地今在燉煌乃祖吾離被苦蓋蒙荆棘

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

奉康來法測要卷之十一

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晉者蓋言語漏泄

則職女之由

時晉已和戎則不以戎為虞戎因以間晉致有漏

言之失

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晉秦人負恃其

衆貪於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

四嶽之裔胄也四嶽堯時方伯姜姓也賜我南鄙之田我諸戎

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

臣至於今不貳。晉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於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膏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一

古

劍閣齋

抑何從容爾雅。不諂不亢也。觀其賦詩而退。豈亦繇余之流歟。然晉非真欲絕戎也。不過讓之使之後無二心而已。故受其辭而不責。以示包荒之意。

凡御戎狄。皆當如此。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

櫟役在十一年。

晉侯待於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

涇水出安

武德中。劉黑闥據河北。反。太宗率兵討之。先遣堰

洛水上流。使淺。令黑闥得渡水。及戰。遽令決堰。水至深丈餘。賊徒溺歟者數千人。乃知輕渡者亦非也。

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

及涇不濟者。必有所疑畏。而不敢濟也。或恐決上流而淹吾軍。或恐乘半渡而擊吾軍。故不濟也。或是水淺可涉。而三軍疑懼。故叔向退而具舟。舟制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一

古

劍閣齋

若樓船蒙衝鬪艦。走舸遊艇。海鵲通典載其制甚詳。則知唐已前固備之矣。若李臯運巧思為戰艦。挾二輪踏之。翔風鼓迅。若挂帆席。宋紹興二年。無為軍守臣王彥恢。置飛虎戰艦。旁設四輪。每輪八楫。四人幹旋。日行千里。楊公之樓船。以輪激水。其行如飛。今其制不復覩也。總之弓馬之利。南不如北。舟楫之利。北不如南。故有走船使馬之嘆矣。

鄭子蟠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

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

鄭初服於晉欲示無貳心故勸諸侯速濟也

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歿

劉錡之禦兀术也遣人毒楨水上流及草中戒軍

士雖渴死毋得飲於河飲者夷其族時天大暑敵

遠來晝夜不解甲人馬饑渴飲食水草輒病順昌

之敗得水之助也孫子曰無迎水流武經總要云

防毒有五一謂新得敵地弗飲其井泉恐先置毒

二謂流泉出於敵境恐潛於上流入毒三謂死水

不流四謂夏潦漲窪自溪塘而出其色黑及帶沫

如沸或赤而味鹹或濁而味澁五謂土境舊有惡

毒如含沙水弩之類皆須審告之以謹防慮

鄭司馬子驕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於械林

獲成焉秦不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

首是瞻

鄢陵之戰塞井夷竈者為楚軍所壓不便布陳也

此則形勢不同雖已濟涇未必即為秦所薄惟是

八明告吏士將決一死戰不反顧耳

樂厲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

從之

孫子曰大吏怒而不服張預曰小將恚怒而不服

於大將之令蓋所謂不服者雖大吏怒而下不服

也數怒則軍無威

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中行伯荀偃也莊子魏絳也左史晉

大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樂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

所以待夫子也

註曰以從命為待也予謂非也言從帥東歸本以

待夫子耳然三軍皆視中軍為進退也此則莊子

之失也

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

人謂之遷延之役

三軍之於今貴順也大將之於今貴審也將之為

道也將出今則必博謀於下已今則不可違也荀伯不謀樂厲違令兩失之矣

樂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樂鍼樂厲弟也二位謂厲將下軍鍼為戎右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必焉

凡將應擇必所鍼必之以愧事君者恨厲之撓令也故曰吾有二位於戎路樂大族也不和于秦然二役此則猶不同鍼之馳秦師而沒也知樂氏將滅而以必勤事乎然以鍼之賢使其生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 末 劍開齋

猶足彌縫厲之汰而保其宗吾議其輕生矣士鞅反樂厲謂士句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秦伯問于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樂氏乎樂厲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樂厲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厲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

樂書弑君晉人不以為賊而德之者以其定策悼公有大功于晉也悼公能收諸卿之權而又付於君之賢是以晉國安便使已往之事日亡大約與霍氏相類故禍不干其身而皆干其子孫若樂氏之禍亦大酷哉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盱不召而射湯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太師辭師曹請為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

懷光有大功于唐觀其投券於地曰聖人疑懷光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 末 劍開齋

耶是迫之反也嗟乎臨淮且不免何論懷光耶人臣當置死生于度外也然為人君者亦不可不戒臣始不令而君為始禍春秋譏之

公使子驤子伯子皮與孫子盟於丘宮孫子皆殺之子行亦子公如鄆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犇齊姜氏追之敗公徒於阿澤野人執之

公徒何罪而野人執之耶則公之如鄆亦危矣初尹公佗學射于庾公差庾公差學射于公孫丁二

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轡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竟，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子魚即庚公差，其非成武比也。從臣逐主而計較于師。弟不知于義何居也。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

鄭玄云：方四百里以上為成國。成國唯公與侯，乃春秋三軍者，亦其各派耳。秦之數必視其國力所出，不若也。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

春秋之世，鄭置六卿，未必不是三軍。夫一軍一卿，豈鄭亦僭六軍耶？殆不然矣。

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朔知生而盈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彘，士魴子也。十三子皆幼，未任為卿，故新軍無帥，遂舍之。其事如此，蓋于既幼則諸卿因而并之，舍新軍者，亦謂

舍新軍舍其帥乎？則并新軍於三軍而軍額未嘗少也。若盡舍去其軍，是軍仍隸為民矣。古者以民

為兵。秦漢始有募兵，然猶民兵參用也。唐之中世，盡廢民兵為募兵。兵民截然矣。唐之兵強，宋之兵弱，以兵與民分是兵之強弱俱足為我累也。故安石保甲與弓箭社皆欲寓兵於農，但保甲之行本為法繁密，惟行之簡直，庶不至冗敝。若凡事一本周禮有不勝其害者，以周禮太纖悉，行之徒足以弱

國。周之弱自周禮弱之也。汰募兵練民兵可也。以周之法行之于宋，不可也。非其時異，周禮實難行。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
要須得其意耳。民食困也。周之公室時乃能行，意其官吏皆清自民困可從乎而求約束耶。

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帥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

兵有形與聲不出則無形也。無形之形無聲之聲皆所以誘敵也。故曰難知如陰。雖難知如陰而研慮揣勢當亦不能遁矣。

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傲。所以自驕者，欲以傲也。若不傲則酒之無礙者矣。即自將斷後，若不傲備必為敵人所乘矣。

吳人自臯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孫子之論地形也詳矣以地形為兵之助而又曰有險者有隘者隘者兩山之間通谷也孫子曰隘形者敵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弗從不盈而從之謂我先盈之以待敵可也謂敵先居之盈而弗從可也若所謂敵先居之弗盈而從之竊有感焉夫隘而從之其險我與敵共之者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一

圭

劍閣

也如兩鼠鬪於穴中我豈可從之哉故隘形而敵先居之避之可也從之不可也從之是致於人也且隘形者谷戰也吳子谷戰之法雖衆弗用募吾材士與敵相當用輕足利兵隱車騎於數里之外出旌列旆行出山外營之使敵不得進退則谷戰宜致人而不宜致於人也明矣安可云弗盈而從之耶李衛公云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如彼要害敵先據之如此之利我已失守縱有驍兵亦何以施

其用乎蓋險阻之地或避或從必須預料吳人不

出師應楚料楚必易之又料其旋師必取道臯舟

故從其隘預遣人設伏要擊之所謂用衆者務易

用奇者務隘也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

謂子囊忠將必不忘衛社稷

楚之存亡不係乎郢之城否然臨歿而以城郢為

言可謂社稷之衛矣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一

圭

劍閣

十五年楚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為子馮為大司馬子馮叔公子索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屈到屈公子追舒為箴尹子南為箴為連尹養由基為官廐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于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國人之靖與否惟在官人之能否也夫楚漢之際風起雲蒸而秦之所將乃賈人子則所以官人者何如也故國家之興人才實不勝用及其衰也咸

苦乏才何以一旦有事卒伍之中皆將相之姿乎

夏齊侯圍成貳于晉故也于是乎城成郭

郭郭也圍成而始知郭之不可已也於是乎城

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張君臣為

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樂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書

為乘馬御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淇梁

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

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高厚逃歸於是盟曰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

同討不庭

齊亦霸國之餘也久欲與晉異悼公歿而即貳於

晉者乘間乃發耳故歌詩而獨不類投壺而矢代

興自茲以往始終與晉立異者齊也

許男請遷於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

侯許之以其師討鄭子驕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許

諸侯之師鄭與許有宿怨夏六月次於榭林庚寅伐

許次于函氏榭林函氏皆許地

遷國重事也不言許人而言大夫不可者列國歸罪于許大夫以為兵名耳

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楊梁之役晉師獨進楚公

子格帥師及晉師戰於湛阪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楚師敗績

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

兵雖論巧拙不論主客然以客勝主勢終處難其

所以難者以戰國犬牙相錯我兵深入敵境即獲

勝旋師尚有掩襲之患若晉單師獨進敗楚而至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

方城可不謂深入哉深入而猝遇要擊必敗於敵

矣故燕主寶聞魏軍將至遍集羣議咸言阻關拒

戰趙王麟以為其鋒未可撓不如乘其敝蓋乘敝

有二奏凱而旋者或多情歸挫而北者或係窮

寇使巧者設覆待之未有能脫者矣此春秋戰國

之勢皆然也

秋齊侯圍郕孟孺子速傲之獻子之子莊子齊侯曰

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涇而還海涇魯隘道

齊侯之旋必取道于海涇海涇隘道故孺子欲微之也。謂齊師未退而可要既退而可塞則知其易以進難以返明矣齊侯逃死去之安得不速乎齊侯好勝不欲示怯故謬言逃魯以成孺子之名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卑宋也。

莊朝宋微者司徒陳大夫以莊朝無名位威望以卑之也。陸遜謂呂蒙曰關侯北進未嫌于我呂蒙對孫權曰陸遜未有遠名非敵所忌故用人于顯。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不若用人于隱矣。

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防臧紇在泰山旅松近防地師自陽關逆臧孫至於旅松。魯師畏齊不敢至防

使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鄆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鄆叔紇臧疇臧賈臧紇之昆弟也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送臧紇于旅松而復還守防旅松與防相近得選勁兵出其不意乘夜突圍惟

地近故往而復返。

齊人獲臧堅。統之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扶其傷而死。

張僧胤候羊侃侃曰此床非汝所坐遂不前之可謂鄆魯之遺風矣。六朝時有士大夫非人主所命之言

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

見梗陽之巫臯。梗陽晉邑在太原晉陽縣南臯巫名也夢并見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

兩人同夢而以兵厭之或亦詭道乎。加必必矣而復用兵欲以國事為子孫計掩君之罪也

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穀而禱沈玉而濟冬十月會於魯濟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謂防門不弗聽諸侯之

士門焉。齊人多矣。

不能戰以爲守。即非善守者。次則以險爲守。况又不能設險耶。六韜曰。保險阻者。所以爲固。敵旣不能守。險則宋武帝所謂軍已越險。士懷必死之志矣。不能戰。又不能守。險總是無勇。故進退不決。

范宣子告析文子。

齊大夫子家。

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

莒人皆請以車千乘。

自其鄉入。

千乘。十萬五千人。魯莒在齊之東。言自其

鄉入。蓋自東道以入齊。

旣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

本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一

天

劍閣齋

家以告公公恐。

言魯莒將行擣虛之計。然此乃陰事也。若果行之。

唯恐漏洩。豈有以國之陰事告人者乎。故姚興遣

使謂劉裕。將遣鐵騎十萬屯洛陽。裕謂其使者曰。

語汝姚興。若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尤其啓鑿。

裕曰。此正兵機。非卿所解。彼若審能赴敵。必畏我。

知寧容先遣信命。則宣子之言。必非情實。明矣。子

家不必告而齊環不必懼也。此審聽參伍之道也。

然亦有料我必不信。遂揚言於衆。實行此事者。料

事者尚有失料人者。百不失也。

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

若晏子之言。是明於料人者也。亦知晉之誑也。然

不能使君無遁者。敵之虛情易明。我之實怯難解

也。

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巫山在盧縣。

孫子曰。凡軍好高而惡下。張預曰。居高則便於觀

本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一

天

劍閣齋

望。利於馳逐。六韜曰。登高下望。以觀敵之變動。望

其壘。則知其虛實。望其士卒。則知其來去也。大凡

屯兵於山。高者爲敵所棲。卑者爲敵所囚。故山之

前後左右。皆宜備矣。

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

斥。候也。疏。建旌旗以爲陳。示衆也。

示弱則減竈。示彊則增竈。多鼓鉦聲。斥山陳旆。皆

示彊也。晉人逆知齊侯無勇。故多方以懼之。所謂

形之敵必從之也。夫晝而旗旛相續，夜而鉦鼓相應，則不能不為之懾也。然僅可乘人於倉卒苟遇智勇之將，此術豈可施哉？若杜元凱伐吳之役，先遣奇兵泛舟夜渡，以襲樂鄉，而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宋武覆舟之役，張油帔冠樹，布滿山谷，將士殊死戰，破賊，又非徒侈張形勢者，可同日語矣。

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

建旆先驅，偽以衣服為人形也。

李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一

李 樹開

法用卒牽馬，馱草入於敵營，相繞，彼兵必射，行四五次，箭滿可歸，又可放火燒草，使馬驚走，以擾亂敵營。此皆乘夜詐敵也。受箭之法，張睢陽亦嘗為之。

輿曳柴而從之。

此揚塵之道也。以中多虛偽，故揚塵以亂之，使其

莫辨。若崔乾祐之破哥舒翰也，杜威李守貞之敗

契丹也，皆以風力暴急，縱火揚塵，以是取勝。後又

又順風揚灰者，使敵目不及睽，固道家所忌也。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

晦而夜遁，故晉師不及知。

師曠告晉侯曰：「烏鳥之聲樂，齊師其遁。」

得空營，故樂也。

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

晉大夫邢侯也，告獻子。

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

有賊遁四五日，而我不及知者矣。然敵勇我怯，則

其遁也難知，敵怯我勇，則其遁也易知。先知其當

遁，故察形而即決之耳。

李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一

李 樹開

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

連大車，實可塞道，但此則隘形耳。隘地又不能容

大車，車不得方軌，又不得用車戰也。

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

殖綽郭最，齊之勇士。

子姑先

代之殿，衛所樂也。衛恐連車不足塞道，故復出此

耳杜註謂恨二子似非人情

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頸也曰止將為三

軍獲不止將取其衷不止復欲射顧曰為私誓州綽

曰有如日言不殺汝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州綽之右

亦舍兵而縛郭最皆矜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

二子勇士也惟三子之君又善手風也臨敵不懷生者為真勇此外勇而

中怯者故有斯辱也

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

三 劍閣

觀曹公追先主日夜不休而不能及此曉兵者所

忌也然追獲齊侯固是迫人於險不迫固非失策

若攻險則乘我銳氣固可得志而頓兵堅城亦有

利害故齊侯既遁齊師既敗則振旅而不極兵威

為有餘地夫晉於齊非若魏於柔然者以躊躇可

破滅者也齊雖獲其主而其國不可以破滅也使

齊能因勢設巧轉敗為勝則晉與諸侯即欲振凱

而旋不可得矣

已卯荀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茲在平陰城東南乙酉魏絳樂

盈以下軍克郭樂屬死其子盈佐下趙武韓起以上

軍圍廬盧齊邑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狄

秦周秦大夫趙武及之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

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櫓以為公琴孺子速也

已亥焚雍閭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

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於揚門齊西門

州綽門於東閭齊東門左驂迫還於門中以枚數闔枚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 三 劍閣

晉師乘勝縱兵四出齊望風而靡故曰齊性剛君

臣簡於細民一陳兩心民不為用此其驗也

齊侯駕將走郵棠郵棠齊邑太子與郭榮扣馬太子光也

曰師速而疾畧也將退矣君何懼焉榮齊大夫

如張邵之料孔明趙季梁之料石敬瑭皆以其縣

軍不能久攻也晉師伐齊自不能久乃晉人不虞

齊之掩擊者知齊侯之怯也故敵人得國情則大

事去矣。

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

太子抽劍斷鞅。乃止。將突圍而出也。

晉王克用爲汴人所圍。欲棄晉陽走保雲州。劉夫

人諫以爲不可。卒保晉陽而解汴人之圍。根本之

地不可輕動。輕動則我反爲客。敵反爲主矣。

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濰水在東莞東北。至北海都昌縣入海。沂水出東莞蓋縣

至下邳入泗。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

劍開齋

凡兵有倖勝者。曲勝也。以齊侯不知兵氣。奪於晉

師之衆。而又以風沙衛殿兵。故晉得成其功。非兩

軍相當。使敵智竭。威殫。而我足以屈之也。善夫尉

繚子之言曰。彼驚懼而曲勝之者。曲勝非全也。非

全勝者。無權名能爭權於天下者。乃使人無所措

耳。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

子庚。子庚弗許。子庚楚令尹公子午。

此與秦鄭逢揚客館事相類。而此則諸卿半從鄭

伯伐齊。乘虛召寇。尤爲叵測。然而子庚勿許者。以

諸侯親晉而遠楚。恐一舉不捷。爲天下笑耳。

楚子聞之。告子庚曰。不穀即位。于今五年。師徒不出。

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

若之何。

此一念何可無孫仲謀。李亞子所以異於豚犬也。

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

劍開齋

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于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

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

前已射王中目。損失威重。人臣謀國。若此。可謂老

成。

子庚帥師治兵於汾。襄城縣東北有汾丘城。於是子驕伯有子

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

子西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

雖其勢處逆。其謀先泄。然非有未畧者。不能定也。

楚師伐鄭。次于魚陵。魚陵，魚齒山也。在南陽。右師城上棘。遂涉

潁。次于旃然。將涉潁，故于水邊權築小城，以為進退之備。旃然，水出潁陽成皋縣，東入汴。

孫仲謀欲作濡須塢以拒魏。諸將皆不欲。呂子明

以為兵有利鈍，卒有不虞，賊騎蹙人，急難得渡。于

是遂作之。即旃然築城遺事也。

薦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胥靡，

雍梁皆鄭邑。河南陽翟縣東北有雍氏城。右回梅山。山在樂陽密縣。侵鄭東北。至

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再宿，涉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 三 劍閣

於魚齒之下。魚齒山之下有濕水，故言涉。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

徒幾盡。

楚蓋誤信子孔乘鄭空國。故縱兵不忌。非特天時

不利也。其所行皆敗道也。魏曹真等圍江陵。髮侯

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作浮橋。南北往來。時董

昭上疏曰。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

而行至陋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倘江水暴

增。何以防禦。魏兵果一道遁歸。僅而獲濟。夫魚齒

及潁與旃然皆水也。楚之涉魚陵者。再使鄭以數

千。人伏水隱處。卒起擊之。楚舟楫不備。何以自脫。

哉。觀其甚雨大寒。役徒幾盡。正不必多兵。即數百

人振袂而起。其將皆可虜也。子庚奈何避懷安之

名。而以國事為戲乎。

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

南風不競。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師曠唯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弱。

多死聲。楚必無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 三 劍閣

音律之道。聞聲可貞勝負。太公以為至淡而儒。將

不能知也。其法盡于太史公律書。蓋至漢而後絕

矣。據兵書云。王者出軍之日。大師吹律合音。商則

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

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

賈疏云。兵書者。武王出兵之書。商屬西方金。金主

剛斷。故兵士強也。角屬東方木。木主曲直。故多失

士心。宮屬中央土。土主生長。又載四行。故軍士和

而同心。徵屬南方火。火主慍怒。故將急數怒。羽屬

北方水。水主柔弱。又主幽闇。故兵弱少威也。

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歲在不其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南師不時。

必無功。不時謂觸歲月。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叔向引之於德。規也。非誦也。不可以成敗利鈍之

數歸之天時耳。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

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

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瘳疽。濟河

士句請見弗納。請後曰。鄭甥可。偃子荀吳鄭女所出。二月。甲寅

卒。

卒。

傳紀之以終前夢。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代荀偃將中軍賦。

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

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

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

宣子新執政。欲親諸侯。諸侯亦欲附之。故賦詩以

見志。當時天下之權在晉之執政耳。

季武子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

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小國幸于大國。而昭所獲焉。

以怒之。亡之道也。

凡小之欲圖大者。必順言許之。以從其意。使彼氣

驕而不我備。然後可得志也。又兵法有激之使怒

者。蓋激怒之以誘其來。彼自墮我術。貴有以待之

耳。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

耳。

晉士句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齊靈廢太子光而立公子牙。使夙沙衛為少傅。齊

侯疾。崔杼逆光立之。執公子牙。以夙沙衛易已。衛

奔高唐以叛。則齊國固內亂也。不伐喪。不乘危。士

句可謂能行古人之事矣。

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夙沙衛以叛。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

衛在城上。號之乃下。衛下與齊侯語。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

之乃登。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衛志于戰死。故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

既可號之揖之使下。則何不執之。乃任其還復登城也。且衛既已叛。當無以君揖臣之禮。

蘭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儂會。夜縋納師。醢衛于軍。

非不守。蓋齊侯欲生衛而不從。城中之人皆離心矣。乘夜縋師。乃弛備招寇。此亦不善守之故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 聖 劍閣齋

盜。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

漢唐皆受盜患。惟南宋最多者。以援兵既潰。皆聚而為盜也。李綱以撫賊有五易五難。言之詳矣。然

撫狡賊必誘之官爵。此莊子所謂竊鉤者誅也。

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樂氏之黨也。樂王

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樂

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樂氏乃亦子之

勇也。

以衆人遇之。則報以衆人。以國士遇之。則報以國士。得其死力。

士尉遲敬德。人有譖之太宗者。及太宗與單雄信戰。敬德刺雄信。太宗曰。何相報之速耶。然敬德其

始固亦非李氏之勇也。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

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

春。秋人主聚勇力之徒者。其身每及于難。乃知人

主必有所私之士。貴識所以用之耳。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 聖 劍閣齋

莊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

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識門板數。其可以與於此乎。

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然二子者。譬於禽

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此言不遜。言管射。

此皆一犬之用也。古今力詘于智。惟謝晦智絀于

力。然晦實不得謂智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一終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

陳睂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闇公評閱

襄公

二十二年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王將討焉子南之子寧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

以君而謀其臣至於三泣可謂渎矣若高宗之於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

劍開齋

逆檜檜死而高宗告楊郡王曰朕今日始免膝裨

中帶七首則又何敢輕涕泣也

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國將討焉爾其居

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

遂殺子南輟觀起棄疾縊而死

棄疾所為若其父叛逆則如是可也後人有行之

者矣曰臣若不死君亦無用此臣也即棄疾君焉

用之之說也若其父非有大罪則代父死而令父

逃之可也父逃之子受刑忠之至也孝之則也

復使蓮子馮為令尹公子齕為司馬屈建為莫敖有

寵於蓮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

言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申叔以子南觀起為言

為執政之私人者其人未必有遠慮多恃寵而行

私或因以凌公朝之臣人君者忌之則覆不旋踵

矣

三十三年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使慶樂往殺之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

劍開齋

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

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

黃

二慶方遣人往楚害公子黃乃反為役人所殺蓋

叛逆之臣恒死於倉卒以其下必有圖之者也若

祿山希烈恒不得其死而未嘗死於戰陳蓋天厭

其惡假手肘腋之間禍固不可勝防矣

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蒨載樂盈及

其士納諸曲沃。盈也。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

盈若不輕舉事因機會之至匪特可以免禍亦且可以復國

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盈出徧拜之

左氏兵法測要

三劍聞齋

春秋之時卿大夫能使其衆者以各有分地得臣
樂廣舉秋懷子有恩于人故其私臣人思之
其士民也如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不欲屬于京師
皆感私恩而抗大義也

四月藥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

帥甲而晝入絳便是寡謀死不旋踵矣

初樂盈佐魏莊子於下軍。莊子魏絳獻子之父。獻子私焉。故因

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藥氏莊姬謂之藥郤爲徵韓趙方睦韓起

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伐秦欒黶而固

與范氏和親。范宣子佐中行，偃于中軍。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悼子知罃之子苟盈也，少年十七，知氏中行氏同祖，故相聽從。程鄭嬖於公。鄭亦苟氏宗。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七輿官名。

衆寡遠不相敵且諸卿挾晉侯以號召更分順逆

樂王鮒侍坐于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
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桓子、樂王鮒有臺，
龍守備者爲固宮。且

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

利權入執民柄將何懼焉藥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

可强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

司馬氏執政淮南三起兵而國本不搖自後立國

江南以外謀內者多矣而成事者甚少以政自內

出其勢順也若此者雖衆寡不敵猶足制之今樂

氏自外入而又同心者少其何懼焉

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綰冒經二婦人輦以如公

故爲婦人服而入、恐緣氏有以應距之奉公以如固宮

盈之入也以媵女宣子之如公也亦以婦人輦仰

何相賊而相類也

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驂乘必持帶備隋隊遂超乘跳上獻子車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逆獻子也執手賂之以曲沃

蕭道成之弑蒼梧王也袁粲劉秉心雖不同而為所劫其入閣中遂不得已因循定立後之議與魏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五劍開濟

舒劫入公官事相類也既已其在一處即不得行其本謀耳

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蓋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閉著門外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隱短牆也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以董卓之惡天人共憤而不得呂布卓不得除也

此亦鎡刃之用矣

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乘登也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鞅攝車遇欒樂樂射之不中又注屬矢于弦也則乘槐本而覆樂車輾槐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紡傷欒盈犇曲沃晉人圍之秋晉人克欒盈於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書曰晉人殺欒盈

射鞅不中及乘槐本而覆天也非人也晉六卿之勢將成矣豈欒氏所能驅除哉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木劍開濟

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楊為右先驅前鋒軍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為右申驅次前軍傅摯申鮮虞之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公御右也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貳廣公啓牢成御襄罷師狼遽疏為右左翼肱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右翼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大殿後車燭庸之越駟乘四人共乘殿車也傳具載此言莊公察舊臣任武力自衛將遂伐晉

先驅申驅前也貳廣中軍也啓左翼也肱右翼也

大段後軍也此即伍法也孫子曰而知而心與左

右手背乎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則視

背蓋一身之中而前後左右中備五方焉此最簡

直易曉六花八陣奇正分合皆我身變化爾惟我

一氣呼吸能令手足相救結陳亦是故陳曰率

然者欲其速然而有氣也

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 七 劍閣齋

德而有功憂必及君

晏子於齊環則憂其無勇於齊光則憂其恃勇無

勇而憂憂喪師也恃勇而憂憂喪身也皆忠愛之

至也

齊侯遂伐晉取朝歌朝歌屬汲郡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

孟門晉隘道太孟門在河內郡觀孟門道隘分五陳為二隊能保晉不據前險守

後隘以要我乎使猝遇覆前後左右自不能相救

矣宋武帝屯覆舟山疑山下有伏搜之果然

張武軍於樊庭築壘壁樊庭晉地戍郢邵取晉邑而守之封少水封

尸于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

師之輕暴與平陰相類敵若出此莫用千乘萬騎

要本欲明之則晉必欲伏以待之亦非先示之以不能乃為奇以勝之凡係勢大者不

能持久終必有變唐太宗往往於此獲勝

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驚

如此者宜設覆待之而不宜追擊也追擊之利小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 八 劍閣齋

設覆之利大也後周韓褒為汾州刺史先是高齊

數為州患前後刺史皆莫能禦褒至適寇來褒乃

不下屬縣民不及備多被鹵掠齊人喜相謂曰汾

州不覺我至先未集兵今旋師必莫能追躡矣褒

乃先勒精兵伏北山中分據險阻要其歸路縱伏

擊之盡獲其衆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於且于莒傷股而退

齊兵已暴用於晉乃不歸而息師是太勤勞也此

曉兵者所忌。

明日將復戰。期於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
且于隧狹路。

隧險狹路也。乘夜入狹。法曰。險道狹路可擊。此麗。
且于入于險地也。

涓夜至馬陵。為孫子所殺也。
近莒之邑。

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
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

小國畏大。乃請行成。請盟而不許。則莒得有詞矣。
為小國者固當先請行成。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
故先之以禮。戰守皆有餘地。
即請之齊侯亦未為棄命也。

華周對曰。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

莒子請盟。本非挾詐。但華周不許。勢必出于決戰。故莒子因其未備。卒然乘之。遂獲杞梁。蓋能決斷。事機不失之怠緩。而又始終行成。不至於深怨。莒兩得之矣。但齊請成。不許以懈我。而怒敵。此華周之失策。所以接戰而獲一將也。凡敵國請成。雖在

我不欲。亦須有機以待之。無直不許者。

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古之人主。將歿於國事。至親為弔之。可以勸矣。兩敵角立。欲用人之力。必勸死。恤孤。孫仲謀。淡得此用。

齊侯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
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
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欲使怒而止。

此似戰國策士機鋒。而仲尼稱其智。乃無過亂門之意。

二十四年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
水軍也。楚用華。吳用木。吳用舟師也。楚用車師也。特紀為舟師者。必楚初用舟師耳。司馬法曰。見物與俾是

謂兩之註曰見敵物即效之與之相伴是兩利不

使獨有若吳習車戰楚習水戰是乃所謂兩之也

各相效也然楚亦澤國也水戰不可不習也魯齊

恒患越人而下矩游之令越笠澤之戰以三軍潛

涉以水師勝謂之習流是即習水戰之兵漢武有

事南越曰于昆明池習水戰故漢法平地用車騎

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也玉海云舟師可以進

可以守東南之師趨三齊者自淮入泗而止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

士

劍閣齊

陸尚得半利趨關中者自河而入徑至長安

水陸並進可得全利此以舟師進者也塞建平之

口使自三峽者不得下

自漢水者不得進

得渡

防介步之津使自盱眙者不得至

此以舟師守者也

武水

不為軍政

不為軍政註云不設賞罰之差予嘗疑之夫楚之

用兵數矣其勝與敗必國有常典若一出軍必須

條布賞罰能無以意為輕重耶或是楚新用舟師

百事草創進退固非素調號令亦未畫一故曰不

為軍政耳夫將帥不為軍政是以卒與敵也廟堂

之上若人主不設賞罰是以將予敵也豈止於無

功哉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

士

劍閣齊

無功而還

楚初用水師如學醫者未免人費也先武所謂大

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是也梁王僧辨討侯景

景以西人善水戰弗與爭鋒後僧辨終敗景兵故

兵法曰行其所欲用其所能然我有所不能人即

以是制我矣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蘧啓彊如齊

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

啓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

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如秦皇漢武皆弗戢而取其族者也

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蘧啓彊如楚辭且

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齊人聞有晉師而先伐莒亦以示有餘也

會於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時大率用車戰故沒轅之水即不得聘苟善兵者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二

三 劍開齋

亦可以濟也何也齊恃水必當以晉爲旋師使能

用奇卒然而至必可破齊也故以水不克者常道

也因水而克之者權道也兵固不可一律矣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於東門次於棘澤諸侯還救

鄭

使諸侯果能伐齊有功則當委鄭以罷楚不當還

兵而自救也亦因伐齊之謀不果故赴鄭耳

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

不紀晉楚交兵而但紀二子入楚師者出奇兵以誘之也楚識晉以二子餌敵故出入楚軍而不敢迫害亦不出師追之懼入晉覆中耳

求御於鄭

行軍必須明曉山林險阻沮澤之形故欲用其鄉人而欲行誘致之謀尤須輕脫蓋古人教民以御

射是以君子咸能御也

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二

四 劍開齋

也欲使早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

婁無松栢部婁小阜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二子張骼輔躒

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廣車兵車已皆乘乘車乘車

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後二子同射

軍中既有廣車復有乘車始而乘乘將及楚師而

後棄廣可見古人習熟不以車爲煩難也今其制

久廢若議修復必訝爲迂濶按郭固造戰車其車

前銳後方置七鎗以爲前後拒此馬燧戰車以刺

戟於後行載兵甲止爲營陣者也古有鹿角車以
戈戟在前故有鹿角之勢今前後俱挿鎗者擬此
也又以民車之廂增爲重廂高四尺四寸前後二
戶高與箱等用革輓之箱置床弩一車上容五人
弓二弩二其一人擊金鼓以爲一車進止其車周
迴悉覆以氈以備矢石火箭也凡車二十五人車
上五人前後推十四人執器械六人凡車十乘約
以步多少隨之三軍所止橫列直布以爲寨脚夜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二

五

劍閣齋

則連制鐵索以楨陷地制其兩輪兩車之間用人
五十其車相去不過五行止挾轅以爲隊所謂
伍乘彌縫也又李綱請頒張行中車式於京東西
路其法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支籬以捍矢石
下設鉄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鐵
索行布爲陣止連爲營每車用卒二十五人四人
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軍器夾車之
兩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爲輜重及衛兵

餘當車八十乘即布方陣則四面各二十乘而輜
重處其中蓋嘉祐間有造寨脚車拒馬車者總之
遲重足以防衝突車之利亦車之累也

皆踞轉而鼓琴

轉衣裝也皆箕踞木
裝而鼓琴以示閒暇

臨敵鼓琴示詐以使敵不測故不敢擊若柴紹彈
琵琶而破敵皆詭道也

近不告而馳之

射犬恨故近
敵不告而馳皆取胃於囊而胃入壘

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

皆兜鍪也二子取胃於囊
中而加于首入楚營壘三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二

六

劍閣齋

子皆下車手搏楚人以投
其車收其禽獲挾其囚虜弗待而出

射犬又不
待二子皆起乘而登車既免

乘抽弓而射

二子皆起乘而登車既免

張遼趙雲出入敵壘使敵披靡以英風猛氣自足
懾敵敵不敢害也然非大將之道

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

義如兄弟胡再不謀

謂不告而馳

內張歆爲權詞

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

言性急不
入壘今

則怯敵故

不待而出皆笑曰公孫之亟也

以爲御而不爲之禮馳之入棄之出而不以爲恨

二子大遠于人情矣。車托命于御華元，見阨于羊斟，可不戒哉？
齊失之矣。

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

孟達之降也，魏待之甚厚。達欲連吳固蜀，潛圖中

國而孔明惡之，使申儀漏泄其謀。夫孟達當時實

有投足重輕之勢，使孔明嚴兵固守，則達與魏爲

梗，亦是勝筭。不知何以欲促其事而假手於懿也。

兵難踰度，古人多有不可測者。意劉封孟達孔明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二 老 劍開齋

素不善之。若使能抗仲達，則必復入蜀。入蜀必將

見重，或修舊隙於孔明，而以流言惑後主，恐有內

難，故洩其謀以敗之。又非封疆常筭也。

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

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

楚遣二子讓舒鳩。舒鳩必敬逆二子，當其敬逆之

時，苟行班陳之事，似若可爲也。不於此時執之，待

其復命，乃欲臨之以兵，此遠子所爲不可也。當遣

二子時，亦未定謀而往耳。

王欲伐之，遠子曰：「不可。」
令尹遠 彼告不叛，且請受盟。

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
也。卒而不

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

充國所謂欲捐闇昧之過，隱而弗彰，量我之力，

未能破滅，當隱忍之。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

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二 老 劍開齋

死矣。貴而知懼，懼而思降，夫既登而求降者，知人也。

不在程鄭。
鄭卒。

古人審音而知吉凶，乃可謂神料也。然何必位尊

望重，而後議損降？餘人議此，則爲咎徵耶？蓋以鄭

嬖人也，而求損降，將有內憂，故取劉宋時吳喜求

去軍職爲中散大夫，而明帝惡之，亦猶此也。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公患之，使告于晉。孟

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其來也。不

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齊師徒歸時于魯耳不然何為使徒往耶

使民不嚴者非特施惠於齊民而陰欲結援於魯也觀公綽料敵之審蓋亦非無能者子貢說田常無伐魯與此意同耳

崔杼弑其君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

尤 劍開齋

入弇道狹出弇道廣也弇中狹道也此論地形也兵法曰有疑而不疑有信而不信有遲疾而不遲疾是三者戰之累也非但地形然也凡倉卒遇敵則當示之整暇既敵人疑我而不乘則當疾引去之蓋以虛為實其勢不可以久所謂始如處女後如脫兔也

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

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

許之六正六卿也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百官正長羣有司也師旅小將帥

凡財入營則衆奸聚若夷儀之役是數奸也晉於是乎失刑矣當正崔慶之罪而去之不當誘罪於莊公而登其弑君之臣也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也刊除也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

手 劍開齋

陳人伐鄭事大之禮也何為致淡怨乎從衆而已此非善謀國者且鄭之入也豈有以七百乘伐我而我不得知者乎既無耳目又無防守是以鄭人得乘夜突入鄭必間知陳無備乃出此耳此亦探穴之功矣

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欲逃遇司馬桓子曰載余

曰將巡城

此如挾門之盜但當閤門以留之耳使其內有能

閭門者鄭亦不入矣何用此時乃巡城耶

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

不祥男女無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

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

器

公宮為子女玉帛之所聚親御諸門亦使士卒寡

過且鄭小國也一舉入陳已足報怨矣若師入公

宮如吳人之處楚宮則必致深怨又懼大國之討

本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二

主

劍閣廣

故守公宮使軍無譁成禮而去可謂能守勝矣

陳侯免擁社使其眾男女別而疊以待於朝子展執

繫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子產

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

乃還眾官修其所職以安定之

曲終奏雅始奇而終正子產經國之才處置事體

乃極詳整

楚遠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子屈蕩為莫敖十二年

之役楚有屈蕩為左廣之右世本屈蕩屈建之祖文今此屈蕩與之同姓名舒鳩人卒叛

前云待其卒故此云卒叛以終前言左氏時有之

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舒鳩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

右師先先至舒鳩

子木大將也奈何輕兵先發與左師不相顧耶夫

進止警急雖各分軍當有首尾之勢若吳人與鳩

乘左師未至先襲破右軍或因其斷絕唱空聲以

惑眾兩軍必有離潰之患矣且楚右師先進而左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二

主

劍閣廣

師不進則右師之心必懼吳人乃不先擊右師而

擊左師此吳之失策故楚居敗局而轉為勝也何

以知右師之無能為也既不量而輕進矣及吳擊

左師又不能還兵自救成夾擊之功假使左師一

敗此一軍者不將坐受縛耶故知右師之無能為

也

子疆息栢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

七日

楚一軍遮我前一軍居我後何可坐守其間耶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

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

墊隘虞水雨也必居軍之地形勢卑濕恐驟雨水

沫可灌而沉故子彊慮先設也蓋墊隘乃禽者以

兵器不堪施用城壘有崩毀之患

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

此所謂一離一合一聚一散一奇一正一虛一實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

韋 創問

一先一後一動一靜也剛於此者對無強敵

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

杜云視其形勢而救助之非也楚之奔楚之誘也

當我之奔視敵之逐利不逐利以分動靜也故奇

兵捐將而走我之正兵當先為期約密為審察

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

天下無兩勝也我救敗而敵已敗矣

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

吳子曰分為五軍各軍一衝夫五軍五衝敵人必惑莫知所加

吳師奔

亦非真敗也乃欲誘致楚師而楚師不逐利耳

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

吳初本欲致楚乃登高以望楚師見其不繼而復

逐之者楚形之而吳從之也吳不能致人而反為

人所致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

韋 創問

簡師會之吳師大敗

吳以楚兵少乃逐楚師不意簡師嚴陳以待奇正

合擊吳自知墮楚術中猝不及禦安得不狼狽耶

遂圍舒鳩舒鳩潰

是役也吳勝楚亦擊一而得二也楚此一軍破而

彼軍不得獨全也楚勝吳亦擊一而得兩也吳敗

將舒鳩不能復存也

八月楚滅舒鳩

夫吳之絕楚軍爲二也。不猶武安君斷趙乎。此雖有大小勢絕相類也。何以吳絕楚軍而楚克吳。秦斷趙軍而秦破趙也。此豈無說耶。曰。兵無常勢也。多算勝。少算不勝。是役也。吳寔斷楚而楚之子疆善算也。則勝在楚。長平之役。趙兵非不多也。堅壁待四十六日。不爲不久也。而陰匿武安君。僞敗以擊趙兵。算皆在秦。勝何得不在秦也。故無一定之形。在因其勢而利導。子疆武安之屬皆因勢善算者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

圭 劍開齋

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戎服異于朝服。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多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也。士弱也。趙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前雖入陳。故更位以結成。仲尼曰。晉

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

戎服獻捷。亦屬多事。故孔子於子美有微詞焉。且鄭入陳矣。陳何罪。子西伐之。蓋入陳而不肆掠。成禮去之。則陳之于鄭。必致主人之敬焉。所以致楚人之怒也。于時晉楚諸卿。其才皆遠遜子美。故得縱橫一時。

楚蔣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蔣掩書土田。書土地。度山林。度量山林之材。以共國用。鳩藪澤。鳩。聚也。聚成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

圭 劍開齋

得焚燎壤之欲。辨京陵。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以備田獵之處。辨京陵。別之以爲冢墓之地。表淳鹵。淳。鹵。地。薄。之。地。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規。假。豬。假。豬。下。濕。之。地。規。町。原。防。廣。平。曰。原。防。也。防。防。間。度。其。受。水。多。少。町。原。防。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爲。小。頃。牧。隰。臯。隰。臯。水。崖。下。濕。井。衍。沃。衍。沃。平。美。之。地。爲。井。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九。夫。爲。井。量。入。修。賦。量。九。土。之。所。入。賦。車。周。制。六。十。四。井。爲。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籍。馬。籍。籍。其。毛。色。歲。賦。車。兵。車。兵。徒。兵。甲。楯。之。數。使。常。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得治國之禮。

治國之事備於管子。顧力行何如耳。徒文具無益也。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攻巢也。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

羊叔子輕裘緩帶常欲夜出而軍司戒其輕脫孫權征合肥爲張遼所襲幾至危殆賀齊時率兵三千迎權權入船大會諸將燕飲齊涕泣曰至尊人本氏集法測要卷之十二

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群下震怖苦無天地願以此爲終身誠權自收其淚曰謹以尅心非但書諸紳也

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諸樊亦一孫伯符也惜壽命不永耳此霸業所以不振也

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薦子之功也以

與薦掩子木辭實以與其子

舒鳩之役子木以右師先若非子疆幾敗乃事矣子木之辭夫固內愧也有所不得已于此矣

二十六年衛人侵戚東鄙以林父叛故孫氏愬於晉晉成茅氏

春秋有二逐君者晉皆釋君而助臣以六卿柄晉非特貪其貨賂直如盜與主人有同憎也後趙武諸卿取衛田以與孫氏豈非同欲相濟乎

本氏集法測要卷之十二

殖綽伐茅氏殺晉成三百人殖綽齊人今在衛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圍蒯感文言遂還逐殖

魏大祖討代郡烏丸而命任城王曰居家爲父子

受事爲君臣爾其戒之鄧艾遣子忠入蜀忠欲歛

兵艾叱忠將正法忠還更戰大破之又岳飛之戒其子雲曰不勝先斬汝皆以父而厲其子也行法

自親近者始則疎遠者自懾矣

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子展為元帥故鄭伯享之

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總名蓋請之于王先八邑

以路及命服為邑先八邑三十二井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

也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自上下而隆殺皆以兩為

其隆殺皆以兩為臣之位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在四

九年乃立子產為卿故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

邑賞禮以禮見公固予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固與之故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 无 劉開濟

賞有功所以勵無功吳起以五百乘而破秦五十

萬眾明賞之效也但列國大夫相傾者多其以功

見忌者尤多惟守禮自下者得全卻至位在人後

功在人先所以不免也子產之讓器識自是宏遠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雩婁今屬安豐郡遂

侵鄭五月至於城麇鄭皇頡戍之皇頡鄭大夫守城之邑出與

楚師戰敗穿封戍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

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

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

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戍方城外之縣尹也

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戍怒抽戈逐王子圍弗

及楚人以皇頡歸

劉項之爭天下也呂馬童呂勝等五人皆支裂項

籍封為五侯豈非以大將見獲軍自不得獨全當

重斬將之賞耶法曰斬馘千人不如生擒一將故

諸將爭功自是常事獲囚易辨也而上下其手何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 幸 劉開濟

以使人心服乎從來以論功不明致有內爭者多

矣二王爭下吳之功其最甚也

印董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楚人敗城麇之師併囚印董父以

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今正以

為請子產曰不獲謂大叔辭以貨請董父必不得受楚之功而取貨

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受楚之功大名也以貨免之小利故謂秦不爾若

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

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子產而後獲之更遣

使執幣用
于產詞

秦楚雖同在行間，乃城麋之役，秦不與戰，秦楚本
先示異，同故子產之詞最爲合情，且受賄釋囚，所
得者賄不受賄而免囚，以示德于鄭，則得一國之
心矣，所得大小固是不同，不待智者而辨也。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

也。子朝之子，伍舉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

中，公而亡。王子牟爲中，公得罪而出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

左氏集注測要卷之十二

亦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

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

平晉楚。平在明年。聲子通使於晉，爲國通還如楚，令尹子

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訖，賢對曰：晉

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

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

楚材晉用國之所忌，懼其以我之情輸之于敵也。

故先主之于劉璋，璋之姻親忌恨，皆處之顯任，盡

其器能。凡有志之士，無不兢勸，善夫治國之喻也。

曰：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

處者，敗勝者所用，敗者之棋也。在審所置而已。

歸生聞之。歸生，聲子名。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

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今楚多淫刑，其大夫

逃死于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

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真諸戎車

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楚師宵潰，晉遂侵蔡，敗申

左氏集注測要卷之十二

息之師於桑隧，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

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

子奔晉，晉人與之鄙。邑。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

于靡角之谷。在成十一年。雍子發命于軍，簡兵蒐乘，秣馬

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

潰，晉降彭城。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

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邑。以

爲謀主，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成七年

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若敖苗晉色

宣四年以為謀主鄢陵之役在成十六年王夷師燔子反

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

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于申公子

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

鄭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

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爵祿而復之聲子

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孫復仕于楚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重劍開濟

項籍袁紹之勢其強何如也當項籍之天下以

為必無漢矣當袁紹之時天下以為必無項籍則敵國矣乃

高帝與曹公優游翱翔而終得橫行于天下者以

人才所歸而已漢之臣始仕楚而後歸漢即魏之

謀臣大半皆紹屬也不能容天下國士何以資群

策畢群力哉晉楚強弱係于四子而四子在晉皆

奉為謀主楚之君臣終弗圖也弗圖而遂有子胥

之謀亦太迫矣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於楚

許之仇鄭鄭之加於許者無已也雖其怨不獲報

亦志足憐矣

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大有成許鄭

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和在明年楚王是

故昧于一來不如使遲而歸乃易成也

晉楚將平則鄭之拒楚乃為無謂故不禦以順楚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重劍開濟

之欲蓋小國之所守者在四隣不在四境也

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南里鄭邑涉

於樂氏樂氏鄭邑門于師之梁鄭城縣門發獲九人焉鄭人

發縣門而禦攻者涉於汜而歸於汜城下涉汝水南歸而後葬

許靈公

凡兵索便詐敵皆可取勝任其墮城涉津而鄭不

應者乃子展所謂不禦寇也發縣門而鄭獲九人

亦聊以相戲不為害也

齊人成邾之歲。在二十四年。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烏餘，齊大夫廩丘。

東郡縣名。襲衛羊角。取之。羊角城，有遂襲我高魚。

高魚城在廩丘縣東北。有大雨，自其竇入。雨故水介于其庫。

魚庫而介其甲。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取魚。

因雨水開竇，致寇自竇入。介庫登城，如此其易者。

內不善守也。守城之法，古今異宜，要古法不如新法。

詳耳。按五代時，葛從周為交州節度使，從周將

兵在外，劉鄩乃使人負油鬻城中，悉視城中虛實。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 壘創開壘

出入之所，繇者得城下水，竇可入，鄩乃以步兵五百從水竇入，襲破之。

於是范宣子卒。范諸侯弗能治。及趙文子為政，乃言

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

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

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

侯使往。」胥梁帶，晉大夫，言有權謀。

李鄴侯請單騎抵陝城也。願勅馬燧偕行以陝人

若加害于泌，則畏河東移兵討之。此一勢也。然使

王庭湊則得全，使李希烈則不得全。蓋亦有難易

焉。若胥梁帶之無用師，猶易也。

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諸

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

必密來，勿以受地為名。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

許封之。烏餘以其眾出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致效

也。若致邑而遂執之，盡獲之。徒眾皆取其邑而歸諸

侯，諸侯是以睦于晉。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 壘創開壘

此如偶人運動，隨手提掇，楚楚有致，雖非大局亦

不得錯亂也。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

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

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

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

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

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大

夫皆至以藩為軍

國語云是行也以蕃為軍攀輦即利而舍攀引輦

人引車就水草便利之地而舍之候遮扞衛不行候候望遮遮周

則扞衛扞衛謂羅圍狗附也張羅圍去羅而陳周軍之前後左右候望注矢以羅

闔又二十人為曹曹去壁三百步前前後或視左右謂之狗附者皆而設明而罷候遮

二十人居狗附處以視聽候望明而設昏而罷不行者不設之

晉楚各處其偏晉處北楚處南伯夙謂趙孟伯夙曰楚氛甚

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趙孟在宋北東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三

在東有急可在東有急可左迴入宋東門

兵何可弭盟何可久故吐蕃之盟李西平以為不

可德宗遣崔翰入蕃報結贊結贊曰清水之會同

盟人少是以和好不成今蕃相及元帥以下凡二

十一人赴盟請盟于土梨樹翰歸奏神策將馬有

麟以土梨地多險恐蕃軍隱伏不如于平涼其地

頗平且近涇州就之我便乃定盟于平涼以渾城

充會盟使兵部尚書崔漢衡副之又詔華州節度

使駱元光以本鎮兵從瑊等就盟坦無他慮而結

贊鳴鼓呼譟瑊僅以身免從官六十餘人皆陷於

賊夫遣渾瑊而又以崔漢衡及駱元光從其備非

不嚴也不於土梨而於平涼其慮非不遠也然犬

羊之族寧可信耶渾瑊中得免亦以近涇州耳此

即趙孟所為還入于宋也若在土梨則瑊已帶金

枷而獻贊普矣

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伯州犖固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二素

請釋甲子木曰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趙孟

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夫以信召人而

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

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為地主致死助子何懼

焉又不及是

凡盟有不備而為敵所乘者楚懷王與秦王會武

關是也有備之而無患者趙王與秦王會渾池是

也楚已衷甲晉雖備之不為失信叔向所言不可

為恒準孫當日入宋差易可無為楚俘耳

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非所患也乃盟晉
叔向云諸侯歸晉之德也非歸其戶也乃先楚人
楚爭先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蓋孔子追正之

孔子先晉者不使楚得加於中國也尊中國也不
與晉有是盟也明矣若以守信而先之是與之也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六十并也

當日晉楚有釁則宋立受其害成之肉其足食乎
人臣為私為名而以國嘗試此所為不忠之利也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二

堯

劍閣齋

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
而後能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
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天生五材民並用
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
昭文德也而子求去之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
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實左師之責也
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
我

段司農云猛虎所以為百獸畏者為爪牙也夫兵

之盛衰各以其時春秋非其時矣夫縱人之欲為
弭兵而不至乎消兵然充弭兵之說者必至乎消兵也
縱橫人之欲為橫且不能久何論弭兵耶故謂文

德可興武功宜廢者此俗儒之論也唐穆宗乘章
武恢復之餘蕭俛段文昌勸天下軍鎮有兵處百

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謂之消兵明年朱克融王庭

湊復亂藩籜不充尋行招募動為賊敗皆消兵之
失也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二

罕

劍閣齋

二十八年冬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
曰無宇之母疾病乃使歸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
戕舟發梁必非一日間事何以不疑
十一月乙亥嘗於太公之廟慶舍蒞事慶氏以其甲
環公宮廟在公宮之內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慶氏之馬善
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于魚里樂高陳
鮑之徒介慶氏之甲樂子雅而子尾子尾抽櫓擊扉
三盧蒲葵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猶援廟櫓動

於薨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公懼。鮑國曰。群臣爲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入伐內宮。弗克。遂來奔。既而齊人來讓。奔吳。

凡變起倉卒者。智猶可脫。力則不能脫也。若呂奉先之彈箏帳中。幸而獲免。亦可謂智矣。

三十 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聚禾粟。繕城郭。而不撫其民。

濟大事者。以民爲本。不撫其民。徒爲他人守耳。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二 聖 劍開齋

鄭伯有嗜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

伯有行事。有似曹爽。宜其爲人所圖也。

癸丑辰。自墓門之潰入。城門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

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于羊肆。市子

產枕之股而哭之。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

若子產之自立。雖處於亂國。亦無有能害之者矣。後有篡竊而不敢害者。以其素爲民望也。

三十 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師問故。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

嬰恐人耳不足論。若使子尾謀泄。適足自害。迫人於險。而授之以利器。難哉。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二 聖 劍開齋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陳翁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壁尚太監論

同邑徐孚遠關公評閱

昭公

元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既聘將以

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焉請墀聽命城外除地爲墀行昏禮

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簾而入許之

楚中懷叵測而鄭預泄其謀楚計所以終不得發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也處置得宜更在垂簾而受客使之內愧而不能

致怨小國之于大國其禮宜然也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即大鹵無終山

名戎

前代車戰仍列步卒然不專用步卒也此以車爲

前行全藉步卒勝爾要太原之宜於徒者以其所

也而晉所以勝狄者以未陳而薄之也按救國維

記云漢有武剛車晉有偏廂車不過行載輜重止

爲營衛而已其出擊仍以騎兵所以制勝房琯擊

祿山瑄以車祿山以騎又非素練車戰之人其敗

宜也又瑄言云車戰古今殊勢如寇中路以車戰

矣忽轉而東倏馳而西勢如飄風將守而待其復

來抑馳而追其後殿知不能也車變而騎亦勢所

必至若云阨衝守口則不可缺此二者皆言車之

不適于用也予謂此非通論夫吳璘作登陣最得

束伍遺意一時且重非之況車戰耶車戰者以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步騎之窮謂足以禦虜之衝突非謂步騎皆可廢

也但車制須得宜而御法不傳又須用輕車耳若

謂車爲鷁鳩車者猶之以左氏爲對砍書也

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車也以什共車

必克困諸阨又克車每困于阨道今去車爲必克請皆卒自我始乃

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爲

伍分爲

阨道而用車房琯所以敗也凡我與敵所戰之地

不可知豈能預必其險易哉故車騎步三者關一而待其利也不可當相地形而隨勢用之各因其宜也當年狄皆徒兵故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若今北狄皆用騎而我以徒兵當之此豈可耶古人以走不逐飛乃多蓄戰馬然馬政久弛今益不如虜矣欲制虜者先制其馬度非輕車不可也

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

孫子之斬愛姬也司馬懿之斬都督令史也雖以

本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三

三 劍閣齋

赴水火可矣

爲五陳以相離以道既難于用衆故不相聯屬易于進退

相離者半隱半出分爲五軍敵不知所備也四分

五裂勢險節短所以破軍擒將也

兩于前伍于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

旣曰兩于前而又曰偏爲前拒必別是一軍也若于平原曠野則前後左右仍是方陳右角左角卽張二翼以劫之之道也但此則地阨或略存其意

耳曰以誘敵乃當時以意爲之若後人聞金而進

聳鼓而退皆出一時詭詐當非有所本而李衛公

以爲雖舍車而法在其中焉一爲左角一爲右角

一爲前拒分爲三隊此一乘法也曹公新書云攻

車七十伍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攻

守二乘興師十萬用車千乘輕重二千大率皆荀

吳舊法孔疏曰五陳者卽兩伍專參偏是也相離

者布置使相遠也服虔引司馬法云五十乘爲兩

本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三

四 劍閣齋

百二十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二

十五乘爲偏彼皆準車數多寡以爲別名此傳去

車用卒而有此名則此名不以車數爲別也杜云

皆臨時處置之名其意不同服說則名與人數不

可得而知矣

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狄青之破儂智高也麾騎兵爲左右翼左者右右

者左已而右者復左左者復右賊不知所爲我軍

衝突大破賊軍蓋陳兵縱橫所以爲變苟非
訓習兩陳之間亦足自敗耳

三齊侯田于莒盧蒲癸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

余奚能爲公曰諾吾告二子子雅子尾子尾欲復之子雅

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盧蒲癸謂子雅

子尾我寢九月子雅放盧蒲癸於北燕

若如此斷決王夷甫張九齡豈得稱先覺耶

四春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五 劍閣齋

與焉使椒舉如鄂求諸侯二君待之三年十月鄭如楚子產相

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簡王以田江南之安故云復田

要諸侯與田傳紀楚圍之侈

椒舉致命晉侯欲弗許曰晉有三不殆國險而多阻

齊楚多難司馬侯曰四嶽一在兗州一在雍州三塗

大行轅轅在河南陸渾縣陽城大室在河南陽城縣荆山在新城中

南在始平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

生無與國焉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

或無難以喪其國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又何能濟
君其許之乃許楚使

多難或以興邦無難或以喪國固是通達之論按

容齋隨筆云古今言地險者以崤函秦宅關河之

勝齊負海岱趙魏據大河晉表裡河山蜀有劍門

瞿唐之阻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吳長江

萬里兼五湖之固皆足以立國唯宋衛之郊四通

五達無一險可恃然東漢之末袁紹跨有青冀幽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六 劍閣齋

并四州韓遂馬騰董分據關中劉璋擅蜀劉表居

荊州呂布盜徐地勢所在袁術包南陽壽春孫策取江東天

下形勢盡矣曹操晚得兗州時處時強其間終之夷羣

雄覆漢祚議者尚以爲操挾天子以自重故能成

攻而唐僖昭之時方鎮擅地王氏有趙百年羅洪

信在魏劉仁恭在燕李克用在河東王重榮在蒲

朱宣朱瑾在兗鄆時溥在徐王武敬在淄青楊行

密在淮南王建在蜀天子都長安鳳翔邠華三鎮

鼎立爲梗。李茂貞韓建皆嘗劫遷乘輿而朱溫區區以汴宋毫穎得志乃與操等操與溫之德又安在耶。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八月克之執齊慶封負之斧鉞以徇于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三

七

劍閣齋

孫皓所謂臣于江南亦設此坐以待陛下也惟無暇者可以服人記此以見楚靈之不終

遂以諸侯滅賴遷賴于鄢楚子欲遷許于賴使闕革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較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不堪命乃禍亂也。

凡一張一弛天道也張之將以弛之矣

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

于夏汭蒧尹宜咎城鍾離遠啓疆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

註云吳兵在東北楚盛兵東南以絕其後然一時而築三城卽申無宇所謂民不堪命也若張仁愿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而唐休璟以爲不可各有利害也。

五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季孫不欲親其謀勅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名四分公室季氏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三

八

劍閣齋

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

古兵民合故竊國者竊民也今兵民分故竊國者竊兵也。

仲至自齊時叔孫豹卒牛立豹之庶子嬖公使杜洩葬叔孫仲王聞父喪而來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卒昭子卽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于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

藥書定策雖以悼公之賢未嘗致討以其有功干已也若私勞不賞則咸有所憚矣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太叔勞諸

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

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及楚楚子朝其大

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

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閹以罕舌肸爲司宮足

以辱晉遂啓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耻匹夫不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可無備况耻國乎

晉不彰楚圍之逆而俯首受成慶封之不若矣抑叔向有謀將以驕楚子而敗之耶

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罕舌肸之下

祁午張趯籀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蹀苗黃皇皆諸侯

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

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罕

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

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七百其餘四十

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耻伯華謀之中行伯

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

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

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爲韓子禮叔向食采于

尚結贊平涼之盟意欲得渾瑊以失渾瑊將鹵獲

唐臣送歸亦懼結恨于唐耳晉斯時已政在六卿

故大家強家實能驅使其民蓋當日可畏不在晉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君在晉臣也失禮于晉君可以忘報若詐誘諸卿

舉國孰不與楚爲仇耶觀卻克伐齊近事可驗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莒人來討不設備戊

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太公謂當審察敵人十四變變見則擊之敵人必

敗也但緩急虛實之際如望聞問切各有巧拙耳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楸麻之役

遂射以繁揚之師會子夏納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

楚子干瑣聞吳師出遠啟疆帥師從之從吳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鵠岸鵠岸江縣有鵠尾渚

兵法曰見而加之又曰加以卒蓋言遽也遽則亂亂則敵人擊之矣

楚子以駟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繫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治兵于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亟使人犒師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臣獲繫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

人情所以相安苟且不肯預為備者以預備似乎生事而人且諒其怯懦也宋張方平帥秦州謀告

夏人將壓境方平簡料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寇不至議者論其輕舉曾公亮曰寇之不得至有備故也倘罪之則後之邊臣不敢為先事之備矣嗟乎

使守邊者盡若張疆圍何患不固使持議者盡若曾功罪何患不明其如當事者每沿故事而局外

者恒持當事之肘灰任事之氣何

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察

楚實難吳獲其弟而問卜吉與否心憚之矣故正

辭以對則自然不敢加害

楚師濟于羅汭沈尹亦會楚子次於萊山蓬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于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遠啟疆待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命于雩婁

致楚師而不與之戰保守四境使楚不得入此得

中策使楚二師待命孫仲謀所謂孤若不死操不

得安也

年六公子棄疾如晉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相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太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對

不採藝不抽星不強勾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爲暴主不恩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棄疾及晉竟晉侯逆之

非特氣象與人異實亦用法嚴威令行也靈王以汰侈失遠近之心平王規欲得其處故其待諸侯執禮過恭厚自簡飭子產有早見知其將爲王也非卜筮知之也

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蘧洩伐

徐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圭 劍閣齋
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宮廐尹棄疾子蕩歸罪于蘧洩而殺之

吳本爲救徐則楚兩軍宜合而不宜分矣桓溫至青衣欲兩道進軍以分漢中之勢袁喬曰今當合勢力以取一戰之捷萬一偏敗大事去矣子蕩師豫章蘧洩不爲聲援以致喪師故恨而殺之二者俱不得爲無罪焉耳

楚子享公于新臺好以大局既而悔之遂啟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觀東西周專以名器重寶爲言則知當年諸侯寧喪土地弗肯喪寶也此天下之至惑也然春秋時人多有絕伎以絕伎用利器一夫作難可以爲患故當時重守器不敢妄以與人後世絕伎既少雖有利器不得其用故以漸而輕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南 劍閣齋
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
千乘之國在當日以爲多自後世以爲少不過七萬五千人耳魯僻處東偏非用武之國故革車不溢千乘若晉當平公時則已四千乘矣千乘耳何輕車當不與焉

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治其室。改丁丑殺梁

嬰而立子良氏之宰。子良氏之子高疆也。為子良立宰。梁嬰亦子尾家宰也。其

臣曰。孺子長矣。而相我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

桓子善子于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

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于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

矣。聞之而還。聞子旗至。

子旗之不信。詐為不信也。若皇遽稱兵相惡。則必

死于陳氏矣。齊之民皆為陳氏也。人以智免。亦死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于智人。以力免。亦死于力。子旗智而愚也。此所以

獲免也歟。

游服而逆之。請命。不著戎服。對曰。聞疆氏授甲。將攻子。子

聞諸子盍。亦授甲。無字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吾誨之。

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為之立宰。其若先人何。子盍謂

之。桓子遂和之如初。

桓子游服而逆。及授甲。請從藏機甚深。子旗追叙

舊好。為握手殷勤之言。乃不戰而屈人兵矣。然子

旗可以免。而終不免于陳氏者。見弱則禍輕。而

見強則禍疾而大也。

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

十一月壬午。滅陳。使穿封戌為陳公。曰城麋之役不

諂。與子圖爭鄭囚。晉侯問于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

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

析木之津。猶將復由。歲星顓頊以水德王。歲星在鶉火。火盛則水滅。箕斗之間有天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其言固有至理。但帝王之興。或以水德王。或以火

德王。夫盛衰無定者也。而躔度有定者也。據史趙

之占。以五行推之。則國之廢興存亡。皆可預卜。耶

故儒者不道也。

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

伐潁。潁。周邑。陰戎。陸渾之戎。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先王居檣

杙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凡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

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

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使趙成如周致閭田反穎俘

凡戎狄得入中國其始未即為害而其後鮮不為大患者前後五代皆然所謂誰生厲禍至今為梗

二語可盡徙戎論也

年十齊惠樂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于陳鮑氏而惡

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七 劍開齋

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

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

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

伐藥高氏

陳氏厚施于民藥高安得不多怨乎國人構鬪所

謂國人者皆陳之私人耳日飲酒且不免此敗豈

專為酒邪陳氏因鮑氏以攻諸卿卒困鮑氏而專

齊政蓋亦巧矣此其陰謀殆甚于司馬仲達也

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藥高乎曰庸愈乎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鉅率齊侯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藥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

子良自知不能當陳鮑故欲挾齊侯以為重然當

以計請公或與晏子謀之耳豈當伐公耶伐公即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太 劍開齋

自處其曲而使陳鮑得以為名矣

藥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

于莒

凡事非人情恒不可信此亦莽懿之智也蓋鮑氏

之攻藥高其謀出陳氏藥高已滅恐為鮑氏所疑

故作此狡獪以為後圖之地

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

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子皆

尾所逐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皆子城子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或陽剪之或陰結之至孟姬皆爲之請焉故陳之于姜也不曰篡竊而曰移也晏子曰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鐘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鐘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鐘乃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九 劍開

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也蓋人臣施以合親則人主失衆矣

十一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蔡大夫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蔡侯不可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

秦旣以商餘地誑楚而又約楚王會武關因閉關留之竟成秦庭天下哀憐之義不直秦報報之反固不爽矣夫石勒之于王浚唐高祖之于李密皆

卑詞推獎使其不虞而後乃得志焉是隣國獎奉之言且未必誠而況大于我者邪

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于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于其君而不能于其民天將假手于楚以斃之然矜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極不可沒振五行爲物用久則必有敝盡則捐棄之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十 劍開

叔向之言雖萬世無敝可也

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爲蔡公

按國語云靈王城陳蔡不羹范無宇曰國爲大城未有利者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手拇毛脉大能捍小故變而不動至其失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旣至畜蠶之旣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蓋地廣則兵強兵強則願欲益修此唐之藩鎮所以爲腹心之禍也其城之也難毀之也

復不易有國者其慎所守哉

申無宇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

註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

任亦不可居朝廷是即內重外重之道予謂五細

乃細人也

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

戒

不敢專斥棄疾故及然丹爾然楚靈未縊而然丹

本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三

圭 劍開齋

先遁則知其心不可測且軋谿之禍謀皆起于

旅是無宇之言未爲不驗也

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

知也

北齊昭帝篡位而委後于武城楚靈王篡位而歸

重于棄疾將奪諸彼以與之此耶抑驅除之事自

有漸次而倉卒不暇耶此事之不可曉者意楚固

雖篡弑觀其賞沈尹戌及赦陳無宇亦頗有度量

彼固知棄疾爲人望也封大城以厭其心冀其不
爲我害而已若不能容之必除之而又不能除之
也

十二年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晉陽八

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綿臯歸肥也

荀吳善兵正亦勝奇亦勝但出敵不意爲功差易

耳明年晉伐鮮虞即因肥之役也一舉而循環無

端焉故孫子曰師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

本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三

圭 劍開齋

如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潁水之尾在下蔡西使蕩侯潘子司

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

谿在譙國城父南縣以爲之援

凡屈諸侯者以害楚不能有加于吳則非楚所能

懼也虛實遠近之際楚之威易殫矣

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翠被以翠羽豹舄以豹

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大夫右尹子革夕子革鄭丹王

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管我先王熊繹楚始與

呂級大公之子王孫牟康叔子燮父唐叔之子禽父伯禽並事

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

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今周與四國服事

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

吾。舊許是宅。昆吾嘗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

吾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

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不焚。賦皆千乘。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

國者。專足畏也。四國陳蔡。二不焚。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

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鉞秘。鉞。斧也。秘。柄也。破圭玉以

柄。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

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

出。吾刃將斬矣。摩厲。以斬。王之搖尾。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

倚相。楚史名。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

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

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

以止王心。謀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馬。招。其名。祭公。方諫遊行。故指司馬官而言。此詩逸。王

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

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

式昭德音。愔。惜。安。和貌。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

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子革之言。不能自克。以及于難。

凡性有所好。要能斷然。決去爲難。耳。饋不食。寢不

寐。數日而不能自克者。田千秋一言而立悟。固不

可同日語也。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十三。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費。費人。平子怒。令見費

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

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其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

亾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

李密始事。最得士心。而後乃稍離者。以功成而勢

驕也。兵志曰。軍國之要。察衆心。施百務。將苑曰。善

將者養人如養子有功則以身後之有難則以身先之用兵者善附民而已

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所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費叛南氏在明年

兵法曰攻城者必有攻其心之法焉行賞以招撫亦攻心之道也呂蒙之下南郡疾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懷其恩澤士無鬪志矣

在本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

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圍許大夫蔡洧有寵于王

王使之滅蔡也其父死焉滅蔡洧仕楚其父在國故死王使與于

守而行使洧守國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龜中

韋龜令尹子文玄孫中弊邑名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成然韋龜子郊尹治

郊竟蔓成然故事蔡公當璧之命故使成然事之

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

也因羣喪職之族故越大夫常壽過作亂

凡禍患之作動成瘡痍蘊蓄既久發于一朝也然時之未至雖以翟義敬業之屬共唱義聲遠近響應而身歿辱為天下嘆者欲以厚其毒也盈而降罰誠哉斯言乎

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息舟楚邑城之堅固者觀起之歎也

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朝吳故蔡大夫曰今不封蔡蔡不

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

之情告以蔡公不知謀強與之盟入襲蔡

在本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觀從之于蔡子房之為韓皆發難最早深智遠慮

雪耻報怨固稱首功哉

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

速行使子干居蔡公之林食蔡公之食已徇于蔡已從

也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

從之詐言蔡公將以師助二子

高歡之起兵也詐稱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

為部曲至為雪滄執別而眾皆不疑其詐故相從

爲亂耳

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
詐言其事已成使國人不敢加害此亦全身之智
也

朝吳曰二三子若能从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違蔡公之
命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與蔡公則可得安定且違上

何適而可上謂蔡公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

鄧鄧城二子子哲依陳蔡人以國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三

毛

劍閣齋

朝吳蔡人所信服其言足以爲重于蔡

楚公子比子公子黑肱蔡疾蔡疾蔓成然蔡朝吳

帥陳蔡不羨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四族遠氏許圍蔡浦蔓成然

以入楚時靈王在乾谿故乘虛以入楚

陳蔡欲張其威武而棄疾意欲急疾恐稍遲則事

機有變也大凡同一舉事而行間將吏俱不能知

主將意指蓋驛令可以齊一而機事不能曉白于

衆也

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

藩籬以爲軍者不警備也若遇勁敵則非堅壘不

可

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狎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

公子罷敵須務牟史狎楚大夫蔡公之黨也正公子

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竟陵縣城西有甘魚陂

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

告之從乾谿之師告使叛靈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剿師及皆梁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三

毛

劍閣齋

而潰

此如金亮南侵而烏祿已稱帝于國中從征之士

室家俱在國中根本已傾矣故一呼而大衆自潰

也

王聞羣公子之歿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

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

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

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

都而乞師于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于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然丹子華，棄王而歸楚。王泌夏將欲入郢，夏漢別名，順流為淝，順淝水南。至郢，芋尹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謂斷王旌執王人于華華宮。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園，以歸。棘里名，開門也。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

楚圍與煬帝皆弑君父之賊也。二者皆志氣盈溢。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无 劍開齋

數擾其下。一縊于申亥，一縊于廣陵，使其居宮闕之安，委腹心之佐，南向以臨天下，雖至無道謀之者稍難也。乃輕棄根本而托跡草間，寄命人手，母亦天奪其鑒耶？

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侯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相恐以靈王也。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周備也。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蔓成也。

使走告二子，故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司馬謂棄疾也。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

居蔡者棄疾也。始謀者棄疾也。二子度其才不及棄疾，則爲泰伯之讓焉，是可免也。觀靈王封棄疾而不及子干子皙，則知非特國人與之，卽楚靈亦實畏之矣。

丙辰，棄疾卽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不成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无 劍開齋

謂謂之敖，楚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

馬燧署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所過輒殺人。李抱玉將無敢往，燧自請典辦具，乃先賂其酋，約得其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燧又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卽戮。虜大駭。張德遠之次秀州也，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傅劉正彥募害公賞格也。沒問欲何如？客曰：僕河北人。

知順逆，豈以身爲賊用，特恐有後來者，須備之耳。
浚問其姓名，不告而去。浚明日斬妖囚，徇于衆曰：
此苗劉刺客也，死因用廣，若此楚之戮囚者，以時
楚或利有端，故須假請以安人心。
楚人大驚，非此不得安靜耳。

使子旗爲令尹。子旗，楚之族也。楚師還自徐，前年圍吳人敗

諸豫章，獲其五帥。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以軍楚

師于豫章，又柏舉之役，吳舍舟于淮，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章。

楚師淹久無功，聞楚國內亂，人心思歸，故吳人乘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幸 劍閣齋

瑕敗之。曰：五帥則無有免者矣。圍齊之師將卒俱

不得已。若楚靈不效，久亦必自離潰，蓋民不堪命

士無鬪志也。將旣不爲效，效則志在得生，其將皆

可虜矣。

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群賂，施舍寬民。施恩惠，舍逋責，以寬民力。

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觀從教子于殺奔疾，今召用之，明在

君爲君之義。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亦辭貴就賤。

召觀從與之以爵，而觀從願佐卜尹，亦辭貴就賤。

居散閒之位，不欲復與機事耳。及朝，吳在蔡，無極

譖之曰：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

吳所以剪其翼也。乃知同始事之人，王非謬達

大度者，固不能無忌也。以熟知其短長也。

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犖櫟之田。犖櫟，本鄭邑，楚中取之，平王新

立故還。事畢弗致。知鄭自說服，鄭人請曰：聞諸道路，

將命寡君以犖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旣復，王問

犖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幸 劍閣齋

子母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

能爲楚患者，在陳蔡，不在鄭。鄭田固不須歸，不論

鄭之已服，未服也。

他年，芊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

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

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

投龜詬呼，豈有獲罪于天，獲罪于民，而可以免者

乎。

初其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
群望山川而祈曰請神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

以辟見于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既乃與巴

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巴姬共王妾大室祖廟使五人齊而長

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

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微見璧紐以爲審識鬬韋龜屬成然焉

知其將立故託其子

棄疾之得立也不猶曾皇孫乎曾皇孫生數月而

卒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巫蠱即起其孤露更甚于棄疾矣

子干歸韓宣子問于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

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宣子謂棄疾親恃子干其同好惡故言如

市賈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同好則亦不得同惡

棄疾非不能舉事也推先子干以圖萬全耳事局

已定必將振而去之矣宣子以二子爲同欲相成

而不知其必至于相圖也

取國有五難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

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祭而動可謂無
謀

太公曰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不可先謀
其後也

又曰無爲權首將受其咎

爲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

子干之入楚也無所短長有一觀從而不能用惑

于夜驚皇遽自殺不謂無謀哉

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城方城也時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棄疾并領陳事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遠民無怨心先

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

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

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民無懷焉國無與焉

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皆庶對曰齊

桓衛姬之子也有寵于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

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齊桓出奔莒衛有易氏之助有國高以

爲內主上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

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

季姬之子也有寵于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

五人狐偃趙衰顓頊魏武子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

爲腹心子餘趙衰有魏犢賈佗以爲股肱魏犢魏武子也稱五

人而說四士賈佗又不在本較蓋叔向所賢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藥

卻狐先以爲內主謂樂枝卻穀亡十九年守志彌篤

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

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于子干其有寵子國有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與主無施于民無援于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

何以冀國

其賢如是棄疾亦令主也乃入郢之禍平王召之

此何得與桓文比乎然據叔向之言所謂或推之

或挽之誠便于復國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三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四

陳省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闇公評閱

昭公

晉成虎祁在八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叔向

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

霸王何可以無威然所爲霸王譬之蛟龍也其雲

雨皆其所自爲也故能小能大屈伸變化而人不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四

可測若夫巴蛇吞象其形非不大也而人不畏之

者形雖大而質則異也叔向之四千乘亦爲大而

已何足爲威乎叔向示弱于楚而先盟楚人示強

于諸侯而大徵師旅蓋皆以勢立權不得已也然

亦非有遁者之舉矣

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下邳有良城縣水道

不可吳子辭乃還時吳雄視南服故以水道詐辭

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三十萬人

周公瑾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甚無謂也以實計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

此七八萬人更難算取非但不得其用

六萬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衆數雖多甚不足

畏瑜請以精兵五萬制之故尉繚子有曰名爲十

萬其實不過數萬耳蓋有十萬之衆者其出師料

不滿三萬有二十萬之衆者其出師料不滿六萬

所謂百萬數十萬皆號之也非實也聲實不可不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四

二 創開

察也但當日三十萬人不知號之耶抑實數也春

秋用兵之盛未有踰四千乘者

羊舌鮒攝司馬鮒叔向弟攝兼官也遂合諸侯于平丘

盟會有二有衣裳之會有兵車之會具司馬以從

兵車之會也自有裘甲者遂不得不具司馬以備

則以爲備大國以爲威

不測若夾谷之會孔子請左右司馬以從終却萊

夷是也

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幄幕軍旅

帳之帳之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會損焉及會亦如之

晉用三十萬衆而鄭幕九張一示強以憚小一示

弱以順大也子產作事如凌風臺銖兩皆稱雖危

而不能傾也

次于衛地叔鮒求貨于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

叔向羹與一簋錦曰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

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濱貨無厭亦將及矣子

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四

三 創開

叔向不能禁其弟而以君命賜之子產亦云兄弟

而及此我從天所與皆無可如何語

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任卿士劉

子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告之以文辭董之以

武師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

唯君欲佐晉叔向告于齊齊人懼叔向曰諸侯有間

矣不可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建旆旌旗不曳

旆也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

平丘之盟。甲車四千乘。而諸侯畏晉。黃池之會。吳子布為方陳。勇怯皆應。而諸侯畏吳。二國俱夸其衆多。而不知威已殫矣。亦幸未嘗實用之耳。使實用之。其敗無疑也。蓋兵不論勝敗。當論巧拙。巧而敗。雖敗不失為巧。拙而勝。雖勝不掩其拙。兵事無有拙于茲役者。

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四 四 刻開齊

以絕兄弟之國。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牛雖瘠。饋于豚上。其畏不減。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南蒯子仲為間隙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

叔向晉之良也。以此命魯。亦可謂不擇音矣。

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除地也。外僕掌次舍大夫也。子產使之速張。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于除。

幄幕于所除地。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

凡遇事詳整者。或失之遲鈍。各有能不能也。能者謂之堪物。

及盟。子產爭承。貢賦之次。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

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

子產之詞。強子貢之辭達。皆足以折服也。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四 五 刻開齊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

司鐸射懷錦。奉壺飲米。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

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湫。子服惠伯從至晉。

水箭簫蓋脫而用之。可以取飲。司鐸射奉壺飲以。

水承之也。淫蕩蕘則以錦賂守者。則以錦貨賂公。

行晉安于偷矣。

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五年傳曰。遺守四千。今甲車四千乘。故為悉起。而

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苟吳自著雍。

書自著雍者決非正道也必因其不備或紆道繞之或取徑僻道也荀吳聞鮮虞不設備亦用間之效

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人城驅衝車與秋

險地不利車戰故荀吳毀車易地利于車戰故荀

吳驅衝蓋軍用有大扶胥名震駭輕車扶胥名電

擊而車戰有十害八勝有陷敵之功矣當春秋時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四

夷狄皆徒兵弗能遏也故車得其用步兵百而當

一此亦步不敵車之証矣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

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

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司馬法曰軍旅以舒為主舒則民力足時楚平新

立或有新立而張其威者或有新立而養其力者

楚平繼靈王之後固當舒也

十四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偽廢疾

使請于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與若以君靈不允請

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

春秋時最重盟誓使二子者先受盟而後圖之豈

不可耶而必辭盟辭盟則有不順之迹矣南蒯何

以不疑而舍之皆愚人之爲也故孔子曰要盟鬼

神弗聽所以破當時之惑也

遂却南蒯曰群臣不忌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四

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

不逞欲請送子出奔請期五日遂奔齊

三年聽命而不能有所成就乃請五日遂陰冀有

變亦可謂不度矣

侍飲酒于景公公曰叛夫戲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

韓皙曰齊大夫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

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凡作事要須量力故有其事甚大其名甚正而非

我力所得為者。君子不為也。當日三家勢已極重。

雖夫子之聖。公室終不得張。私家終不得弱。又豈

蒯力所及耶。然南蒯陽貨之屬。雖無益于公室。而

有害于私家。故君子猶有取焉爾。

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故謂之上國。

孔明駐漢中。魏主欲發兵攻之。孫資曰。不若但以

現兵分命大將。據諸要害。亦足以鎮靜疆場。百姓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四 八 例開齊

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必自敝矣。楚子息

民正似此。

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單身也。救災患。宥孤

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叙。舊祿勲。合親任良

物官。物事也。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兵在國都之東者。亦

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兵誌曰。兵之利害。在國之名實。今民名在官。而實

在家。官不得其實。家不得其名。有空名而無實。外

不足以禦敵。內不足以守國。此軍之所以不給。將

之所以奪威也。此古今之至言也。蓋簡兵則兵自

精。息民則民自固。惟古之軍民合。而後世兵與民

分。卒伍俱仰食于民。以民養兵。簡兵即所以息民

允今日要策哉。

十五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白狄之別種。

按水經註。漳水東逕晉陽城南。世謂之直陽城。非

也。本鼓聚矣。左傳晉滅鼓子。使沙陀守之者也。十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四 九 例開齊

三州志曰。今其城晉陽亭是矣。京相璠曰。白狄之

別也。下曲陽有鼓聚。故鼓子國也。

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

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

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

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

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

可以欲城而過。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繒守

簡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四

十

劉開齋

力未竭而請降焉。知非詐且請以城叛者亦未必是城主徒一人欲叛耳。豈遂得其要領故荀吳正辭以拒之。使鼓人殺叛。我所執甚直。則氣甚壯。我氣壯而敵氣已為我奪矣。夫圍城兵之下策。久圍不下而城中有變。欲為內應。乃禱祠以求者。穆子何為辭之以伐原。示信。圍鼓示義。大意本有所在。不在于得城。不可以常勢論也。此如趙襄子圍中牟。圍未降而城自壞。襄子擊金而退之。中牟聞其義乃降耳。

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

按晉書陶瑨傳。初霍弋之遣楊稷毛晃等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兵不至。我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瑨不許。給其糧使守。待其限滿來降。乃納之。又劉曜率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四

十一

劉開齋

衆圍京城。索琳使其子潛乞降于曜。曜斬而送之。曰。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為戮之。若審兵食未盡。便可固守。孤將兵久。未嘗以譎詭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及城降。曜以索琳不忠。戮之。東市。又祖逖牙門童建。遣降于石勒。勒斬之。送首使于祖逖。逖曰。叛臣逃吏。我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逃遣使報謝。凡叛勒者。逃亦不納。此其義蓋昉于穆子也。

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

荀吳之力必能克鼓。故舉事一軌于正孔疏所謂自度其能。獲故因以示義也。若李德裕為西川節度。維州守將悉怛謀以城降。而牛僧儒以中國禦戎。守信為上。今一朝失信。戎醜得以為詞。遂詔西川不得納降。此雖各有所執。與漢甘陳之事何以異耶。

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鼓鞮歸

義見說仁見親勇見方信見信此天下之正兵與

眾同好惡者也宋曹武惠彬下江南不戮一人而

宋太祖亦曰寧不得江南毋輕殺人君臣之用心

所謂不嗜殺人能天下者乎

十六 春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

丹誘我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

左氏兵法則要卷之十四

主

也

安定廬水胡劉超友魏主遣陸侯鎮長安侯單馬

之鎮諭以成敗納其女以招之超無降意侯乃帥

帳下往見之超設備甚嚴侯縱酒盡醉而還復選

敢死士五百人出獵因詣超營約曰發機當以醉

為限既飲侯佯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蓋夷狄詭

詐以夷狄之道制夷狄此中國之利也

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邾人莒

入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

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與師而伐遠方會之

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

五霸如夏日之日當時若畏之久而後乃思之也

故非特王者令人思也即霸亦令人思耳

十七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雒與三塗屠蒯晉

宰也以忠諫見進雒雒水也三塗山名在陸渾南

祭也其伐戎乎

左氏兵法則要卷之十四

主

按呂氏春秋云甚弘謂劉康公曰祈福于三塗而

受禮于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武色願公備之

也劉康公乃徹戎車卒士以待之甚弘可謂能審

矣又齊桓公將伐衛也則足高氣揚有伐國之色

而衛姬知之其將伐莒也謀未發而東郭牙意之

故管子曰艷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桓公

管仲雖善匿不能隱矣

陸渾氏甚睦于楚必是故也

兵事要須參伍參伍之以盡其變也故客容猛與
以參伍之法參伍之而參伍之之陸渾氏甚睦于楚二者參伍之而知其必出於伐
戎也必參伍而後可遙斷幾事文若公瑾之明鑒
亦以此哉

君其備之乃警戒備欲因晉以合勢

陸渾密邇王室周之患也晉以兵滅之實周之利
晉之密邇王室周之患也周之警備非以防晉蓋嚴其備以收漁人之功耳

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四古創開

碓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

革其謀易其居使人不備也以此致勝者何可勝
功今晉人入之遂勝之矣數所以聲東者恒擊西警南者多備非也

數之以其貳于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甘鹿周地

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

帥師獻俘于文宮

時晉已不振故欲張大其事非事實也

吳伐楚陽句爲令尹卜戰不吉陽句穆王曾孫令尹子瑕司馬子

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子魚公子魴也

兵法以水助攻得上流是得水助也然所謂水助

者或因水設巧若從上流囊沙決水之類故爲得

水助豈有徒處形勢而漫謂必勝者耶惟上流則

順流而下迎流而退進利而退難下流則逆流而

進順流而退進難而退易順逆難易之勢如此晉

張昭謂孫權曰操軍沿江而下長江之險已與敵

共之當年操實據上流孫劉諸臣何嘗以上流爲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四古創開

懼乎

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攻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歿之

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歿楚師繼

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

舟師大多用風用火船大則鬪風力風烈則縱火

勢也子魚志在克敵故冒死當先軍士爭進

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

以待命隨出入道也炭火也置火滿于隧道之間師結爲陣以待楚命言其守之嚴密

吳公子光請于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成藉衆之力以取舟衆許之

時吳欲轉敗爲勝非激以救成衆不爲用而非出

奇計楚不可勝也

使長鬣者三人詐爲楚人潛伏于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

石勒將北渡棘瀟懼向水邀之張賓聞水船盡在

濱中未上枋內故簡壯勇襲取水船兀術軍江南

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纜貫大鈎授驍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四

健者明旦敵舟謀而前世忠分海舟爲二道出其

背每縋一縷則曳一舟沉之兀術窮蹙

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

此三人而有萬人之用宋劉錡夜遣人斫虜營是

夕電光四起錡命光中見辮髮者即斬之梁太祖

于晉也選深目蛇鬚貌如沙陀者二人牧馬于道

側因雜其間晉軍大驚皆得力于二三人也

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後越通江淮轉襲吳遂入吳國燒姑蘇臺徙其大

舟即餘皇也宋文帝時桓護之從王玄謨攻滑臺

玄謨既敗魏以鐵鑲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護

之每至鑲鎖以長柯斧斷之魏人不能禁惟失一

軻餘舟俱全蓋水戰舟楫盛于王濬伐吳楊素伐

陳如連舫大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五牙艦高百

餘丈容戰士八百餘人者使公瑾子敬復生恐蔽

江而下亦可燒而走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四

十八夏五月火始昏見火心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

風火之始也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七日其火作乎

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

陳鄭皆火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晉人新

故辭不所備多在此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爲其知國

去使前也使子寬子上巡群屏攝至于大宮二子鄭大夫屏

宮鄭祖廟巡行宗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祫

於周廟告于先君祫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有使

府人庫人各傲其事府庫貨財所聚故

宮商成公鄭大夫司出舊宮人實諸火所不及司馬

司冠列居火道司馬主兵司冠主刑行火所燬燬也

城下之人伍列登城城備姦也明日使野司冠各保

其徵野司冠縣士也火之明日四方郊人助祝史除

於國北郊外之人助大祝大史除禳火於玄冥回

祝玄冥水神祁于四鄘鄘城也城積土陰書焚室而

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四 太 劍開齋

管仲子產孔明景畧古今得君行政無有踰四子

者而四子經國之才亦不甚相遠也

六月邠人藉稻邠姦姓國也其邠人襲邠邠人將閉

門邠人羊羅攝其首焉斬得閉遂入之盡俘以歸邠

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邠邠莊公友邠夫人而舍其

女

以藉稻而亡國故國亡而天下俱憐之觀邠子從

帑畧無故國山河之恨豈亦以愚自全者歟

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稷禳于四方振除火災

乃簡兵大蒐為蒐除治兵于廟城內火之作也子產

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辭晉公子公晉而

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况有災乎國之不可

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之有災寡君之

憂也今執事憫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邇人恐懼不

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

敝邑失政天降之災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四 尤 劍開齋

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境望走在

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有災而備何為責人晉人識度劣于子產遠甚宜

其適為鄭所輕也

楚左師王子勝言于楚子曰許與鄭讐敵也而居楚

地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鄭方有

令政

鄭小國也子產相而大國畏之故曰方有令政

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讐不可啓君其

圖之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實白羽楚以葉與許

此專論形勢然晉鄭雖合豈能遂至于葉耶至葉

而不能庇猶之逋逃者納人于堂壁而不能匿乃

匿之于門外也是豈可以爲國乎

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郟叔孫

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四 子 南陽

合前後兩事觀之則知其不能及人矣保家與保

國異自完以爲保而其國已弱矣此楚所以不復

振也以楚懲靈王之失故不爭諸侯而先自完也

其志在內故不在外

楚子爲舟師以伐濮南夷也費無極言于楚子曰晉之

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

而實大子焉今襄城父縣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

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

無極欲疎害太子耳此與驪姬說置太子曲沃二

公子居屈蒲同然晉雖內亂而封疆以啓矣太子

建之居城父乃未能有以張楚將無其事未久又

未能如申生數將兵征伐耶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彰莒邑也使孫書伐之

書傳無字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發婦及

老託于紀彰紡焉以度而去之

東觀記云海曲有呂母欲爲子報仇乃益釀醇酒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四 王 劉開

少年來沽者貰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裝後聚數百

人與呂母入海稱將軍遂破海曲執縣宰斬之

及師至則投諸外投擲城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

夜繼而登

朱序拒符丕號爲夫人之城吐蕃取維州亦一婦

人之力故城守之難在于備內不在于備外也按

傳言投諸外者當是繫繩城上而投其所垂于外

婦人則隨之而出獻之子占者將婦人獻之子占

也師則因繩在城而夜縋登焉劉炫以唯投繩城
外婦人不出非也

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
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敵氣十倍倍而守者之氣不半焉故啓門而出也
此皆先事無備而臨事震于虛聲蓋高發始伐莒
而莒子即走紀乘夜鼓譟而莒子又啓門而奔莒
子善走者也兵法曰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四
走夫登者縋絕而鼓譟此主人之利害之不利也
何爲懼而奔耶使客已上城而內不亂則登者必
將殲焉甚矣其不善守也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晉吳滅州來子旗
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
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
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于外民樂
其性而無寇讐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茲轉忘

寢與食非撫之也

所謂撫民者若句踐之弔成問喪王剪李牧之投
石超距可謂能撫民矣不然亦日就朽敝而已豈
曰能撫民哉

令尹子瑕言蹇蹇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
市於色者楚之謂矣猶忿于室家而作色于市人舍前之忿可也
乃歸蹇蹇

楚平意欲結好于吳故歸其弟子瑕之言因勢利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四
導耳

費無極言于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
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
集矣王信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
城曲沃而申生歾城城父而建誅

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彘不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
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于余口入于爾耳誰告
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能

苟貳。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歸從政如他日。

漢巫蠱事起，愴未有以奮揚之言告丞相者。苟能如奮揚則遲之，以待武帝之悟太子得全矣。何至發兵斬捕，以成君父之過哉。

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也。棠君，奢之長子，尚也。為棠邑大夫。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四

吾知不逮，我能成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

子胥之亡也，初從太子建于鄭，其意欲為太子謀入國。若晉惠文二公之事也。假使平王沒而太子得入子胥所報者，不過無極而已。豈能警平王耶？于是知鞭墓之舉非子胥本心也。及太子為鄭所

殺，子胥之始圖不就矣。故奔吳以求報楚。吳既入楚，子胥終無反楚之事矣。故鞭墓以報怨，又以明其絕楚也。故太子建之歿，乃楚之不幸也。

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讐，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光欲弑僚，不利員。余始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楚勇士以求入，乃見鱗設諸焉而耕于鄙。

子胥初入吳，志在報楚而已。公子光之爭國，其事成與否，非羈旅之人所當與。故進專諸以適公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四

子光之意而身退耕，不為公子客。如其事不成，則不與其難，可謂有深謀。

衛公孟縶狎齊豹。公孟縶，公兄也。齊豹，齊惡之。子，為衛司寇，狎輕也。奪之司寇與鄆。鄆，有役則反之。紮定不良，故有役則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

夫人宣姜。宣姜，公母，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丙辰，衛侯在平壽。平壽，衛下邑。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有衛侯祭也。齊子氏惟於門外而伏。

甲焉使祝龍實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亦如前車實戈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閭中于薪其後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閭門入衛門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駟駘駟乘于公鴻駟駘復就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蓋當侍從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四三玉劍閣齋

門不欲令踰而從公踰郭公如死鳥死鳥析朱鉏宵從寶出徒行從公朱鉏成子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之孫青頃公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以其良馬見衛侯以為乘馬賓將振夜振行主人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請以除夜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也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喜本與齊氏同謀故公先與喜

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謀圍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皆齊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齊氏滅齊賜析朱鉏謚曰成子公從故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吊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皆因宗魯齊氏之燭如火之燎原不可向邇北宮喜與之始禍乃以其宰不與謀誤殺渠子為首功禍福之轉決于俄頃亦危矣哉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四三玉劍閣齋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狎輕也則多死焉故寬難疾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于萑苻之澤澤中劫人也馬援云擊賊如嬰兒頭多蟣蟲而刺之蕩蕩然蟣蟲無所復依又梁統對尚書狀曰三輔盜賊郡輩並起國家開封侯之科以軍法追捕僅能破散予

謂此特小寇耳。張敞虞詡皆饒爲之。若赤眉黃巾之屬。又非可一槩論也。

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荏苒之盜。盡殺之。盜少止。

澤中劫人常情不以爲慮。遽興兵盡殺之。則民自不爲盜。此後世治盜之繩墨也。況鄭小國也。而又行寬政。則民狎之不可爲國矣。蓋盜之熾緣于民之狎也。狎則不見盜之害。故相從爲盜耳。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四

王

劉開

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威克愛者。濟治國之道也。而治軍爲尤。其第愛施於前。威設於後。或愛救於後。威施於前。各有所宜。即尚書威克厥愛。愛克厥威之說。未可盡執耳。而衛公論兵以爲愛施于先。威設于後。不可反是者。當非極則也。

年二十 宋華費遂生。華貍華多僚。華登。貍爲少司馬。多

僚爲御士。與貍相惡。乃譖諸公曰。貍將納亡人。

華亥等

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

馬。告司馬。司馬嘆曰。必多僚也。吾有譏子而弗能殺。

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貍。將使田孟諸而遣

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句尤

之。句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

盡以告。張句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不如亡也。

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四

王

劉開

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

家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

華輕禦諸橫。宋國睢陽縣南有橫平。華氏居廬門以南。里叛。

宋東城。六月庚午。宋城舊鄆。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故城桑林

城門名。

以宋小國。而華氏功名太盛。父子俱爲司馬。此所

以召亂也。史不云乎。功名者。人情所甚重也。苟能

輕其所重。則可以免于禍矣。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齊烏枝鳴戍宋

成守齊助宋厨人濮曰濮宋厨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

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

主利固守客利速戰厨人濮之速決者以敵人遠

來行列未定可擊也

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

師敗吳師于鴻口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獲其二帥公子苦雒

假州員吳大夫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四

手 例開齊

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曹操曰交將合也張

預曰兩軍將合則先薄之孫叔敖之敗晉師厨人

濮之破華氏是也

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

華登敗敗於戰而宋師恃勝不戒爲華登所敗也

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寇而不能送亡君請

待之待復戰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微識衆從之

鄭玄曰微號旌旗之名也戰國秦伐齊齊使章子

將與秦交和而舍章子爲變其微章以雜秦軍是也

公自揚門見之見國人皆揚旌下而巡之曰國亡

君歿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

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

薛仁貴征遼東兵僅三千諸將咸言兵少仁貴曰

在主將善用耳不在多也又吐蕃圖靈州李抱玉

遣右軍都將李晟將兵五千擊之晟曰以衆則不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四

至 例開齊

足以謀則太多乃詰將兵千人疾出大震關焚其

積聚吐蕃乃解去乃知衆而不用命誠不若少而

齊致死也

請皆用劔從之

凡兵長短相濟劔太短則不及考工記云攻國之

人衆行地遠食飲饑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

守國之人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

是故兵欲長晁錯曰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

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荻蒿竹蕭草木蒙龍。枝葉交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

華氏北復即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

華氏北是佯退以誘我軍而我即之。此敗道也。幸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四 圭 劍開齋

厨人濮出奇以勝之耳。此用奪之法也。事有與此相類而相反者。隋末楊玄感反。衛文升與玄感戰。兵始會。玄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官軍稍怠。玄感與數千騎乘之。文昇大敗。故厨人濮之智足以勝敵而不可以撼節制之師。楊玄感之術足以怠敵而亦足以致我軍之亂也。崔儛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居華氏邑而助公戰。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華氏族。故助華氏。亦如儛新說。甲歸。傳言古之為軍。不皆小忿。

然其足為戰累者。以其知我之情實而輸之于敵也。苗賁皇在楚。伯州犁在晉。兩軍皆曰。有國士在。不可忽矣。

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城以前年奔晉。今還救宋。曹翰胡

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

于赭丘。宋地。鄭翩願為鵠。其御願為鵠。鄭翩。華氏黨。鵠鵠皆陳名。

武經摠要云。鴈行陣者。乃太公三才之天陳。于卦

屬乾宮。則孫子之鴈行陣。吳起之鵠鵠陣。諸葛亮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四 圭 劍開齋

之衡陣。以其連接如秤衡也。左傳曰。鄭翩願為鵠

其御願為鵠是也。軍中凡舉鵬旗九鼓。則陣之背

城向敵。易斷繞人。則利為鴈行。可以勝方陣。鴈行

前銳。延斜而行。便于左右。利于周旋。經曰。厚而正

者。堅當選勇力。脇其兩旁。故鴈行勝方陣也。許洞

云。結陣之術。不可疎疎。則難應。不可密密。則難用。

首欲棲翼。欲輕腹。欲實尾。欲正棲者。不可使過輕。

者。不可使凌實者。不可使不應。機正者。不可使不

知便此其要也唐李靖以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謂

古聖人詭設之名李筌以天圖地方風銳其首雲

左右向而垂飛龍盤屈虎張兩翼蛇形宛轉鳥翔

為突擊之勢以配四奇四正之位而後人以爲二

李實未知八陣之義將安所折衷耶

子祿御公子城莊董爲右子祿向宜干嬾御呂封人華豹

張句爲右呂封人華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

友之反還將注豹則關矣注傳矢曰平公之靈尚輔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四

相余平公公子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

鄙狎更也城謂豹曰若不抽矢豹止城射之殲豹

殺人于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故射疏及遠則弗能

當今華豹與子城交語而射則是相去不遠也豹

不能中子城友爲子城所中此輕發苟射之過

張句抽受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

死句干嬾請一矢干嬾城曰余言汝於君欲

對曰不處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

之子速諸乃射之殲殲又大敗華氏圖諸南里

嘗疑左氏所載戰事多雜碎若兩三人相搏者豈

大軍相對中間紛綸不接定如此耶抑古以車今

以步騎其法不同故耶

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貍曰吾爲欒氏矣貍曰子無我

廷音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貍以車十五

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于睢上爰而送之乃復入

人南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四

時諸侯弱家臣強故私家皆養死士觀其身親突

圍一出入此非驍果之夫衝鋒陷堅不能脫也

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犯楚諸侯唯宋

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

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昧大義而守小信者春秋中蓋亦多矣要之守信

亦是飾詞推其本懷直欲釋君助臣耳

左氏兵法卷之十四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陳睂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闇公評閱

昭公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
苑羊牧之諫莒大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
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於壽餘

所謂其求不多者非必是要求貨賂總是易與耳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劍閣齋

帥賤勝之不足為雄不若下之且小國雖勝猶有
後患下之所以弭患也若不勝其忿而決於一戰

大國討焉國人之心反離矣故莒子勝齊而莒人

大惡其君蓋所處之地不堪競也

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蒞盟莒子如齊蒞

盟盟於櫻門之外齊城門也莒人於是乎大惡其君

莒子不忍忿忿之心以身輕觸齊怒及齊伐莒為
行成之計親以其身試虎狼之窟焉雖幸而獲全

實危道也蓋民心一失不可收拾即其行成必
恤民之說而國人非嬰兒身獸不以美言小數動
也故人主作事貴乎謀始

楚遠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寡君請

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于父兄華向公族也故稱父兄

君若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楚人患之諸侯

之成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

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乃固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劍閣齋

請出之宋人從之

觀華氏以十五乘徒七十人而出入重圍兵不敢

迫則知皆精銳也圍中英俊豪傑堅甲利兵勁弩

強矢決一死戰而楚又為之應援是救必能開之

守必能出之救有餘于守守有餘于戍矣耶不闕

圍使之逸出謂我力自能禁之使不出耶固不如

出之以為楚功且諸侯之師久役於外亦非得已

苟有以藉手孰肯終竭死力者諸侯之固請宋人

之順從皆能審量已力者也。

已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驅華登皇奄傷省滅士平

出奔楚。華驅已下五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代華

邊印為大司徒。印平公曾樂祁為司城。祁子罕孫仲

幾為左師。代向樂大心為右師。代華樂輓為大司寇。

以靖國人。

華氏自相攻所以去之。易三桓自相比所以去之。

難其成與敗皆有其勢矣。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五 三 劉開齋

晉之取鼓也。在十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于鮮虞。叛

虞。屬鮮六月荀吳畧東陽。畧行也東陽晉之山使師偽

糴者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昔陽故肥遂襲鼓滅

之。

南虜為邊患馬隆討之命軍士皆負農器將若田

者虜以隆無征討意衆遂懈隆因擊破之又陶侃

為武昌太守山夷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

以誘之劫果至生擒之此皆荀吳之智也。

以鼓子為鞮歸使涉佗守之。守鼓之地涉

鼓人善叛故中行穆子之圍鼓也欲以德服之既

服而又叛則知德不足以懷矣故以權道取之非

前後相反也其勢異矣兵法所謂逆詐必用權服

也。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

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三以逐劉子。伯壬戌

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五 四 劉開齋

以如莊宮。王子還不欲使單癸亥單子出。失王故王

子還與召莊公謀。召伯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

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

克。頃子樊齊遂奉王以追單子。王子還及領大盟而

復。領周地欲重盟令殺擊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

乙丑奔於平時。知王子還欲群王子追之。群王子黨

單子殺還姑發弱駸延定稠。八子靈景之族子

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子朝奔

辛未犇簡公敗績於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甘犇

皆為子朝所敗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

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閔子馬父

天之廢興。寧有定哉。或張之。將以弛之也。或亡之

將以興之也。閔馬父之言。非篤論矣。

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

車。次于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處子

守城距子朝盟百工於平宮。辛卯。鄆盼伐皇。鄆盼子大敗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獲鄆盼。壬辰。焚諸王城之市。焚鄆八

月辛酉。司徒齔以王師敗績於前城。齔悼王司徒前百工叛。

百工甫盟而復叛。首鼠兩端。此庸人常態。是時百

官無常主。惟彊者是依。若五代時。馮瀛王之類。朝

於此處。勸進暮於彼處。勸進亦無可奈何耳。

已巳。伐單氏之宮。敗焉。百工為單氏所敗庚午。反伐之。反伐

辛未。伐東圍。百工所在洛陽冬十月丁巳。晉藉談荀

躒帥九州之戎。九州戎陸渾戎十七年滅及焦瑕。溫

屬晉州郡屬也五州為鄉

原之師。焦瑕溫原以納王於王城。

劉單以王子處守王城。而躬在行間。馳驅四方。可

謂勤矣。乃功將成。而師復敗。悼王遽卒。殆天心未

厭亂耶。

庚申。單子劉舍以王師敗績於郊。前城人敗陸渾于

社。前城子朝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雖未即位周已

丑。敬王即位。敬王猛館于子旅氏。子旅周十二月庚

戌。晉藉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於陰。藉談賈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氏。荀躒賈辛所軍次于社。司馬督王師

軍于汜。于鮮次。于任人。王師分在三邑洛陽

據註所言。是以二軍而軍七邑也。兵固貴分。然善

用兵者。譬之常山之蛇。首尾中交。應也。今散如列

星。分綴遠近。不知果有是理。耶。且兵之貴分者。以

彼寡我衆。則宜分。衆寡彼我相敵。則宜分。或我寡

彼衆。而能以奇計取勝。則當分。今觀周晉之師。既

未能出奇。且其所遣之師。惟調發四邑及陸渾之

戎則非重。兵可知業已為子朝所敗。不過收拾喪敗之餘。不聞晉復發兵也。當二師既敗。其數必不衆多。豈得分布七邑。予謂必是。二師遙為聲援。相機以決進止。故今日軍侯氏。明日軍谿泉。駐軍則于社耳。王師亦猶是此稍近理也。按宋史張威用兵最善分。恒以意創法。名撒星陣。分合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騎兵至則聲金。一軍分為數十簇。金人從而分兵。則又鼓而聚之。分合數變。金人失其法。測要入卷之十五

七 制開

楷然後縱擊之。以此輒勝。然是乃對陣之分合。與行兵分合又不同耳。

閏月晉其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三子晉大夫濟師渡伊洛

軍其東南。王師軍於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京楚子朝

在所

觀此則明是兩道進兵。犄角之勢。一攻其西。一軍其東。遙相聲援。使敵牽制而不知所計也。

三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王師晉師也癸卯郊鄩。

潰。河南鞏縣西南有地名鄩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平陰今河陰縣王使告間庚戌還。

時周衰晉強。晉師援周。資糧扉屨之費。周必患苦。不繼故有急則欲藉其力。而稍間則惟恐其去之不速。不然告間之使一何太迫耶。

邾人城翼。翼邾還將自離姑。離姑邾邑從離姑公孫

鉏曰。魯將御我。鉏邾大夫欲自武城還。武城山而南。至武城而還。依

山行。不欲過武城。徐鉏丘弱茅地。三子邾大夫曰。道下。謂此山遇

左氏兵法測要入卷之十五

雨將不出。是不歸也。

其終不取道山南者。恐遇雨不能即去。而魯遣人要之耳。不然。何以為出不歸耶。

遂自離姑。遂過武城武城人塞其前。以兵塞其前斷其後之木

而弗殊。殊絕邾師過之。乃推而壓之。壓仆也及邾師既過斷木之地

乃推斷木而壓仆于地。以絕邾師走路。

馬燧與田悅隔漳水。軍不得渡。以車數百乘。維以

鐵鑣絕中流。實以土囊。水稍淺。諸軍得渡。陳將吳

明徹堰濤水灌徐州。王執引兵先據淮口。多豎大木以鐵鑲貫車輪繫以大石沉之清水橫斷陳船。方欲密決其堰。明徹乃破堰遽退。冀乘大水以得入淮。比至清口。船並碍於車輪不得過。軌蹙之俱就擒獲。蓋敵以計困我。我必乖其所之。使敵反為我困焉。若明知其謀而無所以制之者。古人所云未之思也。

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五

九

劍閣齋

既知魯將御我。則當用奇計脫歸。蓋循山而南。則圯地也。自離姑而取道武城。則重地也。若夫既塞其前。又斷其後。是死地矣。法曰。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又曰。入深則不懼。使三大夫忿而死。戰魯人以殺之。無名且致懼於晉之致討。自可以免。若束手就擒。是大辱國而使魯之計得也。

叔孫婼如晉。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

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讐。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乃弗與。

昭子既在晉矣。雖執兵而朝。亦復何能為。徒示弱耳。故不如以必死愧晉。晉未欲絕魯。必不執以送邾。理勢自然。不足為勇。既執叔孫與邾。邾亦必不敢加害邾之自為謀。必不以其國為償也。徒足明晉之非禮耳。

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午。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五

十

劍閣齋

王子朝入於尹。癸未。尹圍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分兵有後援不至。前軍致敗者。有前軍既敗。後軍氣奪者。高歡伐西魏。皆以為不如分為二軍。相繼而前。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乘之。高歡弗聽。敗於沙苑。此分之利也。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別營。光武大驚曰。賊若出兵綴公。而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此分之害也。分兵有緩

急傳紀先至者必當年有期會而單于朱於輕也

已丑召伯與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于劉子

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於左巷秋

七月鄆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又敗諸鄆甲

子尹辛取西關丙寅攻蒯蒯潰

破京邑則勢危入王城則復熾固在乎憑據哉時

敬王惟藉劉單而子朝之黨與實繁則敬王無寵

而子朝恃寵故附之者衆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十一 蒯 蒯 蒯

莒子夷與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烏存帥國人

逐之烏存莒大夫

千將莫邪天下之利器也苟非其人佩之者恒凶

芒子以人為戲所謂無道之主則去之者非耶

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今尹以疾從戎故遠越攝其事及諸侯之

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燬子瑕即今

尹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燬軍之重主喪亡故其軍人無復氣勢

孔明既卒雖魏延楊儀皆在行間終不能進兵與

魏相持況子瑕威望不及孔明而行間將帥又不

如楊魏者耶帥卒師燬楚軍固已先敗矣何以知

楚越之不能以師燬而知之也燬者楚師自燬也

即此可占軍政之不戒

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

不獲已是以來

尉繚子曰凡諸侯之助我戰其兵來者無不謂其

將曰無爲人下先戰如驚馬鬣與肉逐何能紹吾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十二 尉 繚 繚

氣哉此善喻也觀公子之言春秋已爲通病故尉

繚子論兵有道勝有威勝有力勝畏楚則近於威

力乃皆小國而又不獲已焉是威與力易殫矣

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切而

狂陳大夫鬻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

師燬帥賤多寵政令不一楚越非正卿

孫子曰卒強吏弱曰弛張預曰士卒豪悍將吏懦

弱不能統轄約束故軍政弛壞也若雞父之役公

子光之料楚是也。

七國同役而不同心。

同役而不同心。小國連橫定不同心。當視其時能料之否耳。而又無所則其

令之以文。齊之以武。上下同欲。是謂必取。按古之

能將。每以賊衆爲喜。以其莫相歸服。軍無適主。則

一舉可滅耳。

帥賤而不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

將輕則國輕。人主重推轂。所以重國也。爲將未有

孫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五

主

劍閣

無大威命。而可克敵者。故兵有六敗。孫子一曰吏

弱。一曰將弱。一曰大吏怒而不服。皆無威命之過。

按許洞云。將有威德。謂之氣勢。將無威德。謂之輕

勢。夫將之道。威也。輕則勢失。安得不覆軍敗將哉。

分師先犯小國。掩其不備而突擊也。兵志曰。敵有

輕勢者。可以突之。

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

乃推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

此攻瑕之道。但強弱勢也。堅瑕形也。敵恒有以此

詐我者。又須審察。太宗謂羣臣曰。朕自興兵。每執

金鼓。必自指揮。習觀其陳。即知強弱。嘗以我弱對

其強。以我強對其弱。敵犯我弱。追奔不踰數十步。

我擊其弱。必突過其陳。自背反擊之。無不潰。多用

此而制勝。思得其利深也。太宗之難難於習觀其

陳。即知強弱。而不爲人所詐。

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

孫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五

主

劍閣

去備薄威。所以誘敵。敵陳整旅。爲不可敗。以先者

餌敵。縱橫爲變。亦易於撓。亂故後必繼之。以整輕

重疎密之間。旣制勝在我。而又屹然不可敗。此爲

百全之道。

戊辰晦。戰于雞父。

遣兵忌晦。傳每紀晦戰者。以見兵不厭詐。

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囚徒不習戰。

漢擊匈奴。必發死罪囚徒。平時旣未訓練。不知何

以用之能不走也。越敗吳於檣李，以罪人三千，屬劍於頸，亦乘吳未陳，蓋以輕師餌人，雖是致敵之要，或我師未能盡曉將意，時反為敵所乘，惟以罪囚誘敵，則我師皆能識之，迨其鬪亂，自當爭奮矣。三國爭之。

三國不同心，故爭且諸國之君大夫非狂則頑，無有知其為餌者。孫子曰：亂而取之。張預曰：詐為紛亂誘而取之也。又曰：半進半退者，誘也。張預曰：詐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為亂形是誘我也。若吳子用囚徒，示不整以誘楚師之類是也。唐太宗率王威等討歷山飛賊，賊衆多，與帝漸近，帝乃分所將兵為二陣，以羸兵居中，多張幡幟，盡以輜重繼後，從旌旗鼓角以為大陣，又以麾下精兵數百騎分置左右隊為小陣，陣中饗饌所為及戰，帝遣王威領大陣居前，盛張旌旗，賊衆遙看以為帝所在，乃帥精騎競來赴威，及見輜重皆來爭之，帝引小陣左右二隊大呼而前夾。

射之賊衆大亂，因而縱擊，所向摧陷。

吳為三軍以繫於後。

三軍者，正兵也，罪人者，奇兵也。以罪人為奇兵，所為無用之用也。法曰：正兵貴先，奇兵貴後。又曰：奇兵或先或後，蓋先正而後奇者，常也；先奇而後正者，變也。

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掩餘，吳王壽夢子。

以王為中軍，而王子為左右翼。若論貴賤，雖令尹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而在弗能當也。但人主恒不習兵，而吳之公子皆善兵者，自巫臣通吳為上國，教之戰陳，吳是以日習於兵，爭雄上國耳。

吳之罪人或奔或止。

或奔或止者，囚之常也。或見之而笑，或見之而驚，不意其卒奔我軍也。其奔我軍，則我軍必亂，故即其或奔或止已收死囚之用矣。後越用罪人三行，屬劍於頸，即此智也。考行兵用武，多用古法，夫將。

苟徒勇之夫即順用古法已足成功若稍有志慮者則泥古不足以集事許洞云貴為反古之事乃新智也故曰顧方畧何如不至學古兵法此非欺人之言也夫閉門造軌而天下合轍固也若夫行九軌之道而曰必踐跡焉者我不信矣

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

三國不整故亂吳度三國易擾亂也故乘亂擊之所謂亂而取之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七 劍開濟

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許蔡頓也楚師大奔

兵之難難於靜也我欲靜而敵使我不得靜也敵以我為輕也當有輕之用不然則持之以重任吳

兩縱囚焉楚與諸國能不動如山則吳之伎窮伎窮則勢絀彼此勝負未可知也惟楚與諸國觸之

即亂則吳計行吳計得行則楚勢自絀夫吳之用虛也有迎刃之勢因胡沈陳之師而許蔡頓奔因

許蔡頓而楚師大奔皆借力于人也善夫孫子之言兵也如決積水于千仞之溪如轉圓石于千仞之山因勢利導不假于多力也

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未陳而戰乃出敵不意太公所謂兵勝之術而孫

子所云勢險節短莫神于不意也當日若陳而戰便失事機利于速決豈能待楚之陳哉凡平坦則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太 劍開濟

方布汚叙則圓形左右俱高則張翼後高前下則設衝此陳之常也不待陳而勝之此勝敵之巧也

八月丁酉南宮極震為屋所壓而死莫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劉盆謂父獻公周之亡也其三川震

洛水經渭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子朝在王城東故謂西王必大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

莫弘智士也東西方爭未知勝負而悼王先沒軍有懈心矣故因天變而勉劉子亦以示武于下也

楚大子建之母在郢。平王娶秦女廢大子建故母歸其家召吳人而啓

之。冬十一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郢。取楚夫人與其

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

夫人召吳而取寶器以歸。是大辱楚也。楚之君臣

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

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

註以爲徼者。要其勝負也。予謂非也。追之不及。乃

遂伐吳以徼之。是致人而不致于人。也。此非司馬

左氏兵法測要

所能耳。

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

死也。乃縊于薳澨。

司馬畏吳如虎。與其自殺。毋寧邀之而死于敵乎。

而終不欲再敗。君子猶取其量力。然以必死之心。

決戰。勝可必也。強弱何定之有。

楚囊瓦爲令尹。囊瓦子囊之孫。子常也。代陽句。城郢。已築郢城矣。今

畏吳復增修以自固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

也。

城郢亦未必非。但斯時楚之君臣。邊境不保。其所

憑恃者。惟此城耳。且懼吳太過。則志沮氣奪。君子

知其必折于吳矣。譬虎之食人。乘人之畏也。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

鄰。諸侯卑。守在四竟。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

卑之不獲能無亡乎。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走

集。

左氏兵法測要

註曰。走集者。邊境之壘壁。蓋設險于四境。門戶之

守也。城郢。堂與之守也。門戶不固而欲堂與之全。

不可得矣。

親其民人。明其五候。使民有部伍。相爲候望。完其守備。以待不

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若敖盼冒至

于武文。土不過同。言未滿一坑。慎其四竟。猶不城

郢。今土數圻。爲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後五戰及郢。竟符其言。則是有城而不能守也。蓋

古今亡國者多矣。何嘗不有高城深池哉。惟天造草昧之時。雖小足以自立。自不須城。及國勢傾危。則土地之大人。民之多不為我用。而徒足為我累。故或失於土崩。或失於瓦解。然亦有守一城而得全勢者。敵人乘勝遠來。所向皆下一。遇堅城圍守不拔。則其餘列城稍足以自完。而我為主敵為客。師久變生。不能善其歸矣。城郢之意。或亦在此。惜子囊之材。又非能扼要以困人者耳。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五

主

劉開濟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嚭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其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之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郕。

度當日之形勢。所為修德亦甚難。即是舉動合宜。不輕不擾耳。若前者敬王新立。內難未除。方恃外援而倥倥之中。遣使告間。亦是失處。

晉士彌牟逆叔孫於箕。將禮而歸之。叔孫使梁其蹏待於門內。蹏叔孫。曰。余左顧而欬。欬逆氣聲。乃殺之。疑士伯來殺已故謀。

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叔孫受禮而歸。

殺士伯。叔孫將無歸耶。或家臣恐晉害叔孫。而預為嚴備。使士伯不敢加害。此慮患之過非事實也。

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瑕杏敬王邑。

隨攻隨潰。此守者不盡職也。是時周衰。乏才。凡守土者。皆闕茸庸流。故寇兵之來自不能禦。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五

主

劉開濟

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

此伯主之職也。鄭不同謀。則慢鄭直任之。則僭惟大叔之詞。為得宜矣。曰。小國懼而大國憂也。

抑人有言曰。發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餅之罄矣。惟鼎之恥。王

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韓起乃徵

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晉所以遲遲者以東西二王未知其曲直又未知孰當成事也期以明年則大事將判蓋欲少出師而牧漁人之功也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又變為玉與之東皆陰不佞敬王大夫溫人晉師也

用于河而得諸河上既化為石復化為玉又何其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異耶意天未厭周故自有神靈也

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

墨子載公輸般自魯之楚為舟戰之具則知楚于舟戰自非素習也吳越軍于江子胥以船軍比陸

軍大翼當陸軍之車小翼當輕車突冒者當衝車樓船者當行樓車船者當輕足驃騎武經總要云

張兵威畜器械以樓船大檻為先趨便利立功効則走舸海鵲為其用又李綱守江淮事宜以帥府

宜別置水兵二軍要郡別置水兵一軍次要郡別

置水兵半軍以習水戰並招募習水善波操舟便利之人充之蓋水陸二軍各有利害而本朝咸繼光以為水軍更多一舟險使能訓練尤易成功當

是確論乃或謂步戰恒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之上舸輒各進不復相關非萬全之計者何耶

沈尹成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犴勞王于豫章之汭汭水越公子倉歸王乘舟歸遺

倉及壽夢帥師從王壽夢趙王及圍陽而還圍陽吳

人踵楚而邊人不備

吳人不禦楚而潛師以踵楚軍此如慕容垂之躡桓溫也楚如倦飛之鳥已不能應而吳如新羈之

馬自不可禦矣凡行兵須置踵軍以通聲息尉繚

子有踵軍在軍之前太公曰審知敵人在則武衝為壘而前又置兩踵軍于後遠者百里近者五

十里即有警急。前後相知。今吳得踵楚軍而邊人不備。則是踵軍之制不設也。

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于此在矣。

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帥。守巢鍾離大夫也。幾如是而不及郢。

沈尹戌于城郢也。于楚之畧吳也。皆知郢之將亡。

亡郢是亡國也。其時吳焰方張。楚威未殫。何遽得

此不祥之語哉。于城郢而知郢之將亡。昧其本也。

於滅巢而知師之及郢。虞其漸也。良臣憂國之言。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圭 劍開齋

猶影與響矣。

二十五年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

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

納王。天下之大義也。曰將納王者。未必然之詞也。

時天下無伯。而列國之大夫勉強于一來。雖名美

而義正。君子譏之。其譏之者。非特以其慢也。納王

而以期布告諸侯。則子朝之黨得為之備矣。

初季公鳥娶妻于齊鮑文子生申。公鳥季公亥之公兄平子庶叔父公

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

公亥即公若也。展季氏族相治也。及季妣與饗人檀通。如公懼公

若公思展申夜姑討之。乃訴于公甫。平子弟。曰。展與夜姑將要余。

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于下。而執夜姑殺之。公若泣

而哀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鬪。季氏介其雞。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為介雞。

郈氏。自益。故郈昭伯亦怨平子。

搔爪細事也。而至于兵爭。金距兒戲也。而至于相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圭 劍開齋

賊。兵端靡不起于微而成于巨也。

臧昭伯之從弟會。臧為子。為讒于臧氏。而逃于季氏。臧

氏執旗。平子怒。拘臧氏老。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

于公為。公為昭公子務人。且與之出射于外。而謀去季氏。公

為告公果公賁。果賁皆公為弟。公果公賁使侍人僚袒告公

公寢。將以戈擊之。昭公伴怒將以戈擊僚袒。乃走。公曰。執之亦無

命也。獨言執之無勅命。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

果賁又使僚如前言之。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

人之所及也。

季氏既懼魯君之怒不敢言情事如此則

觀昭公不告櫟祖亦自不淺露若與細人謀之則必漏言而季氏必先圖昭公魯再有鍾巫之禍矣即求出奔豈可得哉

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子家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

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退使辭曰臣與聞命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于公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諸公子皆怨平子而又得臧氏之助宜若可為也

終不能勝季氏者所謂宅根深而用物弘也夫范

維侯用秦之權故季氏可易置之季氏權乃自出不假于國水也

睢以羈旅之人而間秦相太后其勢之逆百倍于

魯事而能行其說奪其權者以范睢有智術而昭

王果斷有餘也玄德受密詔誅曹公事竟不成此

等事固有極難者耶

叔孫昭子如闕闕地公居于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

平子登臺而請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魯城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愿作弗可知也弗聽

平子之請詐也緩以待日入則難作耳故子家羈

致慮于日入也夫昭公之于季氏也即許之亦自

無益平子終當悔耳但許之而季氏食言則曲歸

于季氏矣今數請不許既以堅季氏之黨而又令

孟氏叔孫氏有唇齒之懼變之作也可立而待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驪戾官于其廬

曰若之何莫對又曰凡有季氏與無于我孰利皆曰

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驪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

陷西北隅以入陷公公徒釋甲執水而踞言無戰心

蓋或云積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

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

伐公徒

時魯民皆已歸于私家所謂公徒者蓋亦無幾矣

不然則名為公徒。實私人耳。方將間公之。不暇孰能緩急用命耶。

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子家子曰。不如早之晉。弗從。

時晉大夫賄賂公行。故季氏得遣人行貨。若擇所從。在此猶在彼也。

昭子自闕歸。見平子曰。人誰不歿。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生歿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恐從者知叔孫謀。故命執適公館者。公與昭子言于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昭子請安衆。

昭子信平子之言。亦大不智。此不過紂于大義。聊以置對耳。豈平子本情而遽為所欺哉。

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展魯大夫。公使昭子自鑄歸。辟伏兵。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齋于其寢。使祝宗祈於戊辰卒。取為平子所欺。左師展將以公乘馬。

而歸。公徒執之。乘騎也。欲與昭公騎馬輕歸。

大約公徒有二。非季氏之私人。即昭公之私人。季之私人固奉季之意旨。而不欲公歸。若公之私人則又相與謀攻季氏。公若反國。將季之疾從亡者必甚矣。是從亡之人亦不利公之人也。其後季氏請公以一乘歸。而從亡之人堅持之。公是以卒不歸。公徒之欲殺昭子者。此意也。齊神武既立。魏主而反于晉陽。魏主之倖臣斛斯椿等不便神武。而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諧之于魏主。魏主便圖神武。不克而入關中。神武數十啓請魏主。而終不見答。蓋為椿等所持也。昭公出亡。與此事相類。其後昭公沒。雖子家羈無怨于季氏。而竟不復入。其他可知也。

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文公。子朝黨。東訾。敬王邑。

觀孫子載火攻一篇。知古人固重火攻也。孫子所云。則是焚其營壘。文公此役。以火攻城。當如今之焚燒關廂。其攻而弗能克者。必其中有善守者也。

按敵如用火攻城門法下濕沙滅之切勿以水水加則焰愈熾而古乃有用水袋水囊以沃之者

二十年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
皆季氏以幣錦二兩二匹縛一如瑱瑱充耳縛卷也

易懷藏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齎子猶梁丘據能貨子

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五千庾凡高齎以錦示子猶

子猶欲之齎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

入幣財言魯人買此甚多陳之以百兩為數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君

若待於曲棘使群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

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

使公子鉏帥師從公鉏齊大夫

即齊侯身在行間而諸大夫貪平子貨賂必不獲

濟也但奉人之君伐人之國事成其國可分即事

不成其地可割也其為利也豈特純錦百兩哉甚

矣齊大夫之鄙也

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

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

平子威福得行雖不必納質而朝自竭死力若與昭公謀雖納質而終不為用也

告于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

請息肩于齊詐齊師言欲降

史思明陷洛陽李抱玉守南城乃給賊曰吾明日

當降賊歛軍以待抱玉因得繕完守備明日堅壁

請戰出奇兵擊破賊此用計緩之也非徒使我得

自為備以敵既為我詐始而信我則必懈懈可擊

也既為我所欺則必憤憤可擊也是以善守者或

示強於敵或見弱於敵所謂計定於內耳若齊魯

之事則非緩之以決一死戰者以與齊行成許之

而曲意順從則弱形見乘此其勢示于齊使齊

君知三家之不可凌則齊魯之用交誼堅耳

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於淄者曰將以厭衆

以厭衆心不欲使知已降也淄水出泰山梁父縣

子 34-678

伐其飲馬者以試其堅瑕而城中之人不知吾謀見齊師可擊則氣壯而守益堅矣

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於炊鼻魯地

後人多有效此者張睢陽亦出此獨以成賞齊師

公孫朝有大功于季亦猶睢陽之障江淮矣

齊子淵捷從洩聲子聲子魯大夫齊子淵捷逐之射之中楯瓦

繇胸汰軻七入者三寸入楯瓦也胸車軻軻車軻繇過也汰矢激七矢鏃也

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斬鞅者非子淵斬鞅也聲子射齊子馬斷鞅也

人以爲鞅戾也而助之人魯人也鞅戾叔孫氏司馬子車曰齊人

也子車即淵捷將擊子車魯人之先助淵捷子車射之殪

其御曰又之又欲射餘人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

齊子之射聲子則中楯瓦聲子之於齊子則射馬

斬鞅蓋齊既受賂不欲實有加於魯而魯亦不欲

深齊之怒故射而不親也二子皆善射者也非不

能中也夫其所中與二子相去無幾矣蓋中楯與

馬者云相報也近來言兵與流寇相遇每約和不欲盡力其機亦以此示以不欲相害也不然當改駕

之時豈不能有加于齊子乃今之得全耶又齊子

之射魯人何惜復以一矢相加遺而以衆爲解說

耶

子囊帶從野洩叱之囊帶齊大夫野洩即聲子洩曰軍無私怒報

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此之野洩亦亦叱之

註云不欲私報其叱非也言欲俟公戰者謾詞也

僅相叱以飾視聽乃本無戰心故無私報也臨敵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而相叱豈得謂之相報乎

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冉豎季氏臣陳武子即子疆失弓而罵武子

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鬢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

疆也無乃亢諸子字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

平子惟恐傷齊將故冉豎順言慰之傳於此役詳

載相詬相叱以見齊魯皆無必戰之志

林雍羞爲顏鳴右皆魯人羞爲右故下車戰苑何忌取其耳

齊大顏鳴去之其右見獲苑子之御曰視下顧使苑子擊

其苑子荆林雍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鑿，一足行。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

必顏鳴素無威望，而林雍輕之，羞為之下也。淮陰恥與絳灌為伍，大抵名位輕者，苟非才畧出衆一，且驟加人上，人自不服。故設官命將，人主當區處得宜，乃克有濟。不然，若林雍之僂辱，而顏鳴甘為之下，至三入齊師以呼之，亦何及矣。

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太氏。太氏，法測要卷之十五。

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於施谷，劉師敗績。

子朝之亂，與叔帶之亂一也。叔帶之亂，易定者，時

秦穆晉文為之輔也。今晉室日衰，大義既不足，以

動之，而又無慕乎納王之名，故勝敗相倚，伏耳。

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於渠。王城人焚劉

王甫出，而王城人焚劉則王退，無所據矣。然亦足成敬王有進無退之勢。

丙子，王宿於褚氏。丁丑，王次於崔谷。庚辰，王入于胥

靡辛巳，王次於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關塞。女寬，晉大夫。關塞，河

凡守塞者，春秋中兩見焉。若守桃林之塞，及守闕塞也。蘇子之言守也，有挾門之盜，有乘垣之盜，分正道奇道伏道也。但敵之為計也，或見形於此而竊發於彼，或振厲於前而懈弛於後，守塞之難倍於城守矣。

冬十月丙申，王起師於滑。起，發也。辛丑，在郊。郊，子遂次於尸。太氏，法測要卷之十五。

於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鞏，陳趙

按周制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卒有四方之

役，即用諸侯人耳。然調諸侯兵，亦各從其方之便

高宗伐楚，蓋襄荊之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於

征齊，以魯追貊，以韓於淮夷，以江漢略見於經，可

考也。此強幹弱枝之道。然也。迨其後也，如朽株焉。

人得而搖之矣。風雨之所摧殘，霜雪之所侵凌，其

不至於拔者，藉枝葉之庇也。枝葉凋而斧柯加之。

矣故周之存亡以諸侯為盛衰也

召伯盈逐王子朝伯盈本黨于朝晉師克鞏知王子朝不成更逐之而逆敬王

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

以奔楚尹召二族皆奔故稱氏重見尹固名者為後還見殺陰忌奔莒以叛陰忌

子朝黨召伯逆王於尸及劉子單子盟召伯新還故盟遂軍

圍澤次於隄上皆周地癸酉王入於成周成周今洛陽

甲戌盟於襄宮襄王之廟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般晉大夫

十二月癸未王入於莊宮莊宮在王城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當危急之時小人背叛此是常態雖光武有不義

目之封亦當誅之以謝天下若宋明帝新立袁顥輩

奉晉安王子鸞以抗京師及其師敗也顥又欲

晉安王以自解方其舉事固預為此筭以為進退

之地矣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五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六

陳睂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閻公評閱

昭公

二十七年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

帥師圍潛二子皆王僚母弟潛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使延州來季子聘

于上國

公子光之有異志王僚必能知之矣畏其握兵故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六

不遣之為將使之寄居肘腋間謂足以馭之耳使

僚遣大夫圍潛而二母弟與季子同在行間則公

子光之事尚未得成也

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楚官左司馬沈尹戌帥

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

按賈逵云平常免其行役事急乃使之君子既有

士則不調發惟吳楚多有此事急則從如越有君

子六千人是也王馬之屬王養馬官屬凡此皆以

急調役非常法。夫可以應急者，其兵必精意如漢奔命之卒也。

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沙水名。

左尹卻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過窮之師當吳之前，至潛之師要吳之後，楚師疆盛，故吳不得退去。

昭王新立，吳欺楚師不能軍，故楚五路出師以距吳。然聞吳有亂而不能即，以兵擊破吳者，楚僅自守而不能及人也。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六

二 劍閣齋

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鱣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鱣設諸曰：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

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堀室，地為室。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坐道邊。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王僚親密之人，夾之以劍，言守衛嚴密，進食者必解衣易服于門外。

執鉞者坐行而入。坐行，膝行。執鉞者夾承之。執鉞者二人夾承執羞者。及體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于堀室。鱣設

諸寘劍于魚中以進。全魚炙，故可抽劍刺王。鉞交於胸，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為卿。諸季子至，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

公子光具酒而請王僚。僚白其母。母曰：光心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不可不慎。雖婦人猶能知之。哉！觀防衛之密，則僚實忌光，不相剪不止，即不造飲亦不能免矣。

楚師聞吳亂而還。言聞吳亂，明卻宛不取賂。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六

三 劍閣齋

不乘亂擊吳，非楚之高義，即自度其力有不能也。公子光已無所歸，不須擊之，當想求以復其仇，然于闔廬耳。乘亂擊之，成功甚易。舍此弗擊，故譏言得而入之。

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左楚，左尹，駟將師為右領，右領官名，與

費無極比而惡之。今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卻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卻宛。又謂子惡：今尹欲

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今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真諸門。令尹

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

以兵贈人此亦當疑之何以不疑也且無極之設

此謀也何其下也世有欲刺刃于杯酒之間而先

陳甲于門者乎亦可謂憤然不辨矣

及饗日惟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

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役之吳可

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

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六 四 劍閣齋

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

郤氏且蕪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蕪今日不

蕪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菅編

苦也束把國人投之投而棄之遂弗蕪也今尹炮之炮燔

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今終陽

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楚大夫晉陳之族呼於國曰

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

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

無極之讒也皆自伏其機而自發之此其讒為有

迹使遇明者必能覺之而卒售其術者乘人之愛

我也然而國人皆知之矣若自伏其機而使人發

之則尤甚矣

秋會于扈今戊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

之范獻子取貨于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

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不然豈其伐人而

說甲執冰以游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六 五 劍閣齋

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

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請從

二子以圍魯無成歾之二子懼皆辭

小民不知大義可以威劫而惠餌也故小民難欺

而亦易愚也

孟懿子陽虎伐鄆伐鄆欲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

不恤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

死于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且知近

昭公既已失勢更無興復之望者失所托也庶幾藉援于吳而吳亦不為用得無以伯亦述一吳之五地之稱誣奸利耶

楚卻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祭祀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

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中廐尹陽令終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

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御氏陽氏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吳新有君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六木 劍閣齋

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沈尹戌不言亦將及矣故沈尹戌之言所以救死也卻宛得民心然無德而便一子不得報怨何小固其計則吳以屬子王之志也若令尹不殺二族則疆圉有事民

必乘亂而殺令尹是令尹之誅無極亦以救死也三十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鄢二公子

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大封與十田定其所徙之居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奔楚使逆之干竟莠尹然左

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將以為吳邊疆之害

大封公子以害吳未為失策封疆二公子南有相持之勢假使相而不受更見利矣觀二子出奔而吳子必欲使人生致之則亦非常人也

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

楚惟內自治以禦吳而已蓋吳光勤民而料其難敵夫差好大而策其自敗國之廢興敵國謀臣揣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六七 劍閣齋

之熟矣吾又彊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子西之所譽者在此耳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大王王季

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自西戎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

數語含蓄驗之後事實無言不酬也然鄰國相伺必以其釁亡公子在我此則彼之釁也厥後楚為

吳所困乃疆場之不戒而謀國者之失也非以亡

公子挑釁也。惜也不善用之耳。

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

予觀用火者恒巧。用水者恒拙。而許洞云。用水有四。一曰因。二曰逆。逆者爲崇堤以障其下。注溢於內。然後引之以灌。所謂逆者也。予謂使非借助於地形。卽築爲崇堤。豈能得其用乎。故凡用水攻者。雖其道有四。實不外乎因耳。若汾水可灌平陽。濟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六

水 劍閣齋

水可灌安邑。河水灌大梁。洧水灌潁川。皆因也。

已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

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邇近也。楚沈尹戌

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夷城父也。

是時吳未欲入楚。故先破其與國。使之懼我而多

備。以敵其力。五代周王朴獻策。而曰攻取之法。從

易者。始吳有事於楚。而先滅徐。固從易之道也。

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在二十餘年。知其可也。而

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寡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

釋文曰。肄卽肆也。案河曲之戰。使輕者肆焉。註謂肆。暫往而退也。與彼出則歸。彼歸則出之義爲長。而杜註以爲勞也。予按吳玠云。與金人戰。更進更退。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致亂。自管。用兵所未嘗見。與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蓋金人堅忍。吾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六

九 劍閣齋

能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

相及。於是選據形便。出銳卒更迭撓之。與之爲無

窮。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堅忍之勢。蓋伍子所言一

國之勞逸。吳子所言一陣之勞逸。皆所謂肄也。

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

卽管仲知審分兵之術。欲息民而使敵道敝。必出

此也。故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而必勝。計數得

者是。乃謂之計數矣。

亟肄以疲之。

孫子云：「我欲疲之而彼知我計，堅守不應，或我分而敵亦分以應我，則主逸而客勞矣。」夫我以一軍出而

彼必以全師應者，患在不知我之衆寡虛實也。

多方以誤之。

孫子所謂敵所備者多也。此則我逸彼勞。誤之者，形之敵必從之。

也。淮南子云：「用兵之道，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

若鬼神之無迹，若水之無舫，所向非所之也。所見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六

十 劍開

非所謀也。故兵須先爲不可測。若宋書義熙九年

高祖與朱齡石謀伐蜀，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

功而退，賊謂我當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

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

若向黃水，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

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譙縱果備內水，以重兵

戍涪城，是善用兵者，固難測也。玉露不云乎：「分兵

擾之，則力竭而敗；設詐疑之，則中疑而遁。」

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
乎始病。

時孫子不知已用於吳否。其所言絕類孫子之謀。

也。田豐爲袁紹畫策，以師出歷年，百姓疲敝爲憂。

必務農逸民，分遣精騎鈔其邊鄙。今曹氏不得安

我處其逸，卽此也。歐陽公謂吾力一困，師老力疲，

則敵無施而不可。

三十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邑。楚沈尹戌帥師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六

十 劍開

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于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

馬成、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

之謀也。

若分兵而來，則楚師不多。守土者自可，以禦無藉

於救也。此楚之守境者不良，而間諜不施之故。然

子胥不云乎：「楚執政衆而乖，庸人之見聞有異，師

或以爲當禦，或以爲當救。盈庭之言紛然而難齊，

也孰執其咎乎？」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竊而轉以歌也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

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

郢必以庚辰庚辰有變日在辰尾故曰以庚辰辰尾辰尾龍尾也周十一月庚辰吳入郢日月在

辰尾十月日月合朔於辰尾而食庚午之日始有

謫火勝金故弗克謫變氣也庚午十月十九日去辛

始變為占也午南方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日以庚

午有變故災在楚楚之仇敵為吳故知入郢必吳火

勝金者金為火妃食在辛亥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也

左氏春秋測要卷之十六 十一 劉開

數之為道也大聖人有所不知者數也但簡子之

夢與吳越事絕不相涉而史墨以為應在吳越此

失於誕矣

三十夏吳伐越始用師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

越其有吳乎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週三十六

吳至此三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此年歲在星

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紀星紀吳越

歲星所在不可伐兵家每以為言我終以五星贏

綸無常誰得知之為儒將之家珍也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晉

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

按汲冢周書作雒解云成周方千七百二十丈郭

方七百里南繫於洛水地因於剡山為天下之大

濬後漢書雒城周時號成周有狄泉在城中河南

周公時所成雒邑也春秋時謂之王城陸機洛陽

記曰洛陽城周公所制東西十里南北十三里城

左氏春秋測要卷之十六 十一 劉開

上百步一樓櫓外有溝渠又華延雋洛陽記曰後

漢魏隋並都於此城東西六里南北九里俗名九

六城呂氏曰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

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西周者河南也東周

者洛陽也按漢長安城周圍六十五里城中經緯

各長三十二里地皆黑壤赤如火堅如石城南北

為南北斗形故呼為斗城此與周制廣狹不侔矣

今我欲徵福假靈於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成人無勤

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魏獻子曰善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已丑士彌牟營成周士

景伯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

春秋之末王亦不備下而動至亦無事于王故范子謂既已城周後雖有事晉勿與知也

按杜氏通典凡築城下闊與上倍上闊與下倍城高五丈下闊二丈五尺上闊一丈二尺五寸高下闊狹以此為準料功上闊下加闊得三丈七尺五

本此兵法測要

卷之十六

齒

劉開齋

寸半之得一丈八尺七寸五分以高五丈乘之一

積數分大小以此方之則工不能欺也

尺之城積數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工日築

土二尺計工約四十七人一步五尺之城計役二

百三十五人一百步計工二萬三千五百人三百

步計工七萬五百人率一里則十里可知其出土

負簣竝計之大功之內此其恒準也

切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餼

糧以今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

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韓簡子

成周甚微一城何足爲強弱而國語深言天命爲

周室之不可支而譏襄弘之不祥也又以爲范氏

劉氏之咎乎此亦以成敗論耳

定公

二桐叛楚江舒城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舒鳩楚

曰以師臨我教舒鳩誘楚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吳

制也爲若吳楚師之臨已而爲伐其然國以取媚者也欲使楚不忌

本此兵法測要

卷之十六

五

劉開齋

以舒鳩爲間而楚不疑此猶可說也詐爲畏楚伐

桐以使楚無忌此非其時矣楚雖至愚奈何遽信

之哉其不空信而信者人皆有倖心也冀倖之心

勝則智識漸昧而敵之虛聲詭計皆得乘而入矣

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從舒鳩言

囊瓦貪昏之人不知中吳之計必實信舒鳩之言

以吳爲果畏楚而夸耀於國中張其威武也愚人

舉動類然

吳人見舟于豫章陽將為楚伐桐

吳用二軍一軍軍豫章一軍軍巢皆實著非虛用豫章也但豫章見舟則顯用之耳陽將為楚伐桐潛師於巢則陰用之耳若云虛用豫章何以得敗楚軍耶此與韓信陳船臨晉伏兵夏陽不類陳船臨晉者虛也夏陽潛渡者實也

而潛師于巢

潛者出九天入九地無形無聲精微之至也楚備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六其劉開

禦豫章則吳雖潛師而楚不得知行於無入之地矣故二軍無虛實而有先後者先豫章而後巢也

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吳出不意攻楚師

伐桐者聲也藏伐楚於伐桐而楚不能審也見舟

者形也藏潛師於見舟而楚不能察也故聲與形

皆詭也但豫章見形則師必寡潛軍於巢則師必

多吳能以少勝楚者出楚不意而吳師精也

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守巢之大夫

分兵者恒有兵少之患成功必須至巧時孫子用

於吳巧之至也拙者兩軍皆敗否則或勝或負巧

者則兩軍皆得其用矣蓋吳當日以豫章之師牽

制楚而一面克巢不然豫章乘人不虞我幸得志

而圍巢無功亦得半之道非全勝也乃既敗楚師

復合兵圍巢克其名城鹵獲其資公子不善兵而

能之乎故知戰不出於中人也

年三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平中獲晉觀虎恃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六其劉開

勇則材也而十過即伏於五材故天下所賢聖人

所賤傳書獲者恥之也

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于昭王

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

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

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

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于

司敗竊馬者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隱憂棄國家

群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初助也夫人唐侯曰

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

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

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

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

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以荀寅求貨於蔡侯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六太

以一裘馬之故而令小國之君三年不得歸此非

獨貪也以爲我所欲必遂所求必得列國之君且

然則無有不畏懼者矣然二君寧被拘繫而勿賄

子常者以子常貪而無厭有求而必獲則小國亦

難立矣故示之以靳而蓄怨焉亦子產不爲韓子

買環意也

沈人不曾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蔡滅沈楚不得不救故滅沈者所以致楚也蔡之

果於致楚而不懼者外倚晉之援而中實恃吳也

蔡與吳親矣必吳之成算以蔡撓楚而後乃大有

事於楚耳

秋楚爲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

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詬爲吳太宰以謀楚

春秋之季列國之大夫皆以賄聞若吳之太宰楚

之子常其尤酷者哉然太宰亦國士也其父兄之

怨未嘗一日忘報也故與之謀越則不可與之謀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六左

楚未爲不可也

楚自昭王卽位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

爲質于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吳乘舟從

淮來過蔡豫章漢江北地名自豫章與楚夾漢

時吳已深入楚境舍舟而前假使行司馬之言欲

戰不能欲退不可進退失據此亦敗道且子胥輩

必料左司馬之言決不見用而囊瓦貪昏自是易

與故入溪舍舟鼓銳致死乘楚困敝之餘如摧枯

拉朽不入郢不止也。若李靖抵江陵大獲舟艦，靖使散之江中。諸將以爲當藉其用。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我懸軍深入，若攻城不拔，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安所用之？此亦舍舟之意也。

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汭漢而與之上下。使勿渡。

汭漢者，乃畫江而守也。與之上下者，恐其潛涉，使其不得涉也。夫漢水易渡，難守也。委子常以守漢

以子常當孫武伍胥夫豈能當哉？豈惟不能禦而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六 子 劍閣齋

已囊瓦非敗卽奔。楚國惟一司馬而司馬毀舟於淮，汭已在外矣。譬健者持門戶而盜已入室，挾其主人在外者，不得不反救也。反救而國破君奔，已不可爲矣。左司馬倉皇反救，果能閤門而一鼓盡敵乎？蓋吳之敗，敗於入郢之後，氣驕志溢，故秦師得成其功。若左司馬不終戰死，則吳猶有所戒，不至肆惡若此矣。

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

此一將之任，司馬不須親往也。王全斌伐蜀，欲取道來蘇，而康延澤以爲不煩主帥親往。

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三者東漢之隘道。

此卽李左車之言也。然形同而勢異者，李左車勸

成安君不戰而左司馬則欲戰也。爲左司馬計，當

別遣一軍毀舟塞道而已。與子常同行，間則猜

忌不生。畫漢而守，使不得渡，俟其師老財匱，我乃

設伏追擊。此卽武子子胥豈能爲謀哉？按括地志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六 子 劍閣齋

石城山在申州鍾山縣東南二十一里。魏攻冥阨

卽北山，淮南子九塞，此其一也。左傳定四年楚左

司馬戍曰：還塞大隧，直轅冥阨。春申君傳秦踰黽

隘之塞而攻楚。楚世家楚人對項襄王曰：涉郢塞

而待秦之倦也。戰國策莊辛曰：穰侯受命於秦王

填黽塞之內，而投已乎黽塞之外。蘇代曰：秦欲攻

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殘均陵，塞黽阨。徐廣注

云：或謂冥今江夏鄖縣。正義申州羅山縣。本漢鄖

縣有平靖關蓋古郾縣之阨塞。

子濟漢而伐之。

人與同事卽知其能否故謝玄之能克秦者以其平日履展間皆稱故決其能破秦也子常之貪懦

左司馬與之習久矣夫豈不知之卽盡江而守猶

懼不能乃欲其濟漢而伐人乎夫以子胥孫子之

用兵如神雖左司馬且不免豈子常所能敵哉必

是二子潛藏於軍中而楚不能知如長平之戰有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六

王

創開

敢漏洩武安君者斬故左司馬輕吳爲易與耳

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

腹背受敵固是必敗但必須前後皆勁兵而期會

以時乃克勝耳若前已遇而後擊者且未至或自

後遮擊而前軍已敗北且奈之何哉

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

如速戰

荀子云魯人以糖衛人用柯齊人用革土地形制

不同者械用禦飾不可不異也此確論也但行兵

惟論主客客則有師老財匱之患故深入則欲速

戰耳吳利於速戰豈楚之利乎且革木各有利鈍

何以革不宜久耶此愚人之詞爲將者愚亦受之

智亦受之詐亦受之誠亦受之而審察當在我也

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

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

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六

王

創開

孔疏禹貢曰蟠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

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於江孔安國云三澨水

名入漢大別山名觸山迴南入江如彼文大別在

江北小別當近之小別當在大別之東也何則子

常從小別與吳戰退而至大別明其自東而漸西

也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傳曰吳旣與楚夾漢

然後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然則二別近

漢之名不緣反在安豐矣杜元凱曰漢水至大別

南入江。二別在江夏界。

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

何待三戰而後知不可哉。三戰之前必見弱於楚。以誘之。而子常尚不覺耳。子常濟漢。弗迎之於水內。半渡而擊之。乃俟其陳而與之戰者。兩軍相當。料我之未必勝敵之未可勝。故乘其半渡。惟恐失之耳。若夫知我卒之可以擊。又知敵之可擊。又知地形之可以擊。吳之視子常。猶狐兔鳥雀小物耳。本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六

寧必薄之於險哉。

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

史皇教之速戰。是殺之也。世有貪昧如囊瓦而肯

殉國者乎。

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吳楚闔廬之弟夫槩王

晨請于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

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

李筌曰。將在外。不受君命者。真將軍也。若晉宣拒諸葛於五丈原。天子使辛毗仗節軍門。亮聞笑曰。苟能制我。豈千里請戰。此是不能之將。劉寅曰。大將有能。而國君不御者。勝。如夏侯惇有大帥之略。而曹公假以節度。便空也。若夫將帥不能。人主必當授以成算。如後魏大武命將出師。從命者無不勝。違命者無不敗。齊神武任用將帥出討。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違失指教。多致奔亡。是將不能而君能。又安得不御之。

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吳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擊子常之卒。

吳非不知子常可擊也。抑夫槩而勿許者。何也。觀

後吳入楚。夫槩先歸而自王。則平時必有異志。既

不敢留之國中。又不欲使之立功。意欲羈縻之耳。

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

其乘廣歿。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

呂氏曰齊使章子將與荆人夾泚水而軍章子令

是時吳楚爭不渡漢也先引此以起下文

人視水可絕者荆人射之水不得近有芻水旁告

齊侯者曰水淺深易知荆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

所簡守皆其深者也候者載芻者與見章子章子

甚喜因練卒以夜奄荆人所盛守果殺唐蔑章子

可謂知將分矣

夫樂王曰困獸猶鬪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

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關心矣半濟而

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

趙充國引兵至先零虜欲渡湟水道狹充國徐行

驅之曰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於是虜赴

水溺死者數百此即夫樂王所云也

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滋五戰及

郢食者走不陳故不在戰數此杜征南所謂破竹之勢也

時大將已遁則不得謂之戰矣故曰將不能者以

其主與敵也按水經註郢城西南有赤坂置置下

吳

有瀆水東北流入城名曰子胥瀆蓋入郢所開云

楚已入郢何為不守而也吳勢大重故也

已卯楚子取其妹季芊吳我以出世族譜季芊吳我皆平王女也假云

吳我季涉睢睢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南至鉞尹固與

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燒火燧象象

此皆古法也秀州水賊用火牛王德笑曰古法可

一不可再先命合軍持滿兵始交萬矢齊發牛皆

反奔遂大殲焉吳懼吳追及之故使鉞尹出奇為

反攻之勢不貳其能必勝貳其有以撓吳而緩於

追已耳蓋法一也或以勝或以敗非法之有利鈍

也田單火牛出不意而秀州之賊則先使王德聞

之遂反為德所制也

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吳王夫

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樂王入之入令尹

以班處宮夷狄之道也自時子胥不諫者將以報

怨焉故也

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汝南新息也敗吳師于雍滋傷

聞楚敗故還

司馬身被創初司馬臣聞廬故恥為禽焉。嘗為吳臣謂其臣曰

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

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

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

初聞之。方相拒而陰平之。緒已入。遂兵內救。大抵不能成功。矣。司馬伯約兩事相類。司馬謀吳。亦似有所布置。而一軍先敗。師薄國都

所圖不遂。便見撓亂。

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入雲夢澤中。王寢盜攻之。以戈

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郢。鍾建負季芊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六

以從。建楚大夫。由于徐蘇而從。以背受戈。故當時悶絕。鄖公辛之弟

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吾殺其子。不亦可乎。辛蔓之子。門辛也。昭十四年。楚平王殺成然。

若殺昭王。則秦之救兵不出。而包胥即欲存楚。亦

無能為矣。夫子胥報仇。楚猶不至於亡。若懷乘危

弑王。即子西不得自立。是楚亡而秦不出兵。無復

有楚也。不特春秋之局變。即戰國之局。亦大變矣。

辛曰。君討臣。誰敢讐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讐

必犯是。余將殺女。闕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

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

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竄匿也。周室何罪。君若顧報

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

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隨公宮也。吳人在其南。

王藏於隨宮。而吳人不能知者。吳偵探不明。不能

得隨之間也。若得昭王。豈惟漢陽之田。即捐楚之

半。以與隨。尚當為之。矣。故惟漢高能捐天下。以與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六

人。而不惜也。

子期似王。子期昭王兄。公子結也。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

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

密邇於楚。楚實存之。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

患。不惟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鳩安也。

田單所以復齊者。以法章賢也。若執昭王。包胥未

能即輔子西以存楚也。故吳於昭王也。不當害之。

當執以令楚耳。夫破人之國。執人之君。其國方擾。

優焉雖有賢公子又不敢倉卒自立此最勝算也

鑑金初官於子期氏實與隨人娶言王使見辭曰不

敢以約為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刺初伍負

與申包胥友其亾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

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與之及昭王在隨申包

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於

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

厭若臨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六 手 創開

若楚之遂亾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

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

楚存則以存楚為功楚亾則與吳分楚地此秦之

兩利也然猶遲遲不出師者何也秦實利楚之亾

也故欲緩師以誤之及其感包胥之義知楚未能

亾故為出師耳

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

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

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秦風九頓首而坐三章

章三 秦師乃出

吳入郢在四年冬而秦師救楚在明年夏更歷三

時矣以楚大國也吳即假仁義以撫之一時且不

能遽定如樂毅下齊七十餘城而終不能亾齊者

以人心未亾齊也昭王不歿則人心猶有所屬不

能禁其不服矣

年五 越入吳吳在楚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六 手 創開

時吳久於楚而未返故越乘間入吳所謂高蟬處

乎輕陰不知螳螂之襲其後也後越乘黃池而入

也猶今日乘虛之故智也使吳能以前事為戒寧

至國亾而不悟哉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

七百乘三萬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

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楚地

先以楚之弱兵誘之而以秦勁兵從他道會擊非

擊旁即擊背也。吳疲敝之餘，安得不敗耶？夫夫槩

王亦能者，秦師卒至而遽敗，何也？時已知吳師之

有瑕矣，意欲先歸，不在備秦也。

吳人獲遺射于柏舉。遺射，楚大夫。其子帥奔徒，奔徒楚以

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楚地。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吳從

故。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自立為吳王。

奔楚為堂谿氏。

夫槩王破楚固為首功，乃班官而攻子山，竊歸而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六

圖自立，何其昧也。

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麋地，名。

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

不可。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成麋中。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

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

兵誌曰：限壑分川，斯可以縱弓弩；溪林盛薄，斯可

以奮矛鋌；蘆葦深草，斯可以用風火，是必吳結營

之地，藉草木為屏障，而是時又得風威之便，故子

期欲焚之也。經曰：行火必有因，煙火必素具。後李

陵與匈奴遇大澤葭葦中，匈奴於上風縱火，陵亦

令軍中縱火燒斷葭葦，用絕火勢以自救。即太公

所謂燔吾前而廣延之，又燔吾後也。皇甫嵩討黃

巾，因賊依草結營，易為風火，因束炬縱火，大破賊

軍，皆火之利也。

吳師敗又戰于公婿之谿。楚地。吳師大敗，吳子乃歸。

囚闔與罷闔，與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六

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諸梁，沈尹戌之子。葉公子，葉

公終不正視。

時夫槩自立為王。吳國內亂，是以屢戰而勝者亦

屢戰而敗也。夫吳之轉戰而前，何其銳也；其退也

何其衰也。蓋楚平失道，雖昭王繼立，而無補於亡。

闔廬失道，雖子胥孫武俱在行間，而無救於敗。兵

固賢以道勝哉。

楚子入于郢，初闔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

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

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于成臼。江夏竟陵縣有

白水出郢屈山西南入漢藍尹疊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

之子西曰：子常唯息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

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闔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

建闔累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闔懷子西曰：請舍懷也。

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終從其兄申包胥曰：吾為君

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六 手五 劍開廣

諸。子旗蔓成然也，以有德于平王，求欲無厭，平王殺之。遂逃賞。

魯仲連不云乎：所賢乎大丈夫者，為其能解紛怨

而無恥也。故包胥不復楚，不可以見子胥。復楚者

臣道也。也，所傷身可謂分明矣。故功名歸身而德遂之。復楚而不受

賞，不失為良友也。

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

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司樂大夫王之在隨也，子西

為王與服，以保路國於脾洩。楚邑也，恐國人潰散，故偽為王車服。聞王

所在而後從王。

吳加害昭王，則子西必為王。子西固為假王，以鎮

楚矣。子西為王與服，以保路國，當其事急不得不然。所難者東歸于王，而不自疑也。若臣若可以欺人矣。雖然，子西之為此固危道也。王尚狂而有能

王之疑國事，若定必見猜矣。然昭王固賢者，觀其

復國報功，釋怨君臣同心，可免此患耳。

王使由于城麋。於麋城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

曰：不能如辭。言曰：知不能當辭，勿行。城不知，厚小大何知？對

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六 手五 劍開廣

繇余之言，固才人之通論，不可以不能者，強人也。

王遇盜于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視之，背曰：

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繇于為此言，蓋以問子西也。而昭王釋然不問，兩

利而俱存之，是可以為人主矣。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六 終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陳省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閣公評閱

定公

年六春鄭滅許因楚敗也。

鄭與許世仇也因楚之敗而滅其與國楚若得志

鄭必被兵矣豈鄭料楚之不復振乎。

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計鄭之伐晉靡也往不假道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劉開

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內出自東門舍于豚

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

陽虎謀逐三桓故往還不假道于衛以激怒之乃

藉兵於衛也三桓愚幾墮虎術中

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太姒之子唯周公康叔

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弃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

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乃止

有強臣者其國存無強臣者其國亡陽虎能張公

室則弃三桓可也不能張公室則存三桓可也

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繫敗楚舟師終繫敗楚舟師子夫差兄獲潘子

臣小惟子舟師二帥及大夫七人

此楚分水陸二師也孫子曰倍則分之曹公曰以

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杜牧曰以二敵一

則當取已之一或趣敵之要害或攻敵之必救使

敵一百分之中復須分減相救因以一分而擊之夫

戰法非有衆寡每陣皆有奇正不待人衆然後能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劉開

設奇項藉二十八騎猶設奇正循環相救況于其

他哉蓋分軍必須用奇予按分軍而兩利者吳豫

章之役是也分軍而兩失者楚繁陽之敗是也

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陽陸軍

時楚國新復宜鳩衆安民不宜卽與吳角兵也國

破君奔之後若復水陸交敗國人必大震懼如傷

弓之鳥應弦而駭矣此不審度時勢而輕用兵者

之戒故比史崔延伯楊大眼共量笑淮堰事宜延

伯以水陸不宜競進水陸不宜競進水兵須給復一年專習水戰水兵須給復一年專習水戰

脫有不虞召便可用靈太后浚然之脫有不虞召便可用靈太后浚然之

今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于是乎遷郢於都故曰遷郢而收紀其政以定楚國

若范文子之懼勝子西之喜敗皆非常人所見蓋楚之所處當大壞積敝非更張不可然如泛舟中

流必風浪大作舟中之人皆為變色啼怖然後操舟者東西南北乃得而主之焉故遷郢者徙木棄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灰之意所以變其耳目一其心志也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作亂于周鄭于是

平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浚戍周且城胥靡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蘄辟儋翩之亂也

鄭既滅許乃復假子朝之黨伐周六邑滅許則楚得而報之伐周則晉得而討之以其時楚晉衰其

執政偷而天下之勢在吳越也故鄭得跳梁無忌焉勝勢在東南則中原幸一日之安矣

焉勝勢在東南則中原幸一日之安矣

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於窮谷

尹氏復黨儋翩為亂而劉單敗之蓋吳入郢之時

王人已乘楚亂殺子朝其徒黨猶蠢蠢焉至是年

冬劉單逆王于慶氏晉藉秦送王王人于王城竭

列國之力數年之功而後王室始獲底定然于時

號敬王為東王子朝為西王至哉國遂分東西周

焉自西而東自一而二東西周其閏統哉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齊國夏伐我晉故陽虎御季桓子公歛處父御孟懿

子將齊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以誘敵

比史費穆之計蠕蠕也伏騎兵于山谷使羸劣之

衆為外營以誘之賊騎覘見俄而競至伏兵奔擊

太破之蓋兵未有不設伏者譬之鳥之擊也先匿

獸之攫也先俯此固兵法之大威也然有不見形

于敵以為伏者又有見形于敵以為伏者是所謂

墮伏也今之用兵者無不言設伏然不得其用蓋

設伏者奇兵也。有大得之解有先正兵出者有同正兵出者威
大將軍云伏兵在兵之前必須賊未見時先事遣
發亦必賊勢迎頭而來者乃可也然此伏收功最
易伏之甚難非上等好漢齊心齊力不可也須賊
過我伏來方聽我號令而出不大成則大敗惟有
隨兵同出遇藏身之處隨偃伏于兵後一着此最
穩當但此伏所以防前兵少却為第一功除此無
所用其力如此設伏恁是如何賊不可測有前行
在兵未測要卷之十七五 創開

大兵遮護之耳

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苦夷
家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宵軍齊師而齊師聞之者必陽虎漏之使二子見
執也若陷于伏中貨亦不免貨造為此謀必能自
脫耳他日田常欲專齊子貢說之攻吳軍敗大臣
多死而後得志貨之欲陷二子此意也

年八 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

弓六鈞三十斤皆取而傳觀之

傳觀亦屬不戒若乘隙突擊則敗于敵觀奪人弱

弓而為子鉏所擊此亦不戒之驗矣抱朴子自敘

云少嘗學射但力少不能挽強若顏高之弓耳孔

疏云計六鈞有一百八十觔合為二千八百八十

兩於量為重兩斛八斗八升計今人用弓此亦未

為強矣而魯人傳觀杜以為古稱重故以為異強

然余聞之古稱輕如漢賜黃金動輒稱觔明乎古

在兵未測要卷之十七六 創開

稱輕矣或又云今人之勇遠過古人亦于挽弓而

知之予未敢信也

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

斃子鉏齊人偃且射子鉏中頰殪

吳越春秋云迎風則偃負風則仆也顏高被擊且

奪人弱弓而猶能射子鉏至死其材力定異人耳

顏息射人中脅顏息還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

射目而中脅曰無勇此非勇所能也言無能以自

矜其能也

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猛欲先歸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會見師退而猛不在列乃大呼猛在後為殿傳言魯無軍政

冉猛偽傷足而傳詳之者必裨將也師旋而將斷後為殿將已詐疾而逃又詐言其殿則陽州之役竟無有人殿後也何以禦追躡哉後鄧禹軍到桐邑赤舂大衆且至禹以桐邑不足守欲因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憚為後拒禹乃書諸將名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於竹簡署其前後此非真無事改蓋以此就將吏勇怯耳各探之張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難就逸乎遂軍中定有如此人恨大將不知番為後拒堅壁壘以死當之禹以衆寡不敵遣步騎二千亦稱有此軍人反還迎宗引兵始發而赤舂卒至宗戰却之蓋禹非宗軍不得全若非步騎還迎殿亦難免矣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劉單亦自擊其家耳故為王立室時王室之亂擾擾數十年使敬王無劉單以為輔

亦終不能定也春秋譏世卿而孟氏以為當有世臣若劉單者其亦世臣歟

公侵齊攻廩丘之郭王人焚衝齊人焚魯攻廩郭者之戰車衝說文作輿或濡馬褐以救之馬褐馬衣遂毀之

火勢未烈故濡馬褐以救之火攻之具至後世而始備然用以攻守則為神器若兩軍對壘則或利或不利至于將不知兵兵不習戰一無足恃而恃火器是武備之弛士卒之懦皆火器誤之也今日所恃惟火器故特無備謀卒之誤攻勇良可嘆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王執廩丘人出戰廩丘人少故遣師奔後師走往助之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頗冉猛聞言怒逐

若冉猛之懦劣而又變幻無實此豈可當將帥之選夫公所以重入徵求其外貌與中情相應也

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將軟涉佗按衛侯之手及挽衛侯怒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

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咎

一詞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

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厚與大夫之子為質。大

夫曰：苟有益也。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

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乃皆

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

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叛

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收盟。弗許。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九 創開齋

衛侯與賈詭為困苦難堪之事。以激怒其眾。蓋小

國欲皆盟。王恐其見伐而國人。不悅。則國人不為

用。故為此譎詐以固國。人之心。觀此知衛侯之有

深謀。而王孫賈堪為將帥矣。

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廩。牢。報伊闕也。遂侵衛。

九月。師侵衛。入也。

報鄭有名者也。侵衛無名者也。經書侵陋之也。陋

之者。晉昧于自反矣。譬有客焉。主逐去之。不以禮

命。而又加詬厲焉。實何能加于客哉。

季寤。桓子公鉏極。公山不狃。費皆不得志于季氏。叔

孫輒無寵于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魯。志叔孫故

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代懿

陽虎雖叛臣。非有張公室之志。然實三桓之害也。

況資五人之助哉。陽虎欲見孔子。以孔子有重望。

使與孔子合。必得志于三桓。故勸孔子仕。而孔子

應之。觀不狃以費叛召孔子。則知家臣未嘗一日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十 創開齋

忘孔子。而孔子欣然欲往。亦未嘗一日忘家臣。與

乘其隙矣。聖人曰：吾將為東周者。尊周以存魯。明

乎不狃之非畔也。

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

之兵車也。陽虎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癸巳以都車攻二家。

陽虎為謀主而輔之者五人。羽翼成矣。然其事不

可以多人。其眾或欲或否。則勢洩矣。故將成而敗

者多。失于輕躁也。

成宰公歛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

若陽貨不戒都車處父雖至巧不能揣索于空虛

矣凡軍事欲預戒者以爲備也見備之形則懼洩

焉不戒者以爲密也然約信不定則臨事而失機

此兩有患也

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于子先備諸

孔子欲墮成而處父不可亦竟不墮矣處父亦有

智者雖聖人且無如之何豈陽貨敵哉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與孟孫以壬辰爲期處父期以兵救孟氏

先一日者先事而預備母後事而不及也我有備

則彼之形露而勢不得成

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鉞、劔也盾、

人之官以鉞盾夾衛桓子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

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

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速死也死無益于主桓子曰

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

免主桓子曰往也

陽虎前驅陽越殿後桓子亦危矣哉使陽越御車

則桓子不得免矣陽虎命都車則孟孫知之孟孫

僞爲築室則陽貨不知其矣貨之昧也

孟氏選圍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于門外

僞築室于門外因得聚衆公期孟氏支子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

不中築者闔門季孫既得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

虎劫公與武叔叔孫不救之以伐孟氏公歛處父帥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成人自上東門入處父與孟氏期以壬辰故帥成

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城內地名陽氏敗

陽虎說甲如公宮

陽貨挾公以伐孟氏未卜勝負也處父帥成人自

上東門入是兩軍相當則彼此得助者勝矣況在

處父爲預備在陽虎爲不虞則貨之氣自奪

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

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于徵死何暇追余徵

也。陽虎召季氏於蒲圃，將殺之。從者曰：「嘻！速駕。」公歛陽，在公歛陽請追之。孟孫弗許。畏陽虎

觀御人之言，則知所畏者惟一處父耳。無歛陽，是無三桓矣。無三桓，不猶愈于存三桓乎？假令陽貨得志，必并除季寤叔孫，而魯國大亂矣。以貨者，凶人也。造亂則有餘，定亂則不足也。

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

杜元凱以爲欲因亂討季氏，以強孟氏也。若是則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孟孫不應懼也。蓋當處父欲追貨，是時桓子同在

孟氏也。桓子固親見孟孫之弗許也，以處父力能

制貨而孟孫何以弗許？桓子時雖逃死，心實疑之

矣。陽貨知其情，或詐言謀本出于孟氏，以間三桓

以劫孟氏。此孟氏所爲懼而歸之也。歸之則桓子

圖貨之不暇，奚暇及孟孫哉？

子言辨舍爵于季氏之廟而出。子言季寤，辨，周偏也。編告，朝飲酒，示無懼。

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

貨出入自恣，無所忌憚，以孔子未用于魯也。

九陽虎歸竇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陽關，見火起而驚，犯之而出奔齊。

貨之厄千人者數矣，每以詐自脫。此亦其一也。意

陽關惟一門，故虎犯師而出。不然，當如紀信之詐

楚使人焚萊門以驚魯師而已。則當從他門脫耳。

不然，則奔齊之逕，惟取道萊門，故犯之而出耶？

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三加，兵齊侯將許之。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三加而用重兵，則齊亦道敝矣。若用輕兵來擾魯

亦苦于應也。意當時貨必知魯情實，乃欲齊魯交

敝而貨乘形勢之便，收漁人之利焉。此其心甚巨

測也。鮑文子淩言矣。

鮑文子諫曰：「魯未可取。」陽虎欲動齊師也。齊師罷，大

臣必多死亡。已于是乎奮其詐謀。

陽貨去魯適齊，而假齊師于魯。猶侯景出高澄而

歸梁，假梁師伐澄也。原其初意，欲因釁再入耳。未

國貨以爲謀而欲專齊之兵此亦謀之大本臣之不欲也
必卽有志于齊也然齊魯俱敝則貨乃得奮其詐
謀視二國可入者入之矣如景之終爲亂于梁也
夫陽虎有寵于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
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于季氏而大於魯
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
害乎

侯景之來也梁人多有爲此言者然景之歸梁猶
以河南行臺歸之故有所資以爲亂貨奔齊一匹
李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夫耳既無實力或其事勢有不同乎夫侯景郭藥
師之屬三尺童子皆疑其爲亂而人至傾心焉者
非但才具足以動人亦事勢使之然耳
誠其才足以動人固不在乎有所資也

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陽虎欲西奔齊知齊必反已故詐欲東
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鑊其軸麻約而歸之刻

也刻其軸使易毀折以麻約縛刻處而歸之其主欲絕追者
逃有障蔽者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
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田單以鉄籠得全陽貨以鉄軸得脫皆全身之智
陽貨之計也田單之計也陽貨之計也陽貨之計也
也虎所爲亦一步百詐而竟無成者以單之詐能
用之于正也

秋齊侯伐晉夷儀爲衛討也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
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于高國先登求自門出
死于雷下既入城夷儀人不服故關死于門屋雷下也

此願亦易酬何以奪之使不遂耶殆李英公所謂
命薄不足與成事者歟

李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東郭書讓登登城非人所樂故讓衆使後而已先登犂彌從之曰子讓

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從左行彌遂自先下亦讓也書與王猛息王猛齊人猛曰我先登書飲甲

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飲甲起欲擊猛猛笑曰吾從子如驂
之靳猛不敢與書爭

孔疏曰說文云靳當膺也則靳是當胸之皮也驂
馬之首當服馬之胸胸上有靳故云我子從子如
驂馬當服馬之靳杜言靳車中馬也言靳是中馬

之駕具故以斬表中馬詩云騏驎是中騶驪是驂

其名服馬為中馬也

晉車千乘在中牟救夷儀也今榮陽有

齊師已克夷儀而晉兵尚滯中牟是其救不誠也

其救不誠者即及救安能解圍哉惟衛亦知晉兵

不足畏故晉駐師于此衛復取道于此耳

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五氏道過中牟畏晉故上龜焦兆不成也

劉向說苑曰武王伐紂卜而龜燂散宜生以為妖

而武王以為利于擊眾其所獨見者精矣又句踐

之守龜也恃龜而敗棄龜而霸勝敗存亡豈不以

人事哉

衛侯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

牟

古之用師專論帥之貴賤故人君與介弟王子俱

在行間以貴重則有威望亦制敵之道也是以衛

車當其半衛君當其半且辱國君者不祥故國君

所在多避而勿攻衛侯云寡人當其半此也

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圍亡在中牟褚師圍衛舊大

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

帥又賤帥謂東郭書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

獲齊車五百乘事見哀十五年

此齊師以驕致敗也若翟讓數為張須陀所敗聞

其來大懼李密曰須陀無謀兵又驕勝驕狼保為

公敗之密設伏掩擊竟斬須陀又西秦乞伏益州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軋歸之弟也時天水姜乳襲據上邽遣益州討之

益州以屢有戰功常有驕色為姜乳所敗夫以益

州懿弟虔歸又遣重臣輔之且有此失况乎賤帥

而處驟勝示人以隙兵何得不敗乎

齊侯致蔣嫪杏於衛三邑皆齊西界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

有先登者臣從之督憤而衣狸製皆白也憤齒上公

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

彼賓旅也言彼與我若賓主相讓旅俱進退乃賞犁彌齊師之在夷

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給其五家
今常不乃得其尸公三禭之與之犀軒與直蓋。犀軒直蓋
夫役喪而先歸之。存喪坐引者以師哭之。停喪車以盡
位而哭故挽親推之三。哀也君方為

兵誌云死事之家入主歲遣使者勞賜其父母著
不忘於心敝無存起於單寒齊侯故以卿車賁寵
句。踐之。成
之所謂生不得五鼎食歾而五鼎烹也

年十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夾谷孔丘相犂彌言于齊
本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本 創開

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
志焉。齊所滅萊夷也

孔子以禮為干城素聞於諸侯矣故齊人疑其無
備而欲劫之然不知魯之武備已具矣此在孔子
魯子莊何不爭之
度中適見齊之謀淺也

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

時孔子具左右司馬以從蓋料齊之必出於此耳
豈得謂孔子不善料耶夫齊魯皆大國也非若趙

于秦也藺相如以一趙大夫能以強詞拒秦其時
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若孔子之於齊似不
必以兵免也。亦亦體義之圖非楚秦相北故舉
論之計出下不意而孔子之備之為能制人也若
論孔子哉然孔子之愛其君必為計百全也使萊
其他盟會固不必論
人鼓譟苟不預以兵從魯君雖藉孔子以免其能
不震驚耶故文事武備孔子所為百全而不以我
君為孤注耳

兩君合好而裔夷之倖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
本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本 創開

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倖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
為不祥于德為愆義干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
之遽辟之

先備以為不可敗此則聖人之用也既聞而遽辟
此則聖人之神也

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人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
乘從我者。三百乘其計二千五百人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
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

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陽虎九年

以此奔齊經文

據殺梁所言乃是齊自歸以謝過非孔子要之也

以余論之應是齊人自歸其田非孔子以此要之也下

反我汶陽之田亦是人情所難故以此要之穀梁

又謂使優施舞于魯君之幕下陸賈云使優施者

傲戲欲候魯君之隙以執定公孔子嘆曰君辱臣

當死使司馬行法焉許嘉王商以為孔子斬優施

左氏兵法訓要卷之十七

雖盛夏首足異門而出者是也

主 創開齋

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

前年齊為衛伐晉夷儀初衛侯伐邯鄲

午于寒氏邯鄲廣平縣也午晉邯鄲大夫寒氏城其

西北而守之宵燔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于衛

西門殺入于門中開門與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

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謂午

午既殺入于門中則衛已懾故涉佗往而衛不敢

啓門也其所以不敢啓門者懼其以七十人為餌

而後重兵繼之乘我擾亂而入城也若知其無繼則衛殲之矣此皆以兵事僥倖者

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步其

步行門左右然後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

俱以徒七十人攻門而衛不能敵者七十人乃一

可當百千金百金之士以當衝陷之用者也使衛

能設伏以待雖有勇者亦難脫矣

晉人討衛之叛故曰錄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

左氏兵法訓要卷之十七

主 創開齋

成于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

晉以無禮討涉佗不知衛本欲颺去特借端于搜

手耳夫以臣辱君當時即誅之壇坫之側夫豈不

可若衛之離叛不能以兵力加之殺涉佗以求悅

焉是晉負涉佗矣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即

叔孫氏之族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

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候

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劔過朝公若必曰誰

之劔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

殺也僞爲固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

若侯犯以郈叛犯以不能副武

觀武叔修郈公若則侯犯之不能副命亦不得不

自危矣急而走險勢固然也

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

孫謂郈工師駟赤軍工所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重 劍開齋

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楊水卒章之四

言矣揚水詩唐風卒章叔孫稽首謝其

力所不能得者以智略取之借兵于寇因糧于

敵固可資以成事矣

駟赤謂犯曰若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

事于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

郈人爲之宣言于郈中詐爲齊曰侯犯將以郈易于

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

鍾士季既下蜀與伯約密圖有異志衛伯玉宣言

士季欲盡殺北來諸將諸將皆懼遂不期而會共

攻士季殺之此駟赤之謀也

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于齊與其死也

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偏魯必倍

與于地且盍多舍甲于子之門以備不虞

俱是揣摩形勢之言雖智者處此亦當入其玄中

況困迫之際邪多舍甲于門正伯玉所謂士季欲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重 劍開齋

多作木楮以楮殺諸將也示以形使郈人信之

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于齊齊有司觀郈

將至駟赤使周忝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

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射侯犯止之曰謀

免我侯犯請行許之許之駟赤先如宿宿東平在鹽

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後門交郭門止之曰子

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

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物識犯謂駟赤曰子止

而與之數駟亦止而納魯人。納魯人。師之師。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郕。

駟亦全以機詐運于不窮以工師賤官也名位俱出侯犯下犯故不為忌哉。

十二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郊曹。還滑羅殿。衛大夫。未

出不還于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

殿者一軍所恃以安危故必還在行列之後以身為捍衛也。岑彭入弘農界百姓持牛酒迎軍曰蒙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將軍為後拒于弟得全是殿為軍之司命也乃孫吳獨不言後殿惟言還不可追耳。

羅曰與其素厲寧為無勇。素空也言伐小國當如畏者以誘致之。

寧為無勇所謂為將當有怯時不在乎徒勇也呂

氏春秋曰凡兵之勝敵之失也勝失之兵必隱必

微必積必搏隱則勝聞矣微則勝顯矣積則勝散

矣搏則勝離矣齒牙爪角必托于卑微隱蔽所以

成勝此非徒勇者所知也。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三都費。仲成也。若三都矣以其故

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

於是叔孫氏墮郕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費宰。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

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二子不狃叔孫

遂墮費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郕費墮雖有成無成矣不必盡墮也且齊人至于北門是魯之患也魯形勢所係聖人何必墮耶。

十三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耶氏。改名耶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

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耶意茲曰可夫鏡師伐河內。汲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自絳救河內則乃伐河

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已卒事濟河。乃伐河。

卽令數日而及絳。又三月而出河。晉悉師趨利。已
是疲勞。齊衛安然禦之。勞逸之勢已不侔矣。况邊
警急救。師緩彼。師出則我已歸耶。此孫子所謂度
也。國策一書皆揣摩度紆直。審形勢是左氏中稍
類國策者。然是亦有反勢。彼以道遠。料我不能出
師。則必懈怠。使能趨救。是亦可擊破也。故夏侯淵
在軍。常如寇至。聞命卽行。軍中有三日五百六日
一千之號。此足以應暴卒。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主 劍閣齋

齊侯皆歛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

吳之欲拒魏也。魏之欲滅蜀也。廷臣皆持兩端。當
人主意者甚少。齊侯以乘軒寵異之。所謂言及此
甚合孤心耳。唐劉晏輓漕。代宗遣衛士以鼓吹迓

東渭橋。馳使慰勞。人主盡若此。則臣下風勸矣。

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

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請以已車
攝代衛車乃止。齊侯輕不
能成功

欲與衛侯乘。是使衛侯參乘也。以此戲衛侯耳。如
秦王飲酒酣。而令趙王奏瑟。秦王爲趙王擊匏。爲
不能加勝于趙也。與衛侯乘。則加勝于衛。衛侯必
不肯春秋時以參乘爲失位。一失其位。不得列于
諸侯。故使人詐言晉師之至。而與之乘。及其急而
邀之。追既與之乘。而言無晉師。既已爲齊所詐。不
可悔矣。此則齊侯之輕也。非齊侯不審晉師虛實
而爲虛聲所炫。以爲輕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主 劍閣齋

晉趙鞅謂邴鄆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

午許諾。衛貢五百家。鞅置之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
邴鄆今欲徙著晉陽不可。衛是以爲邴鄆。言衛以五百家
故與邴鄆親而寘諸晉陽。絕
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侵齊則齊當來報。欲因
懼齊而徙。則衛與邴鄆
絕

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欲如
是謀

無故遷五百家實晉陽。此人情所不樂也。侵齊而
謀之。爲鞅畫計。可謂曲至。而不能免其身。悲夫。

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

不可涉賓午
家臣

涉賓不肯說劍，亦竟不入也。說劍則束手受誅，毋寧不說劍以逃死乎。

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于午也。」二三子唯所欲

立。千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人更立午宗親。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

叛。稷趙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

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

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趙氏臣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三

國晉國有命，始禍者為後可也。

後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

為政于趙氏，趙氏必得晉國，乃以先發難討于趙

氏，安于縊死。趙氏祀之于廟，嗟乎謀臣者敵所甚

忌也。謂不殺安于，必得晉國，安于為晉重輕至此

哉。然觀晉有安于，則有備而免趙鞅于禍，魯得飲

陽，則有備而脫桓子于死。其時才智之士皆為私

家用，君子重惜其遭矣。

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

圍之。范臯夷無寵于范吉射，而欲為亂于范氏。臯夷

梁嬰父嬖于知文子。文子荀躒文子欲以為卿，韓簡

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韓起孫不信也魏襄子亦與范

昭子相惡。魏舒孫曼多也故五子謀。范臯夷梁嬰父

昭子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

代之。荀躒言于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

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諸皆逐之。

擅殺邯鄲午，是始禍者趙孟也。何得云三臣始禍

乎？其時晉侯權既下移，拱手于諸卿而已。

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

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

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

韓魏，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

三家，知

韓魏

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錄晉衰亂以見三家分晉之始

齊高彊之言可謂曲盡矣惜乎其不聽也蓋國不

聽於君則聽于民若君與臣爭則民必與臣也此

魯事可証也若臣與臣相爭則又君之所與者民

亦與之此當日之勢也

十四 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檣李句踐患吳之

左氏兵法則要卷之十七

主 劍開濟

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

按李衛公以越伐吳越中軍潛涉襲破吳師此變

客爲主之驗石勒與姬澹戰澹兵遠來勒遣孔甚

逆擊澹軍孔甚退而澹來追勒伏兵夾攻之澹軍

大敗此變勞爲佚之驗余謂句踐患吳之整使死

士再禽不動乃用罪人自刎大敗吳軍此變靜爲

動之驗即孫子所謂佚能勞之安能動之也

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而辭曰三軍有治治軍臣奸

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刎也師屬之目

師之耳目在旗鼓屬目于越人則越人因而乘之

矣以耳目者即心志氣三者所係不可不專一也

故善用兵者擊其亂不攻其治淮南兵略訓云敵

若反靜爲之出奇夫再禽不動靜也使罪人自刎

奇也蓋春秋之時兵恒繁而曲此正兵也故整若

整則以奇計撓之所謂簡而直也按蘇軾云嘗讀

左氏兵法則要卷之十七

主 劍開濟

庸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

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不可敗而

已至于威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

而曲者所以爲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

也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獨識

其遺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

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爲不可敗而非以

逐利勝者耶若夫管仲之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

矣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為是簡而速也故記此文于是略速勝之兵也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北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雖不可盡用要其近于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于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越王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于陘去構李七里

闔廬必自表異而為越所擊也吳人輕浮故連喪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并文臺伯符為二聲也三三 創開

二君若孫氏都于江南亦連喪二君皆以其輕也

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

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立庭而呼此可見者也臥薪嘗膽此不可見者也

可見者孰若不可見者之深乎後白公勝報父仇

罷朝而立到杖策綴上貫頤血流至地而不知也

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

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析成鮒小王桃甲皆晉大夫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于潞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秦彊范氏之黨

淮南三叛吳人助之然卒不克步氏據西陵魏人助之亦不能救也此與三國助范氏中行同也蓋范中行既伐公國人不附故雖有外援不能成借助于公衆心未必能和一故輒不勝此為客紂于主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三三 創開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七 三三 創開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陳省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閣公評閱

哀公

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裁裁設板蔡為圍壘周匝去蔡城一里

廣丈高倍壘厚一丈高二丈夫屯晝夜九日夫猶兵也壘未成故今人在壘

如子西之素子西本計為壘當用九日而成蔡人男女以辨辨別男女各別

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楚欲使蔡徙國在江水之北汝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水之南求田以自安也蔡權聽命故楚師還蔡于是乎請遷于吳楚還蔡更叛楚

就吳

時楚圍蔡未久何遽降也蔡有即吳之心故請降意蔡獲罪于楚重矣斯

時又未有必救之兵也故聽命以紓難亦權道也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檣李也夫椒吳郡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

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上會稽山也

敗于夫椒而保于會稽吳已深入矣以甲楯保不

益吳之怒乎夫許之越之願也不許則尚決一死

戰何敢去兵哉

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

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晉少康有田

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

收夏衆撫其官職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

越大于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

施不失人皆得其人親不棄勞推親愛之誠則不遺小勞與我同壤而

世為仇讐于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讐

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

同壤而世為仇讐所謂土地同而有欲于我此即

戰國所謂遠交而近攻也若如秦之于韓魏屢和

屢伐使不得休息正不必一舉滅之也

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生民聚財富而後教之

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謂吳宮室廢壞當為汗池三月越及吳

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吳越匹敵。一戰而勝。此時形勢亦未能便定。越也許之以成。未爲失算。但其後也。當忌而謀之。不當親而易之。吳之亡也。在于玩越。而不在乎許其成。許而復圖之。則越愈失勢。久而必入于吳矣。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都邑之

者。隨黨而立。不知所與。故直從所居田。在西者居右。在東者居左。逢滑當公而進。

入楚而召陳。助吳爲亂。大不祥。自宜當公而進。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三 創開齋

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

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爲吳所勝對曰。國之

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

吳召不往。則懼吳之討。楚復其國而徵貳焉。又將

被兵。此陳之難也。然陳之爲楚舊矣。一旦改志。于

吳。則楚之仇我必深矣。若其違吳。雖或見討。其怨

尚淺。故當緩于從吳耳。

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見難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吳亡于勝齊。而不亡于勝越。既勝齊矣。民力已敝。國用已竭。而雄心日侈。欲愈難厭也。故用兵而後

悔者。秦穆漢武是也。始善用兵。而後德衰者。趙武

靈王唐莊宗是也。夫開創之主。始而用兵。既而厭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四 創開齋

兵者。情之常耳。若頻年疲兵。而無厭悔之心。雖賢如苻堅。猶身及于難。況不如堅者哉。

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召陳不至。闔廬事也。秋。故爲修先君之怨。

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

若修怨。則越仇爲重矣。此而可赦。乃亦云修其先

人之怨耶。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

于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

恤不相睦。無患矣。晉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彫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不尚細靡。在國。天有菑厲。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軍士皆分熟食。不取先食。分猶偏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所嘗甘珍。非常食。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知身死不見曠弃。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八 五 勸開齋

闔廬如是以治國。其孰能當之。今闔廬所行皆句踐射蹈之以日夜謀吳。而夫差養虎自貽害也。使

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

杜元凱云。易者。反其道也。予謂吳君如此其賢。乃是不可敵。而子常易視之。所以取敗。若闔廬之賢。雖憚而侮之。猶小易當也。况可易之耶。

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鄧艾論諸葛恪。謂不撫恤上下。以立根本。乃兢于

外事。載禍而歸。亡可翹足待。使夫差承闔廬之後。夫差之亡。不在其後。而在其前。闔廬之亡。不在其前。而在其後。爲守。成令主蓋闔廬張之。而夫差弛之。未爲失也。其不與上。則爭衡。先越後楚。以解開大難。逆欲吳君臣累世用兵不休。能不弦急調絕耶。大約江南饒富。志欲易侈。孫皓之亡。亦有類此者。

二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漵沂之田。而受盟。絞。邾邑。漵沂。漵水。以東。沂水以西。

漵沂之田。獨非土耶。此卽戰國抱薪救火之喻。而刻割心腹以補四支者乎。無漵沂之田。耳。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八 六 勸開齋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范氏。久居朝歌。鄭子姚子般送之。士

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旂。與罕駟兵車先陳。旂。先驅車也。以先驅車。蓋以兵示衆。罕駟。即子姚子般也。

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晉人先陳。不知其虛實。見車多必懼。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

齊輸范氏粟千車。罕駟送之。吉射逆之。趙鞅禦之。常思所以保全齊粟之道。莫若見弱于晉。以千乘之粟委而餌晉。始爲羸兵誘敵。而以我精銳設伏。

于車之左右晉見我師北必逐利逐利必爭粟而
晉軍懈且亂矣乘晉亂而伏起急擊即趙鞅與衛
太子且不免粟將焉往哉是弃之正所以全之也
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樂丁晉大夫詩
大雅言先人謀協以故兆詢可也詢諮詢也故兆言始納衛太子卜得
吉兆今既謀同可不須再卜龜焦者每勝耳

龜焦則兆不成而龜焦者每勝

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七 創開齋

國而滅其君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

從君命經德義除詬耻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

縣下大夫受郡周書作雒篇十里百縣縣有四郡

吳漢之饗士也曰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王猛

之討慕容評也于潞原誓衆曰今與諸君受爵君

父之前慶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勇奮將鄧

羌謂猛曰若以司隸見與公無憂猛曰此非我所

及必以本郡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俄而兵交

羌寢不應猛馳就許之羌大破評軍斬俘五萬此
可謂善用賞矣若猛之于羌尤得操縱之道也

士田十萬十萬畝也庶人工商遂得遂進士人臣隸圉免役去所

志父無罪君實圖之志父趙簡子名

軍志曰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名曰費留故

曹公每攻城破邑得靡麗之物則悉賜有功若勳

勞空賞則不悅萬金無功冀施雖分毫不與能以

賞罰駕馭將人才自出有不惟我所用者乎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八 初開齋

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屬辟棺素之重數

車僕馬以載無入于兆域下卿之罰也爲衆設賞

以死自誓以厲衆心蓋范氏入朝歌齊鄭附之至

輸范粟千車其交厚矣范氏久居朝歌助之者衆

羽翼成矣此勅敵也故簡子重陳軍政耳

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郵無恤王良也登鐵

上鐵丘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

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

太子見兵車皆旆。故懼而王良以婦人激之也。韓世忠以武寧等軍節度使。置司楚州。將士有怯戰者。皆遣以巾幘。設樂大宴。俾婦人妝以耻之。故人人奮勵。予謂非韓王不能。亦不可耳。

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于

牖下。畢萬晉獻公卿也。皆獲有功。羣子勉之。死不在寇。

南史王景文求解揚州。宋帝詔荅曰。晉將畢萬七

戰。死于牖下。蜀相費禕。從容坐談。斃于刺客。故甘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九 初開

心于履危。未必逢禍。縱意于處安。不必全福。若班

仲升立功異域。在外國三十餘年。而老入玉關。死

于牖下。所謂死不在寇。殆爲將之良規也。

繁羽御趙羅。宋勇爲右。三子晉大夫。言羅店瘡而縛也。更羅無勇。縻之。

詰之。御對曰。店作而伏。言羅店瘡而縛也。

怯人則嚴刑以爲使。然形怯者。猶可用。性怯者。不

可用也。按九州春秋。建安六年。劉表攻西鄂。柏孝

長在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

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三日。召出戶。問消息。至四日。乃更負楯。親鬪。語子緒曰。勇可習也。

衛太子禕曰。蒯瞞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

襄公。鄭勝亂從。勝。鄭公。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

討之。蒯瞞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

無面傷。以集大事。

凡用禱者。所以威衆也。故鄭子產廟。崔府君廟。皆

禱而求助焉。竟獲其用。後狄武襄用兩面字錢。勝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十 初開

敵後。示士大夫以破後世之惑也。

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斃。路也。獲其蠶旗。大子救

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雖北。猶獲羅。大子

復伐之。鄭師大敗。

凡師有詐敗者。若鄭師詐敗。則太子之伐。墮其計

中矣。蓋先見弱于我者。師必詐敗也。先見强于我

者。師必真敗也。先見弱則力全。而智深固。不可測

先見强則智淺。而力不繼。凡力竭智殫者。固可乘

勝而虜也。故鄭之敗敗于先見強至太子爲之投車而後乃見弱致太子亦起而橫擊焉。強弱之用反也。

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

襄行儉之討突厥也。以蕭嗣業糧運爲突厥所掠。料突厥必復爲此謀。乃詐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爲之援。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方擬取糧。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十一 柳開濟

而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自是糧運無敢近者。後

周賀若敦取相州。陳將侯瑱拒之。湘羅之人乘輕

船載米粟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僞爲二人裝船伏

甲士于中。瑱兵見之。謂餉船至。逆來爭取。敦甲士

出而擒之。此後實有饋餉者瑱不敢受。此皆用巧

詐敵也。時罕駟在軍中。以齊鄭二國之師。而士吉

射又遙相應援。竟不能運謀出奇。乃以千車之粟

拱手授敵。亦見其無能矣。惟既獲齊粟。則朝歌內

饑。范氏必不能久。拒非降則奔。故曰可耳。

傳僂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

後竟有晉陽之患。蓋三卿未睦。當時皆能知之。而

趙氏欲專晉政。所憂在內。不在外。故其言如此。

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龍稅焉。龍。范氏臣。爲范氏牧

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

而與之田。還其稅。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

蠡旗于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十一 柳開濟

以死士乘宵突之。五百人而有五萬之用。使敵師

直突幕下。此鄭之壁壘不堅也。

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

小

趙孟所患在范氏不在鄭也。范氏既敗。則本志已

遂于鄭。實無深怨。不必盡力擊其歸師矣。

既戰。簡子曰。吾伏歿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

古以車戰。將多爲敵所識。若大將被虜。或爲敵所

傷則一軍敗矣。此危事也。吾每見左氏所載戰事而歎之後世用步騎則敝衣易貌以避矢石。此其勝于車也。而或又以爲病者以旗鼓之制失也。

大子曰。吾救主于車。退敵于下。我右之上也。

簡子爲主將。故稱主也。時簡子大將也。大將爲鄭人所擊。踣于車中。則晉軍已敗矣。太子復伐之。大敗鄭師。是轉敗爲勝。太子之功多焉。

郵良曰。我兩靽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八

士

制

材。兩靽皆絕。

乘載也。材。橫木。明細小也。使簡子觀之。以明止使不絕之功。

車制詳于秦風曰。小戎。伐收。小戎。兵車也。天子謂之元戎。諸侯謂之小戎。伐。淺也。收。軫也。軫。車前後

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凡車制廣皆

六尺六寸。則軫深八尺。兵車軾深四尺四寸。比之

爲伐。故曰伐收。則所謂材者。意卽收也。秦風又曰。

除鞫。鋈續。註云。靽所以爲引也。續。續靽也。鄭氏云。

車衡之長。惟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驂馬頸不當衡。

別以皮爲二靽。係陰板之上。今驂馬引。引亦謂之

靽。傳曰。兩靽將絕。是橫軌之前。別有驂馬二靽也。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

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於州來。

凡兵必有所假托。或假納聘。或假會葬。彼既有所

挾以爲名。使我不得疑。非惟不得疑。即果知之。亦

自不得拒也。觀師畢入。而衆始知。雖是蔡偵揆不

明。亦繇吳實詭秘。使蔡無從知耳。乃知垂橐而入。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八

士

制

若子產之拒楚。當年尤是不易。

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

徒自北門內。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郛。郛。

荀寅不能守。自內伐其南郛之圍。以誤趙師。使備

南。乃命救已者。自北門入。已乃與此徒犯北門之

圍。出奔郛。郛。後若朱雋之討黃巾也。賊據宛拒雋。

雋鳴鼓攻其西南。自將精兵五千。攻其東北。乘城

而入。西魏末。獨孤信。率兵討宇文仲和。信夜令諸

將以衝梯攻東北信親帥壯士襲其西南克之皆此智也

十一月趙鞅殺士卑夷惡范氏也

趙鞅遷怒也為將者不可遷怒經曰將遷怒則一軍懼

年四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音公孫

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

文之錯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

孫肝肝即霍也

二矢之力不過殺二人中錯肘而錯即殺之者一

與一惟勇者勝也錯執弓而先其氣已足懾翩矣

夏楚人既克夷虎夷虎夷乃謀北方

此先後次第不可紊也項籍之疎只在不固根本

故先內而後外乃為堅完也

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于負函三千楚大夫也

此蔡之故地人民楚國以致方城之外于繪關繪關

地曰吳將沂江入郢逆流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

襲梁及霍偽辭當備吳夜結期明日便襲梁霍

致蔡致方城之外此形也偽詞備吳此聲也襲梁

及霍此實也若盛彥師之料李密也密乘險而東

聲言向洛彥師率衆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其衆

夾路而伏或問密向洛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

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密果南出彥師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擊斬之此則彥師于密之聲而能得密之實也

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浮餘楚蠻子亦奔晉陰地陰地

河南山北自上司馬起豐析與狄戎楚司馬販也析

南有豐鄉發此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蒐蒐和山在

右師軍于倉野倉野在

法曰分不分為廢軍聚不聚為孤旅若不明于分

合則雖聚百人已不可用何以將十萬數十萬耶

故治衆如治寡分合是也若一軍蒐和一軍倉野

此近在百里之內緩急相應為適宜矣

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命大夫別曰晉楚有盟好

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

聽命少習商縣武關也

陳兵耀武志不在于罪人乃是意在懾晉若能

大開武關以伐晉寧容先遣信命耶

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于楚必速

與之未寧時有范士蔑乃致九州之戎九州戎在晉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八

七

細開廣

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

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界楚師于三戶今丹水縣北三戶亭

本朝王伯安于群洞也無多機巧大要惟聲東擊

西一術而蠻卒不悟其愚豈不繇性哉然蠻之愚

固無論獨計晉之出此計也何以號于天下乎後

吐蕃維州守將以城降為牛僧孺所阻李德裕曰

臣聞楚誘蠻子春秋明譏周送鄧叔簡冊深鄙以

負此異類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也

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楚復許為蠻子而盡

士蔑必晉大夫故趙孟曰速與之而士蔑乃詐蠻

子執以界楚若如註所云楚特命大夫使監陰地

則裂田以與蠻子蠻亦不空遂信也且楚大夫自

詐執蠻子春秋又何以書晉人執戎蠻子亦歸于

楚而傳亦曰奔晉陰地耶豈晉地而楚命大夫監

之耶傳云界楚師明乎晉人執之矣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八

七

細開廣

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九

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

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

趙稷之于臨猶脫兔也既已去臨而歸齊則聽之

可耳且晉險固之邑多矣安得盡墮之乎

國夏伐晉取邢任藥鄆逆時陰人孟壺口會鮮虞納

荀寅于柏人

鞅僅降邯鄲而國夏取晉八邑所得不足以償矣

乃范氏漸衰而趙勢日盛是一時勝負實不足以論成敗也

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

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爲柏人幸也昭子

曰夫非而警乎對曰私警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

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出柏人張柳朔謂

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矣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

僭之遂歿于柏人爲吉射距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人或死于恩或死于義使盡如柏人

于封疆者矣然能舉其恩者已爲美談孰有舉其

仇而不以一死報者耶

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名曰納蒯賁實以修范氏之怨酬德之念輕報怨

之情重也

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時趙孟當國勤勤然圖報范氏而鮮虞弱小屢被

晉兵又晉所得一當者故鞅甘心焉

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我先君與陳有盟不可

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盟可寒也吳入郢召陳而陳不與吳此不可忘也

楚昭王其審所報矣

齊陳乞僞事高國者高張國夏受命立荼陳每朝必

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弃子之命

皆曰高國得君得君必偏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

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

卽圖之又豈能盡滅諸大夫耶奸人之詞有涉于

愚者而聽者每不察也

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

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繇盡去之而後君定旣成謀矣

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姦姦謀也大夫從之

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宮昭

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昭子即高張戰于莊敗高國
莊六軌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弦施來
之道奔。施不書非卿

高國齊之世臣國人何以追之而不恤也必陳乞

有以激怒國人者而傳不詳也夫乞之反覆詭變

使諸大夫與高國質言焉則乞無所匿其詐矣而

卒不察此諸大夫愚而陳氏之事將成也亦天也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還不吉王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讐亦不如死

死一也其死讐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

不可則命公子啓申子西結子期啓五辭而後許將

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大冥陳地子

閭還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

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

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章惠王潛

閉塗不通外使也

楚武王卒于櫛木乃除道梁澆以盟隨人濟漢而

後發喪夫楚之故事羣臣必知之矣但大將歿于

陳尚不能成軍況國君乎若不潛師閉塗吳乘喪

襲擊必至喪師故處變事則可以見能此亦子西

之能也

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

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爲人君妖氣守之

楚上唯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若祭之可移于令尹司馬王曰除腹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遂弗祭初昭王有疾卜曰

河爲祟王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

也宜哉

當楚累敗人所甚惡也子西獨以爲喜卜戰卜還

不吉而從容死讐亦人所甚惡也昭王不以爲俱

此皆人情所難也能行人所難可不謂之知道哉

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

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也伐小

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怪諸大夫不惡賢而逆之。孟孫賢景伯欲使大夫不逆其言。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對也。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答孟孫。所怪且阿。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孟孫忿答大夫。今魯德無以勝邾。但欲恃衆可乎。不樂而出。

康子不聽景伯。致有城下之辱。故非啓疆之主。兵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不可不慎也。不然春秋時彈丸小國。強大皆得吞并之。其不輕加兵于小者。懼我舉兵而霸國執詞以督我也。是春秋之所以不遂爲戰國者此耳。

秋伐邾及范門。郭門也。猶聞鍾聲。邾不禦寇。

邾無間諜斥候之故。是謂不國。但邾固魯附庸也。

魯恃邾禦侮者。今且躬爲盜焉。此邾之所不虞也。

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于吳。成子邾大夫茅夷鴻。不許。曰。魯

擊柝聞于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

國內豈不足。言足以拒魯。成子以茅叛。高平西南有茅鄉亭。

知邾之必亡。而先自全。將以有爲也。大有機用。豈

當以叛書耶。國內不足。則不能久拒。以待吳人之

援。若其自足。而援師復至。魯內外受困。破之必矣。

何爲不可。邾子之言。若此。真是驕痴。不知國事者。

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繹邾山也。在邾師宵掠。

師無紀律。故晝夜濫掠。使成子素養戰士。乘其飽

掠。擊之盡殲。爲功差易。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負瑕前者魯得邾之繹民。使在負瑕。故使相就以辱之。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

請救於吳。

乃知國雖小。自有能者。若邾成子有仲連之風心。

未嘗不向慕其爲人也。

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

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四

子 34-727

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嘗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此言源得吳之情不低不六百乘君之私也為私屬以私奉貳奉敵國使強大唯君圖之吳子從之為明年吳伐我傳

吳負氣自矜方欲雄長中原固可激而用也與侈大之主言當激之使揚其氣但魯若并邾此晉之憂也吳實道遠又非所忌也何以為之出師乎夫差務遠略而不卹近患宜其及矣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本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

能先伐宋使宋解曹圍而自救此形禁勢格之道也若救曹而還師侵宋是技窮于無所施聊以解說于天下耳故傳書侵宋以救曹是有益于曹者也書救曹侵宋是無益于曹者也

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曹始祖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

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于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邲梁國下邑縣西南有黍丘亭

姚崇以十事要說亦因田弋以進儒者譏之然英智之士不欲潔己以全名者貴乘時也乘時必擇大國而後可得志于天下故管仲度天下之勢誠本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莫若齊耳若國小而弱則不足用如孟子于滕薛亦無可如何也况以彊而言霸說于曹哉

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宋大夫曹人詬之不不行殿兵止也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終曹人之夢大之加於小也卑以自屈猶懼其憎焉詬其歸師何耶故有所為而詬以誘之可也無所恃而詬以招之不可也弱所不論耳

吳為邾故將伐魯問于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有大國名無情實伐之必得志焉

有名無情語最深隱意徒有其表觸之敗絮者乎

魯執政懦而怯則人各異心城下之盟魯幾至亡

國敵所畏者惟孔門諸弟耳其餘固所謂漢廷諸

臣摧枯拉朽者也

退而告公山不狃亦故魯人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

不適讐國奔亡也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未臣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王 初開齋

所適所託也則隱魯所隱託則為之隱惡且夫人之行也不以

所惡廢卿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輒魯公族

故謂之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子張

子洩亦縱橫之流意欲自將以示重吳魯之間耳

不然已之不恤而何人之能謀

王問于子洩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緩時若無能自立必有

與斃急則人人知懼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

與齊楚輔之是四讐也夫魯齊晉之唇唇亡齒寒君

所知也不救何為

魯僻處東偏唇亡齒寒四國亦非其勢若畏三國

之救則計分裂其地焉三國之兵雲翔而不下矣

此其喻在韓趙魏之分智伯也

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魯欲使魯備

不用鄉導不能得地利仍用魯人為向导耳然伐

敵國而用敵國之人為率非有深怨者不可如肥

水之敗敗于朱序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王 初開齋

初武城人或於吳竟田焉吳僑田吳界拘鄆人之漚菅

者曰何故使吾水滋鄆人亦僑田吳滋濁也及吳師至拘者道

之以伐武城克之吳必可克

堅瑕虛實之數其土人盡知之也故張預曰山川

之夷險道路之迂直必用鄉人引而導之乃可知

其所利而爭勝吳伐魯鄆人導之以克武城是也

何氏引鄉導略曰從禽者若無山虞之官度其形

勢之可否則徒入於林中終不能獲鹿矣出征者

若無本鄉之人導其道路之迂直則雖至於境外終不能獲寇矣夫以奉辭致討趨未歷之地聲教未通音譯所絕深入其阻不亦艱哉我孤軍以往彼嚴密而待客主之勢已相遠矣况其專任詭譎多方以誤我苟不計而直進冒危而長驅躋險則有壅決之害畫行則有暴來之鬪夜止則有虛驚之憂倉卒無備落其彀中是乃擁熊虎之師自投於死地又安能摩逆壘蕩狡穴乎故敵國之山川陵陸丘阜之可以設險者林木蒲葦茂草之可以隱藏者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邑落之寬狹田壤之肥瘠溝渠之深淺蓄積之豐約卒乘之衆寡器械之堅脆必能盡知之則虜在目中不足擒也昔張騫常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利善水草處其軍得以無飢渴茲亦能獲其便利也凡用鄉導或軍行虜獲其人須防賊謀陰持姦計爲其誘誤必在鑒其色察其情參驗數人之言始終如一

乃可爲準厚其頒賞使之懷恩豐其室家使之係心即爲吾人當爲反覆然不如素畜堪用者但能諳練行途不必土人亦可任也仍選腹心智勇之士挾而偕往則巨細必審指蹤無失矣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王犯嘗爲武城宰子羽武城人國人懼其父爲內應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于蠶室吳乘勝深入懿子所以懼也國人懼者應是爲全魯懼耳按孔疏杜意拘者導之以伐武城克之謂語吳人云若伐武城必可克之吳人王犯嘗爲武城之宰與澹臺子羽之父相善國人懼者謂武城邑懼子羽爲吳內應劉炫以吳實克武城今知非者以下傳始云王犯嘗爲之宰國人懼是未得武城故知此克之是鄙人教吳之語劉以爲伐武城克之者實克武城國人懼者懼其害魯若然吳師

既來伐魯是顯然行兵不須云王犯與子羽之父

相善魯已受害何須云國人始懼傳既云王犯嘗

爲之宰澹臺子羽又是武城之人皆據武城而言

故知恐爲武城內應傳載漚管事者說來伐武城

之繇劉妄生異見而規杜非也

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

甲叔子并析爲三人獻于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

未可望也使人故不可望得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三 劍開齋

古人每以一事而料國之存亡勝敗如三人同車

而知其使能皆可以類推也蓋吳入魯地已深不

無進退之慮故吳子言此有懼心焉

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

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設格令士卒三百人有若與

焉卒終也終得三百人仕行有及稷門之內行至

七百而得三百人可謂多矣若乘夜攻之三百

人而有三萬之用惜乎計之終不行也有若與焉

者必有若爲之率也豈聖門高第而與死士同列者乎

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

此三百人死士也乘人不備可以有大功然使所營不利而爲敵所殲則城不可守矣不如挾此以請成彼既憚我致死則易以講解也

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三 劍開齋

費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弃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

吳懸軍深入自不能久勢自不得不歸若不與魯成則勢不得歸魯必追擊故行成宜吳急而不應

魯急也其所謂輕者若一夕三遷乃是輕耳管子曰飛鳥之舉者輕也有飛鳥之舉故能不遠道里矣風雨之行速也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險山河矣雷電之戰者士不齊也有雷電之戰故能獨行

而無敵矣。以此言之。輕者兵之所忌。亦兵之所貴哉。

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

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釋舍也。魯人欲留景伯為

質。子吳既得吳之許。復求吳王之子。以交質。吳人不欲留王子。故遂兩止。然以能者為質。亦足。

子服景伯之言。皆良謀也。其言兩不見用。而復往。

質焉。人為其易。我為其難。可以愧謀國者。

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三三 劍閣齋

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齊鮑牧帥師

伐我。取謹及闡。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

子秋及齊平。齊逆季姬以歸。雙冬十月。齊人歸謹。反

闡。季姬嬖故也。

其與師也。以婦人。其歸邑也。亦以婦人。婦人能為

本國重輕。所以四面出嫁也。

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

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齊魯既平。故辭師。將進受

命言將代齊也

有始同而終變者。若韓魏之于智伯。是也。人情不

為相親。即為相惡。謀國者。所以不輕與人以隙也。

吳既許齊伐魯矣。而齊有貳心。是齊反為德而吳

反為怨也。能無怒乎。然齊魯既合。則吳人雖責言

于齊。恐反為二者所乘。未可輕也。

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

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三三 劍閣齋

鄭圍宋雍丘。而宋復圍鄭師。蓋兵法十則圍之。鄭

客也。客兵有限。宋主也。主兵日增。故宋之兵十倍

于鄭也。鄭圍人而反為人所圍。是內外受敵矣。內

外受敵。則難于必出。昔太公曰。必出之道。器械為

寶。勇鬪為首。審知敵人空虛之地。可以必出。勇力

飛走之士。居前。材士強弩居後。弱卒車騎居中。若

從地出。若從天下。三軍勇鬪。莫我能禦也。

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作壘。壘成。輒徙舍。合其圍。

圍鄭師何以云遷舍耶宋始圍鄭師壘塹必寬以日而進漸逼之也漸逼之而壘合則圍者愈密出者愈難矣但兵在圍地當出奇致死乃能有功今鄭師倉皇上下無氣有立潰矣此與吳漢在廣都之事相反

子姚救之大敗即武子勝也

子姚救之宋室撤圍鄭之師以禦之宋撤兵禦于姚而鄭圍已解矣始而宋有內外夾攻之勢繼而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審判開

鄭亦有內外相應之勢乃反爲宋所敗者氣奪于宋圍而失于輕戰也大凡兵披圍而救師適至往往致勝非全恃救師也以突圍欲出者勢不可禦也今鄭師已束手受困則求救者無夾擊之助而圍人者有餘力以禦之故反敗也

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

武子取邑于宋冀以與發行事已是輕妄懸軍深入兩奔鄭師武子之寡謀固無待言即雍丘之師

壘合而哭亦自束手坐困法曰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夫遷舍壘合天下之困兵也大凡圍兵不關則人人死戰故將之能者恒自塞其關孫子亦曰圍地我將塞其關夫何畏乎壘合哉壘合而突將懦兵弱又可知也故傳曰取鄭師取者易詞也

使有能者無死以郝張與鄭羅歸

有能者無死既足收全勝之功又可取以爲質使後日易爲講解地此攻心之策也宋人亦大能矣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審判開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之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

曰是謂沈陽火陽得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

姜齊姓子商謂宋姜火師之後火弱故伐齊則可敵

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趙鞅姓盈宋姓

子姓又得名位敵不可干也二水俱盛故炎帝爲火

師神農有火瑞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

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遊也既盈而得水位故爲如

波流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救

則當伐宋。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三三乾下坤之需。故不吉也。

三三乾下坎上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不可與戰泰

歸妹以祉元吉。陰而得中有似王。微子啓帝乙之元

子也。宋鄭甥舅也。宋鄭爲昏姻甥舅國宋爲微子之

祚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

乃止。吉在彼則我

春秋時五行盛衰大抵皆論五姓以統系明也。後

世卜筮不能斷其系但以地分論之耳。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三毛 創開齊

冬吳子使來儆師于齊。前年齊請吳師伐魯齊與

吳毒物也。譬之蛇蝎觸物卽嚙以洩其毒不得于

彼卽得于此耳。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八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九

陳省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蘭公評閱

哀公

十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郎。郎齊地。齊人

弑悼公赴於師。以說。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

吳之伐齊未爲得算。幸齊有內變耳。吳于此時既

不可以空反。若討齊之亂。又未能倉卒卽辨。莫若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九創開齊

置齊君而去之。所謂與人同欲必濟也。

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曰將自海入齊。爲齊人所敗。則已在齊地矣。如今

之登青萊。皆齊地濱海。然皆在東北。吳豈能深入

至此是當年所謂自海入齊者。不知從何處入海

也。哀九年吳城邳。通江淮。說者以爲東北通射

陽河西北至宋口入淮。是吳當年固大修水利矣。

意卽從淮陽間取道入海。則已近齊境。乃爲齊所

敗耳。按黃池之會。越沿海沂淮。以絕吳路。蓋循海而逆入于淮也。則為淮陽間。取道入海明矣。

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于此起

兵。謂往歲卜利以伐姜。故今與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

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既。不問其國之當伐。事之可否。而惟決之于卜。使

敵人知之。即可以卜間也。意陽貨有怨于齊。其言

宋不可伐。與卜者之言合。是役也。殆貨之所為耶。

左氏春秋測要

卷之十九

二 劍閣齋

秋。吳子使來復。傲師。未得志。故欲再伐齊。

魯以季姬故。善于齊。今悼公見弒。吳人知我情。亦

欲報齊矣。是以來傲師。以魯之近力。雖不足而可

為主人。故合魯也。

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

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還以為子名。子成

期之。季子壽夢少子。壽夢以襄十年卒。至今七十七歲。壽夢

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蓋九十餘。

命之救陳而還師。是無及于陳也。然還師以成伐

陳之名。觀吳師之還。楚加于陳者。必不力。雖似無

及于陳。陳實陰受其賜矣。夫務德安民。則深以夫

差之爭。霸為非。而終不直言于吳者。以夫差之驕

也。此亦老氏之術也。

十一年春。齊為郕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清。齊地。清。齊

有清亭。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

若之何。求曰。一子守。季孫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

左氏春秋測要

卷之十九

三 劍閣齋

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竟。內近郊。

已則守國。而君與二子居其至危。此錯所以見誅

于盜也。冉子知季孫弱。故為此。以激之。蓋敵人來

伐。則三家無不異心。魯公欲圖執政。則三家無不

同心。此魯之三家所以弱于外。而疆于內也。

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

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言不戰。魯之羣室

衆於齊之兵車。羣室都邑。居家。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

此豈可以衆寡較勝負耶。夫五都之市摩肩擊殺者，不謂不衆矣。然一夫攘臂大呼，靡不鳥獸駭者，必死與必生異也。豈得謂一都之衆敵齊之兵車，必有餘用乎？其時大敵臨境，而季孫怯于戰，故冉子以此言寬之。

二子之不欲戰也，客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于諸侯矣。

非特以雪耻，亦自無可推諉也。後之賊臣且有挾寇以脅和者，摠爲不能戰而不耻耳。

季孫使從于朝，俟於黨氏之溝。地名，朝中。武叔呼而問戰焉。即叔孫州仇。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

兵誌曰：戰者，士卒事也。不戰者，將帥事也。不戰，屈人者謀也；以戰，屈人者力也。此君子小人之別也。武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還而蒐乘。

本無戰情，故五日始出師而遇敵先奔也。彼或自

量不能，豈當強之使將耶？宋臣有云：將不擇人，以官爲序，此敗道也。

孟孺子洩帥右師。懿子之子，武伯藏。顏羽御，邴洩爲右。二子。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雖年少，能用命。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

城人三百爲已徒卒。

七千者私甲也，三百者精兵也。有勇知方，惟我用之，蓋邑有大小爲宰者，生聚教訓，自成勁旅矣。使宰盡若求無事，何至于銷兵有事？何至于勸募哉？

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南門也。五日，右師從之。

穰苴謂臧賈曰：將受命，則忘其家，援枹鼓，則忘其身。期而後至，斬以徇。若穰苴爲大將，豈能待孺子至五日耶？

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保守城者。曰：事充。難役，政重，則稅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既言人不能，已不敢不。

上不能謀士不能死此未戰而先敗者矣。豈知之言之而遂當執其咎歟。

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稷曲地名。郊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與衆三刻約信。如遲言乃踰溝。

魏明帝遣張郃領勁兵四十餘萬向劔閣而孔明戰士萬二千更番歸者八千時魏兵臨陳番兵適交亮參佐咸以敵衆強多請留下兵以并聲勢亮

在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九 六 劍閣諸

曰吾聞用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乃勅遣還于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莫不以一當十遂殺張郃蓋必上之舉動信而後士卒亦信上雖以赴水火可也。

師入齊軍冉求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瓊陳莊涉泗

魯右師雖奔左師尚未挫也使二陳涉泗而左師奮擊未有不擒者蓋右師之奔以奔爲誘者也若郭淮之在漢中也玄德欲渡漢水來攻淮以爲空

引而致之備覺而不敢渡唐薛萬均守幽燕竇建德率衆十萬來至范陽萬均以衆寡不敵不若以計取之乃令弱兵阻水背城爲陣以誘之伏精騎于城側待半涉而擊之建德引兵渡水果爲萬均所敗然則二陳之涉泗其爲敗道也明矣。

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魯士五人爲伍而欲走。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

在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九 七 劍閣諸

觀不狃之詞甚憤必其才超出人上而季孫弗能知故寧死而不樂戰也。

徐步而死。徐行而死言魯非無壯士但季孫不能使。

尉繚子有伍制有束伍蓋伍制者平時各相保也。

束伍者五人一長臨陣亡長身死家殘若林不狃之伍必不狃爲長也不狃徐步而死與其長歿于戰陳而同伍不救者不當同科但兵教之令凡伍臨陣若一人有不進死于敵者教者如犯法者之

罪教者且與同罪同伍安得不與同死耶

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

後周達奚武與齊王憲為齊所敗武欲還憲欲待

明更戰武曰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遂全

軍而返齊人不悟而弗追若追之必克也

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

甲首八十不足為侈但當右師奔迸之餘而左師

挫之小有斬獲使齊人不能成師亦足為功矣不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九

能成師則齊師已亂故冉有請從者三

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

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

凡師之進退在旗鼓我欲戰非我可得而戰也我

不欲戰亦非我可得而不戰也若揚言于眾驅馬

欲奔是誘我師奔北而以身為鵠矣孟孺子為右

師帥方陣而奔而其言如此何顏之厚

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殞孔子曰能執干戈

以衛社稷可無殤也

張昭弟子奮年二十造攻城大車為步騭所薦昭

不願曰汝年尚少何為委于軍旅乎奮對曰昔汪

童歿難子奇治阿于年不為少也遂領兵為將軍

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言能以

按釋名云矛冒也刃下冒矜也下頭曰鏑鏑入地

也矛長丈八尺曰稍馬上所持言其稍稍便殺也

又曰滋矛激集也可以激截敵陳之稍也仇矛頭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九

有三言可以討仇敵之矛也夷稍夷常也其稍長

丈六尺不言長而曰夷者言其可夷滅敵亦車上

所持也穆矛長九尺者也穆霍也所中霍然中即

破裂也爰矛爰除也長丈二尺而無刃有所撞握

于車上使殊離也公孫伯珪為鮮卑所圍伯珪持

矛兩頭施刃馳出刺胡殺傷數十人白孝德善用

矛刺賊將劉龍仙魏書曰議者多言關西兵強習

長矛非精選前鋒則不能當也公謂諸將曰戰在

此言得之機要蓋賊之計所失也。我非在賊也。賊雖用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蓋矛長兵也。使之不得刺者。使短兵乘間而入。則失長兵之用矣。若再有之用矛。身先士卒。爲能盡長兵之利者也。

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贏。博齊邑也。二縣皆屬泰山。中軍從王。吳中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三將吳大夫。

楚王常在行間。然在行間與謀議。而非必爲主將。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九

也。又有楚王與令尹俱在行間。操進退之權。而諸軍則又以將領督之者。以楚君恒習于兵。且古之兵精。每不易敗。故將輕而不至于大患。若後世則不然。兵恒不能如古。而人主又恒不習兵。是以人主必重將權。將權重而後可以克敵。使如楚之進退遙制。此大敗之道矣。即如吳以四軍出。而中軍從。王王爲親將。是夫差固大將也。然不數十年而吳之君歿于戎事者。二焉。豈非親將恒有失歟。

齊國書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次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間丘明相厲也。相厲以致死。亦勇戰之道。但若齊將咸以死自誓。則爲不祥。爲妖孽耳。

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送葬歌曲。

夫聲之感人甚深。用兵空伐。鼓呼。投石。超距。以作其氣。聞絲竹哀怨之聲。使人悽愴。損銳挫氣。則難勝敵也。故漢之困楚。以四面楚歌。而劉越石吹笳。寥亮。胡人久倦征戍。夜聞遂潰。

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約。繩也。八尺爲尋。吳髮短。髮短。欲以繩貫其首。

後魏葛榮向京師。衆號百萬。爾朱榮以七千人禦之。榮喜令其衆辦長繩。曰。至便取之。榮潛軍山谷。密勒軍士各齎棒一枚。不聽斬級。以棒擊之。果于陳擒。葛榮餘衆悉降。一辦繩。一齎棒。皆變事也。

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三戰。夷儀。五氏與合。使聞弦多

以琴。位多六。年奔魯。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

鼓而已。不聞金矣。傳言齊人。皆知將敗。

總是必死。可殺。司馬法曰。上死不勝。以持必死之

心。乃徒勇之夫。必至喪軍辱國也。故又曰。凡戰之

道。教約人輕死。道約人死。正是死愛死。怒死威死

義。次利。各有不同。要以死正為難耳。若艾陵之敗

知其必死。孰若不戰為愈耶。

本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九

主

劉開齋

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齊上。國子敗胥門巢。

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間丘明陳

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公兵從。故勞公。

始勝負相當也。以王卒助之而勝。意王之中軍皆

精銳也。故以此勝耳。若耿弇于張步也。步與裨將

劉歆合戰。弇升王宮環臺觀之。視歆等鋒交。乃自

引精兵橫突步陳于東城下。大破之。唐太宗征王

充也。太宗以精騎陣于北邙。登後魏宣武陵。以觀

賊陣。乃勒屈突通曰。待兵交。即放烟。我當率馬軍

南下。兵纔接。太宗以騎衝之。表裏合勢。倂斬七千

人。此即旁擊背擊之術。蓋旁擊背擊皆奇兵也。必

精兵始能出奇。是先以正兵而繼以奇兵者。

將戰。吳子呼叔孫。叔孫武。孫州佐。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

從吳司。王賜之甲。劔鉞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

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

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

本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九

主

劉開齋

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言天識不。善殺國子。

卻至免胄趨風。猶敵國之君也。況州仇奉甲從君

敢不拜命耶。傳紀之以見子貢應事之敏。而歸元

寘書。以誌其失于驕也。以怒大國。非善勝之道。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王及烈士皆有饋賂

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

越所以制吳者。用全力也。其內治甚詳。然又非計

倪不為功也。不然以區區之越。賂遺于吳多矣。其

國必當內空何以久而益強能得人死力乎蓋越王夫婦度力自養而不資于國國之積聚止為外交及內為訓練之費而已所以能報吳也

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

冒頓之于東胡也先獻之名馬闕氏東胡復欲得

匈奴棄地冒頓曰地者國之本也遂上馬襲破東

胡滅之乃知壤地同而有欲于我此言最可深長

左氏兵法測要

思也宋臣余端禮有言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言敵弱者先聲後實以警其氣敵強者先實後聲以

候其機漢武親征漠南無王庭警其氣而服之所

謂先聲後實也越謀吳則不然外講盟好內修武

備陽行成以種蠡陰結援于齊晉教習之士益精

而獻遺之禮益密用能一戰而伯者伺其機而圖

之所謂先實而後聲也

得志于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民

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弗聽

于胥之言曰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攻

而勝之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越國我攻而勝

之我能居其地我能乘其舟利不可失也以勝齊

以驕之越所甚願也雖勝齊有利尚當計較于舍

越之有害况實無所用耶

使于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

之屬鏹以死艾陵役也

左氏兵法測要

言不空伐齊而復遣使于齊托其子為是授饒人

以間矣此則子胥之疎也

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

矣盈必毀天之道也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益之

墓檟可材猶以為遠也句踐冬抱冰而夏握火朝

不及夕其何能待乎

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善有

觀吳伐我而為城下之盟及冉有請從而季孫弗

許乃知季孫最怯也魯國素弱自此日趨于弱矣故有其言甚善而言者之人則非者如修備之言將有內憂之憂者修之而結之援之于外之齊之魯何非不善也在季孫言之則不得掩其懦劣矣

冬衛大叔疾出奔宋疾即齊也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

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

初妻之娣寘於犁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

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

以獻耻是二者故出以奪妻奪軒二事爲耻孔文子之將攻大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九 六 創開齋

叔也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

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烏則擇木木豈能擇

烏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

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於是自衛反魯樂正

孔子不言兵楚子西輩忌之猶若一敵國若使用

孔子孔子爲東周豈不能爲太公伊尹之事者哉

故或言或不言皆有深意也

年十二 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于

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毋乃辱吾君不如止也

子木曰吳方無道必弃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

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瘼無不噬也而

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郕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

卒辭吳盟

不往亦未爲失衛即不往吳滿而將覆亦不能害

吳矣但不往則示之弱須子貢子產之流相之而

往雖往自無傷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九 七 創開齋

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盍見大宰乃請

束錦以行十端語及衛故大宰詔曰衛君之來也緩

太宰好利固非束錦不能成功杜征南遺洛中貴

游曰求其不爲我害而已此豈可爲後世口實耶

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于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

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

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

難以霸乎太宰說乃歸衛侯

其眾或欲或否乃衛實事借實事為詞自然易入
以深得情事雖知為衛言然太宰已心解矣
以太宰亦能言之流也與能言者言依于辨不然
則其說易窮乃子貢之言辨而實太宰不能不聽
也但竟歸衛君亦未為得策當以衛君之命執其
此宋之狼心然太宰已受賂矣無怨于衛自不須此
初議不來者而乃歸衛君是足以難衛矣
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
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若煬帝幸江南也識者于曲調而知其不復返矣
益禍福之數見于神志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九 六 創開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項丘玉暢岳戈錫子產
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
人為之城岳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
孫遂圍岳十二月鄭罕達救岳丙申圍宋師
前雍丘之役鄭有事于宋宋圍鄭師今岳之役宋
有事于鄭鄭圍宋師宋圍鄭取鄭師于雍丘鄭圍
宋取宋師于岳兩役皆有救兵皆為所敗皆獲大
此無他地之形勢也
夫以歸兵事未有前後彼此相當如此者

年十三春宋向魍救其師鄭子賡使徇曰得桓魋者有
賞魍也逃歸

魍之怯也如是何以能為亂乎韋孝寬得高歡賞
格題其背曰若得高歡一依此賞可謂措詞簡捷

遂取宋師于岳獲成謹郃延以六邑為虛成郃皆宋大夫

吳子曰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

蓋向巢伐鄭取錫乘勝圍岳已師久兵疲又向魍
往自潰來心不固矣

逃歸無及于救是以遺鄭禽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九 七 創開

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丙子越
子伐吳為二隧隧道也嚳無餘誣陽自南方二子越大夫先

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于姚自泓上觀

之彌庸見姑蔑之旗姑蔑越地今東陽大宋縣曰吾父之旗也彌庸

父為越所獲故姑蔑人得其旌旗

裴子野法有揚奇備伏四軍皆逐便而居大約揚

以設疑奇以續戰備以補缺伏以設覆不越乎奇

伏二法然伏者潛用之也揚者顯用之也若彌庸

足概以誘吳人。動非有智者不能也。
之見旗乃用揚法也。范蠡曰：先則用陽，後則用陰。

先動則顯用之後動則陰用之。彌庸之見旗先動也是范大夫之智也。

不可以見警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

凡事不專以成敗論，故當其勝或本出于敗道，當其敗或偶出于不幸。若彌庸之見旗而奮，使其幸

勝人必嘉其勇敢，以是為鼓勵，勇能斷矣。使推求越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九

越人見旗之意明，以此誘致我而欲我輕于一戰也。

孫子曰：兵怒而相迎，室密察之。蘇氏曰：視敵有無故之形，必謹察之，弗動也。

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嘯無餘，地獲謳陽。

越之於吳也，驕之而已，故不以范蠡文種為將而命嘯無餘、謳陽以先之。又見姑蔑之旗以激誘之，皆以餌吳而詐之也。吳始戰而勝，則吳之備益疎。

志益懈，越可以得志焉。此見弱于吳道固應。

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于姚。地守故不獲。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

若吳太子友及北地王皆有足憐者，使吳太子自度不能勝，越死守以待吳師之旋。越豈遂能得志哉？然重兵在外，民力已竭，舉國危疑，毋論戰勝為難，即堅守實不易也。

王惡其聞也，自到七人于幕下。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九

吳即不為黃池之會，越遂終不入吳耶？但吳重兵出外襲其巢穴，傾其根本，使之遠關所，謂乘虛也。

淮南子曰：勝在得威，敗在失氣。夫實則固，虛則走。

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非與齊戰，此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驕溢縱欲，百姓不附，越

王選卒三千人擒之于隧，因制其虛也。夫氣之有虛實也，若明之必晦也，故勝兵非常實也，敗兵非常虛也。善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虛，不能者虛。

其民氣以待人之實也故虛實之氣兵之貴者也
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
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晉大夫曰日旰矣
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二臣鞅與寅建鼓整列二臣死之
長幼必可知也

按國語黃池之會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率師
沿海沂淮以絕吳路絕還路敗王子友於姑熊夷

姑熊夷吳郊也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沂江江吳以襲吳入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九 三 劍開齋

其郭焚其姑蘇徙其大舟舟王吳晉爭長未成吳王
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服也陳士卒百人

係馬舌出火竈縛馬舌恐有聲也出陳士卒百人
以為徹行百行以百人通為一行行頭皆官帥

攢鐸拱稽下言十行一變大夫此一行空為士周建肥胡奉文犀之

渠肥胡也周禮聽師田以簡槍十行一變大夫十行千人建
旌提鼓旌羽也挾經秉枹在腋曰挾經兵十旌一將

軍十旌萬人也載常建鼓挾經秉枹日月為常鼓

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交龍為旂矰矢王親

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熊虎為旗此左軍亦如

望之如火鳥隼為旗尚赤左陽也右軍亦如之皆

為帶甲三百帶甲以勢攻鷄鳴乃定既陳去晉軍

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就鳴鐘鼓丁寧鐸于振鐸

三軍皆譁鉦以振旅譁鉦其聲動天地晉師大

駭不出周軍飭壘飭治也乃令董褐請事董褐晉

對曰請姑視之友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
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
斯時吳王刎七人于帳下同盟之人已知越入吳
矣但未卜勝敗耳于墨而揣其國勝也

吳申叔儀乞糧于公孫有山氏申叔儀吳大夫公孫有山魯大夫曰

佩玉藥兮余無所繫之藥然服飾備也巳獨無言酒以繫佩言吳王不恤下

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一盛一器也睨視也褐寒賤之人言但得視不得飲

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

則諾軍中不得出糧故為私隱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

分肉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以分者漸廣人樂

為用也夫不恤士卒則罰不行有諭諭失衆之患

矣夫越之謀吳也怒蛙且軾之十年不收于國民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九 三 劍閣齋

無長幼雖湯火不避也吳豈能禦哉按武經總要

云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况深

入敵境飛輓不通襲師及寇益資擬備雖云因糧

于敵亦虞清野以待舊法人持乾糧三斗可用數

旬若班師在道去境猶遠儲貯乏絕即須揀擇羸

瘦牛馬應卒以充軍食庶全人力不至為賊困逼

若近代邊兵遠行則有糜餅皺餅餅之類

糜餅用糜末作麵投沸湯和為餅厚一分候次切

作棊子曝乾收貯如在營砦內以湯沃而食之

路行及戰陣中乾食之味美不渴愈于雜餅皺飯

麪並製如常法惟曝極乾令可持久

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宋不黃池故太宰嚭曰

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終伍員之言

國已勝而猶欲伐宋者此非誠言也吳王故為誇

大之言以示武于下而太宰時解其意陽順之以

為必可勝但弗能居耳使夫差平越之後日夕備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九 重 劍閣齋

越變易其所為五年之間猶可以救亡乃吳日淪

于亡而不悟者越以平愚吳也猶金之以款愚宋

也始而敵國外患上下交憂之繼而敵量其力未

能得志則愚我以款而我乃曰此易與也不過志

在子女玉帛耳無論忘其所以備亦并忘其所以

憂所以懼矣夫憂與懼雖無實猶在我未懈而在

彼得之有惕然不安于其中也若并忘其憂懼而

有狎之心則習而與之相化害寧可勝言哉

十四 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簡公，悼公陽生之子也。闕止，子

我也。事在六年。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陳成子，常

心不安。故諸御執言於公。鞅，齊大夫。曰：「陳闕不可並也。君

其擇焉，弗聽。」子我夕視，陳逆殺人逢之。陳逆，子行

子我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

焉。使詐病，固內潘沐，并得內酒肉。潘米汁可以沐頭。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

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

簡公之任子我也，正以間陳氏也。豈不知陳闕之

不可並邪？但以陳氏之執政久矣，一時不能驟去

也。若畏陳氏而先去子我，則又不成爲君矣。君弱

執政強，後世多有此事。深患之，未能出其理也。直

當追咎先君之失柄耳。

初，陳豹欲爲子我臣。豹，陳氏族。使公孫言已曰：「有陳豹者，

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爲子臣。吾憚其爲

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

凡反覆多詐者，其人必難制，不自度而云能制之。

者後，每不能制也。

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

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

盡逐焉？遂告陳氏。」

陳豹之爲人，子我亦知之。而欲用之者，正以圖陳

氏也。其爲人貪詐，子我以爲可以利誘之。故告以

將逐陳氏而使代之也。然豹豈心爲陳氏者哉？必

逆料陳氏未可動，故反以子我之謀告陳氏耳。

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

又隱于陳氏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凡八

人共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成子入，反閉門，不納子我。侍人

禦之子行殺侍人。

子我一日未死，則成子一日未弑君也。恐子我得

以爲名也。公怒之，是速其疾矣。

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

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間。

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劔曰需事之賊也

誰非陳宗言陳氏宗族衆多所不殺予者有如陳宗乃止

凡賊臣欲舉大事必子行輩爲鋒刃也猶司馬氏

之有賈充蕭齊之有王敬則也

子我歸屬徒攻闢與大門屬會也開宮中小門大門公門也皆不勝

乃出陳氏追之失道于弇中適豐丘弇中狹路豐丘陳氏邑豐

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齊關名

陳氏宅根深矣非特陳宗爲之用也其民知有陳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九

而不知有君亦已久矣夫闕子所倚者君也身已

在宮門之外則內外之事皆陳氏專之所以攻則

必敗亡則必獲也蓋旣失勢又失名人不與我也

成子將殺大陸子方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于

道及郕衆知而東之知其矯命奪車逐使東出雍門齊城門也陳豹

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言陳豹

我請免罪陳豹以車送我言陳豹事子我而有私于其僎何

以見魯衛之士

雖有仇者我亦施之此則陳氏之善施也

東郭賈奔衛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

之言不及此

高貴鄉公之于司馬昭也率兵討昭然終爲昭所

害也子我有寵成子以翦之豈能行鞅之言哉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

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鞏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宗

乃益鞏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九

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皇野司馬子仲今將禍余請即

殺司馬子仲曰不得左師不可左師向魋請以君命

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

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主迹禽獸者曰逢澤

有介麋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

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

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

聞鐘而入乘車逆巢以田爲詞亦不皇遽故能從

魏主行殺宋榮將至魏主也榮乃飲酒自解詞色之間易子端
容而免于難若當危迫而舉動舛錯者恒必及也

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

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瑞符節以發兵

徒攻桓氏向魋遂入于曹以叛

此王茂弘所謂不意亂臣賊子近出臣族也然敦

舉兵內向敦始寢疾便率子弟發喪導之遵養時

晦誠有功于晉也向巢為左師若與魋合便不可

制司馬子仲欲先得左師乃扼要之算觀左師見

本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九 三十一 制開齋

公拜不能起及繼而求質必平日已知向魋之情

特不得不為宋公驅馳耳左師雖桓黨然亦中人

見公待之以誠便不敢決然去而為逆

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克魋

能亦入于曹取質不能得大夫故人曹劫曹

公之劫左師是去向魋一援矣魋不能獨存是以

叛去此為得中策今又使左師伐向魋則失策矣

左師無功而懼或連魋而入則如何當是時安執

左師以為質而使別將攻魋其可也

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

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

人與子有言矣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

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

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牛桓魋弟也向魋出

于衛地公文氏攻之公文氏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

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

本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九 三十一 制開齋

而適吳

同惡相恤同情相成也桓魋之逆而成子使為次

卿不弑簡公不止矣

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子舒州孔丘三日齋而請伐

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

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

克也

宋儒疑此二語為傳會孔氏者謂孔子勝齊餘事

也。豈計衆寡哉。此則迂濶之論也。夫魯之討齊也。必以兵魯爲齊弱久矣。必以齊衆難敵也。不則曰。陳氏得民心難敵也。不知陳氏雖得民。然與之者。恒半不與之者。恒半也。以魯之全制齊之半。豈不足勝齊乎。雖孔子之勝齊。不必以衆而欲塞魯國之口。破魯君之迷。非明魯之衆不可也。安所見而謂孔子必不爲此言邪。

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焉。吾以從大夫之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九

聖

左氏兵法測要

後也。故不敢不言。
哀公蓋不得已。以孔子懼季孫。使季孫知大義。不可泯滅。天下之人。猶有請之者。則季孫不敢加害焉。爾何必作春秋。乃使亂臣賊子懼耶。

初孟孺子洩將圍馬于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圍馬焉。

按周制。畿方千里。提封百萬。出戎馬四萬匹。然周有戎馬。有田馬。有駕馬。豈田與駕俱號之戎馬而

惟掌贊馬者。平量其材質高下歟。不然則出戎馬四萬匹。民力已竭。豈容復出田馬駕馬歟。蓋馬不牧于官。即牧于民。但牧于民。必爲民害。不若牧于官者。官得其人。可收駢驥之用也。觀孟氏以成之病。不圍馬。而其宰使得罪。不受圍馬。則知周之官民通牧。當年已重苦之矣。

孺子怨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

圍馬則逆命。欲襲成。則從人不得入。以此爲宰何事不辦。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九

聖

左氏兵法測要

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納。袒免哭于衢。聽其弗許。懼不歸。成也。

凡叛逆之臣。不當激之爲亂。故陸贄李德裕奉勅處分藩鎮事體。多曲中事情。使之寬然有餘。不迫之走險也。

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輪。

成在魯北門。爲魯之蔽。若叛入于齊。則齊挾成以

制魯魯之形勢已為齊所據矣夫成所以不墮者
成之不振孟氏之貴之之叛季氏之恃之廢用其私邑而人
孟氏倚以為固也今即為患于孟氏始知人臣不
不之懼也二子之者蓋有自危之之過焉
忠於公家其深謀曲計徒足自害而已

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

及良而卒良吳地將以尸入吳子使太宰嚭勞且辭上

介芋尹蓋對上介正使也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荐伐吳國

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感今

天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九

草莽也吳人內之

此等事不經見當以意創禮者也必欲內之亦屬

不近情若夫掛劍于墓樹復命于行頭此則丈夫

意氣之感人有不能忘者矣

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奚

斧斤既斷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

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何必惡焉

子玉曰然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

陳氏之欲有齊夫人而知之矣既欲擅國不當

繫于鄰此亦陳氏之情也子路為魯言魯而已固

不計及齊之順逆也

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為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

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

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

焉用之成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

凡亂臣雖利不可得而恒便于為不義者以得利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十九

之日多失利之日少也然成之附齊乃孟氏致之

非其本心也當為好語以為他日反正之地

陳成子館客曰寡君願事君如事衛君子服景伯揖

子贛而進之對曰晉晉人伐衛齊為衛故伐晉冠氏

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襍媚杏以南書社五

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謹與闕寡君是以

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

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贏

子貢并公孫宿招之。而宿終以兵甲入于嬴。子貢卽善詞說。不能爲之招也。孺子怒其違命。鞭其僕。不已。人本不欲叛而激之之使叛從古如○此○者○多○矣○必欲以兵襲之。是孟氏之加于宿者無已也。僕○向○懷○思○李○懷○尤○之○類○是○也○其○君○前○在○曲○責○以○和○之○故入于嬴以逃死。驅有用之才而迫之使叛。君子重爲魯惜矣。猶○可○全○也○

衛孔圉取大子蒯瞶之姊生慍孔文子也蒯瞶姊孔伯姬孔氏之

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于內。大子在戚。孔姬

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吾入獲國。服冕乘軒。三

左氏兵法淵要

卷之十九

美

劍開齋

死無與三、死罪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

入舍于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爲婦人服。寺人羅。

御如孔氏孔氏之老藥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

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夫子與五人介與偕

從之。介被甲與叛。脈欲以盟。迫孔惺於厠彊盟之。孔氏專政。故劫孔惺。遂

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護

馬乘車。召獲不欲戰。行爵食矣。奉衛侯輒來奔。

召獲處事最適宜。斯時豈不能戰哉。不可以戰也。

世固有庸人而所爲乃偶合于道過于賢人君子
所爲者若召獲之于季路是矣

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

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言政不及已。季子曰食焉不辟。

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

也言輒已出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

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天子焉用孔悝。

雖殺之必或繼之。言已必繼孔悝且曰。大子無勇。若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十九

三

劍閣齋

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麇蔽子路。

二子，蒯聵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

纓而歿。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慚立。

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

離病于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

公不果比褚師聲子爲
明年瞞成奔

比褚師聲子爲
明年購成奔

夫子不爲衛輒子路豈不知之且孔伯姬始謀孔

惺亦已就盟非孔氏之難也夫以父逐子而燔臺

以攻之豈真欲稱兵誅蒯瞶乎亦無食其子之祿而殺其父之理也故太子立孔悝不及于難安之可也太子立孔悝及于難逃之可也夫子羔之來也聖人不以為病則子羔之不死固未嘗得罪于聖門矣

左氏兵法測要卷二十

陳睢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聞公評閱

哀公

十六年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

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

西門平陽使貳車反宿於西圃石藏主子伯季子初

為孔氏臣新登于公升為大夫請追之遇載柁者殺而乘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二十

初問齊

其車子伯殺許公為反柁孔悝怪載柁者久不遇之

遇伯子載柁者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於道此一事以明衛侯之薄德

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而使其射先發此亦信心

之論也

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禮或以其車

從得柁於橐中孔悝出奔宋

衛侯因良夫及伯姬入既入而逐伯姬已又殺良

夫此其殘忍愈于晉惠公遠矣宜其及也

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于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于子木。請行而期焉。請行期子木即建也。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

此以前事將殺白公勝故追言之。

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

亂。無乃害乎。葉公子高沈諸梁也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為不利。舍諸邊境。使衛藩焉。使為藩葉公曰。吾聞勝也

好復言。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理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子必

悔之弗從。

世間自有凶人。恒不可近。亦終不為人用者。以其

才可憐。而其性詭譎。其志迂妄。恒必為亂也。白公

父子無罪于楚。而出亡此于義固當。召之者。然其

怨未洩。若欲報怨焉。無極之黨已盡。非于執政是

取而誰取之乎。此亦當慮也。

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言

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

註謂比子西于鄭人。言復讐不遠在鄭。而近在子

西。予謂勝雖有怒子西之心。然其所謂鄭人在此

讐不遠者。乃以鄭就盟近在肘腋之間。謂可以得

志耳。厲劍之對。特見子平意氣相激。遂不擇音也。

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即公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

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

白公勝以勇氣聞。然未至愚率。若此。蓋好事者之

言也。賈生云。白公之為亂也。七首以衝讐人之胸

為發憤快志耳。非為取國伐主也。豈知白公者哉。

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

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言我必殺之若得自死我乃不復成人

子西于白公無怨。何為必欲殺之。此非事實也。蓋

白公自以其父不得立。欲爲闔廬之事。故殺執政。劫王耳。子西之言。楚國用人以第。次將及白公。亦非也。白公自是廢族。置之邊境。已爲足矣。肯授之政乎。若果有執政之望。則亦隱忍以待執政。而後圖之。矣。必不先事而發也。

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勇士也。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四 創開竅

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誦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

石乞宜僚皆勇于義者。白公好死。士故死。士咸爲之用。宜僚非力士也。卽其不爲利誘。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雖千萬人足當之矣。止五百人哉。

吳人伐慎。白公敗之。汝陰慎縣也。請以戰備獻。與吳戰所得鎧仗兵

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晉者吾以力事君。不可

以弗終。挾豫章以殺人而後死。

以戰備獻。必是平詞厚貌。故二子不復慮耳。東晉初。石勒僞推奉王浚。浚不疑勒。勒輕騎襲幽州。或請引軍拒勒。浚曰。石公來。正欲奉載我也。浚設饗。勒令甲士執浚。數其罪。誅之。夫石勒亦一佳虜。其智豈王浚所能料哉。但子西亦有智者。子西不能料。白公亦緣將死而神昧也。

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五 創開竅

白公實欲舉大事。此非誠言也。蓋以外援未盡。恐事不成。劫王以爲質。不欲速害之耳。若楚之立義帝也。與楚何損。而必欲弑之。以歸直于楚耶。弑王不祥。楚之所以失。漢之所以得乎。

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

呂氏春秋曰。白公得荆。不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不能分人。則焚之。白公又不能。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予衆。攻十有九日。而白公死。

白公之嵩可謂至愚矣

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營物偏重則離敗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

觀方城之外皆曰可入則知其民可用蓋亂人恒不能久須少避其鋒而徐圖之不然非特于事無濟亦以甚其禍也或謂國之安危僅在晷刻而以是區區決進退者殆未足以與于進退者乎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木 劍開齋

白公欲以子間為王子間平王子啓五辭王者子間不可遂却以兵子間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楚別府

白公既得惠王則當以王令于國中而身為令尹以輔之俟國人少安而後改圖可乎今乃欲彊立子間而廢惠王假使子間許之國人不附一匹夫耳何以能為

石乞尹門圍公陽穴宮負王高府之宮而負惠王以如昭夫

人之宮昭夫人

石乞尹門而公陽穴宮負王則已失王而乞不得知矣勝挾王為重自不可敵若失王而使葉公得輔之則已失勢矣

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七 劍開齋

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于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

葉公平日得民民自不敢加害當旌之以徇于國使人心鎮定

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柏舉之敗二子功多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

劉寅曰。兵有制勝于朝廷者。如晏子破范昭之謀。而等不敢加兵于齊是也。有制勝于原野者。如韓信破趙取齊。皆以野戰而勝是也。有制勝于市井者。如葉公入楚。遇箴尹固。與國人攻白公而敗是也。蓋箴尹固始未嘗不持兩端。見白公已失惠王。葉公自足倚仗。故反于正耳。

其徒微之。匿其尸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白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語夷朗有氣。白公能宥宜僚。葉公不能宥石乞。乞固以得死為快哉。

王孫燕奔。頰黃氏。燕勝弟。頰黃氏地。沈諸梁兼二事。沈諸梁即葉公。子高。二事。國寧。乃使寧為令尹。子西之國。使寬為司馬。而老于葉。

子西一念猶豫。而身死國亂。幾亡社稷。遂使葉公為先幾之哲。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誠可畏矣。

十七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

按國語云。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越大夫種乃倡謀曰。吳民既罷。而大荒薦饑。市無赤米。其民必移就蒲葦。於東海之濱。蒲葦。深蒲也。葦。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悛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王將耻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不待而中國之師與我戰。中國。國都也。若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言吳遠鄙難來。將不能會。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九 戰。吾用禦兒臨之。禦兒。今嘉興言吳邊兵若至。吾以禦兒之民臨敵之。吳王若愠。而又戰。幸遂可出。使出。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乃召五大夫曰。戰奚可。大夫舌庸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也。大夫若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也。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辨也。旌旗物色微。辨別也。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也。審。不可攻入也。大夫臯如進對

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不審則王乃命有

司大令于國曰苟任戎者皆造于國門之外王乃

令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謂有善計策及職事所當陳白者告

孤不審將爲戮不利過及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

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

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

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

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去筭側席而坐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十 劍閣

不埽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檐謂之檐也王命大

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

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

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

檐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王乃之壇

列誦烈士衆鼓而行之至於軍斬有罪者以徇曰

莫如此以環塹通相問也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

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兒斬有

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

大徇于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

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爲我死子

之父母將轉于溝壑子爲我禮已重矣子歸沒而

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

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

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者若不捷則是盡

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于軍曰有眩瞽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十 劍閣

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瞽之疾

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

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

明日遷軍接餘上下皆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

志行不果于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

于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

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於是

吳王起師軍于江北江去越王軍于江南越

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

人為中軍私卒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明日將

舟戰于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後

也命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

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

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

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

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

之又大敗之于沒沒地名也又郊敗之郊郭外也三戰三北

也笠澤也乃至於吳越師遂入吳國

夾水而陳

越初伐吳敗于五湖此越望而驚心者也况主客

勞逸不同不為奇以勝之則事又將未可知矣

越子為左右句卒句卒鈞伍相著

此為形以詐吳也孫子所謂形之敵必從之也假

使日中不以此詐吳即乘夜鼓譟亦未必信惟見

越為左右句卒則信而分兵以禦我矣故當越為

左右句卒即不能預料其必以中軍潛涉而亦當

料其有謀若後齊魏夾淮而軍長史傳永曰南人

好夜斫營必于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為

二部又以瓢貯火密遣人于深處置之是夜齊將

果引兵斫水營齊將悉趣淮水既競起不知

從溺死無筭此非用奇計者勝耶

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

形為詭形聲為詭聲也用兵不識虛實則所備者

多所與戰者自寡故左右鼓譟虛也中軍潛涉實

也淮南子云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錙銖有餘

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億萬不足

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

之

吳分禦左右則中軍虛潛涉以衝其虛而三軍俱

鼓吳益不測眾寡我專為一敵分為三使彼惑亂

之

而無所措。不待戰而自敗也。國語爲中軍潛涉。不鼓不譟。而左氏乃爲當吳中軍而鼓之。蓋以奇擊正。以實擊虛。孫子所謂衝虛則進而不可禦。是鼓之亦已破之矣。卽不鼓不譟亦已破之矣。故淮南子兵訓曰。因其勞倦。恐懼窘步。乘之以選卒。擊之以宵夜。此善因時應變者也。涉水多弓。隘則用弩。晝則多旌。夜則多火。晦冥多鼓。此善爲施設者也。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

太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衛侯辭以難。太子又使栾之。

趙孟豈畏晉君者。意趙孟別有爲欲構讐于衛。知其不能遠出衛境。故要之。而太子遂使人行譖耳。

夏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確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

古者兩國交兵。使在其間。卽執得其使。自當雍容

成禮。豈必斬使焚書。戮其行人哉。若所謂腹心之

人。其所取計者。而我戮之。此又常別論也。然腹心

之人在中。權主謀議。豈使之在外耶。

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確曰。無辟

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

齊戰。乃還。

晉與齊戰。則衛圍自解。而簡子不與齊戰者。乃樂

書不遷戮之意也。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旣寧。將取陳麥。

取麥者。因粮于陳。而但以取麥爲名。則陳人不深

李氏兵法測要

劍閣齋

忌之大。凡國之愚人甚多。以爲楚志甚小。極楚之

志。不過盡取陳麥而止。且幾倖其未必然者。又比

比也。卽盡人而告之。夫豈能信哉。

楚子問帥于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

車。與左史老。皆楚大夫。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

向伐陳有功。則誠可用。所謂曉上流利害。無如卿

也。兵法曰。過則從。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右領左史。皆楚賤官。子穀曰。

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是以克州。夢服隨，

大啓群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

朝陳蔡，封畛於汝。開封畛，北至汝水。唯其任也，何賤之有？

春秋時恒論率之貴賤，要以不極其位而以功漸

進之，則賤者之自奮固百倍于貴極寵溢者矣。所

謂榮人于辱者，必盡節以雪恥也。

子高曰：天命不諂，令尹有憾于陳。子西伐吳，陳使貞

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舍右領，臣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

若無其令德，則天下賤者多矣。寧可勝用耶？此語

固令人長價。若吳越王鏐遊府園見園卒陸仁章，

樹藝有智而志之。後果得其用，故古之用人或取

之吏胥，或取之卒伍，或取之盜賊，豈得病其賤耶？

王卜之武城尹吉。武城尹，子西子公孫朝。使帥師取陳麥，陳人

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

曹公欲取徐州，荀彧以為當分討陳宮，使虜不得

西顧。乘間收熟麥以資一舉，則呂布不足破。宣帝

與孔明相持，爭上芟之麥。因卷甲兼道赴之，是因

糧之功大矣。特楚之于陳，投食于麥，非深根之寇。

若師老食盡，我能善守，則楚當自還。何以圍陳而

遽滅之也？宋武帝討慕容超，超將欲芟除粟苗，使

敵無所資，超以青苗布野，不能卒芟，猶擊卒決，遂

至敗滅。觀左氏于一事兩記取陳麥，誠重之矣。然

陳之立國久，楚加兵而遂至破滅，是陳一無足恃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之國也，豈能行清野之策哉？

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枚卜，不斥言所卜，以

沈尹朱曰：吉。過于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

為？將為王也。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為令尹。子國，

將相大器，古人皆決之卜，亦明其有神靈也。

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

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

襄公之孫般師而還。

趙鞅得復晉國蒯聵實助之而簡子乃數起師伐衛其入城而中止者亦畏見莊公耳外以樹德于衛而內以邀功于晉也

十一月衛侯自鄆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已

氏

蒯聵之亡也莊公非蒯聵之王國當失之而失之于後事敗口也以使匠久而衛輒亦以使三匠久遂

及于禍前車既覆後者復不能戒豈天奪其鑑歟

初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姬

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已氏曰殺女璧

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

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

舍諸潞起靈公子後爲石圃所逐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

衛侯之死死于翦戎也衛馭戎失所以馭之道故足以爲禍

十八年巴人伐楚圍鄆鄆楚邑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

瞻曰如志子國未爲令尹時卜爲右司馬得命以爲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寧子

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寢尹

受戈工尹執煙象奔吳師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遽固敗巴師于

鄆故封子國於析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觀遽固帥師而已知其克矣何以知之于其使能

而卜之也

君子曰惠王知志知用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

于元龜官占卜筮之官蔽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其是之謂乎志

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不疑故

楚于巴至小也乃量能而使不忘前勞其于卜也

先斷意後用龜此善于卜者也不然決疑者徒以

益疑何以禁一衆志乎

十九 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

傳紀越侵楚。而卽繼以誤吳者。所以破後世之惑也。故曰左氏爲兵法之祖也。蓋吳之上下。已不知

有越。而越之精神志氣。全聚于吳。其所以侵楚者。將欲用其師。故小試之于楚。如鳥之習飛。必幾振羽而後乘長風也。吳之人驕者半。惰者半。驕者以

越劫于積威。必畏懼。吳之不暇而惰者。見其用兵于楚。又私幸一日之安。不知越之日伺隙而發也。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二十

子 劍閣

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冥越地。

越志不在楚。以楚不密揣越情。故追越師。要以揚

兵于楚。追之不能及。則越兵爲可用矣。自非精兵

恒不能健疾度。非數年不能成練銳之功也。夫金

至利也。猶必數鍊而後精。况兵固利鈍參半者哉。

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

從越之夷三種。故云三夷。時越雖未滅吳。而越之

新政已足令諸夷厭心。故夷人從越者衆。楚伐之

而就盟。乃是不得已耳。

二十 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

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

慶忌所處固爲不幸矣。既不能與宗國同盡。而又

不忍于坐視。也是勢之無可如何者也。

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

楚與吳世讐也。驟諫不聽。而適于楚。則無怨對之

心。而有其跡。吳君心忌之矣。此何得復歸。歸何得

左氏兵法測要 卷之二十

子 劍閣

復行。非常之事哉。讒人卽橫加以勾楚之名。而誅

之。自不得辭也。且以亡公子歸。而欲行誅戮。以平

兩國。豈不難哉。是速其死也。慶忌果有宗國之憂

當俟越入吳。後乞師他國。以爲興復之地。其可乎。

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

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

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

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

秦穆所謂同盟滅既不能救敢不懼乎是時趙孟亦有霸天下之心憚越之疆也非憂吳也

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遣于越軍曰吳犯閭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

若越之君臣生聚教訓必當時列國傳聞而畏之特吳不自爲計耳不然趙孟有憂天下之心豈不

能出一旅之師達爲聲援而僅爲此無益之策哉

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其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

吳滅惟楚能救之而楚必不救也惟晉當救之而晉不能救也以晉與吳地既遠而晉強于內不能強于外也諸卿徒欲分晉室耳遑暇問吳哉越所以安然得霸天下者乎

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爲君子項王不肯復渡江東者正畏其生憂求死不得如速死也句踐生憂久矣貴賤苦樂更迭爲之豈有往而不復者耶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一 主 劍閣齋

時越方有事于吳尚未滅吳也何暇聘問四出哉此則文種之能也范大夫與越王同在行間而文種守國于列國行人往來不失禮焉亦所以止列國之兵也不然用師淹久圍吳三年而未即下主客相持日久變生此亦危道也安知不有效倚庭之泣歌無衣之章者乎又安知不有乘兩國之敝而收漁人之功者乎以是知越謀慮之密而文種

之才當不在少伯下也

二十一年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越自二十年圍吳至是滅之

孫子曰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智者不能善其後張預曰兵已疲矣力已困矣財已匱矣隣國因其疲弊起兵以襲之則縱有智能之人亦不能防患也夫子胥死而孫武去所謂智謀不能善後者殆孫子自謂也

請使吳王居甬東甬東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辭曰孤老矣焉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按國語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

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地也夫

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人

事不起弗爲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王若行之將

妨于國家王弗聽興師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于

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

定傾者與人王曰與人奈何范蠡對曰卑辭尊禮

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曰

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吳人許諾王令大夫種

守於國與范蠡入官於吳官爲臣三年而吳人遣

之歸反至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范蠡對

曰節事者與地惟地能包萬物以爲一其事不失

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倉實民衆殷無

曠其衆以爲亂梯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

有天下之成利撫民保教以須之王曰不穀之國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

姓之事時節三樂三時之務勸事樂業也不亂民功不逆天

時五穀稔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

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

恒順天地之常陰陽謂剛柔晦明三光柔而不

屈驕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爲常德有所懷柔及

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于外福生於內用

力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夫種爲之也治國也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吳人之

那不穀亦又甚焉也那於也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

蠡對曰未可也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

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王曰諾又一年魯哀公十年

王召范蠡而問謀吳范蠡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

也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謀吳

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

左氏兵法則要卷之二十 王 劍閣

曰道固然乎亡其欺不穀耶吾與子言人事子應

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

對曰王姑勿慳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

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

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

殆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

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

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

極王姑待之至於玄月爾雅曰九月爲玄謂魯哀公十六年九月至十七年三月

吳也王召范蠡而問焉曰今歲晚矣子將奈何

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謂之臣聞從時者

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不及王曰諾遂

興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

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爲常四時以

爲紀以爲常隨其贏縮紀猶法也四時有轉運用兵有利鈍也周語曰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

用之無過天極寃數而止無過天道之所至天道是也

左氏兵法則要卷之二十 王 劍閣

皇皇日月以爲常常象也明者以爲法微者則是行

法其明以進取孫子十三篇言人事也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

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

後則用陰先則用陽後動先動也用陰者謂沈

則用柔遠則用剛敵近則用柔順示之以弱後無

陰蔽先無陽察後動者泰舒靜爲陰蔽也用人無

藝往從其所敵爲制不豫設也故曰往從其所剛

彊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言敵以剛彊束禦已共陽節未盡尚未可

克故曰不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

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

盈吾陰節而奪之彼陽勢已盡而吾陰節盛滿則能奪之也宜為人客

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先動為客於時宜為人客

剛彊力疾陽節未盡雖輕易人猶不可得取也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

節不盡柔而不可迫時宜為人主安徐重固陰節未盡雖柔不可迫也凡

陳之道設右以為牝益左以為牡陳有牝牡使相受也在陰為牝

為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晏晚也周旋無究今其來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天 劍問齋

也剛彊而力疾言吳陽勢未盡未可擊也王姑待之王曰諾弗

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晉哀二十二年冬十一月越圍吳二十二年冬十一月

一月丁卯滅吳

二十三年夏六月晉荀瑤伐齊荀瑤荀躒之孫知伯襄子高無平帥師

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

余畏而返也及壘而還

孫臏曰騎兵有十利言其能聚散為離合之兵也

蘇子曰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使為我用蓋馬有善

馳驟者有壯健遲鈍者有馴良者各有其用即泛

駕難馭者亦可備衝突之用若馬駭而驅之此敗

道也淝水之戰苻融率騎畧陳欲以帥還適以馬

倒為晉所害秦兵遂潰是寧可嘗試哉兵志云將

戰務披帶衣器演其筋力習熟使之諳會進止之

節猝遇緩急不悞驅使又按韉人養馬春夏恣其

水草至秋則取而繫于帳房啖以些少水草經月

膘落騎之數百里自然無汗故可以耐遠而出戰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天 劍問齋

凡行路辛苦不令其啖水草蓋辛苦中啖水草則

反生病此養馬之良法也夫虜所以強者恃彼之

騎也不求所以制之道何耶欲制其馬必須輕

車輕車誠能倣古制鑄鉄為利器如耕犁樣冒于

車前以當虜之馬胸則虜馬必有所憚而不敢馳

突矣不然則遍設地網以拒之亦可也

將戰長武子請上武子晉大夫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

之以守龜於宗桃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

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治齊取英丘。以辭伐罪。

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犁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

庚。顏庚齊大夫。顏涿聚。

古之卜恒驗者。以卜世其官。而古之卜異于今之

卜也。今之術家恒失其傳。故術數之學。軍中當備

之。而不足恃也。

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晉滅文仲以

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徵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三 劍開齋

福于周公。願乞靈于臧氏。以臧氏世勝齊故。臧石帥師會之。

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晉軍吏繕治戰備。

臧氏世有功于伐齊。而晉使來乞師者。亦以此厭

軍士之志慮。所以愚之也。故為將者。使其下樂而

不愛信。而不疑斯。所以成功。

萊章曰。君卑政暴。萊章齊大夫。往歲克敵。金。顏。今又勝都。

取廩丘。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躓言也。躓。過也。不信之言也。

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餽臧石牛。大史謝之。曰。以寡君

之在行。牢禮不度。禮度。不如。敢展謝之。

凡大國所以為威者。以其不可測也。故列國畏之。

及其衰也。人皆得而量之。者譬如形骸具而精氣

已銷亡。晉之靈爽已盡。自不能及齊也。

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適郢。越王太子。得。相親說也。將妻公。而

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太宰

嚭而納賂焉。乃止。

諸家以為越滅吳。誅太宰。此當以左氏為正。傳去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三 劍開齋

春秋近。而諸家皆漢人之書也。但太宰之沒。不知

其在何時。越王已霸。范子去大夫種殺將其德衰

耶。抑以嚭在左右。故范文二大夫不復能全耶。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輒也。衛侯為靈臺于藉。

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轅而登席。即褚師比。古者見君。

公怒。褚師出。公執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

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南氏。子孫。

之。子公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

于池。公文要。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幣賜彭封彌子彌

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

之從孫甥也。期夏戊之子。少畜於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

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佼盟拳彌。俳優也。而甚近

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半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

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

于公宮而自太子疾之宮。疾刺躄太子也。時疾死故宮尚存。譟以攻

公鄆子士請禦之。鄆子士大夫。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

左氏兵法制要卷之二十

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

豈必不反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

此時禦之必不勝若以勇力之士佐鬪乃速其疾

也休而易間其所言未必非

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鄆彌曰齊晉爭我不

可將適泠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城鉏近宋邑。以鉤越

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

乃載寶以歸。致衛盜請速行已爲先發。

鉤越之謀彌半獻之彌盜寶先歸則先以謀歸告
是時彌可以求復此言以然也。彌之而復前生何耶。

懿子所以衛人咸知其必請師于越也

公爲支離之卒。支離陳名。

支離之名不知于義何所取卽兵家八陣亦訖無

定說據云八陣者九軍方陣也方則以八包一六

花陣七軍圓陣也圓則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陣

之大體也然八陣皆生于方圓五陳皆始于方方

圓則握機在中曲直銳則握奇在後而方圓曲直

左氏兵法制要卷之二十

銳隨地形而設若武侯布石爲陣桓大司馬見之

以爲此常山蛇勢者此因體而嘆其變化也非徒

貴其體也惟體具而後有用往來屈伸必依于用

動靜開闔必本乎體故不知奇正之體者終難得

奇正之變是以衛公分兵談爲三等而曰繇下以

及中繇中以及上漸而深之先體後用之謂也

因祝史揮以侵衛。祝史衛人病之。懿子知之。知揮爲內間。

見子之。子之公孫彌。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

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于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信弗內。再宿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彌牟教之適越。而載寶以歸。則越之納輒者。必不力。以春秋之末。皆以賂也。使衛輒以重寶歸越。越必爲之盡力。故載寶以歸。可決其弗克納矣。

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臯如。后庸宋樂莪納。

衛侯。舒。武叔之子。文子也。臯如。后庸。越大夫。樂莪。宋司城子淵。衛侯輒也。文子欲納之。

矣。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師。掘褚師。

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定子。褚師比之。

凡行兵弗掘人坟墓。懼益敵之怒也。况欲復國而乃仇死人乎。則舉國之人孰不懼及焉。

文子使王孫齊私於臯如。王孫。賈子。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臯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

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朝三日。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服。又加之五邑。召顏。

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

凡旌死事之人。所以勸用命也。軍誌謂將戰則重陳。賞罰賞罰重。而後戰者之氣百倍踴躍矣。

乃救鄭。及雷舒。達穀七里。穀人不知。雷舒。兵之擊也。如雷如霆然。故秘之。則杳杳冥冥。使敵。

不得知也。此客之能而主之不能。故師已壓境而不得知。則游奕候探不設也。古法用空胡祿。令人枕之而臥。有人馬行三十里外。東西南北皆響見。

于胡祿中。名曰地聽。

及濮。雨不洩。濮水。自陳留酸棗縣傍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入濟。

孫子曰。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

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子思。國參。成子衣製杖戈。製。雨衣也。立於阪上。馬不出。

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

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

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申重也開重門而納

不敢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公于黜也南氏相之公

孫彌以城鉏與越人

以人之君伐人之國其利大而難受敵之賄而止

不納君其利小而易是時列國皆貪小而畏難故

多不克入者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公曰期則爲此司徒令苟有怨于夫人者報之夫人

也怒期而不得加戮司徒期聘於越公攻而奪之

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

爲大子者遂卒于越終言之也終効

公既遜于越矣期固公之戚也其來聘也當厚期

以求入焉期未必無悔也乃虐其姊奪其貨內失

國人之心而外爲越人所輕其何以能濟

二十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荀瑤鄭駟弘請

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

爲將之道暑不張蓋身先服勞所謂乞人之死不

索尊也軍誌曰弗以身貴而賤人若成子衣製杖

戈立阪鞭馬皆身爲倡率雖知伯之懷聞之而增

懼焉乃知將固當威重而驕貴自矜者則又非也

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

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十七年楚獨滅陳非期之

怨謂其多陵人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失夫其恤陳乎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利本之顛瑤何有焉言陳滅于成子怒曰多陵人

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

知伯之言很成子不能答也故爲咀語以洩忿耳

然亦可以知知伯之爲人

中行文子告成子文子荀寅此曰有自晉師告寅者

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

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

子之命告寡君成子疑其有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

下無知。君子之謀也。始事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

凡兵事有始。終三者苟三者皆舉之。為能料事也。知終而不知始。則莫識其端。知始而不知終。則又苦于能發而不能收也。若知終知始而不能知乘則精粗內外之間。僅得半耳。豈能測其微密。故謀莫難于周知。事莫難于悉舉也。

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悼公哀公之子。卒也。哀公出孫。魯人立悼公。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愾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

先保南里以待之。南里在城外。

按知伯請地于韓。又請地于魏。韓魏之謀臣段規

趙蔑。以智伯好利而勢愾。皆致萬家之縣一。以驕

之。乃請卑狼之地于趙。趙弗與。圍晉陽三年。決晉

陽之水以灌之。城中沉竈產鼃者是也。

知伯入南里。門于桔秩之門。鄭人俘鄭魁。士賂之

以知政。欲使反。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

入之對曰。主在此。謂知伯也。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

子。簡子察。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悅。

趙襄子由是悉知伯。悉。盡也。遂喪之。

知伯好勝。故人勉為之下。勉為之下而又以惡言

凌人。襄子所為不能堪也。以能忍恥。無害趙宗。機

鋒相逼。不喪智氏不止矣。聞其言而不能察。故曰

智伯之為人也。麤中而少親。

知伯貪而愾。故韓魏反而喪之。史記晉懿公之四年。韓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

魏與趙氏謀殺知伯。春秋後二十七年。

夫韓魏之將反。知伯也。知過獨能先見之。知伯不

聽。而又以其言告韓魏之君。抑何其昧耶。善夫子

墨子之言曰。君子不鏡于水。而鏡于人。鏡于水見

容。鏡于人知吉凶。知伯之貪而愾。身死國分。為天

下笑。誠後世良鑑哉。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十終



左氏兵法測要二十卷

江蘇周厚靖家藏本

明宋徵璧撰徵璧原名存楠字尙木華亭人是書
節畧左氏所紀兵事而論其得失春秋車戰事與
後世迥異徵璧引以談兵殊不達時變